老耕日乗

巻二

益軒全集卷之二

凡例

一此卷には愼思錄六卷、大疑錄二卷、自娯集七卷、格物餘話一卷、自警編一卷、初學知要三卷、小學句讀備考六卷、近思錄備考十四卷、和漢名數一卷、續和漢名數三卷、都べて十種四十四卷を收む。

一愼思錄は、正德四年八十五歲、卽ち易簀の年に成る。哲學、經義、道德、倫理、敎育等に關する自家の見解を述べたる書なり。自序あり。末尾に自己編の一編を附載す。自己の事業學問等に關する晩年の感懷を言へり。

一大疑錄は、宋儒の學說を疑うて、三十年來の所見を述べたる書なり。正德四年八十五歲の夏、愼思錄に次いで成る。卽ち易簀の前數月にして、實に最終の著述とす。自序あり。世に行はるゝ刊本には、太宰純讀損軒先生大疑錄說、竝に大野通明の後序のみありて自序なし。大野道明の後序は强ひて存するの價値なければ、今玆に諸を省き、特に自序を加ふ。

一自娯集は、生平作る所の文章を撰擇して、自ら編輯したる文集なり。年譜に依れば、正德二年八十自序には正德癸巳春分日の干支、竝に筑前州後生八十四翁貝原篤信の欵識あり。年譜此書を以て愼思錄に次いで成れりと爲すとは少しく異る。蓋し自序を作るの後、更に删潤を加へ、易簀の前數月の時に及び、始めて全く成るを告げしなり。

三歳の時に成りたるが如くなるも、第七卷の末尾に、正德四甲午歳三月淸明日の干支、竝に八十五翁貝原益軒編輯の欵識あり。此書また蓋し一たび成るの後、更に删潤を加へ、易簀の年に及んで猶ほ然りしが故なるべし。門人竹田定直の序あり。

一愼思錄、大疑錄、自娯集の三書は、最も價値に富める重要の著述にして、先生の學說思想を詳にせむと欲する人は、必らず讀まざるべからざる書なり。

一格物餘話は、其成るの年月を詳にせず。學問、道德、醫藥等種々の事に關し、自家の所見を述べたる隨筆なり。甘雨亭叢書の第四編に之を收む。

一自警編は、心術、言語、威儀、應接の四戒を立て、古人の格言を援引して、克己反省の用意を說ける書なり。此書また成るの年月を闕くも、蓋し寬文七八年、三十八九歳の時なるべし。仲兄貝原存齋の跋あり。

一初學知要は、元祿十年六十八歳の時に成る。初學者の爲に古人の格言を選錄して注釋を加へ、爲學、修身、接物、處事、警戒の五項に分ち說ける書なり。伊藤素安の序及び自序あり。

一小學句讀備考は、寬文九年四十歳の時に成る。朱子の小學に關する先哲の注疏を纂輯し、且つ自家の發明する所を加へたるもの、當時盛に行はれたる著名の書なり。晚年更に增補訂正を加ふ。門人竹田定直の編次したる小學句讀集疏卽ち是なり。

一近思錄備考は、寬文八年三十九歳の時に成る。近思錄に關する先哲の注疏を纂輯し、且つ自家の發明する所を加へたるもの、當時小學句讀備考と竝び稱せられ、また最も盛に行はれたる書なり。

明末の大儒朱竹垞嘗て評して、支那にも未だ見ること能はざる好注解なりと云へり。
一和漢名數は、和漢事物の名數を擧げ、品彙を立て、説明を加へたる一種の字書なり。延寶九年四十九歳の時に成る。自序あり。
一續和漢名數は、和漢名數の增補なり。正續二篇を合せて一に增補和漢名數といふ。元祿五年六十三歳の時に成る。天保、弘化の頃、重ねて此書を刻するに方り、鹽谷宕陰序を作れり。

目次終

愼思錄自叙

古之聖賢說思之有功于問學不可勝言夫子以學與思相對說而其功相等何也蓋學貴自得苟不愼思則雖博學審問不能融會貫通而得之於已故程子曰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然則思之功其義大矣哉余自十四五歲頗知聖學之可尙而好誦讀經傳自幼至老晨昏不廢妄意有欲自得之志且稟性拙鈍而闇機務是以無他事縈念嘗以講學之事爲當務之急故平生不喜作拙詞泥訓詁而作無益曠學功焉居間讀書之時每有心生疑惑則欲開通而恭默思之思之弗得弗措精氣之極似有鬼神敎之於此乎每有會心則記之策積歲而成編雖僭妄之罪固不可逃庶乎愚者千慮有一得嗚呼老懶之至不能修改舛訛自以爲憾而已然鄙陋之作奚待後世之子雲乎故非敢欲傳諸達識將以備衰殘之廢忘且以欲遺之後裔而爲家訓云爾

正德甲午立春日

筑紫後學八十五翁　貝原篤信書

慎思錄卷之一

貝原篤信編錄

人生而不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故爲人者必不可不學。爲學者必不可不知道。知道者必不可不行。道至難。自古英才敦行之士不爲不多。然知道者鮮矣。學問思辨之功、所以不可闕也。

爲學者只要明辨善惡、而進善遏惡而已矣。苟不知此、則不足以爲學。故先須立其基本、又守其禁戒。基本立而後可進善。禁戒行而後可遠惡。蓋爲學有大基本、謙之謂也。有大禁戒、矜之謂也。謙者還謙自虛、以已知爲未知、以已能爲未能、好問而不自用、不責人而責己。苟如此、則其善將日長。此君子上達之道也。矜者自是自滿、以未知爲已知、以未能爲已能、好自用而不好問、責其備而不責、人不責己而責人、人好諛人而欲上人。苟有驕心如此、則其惡將日至。此小人下達之道也。初學之人不知禁戒、不立其基本、則以所學誇己驕人。學者苟有這一點驕心、則害道經傳好理學、欲速求小成、自損其天性、日習于下達。不如無學也。愚謂謙與矜、善惡之幾、人爲善爲惡、爲君子爲小人之所由分也。故初學之人、先須立其基本、守其禁戒、而後爲學也。

子弟讀爲學之道、須以論語孔子所教爲法。是聖門之遺訓、萬世之模範也。蓋聖人者百世之師、天下之標準也。其言乃萬世之信也。學者所可師仰而循守者、豈復有以加於此矣。學者須必由是而學焉。是爲學問之成法。如論語首記學而、其子弟當務之事、然不可爲第一義。苟篤行於孝弟謹信等事、而有餘力、則可以讀書學問。學文則必須看而以讀書義理、而讀聖經明白、自初學至終身爲學之法宜由此。者未能以孝弟忠信爲其力行、立其基本、能以雕蟲之詞爲辯者、是後世俗學日非之習。其學問教人之道也。

子弟居家則順父母、宜兄弟、友親戚、謹外則之朋、親仁。凡接人倫、和心和氣、忠恕愛恭敬慈愛、必自反責己、有過改、有容、而居常以爲善爲惡。此學者自初學至終身、爲日用常務之工夫、一生之事。先須於此立其基本。

爲學之道以爲仁爲本以忠信爲主以孝弟爲先以博文約禮爲勤以爲君子爲志是孔門教人之規模也仁也者何也是爲善之總稱慈愛之理也孟子以求放心爲學問之道求放心者乃求仁也聖人之教人也在厚人倫厚人倫之道以愛人敬人爲本是愛敬者厚人倫之道也愛敬於父母者又其本也教幼學之輩先須以愛敬夫溫恭自虛爲子弟者所當先服行也是乃接人倫爲善之始也

心在於隱微之中未有形迹之著操之也難矣發乎情而後有迹而善惡著矣於此乎可操而存情由氣而發故正心之道在養氣養氣者動靜語默接人應事常要和平和平之之道所謂在持其志勿暴其氣而已大率日用常行之際修己接人之道以溫恭爲基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夫子溫良恭讓燕居申申夭夭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管子弟子職曰溫恭自虛是賢所行皆是這件事夫人之一身心固爲主而氣專用事故七情思慮視聽言動皆氣之所爲不可不養之以節若暴其氣則爲失其道故平生溫恭和平以養氣是卽所謂養心而養

心與養氣非二事也平心和氣是養身養德之工夫

養氣而無暴之工夫在溫恭和順從容不迫而不動聲色養氣如此可以不失其樂

溫恭之二字經傳多言之是爲善之初苟不如是則不能爲善接人之道當如是

人氣須是剛不剛則不能擔當義理又須是柔不柔則不能和順義理勿以剛暴其氣勿以柔從俗流須剛柔並行不相悖學者養氣之道須以不剛不柔爲節度是學者之要務也剛者非强暴之謂不屈于欲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剛也柔者非軟弱之謂溫和謙厚能忍者柔也

學者居常須以溫和慈愛爲心便是爲善之本以仁存心也如嚴毅威武須用之有時非居常之道也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人心不和平則百般病痛自此起矣學者應事接物皆須要胸裏和平和平則忿厲粗暴之氣自然消除便是無暴其氣之事養氣之工夫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蓋欲學聖人者須要

從容和樂是儒者平日之氣象宜如此

心體本隱微未著形迹則不可執持矣志是心之所之氣體之充也人心之動靜無不資氣若暴其氣則志亦難持而心體亦爲之動故曰持其志而勿暴其氣此養氣之工夫乃持志存心之道也蓋以養心爲主意以和氣爲工夫故養心之道在養氣養氣之方以和平無暴爲勤此日用常行之緊要爲學者之急務然而後之學者不知以之爲緊要故爲此工夫者極鮮矣今之學者平日之氣象言貌都是暴其氣之事且其接人也一言行一事不合則睢眦發怒厲氣拂戾凡言行以使氣爲尙者不可爲讀書之氣象明道之接人也一團之和氣如坐了春風之中是無暴其氣之至也大賢之氣象學者所當爲則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有禮義也人苟無禮義則與禽獸何擇禮義之重如此故自初學到成德須以禮義爲準則不可須臾離也

敎學者以日用彝倫之平實切近者爲先焉聖人之敎本自如此是學者易曉易入之道而與異學之徒浮虛貢高而大言者異矣聖學之道不要極高極深蓋高深非所以敎初學也聖人之道自是易簡雖愚夫愚婦易知易行者是下學之事聖人之本敎也若夫極高深者下學之功積久而自然而得者是上達也蓋下學而上達者爲眞知不下學而欲上達者爲空言此理之所無也

後世學者雖就讀書而無志知道平生拘章句泥訓詁而無精明思辨之功故雖治經讀書之日久不能彷彿知大道之要或爲無用之閑言語爲閑勞攎而作摛詞等心費功可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其不進學者宜也哉

爲仁之道在厚人倫而已厚人倫之工夫以慈愛恭敬謹言力行爲先務以孝弟爲本是日用彝倫之事最以爲當務之急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德行後文學古人爲學之道也

以仁愛作善爲業是君子之心雖衆人若有志好善則其知之行之也各循其生質之分而至之易何則人性本皆好善惡惡是天性之自然者故夫婦之愚不肖亦可與知能行也凡好善之道其所守約而所施博施之則悅者衆此可爲要道故爲學之道唯以爲善爲事而已矣

力行以厚人倫爲道是天理民彝之大節爲日用當務之急爲學之功須專一乎此文學其餘事也不可爲先務然有餘力則文學亦可勉勵不可怠廢蓋學文者所以明力行之道也

學者須以孝弟謹信爲先次以開發於聰明爲當務之急蓋雖爲學敦篤然偏僻蔽固則塗塞心目而不能開發於聰明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

學者必通道而後可爲君子之學故修孝弟忠信之餘暇須以研究於義理開發於聰明爲務苟不然則雖博學廣聞經義詳審不能通道徒記誦訓詁之習而已何以可判斷於天下之事理辨別於天下之是非而無差失乎且或以雕蟲之文藻飾之詞爲事雖巧亦何有益于己補于人乎哉

凡爲學焉者將以濟用故學必施於事而後可爲有用之學其曰有用之學何也曰是明人倫施事業修己治人之學也不然則雖了悟於玄理大言說高妙何以於人倫之道而有濟乎可謂無用之學也夫爲學如此則果何有小補于天地之間哉可謂爲無益而害有益也

知道是爲學之主意蓋知道則行道亦在其中矣古人之學知之則必行之非徒知也能知之則無不能行之患不能行者不可爲眞知也故爲學可要知道若不知道不足以爲學知道之難豈吾輩庸人之所容易可得哉然人性本善良知具矣故道之端緒其小者雖愚夫愚婦可與知學者若眞積力久則必有其效是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各隨其識量之大小與其勉學之厚薄而無不可得之理世之學者只耽嗜典籍而無求道之志或雖有求道之志然不知求之之道雖勤經術而刻苦然復拘滯于訓詁而不能自得所以終身不能知也

學將以知道也聖人諄諄垂教可謂至矣盡矣欲使學者知道也後世學者益多而不能知道者何邪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其所志者何也以知道爲志也學者雖博聞廣覽然無志于知道而徒以章句爲勤者其失有三焉曰溺詞章泥訓詁止記誦此三者之習雖終身讀書然不能知道可謂勞而無功也且雖有志于求道而無三失然不能知道者其失亦有四焉苟不專一

于異學，則心分于他岐，故造而不能知道，其失一也。不循學之則，乱於涉獵，博而不能知道，其失二也。不致思精詳，則粗略而不能知道，其失三也。如曲士之束于教則，固滯為學，專一無拘泥而不能知道，其失四也。夏無斯數失，而以為知道之工夫也。

為學之工夫，古人以知為先者，蓋知以開導，所先知之，則不能力行。先知者，知當行之端緒也。知事親者，先知溫凊定省出必告反必面之法是也。非窮知理，而後方行之之謂也。既知其端緒，則行之最為急矣。此乃知行並進之工夫也。如此，蓋知行二者，如車之兩輪，如鳥之兩翼，闕一則不可也。故學不要徒知之，必要力行。二者可以為學，而以行為重。若不能行之，則雖徒知之，亦無用。不可以為學。是以學為者，知之為先，行之為重也。非行之，則不能真知。譬如行道路，其道路之里程，山川之形勢，有能記而詳審，然非親歷經過，則不能詳知其實境。故行而後知者，真知也。

古人之為學也，以知道為主意，以學其實。作者利鈍，皆有自得之功。今人之為學也，諸書博識者往往有之。然其所用功止于訓詁記誦詞章三者之習，而不能知道，其間復有專事經義者，然其所講究，唯在于章句之間，而不能潛思而致知之工夫，雖自以為道學，是亦訓詁之習而已矣。失治經之道，雖幸苦積年，經義顯著，所以終身無自得之效，而不能知道也。

古之學者下學而上達，登高必自卑也。蓋學者先於孝弟忠信日用常行，以為實，為本，而後學文以明善。則知真，行並進，日新不息，用功積久，是下學也。而後義理開明，德行積累，自然可上達。故學者工夫只在下學，而已上達者不期然而然，自然之效也。蓋所知所行卑近，而工夫至實，則所得益高明，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與。知此說，學者下學而不勤，直務上達，欲高談性命，遠極精微而好大言，依論，此非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而循序漸進之道，便是欲一超而入者，此理之必無也。與孔門立教之法相乖戾，未至絶滅人倫，是異學同流也。

致知之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不厭煩擾，講究多識，自然豁然有覺悟，是格物窮理之工夫。而其中以當務為急，有本末緩急之序，不可紊

也若舍一身所備之道理而不省欲泛究萬物之理此非儒者之學便術者之事也須自本領末自近到遠循序而有統紀

人心多蔽塞而有偏執是以暗于自知賢者以下所不免也故古人曰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夫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最難是以爲學之方須舍己從人虛以受人庶乎無偏曲之弊不然而固陋執滯自是不取於人則雖信道篤雖操心堅終不能知於光明正大之道而不免爲愚昧之歸苟如此則豈特害其心術耶抑亦可以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甚矣偏狹固滯之爲病也

顏之推曰人生難得勿空過斯言有旨哉蓋蒼生之中爲人爲難且不能再生豈可空過此生乎可惜醉生夢死枉過一生也苟爲人而不能聞人道雖長生不死爲空過然則爲人則須要聞道聞道之工夫又唯在乎能學而已矣

天下之人天爲父地爲母而爲天地之子是以萬物之中唯人爲最貴是所以爲靈也夫然故人之於天地有罔極之恩豈唯稟氣之初資其始生之功而已乎抑有生之後覆載愛育之恩亦係乎此矣是故儒者終身之事業當在事天地而盡其道而已矣

西銘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之意學者之所當知也

事天地之道如何曰爲仁而已矣爲仁之道在存心養性而愛育人物而已蓋吾心性乃天地之所賦與即仁也存養之而不梏亡者事天地之本也且夫天下之人物是天地之所生也天地愛育其所生是故君子事天地之道在親親仁民而愛物而已聖人所以教民以惇五典也且其餘事又在愛物而已是惇人倫愛萬物者所以奉若于天地生育之心也然則豈可敢慢惡於人暴殄於物而乖戾于天地生育之心乎是以愛養於人物者乃存心養性之功用而爲仁之事也是事天地之道也

西銘以天地爲父母以萬物爲一體而發明於事天地之道爲親切學者須先知此理終身服膺而無失也

學貴自得故非自得則雖記覽廣博經義詳審乃章句之習訓詁之學而已未足以爲貴也

恭默思道是所以自得之工夫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故學者之自得與否者因克念與不克念

也思之於學功也其益大乎哉論語曰學不思則罔聖人以學與思對言者誠有以也

學以知道爲本知道非自得則不能也蓋不能自得則雖博古知今不可爲知道此學所以貴自得也自得之方以愼思爲要所以通精微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程子亦曰學本於思蓋自得之方固以博學爲先然非愼思則不能默識心通而得之己自得者何也自然得之也所以自得者不急其功不躐其等深造以道用力久而自然得之也不可臆度而強求也又不可偶然而頓悟也

凡接人倫之道只以愛敬爲心愛敬始乎事親然豈施於父母而已哉愛則不敢惡於人擴之則至于博施濟衆仁之行也敬則不敢慢於人擴之則至不敢侮於鰥寡禮之行也接人之道盡于此而已矣二者皆日用彝倫之間所可常行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然愛敬以信爲本苟無信則雖容貌恭謹言語恂恂亦不足以爲愛敬而已

人之性多偏自非聖人所難免也性之偏處乃過之所生也故雖賢者不能無過苟不能自修者則其言行不過者寡矣且衆人之心多蔽而偏狹故學者貴於多見多聞好問取人聞過納諫不貴徒執己見而自是

人非聖人誰無過雖有過知之而能改則歸無過故人有過非所以爲恥苟私意蔽固則雖有過而不能知之雖知之又不能改所以爲可恥也方其有過時不可以爲非過而遂非掩藏須直爲己之過顯揚而速改之然則於其心術也無所分毫損闕何恥之有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者此之謂也苟恥過遂非以爲非吾過而僞飾掩藏則其爲過也益大而僞彌自出所以甚不可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爲學泥於訓詁者極傷碎支離而不切於窮理耽於詞章者務奇巧雕飾而不能就實其於禪佛者游蕩汎濫而忘復諸本也干異學者偏駁雜而不純正要之皆足爲學術之累矣夫爲學之道須以知道行道爲志是乃博文約禮之工夫也苟無二者之工夫徒以好訓詁詞章博覽偏異爲學則不可爲儒者之學也

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西山眞氏曰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篤信曰孔子說仁之一字正兼四德於易說仁與義孟子說仁義復兼說仁義禮智至漢董仲舒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常並擧者以是爲始是亦疑非董子初言古之遺言也而信乃仁義禮智之實者非四德之外別有信故孟子啻說仁義禮智說四端

今之學者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愼德力行之功常少故雖文學漸進然德行之不進也宜矣且雖文學長進然不能闡明義理者多矣此皆讀書之人所當耻也

後世學者之持敬以色莊拘執爲勤自以爲持敬之工夫然以慈愛溫恭忠信好善爲勤者鮮矣故其所行矜己責人刻薄不仁而好誹謗不能反己自厚由務外而不主忠信也苟不主忠信則其主敬者非眞此可爲色莊人也

存養省察之工夫爲心學之要務存養二字程子取於孟子存心養性之言以爲學者平日動靜之際保護於心性之工夫省察二字出乎楚辭九章朱子取之以爲情意初動時辨別理欲之工夫前此經傳之中雖既有此意尚未有此名後世有此名者蓋自程朱而始是亦有功于學也學者不可不知其所以立名之意與其所以用功之道中庸所謂戒愼恐懼者朱子爲存養之工夫愼獨者朱子以爲省察之工夫都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之事也

存養是常時存養心性之工夫貫動靜自至靜無事之中至應事接物之時無時而不然是至功也省察是動時之事一念既生七情方發之時省察其善惡而審其幾也然且有克治之工夫是省察之後審其所發之人欲而克治之也是亦爲動時之事存養譬如平時穀肉保養省察如問症診脉而知病之所在也克治如以鍼灸藥石攻病也三者皆存心養性之工夫而省察克治亦存養中緊要之工夫也

舜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如此而可旁達天下之聰明廣視聽於四方以決天下之壅蔽蓋天下至大唯恐下情不通聞見有壅蔽然以四方之目爲目則無所不視以四方之耳爲耳

則無所不聽以四方之心爲心則無所不通舜之大智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爲善如此學者之於道亦當以是爲法蓋天地萬物之理天下古今之事可謂廣大矣須開濶其心胸廣博其聞見以取天下古今之善明天地萬物之理若負一己之視聽而自是不取於人則壅塞而不通偏隘而不大所謂自用則小也不明甚焉以如此偏狹曩固之見欲窮於天地萬物天下古今無窮之道理不亦難乎

人生不滿百歲豈可放蕩曠日而不惜空過斯生耶古人曰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又不可不懷虛生之憂此言可時者

或曰世間讀書之人多矣往往無益于身心者何也曰爲學在立志苟無志之人雖廣覽博聞無益于己然志者由己而所有非借別人須自己奮起故皮日休云聖人與人道不能與人志夫六經四書所載者聖人之道也六經四書之文字者聖人之言也有志者誦其言而求其道所以有益也無志者誦其言而忘其道所以無益也凡學焉者貴躬行心得之苟無志求聖人之道則不能躬行心得然則雖博學强記日日說經義奚可有益于其身乎

學者之講學勤業皆以時日之力故志士惜日短今日不重來是以學者最要惜時日今人作無益害有益而廢時曠日可惜哉

辭尙體要蓋發言須要主意專一而不支論說明詳而不煩也苟言談繁重且冗長則無要用之語而意旨不明聞焉者厭倦是輕本幹而重枝葉可爲發言之戒也

志於道者須誠敬以守其志不然則流蕩放荒而忘道終亦必亡而已矣

今之學者大率責人之不善之意思常多而責己之不善之意思常少此謂以聖賢律人以衆人待己是以爲學者所以終無益于己也

敬者戒愼恐懼之謂非把提强持之謂也若操心强爲把提是爲助長之病所謂拘提則難久也其弊或流而爲色莊人者多矣不可爲敬也今欲敬之人動以敬爲束縛强持之事非聖賢言敬之本旨然一於和而安排布置不節之以禮者亦去敬彌遠

矣

胡敬齋説敬字一節甚佳曰朱子説畏字是敬之正意篤信曰敬字合於程子謝上蔡尹和靖朱子之説而見之則意義始明備矣敬是畏字之意畏則自然主一而無適且常惺惺收斂不容一物此數説皆是畏字中所在畏只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之意蓋以畏字説敬是朱子晩年之説可爲敬之正義後世學者不知敬之義偏執於敬而被束縛是以蔽固深矣所以去敬益遠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蓋不仁者必不知何則不仁之人失其本心而是非之心昏矣故雖聞忠言不信因聽之不聽也此不可與言也因其無知故非啻不能知義理之可樂雖危菑之可懼亦不能知是以安其危而利其菑荒淫暴虐樂於所以致敗亡者雖危菑既至亦不悟終以取敗亡可謂昏愚之甚也國語古人謂之人覓天禍而不弭也孟子所謂樂其所以亡者也尹起莘曰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亦此意也古來不仁之人往往皆如此嗚呼可哀哉

不知之人豈唯不能知義理之可爲而已乎抑雖利害亦不能知是以背仁義行貪暴而不止至敗家滅身而不顧可悲哉此安其危而利其菑也

劉敞弟子記曰擇術然後學擇師然後傳擇交然後親擇君然後事謂此言可謂至論也蓋不擇術而學則迷左道與俗學而終身不悟陷身於非道不擇師而傳則投身於非人而不能聞正道勞而無功不擇交而親則陷身於非義而不覺無益而有損不擇君而事則喪身於無道臨危亂而有悔嗚呼不擇此四者終歸于愚學者之所當審擇也孔子以不擇里爲不知夫里俗之於吾身其所關係比此四者爲遠猶且貴擇之而況於此四者可不擇乎

讀六經語孟以宋儒本註爲先固善然古註疏亦不可廢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朱子於四書詩易既作傳註而其言如此然則古註疏亦不可不考夫朱子之作傳註義理精當固不待古註疏然知訓詁文義名物

制度、讓于古註疏、而不詳解者亦多矣今人之讀經也不考索於古註疏、則汲汲貪見於明儒之諸說、是舍本初而趨末流也盍看漢唐諸儒之註疏、則得文義之故實、而可為考證者多矣不可廢

仲虺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六經言仁信始乎此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六經言義禮始乎此又曰天乃錫王勇智六經言智勇始乎此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六經言性始乎此大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六經言誠始乎此

學問之要有二在于知其所未知行其所已知而已為學者必欲造道欲造道者貴擇術欲擇術者又必可擇師友師友明良則學術正矣學術正矣而後可造道也苟學術不正則勞心志費日月而終身無成功或迷于曲徑邪路者多矣一失脚則不能復于正路故學者須以擇術為第一事

看史而不專經則其敝也流蕩而忘返也耽嗜詞章則心為之所累可謂玩物喪志也夫詞章之學比之看史則用心過多其為敝也大盍學者不專一于義理則其志荒而不能進道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為學之工夫貴精專

學者若於事物之上有未講究則天下之庶務有所不能察識故雖無私心而事不當理者多矣然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可講究盡只於其切近者精熟則其餘可以類推況有餘力則又可博講究乎

伊川曰自洒掃應對上而可到聖人之事洒掃應對者道之粗也聖人之事者道之精也小學之書所載皆是自粗入精之教也

學者不可因庸人之毀譽而為喜慍如吾所行之得失當以聖人之道為準苟其所行與聖人之道不背馳雖舉世毀我乃求全之毀也非所以為慍苟與聖人之道背馳雖舉世譽我又不虞之譽也非所以為喜

大抵道之不明因師道不立也師道之不立豈特師之非其人也哉抑亦由弟子之不嚴於師也

讀書之序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須從本到末不可從末到本蓋從上做下者先看古書而後及近世也從本到末者先治經傳而後

及史子也

理欲不兩立纔不主乎彼則主乎此是學者之所以常存敬畏而不可須臾離道也

學者雖講習於正學然而理有通塞心有偏正故雖同學之人所見不能無同異是以朋友之議論相與須虛己受人捨其邪取其正辨其異而歸其同苟偏執己見自是自夸强辨好勝之人未足與議也

雖古昔豪傑之士然氣稟多偏故其心術言行又不能咸純粹平正於其學術亦然學者宜取其長處捨其短處採古人之言行者所宜察也

凡讀書窮理者欲博且精博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通精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博與精二者備矣而後可爲窮理之學是致知之道也嗚呼窮理之學用力久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通明其樂不亦大乎

古語云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是言自知最難也然知人亦甚難蓋依其知愚好直邪正隱于其心曲而不易察也若夫自知者是吾之心曲所獨知其是非曲直誠可易明却爲最難者何邪蓋衆人私意蔽固往往自是自足以不知爲知以未能爲既能是以自知爲最難世有自夸之人是愚之甚者也何則自夸者不能自知不能自知者無照察之明而然也莊子曰知其愚者非大愚此言却是

智者必有仁仁者必有智蓋是非之心觸事而發見與惻隱之心感物而發動同是本心感通之道理如針刺爪抓亦知痛痒一般故不知者必不仁忍刻者必不通明不仁不智俱是本心閉塞而不能感通也夫智者必有仁無仁不足爲智然智者所得之分數智多於仁故稱智者仁者必有智無智不能行仁然仁本心之全德兼智而在其中矣其爲人也仁爲之主故不稱智者而稱仁者

道理本自廣大其粗淺處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焉其精深處非知者則不能通徹矣苟欲知慮精明雖天資聰敏之人亦非有寡慾養心之助則不能也

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慈愛恭敬日日求于己自責其不足而不休是可爲行善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慈愛恭敬日日求于人責其不足而不休

是可爲行惡焉欲知行善與行惡之分無他求己與求人之間也

朱子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胡敬齋曰朱子曰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此此者之誤蓋忠是臣職當爲篤信曰父子兄弟是天合故雖庸人鮮有欺僞君臣朋友是人合故易至苟且自欺故於此說忠說信蓋就所不足言之且如夫婦閨欲和順然其親密易至褻狎故於此說別又就所不足言之況君臣勢位縣隔故其情意疎遠疎遠者易至欺罔是臣之常不足處便是臣之所當盡也苟不就所不足說而徒謂忠是臣職當爲則忠是實心凡五品之道皆不可闕何可以之獨施事君乎朱子所謂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說未可以爲非胡氏之說反覺不是

君子棄其財而救貧窮者非不愛其財愛其財甚而欲用之德義也故能賑施貧窮者視其平日用財必儉約不安費之士也不能救貧窮者必驕奢安費之人也

水靜則清明燭鬚眉其平中准大匠取法焉人心靜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盖能慮者明之所生也能得者卽知得也故非靜則不能生明

伊訓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言人君之德以明爲主不明則不能知人官人擇別淑慝其所信用者姦佞謟邪之人而已雖欲爲治而可得乎故克明之要在知人而已人臣之德以忠爲主忠者盡己致誠而不欺之謂不忠則不能薦賢納諫而正其君唯以固寵貪祿爲志何以有益于國家乎夫人君之不明莫大於不知人人臣之不忠莫大於蔽賢明之反爲暗忠之反爲欺君臣之不德以此爲大

古人之爲學也所以道明德立者何也因其用心之精也今人之爲學也所以道不明德不立者何也因其用心粗也蓋用心精則其察理也密故其道明焉其力行也篤故其德立焉用心粗者反此程子以爲顏子所以未至聖人者其心粗夫以顏子之聰明純粹尚且如此況凡學者豈可不用心於此乎至技藝亦然其所以有巧拙者由用心之有精粗而已　本邦之人古來文學道藝所以不及中華者亦因偏于粗也

常人之議事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利故所思不能周悉往往偏僻蔽固自以爲是是以所見所行中理者寡矣是猶不見四方而唯知於一隅也夬卦九四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斯言最當體察蓋雖忠告而善導然聞之者不能信是因聞之不明可謂頑愚而難曉也雖言者賢哲莫奈之何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是聰不明也韓子曰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謂其聞而改之也是聰之明也薛文清曰稟氣之濁者必不開明善言不能入篤信謂聞善言不能信者是亦稟氣之濁者也世有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者此人必聞言不信是卽聰不明者因稟氣之濁也

克慾以剛須知猶將之臨敵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己向前而已尙何問哉此譬最切是可爲克己之良法學者之所宜循守也人能從事於此則何己私之難克之有凡講學之得力者在于克己之私慾與知過而能改不然則雖從事于講學何以爲

天之授人以才學與貨財豈惟厚其人而已哉誠欲以令補衆人之不足者也然則有才學者可教人而不倦多貨財者可施人而救恤是其天命而順事之之道也不然則侮背天之命也可不畏乎哉

天地雖方于大寒大暑大風大雨迅雷地震大變之時不失其太和是以發育萬物而生理不息人雖方于艱難多事之時窮困危變之時遇横逆拂戾之事不可忘從容自得隨處而樂之工夫中庸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也苟不知此則與天地之和氣不相似

厭煩是人之大病是所以人事之廢弛功業之不成也蓋事物之應接雖煩多皆是吾人所當爲分內之事也但循序漸爲則無苦心勞力之患而有果行成事之功程子曰非是事累心却是心累事也朱子曰學者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此等之言可爲放情而厭事者之戒今之學者往往有厭煩之病所以終不做事也故呂氏童蒙訓曰內奔而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明薛元禮曰耐煩二字最妙能耐煩天下何事不可做此兩言子弟之最所宜省也

人知其過者寡矣此知過爲難而知過而能改者爲

最難。故自知過而能改、聞過則喜者、皆爲可貴耳。

義是天下之公利、是一己之私。公則善而有福、私則不善而有禍。世人非唯不知義利之可取捨、復不能知吉凶禍福之所由起。是以徇私背公、招禍取禍、其終至于敗家滅身而不悟。可勝歎哉。古人所謂貪天禍而不弭者是也。

子弟之輩、與放蕩無頼之客往來、則爲彼被誘、不陷非僻者鮮矣。故教子弟、須以擇友爲先。朱子曰、劉元城有謂曰、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理。夫子弟終歲不讀書、固可爲太不佳。然一日近小人、則其禍不可量。豈終歲不讀書之比耶。然則子弟之交游、可不祗懼審擇耶。豈啻交友而已耶。雖子弟之左右僕從、亦不可不擇。蓋少年未有定見、聞言則易遷、憸邪之言、便佞之說易入。可不恐哉。

學者以志爲本。無志則雖讀書該博、而無益於身。非徒無益、苟無志者、以才能在身、自矜侮人、則害德莫大焉。然有志者或寡矣。是以雖天下之讀書者多、然有益者甚寡、有損者間有之。故教人不可不擇也。凡教人者、示之以謙恭爲先。苟其爲人也有小人之性、則雖子弟之輩、不可欲博學多才、恐長其放逸也。唯教之以孝弟溫順、諭之以忠信不欺、道之以謙恭而不侮人、勸之以儉約而不奢、懼之以天道福善禍淫之說、而欲使彼遠罪遷善而已。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藉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哉。可以爲戒。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謂、可使由之者、令行義理之所當然也。不可使知之者、不能使知其所以然也。聖人豈不欲使天下之人咸知道乎。然以其勢必不可得也。此以其禀性之上下、而言可不可也。若以居位之上下言其可不可、則古人小學之教、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皆有之。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無貴賤、無智愚、皆得入而學之。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禮義廉恥之則、與灑掃應對六藝之文。故天下之人無不學。其所學、皆是民生日用彝倫之法、而切于身之事、雖庸人易知易行。是民可使由之也。如大學之教、是治國平天下之學。唯王宮國都有之、而其他如鄉閭族黨、雖人民衆多之地、無之。蓋天下億兆之民、不能使之咸入大學而教之學之。其

學之者唯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者而已是民不可使知之也

素問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愚謂病之微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是微者逆之也此爲正治病之甚也寒者涼之熱者溫之是甚者從之也此爲反治蓋病之甚者正治則扞格而不入故從之而反治竊謂諫人之道亦當如此其蔽淺者可以法語之言是直諫也猶病之微者逆之而正治其蔽深者可以巽與之言是諷諫也猶病之甚者從之而反治也知二者不可安施而各從其宜是可謂善道也

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如避嫌專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篤信謂程子之言以避嫌則有害於義者言之蓋見義而必爲者不畏嫌疑也避嫌有害於義者如漢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爲不可之類是也文帝之避嫌也雖與私外戚者不同然唯畏人之疑而不以至公擧之是亦私意而已復有以避嫌爲善者禮曰嫂叔不通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且如古詩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是皆言不可居嫌疑之際也如晉陳壽居喪而有病使婢丸藥之事亦可以爲戒豈可以避嫌棄乎爲不可乎

情慾之萌其初甚微故制之也易後來陷溺之久雖知其不可而不能克之故不制之小則難奈其大古語曰兩葉不除將用斧柯豈不然乎然則人之所好其始不可不察

自賢自是者行有不得不知反求于己唯務責於人而已是小人之情狀也故曰責己而不責人者君子也責人而不責己者小人也豈啻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已哉雖國之興亡治亂亦繫此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人之所好其勢不兩立此重則彼輕故古人曰楚劍利而倡優拙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爲學者欲專一于道義而用志不分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此衆人所毀譽之常情也況小人奴婢之毀譽或因有私昵舊恩或因有私怨宿懟槩皆自私意所發而不足以爲信耳大率聞毀譽而精察不迷眩者可謂明也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竊謂尊

信其所既聞以是推類窮理則其知識將高明篤行其所既知以是自修日進則其德業將光大

無實而得名者可耻之甚也雖偶然一時得之終亦必亡而已矣非所可喜也

聖人陰陽合德剛柔兼備故仁義之德全矣中人以下不能無偏性故明于彼者暗于此長于此者短于彼中人以下之性往往如此天之生物無全功是自然之理也治性之道裁其所有餘補其所不足而欲無偏而已

漢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愚謂治性者乃宋儒之所謂變化氣質也匡衡之言亦可以爲治性之法

天道一而已故學者貴純一若行王道而雜霸術者爲伯道非王道也爲儒而雜異術者爲異術非儒也學程朱而雜陸王者爲陸王之徒非程朱之學也行道義而雜功利者爲功利非道義也譬若清冽之水苟有一點之汚穢不可吞也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其報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其報蓋天地父母本無意于求報其恩所以廣大而無窮也今施纖芥之恩於人而人不報則爲怨懟是誠可謂淺夫也

程子曰學者須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當溫柔是德之始德之接人也本自溫柔接人不溫柔是所以無德也故君子之對于人倫者以溫柔爲始其臨下之道宜嚴威儼然然其心本自須溫柔不可刻薄蓋溫柔嚴威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做事制行苟當理則雖與俗乖矣不可畏甚世之毀譽往往不中理者多矣不足爲憂喜也況世俗之所非譏久而後定乎顧歲月奈何而已矣若淺智薄行之人一聞人之言則畏縮而不行所以不能成行也

日日行善而不休雖小善而不廢一日有十二時之功一月有三十日之功一年有三百六十日之功其積累之至高大不可測知須積善而無倦古語曰塵積爲山滴積成海小善而成大德也

天運而不已日月行而不住寒暑往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是皆天道之流行道體之自然也故君子法之自彊不息自彊者循其自然之理也且能養生者動靜有時而不偏于安逸亦常而不閉塞衛其元氣

流行之自然而已是亦法于天行健而自彊不息也

事務雖多不可急迫急迫則不能思慮周詳且動作草率而不過者少矣故凡事緩則得忙則失

學者須知其要而務守之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盡矣殆非虛言矣蓋爲學之要在立志心術之要在主忠信躬行之要在篤敬讀書之要在精熟進學之要在致知克己之要在勇猛免禍之要在愼言蓋知其要而守之則用力專一而得效多矣苟不知其要雖泛求之難爲功故程子曰所守不約泛濫而無功

交際之間若有情意疎薄而曠闕於音問只當謝吾志之不厚不可歸咎于外事紛冗而僞飾於其疎略是雖細事然文過自欺非忠信之道所以害心術爲大也可不戒乎古語云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亦此意也

譖愬流言之惑人也是古今之通患雖豪傑或不能免況其下者乎若夫惑小人之言而信讒發怒疏骨肉斥忠良不知孰甚焉家之衰亡國之危亂繫焉不可不畏省而察識之古諺曰不癡不聾不爲家翁此乃智者之事

知人甚難唯明而公者能知人闇而私者不能知人衆人知識闇昧私意蔽固故闇者不能鑒察人之曲直邪正而妄信人之毀譽欺僞私者徇己之愛憎喜怒而妄決人之賢否得失雖欲不誤而不可得也

天地之間淑者常少慝者常多是以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且世間順適之事常少拂戾之事常多世態如此固不足爲怪今之人一事不快于我心則怨懟於人是多欲之人不知世情物態愚之甚也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要快我意愚謂人能體認此語則庶乎遠怨尤蓋制自家之心雖其機在我尙且難制御而況於他人乎許魯齋亦曰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然則可以常人望人庶幾無怨懟也

雖有忠信之人然有其心不正者亦兼有喜怒愛惡之偏僻也可不自省察乎大學誠意之後復有正心之工夫以是也

人性之善也譬如地道之敏種也地道無不生於草木其所以不生者沙漠磽确之地而已然開墾培養

則亦能生長爲人性無不善其所以爲不善者因頑愚而不開明也故學貴開發其聰明人之才有賢愚者猶土地之有肥瘠上智猶肥饒之地不待培養而能生長中人以下如瘠土須加培養之功

易觀卦象傳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乎云云孟子曰人之心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也不可戒乎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又曰心者神明之舍蓋信爾聖賢說神明如此夫天地人心皆有神明不可得而揜祇在人之默知之而已

君子儒之所誦說小人儒之所誦說同是六經語孟也所誦者同而其得失不同損益異者果何也曰聖經有心迹之異聖人之言行載而在六經四書是乃聖人之迹也其所以發言行者聖人之心也君子之爲學也師聖人之跡求聖人之心而後隨其才性之長短與其用力之厚薄而得之故所得雖有大小淺深之異然學焉則必有益也小人之爲學也師聖人之迹而不求於聖人之心爲學所以無以養者由此也

孝經大夫孝章先言先王之法服次言先王之法言與德行孟子告曹交亦先服而後言行夫言行者人事之大者也然以服爲先何也蓋服者身之表也接人則先見者也而後聽其言觀其行故以此爲言行之先國語曰服心之文也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愚謂心之所好身必服之觀服之邪正而其心術可知可不愼乎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蓋服有貴賤老幼士庶之相稱與不相稱不相稱者是服之不衷也

或問雜念紛擾爲心術之害除之之方奈何曰心有主而專一則自無此患

君子教人以豫爲貴豫之道當於童蒙之時易曰蒙以養正聖之功也賈誼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顏之推曰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皆是豫之道也豫道即小學之法也

古語曰幼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誠哉是言也人只習善則爲善人習惡則爲惡人習之移人也大矣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凡學則須習習則熟熟則如自然所謂習與性成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譬之飢人欲食之理在彼與食之宜在我如父宜愛敬之理在彼當愛敬之義在我是理義之辨也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亦是此意

人不可無先見之明苟無先見之明則倚伏暗前算而不免多悔吾人之在世也譬如瞽者擿埴而行又曰殆哉然有先見之明亦是智者之事吾輩庸人不可及而已苟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志而用深思遠慮之功則雖無先見之明又以庶乎寡悔

宋儒以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分析言之此爲學者易曉也其實人無二性氣質之本然即是天地之性而已性者本是氣質之謂也

朱子曰不公心之人不能讀書信哉斯言也蓋不公心之人其心多偏邪雖力學讀書其所見不平正常徇一己之私主張之是以不能得正理所見多差所以不能讀書也

看書不要貪多只須要熟讀精思而體認道理是欲自得之也

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三者仁愛之理一也然自有親疏故施之之道自有輕重如此是分殊也蓋理一者仁也分殊者義也義也者仁之所宜輕重也

衆人之爲不善而將有禍不知悔其非改其過特負禱神媚佛而欲遠罪難乎免禍也此因暗禍福報應之理也

敎人之道雖子弟卑幼之輩愚不肖不宜乎忿厲激怒唯嚴肅從容丁寧告戒循循誘引是所以能養成人材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是乃敎人之道宜如此若忿怒罵詈則人亦拂戾扞格而不容敎所以不能敎育人材也

大凡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而知其義理之當否有三證考諸聖經而不謬一也比諸天地萬物之理而不悖二也驗諸我心之良知而無疑三也能以此三者試義理之當否庶乎不遠矣三者之中考諸聖經者乃其本也

不尊德性而徇物慾譬如以隋侯之玉彈千仞之雀方見不知其輕重貴賤愚之甚也

常人不知資性本是天地之性而自爲下愚之趣却

把吾心置諸賤下流之地了可而積天之而緩人之紀乃自暴自棄之甚也

天道流行而不息者何以見之日月之往來四時之推移雨露之施潤川流而不絕草木之發生禽獸之繁殖皆可以見天地之化育靜觀則萬物皆有生意唯知其妙哉知之者乃知道也

孔顏之樂有聖之所引而不發朱子之所不盡言也蓋博文約禮之工夫成熟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樂初可知而已矣非吾儕庸凡之所以得窺臆度而可得其彷彿也然而夫子樂是必有所以也然則雖衆人亦必不可無樂而樂之者有道而已矣且夫草木之發生禽獸之和鳴鳶之飛魚之躍亦是草木禽獸魚之所為樂也然則雖衆人亦不可無其樂其所樂之意味多寡之分數雖與孔顏之樂不可同日而語然人物之性中自然有生理此樂之所生故雖衆人不能無此樂如衆人亦克己復禮之功一分進則有一分之樂所樂之多少隨乎人欲去處天理流行之分限而已苟人而不知此樂則貪于酒食溺于聲色或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凡百玩好皆足以蕩其心至于放僻邪侈無不為而已是因不知有我之樂也然則孔顏雖有曾庸愚之非所可齊然人人皆有本然之樂而在于心是為真樂不可以比世俗之樂故雖衆人亦須知有此樂而樂之不然則陷于世俗之樂而不知返是小人之歸也

孔顏之樂非樂道又非樂天理之間且非別有一物而樂之若曰以道為樂則道與樂做二了人心本天命之所在天機常生生不息故瀟灑常欣欣和氣其生意不息隨處欣合和暢是謂之樂是人生心裏自然所有之天性也非獨孔顏有此樂人皆有之孔顏能勿喪耳常人為有之為私欲蔽而間隔了所以不能存此樂也學者存養克己之功熟而視聽言動無一非禮則日用動靜之際天機流行發見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便是樂既有此樂則日新而不息至于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且如人之吟風弄月詠歌舞蹈以養其血脈與夫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鳶飛魚躍皆是同一天機自然之生理而無非樂也

記曰君子樂得其道蓋得其道者惟心無私欲而事當理之謂不得其道則反此得其道則隨處

而樂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然則雖處逆境而不失其和樂之心況於順境乎立則樂乎立行則樂乎行臥則樂乎臥飲食則樂乎飲食對客則樂乎客觀山水則樂乎山水如此則無所往而不樂也非樂驕樂樂佚遊蓋自有其樂爾

人之心有本然之樂則目之所睹耳之所聽身之所觸風花雪月四時之佳與山川之好景鳥獸之和鳴草木之榮華凡滿天地之間者皆足以資吾本然之樂是以與天下之物皆可以爲悅吾心養吾身之具其富饒也終身不可用盡惟非藉外物之美以爲吾樂外物之美來觸而資吾本然之樂而已苟無本然之樂則外物之奉我身誘我欲者適足以爲累吾心傷吾身之具而已何足以爲樂哉

君子之心有本然之樂是人心之所固有天性之自然也如花月之悅目聲樂之悅耳之類是特藉外物而助吾之樂也非專以是爲樂之主苟心失本然之樂而徒欲以身外之尤物爲悅樂是以外物爲樂之主所以惑而不樂非君子之所爲樂也

樂是人心之天機雖常人亦皆有之豈唯人心有此樂而已哉如草木之發生禽蟲之和鳴亦是天機之發動可以爲其樂唯人爲氣稟蔽錮物欲間隔失此樂者擧世皆然人情無不欲喜樂然衆人不能識人心本自有此樂惟中無所得則不能不藉外物以求樂是以聲色臭味之欲無所不至然不能以道制欲則惑而不樂故其初雖耽樂然其終不能無憂患衆人之所以惑而不樂也

孔顏之樂與吟風弄月之樂爲不同者何也蓋以孔顏之樂不在乎外也然吟風弄月之樂雖在外亦可以資吾之樂非內外不相干涉者也

君子之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常處變從容灑落故雖入貧賤患難之中不改其樂又況於富貴順適之時乎是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蓋君子心固有本然之樂而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此非待外物而後爲樂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樂也內焉則詩書禮樂飲食衣服外焉則山水風月花木蟲魚亦皆可以資吾樂顧所資其樂無窮而其所樂亦無盡是豈可不自得乎君子之

所樂如此、則豈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哉

作善自天祐之而降百祥、作不善自天害之而降百殃。故作善是百福來集之基、雖千萬神佛何止百倍。君子爲道、衆人爲福。衆人亦須知天道福善禍淫之理、而畏天奉若、避災求祥。此理古今華夷之往迹歴歴可見矣。是天道之至義、必然之理、可信可畏而不可疑。

凡居家立朝、獨處接人、皆當隨處逐日省點檢其言行、須自省察其所言所行之善惡、而愼其獨。不可一事自欺而放過、必如此而行、修道之功可進。

學者以就平實爲先務、須遜志務時敏、且可以浮躁淺露自矜自是爲禁戒。

蔣子方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篤信嗣是言、學者多而成者少也。成者之所以少何耶。蓋因學之不正與不專一、是識見不明、故不知爲學之道也。

以訓詁章句之習、欲知道者、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吾輩自妙年爲學、亦如此、迨老初知今是而昨非、可謂晩也。

愼思錄卷之一終

慎思錄卷之二

貝原篤信編錄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義理無義理則人道廢矣是以國家不可一日而無學校無學校則義理之敎不興人倫之道不明故曰飽食暖衣逸居無敎則近於禽獸元人王介有謂天下事若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豈不然乎夫明君先制民產民食既足則修學校之政不可緩此令富而後敎之者聖人爲治之序也（王介之言本于晉李遠之語）

天地造化之道陰陽變化之理有常是以進退消長存亡之數有限人物之生其間也不能逃其定數是以盛者不能不衰生者不能不死此天地之常理也君子安其常理故雖傾覆流離不憂苦雖至衰老而不嗟嘆雖臨死亡而不悲哀樂夫天命而不疑者也

大凡聞道亦各隨稟性之高下而有淺深耳然非其生質通明淳正之士則殆不易到於此偏僻蔽昧之徒所不能聞也故雖用力於經術數十年亦有未能窺其藩籬者是可謂章句之習訓詁之學也

西銘前半截言天地爲父母萬物爲一體此言其道理也于時保之以下後半截言人之事天地當如事父母此言其工夫也終二句是主意夫昊天有罔極之德而人生不知事之之道可謂虛生也是西銘之所以作也

朱子好說恰好二字蓋人之所行合時宜而達事變應人情而順物理凡百行惟無過不及之差則所處皆恰好此恰好二字之所以當理也

己有善有能而人不知者乃係于人於己不相預然欲顯揚己之善與能而自衒自矜其卑陋甚矣不能自樂且招人之誹笑不知孰甚焉古人曰自譽自媒者士女之穢行也須自掩其善自晦其才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誠哉斯言也可以爲戒

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君子之事也聖人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我輩到老心志亦增衰弱恐不覺到下達須愼晚節而激昂不廢怠馬援曰老當益壯蓋世人壯歲則雖激厲謹名檢然而不保晚節者多矣古人謂要之死

日是非乃定善非惡善惡也故韓魏公曰保初節易保晩節難故晩節事事更要著力所立特要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凡讀書之法須專一如此庶乎有得

人知天地萬物皆爲一體則人我忌克之念自熄慳愛惻怛之心自生物與我無二而惻然此乃仁之工夫

善惡必有報應之感天道好還其理甚昭明可信也凡與但有遲速耳衆人不知此理故不能作善卑不善而妄冀求福於鬼神然見識明正者不在邇而遠入斷理亦甚明白矣爲惡人亦當識其無益何苦行陰德而自絶者斷然乎

清心有事豈尚其平靜居之所宜乎善居者亦當如是蓄收散斂而不受其事端則事必已消而其業無窮此所以貴修養德而業逸消也

克念而後言克念而後行言行常常在乎克念之後一言一行須用心點檢不可妄發動是言寡尤行寡悔之道也

簡者非有意于省事但爲所可爲而不爲所不可爲則事自簡好事者往往爲所不當爲而生事多端所以勞心生禍也

記云事兩成蓋事取他人之說以爲己出而于之助說云毋剿他人之說蓋剿取之意然況掠取他人之美以爲己美乎可恥之甚也有元雖長者好取人之言而用之者皆人自信非待其論其之說也是可爲取言之法然近世中華之才子亦往往有事取前輩之說以爲己說者其心實失近世淺俗 本邦之人往往亦如此不知恥之甚矣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凡讀書之法當如此然其記事纂言若不擇其要而有益于世教者而好輯瑣雜奇怪妄誕之說不足以爲益適足以害人

天一生水天地之中地氣常凝結所以推中水生而不朽也且山谷者地氣之所厚聚也故其生水也最多矣

知識通達者融會貫通而不滯于一隅故能達愚者偏僻固滯而拘泥于偏執故不達行欲方言君子正直寬宏而不要偏操小人苟且偏僻而無所守

天覆萬物皆有自然之文日月星辰雲霞烟霧之成象而顯于上者皆在天之文也山岳川流江海之深廣田野之布列此皆在地之文也人倫常行之有法則

威儀三千禮義三百之有品節進退周旋之有容止舞踏之有儀容衣服之有采色器用之有制度皆是在人之文也鳥獸蟲魚之有羽毛鱗介草木之發榮暢茂群花之紅白爛熳此皆群品之文也豈啻形色之視於目者而已哉抑聲音之聽於耳臭味之入口鼻亦皆有文蓋五聲之節歌詠十二律之和八音五味之可口香氣之養鼻此乃聲音與香味之文也人惟知形色有文而不知聲音香味亦皆有文故曰萬物皆有自然之文也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而已哉薛敬軒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可謂之文非特語言文章之謂也

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竊謂有忍者猶有強制之意至有容則洪裕寬綽乃德量之廣大也須習忍以至容

程子曰忿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朱子曰只觀人之氣象便知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是皆知人之法也且修己者亦須以此自省察

凡作事謹始慮終則寡過寡悔故作事當以思爲先不思而輕卒作事則必有過有過則有悔

擇將之道在智與勇而已而知爲上勇爲下知者能使勇者徒勇者不能使智者以徒勇而無知者爲將不敗鮮矣故擇將者擇知爲先擇勇者其次也

邵子言天地之始終闔闢一元之數終而復始是前聖所未言者然其理或然以此推之開闢之前亦有天地其一元之數亦猶今之天地之數也前天地之中有萬物亦猶今之所有再開闢之後亦有天地萬物恰如有今之天地萬物然前後一元之數同終而復始不知幾回蓋天地萬物有一定之理萬古變化有不易之道故雖萬闔萬闢而天地人物之不異也恰如今之天地此雖臆度之言無證驗以理推之恐當如此頃見薛敬軒之書其所說之意亦如此

邵子以十二會說天地之始終其說雖似乎象罔然識者以數所考理或然楊升菴極口誹邵子說者予亦不敢信凡萬物皆有始終天地亦一物爾豈無始終乎予嘗見高山之上有蚌螺殼而附巨石是前天地之物不消滅此知雖天地亦有變易生滅也

古之君子多慕江山林泉之勝而忘富貴之崇高夫山林與爵祿同是外物也慕之者有鄙與達之異

其故何也蓋富貴得之有義有命焉而其樂也淺矣欲妄得者爲鄙且爲不知命也如山林之勝風月之樂取之無禁者好之者爲主慕焉者非貪而以得之者爲清福其樂也深矣此君子之所以愛慕之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篤信謂仁有體用然心之德同體也愛之理亦指其體性而言則不屬于用但以仁體爲言雲峰胡氏以心之德爲體以愛之理爲用者非也近看孫詒仲四書緒言曰事之宜亦非是用謂處事之宜在於心但以未發言事之宜與愛之理一樣猶曰宜之理爾愚謂如孫說則事之宜亦不可屬乎用

人有過失由其偏性彼之頑愚不可奈何或時勢有出乎不得已者皆所當宥恕也不可譴責太嚴急惟有容德則大也又有不可宥恕者難一槩論

草木子曰豐其實者嗇其花愚謂此言物無全美也今考驗諸草木皆然黍稻之爲嘉穀也瓜瓠之爲佳蔬也橘柑栗柿棗榧之爲佳果也皆實之美者而其花反不足觀如海棠百合山茶牡丹芍藥菊水仙之類皆花之美者而其實不堪喫人巧言如流者其所行多不實此無全美也

管仲論兵曰先計後戰愚謂君子之處事亦然先思而後行則無過舉苟不熟思而遽舉事必有過焉不祇悔者少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以爲善也

周禮大司徒註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愚謂是朋友之別一書作同門曰朋亦同意或朋與友通用者亦多矣古人甚重朋友之誼亞于兄弟今人於朋友情甚疎薄且無信義之相保因茲增見得遂時風俗澆漓

女子與小人聖人以爲難養也況衆人養之者豈可不用其心乎哉如婦女之性亦或有聰慧易曉事者然而率於義理太蔽昧雖教之諭之不能通曉故其所悖塞雖告戒丁寧而不能省悟徒勞我心志增彼忿怨而已易所謂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然而其過惡之大而害義者固不可不督責若夫小過非甚害理者可強忍隱默而不言是不勞我之心思不生彼之怨恚而家道雍睦之道也古諺曰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此言信有理哉

君子之對女子與小人亦當如此

五常百行總言之則皆善也是仁心之所發爲善者所以愛養人物而贊天功也是以爲善者乃所以事天而報德之道也雖微賤之人苟存心於爲善則必有所濟故一日爲善則爲一日之好人日日行之久而不休則積善無窮而其樂亦無極若夫富貴有勢位之人苟有誠好善則其所施濟廣博而其樂豈不大乎

古人之葬親卜其宅兆安厝之程子曰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其理當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

葬地之美惡與子孫之禍福如信不相交涉然擇地之美者而葬之封藩於丘墓而不令臻于荒壞者子孫之厚于親也厚于親者養其本也譬如培壅根本而枝葉碩茂然有福于子孫不亦宜乎苟不擇其地之美惡而葬之者不能安厝之況至後世亦令荒穢廢壞乎是薄于親而傷其本也譬如傷害本根而枝葉枯瘁然有禍于子孫不亦宜乎

嗜之一字人情之所不免而嗜而不止者乃傷財亡身之基也看其所嗜之淺深而其禍之細大緩急可知也

王陽明論知行合一曰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篤信欲改之曰知之眞切者必能行之行之精察者必能知之以是爲合一則可也陽明惡即物窮理之說故欲行之而後知所以發此論也是以知行强爲一可謂牽合附會且混淆而無別亂雜而無章也是與聖人之說大異甚

知行本是兩事不可妄爲一故聖人說知及仁守說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說博文約禮俱是知與行各有工夫譬如目視而足行視與行二者用力自別其序亦不可亂古人之學知之則必行之不欲徒知之今人須學古人之所學何要說知行合一乎

程子曰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愚謂君子之學博覽廣聞以窮理爲務故積累久而貫通于天地萬物之道理則俛仰於宇宙之間而事物悉至無可疑不樂復何如君子之心所以多少快活也

自反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責人而責己之謂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吾能自
反者無怨尤不動聲色而人易從且易感其悔
己接人之要道也

聖人之教以主忠信為本所謂忠誠者人之道也以
居敬為主忠信之工夫若不以忠信為主徒
以敬為一心之主宰是以工夫為心之主恐偏
于敬而流為束縛強持之病也甚則色執仁而行違
者有之夫敬者古來聖賢傳授之心法然近世之持敬
者為一副當之病學者須知居敬之方而後持
敬

親義別序四倫之道雖尊卑上下各當相關然而所
繫乎下者最重故忠孝貞順者為臣子婦幼者所
當特行也蓋其勢位在下故其所事上之道與
君父夫兄之所處異矣不可相乞諉也唯朋友之交
其所當信之道我與人相同而無上下之異者以
其勢位相敵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為學工夫之次序而博學
者都立為學之規模也審問以下四者各就一事推
究其條理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愚謂天地萬物之與
其為一體本是自然之理然衆人有私意之障礙
而不能為一體唯仁者無物我之私以為間隔
故能貫為一體非勉強為一體蓋西銘以乾坤
稱父母民為同胞物為吾與此亦本有斯理非
強名之也

凡用兵者須由仁義而行之若非由仁義而行之
則不免為盜賊蓋用兵則乖戾于天地生物之
心好殺則傷害天地生物之氣故天道惡之然聖
人不得已而後用之是亦行天討也蓋聖人之用
兵也行其義也而仁在其中矣程子論頌曰殺之
則害仁故之而傷是亦聖人用刑兵之意也凡
五兵之中義兵應兵二者君子所用也如忿兵驕兵
與貪兵三者君子之所不用而小人之所獨行
也

財者國家之所資用而民命之所繫也故財竭則自給
不足視贍貪財行禮義顧廉恥賞有功行兵
防敵凡國家百事不可得舉行乎故治國家之
道以理財為要然足財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務本者在教稼穡勸種植惜民力賑貧乏而
已非貪求侵奪之謂也節用者在量入為出數

制冗費禁止奢華而已非吝嗇刻薄之謂也大學之書生財有大道之一節是理財之大略也如小人之貪求侵奪與吝嗇刻薄是生財之小道也

衆人之愛惡出于私情之偏僻而違理者多矣世有謹厚淳實之人復不免有斯偏僻之病者何也蓋因其心智昏昧有所蔽惑也愛惡於人者所當自省察也

爲子孫惜福者言吾身幸而多福者須減其福而不受盡如此則子孫亦庶幾自可受其餘福而已苟吾身一旦咸受盡了則無餘福之可遺于子孫天道虧盈而益謙吾身福盈則恐其覆敗亦不可測況無餘福之可以遠及于子孫乎

大學或問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愚謂所當然者理之易見者所謂粗也所以然者理之難見者所謂精也夫理者一也以其有表裏精粗而有二者之別

天地既闢之後五行之生也水火最先木金次之土在最後然而水火寓土金木亦資土而生則土似最可在水火金木之先且土卽地也與天俱在焉不待水火金木之生而後生然其序却在四者之後何也竊謂水之査滓火之灰燼木金之陳腐皆歸乎土則須在最後非以地爲生于水火木金之後也愚見如此或曰水火木金皆資土而生焉猶五常之信在後故土却退在水火木金之後二說俟君子之訂正而已耳

朱子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篤信竊謂居敬之工夫須要貫內外兼動靜蓋方無事時此心固當存于內有事時亦當心存而事不苟有事與無事存內者不異朱子謂敬在事上者心體存內妙用應外也非至在事上

心者人之神明衆理具焉而萬事出矣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惟在此而已矣是爲身之主而在乎中所以役使耳目鼻口之外形者也譬如君之使臣然故名之爲天君仁義禮智之所會而爲性之郛郭須極崇奉而善安養之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勿使耳目口體情意之欲苦吾天君苟天君爲外形所役則猶以臣使君然以爲悖逆之事宜使靈臺長安泰天君常和樂

人心之所以爲靈者因有仁義也譬如穀種有生性則可以爲貴苟無生性則可爲秕不可爲

理也人若不以仁義存心則雖有智覺非所可貴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君子小人之心皆有智覺而以仁義之存亡而君子小人別矣孟子說求放心者亦是求仁心而已若夫方外之徒捨仁義而求心譬如買櫝而還珠然

或曰性者渾然一理及發用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名未發時恐不可分爲四子曰不然人性固是渾成矣其中不可有條理之界限然有諸內必形諸外四端之發可以占其在中者苟表發之所非其內有四者之理而具則何以有四端之發乎外乎

天道福善禍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此與四時之備序風雨順時災害不興同是一理天道之常理也可爲正命也君子遇災禍小人得福祿者非天道之常理此與四時之失序風雨不時有疾疫者同是一理不可爲正命也然正與不正亦無非命是皆天之所命陰陽之所作當順受而已

知人是知其才不才且知其善惡也知人甚難非其天資聰明通情僞者雖學者非學得其學之亦有術在視其眸子聽其言語試其好惡觀其誠僞察其誠僞耳視其眸子察其言者孟子之所説此知人之術最可以察人心之邪正眞才不才久用心而熟習則庶乎不謬夫子之視觀察是知人之常則也雖常人亦不可不學之然比之孟子視眸子之術學之也難矣凡不知人之害甚大矣至喪國亡身故季札曰君子務在擇人信哉斯言也

朱子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竊謂禮者仁之顯著於外而有節文也智者義之含藏于內而有神明也

古語曰偏聽生姦獨任作亂是聽言者所當審察而明辨也知聽訟者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平吾心易吾氣無喜怒之私介前進其言而後可折其曲直決其是非苟偏聽而決獄則不過者寡矣蓋先入之言爲主則偏執前言而不能信後言是蔽之深者也聞人之毀譽亦然可不察乎

方孝孺曰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是天下之至言人宜常思此言而忍其欲使當不厭而學者須慎此言不少放過小心翼翼常可今謹勝怠義

勝欲庶幾爲學得力而有進矣吾人於德行常不得進益者由於此處放過而不用心也

人家將興也從諫改過其將亡也拒諫自恣及其亡也雖悔何及

凡執小技曲藝亦必有師有學而後其事成況人道之大修己治人而安定國家乎大小之大事豈有無師無學而可成事之理哉

多念多言多事三者最害乎學學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學者須要守三省一曰省念二曰省言三曰省事然三者人事之當然者豈可妄省強排乎只事之所當念而念之則其所念自寡矣是省念之道也省言省事亦然且多事者人之所難免但可擇其要約者不要好事而可也又有逡巡退縮而畏事當爲而不爲者此亦可謂無勇者也

或曰精進二字出于法華經是浮屠之言不可用然朱子語中亦有說勇猛精進者何也案精進二字出于前漢書叙傳師古云精明而進趨也是先儒之言自有的據倭俗古來以食素饌爲精進者非也

君子責己之心常多責人之心常少怨惡之心常少宥恕之心常多所以坦蕩蕩而多樂也小人反之所以長戚戚而多憂也

程子曰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學者須要有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愚謂程子之言爲有善于己而自信者而發矣如古語所謂禮儀不愆何恤人言淮南子所謂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者是也如今之信人者信非其人是不知人也自信者苟不知吾不是而自是是不知己也二者不知亦甚矣其自信者孔子所謂居之不疑者厚顏自亢是自信我非而不疑者是以足欺人然昧者不能辨其非以此妄信其人者亦有之唯信可信之人便可以爲得信人之道也今人不信可信之人而却信不可信之人可謂不明而妄謬也

學者須以仁存心毎日要救利人事不管人之知與不知稱之爲陰德上自王公下至乞人皆有利人之事須要盡其心雖貧賤之極亦可行焉唯有大小廣狹之異而已行之久而不廢則積善豈有窮乎古語曰塵積而成山此之謂也夫利人積善如此不亦樂乎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及戒妃匹勸經學疏其立論

本經傳其說頗通而有理朱子詩傳復取其說眞西山以謂可爲仲舒之亞宜哉可惜其素行與學術相乖戾可謂不能補其言也

凡天下之物皆有上下上者貴下者賤仁義者上者也貨財者下者也心者上者也身體者下者也道義者上者也生命者下者也君子常主乎上者而存下者是君子處常之道也苟不能上下兩全則取上者而捨下者是君子處變之道也小人常捨上者而不取偏取下者何也君子學而知道故知上者之可貴而不可捨小人無學不知道故不知上者之可貴而不可捨也世有不學而能行節義者是是生質之美其長處也

天下有本然之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蓋有本然之理而不可無當然之工夫苟有當然之工夫則自然之效不求而自在其中矣姑以事觀一事言之父母之於我爲我之根本且鞠育敎誨有罔極之恩所當孝也此爲本然之理我事之之道當竭其力此爲當然之工夫既孝則父母喜之而慈愛亦益至矣此爲自然之效學者之所當用功唯在當然之工夫而已而本然之理亦不可不知若夫自然之效以是期我之工夫之至與不至則可也苟有心於期待其效驗則不可也是謀利計功者有爲而爲也

讀書貪多是學者之病朱子之所戒也從前篤信亦有此病退之所謂貪多務得今覺非良法只遂一精熟循序漸進而後至于博是良法黃山谷曰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書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此說朱子之所取可爲讀書良法

禹別九州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爲之區別而已古昔本邦之別諸州者大率暗合此法皆山川而爲限故諸山諸川而異其州則民俗不同言語亦殊分州之迹昭晰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不盡然者蓋平壤相連接同爲區別其界限不分明者多矣是謂分州者約乎禹貢之意不能以山川爲之限域

古史之體有二焉本乎書與春秋而已矣此二書經而史者也書則各記其人之言行或記一事之本末後世之史記以下諸史本乎此也春秋則編年以通記其事後世之通鑑及日本紀本乎此也源流至論曰

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始終編年不如紀傳亦此之謂也

文章之用有二焉記事與論道而已矣論道者本乎經也記事者效于史也古今文章雖無窮其有用者不過斯二者耳斯二者有用之文也若徒事於巧麗而無論道記事之用便是無用閑言語不足觀而已

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斯身生乎天地之間在乎萬古之後宇宙之間之事卽是吾分內之事不可不知焉故天下之理古今之迹君子所當知也苟欲知之非博學而何以爲哉

六書精蘊云士字从十象事之多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从一者一以貫之也是可謂說出士字意也蓋士者可博通萬事勿執滯于一事而可也

禽獸知愛己而不知愛物是由于不仁故無禮無義此禽獸之道也人道則不然愛己又愛人是此由有仁是以有禮有義是人與禽獸之所由分也人苟便于己而無禮利於己無義則與禽獸何異乎哉

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可爲讀書爲學者之則

言天圓地方者何也大戴禮孔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蓋道曰方圓耳非其形也篤信謂凡圓者能轉方者不能轉天道常運轉而不休其運轉之道亦圓地道常凝定而不動故雖其體不方亦言其理耳蓋地形亦圓而海水循環故舟楫之利雖幾萬里無所不通是以知其形不方也

古來才良行脩者不鮮焉如屈原張子房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諸賢皆是王佐之才可謂振古豪傑之士也然今誦其言讀其書恐未可爲知道之人然則聞道一事可謂至難也

異端何止楊墨佛老而已乎哉管晏之覇術申韓之刑名孫吳之權謀京房郭璞之術數子莫之執中王戎稽康之放達陳氏之事功東坡之不羈陳白沙王守仁王龍溪之心學鄕原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屬凡與堯舜之道不同流者皆可稱異端

常人之情雖或厚之於始然往往薄之於終不能保其久君子則不然其愛敬於人也久而不衰終始如一與人交之道當如此是敎善行而不

志也大抵君子小人之所別在厚薄之間而已矣

人有善行然而自矜自伐是爲行之事雖勞苦之甚有許多之功苟非出乎誠心則爲虛僞所謂不誠無物也可惜哉雖與自爲不善者不同然其不誠則一也然則是不足爲上而已矣

爲政之道教養二者不可闕焉二者養爲先教次之是先食足而後教也舜先使后稷教民稼穡五穀熟而民人育而後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此養而後教也既養之又教之而民不從所以有刑而正其罪使民從教也是以舜又命皋陶分爲士而司五刑其序不可紊也如此夫後世之政亦有刑法既有刑法則復不可先無教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此以聖人之政先養中教後刑蓋既養且教苟有不從者不得已而用刑而已矣

受總曰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是言交游不可不慎擇也

張良助高祖僅成大功皆在其智謀之力過人而已乎抑又因遭不世出之英主合人心天與無謀天合方順漢之興也若諸葛孔明雖身任當相然不能成興復之功豈其才智之力不足耶抑因國小力弱曹操亦智勇過人也二人禍福不同皆天命之所致乎若則不可以功之成否論人才之良否也

漢宣帝時夏侯勝黃霸因直言俱下獄霸於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宋將亡帝昺八歲即位陸秀夫於舟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此皆衆人之所以爲迂遠而不切於事情而君子之所篤行也夫忠臣之所爲常以死生存亡不易其操不失其道如此皆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二子之所爲可謂處變而不失常者也可以爲後世之則

程子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豈謂今人於外事之精細要一一研究特於自己心身上都不照檢雖有過失因循而不能知懲改過遷善之志不誠也可謂不見自己矣

宋子因韓文公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蓋信孟子說五常說三品是韓之稱者可依據漢唐諸儒之所以不及也蓋說五性者言其本然也說三品者言其氣質也

因官食祿無其官則無其祿是萬世無弊之良法周世世祿而不世官是固忠厚之道然世變不常雖宜于古不宜于今者亦有之今世事格日繁官員日多而祿不可盡給父有才能而升其官食其祿是一時之宜子之才不能負荷其祿則不在其位然有素餐之費是理之所不可得而得之者幸而已如世祿之法是可行于暫而不可久後世苟世祿之法盛行則公廩空虛何以可得舉賢能而養之耶唐虞之世失官不食可以爲良法王制亦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然如勳功之臣有預草創之業者雖百世世其祿惟可也

孟子之文七篇皆是一人作苟非孟子親作則首尾一體無些子瑕疵不能如此是朱子所以史記爲近是之意韓子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者恐難信

孔子敎人每就事實上做工夫說心上工夫者少

孟子敎人每就心上做工夫孟子繼述孔子之道者也何故其立說之不同如此也曰聖賢敎人隨時變而應人情立箇門戶各自不同然不害爲一道蓋孔子時人心尙未甚至澆薄其爲敎也從彝倫上立說孟子時人心既壞亂故自心上指示耳如與諸侯說政將救民於塗炭之中故其言辭直切端的孔子之言敎人之正道是爲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是爲權所以不同然孔子說仁却是本源孟子說集義是自事上做工夫非如後人說本則遺末說事則廢心也

宰我欲短喪而問于孔子者非以短喪爲善而欲必行也其心有所未敢達而不強解故不敢自隱匿於其所疑欲求孔子之至敎以解其惑也非如後世匿情行詐而不吐露其實之類而已故尹和靖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此說忠厚且可爲說出宰我所問之正意黃山谷論語斷篇亦說此意可併按

小人爲惡而不悛終至敗亡而止未至敗亡不止左傳所謂貪天禍也孟子所謂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意亦同

古人曰成名每在窮苦日敗事多因得志時愚謂此亦老子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也是倚伏之理雖有禍不可憂雖有福不可喜是塞翁之意

詩經不可言毛詩非毛萇之所專主也如書稱爲尙書則可也故朱子亦稱尙書蓋以上古書也

學術無定見固不可爲佳而其學術正則不妨所見逾變其所見逾變則其所學逾進不變則不能進矣若夫守舊見而不移者朱子所謂終身守一說不變則非上智卽是下愚也所以不爲貴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蓋人子哀痛惻怛之情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而孝子之心無窮焉故先王爲之立中制限之以三年至期則天道一周時物皆變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孝子之心至此猶未能已而加之以一年者加隆也故倍之而再期而可已而不可遽已繼之以一時間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食乾肉喪畢矣（是禮記三年問之說及程子之意如此）朱子孟子註曰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此本乎孔子答宰我之言蓋孔子之答宰我以此告者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也朱子以此解喪必以三年之意此亦言孝子哀痛不忍之心當如此而已古昔親喪至期年而不已必所以至三年者古人平日所習知況孔門之學者素所耳熟既了了然矣不要再告故以反求諸心而所報鞠育之恩告之如此若夫喪必所以至三年之久不可遽已者禮記三年問及程子之說可謂詳明而備也

天道運而無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道無私所以萬古不易終天不改也人心有私故不能與天地之道相似所以道澆漓之時人心世道漸變而增衰也

朱子曰才是心之力蓋能爲善能爲惡皆是心之力也故才有善有惡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竊以朱子之言推之自謂德者心之善也與心之力相對蓋心之善卽是仁義禮智有得于天者天性也又有行道而得心者此人爲也此二者皆得于心者之善也得者何也言得善故古人曰德者得也

陳櫟曰自得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孟子離婁註）一說謂自得之於己篤信竊聞程子曰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蓋自得之於己也非用力久優柔厭飫自然而得之則不能得之自己而爲己有苟有臆度強求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於己也自字古人或以爲自然或以爲自己雖有兩義

其所以得之工夫則一而已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愚謂苟難者此好名之人蓋君子之行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若夫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之類此皆出于本分之外所謂貴苟難者也

說鬼神者多矣唯朱子說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者簡要而的當恐可爲正解程子以造化之迹說此以粗迹之著顯而易見者示人而已非正解也張子說二氣之良能也此言陰陽之自然能往來屈伸者卽是鬼神比程子爲稍近然是亦非正解也蓋二子之言不同者二子非不知鬼神爲二氣之靈亦各發明一理也

造化之于人不靳富貴爵祿而獨靳于德此造化非有心于靳惜自然而然故富貴者古今常多賢哲者古今常少焉蓋德是天地神秀之氣純粹精美之理鍾會附與于人身者也夫陰陽之氣雖充塞于霄壤之間然清明粹美者少矣故人之生稟受其清粹之氣者甚寡不亦宜乎此所以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也天之降命也令人有德而知道者是天之獨所寵異於君子百倍于富貴爵祿之厚其生者此君子之所以爲至樂而不願富貴爵祿也然則學者當不憂貧賤不遇而特可憂學之不講德之不脩而已

爲學以立志爲本立志者欲爲君子也故楊子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篤信謂古今之人爲學而其行與所學相乖戾者多矣因不欲爲君子也

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古語曰名教之內自有樂地愚謂名教之樂地至乎大哉無位而貴無祿而富無勢而崇與世俗之所好聲色香味財利之樂其大小高下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斯樂君子之所獨知而小人之所不能知也

古詩曰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蓋言歲月之易過也況到暮齡光陰如征箭時節如流水衰殘之軀取樂之工夫須以一日爲十日以一月爲一年若不然縱雖幸天假百年如白駒過隙耳殘喘須臾之際苟徒爾而終身雖悔恨噬臍何益之有

杜詩云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言君子不出戶而知天下雖不跋涉萬里亦可以達觀天下也不

出卷而知古今斯身雖不享保百年亦可以通貫古今也不可以人而無此眼又不可無此心

學者欲廣其智必先須要多聞多見蓋非多聞多見何是以廣智乎廣聞見之智而繼之以精思乃所以開明其眞智也然雖多聞見苟義理不貫通則不能開明心智可謂不自得也是其所學止于耳目而不達心智也然以涉獵小說志怪稗談無用之書爲博學者非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不可怨天也橫逆之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可尤人也是皆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事乃君子進德修業力行勵學之時也不可空放過

滿天下之事物衆多其理亦無窮爲學而得逐一通曉于其理而無可疑是人生一大快事其樂可無窮然今之學者不專一于窮理之學只爲訓詁詞章之闘勞而空過一生可不亦誤乎

好責人之所不能誹人之所短是人之所不喜恨之道也可謂刻薄而不忠厚之人也

待人寬恕不刻薄則人悅服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者是也

人之作善作不善苟人不能報則天報之聖人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此言可信不可疑

人之有道德也天之所以優厚于君子也此人之所難得而得之者古來寡矣何則天之所靳惜也富貴福祿者天之所厚賜于常人也此人之所易得而得之者古來多矣何則是天之所不靳惜也然則古來學焉而有得者其福可謂豐厚而尊榮也何可比之於官祿之崇高哉衆人者其志偏矣只知富貴之爲榮幸而不知德義之最可尊貴超越於富貴是以不好德而貪富貴而已

中庸言大德必得位祿名壽蓋以德爲主并而數之則雖與洪範五福不同是亦可以爲五福也蓋人身雖有百福分屬之則不出于此五者之外而已然德者其本而福之最大者也位祿名壽四者福之末而其小者也君子苟有德則雖無四福非所爲憂也或曰君子是有德之人雖無位祿名之三者固非所可歎也然而死生亦大矣故洪範五福壽居其第一其所重可知而已矣無壽則不能行

道成德而致遠大之功如顏子雖亞聖不幸短命而不能成功業如朱子惜呂與叔之壽不永是也然則死生壽夭之際雖君子恐不能無憾如之何予答之曰壽夭者天之所命不可變易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夫有生必有死是物理之自然修短之間知命者何足恨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之道平生無事之時固當安命而死生壽夭之際最所當著力也然非其平日見理之明安命之深豈至此而可不亂哉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古來讀書者常多矣然知道者極鮮矣何則由不思之也惟不思可謂心之官曠其職矣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功與學相對其益大哉

孟子謂天爵人爵愚謂天爵者良貴也無官爵而貴無勢位而崇無俸祿而足矣如人受爵於朝廷則貴矣然是人之所進退非天之所寵異也君子求在我者故求而必得之小人求在外者故雖求之不可得然不知雖求之無益於得終身營營貪求而不休小人之所以長戚戚也

天下之物各有所長而不可棄如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夜猫之捕鼠此皆備用之物雖至賤聖人不能棄之況於人之有才行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庸才之人亦有奇智之可取是以君子之用人也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所以世無棄材而朝多良才也天之生人也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人是以亂世之所以不及治世者非人才之不足因有人才而不能用也

程子曰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篤信謂程子之治經不泥訓詁其解釋止大概自得其大意而已是誠可謂儒者之學也世間亦有好經書而治之者則往往以詳訓詁考同異爲終身專一之事業自以爲經術止于此不知其所好者乃文字之齊章句之末而非格物致知之學也苟爲學如此則雖終身從事于此不到窮理之功可惜哉夫爲學者將以知道也苟專治訓詁而不能窮理雖多亦奚以爲古人所謂買櫝而還珠者往往皆然程子言可謂砭學者之膏肓也古今學者之治經也拘滯于解釋而終身不得其意者多矣

人之稟性也各異不可以一律同之故曰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雖子弟卑幼之輩勿以其趣與己不同太督責其過失蓋教育於人之法不可急迫急迫則不順或至于忿戾怨叛此非才養不才中養不中之道故曰敬敷五教在寬然寬還非怠緩之謂也

學者平日有達生委命之工夫則其臨變也無畏縮失守之患而有確乎不可拔之操然雖聰明疏通之人其志操不堅確則不免有此患然則不可無平素之工夫

程子曰人之為不善只為不知愚謂頑民之甚甚為不善猶赤子之入井飛蛾之赴火然所以不可無教戒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且吾邦民俗本自質樸間教則易信從唯恨在不知學而已

許魯齋曰如周成康漢文景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也不取其得夷狄也故亦不至於為夷狄所敗萬信曰明太祖恢復中國不誅元順帝而送還於胡國此亦成康文景之意能知治夷狄之道也

天下之理一定而偏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如四時之變化而推移是也以人事言之譬如遠征人以日日行行為勤然而晝夜不休則勞倦而不能達于遠故晝往夜休晝往之中亦有時而休則雖日日行行然無勞倦而不能行之患是一張一弛之道所以恆而不究也

董子曰性者生之質是氣質之謂可為言性之本義也蓋性者一也然有以本然言者有以氣質言者夫子言性相近者雖主氣質而言之蓋氣稟言性者是性之本義也本然之性言理之一也氣質之性言稟氣之有萬殊也氣質之本然者理也孟子言性善乃言性之本然也天下古今之性其本然者其理一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理是性之本然也荀楊以下不知性之本然所以有異論也故程子直指性為理是言性之本然即理也所以明性之為善也雖然本然之性亦自在氣質之中而為氣質之本然非別有一物而為本然之性人豈有二性也譬諸水水之有清濁純雜者猶氣質也其清者水之本然也故水之本然亦在水之氣質之中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是指氣質而言性最為明白孟子稱性善惟於氣質之中言其本然

也非有二性宋季諸儒以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別而言之是有二性也非通論也

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南方多濕而有檳榔食之治瘴癘如此之類猶多而不可枚擧是天地之所以寵異於人也莪朮鬱金生薑紅蕉幽蘭頳桐蕃薯甘藷之類冬在圃中則根悉爛死矣人埋之於暖處則活是天地之所不能保護生活而有待人力而存焉此知天之愛人也厚愛物也薄夫天地之於人物也愛之之理則一而育之之分則殊其厚於人而薄於物乃自然之理也然則爲人者豈可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至厚乎哉

晉語曰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柳宗元曰文子乞死而得亦妄之大者篤信曰平重盛患父之暴逆而難之及焉欲先難死矣於此特詣熊野神祠祈死歸來而後卒世傳以爲美談此亦柳子厚所謂妄之大者可謂不知命也其死者偶然耳嗚呼重盛是恭敬慈祥之人本朝振古之善人雖清盛之暴逆亦恥之重盛在焉平家不亡然不知聖學誠可惜哉且先父而祈死可謂不孝也而其志則哀矣

人之在世也可恥者五寒餓之士轉死于溝壑者不與存焉爲人子者不孝而不順父母一可恥也爲人臣者居其位而素餐且不死節二可恥也爲民之父母而不能養其民三可恥也學而不能知道四可恥也知而不能行五可恥也

吳康齋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篤信謂是可以爲動心忍性變化氣質之法

王守仁示子姪曰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能無溺乎此言雖出于異學之人亦可取

周子通書二程全書學者須要反覆熟覽晩年熟讀而覺所得最多矣蓋孟子以後復無諸等之書尤可貴重矣明唐伯元纂輯二程全書之中切要者分門類稱二程類語然而往往漏泄其精粹者而不載如此者雖一句可惜也故吾嘗編集類語拾遺然近來覺所脫猶多矣學者只觀全書而可也

周子通書可爲自漢以下第一之好書蓋諸子之最粹

也張子之言氣象雖非偉語意淳厚其學亦可謂正大光明也如西銘一篇前人之所未發大有功于聖門然其餘正蒙諸説之中間有與程子所説異者學者須更加精密

程子之言氣象渾厚語意簡深其立説如規矩準繩可爲學者之法則朱子之言氣象平直語意詳明其立説如夜行之燈燭迷者之指南可爲學者之明證二子之出雖異時然其道之不異如合符節蓋朱子之學宗二程者也如經説雖間有不同者寡矣蓋訓詁之較異不害其道之爲同

莊子述六經所載之要旨韓子言易詩春秋左氏之文法皆先正之所爾道也韓子自是能傳其言當如是如莊周是方外之徒其言有理如此可謂奇才也夫有才則雖小人之言曲學之説亦能有理是君子所以不以人廢言也如東坡諸説亦然

君子貧而富賤而貴不過而無悔貧而富者言知足而不貪安閑而自樂也賤而貴者言仁義忠信樂善而不倦天爵在我也不過而無悔者言知命而不怨尤也且閑暇而無事身常安樂亦由不過也

好惡不正是所以人道之廢也好惡正則人道立而行焉好惡之正與不正其所繫大如此

君子之心如青天白日之無蔽昧然其與乎不可測者以德之深厚也猶水雖澄明其積深者渺而難測小人之心如頑雲陰霧之不晴明然其淺而易測者以其心之淺薄也

人心之霊微不可窺測衆人之毀譽不足盡信吾人之知識不能明察是所以知人之難也

威儀文辭末也表也可爲輕仁義忠信本也裏也可爲重夫仁義忠信固當努力而威儀文辭亦所當脩飾也何則仁義忠信威儀文辭雖有內外本末輕重之異皆是吾人身上可有之事不可偏廢君子之道兼內外本末而可稱全備也

報恩之一事人道之所宜勤也史記三本之語共子民生於三之言宜顧念之夫以天覆地載父生母育君養教師導是皆於吾有罔極之恩豈可一日忘之哉其雖皆知報本若忘恩背德者不如無知也學者須常念所以報君親與天地聖師之恩其忠孝順事報德之志不可一日怠廢也如君父師之恩聞亦有親知之者至于天地聖人之恩蓋知之者極少矣學者之所當不忘也

感恩報德之事君子之所厚而衆人之所易忘也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人必忠孝誠哉此言也忠孝亦是不忘君父之恩之道也世人受人之恩而不知報之反負之者多矣如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讒子胥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之類且衆人受恩而報之雖或厚之於始然或薄之終是衆人薄俗之通情也竊謂感恩與忘恩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知恩與不知恩是人與禽獸之所由分也故簡子曰唯賢者而能爲報恩夫受恩不忘者君子之事也忘恩負德者小人之事也學者其可不用心乎

人有忘恩背德者其人必事父不孝事君不忠何則忠孝亦是報恩之大者也苟無報恩之心何忠孝之可爲耶君子百行之中報恩爲大人若有忘恩其餘不足觀也已是學者之所當自省而察其有無也夫爲人而不能事天地爲子而不能事父母爲臣而不能事君爲弟子而不能事師受人之惠而不能報皆是忘恩負德之人不可長也唯信義而有守者受人之恩而能爲感如柔懦而無守者雖有悅恩之心無感激之心故不能報恩

人之生質有蔽有偏故學術亦有此病蔽者其害猶淺而易開開則明也偏者其害深矣確乎難開固滯而成癖不可挽回故偏之爲病甚於蔽古今之學士雖英才往往學術偏僻而不移者多矣近世之學者拘舊習阿所好而成癖終身不通悟者多矣

事親以愛敬爲本所施愛敬其實只在能養之養之之道有二在養志與養體而已二者不可闕一而養志可爲重養其志者在令樂其心而不憂而已然而能養而不敬者夫子之所戒也

愛敬者凡接人之心法非啻施之父母而已雖隨貴賤尊卑長幼親疎之等差而待之各有厚薄隆殺然不可不以愛敬之心待接之苟於卑幼貧賤疎遠庸愚之人微有簡慢刻薄之心是乃不仁無禮可謂傷損吾天性侮蔑吾人倫也

聖人全體於天地之心天地生物之心與聖人仁民之心其理一也其量亦同也

愼思錄卷之二終

愼思錄卷之三

貝原篤信編錄

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篤信竊謂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天地別無心別無事爲只以生物爲心且以爲事而已矣故能見天地生物之理行于四時著于萬物而有默識之者即此知道也程子之言可信天地生物之理人受之以爲心所謂仁也溫和慈愛便是天地生物之氣象也

愛惡二者人情之大端也愛惡正則道行矣其有偏愛偏惡者是私意之所爲所以心之不正而道之不行也衆人之愛惡多出于私意故愛不可愛者因私昵也惡不可惡者因私怨也所以道之不行也夫愛惡正者循理者爲君子愛惡不正而悖理者爲小人身之修否家之齊與否世之治與亂皆繫于愛惡之偏正而已正愛惡之義大乎哉

量力而動知量而言是智者之所爲所以言寡尤行寡悔也苟不量力而動不知量而言者不免尤悔

天之降命也有善惡禍福二者之分善惡之命者因稟氣之清濁純駁故有賢知愚不肖之異然其機在我可因學而變化變化之則愚者可進明不肖者可進賢故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禍福之命者因稟氣之厚薄豐歉故有富貴貧賤之殊然其命在天一定而不可變化順受其正不可徼倖而求得故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是知命之所以有二理也

聖人之道本自分明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本且簡易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然世鮮知之行之者何也蓋因無教無習也

朱子纂輯古昔聖人教人爲學之遺意而作小學書以爲幼學之軌範凡天下之事當慎于始是以初學之要以正趨向循規矩爲先是古人所以有小學之教而所謂蒙以養正聖之功也夫小學之書是做人之則修身之大法備焉然則豈啻幼學之所當從事而已耶抑亦可以終身朝夕循守而不廢凡初學之徒先從事乎此而正其趨向循其規矩則庶收放心養德性而他日所以多見多聞之應

於天下國家之事物之基本於此乎立矣苟不如此而徒溺於口耳之習放浪于規矩之外豈可爲君子之學乎毫釐之差尙爲千里之謬其始不可不早辨

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蓋衆人不知故天下莫能容是可爲君子若衆人而知則亦衆人耳何足以爲君子哉凡君子之所爲俗人必誹笑世之愚者不知故隨而和之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爲小人誠不知也又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故愚俗毀譽不可妄信況可爲欣戚乎苟以愚俗之毀譽爲欣戚者當見其識趣之卑陋而已豈特君子之道若是而已哉雖雜藝亦然如昔人稱郢中之歌其曲彌高和者彌寡其曲之高者衆人誠不知也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亦此意而已

凡君子與小人之所由分固在好義與好利之間且至於衣服器物與雜藝之所好惡亦各有不同小人之所好每在淫靡與鄙俗君子之所好每在貴良與典雅觀其所好惡而亦其君子小人之分見矣好惡可不愼乎古者天子巡守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亦此意也歐陽子曰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世俗之於子也往往溺愛而昏迷無知其惡常遮掩其子之過惡而護之也厚矣是以養成驕惰之性而不悟且雖與無賴小人親暱而不禁故其性日以鑿矣放僻邪侈無不爲已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遂陷於罪惡而臻不能保其身哀哉

二程子之母侯夫人曰子之所以不肖者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此言信哉凡人子之賢不肖母之養成者多矣

大凡世間萬事須思其本初而不忘居宮室則思穴居野處之時衣布帛則思未有麻絲之時食穀肉則思食木實之時喫烹調則思不火食時居安樂則思病苦之時居富貴則思貧賤之時食嘉穀則思稼穡之艱難煖衣則思織紝之功勞如此則其欲易足其樂易生而驕奢淫逸之心自消矣

隨人爲毀譽者昔人譬諸矮人觀戲場以其無所眞見也凡非知人端的則不可隨人而輕

爲毀譽不然則不過者鮮矣

本邦風氣淳美可爲善國也稱爲君子國不亦宜乎然上世草昧之時禮法未備無衣冠之制被髮左衽娶姉妹姨姪爲婚之類不可枚擧迨中葉通道於中華有所觀傚而變其舊俗者多矣其載國史者可考也然則本邦有衆藝獨立不臣服于中華然資用於中華之風教者多矣可謂匹國不可不知其所本不可貴不可輕慢

蓋是天地所生之物養民之具而其所生有限不可安費乃其志驕奢而妄費耗者必不能救貧窮甚重于彼者輕于此其機常如此必然之理也

問古今有人鬼爲厲者何哉答曰若人有氣魄強壯者而被枉死其氣未能速消散者其魂猶能爲鬼而作淫厲者亦間有之左傳昭公七年載伯有爲厲殺駟帶又殺公孫段國人懼子產立伯有之子公孫洩及良止使有宗廟于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又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能爲鬼不亦宜乎且周春秋日則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日中杜伯起於道射宣王而死[illegible]信曰是火識煙燈之理不可謂無此事倭漢古今往往有之而久則滅熄者其厲氣之所鍾漸消滅而盡耳子產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之說有旨哉

飮食聲色皆資體者所以養身復所以病身也蓋用之中節則養過則病焉用之者所以貴愼節之也

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是長者之所以得人心也漢書曰項羽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愚謂是忘舊惡之事乃羽之所以失人心而亡也如本邦近世英雄猛將之亡亦由偏士與不忘人之舊惡也已

權有大小大權非才德大備者不能也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置周公之誅管叔是也小權如嫂溺援之以手是也是常人亦可行之學謂常人不可行權亦未是又皆德非聖賢有行大權而中理者如霍光廢昌邑王是也方此時如自以謂德非聖賢不可行權悠悠失時豈可爲大臣乎

李忠定公曰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爲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illegible]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蓋桓皆深根固本爲不拔之

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苟彧勸以先定兗州唐高祖之起大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漢高光武爲法乎至於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今案兩漢魏唐之起皆先定根本之地而據之而後發兵制敵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所以創成大業也

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愚謂倚伏之理隱微而難見可畏之甚也是衆人之所不知智者之所獨知也盧子諒所謂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及塞翁之所豫言亦皆此意而已

朱子曰好人難得好書亦難得愚謂朱子之言豈不然乎賢者以下其言不純正者信多矣學者讀諸子百家書者須取其長舍其短庶乎爲得讀書之法苟不察其好否槩乎玩讀者可謂迷也

晉張華之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遂爲趙王倫孫秀等遇害本邦菅丞相之在槐位以辛酉運當變革三善淸行奉書諫之以避位公不從果有西府之貶遷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是君子之所以嘉尚也

戰國策曰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篤信案本邦毛利輝元素領中國八州豐臣秀吉公語輝元之叔父小早川隆景曰吾將以筑紫九州易中國八州如何隆景答曰九州比之八州爲甚廣濶恩惠幸甚然今輝元所領之八州皆是彼祖父元就以經略勤勞所獲之地也不忍棄去且八州尙過大況易之以九州或後日君意生悔吝亦未可測願無移易則其荷恩益深秀吉公感其不忘本而且其所答之誠實遂從其願是和漢同日之美談也

家姪好古病危篤時示之曰吾子之生死未可知也而得爲人得爲男子得爲士而有祿得父母俱存且人生有未免襁褓而早夭者吾子今旣近于强仕之年不可言凶短折況讀聖賢之書通和漢古今之事著書數部播名於四方乎嗚呼其爲幸亦大哉榮啓期之三樂奚足以爲羨乎旣有義子則父母之養亦豈患不給乎人固有年至期

者、於其存人也不學而類愚韓子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耳漢書曰其長生耶凡天地之間有盛必有衰有始必有終有長者有短夭者皆是天之所命各有分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人之常道也豈可奚耶觀明可盡便宜盡無復遺多慮又曰樂夫天命復奚疑可謂達者之言也君子存則順事沒則寧此乃事天之道修身之事蓋歸盡之際君子一生之大事一念不正則一世之功悉亡最所當愼也故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此聖人之教戒也故以告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仁義便善也忠信誠於爲善也苟誠爲善非樂之亦不倦則不能久而不厭也樂善不倦者是誠於爲善也

孟子之言天下之理非聰明則不可曉悟故昏昧暴閭之人非所得而知也然作聰明之人復多偏僻非作自聰而不好問則不能取於人以爲善所謂自用則小也豈若舜好問非合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之徒故聰明之人亦即傷蔽塞學者自謂多矜高而藐御逾之亦可也

經史子集之外有小說之書其類書也唐世宋士之所記而唐孔多矣不可枚舉其中可者固多矣又可以備參考不可盡廢棄然其所記之中街談巷說撰細瑣碎之事神怪奇異之說亦居多矣如此者於經史無所補益所無所補無之無所關乃無用之贅言也學者須選擇而去取之俗情大率好奇異厭平常是以捨經史而不讀特好小說之書者多矣然益而有損非正學也

知人莊雖若能詢謀周悉察詳密而不信讒佞不徇愛憎之私是知人之道也庶乎寡過寡悔一時一曹同于他人之毀譽與吾之好惡而妄爲褒貶爲事情所以多過誤也

宋人和凡曰開有家者當未壞也豈偶當開家道之始子弟婦女奴婢之輩其志意未變亂之時爲主人者能嚴家法以預防淫逸戒放縱禁欲覺則無變亂之患所以無後之悔也苟有家之始姑息寬縱而任家人所欲則不至變亂者寡矣既變亂而後開之則必至傷恩失義無不悔者故始不開終必亂矣若夫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亦此意且蓋禁未發之前防民所淫凡事愼始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末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故

防閑之道必須於有家之始。坊記亦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坊記之説防民亦猶家人之閑有家也防閑之道有益于人如此閑之義大哉

爲人之父兄者可擇子弟之所嗜好而早誡其淫僻不可姑息而縱其所好是乃閑有家悔亡之道也蓋恣淫者必好僻苟陷溺之久則雖戒之切扞格而難入不可不早戒

綱常倫理天下之常經也亘萬世通四夷不可變易若夫禮法制度有古今異宜華夷殊俗隨時隨處而不相同者自然之理也故天下之事固有可行於古而復可行於今者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有可行於中華而復可行於本邦者有可行於中華而不可行於本邦者古今華夷之異宜如此然則今之制行者須斟酌於古今華夷之宜與否而去取之是可爲知時宜也苟不測時俗土地之所宜妄執中華之古禮欲行之於本邦之今世譬如不知舟車之異宜於水陸裘葛之殊用於冬夏固陋之甚也是道之所以難行也

闕里誌載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木主祭可也丘瓊山曰塑像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闕里誌曰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

或曰本朝於皇后不稱崩只曰薨如日本紀書垂仁帝三年十二月皇后日葉酢媛命薨敏達帝四年皇后廣姬薨之類是也篤信按皇后稱崩昭昭乎中華諸史且續日本紀書廢帝天平寶字四年六月皇太后崩扶桑略記亦書皇后崩者多矣江家次第二十一卷目錄書后崩東鑑三十三卷書暦仁二年去年宣秋門院崩是皆可爲得之矣日本紀稱皇后薨者

未知何據或是偶然之誤歟

朱子曰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做周禮讀法遍示鄉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篤信謂今世若有人而以國字作樂章頗令古雅而易曉誦讀孝弟忠信人倫日用之道混之以古人之嘉言善行而爲歌謠教人令詠歌庶幾乎有補世教今之俗謠之中有音聲頗不淫哇者然而如其歌章與曲節不可爲教夫樂者可以移風易俗令人感化善惡皆然然則其聲音歌章不可不正

日本紀天智天皇十年置漏刻於新臺始打候時動鐘鼓始用漏刻延喜式陰陽寮諸時撃鼓子午各九下丑未八下寅申七下卯酉六下辰戌五下巳亥四下右日本紀延喜式所載如此然則本朝一日十二時撞鐘鼓晝夜各自九至四之數其由來也尚矣此數中華所書亦往往有之說者以爲七國時鬼谷子以此數作納音五行其數出於先天之圖而初非爲時鼓而作但以納音之所由出故用之而爲時鼓之數歟蠡海集所載十二支之數亦然以爲先天之數然則此數自中華所傳也篤信竊謂時鼓之數以九起端遂序計之過十則除之而用其奇晝夜各然蓋用老陽之數者取陽數之極而變者也陽統陰矣故晝夜並用之爲數其以子午起端者何也蓋子者陽之始也午者陰之始也

後漢明帝馬皇后援之少女也少喪父年十歲幹理家事勤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素好儉敎授諸小王論議經書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勅絕禱祀今按後漢書馬皇后好學誦讀其餘嘉言善行多不可枚擧可以爲後世后妃之軌則女中之賢哲

後漢和帝子殤帝生百餘日卽位在位八閲月而崩然列于皇帝歷世之數案日本紀履中帝子爲市邊皇子市邊之子飯豐皇女登帝位是仁賢帝之女兒也在位未滿一年而崩不列歷代之數此和漢異例者也

漢儒無如董仲舒唐儒無如韓退之自孟子以來至于五季以儒名世者不爲不多而尊理學正道術者特此二人而已如韓子固不能無疵瑕然不可以此掩其大德左傳曰吾不以一

青掩大德斯言宜哉凡論人如用材不可以寸朽棄連抱之材

雷因雨而發無雨不發夫雨者地氣之蒸上而下也其蒸上者火氣也故其在天上也水中包火是以動而鳴習昔人喩之以爆竹與燒栗之發愚謂此比喩未切何也爆竹與燒栗一爆而止如雷動則不然譬如以燒刀淬水中其水激發而不止火氣消而止

張耒著四忌銘曰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然未說所以忌之篤信謂著書早則多誤而有悔若流布於世間則後來不可收拾處事擾則亂雜而無章不能濟事立朝巧則非忠實之道或遇禍害居室多嗜好則傷財賊身是所以忌之也

師尙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篤信謂所謂及其世者言一世而亡也本邦豐臣氏之起所謂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也故一世而亡夫不仁則天怒人惡故雖得必失之者天意人心之所不與也如足利尊氏之簒奪固可謂以不仁得之也然有寬宥容物之度以不仁守之者未至于如秀吉之甚故其子孫綿綿至十三世二百餘年其間若存若亡危亂不熄是亦天人之所以不與也

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愚謂古人曰立志要大取法要高又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

君子之道固不敢離物又不敢逐物夫逐物者放其心而不知求徇其欲而不知反所以失道也離物者去倫理廢人事非所以爲道也

勤儉二者治國保家之道也怠奢二者亡國破家之道也蓋勤業者不怠惰以失時儉用者不奢侈以傷財凡振古以來家國之興也無不由于勤儉者其亡也無不由于怠奢也者

富貴榮達之人以佚遊燕樂爲娛不知月花山水幽寂之樂意味尤深長唯貧窮不遇之人得享斯樂然知斯樂而享之者亦少矣況知道德之至樂者乎

韓詩外傳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愚謂後世大儒不可得而見得見雅儒斯可矣

古人云文人多窮歐陽永叔序梅氏集以爲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此論可謂當也蓋憂憤苦思者用心精切也故所作文亦好夫窮通有命文豈有能窮人之理乎

世有不學之人於此道也反無大害若有一人讀書而其學術不正其心術不善者爲此道之害也不小是以取士者不可不審

文子曰能欲多事欲少篤信謂能多者文武兼備學藝廣博以應有用也事少者操要守約以治廣衆處靜居安以待躁擾也

名者公器也是造化之所嗇不可專得苟徼當時之名者禍必至矣故曰避禍不如避名然孝經以揚名於後世顯父母爲孝之終且古人曰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眞名也蓋人有愛憎之私是以方其生時世之所毀譽不中其實者多矣古語曰公論百年而後定矣何也至沒後則以無愛憎之私也故當時之毀譽者不足以爲公論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亦此意耳是以得當時之名者不足爲貴而得後世之名者爲可貴而已然以後名爲志者是亦徼名也非君子之所貴君子唯勉其在己者而已當時之名固不可求而後世之名亦豈可有心求之乎張翰曰使吾有身後之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是輕身之言固雖與汲汲于後名者不同然苟不愼名節放曠而不檢身則其害亦爲不少不可爲達者之言也

司馬公曰正直中和謂之德聰察彊毅謂之才先儒以此說不爲當何也蓋聰察是知之事彊毅是勇之事是亦可以爲德不可爲才唯能爲聰察能爲彊毅者才也才是能行其德者乃心之力也

有薔惡於我者其爲害也小矣須宥恕而毋深治有戕賊於民者其爲害也大矣須深治而毋赦宥

人可有才而不可負才負才者無事生事穿鑿用智以是夸己侮人其害德甚矣大凡人之用才須如用財然用財之道方其有事時苟不得已則須發出而用之不可吝嗇方其無事時則須閉藏而不用不可發出于外苟發露于外而妄費耗則有傷財招盜之患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慢藏誨盜用才者苟發

露于外而炫燿則有累事夸己之患是不能用才而爲才所使也因負才也

先王之禱祠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起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祥應之矣由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何則有其誠則有其神其爲民祈福以太公無我之心宜乎有神明感通之理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者其斯之謂與苟祈己之福祿禳己之疾病禳之無道祠之無禮鬼神豈可感應而降之福祥乎

學者須知所可益知所可損知所可戒知所可守蓋遷善改過是所可益也懲忿窒慾是所可損也去矜字是所可戒也存謙字是所可守也此四者便是修身之要也

飲食男女宮室衣服財利器玩得之爲我有皆是耳目口體之所爲快而心之所欲也人身所欲不過此數者是雖人情之所不能無然貪之而無節則必禍害生矣其所快將盡而憂患忽至故曰快意事過必爲殃遜志齋曰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張文潛藥戒曰天下之理其初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禮曰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誠哉斯言也

多言尤害事敗德且不可乘快妄毀譽於人譽人過實者固可爲不知況毀人不中其實者乎毀人雖中非忠厚之道且爲招殃之基況不中其實乎

爲君死節之人皆厚葬而賞祿其子孫而存恤之賚賜及一族令國人慕效以死爲榮是明主良將之所爲也

學者有眞好道而色莊者有謙遜溫雅之氣象出于中心而無隱顯之間者且有居閨門之中與在于公庭其心事一般而無異者是可以爲眞君子

對不信道之人勿謾說道理譬諸飲食未欲飲食而强飲食之則豈啻厭惡之而已哉反爲病患也多矣

正蒙云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因知記云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卽無此理安得死而不亡者篤信謂宋儒以性爲理曰

爲眞有死生理無死生是與異學所謂死而不亡者壽同意羅整菴此說可以破異學之說又可以解學者之惑張子正蒙之中猶有可疑如此者何也豈偏僻之爲害也非雖賢者難免乎

錢啓新涵記曰以齒自處亦近驕亢篤信日以齒驕人亦與以富貴驕人同夫居鄉黨固當以齒爲序以是施異姓則不可也

學者讀尚書論語而玩味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所立教以律宋元明諸士異學之說則可見彼詖淫邪遁偏黨反側之說與古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合然則彼輩非聖道之正派可知而已矣此乃不得求是編困知記學蔀通辨四書存疑四書語錄等後儒之辨說而自分明蓋以古昔聖人之言爲則以是論後世學術之邪正猶持權衡以較輕重食五穀以較稊稗其是非曲直美惡無所逃而已然則考諸往聖而不謬者是可爲聖學之正派

士大夫之妻若無子則買妾如王公雖后夫人有子復多妾所以廣繼嗣祚承于祖先也若夫好好色愛嬖妾者特是從一時之情欲而已然至有兒息則大小大事所以上奉先祖百世之業下垂子孫百世之統也可不重乎須愼擇於良家之女取性行端潔者不要特取容色之美如卑賤之子姦凶之女不要取之凡富豪之家買妾則必不擇於父家之良賤與性行之善惡唯容色之選求是以母儀不正而生子不肖者多矣

朱子如說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則先知後行說論語先博文後約禮說中庸性道教以戒懼愼獨爲存養省察之工夫及說西銘爲事天地之道此等諸說聖人復起恐可不易此言也

靑箱雜記曰張齊賢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本邦平時賴作和歌百首以爲規戒蜷川親當亦作和歌二百首而爲箴諫然此二人皆無學識故其詞鄙俚其意亦可者鮮矣有志于世敎者選古歌之意義可者又別作和歌以曉兒女及卑幼之輩亦庶乎有益于人

世俗以他姓之子弟妄養而爲義子後來其子以非其所生往往不孝順者多矣其義父亦以無天性之親不恕其小過督責之刻薄不勝其怒終至父子相乖離而兩家結怨苟不得已而欲養親族之子弟而爲嗣則待其年稍長而能察其性行然

後養之爲子庶乎無後患不然則不勝其悔
者多矣可不愼乎如無親族子弟之性行佳者雖
絕後嗣亦勝乖離者

學者之家雖貧困然藏書之多者可以爲清福也朱
子書藏詩曰箇是儂家眞寶藏猶不可羨滿籝金是
淸福者優於不能讀書而財多者

陰陽無物不在一氣之流行爲陽凝聚爲陰長進爲
陽消退爲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溫熱爲陽凉寒
爲陰生長爲陽收藏爲陰動爲陽靜爲陰木火爲
陽金水爲陰晝爲陽夜爲陰明爲陽暗爲陰仁禮
爲陽義智爲陰鬼爲陰人爲陽鬼爲陰神爲陽
以淑慝之分言之善爲陽惡爲陰君子爲陽小人
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

兄弟有伯仲叔季之序日本古昔伯稱太郎仲稱次
郎叔稱三郎季稱四郎近世其稱顚倒失次序
兄稱十郎弟稱五郎之類往往皆然有志于正名
之士宜復古制是亦正名之一端也正其名而天
下法定矣

凡其爲人也口多毀譽者其所是非雖中于理終
是非君子之事況不中于理者乎只胸中涇渭別
口頭毀譽鮮者可爲良士也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稟性亦然若夫原性之本
然則無有不善所謂理一也至各成其性則
不能齊一有淸濁粹駁厚薄剛柔明暗敏鈍其高
下品格或相什佰或相千萬所謂分殊也欲強一之
則不可也

大凡戒人教人之道宜以漸而寛然不可倦怠今
人之教人也不急迫則倦怠此二者非爲教之道
孟子曰才也養不才中也養不中養謂涵育薫陶
之功無間斷而俟其自化也如是則無急迫倦怠
二者之過失所謂敬敷五教在寛是也敬者不
倦怠也在寛者不急迫也是教人之節度也

韓魏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又曰知
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又曰大凡使人爲善
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韓魏
公務容小人善惡黒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
篤信謂處世之道宜如此如子弟輩固不可不
嚴戒切導然教人以漸以豫防爲善凡教人之
道敬且寛之所以得宜也忿怒譴責所以不心服
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可爲教誨之良法也

孟子曰才也養不才中也養不中蓋養者猶漑養草木即在寛之意也

程子曰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愚謂財者爲善之實用也不用財則善不盡行焉譬如種植不用漑潤培養之功則無滋潤之益故用財而後人蒙其惠惟可爲善苟嗇用財則如項羽待婦人之仁雖言語呴呴人不悅服矣誠者爲善之本也無誠則善不徒行則如種植無根柢雖培養之無益故有誠而後善可施人人亦信服苟無誠則雖以温顏遜辭接人然人不得而信之程子此言豈敢欺我乎哉

人有才能善行誠是美事然自衒而誇耀于別人則招彼之非笑而却喪其才行了方見其器之小若不養露于外而自韜晦于中則其才行亦大且在於中必形於外苟積之久豈憂才行之不顯著乎

人之在世也必有愛憎之私是以有褒譽過實者有毀言爲寃者所以人之毀譽往往不當理者多矣毀譽不可妄信古人曰公論百年而後定又曰蓋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豈不然乎己之毀譽於人亦然夫人誠不易知故知人帝堯亦難之況庸人乎苟因一事一暫所見聞輕毀譽於人往往不中其實而不謬者鮮矣是不知之大者可恥之甚也人豈可遽爲毀譽乎

衆人恃其有小才而求於見知人是以其心曲急迫不堪其躁進是徒知僥倖於名利而不知安于天命孟子說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可以爲說人之法夫才不才在己知與不知在人於己無加損何動于中之有今也人知之則意氣揚揚喜色顯于外人不知則必曲戚戚憂色發于面可謂其器識褊小也

孔孟之立教也雖有其言不同而其道卽同也孟子之言皆是所以發明乎孔子之道也其所以不同者蓋時然爾或又聖賢之氣象不能不殊也

西山心經所載卽是堯舜以來歷代聖賢相傳心學之最要者而與彼陸王之所謂心學者異矣學者平日誦之玩索而有得焉則雖一編之小冊子終身用之而有餘

眞西山心經贊簡信按文選註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云

云然則此贊當以在篇末爲正

敬齋箴尊其瞻視篤信謂此一句本出于論語竊謂其字指我身瞻視二字亦屬我而不屬人是謂嚴正吾之所瞻視蓋無淫視無傾姦而端正目容者是尊其瞻視也非謂可尊嚴吾容貌而使人生敬畏也折旋蟻封所以形容擇地而蹈之敬也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此二句非指敬之效重總括上文而又謂其工夫也弗違者言不違理也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此本于張華女史箴曰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史記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愚謂世人之毀譽往往如是凡毀譽於人者當如以權衡計輕重可以公心平直之不可以私意輕重之然則毀譽於人者可不愼乎若抑揚之太過則所毀譽失其平實而不誤者鮮矣

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敎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愚謂恭默思道是聖學之功夫思曰睿睿作聖是愼思之所以通精微也迨其工夫專一而久必有自得者如有神助然故曰鬼神敎之

古人說學字有兼知行言者孔子曰不如丘之好學曰我學不厭曰有顏回者好學之類是也其餘往往以致知一邊言者居多矣論語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曰學而知之者次也曰多學而識之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中庸曰博學審問孟子曰博學詳說易曰學以聚之之類皆講習討論之事以致知言古人之學固以行爲重然非先知之則不能行故古人能知者必能行之明陳剩夫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篤信謂古人說學以知一邊言者多矣又有以行言者宜隨處而解

本邦古來忠臣孝子廉潔高行者不少雖澆漓季世亦然矣無文士之能記之者往往埋沒無聞者何可勝計耶此爲可憾耳

大凡格致之工夫其目有四焉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也此四件闕其一則不可也而以博學爲規模非博學則雖欲審問愼思明辨然因陋偏狹而無所施功竊謂審問屬于博學明辨屬于愼思然則爲學之道其要在學與思而已故論語曰學而

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非以學與思相對說乎夫博學審問二者求於人也所求在外愼思明辨二者求於己也所求在中故雖博學審問然不愼思明辨則其所學徒在外汗漫而不能自得于心後之學者博學者或有之然不能格物致知者豈非徒事博學而闕愼思之功夫之故乎故博學審問是開初發功之事愼思明辨是成終收功之事且所學汜濫則駁雜而無功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六者則格物致知之目而博學之序也博學者學之而已是循序漸進而自本往末自近行遠者也然則古之所謂博學與今之博學異矣

邵子曰人之心卽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也可不愼乎邵子意謂人心亦爲有天地之神此與詩所謂上帝臨汝之意較異者以在天與在人之異也其實在天與在人無兩般人心之神明卽天神之在我者天地之神與人心之神明本自一般只有體識與各具之分殊而已故人之自欺卽欺天也豈非可畏之甚乎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吾心性卽是天之所賦予在我之天也存養於在我之天與事上天無二理無二事也

抱朴子曰玄蟬潔饑不羨螗蜋穢飽愚謂是言君子所以安貧賤而不貪富貴也

家禮曰立春祭先祖程子曰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語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已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又曰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愚謂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不能遍擧盡祭故只擧其始終設二位而祭之以統其餘與所謂自始祖下之第二世者乃始祖之子也己身已上第六世之祖者乃高祖之父也

家禮曰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本註云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愚案喪大紀曰五月三月者比葬食肉飲酒開元禮亦曰諸齊衰三月既葬食肉家禮謂成服之日五月者飲酒食肉未知其爲何據

母沒則父爲祭主古之禮也今也父不知祭禮則其子可爲祭主而祭其母乎不然則不祭而廢乎子道爲之如何苟父不爲祭主則於母神主當書之如何恐父在時難書孝子某奉祀二者請問

于父斟酌於時宜惟可也

禮曰祭者不欲屢屢則瀆夫忌日一歲一日而已如今倭俗每月稱忌日素饌薦奠固非正禮故先輩有乖世俗而不行月忌者竊謂本邦元來無三年之喪雖古制有期喪復廢此禮久矣是以孝子之心不能安如月忌雖非古禮然國俗所同行自幼習之既久矣不忍遽廢姑從其厚而同俗亦可也苟斷然而廢之不行恐幾乎忍刻

大王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以土地言之如以飲食不節而害其身者言之亦然蓋飲食元是所以養人者苟徇口腹之欲而傷害其身亦此以所以養身者害身也且以此理推則君長之於衆民亦然國家之立君長元是欲養民也苟爲君長而賊害其民是以所以養民者害民也

本邦古來無鞭朴捶楚之刑有罪則斬之苟擇罪之輕者刑之以笞杖施之以肉刑則免冤殺者多矣

朱子大學或問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又曰人之理不異於己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愚謂此言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所以心之爲明者因知物之理也苟不能格物則此心只是蠢然頑物而已何以可開發聰明致其知耶

君有當忠之理父有當孝之理子有當慈之理此則在物之理而吾孝之忠之慈之者此在我之理也此雖物我一理然亦謾混同只曰一理則恐於一本萬殊物我體用處猶有所未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在物在我之異也雖然在物之理與在我之理通徹無隔在我之理亦合乎在物之理則豈有內外彼我之別乎以理爲偏在物是告子義外之說也以理爲專在心是陸子遺物之學也謾曰只一理亦冥然不明亂雜無章只說以物我爲理一分殊而相爲體用者恐爲得之

天下之理得中爲至學者當以中爲準的然得中尤難苟不能得其中不若過厚之爲優也蓋躁進孰若乎廉退之過懈惰孰若乎勉强之過驕夸孰若乎謙遜之過故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

實其思也審哉

存養熟則省察之功自省。力乏存養之功深則私意之發亦自少。惟知責元氣厚則疾病之生亦自少也。克己之功亦以審幾防微為要。防其微則用力寡而成功多矣。防其著者反之

聖人有動靜之復、而無善惡之復。衆人雖汩於私欲、亦有善端之發。如乍見孺子將入井有惻隱之心。是乃衆人之復也。雖小人困惡之至、然有一念悔悟、亦是復也

鳥之欲飛者必伏。獸之欲搏者必屈。尺蠖之欲伸者亦必屈。人身夜寢寤則朝日有力。天地之運如冬間寒氣嚴凝、則伏藏其陽氣。到來春、陽氣大發暢生物繁茂。如冬間溫煖陽氣發洩、則到來春發生之時精氣消耗。所謂不蓄聚則不能發散也。是以君子平日無事時節養精力、以待有用之發動。如潛龍之在初九、所以致飛龍在天也

君子之學要也常好淡。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美食濃厚則久而不厭、且有餘味。若甘膩則不久而厭、亦無餘味。淡好甘而苦則厭未盡。百變既生乎

智之明暗固由氣稟之清濁也。然如智之小大復必由所見聞之廣狹。蓋見聞廣則其智亦大、見聞狹則其智亦小。故欲大其智、則必先廣其見聞。廣見聞之道無他、在讀誦聞而已矣。而讀書之功最居多矣。朱子曰、未有耳目狹小而其心智大者也。然如廣博于雜學、則不能開明心智、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

天生一世之人、亦必生治一世之人。故歐陽子曰、時不乏人、而患不見之不博也。然則為人君之道須博求賢才而任之。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蓋為此而已

在朝廷公所、並於衆會廣坐之中、則雖衆人不能為放恣。唯在閨門之中、恐自敢放。人之行多若內行不慎、唯於外邊而謹厚焉者皆為虛飾。故君子之道慎內行為先。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學者用功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篤信聞學者之治六經也須專一。故曰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夫農者用功於種藝也貴專一。專一乎此則謂之良農。苟不專

一則秋稼不能豐稔。學者治六經者亦然。故用功於六經專一。謂之善學。夫學功尚專一。其功效尚自得。不專一則迷多岐而不能直遂。不能直遂則亦不能自得。何以爲學乎。若夫出入於諸子。涉獵於百家。是治六經之餘事也。猶農者之爲陶冶爲漁獵。非儒者之所爲專務也。

蘇子美曰。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得精良。此亦人生一幸事。而得此樂者亦少矣。誠哉此言也。古來文士多薄命。雖中華亦然。況本邦乎。書生之居室。若得此樂則苟完矣。亦可以爲淸福也。

朱子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蓋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之類。天命卽是性。率性卽是道。是所謂直爲也。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未發者非卽是中。以其未發之時其心不偏。故名之爲中。發而皆中節者非卽是和。以其已發之時不乖戾于理。故名之爲和。所謂名之也。謂之與之謂。其意自別如是。不可槪乎混同。

君臣之間。嫌疑易生。愛憎無常。故雖寵遇深厚。不可恃也。其賢如光武。其智如馬援。猶不能保其終。況他人乎。古來人臣不知此理者。一旦登崇級。則負寵恃勢。知進而不知退。不傾覆者鮮矣。

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塞人所以自塞也。蓋言存人則人亦立我。塞人則人亦塞我。譬如父慈則子必孝。君仁則臣必忠。父不慈則子必不孝。君不仁則臣必不忠。惟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是卽感應自然之理也。夫君子之存人也。非爲求自立。猶君子之事親而爲孝者。盡在我當爲之道而已。何有意于求父之慈乎。蓋亦特言其有自然之效而已。凡言效者。所以勵中人以下也。如君子之爲善也。不汲汲乎此。

本邦之民。素無學識。而信生死輪廻之說。且好奇異而厭平常者。俗人之通情也。是以好邪術而惡正道。此所以天主之教易入易迷。而聖人之道難曉難明也。苟非有嚴禁重刑。則闔國之人咸爲彼見陷溺必矣。然則本邦盡爲妖邪之徒。固道之賊。其害不可擧而言。豈特被髮左衽而已乎哉。近世奉彼說者。以豐州之牧大友宗麟爲最先。於其所統領之州郡也。毀宗廟。火神祠。殆已滅而盡其餘。宗彼教者之所爲。往往皆知。是昔使天下之人皆不禁防之。而任其所爲。則吾邦振古以來所建之

宗廟社稷及後世所祭祀海內之神祠殫盡而無餘矣顧有明君之禁防而天下後世免陷斯禍民長受其賜豈非億兆之大幸哉定知此禁防嚴制至于萬世不可有改變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者此之謂也

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所謂爲己而學者欲修己而成身也爲人而仕者欲治人而利國也後之士人則不然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所謂爲人而學者欲人之知己也爲己而仕者欲利於身也故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於人後之士人窮則憂戚怨尤達則驕奢淫佚夫君子之所爲窮通皆有志斯道小人之所爲窮通皆有志其利此乃舜跖之所分大凡君子與小人其所爲每相反者職此之由也

天氣有清濁地質有剛柔天氣變動而不息地質一定不移故變化氣質之道濁者或可發而爲清焉柔者不可變而爲剛唯有變其剛惡而爲剛善變其柔惡爲柔善之理耳此乃可謂雖柔必強也

蓋世事傳于拙莫傳于巧爲禮寧傳于儉莫傳于奢爲學寧傳于陋莫傳于雜

世儒以攝養保生者爲術者貪生之事只以冬裘夏葛飢食渴飲爲養生之道止于此然而死生亦大矣吾身所稟于天地父母者不可不保重然則保養守身之術亦不可不學何可爲術者之事廢之乎大凡人事皆有術獨養生豈可無術乎

後醍醐帝恢復之後朝政不正禪僧圓月上書諫疏可謂緇徒之俊者也其疏載于東海一漚集（彼僧之文集也）

或曰新田義貞若隨尊氏而得其志則反逆爭奪亦當如尊氏矣是以楠正成夙知恢復之叵做也故於湊川先諸將速戰死矣愚謂惡是何言也司馬公有言曰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生有過義貞之事君上也始終勤勞于王家未見謀叛之微兆何以知其必反乎是所謂於無過中生有過也蘇老泉作高祖論疑呂后之將反其意亦與或人疑新田氏之說相似蓋其執迹未見變其迹詐之深刻乎大抵事功之學攻人之論往往以利害爲主而不本仁義之正理故其說多慘刻讀之人可辨其當否不可妄信而謬迷之也

孔子畏大人者尊其有爵位而敬君上之意非畏其勢矣是不驕也孟子藐大人者不畏其富貴而屈辱之意非藐其人矣是不諂也蓋畏大人藐富貴道並行而不悖也大凡禮之用和之爲貴不可太促縮而令氣屈辱故說大人則須使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慎思錄卷之三終

慎思錄卷之四

貝原篤信編錄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道而已矣更有何物乎哉曰陰陽是與道相對何言只有一箇道而已乎曰陰陽亦是道中所備之物莫非道道者天地之主宰（以所統而言）陰陽之綱紀（以所經緯錯綜而言）萬物之根柢（以所生而言）人身之德行也（以所稟受與所率循而言）天地者道之郛郭也（以所在而言）陰陽者道之權力也（以運用而言）四時者道之流行也（以轉化言）萬物者道之形體也（以所寓而言）道也者所以主宰天地總攝陰陽化生萬物者也以其流行而謂之道以其主於氣而有條貫又謂之理其實道與理一也以有其所指異名耳此理爲陰陽之主而不相離理之有氣猶人之有四體故言理則氣在其中而不可離合蓋無無氣之理又無無理之氣理與氣一而二二而一可謂同而

異也故善觀理者就陰陽言之而不失其理由以理爲主也氣是理之運用理是氣之本主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就氣而見道可見道與陰陽決是非二物混同而無間也其混同無間之中有至理而主宰之如或離陰陽而言道或主陰陽而言道者非知道者也離陰陽而言道者如係風捕影此異學空虛之說也其言爲妄誕主陰陽而言道者知其糟粕而舍清醇也是方技術數之說也其言爲鄙陋皆此不知道之至理而爲陰陽之主也苟理會此意則合陰陽爲道固可也以陰陽爲器亦可也故明道曰器亦道道亦器苟離陰陽爲道則不可也蓋由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也

天運而不息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是乃道之所以變化流行而成其功也而此道必有氣而流行變化氣之所以流行變化者其實即道爲之主宰而萬化出焉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也道之中自有氣而具焉譬諸人身之必有四體苟無四體則不可以爲人苟無氣則不可以爲道氣不能無動靜於此有陰陽陰陽者道中之物也非在道之外故言道則統氣而在其中矣不可分析而爲二物古昔聖人未嘗以道與陰陽爲二而說可見理氣混同而無間道主于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然則理外無氣故曰天地之間唯有道而已矣更有何物乎哉

天統地地之內外亦是天氣之所貫通流行故偏言天則地在其中矣所謂天地之道稱之天道焉稱之爲天道者精言之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以其所在名之而已其實天亦道中之一物耳道在天而爲主宰故曰天即理也天地生而後道在天地故天地者道之形體也陰陽者道之動用也道非形體則無所寓非動靜則不能致變化行四時生萬物陰陽之所以致變化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以道爲之主也故道之外非有陰陽也

萬物者道之所生也萬物已生之後爲道之形體而道在其中而行焉

道者形氣之主也天地繇之而立陰陽繇之而行萬物繇之而生生民繇之而育焉天地陰陽萬物生民都是道中之物仰觀俯察則其陰陽流行萬物成性皆是道之所著見粲然上下察也智者見之而自得焉百姓日見不知

天以陰陽成造化之功天之成功皆是陰陽之所爲而已然非陰陽獨成道合之成也故陰陽謂之道亦可也謂陰陽爲非道亦可也何也則天非陰陽則不能生成所以生成者便因道爲之主宰也

或問天道運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流行生成之正而常者固可謂道之所爲也其流行之變而不正者往往爲災沴如夏寒冬溫日食地震之變不可謂道之所爲奈何曰天道之流行常在陰陽之所爲而陰陽之動靜有常有變其變化之間不能無不正如有四時之災沴夏之伏陰冬之愆陽之類是也陰陽之變化雖有時而錯亂差忒然天地之常者自若終不能失其常此因理爲之主宰也夫夏熱冬寒者常也有伏陰愆陽者非其常也常者天道之自然也變者陰陽之差錯也陰陽之運道爲之主而爲萬化之本原蓋非道則不能主宰陰陽而發育萬物非陰陽則不能爲之闔闢運動而行造化然其闔闢運動行造化者亦是道之所主也非陰陽爲之主也故天地之覆載陰陽之闔闢四時之流行萬物之生育皆是道之所爲也雖陰陽爲之經緯錯綜亦是道中之事而已矣蓋有道而陰陽立有陰陽而道行無道則不立無陰陽則不行故道與陰陽一而二二而一須是會于心而自得之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先正以爲理氣決是二物此欲後學之易曉也要之理氣不可分析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夫道器誠是二物然而明道渾融而說其義自分明況理氣本是不可分析蓋理必有氣氣必有理不可說離合不可論先後其以混同謂之一

物固可也以有主宰運用之異謂之二物亦可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皆是就陰陽爲言故舍陰陽則無道之可言道
因陰陽而見然陰理而說陰陽者術者之兩也指
陰陽爲道猶指天地爲道指聖人爲道以此
道之所在而言其實天地陰陽卽是道之所存而還是
道中所在之物也蓋以道爲主而言之則天地萬物
皆是道中之物以天地萬物爲主而言之則道在
于天地萬物之中而爲之主者也如陰陽則又非
天地萬物之比不可以同異離合言之故易以
陰陽言道者以此也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竊謂天卽理也陰陽五行之所以化生萬物者
卽理命之然也然則此天字以理言爲是此以萬
物未生時而言蓋天地有生理萬物資之而始生
道必有陰陽而具焉苟無陰陽則不可以爲道
陰陽乃天道生物之具也故曰以也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此以萬物既生時言蓋萬物之既成形也理
亦依舊而在焉是理亦賦也

或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信此言則陰陽亦是純粹
可無妖災吾子以爲天地之間唯有一個之道是
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道果有至理則不可有
不善無不善則災禍亦當不與然如陰陽乖戾寒
暑不時風雨不節晴雨不順淫雨大旱日食地震山
崩海溢之爲害或君子有禍小人有福之變皆是
爲天地之災禍陰陽之乖戾豈可謂之爲道耶然則
天地亦有不善乎答曰天地之道陰陽之運有常有
變常者正而變者邪也陰陽和風雨順寒暑時山不崩
海不溢者常也反此者變也自變而不正然皆是道
之流行者也不可謂非道蓋陰陽之流行便是天道
如陰陽則其變化無窮是以其行也有常有變其
常者正而有理其變者不正而差錯所以乖戾而失
序者然也故陰陽雖有時而乖戾失序天地之道正
而常者自若而爲之主宰故陰陽亦不能不歸其

正是以雖有陰陽不正之時亦不可謂非天地之道也明道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亦此意也譬之穀肉食之美者也而食之饐餲肉之餒敗者是穀肉之變而腐壞也不可食雖腐壞而不可食謂之非穀肉則不可也然則小人之凶惡陰陽之災沴皆是爲天理之變而不正者也天地之理雖爲陰陽之主然本是無心不能節制陰陽而使之適其宜是以不能獨成位育之功必有須聖人之裁成聖人有心而維持此道建中於民中則無過不及之理故中者聖人維持此道之心法也聖人繼天立極裁成天地之道以輔相天地化育之所不及導之而生養遂敎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焉天道成焉地道平焉天地自位焉萬物自育焉故朱子曰儒者之道必到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朱子皆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是以理與氣相對而謂之也蓋理氣雖不可分然不分而言之則其別不明故程朱之言如此其實器者有形之物此爲形而下者陰陽只有象而無形不可謂形而下者也明道曰器亦道道亦器蓋道器不相離然程朱欲說理之爲主于萬物故以陰陽爲形而下者而已蓋道爲至陰陽爲次焉其言不如此則道不明而已是不得已之說也

人生受命於天也有賢愚之命有禍福之命其吉凶禍福賢愚美惡皆是天之所命得之於有生之初而有厚薄之定分然非天有心而降之其所受命於天是陰陽變化之道而鬼神造化之所爲偶然而已然而天道福善禍淫者是本然之理非偶然者也爾陽過則爲大旱陰過則爲霪雨或大風洪水山崩川決海溢地震疾疫蝗蟲種種災害皆是陰陽闔闢之大過不及是所以天道無心而陰陽有變也天道至理本自善而無惡謂之善者生生覆育之謂然陰陽之變易雜糅無窮動靜無常是以災害有時而生是雖非

天理之正然是亦天理之中不能無者自然之理也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又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可謂深得此意也

天道流行化生萬物萬古以來生生不息覆育無窮所以至渥而無憾也然陰陽有災沴寒暑不時雨暘不順旱潦不節君子有禍小人有福者何也曰天道無心而有理無心故不能自成有理故生生愛育無窮夫四時有序寒暑風雨順時福善禍淫而不違者天地之常理至誠無息者也陰陽有災沴者非天地之常理是陰陽之變化大過不及之差而已天無心而不能自成故不能獨制其過不及必有待人力之栽成輔相而成其生育之功聖人繼天立極建中於民裁成天地之道以制其過輔其不及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以補造化之力所不及是以有心代無心也

或曰大易不分理氣唯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非聖人不知有理與氣之分然渾說而不分者恐有深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夫不舍晝夜程子說之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月則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皆渾融說何等分明宋儒勤分理氣爲二物恐可爲陋乎予答之曰夫子及程伯子渾融而說者固恐有深意然伊川朱子之分開說者亦隨時順宜是立教之道以義起者事勢之令然也蓋後世斯學不明不知理爲萬物之根柢故揭出理與氣分析而說若不如此則不知理之爲理氣之爲氣是爲何物故不得已而爲之分開而說而已矣且夫前聖所未言到後世漸漸詳說者多矣如堯舜說一中字而足至孔子說仁說義至孟子說仁義禮智說浩然之氣說性善皆前聖所未發堯舜唯說中至孔子說中庸子思始說中和此時變世態人心之所令然不得已之故也程朱恐後人之認氣爲理將理低看自陰陽渾雜故分開而說耳蓋

理是天地之道萬物之本根陰陽之主宰其至貴至粹非陰陽之可比故分析說令知與氣爲別物苟渾說則恐後人習而不察其理湮晦不分明故分開而說亦自然之勢不得已之意爲後學立教之道隨時爲宜固當如此是亦先賢之微意也後人非敢所可議如朱門末學之徒愈分析則愈紛雜惟取夫子明道之渾融而說者與伊川朱子之分析而說者各極其意趣以其異同而離合看則渾說分說各有微意如此則恐有益于講學學者幸不可執一而論

道與理一也雖天人之道非有二然以其流行謂之道者天之道也以其率性謂之道者人之道也以其條貫謂之理者通天人而言如易謂窮理孟子謂理義禮記謂天理是也以其與氣相對而無形象者故宋儒專說理字與氣對了近世異學之輩出以謂只可謂之道不可謂之理此亦固陋之甚不通時變者也豈知古來聖賢之說順時異宜哉如堯舜之盛世未有幾許議論唯言一中字而足矣至後世歷時愈久而議論愈詳到宋儒專說理字亦何害之有

道者一也隨其所指而義各異不可混雜有天道有人道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天之道也在天曰命是也成之者性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命之謂性是也率性之謂道此言在人之道既有人性而仁義禮智信五者備矣而對父子則有親之道對君臣則有義之道對夫婦則有別之道對長幼則有序之道對朋友則有信之道非道自性出而何也在天在人固一理而有先後本末之殊不可渾而同之蓋陰陽流行者在天之道所謂道之本原自天出是也人倫事物當然之理亦謂之道是在人之道自性而出者也在天之道自命而出在人之道自性而出然在天在人一道而已

得元氣者滋息失元氣者枯涸人物皆然如水是陰

類暑月可減而却滋益寒月可増而却耗涸者何也蓋水本陽氣之所化生春夏陽氣盛故水之生也多矣秋冬陽氣衰故水之生也寡矣醫家治金瘡産後陰血大脱者不以補血藥而用益氣藥蓋補氣陰血亦自生矣若專補血則血不生元氣弥虚耗而死矣故古人血脱者必補氣此與陽長則水自生亦同一理也

萬物皆生於一理之中故一理之内陰陽五行四時人物具焉天下豈有理外之氣理外之物理外之事乎譬如四體百骸具而可爲人苟闕其一體則不可爲全人説命謂股肱惟人苟無股肱何可以爲人蓋理之統陰陽二氣亦如此必兼氣而可爲之理苟無氣則不可以爲理此氣爲理之所統有故言理則氣亦在其中矣言陰陽則理亦在其中矣理與氣不可以離合言之不可以先後言之宋儒析之爲二者有以也蓋天地之間以理爲主而無氣則不能爲輔翼故理譬如君氣譬如臣不分而言之則理之爲主也不明矣故不得已而有此説耳其實不可析而爲二後人不知先儒之微意妄分析而爲二物而已

人之才性有明於大體而暗於細事者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大學所謂斷斷無他技也是誠可貴也又有明於細事而暗於大體者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雖多材多藝所不足貴也如漢元帝宋徽宗多材藝而暗治道是也今有耽材藝而害心術者矣是得小而失大也

知有大小有偏正智之大而正者雖於小技曲藝無所長然明於義理之大體可謂君子之智也智之小而偏者長於曲藝通於衆技於凡雜細之事甚敏捷然其心唯明於小事而暗於大體可謂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智也廣而不倚譬如登高山望四方所見廣遠其規模之大也小人之智也狹而偏譬如以管窺天雖能通于一偏其爲量也小矣

志士愛日蓋惜百年之期易保而時日之逝易過萬端

之事繁重而進修之功難成也而人生最可愛日之時有三焉其一幼弱之時記臆與精力俱盛故博聞强記之功易成一記誦則終身不忘此時精勵則一日之功可以當十日此學者當愛日之時也其二少壯之時父母既老不能久侍養是以定省之功不可一日怠廢此人子當愛日之時也其三老境衰殘之日躬既致仕則無公事無監之勤勞方此時須思其死期之迫近而日日娛樂優游終身此老衰當愛日之時也夫善勤勞善娛樂者君子一張一弛之事以一時爲一日以一日爲十日以一年爲十年是愛日也遜志齋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亦此意耳不能娛樂能勤勞則日日空過年年徒度怠惰而虛生憂苦而終身而已山有樞詩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詩可爲至老憂苦而不知樂者之警戒

藏怒宿怨念舊惡而不忘者不仁者之常情也不能赦小過與蠢愚爲人君者苟怨怒之深如此則其下民視之如寇讎含寬忍恥而不堪其命者多矣凶暴之至天怒人怨其降災報禍不利于子孫心雖忍刻于民而不顧豈不愛其子孫乎不仁之甚貽禍于子孫可畏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古人曰可爲子孫措福雖無學之人亦希可微省悟

君子與小人其於人物也所好惡每每相反君子之所好小人惡之君子之所惡小人反親好之而沈溺矣蓋因其天性之所好惡與自幼稚所習慣有異而已看其所好惡而其人可知而已矣

食以養生饕餮者以此傷生藥以救人庸醫以此殺人學以治性小人以此傷性此三者本是益人之物事然而害人如此由用之之失其道也

井田之法雖於中國廣濶之地後世有其勢難行之論況於外夷壤地褊少乎凡爲治之道只在發政施仁教稼穡嚴法制薄稅斂省力役興學

校明倫理且不要泥于古制今不知其土宜而拘拘于古制者以中華古昔井田法爲可行于外夷是迂儒之見不諳世變偏僻之說不知時宜者可謂智乎

有欲而無主則亂猶有民而無君則亂故君子以義制欲所以樂而不亂也小人以欲忘義所以亂而不樂也小人任意縱欲而不耻其所業不過飮食色貨其終歸于禽獸而已

王珪魏徵之事于世民范祖禹以爲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劉友益尹遂昌之說與此異却覺有理恐可爲優凡范胡二氏其說嚴明可謂古今之正論歷代之權度也然流於偏固傷於刻薄者亦間有之矣比之司馬溫公之說溫良易直而穩當恐不能及矣

唐大宗自知神采爲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臣導人使諫且賞諫者以來之篤信案醍醐帝對群臣常和顏色以待之欲事之易奏也是倭漢同日之談也

時勢之不幸不能巧免方此時亦無可奈何唯有修己愼言安命自寬之工夫而已苟諂祈神佛媚當權家可謂失守是不知命也

衆人之爲人與草木禽獸之爲物其生則異而其死則同何則衆人雖下愚其生時亦皆有五品之交四民之業且有衣食之養屋室之安識與禽獸不同道其既死也一歸於腐壤無德行之遺人無令名之傳世一時澌盡而無餘矣與草木禽獸無異爲人者豈可不知耻之乎如耻之莫如爲學學而有得則德澤功名流于後世而不滅爲不虛生此君子沒後所以異於衆人及禽獸草木也

仁者人心之生理爲萬善之本博施濟衆是仁之發用是萬善之所行無非仁溫和慈愛爲仁之本博施濟衆爲仁之末仁總萬善予故曰仁者人之生理而萬善之總稱

用兵之道義以爲質衞以行之勇以出之知以成之

良將哉苟非義以爲質雖有勇智良術是爲賊兵而已

天地之道自開闢以來雖歷萬古常而不變故古今一般人心有私民俗漸澆薄隨時世日日變遷而未休故人道之興廢古今不同所以與天地之道不相似也

道本在近所及者遠道本在淺所極者深道本在卑所積者高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道之所在乃親其親長其長是孝弟而已此日用常行之事可謂至淺近且卑也故雖愚夫愚婦易知易行苟舍孝弟而求道於高遠是求道於所無也猶緣木而求魚也孝弟之道積于身而不可及謂之高孝弟之理通于神明不可窺測謂之深孝弟之理達于天下謂之遠此君子之道所以高深且遠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異學之說捨孝弟而不務獨於孝弟倫常之外欲求其高深者不知孝弟倫常之外無高深者苟於此外求高深者譬如繫風捕影此捨實有而取空無也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又曰率乃祖攸行竊謂草創之君必有出衆之才而經歷多謀慮深故其慮患也遠立法也密欲使子孫世守之所謂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雖後世子孫有聰明才能高出于衆人而於守祖宗國家之道則不能及其祖宗也故子孫世守祖宗之舊章而不失則永無傾覆之患何亡國敗家之有雖傳之至萬世亦然苟後世子孫有作聰明亂舊章顛覆祖宗之法則國弊民叛而不至危亡者未之有也故范祖禹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業然則爲人子孫者豈毋念爾祖宜聿修厥德

教戒規諫之道不可迫切迫切則令人忿恚而不能

服從如敎子弟亦須優游以開導之勿怒疾于頑是敬敷五敎在寬之意蓋人心和悅則從忿患則違故泮水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程子亦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薛敬軒曰辭婉必能動人此言皆有旨哉

凡讀書及聽於人者要寧靜其心安定其氣虛心純一不慮其他無雜念之紛擾如此則理會得分明且記得而不忘

人身之中心爲天君耳目鼻口形爲五官是其大略也細分之則五官之內亦自有貴賤品秩耳目之觀聽者宰相之任也平時輔導於天君有變則掌進退其神妙亞乎天君可以爲五官之長口鼻之出入者納言主則之官也形以腸胃爲重手足次焉腸胃之受納者倉廩之官也掌養此等諸官亦是爲樞要唯手足之爲力者勞事使役之官也此爲最下

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理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緣而然哉誠以道無限而事無盡也

君子當平居無事時大率與衆人無異遇艱難多事而後見其才器之所蘊蓄優且長也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也

君子之處世也有常有變居常固宜勤愼逢變最須用力大凡臨大節不可奪而後見其爲君子苟於此處一失節雖平日有他善可稱亦不足觀而已如揚雄劉歆趙孟頫之輩是也曾子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爲君子人也其意可觀

正君臣之分嚴華夷之辨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名敎之所以立而春秋之法以此爲重儒者之學所宜講明而君子之臨利害處死生固守其節操而不可移奪者在此而已矣蓋君子方平居無事之時頗如不異乎衆人特方傾覆艱難之時而不失其操守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故臨大節而不可奪惟可以爲君子人苟不如

是則雖其學行博達足以示人其文章勳業足以傳世然不足觀也已

許魯齋一世之名儒而以道自任其平生之學行誠足以爲師表然甘心事賊失身非類其罪可謂大也大節既虧雖有他美豈能足贖乎況其文章勳業亦不足垂世乎

君子亦無不求多福畏災禍唯其祈福禳禍也於我身自反而已無所求於外只是忠信慈祥爲善利人而不自私臨財而不貪危亂之世括囊隱默明哲保身是求福避禍之道也故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曲　列女傳曰德勝不祥仁除百禍此之謂也

禽獸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鷄之司晨犬之警夜且能聞臭之類此其偏性之長處也雖堯舜之智所不能而物之有偏長如此是無他因其所性昏塞而唯有一偏小竇之開明而已此乃所以爲禽獸之性也蓋明生於一只其偏于一事故能通一事然因昏塞故不能通其他且雖昏愚之人亦有一事之偏長不可廢此由有一偏細微之明而已

朱子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愚謂二者姑以事親一事言之我於父母也有資始資生之恩與天地齊且其自幼至長鞠育教誨之愛亦至矣可謂昊天罔極也是孝乎父母之所以然之故也事父母之道當用其功者在致愛敬而竭其力且如養志養口體溫凊定省皆所不可闕是所當然之則也故與則皆是理也然別而言之所以然之故者理也所當然之則者義也

自衒自矜者貪名之事而又喪名之基也務實自謙者忘名之事而又得名之基也蓋務實者雖或不速得於一時之美譽久而自著矣譬如植木之有根本而枝葉自生也務外者雖或忽得一旦之浮名久而自息矣譬如潢潦之無根源而漸涸也故貪名

者却喪名愚之甚也

君子之道親親仁民愛物者有二義焉蓋親與民物三者皆天之所生而所愛育也是以吾事天之道當厚天之所愛也吾親親之仁民之愛物之者乃所以順天心而事之也此爲一義三者本是天地之所生與吾一氣同體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不可不厚故吾親親之仁民之愛物之者乃所以厚吾氣類也此爲一義然雖有二義要之皆是事天之道也人子事親之道亦猶此蓋爲人子者厚父母之所生愛父母之所愛是宜兄弟則事親之道爲一義又克友于兄弟此厚同氣也是爲一義然其友愛如此則是父母亦悅樂之此亦事親之道故二者要之皆是事親之事夫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蓋仁孝一理事天與事親其事雖異然其心同其理一也

靜坐之說自二程子始孔孟未嘗說蓋初學之人思慮煩擾心志難定故姑以此收拾此心耳是應病之藥蓋靜是動之本動是靜之發故先靜而後動則心有定主其應事也有力而不亂伊川易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此非偏靜而似坐禪入定之法若特靜坐別爲一件之工夫則與坐禪何異不如居敬之無弊也

始祖之祭伊川行之朱子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似僭今不敢祭篤信竊謂始祖之祭朱子既載之家禮及小學如家禮朱子四十歲所輯其間固有與晚年之論不合者如小學書五十八歲所輯似可爲據然曰當初也祭後來不敢祭則似以此爲定說丘瓊山曰小學不刪此條必有其說是以闕疑不敢取決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凡夷狄之人不學而不知道然而秉彝好德之心自不可泯滅矣故雖蠻貊之邦澆漓之時亦不能無人倫之道各有君長而臣屬之如吾邦自神武帝馭寓內已降至今日帝胄接續永踐寶祚後世雖號令

不出于朝廷然世有君臣上下之分而不相僭亂其存厚之道雖萬世可知也文獻通考載宋太宗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至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因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遠蓋古之道也此亦可以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本邦之帝胤萬世傳繼不易此一事可爲吾邦之一大美事萬世不易之法而中華曁諸夷之所以不及也

天下之善至于中而極矣非中則過與不及而已所以爲過失也故執中爲止至善人之過失其品數固多矣要其歸不出乎過與不及二者而已是執中者所以爲聖人之心法也

學術所以經世也而後世爲學者每不適經世之用者何也蓋有窮理知道之學是所以經世適用也可以爲有用之學有章句訓詁之學是徒從口耳之習而無致知知道之工夫所以不適經世之用也惟可爲無用之學凡儒者之學者有用之學也俗學及異學者無用之學也豈止爲無用哉復將有害於有用之學可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學者可不擇其所從耶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效地故致知欲極其高力行欲極其卑

伊川易傳於復恒賁三卦各發明其義終之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咸九四傳曰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此皆伊川有卓爾高識以攄發胸中所自得而已與世儒矜高之言不可同日而語可謂實有所見得也

邶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蓋聖賢之教人忠臣之諫君嚴父之戒子無所不至所謂誨爾諄諄也然而學者之從教與人君之納諫人子之受戒常不能及于此教誨與諫戒皆爲空言而無益所謂聽我藐藐也

世俗每喜巧佞而賤木訥所謂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古來小人易進而難退善人難

　進而易退者出此也

治財之道其可禁者有三貪吝費也貪則所求非其分所得非其有是犯乎人也吝則當其禮而不行可與而不與是私乎己也費則放蕩而不節用此取貧窮之道也此三者非治財之道也

山水風月之閑淡芳草嘉木之生意是君子之所愛觀也對之則開豁其心胸清和其情性可以感興道心滌盡鄙吝是有觸發于天機之益也故講學而有餘力則可消搖遊觀若逢良辰美景則不可空放過孔子登東山登泰山亦有川上之嘆周濂溪雅縱意林壑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明道慕泰山之勝而有遊山之詩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朱子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必往遊焉皆是聖賢之所玩賞而仁知之所喜樂也若夫愛熱鬧繁華之境者是俗人之所樂也如紅白花開濃艷芬馥之地固可愛賞雖與歌吹雜戲之場不同然不如青山流水之閑淡而味最多而已矣

遊觀山水之時有良朋則同遊可也若無良朋則獨遊亦可也與俗人同遊則大妨佳興不要強求同遊如以獨遊不為無聊則不待求友而自足矣古人曰秋月不可與俗士賞此言還是蓋世間雖相識者多如風雅之士樂山水閑淡者甚少況樂道義之士乎夫不知吟風弄月之樂者固為俗流嗜於風月之樂而不好道義者最為俗士

古昔本邦帝王之諸陵在畿內者別作山陵其高數丈廣袤數十丈其周匝作池深高者亦多矣其營土築封壅池也太勞民力故中世以降無山陵又如醍醐朱雀高倉帝之陵無封墳唯平地為葬埋人不能知其為陵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我邦帝陵有不封者亦從此意耶唐太宗及長孫皇后之為遺制也但因山為陵壅地容棺而已不勞民力而為崇高此可為良法

本邦諸州發古冢者往往有石棺而其內納以兵器與銅鏡其外周匝疊石築埋其制可謂甚厚也意是古昔其鄉土君長豪族之墳墓也然皆無銘誌故其姓名與世代不可得而知此如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所謂溟漠君然爲可恨爾然則送塟者不可無誌石

人之稟命於天也其資各有厚薄崇卑故富貴貧賤吉凶禍福皆繫於天其稟受也自有定分不可遷移唯須行法安靜以俟天命而已矣昧者不達此理以爲人力可移奪故常自僥倖貪求富貴厭惡貧賤此繇不知命而失義也然求之而不能得避之而不能免徒費心力而已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君相一日二日萬機故一日逸豫而不視事則政事委積後日欲一時速決則不堪其紛閙故倉卒之際不能熟思而乖理者多矣雖士庶之家亦然逸樂廢時則家事委積欲一時速決之則不堪其煩擾其所處置過失多矣然則自君相至乎士庶雖一日不可逸豫廢事

有經世濟民之任者仁惠忠誠知人安民固其本也且不可不博通于古今蓋不博古則不能監聖賢之成法而明往迹之事變何以能施今日之事務哉不通今則不能諳達當世之事務而察識士民之安否何以能操國家之機要哉該通典籍者博古也練習時務者通今也二事不可闕一爲將之道亦然范文正公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爲善者須馴致其道蓄積習而不已則必成其功而如自然然則爲善者馴致之功可貴矣爲惡亦馴致而已

宋人雜志載都下小兒纔三歲曲拍皆中節篤信謂吾戚里小兒生而四歲亦能拍節而不爽有其天性如此者又不知節者雖長大而教之然不能拍而中節人性之於技藝有能有不能也如此夫教人

之道如倫理綱常固不可不令衆人由之如其他村長人各有能有不能須循其才性之所能而教之庶乎有達其材焉不可強其所不能雖尋無功後世之任人也不能察其能否強其所不能而責備其職雖欲無過不可得而已聖人之用才也賢哲如稷契皐陶伯益垂夔龍亦各因其所長而授其職令彼終身守其一官而成其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今教人令成村之道亦當如此

梁寅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愚謂世人之逢禍也不幸而至者極少矣往往因求利而得禍者多矣夫求利者欲利己而却逢害其禍伏必然可不畏乎蓋求利者必害人不害人而利己未之有也然則其報豈可無逢禍乎故曰利者害之本也求名者亦然求名而反喪名者多矣

治民者先養而後教之孟子曰養而不教畜之養也道不從教而利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故治民者養教刑三者不可闕其一而其施爲之序亦當如此譬如育子然育子者先養之而後教之教而不從然後撻之求其從教也苟不教而撻之可謂不慈矣治民育子其理一也

乘快而輕言者必中理也鮮矣乘快輕諾者守信也難矣豈可不恥于中心乎

擇交貴乎于始定交而後擇不勝怨悔者多矣苟交游非其人可恥之甚也

恭而和交友之道也嚴而寬接下之道也蓋恭而嚴則不失己和而寬則不失人

李白詩曰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里言我不能知他人之心曲他人亦焉能知我之心曲也然則彼我何能傾心而相信哉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對子弟門人須隨事而教誨有過則規戒不可諱憚而黙止如此則雖子弟而有益教育於人之道宜如此雖奴僕亦不可無教誨若或疎懶而

不教姑息而不戒則雖朝夕親炙之久無聞過受誨之益此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也非君子教育於人之道也

子弟之輩雖有小過不可信婢妾小人之言而厲罵之苟如此則子弟雖有其過而不能心服卻不恚怒怨懟者寡矣因茲至乎父子相夷者往往有之可不愼乎

四書注有稱千百年眼者不足觀復有張燧千百年眼與四書注不同其中有太王未嘗翦商之說謂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戩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其辨證分明又有左氏非左丘明之說亦考證明白且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爲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張燧之論事其可取者如此然如論朱陸異同且宗師王陽明可見其學術不正也唯如前所舉三說不以其人廢其言而可也

講學尚精深蓋初學之所知俗學之所記止其皮膚而已君子之所知自皮而到肉自肉而到骨自骨而到髓其間不知隔幾重之界限然則百之千之之功不可闕此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必如此而後可漸到精微之處其用力彌精則其造道彌深苟不能如此一覗而卽止者膚淺鹵莽之學未能到深奧之地何可以自得哉苟學而不能自得者卽是口耳之學訓詁記誦之習而已然自得者眞積力久自然而得之於己也非著意安排躐其等而急迫求之者之可得也所謂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明儒博識聰明而才俊者往往宗師陽明尊信之如神明中庸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如陽明之學果俟聖人而不惑者哉尊信之者安可爲知人耶嗟乎陽明文章功業超絕于一世可謂天下之英才也如其學術粗謬與孔孟之教不同

不免自葱嶺來見其所述作而可知也已然雖見其所述作猶未悟其爲禪佛之徒是學術之蔽惑不幾乎無是非之心耶

程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篤信謂程子之後陳同父事功之學亦知此朱子所以誹議之也程子之時既有爲此學者學術之差有異世而暗相同如此者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行藏須安其所遇今窮而在下者以立功業爲志此可謂不知處窮達行藏之道而無義無命也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之言本自分致知力行之工夫而相對言朱子解之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竊謂此約字言力行之方欲約其博者而一於禮也蓋知欲博守欲約故博約二者分屬于知與行然約字復有專以致知而言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程子曰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朱子曰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又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篤信竊謂孟子程子說約字亦皆以致知言朱子後說亦然蓋博了而後欲融會貫通而得之於己也與夫子之說博約以知行正相對言者不同須知先賢之說約字有此兩意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愚謂蓋非博學多聞則不足以盡天下之變也豈偏狹固陋之學所能得乎

張子曰書須成誦不記則思不起愚謂記誦是讀書第一法不多讀則不能記不記則無由考究義理故記誦誠是學者之要務然記誦之須於少壯之時苟到強仕之時雖強記誦然易忘失徒勞力而已

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愚謂讀經須循環是讀經之要

訣凡讀六經語孟須終身循環不已學者之於六經四書識見愈進則覺義理愈精深故義理之精粗淺深隨各所見之力量所謂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也儘字五侯鯖字海曰音燼可有也義理儘無窮言義理可有無窮也

學者苟於小學書之文義有通曉則恐四書六經之文字亦漸可以類推而通曉然則此書豈特爲修身之大法而已耶抑亦可以爲讀群經之階梯

初學日課朝看經傳饗後讀經書看史書或讀諸子諸集且習字寫法帖飧後消搖緩行數百步須優游而舒暢精神使心氣和樂勿令勞屈又遊文武之藝或誦唐詩讀和歌夜又看經傳且記誦經傳史子之要語及故事二三件夜臨臥時須省檢一日之言行無憾而後即安每日須如此勉强勿怠廢

讀經之法宜專一研究如奕之爲小數也亦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況於聖經乎一經終而復讀一經四書六經須終身循環而一日不廢學者以此可爲終身之事業

凡讀書之法經爲本史次之子集又其次也其用功輕重本末次序須如此

讀諸史子集亦各須專于一書或兼讀二書亦可也然一時所誦讀之書多而不專一則紛冗而不成條理功力分而難做精熟凡諸史子集其精要者抄出而爲冊子須日夜熟讀成記誦如此則用功少而効多凡看書其有要用者須成誦不成誦難濟用

史書以朱子綱目爲要其爲書也貫綜古今扶植義理其立義也以褒貶予奪正其是非得失如規矩準繩可以明倫理綱常其載事也簡要而不冗雜可以通古昔天下之事知治亂盛衰之道蓋可爲垂世立教之大典非啻歷史之比也天地之間不可無此書也學者讀經之餘暇須終身循環讀之而不廢

朱子曰先讀史記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

看全史悉謂讀史之序當如此讀左傳者國語戰國策亦可兼讀朱子之稱通鑑者是温公通鑑也此書比之綱目其記事也本末詳備學者有餘暇則須兼讀之然爲其書甚廣博學者所以倦于周覽也

造化之運一歲一番新至冬則陽氣閉藏生意凝結而若亡衆卉亦枝莖花葉枯落成塵春至則復新生發是天道之一終始也年年如此往而復來所以造化之生理循環而不息也

古今先儒之說各有異同後儒之說固偏邪者多矣苟於斯道有所齟齬則固不可順從然其中復有理之正而與舊說小出入者須擇而爲取捨不可槩乎爲不是何也人非聖人雖賢者各有所長有所短不能無偏側過不及之差見伯夷柳下惠而可知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純粹精微譬如嘉穀之能養人然人之有病無病無不宜賢者之言不能無偏側之病譬如參芪朮甘固爲上藥然其爲性也不能無偏勝之害須隨症擇用不可槩乎任使且人文之開明以漸者自然之理也故雖後人之說或勝前人者亦間有之故不可咸爲非矣須擇而去取之也此非惡平正而好新奇斯學非一家之私須要歸道理之至當而已不可偏黨于一家而蔽塞聰明

今之講經者捨音注而不讀且先注而後經者何也蓋音注在本注之首先欲明其字義也不可廢先注後經則注釋備矣而經義晦矣可謂物無本末而不知所先後也

弃瑕纇用則天下無可棄之人物責短求備則天下無可用之人物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至誠固是聖人之事非庸人之所能也而雖常人積誠日久則亦能動人自然之理也凡善必積而後成今人小爲善而不得其効則善爲無益而舍之不修薄之甚也

堯舜湯武之王二天下一也其政治豈有二過失一乎然堯有二敢諫之鼓一舜有二誹謗之木一湯有二司レ過之士一武王有二戒愼之鞀一猶恐レ不レ能三自知二其過一且其臣有二禹稷契皐陶伊尹萊朱周公太公望散宜生之諸聖賢一不レ爲レ無二輔相一然其欲三廣聞知二其過一也如レ此如二今之學者一亦當レ要二博聞廣覽一不レ可下主二一己之見一而揜中蔽其聰明上

君子之在レ世也樂下知二其道一而行上レ之是所三以貴二長生一也非二徒貪レ生畏一レ死也蓋住レ世一日則一日長進日知レ所レ未レ知月能レ所レ未レ能故其長生爲レ有レ益非レ如三小人欲二長生一而放二欲也

懲レ忿窒レ慾豈止養レ德之道乎抑復養レ生之方也蓋忿慾能害レ德且能害レ生故養レ德養レ生其道一也

平安城人風竹散人者我之舊朋也博覽能レ文爲二良醫一其言曰凡富有二三等一第宅宏麗資財殷充者家富也四體康健耳目聰明者身富也旁通二物理一廣識二古今一者心富也三者不レ得而兼一將二何取一焉家富不レ如二身富一身富不レ如二心富一故顏子不レ改二其樂一莊周畏レ爲二犧牛一矣世俗唯尙二家富一未三嘗論二及身心之上一故貧士有下不レ知二其樂一者上篤信曰富有二三等一是前人所レ未レ言可レ謂二好議論一也

養レ氣之道先在レ調レ息息調則氣得レ養而心亦可レ平也氣息躁急則心亦躁急故平レ心和レ氣以レ調二氣息一爲レ要發レ言做レ事從容不レ迫則氣息舒緩是平レ心和レ氣之工夫然則以レ調レ息和二氣不レ可下爲二術者事一而鄙中棄之上

心平氣和物我公共自與レ物相親

人好爲二矯激之行一者因レ好レ名之心勝一也

怒者先自傷而後傷レ人故傷レ人者自傷之餘也然比レ至レ傷レ人則自傷增甚

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也成レ之者性也繼者言二一陰一陽互相接續而天道之行也此可レ爲レ善若不レ繼レ之則失二其常一而道之不レ行也不レ可レ爲レ善是以可レ見二陰陽本自善一苟不二繼而行一是變亂也不レ可レ爲レ

善

明儒有侮朱子者又有諛朱子者二者不同其識見之蔽固則同矣

白樂天以謂作詩者勞心慮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愚謂此以詩爲魔也其言宜矣然而白樂天其言如此而其所爲不免爲詩魔所惱者何耶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嗚呼人生如此可謂不幸也然天命難奈之何唯尙寐無吪可以安命

魏志曰胡昭怡怡無不愛雖僕隷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於胡徵君見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可以爲法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老耄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爲可企及

人心本無不善而衆人動爲外物被移而不能不失其本心是以富貴則爲富貴被溺而失之貧賤則爲貧賤所苦而失之好色則爲好色所溺而失之有所好惡則爲好惡所移而失之有所拂戾則爲忿怨所移而失之遇災禍則爲災禍所苦而失之故凡有心所累則爲彼被移而失其本心矣是皆衆人之通病不可不察識而悔悟也

夫子之不遇時此當世之不幸而爲萬世之幸如朱子不遇當時故所述作多矣復可爲後世之幸也

孟子傳夫子之道而不謬嗚呼吾夫子古今天下只一人而已其道大中至正純粹精微夫雖賢者不能無偏性恐不能傳其道孟子固雖賢哲未及聖人何以能傳夫子之道而不謬如此乎蓋孟子嘗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以其命世之才且去聖人之世與聖人之居其近如此宜乎傳聖人之道而不謬也如漢唐諸儒雖有儁傑之才於道統之傳不能繼述獨如宋諸君子可謂略承其統而不失其

道也然聖人之道大中至正精微純粹孟子之後諸儒不能全備其體而無偏無黨然則孟子沒後謂聖人之道略傳則可也謂全傳則不可也蓋孟子之後知道者二程及朱子也是聖人之道略傳也

君子以禮樂爲修身之本禮樂有本有文是指禮樂之本而言所以斯須不可去身也蓋禮以恭敬爲本樂以和樂爲本有文者其末也以禮樂修身者須恭敬和樂並行而不相悖也如文者又其助也固不可無其助也而不可以之爲專務

知而後行者非欲知至而後行之也須先知其端緒則行之也蓋非先知其端緒則不能行之然知其端緒者粗知其當然之則也蓋如事親之道溫凊定省出告歸面之類是知其端緒也知其端緒者知當然之則也講之不久而可知其大略而已知之則須要速行之是知行並進也至行之久則知之深蓋經歷而知之也是可爲眞知故初學者非先知之則不能行既知則在時習而行之不如此則知徒進而行不及非躬行則不能眞知故下學之功雖以知行並進爲勤須以力行爲重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人欲知京師須躬到京師而後爲眞知京師也苟徒觀其圖書而休者則不可爲眞知京師故行而後知者此可爲眞知也

言者心之聲也發乎外而可聞矣心者身之主也在乎中而不可見故接人時人唯聞吾言而不見吾心然則發乎外者只言而已言豈可不愼乎

講學者貴於融會貫通也如此而可爲自得若有所蔽固偏塞則不能融會貫通不足以爲自得也蓋雖於先正之說有所持循而依據苟有所偏倚而主張則不免爲蔽固非融會貫通者也

學者平日下手之工夫或謂吾曹有放心而不知求是學者之通患須以存心爲先其存心者其要在

主一無適或曰學者先知天性之貴而可入道故尊德性樂義理之工夫爲先或曰常人私慾蔽固故克己之功最宜在先愚謂雖三者工夫如各殊且略有次第本自一套工夫故三者廢其一則不可也請試論之學者用功下手之方雖各以其切己者可爲先要之只是在求仁而已求仁之功存心知性克己之外亦何有他說乎三說各有用處欲欠一亦不可得而已矣夫知德性之貴於物故存心克己之功須臾不可廢是所以唐虞三代聖賢說誠敬孔子說求仁子思說戒愼恐懼孟子說收放心立其大者凡聖賢千言萬語鈞是要求仁而已此外豈有他說乎存心養性工夫之中最緊切者亦在克己之私欲耳蓋能養者必去其害害仁者非私欲乎故尊德性樂義理存心養性克去私欲而後求仁之功盡矣此三者不可廢其一夫平日存養之功不可廢私意已萌時不可不克然非知性貴樂義理雖勉強勞苦以欲存養克治只是強持拘迫耳非中心悅樂爲之豈能可得久乎喩之於五穀稼種之功知性貴而樂道者知五穀之美貴於庶草而種藝之者也存心養性者既種而後培壅灌漑之也克己者耘之者也夫種藝五穀而後固可用灌漑培壅之功然而有稂莠蓬蒿而爲之害則苗之美者漸枯悴而灌漑培養之功亦無益焉故不可不用耘除之功此所以克己之功不可闕也故曰三者闕其一則不可也

勤者法天行健也屬動愼者法地勢之順也屬靜健順並行而天地之道立矣勤愼並行而人道立矣此爲天地人之道其義大乎哉

在天爲神在人爲心蓋能爲造化者神也爲天之心能行萬事者心也爲人之神在天在人其理同其類一也

自非聖人雖大賢不能無偏蔽與過誤若無之則是聖人而已矣譬諸日月之明有時而蔽於浮

雲然於其大明無所虧損故賢者雖有所蔽且有過失然開其所蔽改其過則不失其爲賢

後世之書生往往唯通乎訓詁文字而無義理之學經濟之術其所學雕蟲小技雜文小說而已是可謂爲無益而害有益者也是非儒者之學又非丈夫之事也

吾曹雖讀書然不通經濟之學故世之君相以儒生爲無用之徒不通事宜且以仁義爲迂濶不適世用豈啻君相然乎哉世之不好學者往往皆如此是亦由吾曹之學術不明且不德也然則世人之不好學吾曹亦可半其罪也

近世之書生有自以爲道學者然往往訓詁之學以治章句爲勤不以知道爲志不能愼思默識是以雖講習經義年久然而無自得之效不能通道不可爲儒者之學也

樂之一字聖人之所屢言必有以也是學者之所當知不可以爲高遠不可及而廢棄也蓋禮樂修身之本禮者敬而已樂者樂也二者所以斯須不可去身也樂是心之生理雖常人亦有之君子樂順道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小人樂順欲以欲忘道則亂而不樂蓋小人之所樂非眞樂也故君子而後得樂非樂則不可以爲君子仁者不憂以樂與憂之消長而君子小人分矣

日愼一日可無過然有過者因其省察之未至與窮理之未精也夫子曰不遠而復無祇悔元吉蓋改過宜速所以不祇悔也一過既爲甚既知其過其豈可再過乎顏子不貳過此可爲法如衆人頻復雖無咎所以厲而多悔也吾曹多慾須堅忍無再過正是學問得力處若不如是不足以爲學也

學貴以漸日進天下之極遠固有人跡所不及者然日日力征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學之源流遠矣苟下學之功日進不息久則可以上達也

世有僞學僞行自衒自矜能欺人者衆人往往被彼

欺而不知然而世有識者必能辨之如蘇老泉之知王安石是也故雖當世復難欺有當世人不知而後世知之者焉如程子之知楊子雲是也學術文章之得失邪正亦然終不能欺也

讀書者當明道義通往事識物理作文辭凡此四事皆是有益之事學問之道當如此何須作爲浮靡之文與拙陋之詩而費時日之功作無益之事乎大凡學者須作有益勿害有益

僮僕亦天地之所產其爲性也與公卿無異只卑賤而已是皆天地之同所憐恤也須使之以禮隨其卑賤之分而愛敬之不可任其所辟而賤惡之然世俗之役使奴隸也往往詈之侮之幾與犬馬無異更加以叱訶打撻使人之道豈可如此乎哉

氣質者謂何也人受天之氣地之質而生焉其受天之氣有陰陽清濁之異其稟地之質有剛柔純駁之殊氣與質二者謂之性宋儒不謂之性而謂氣質何也蓋以非性之本然也故異名耳然氣質之外非有本然之性也孟子言性善者指其氣質本然之理而謂之性也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蓋地在天之氣中順承天施而成萬物也是地之能生育萬物者不能獨成亦順承于天道也

處老死之道離九三及程傳本義漢文帝周明帝遺詔可參攷淵明所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又奚疑者亦是此意耳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程子曰行法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此學者平日所豫當講明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須隨時措而宜不可偏靜偏動蓋好靜而惡動者爲異學好動而惡靜者爲俗流兩失之矣天運人事成其功者皆在動時然則人生萬事須以動爲重故偏于主靜則恐有爲異教之弊然而夜間人身不止息則無明日動作之力冬間陽氣不伏藏則無來春發生之力然則靜養之功亦不可闕也唯不欲專一于

靜而已若動靜不失其時可靜而靜則何害之有
夫動以靜爲根須於靜處含蓄而後發動也

愼思錄卷之四終

愼思錄卷之五

貝原篤信編錄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小補於世則天地之間蠢然一蠹而已豈可不自恥乎

人資天地生育之德而生焉是誠罔極之恩也須要知所以報德苟不知所以報之此則天地之不肖子可謂頑愚之人也然則何以報德曰存仁心是乃所以報天地之德也存仁心者即是所以厚人倫愛品物也

文中子曰不雜學故明蓋爲學純一而不雜則通徹于義理而無蔽昧之患其理豈得不光明乎

爲學不專一則其志不立其功不成故學貴專一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是必然之理也於小道亦然況於大道乎專一者用心不分之謂也

好立道學之名修邊幅務色莊貪掠美譽者無志乎眞知實行此爲不足論雖實有志于斯學

復但專治文義耽典籍而終身不能通曉於義理者雖自以爲好道學便是訓詁之學耳且如曲士雖信道然拘泥不能達于理此皆不足爲君子之學也曲士是偏僻而不達于理者也

學者讀書窮理之方須要用心精密蓋道理本是精微豈可以鹵莽麁糲之心得之乎奚翅讀聖賢之書做義理之學爲然哉雖文章詩賦雜藝小技之學苟非專一精研不能通曉孟子曰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亦斯之謂也

范華陽胡致堂其爲人也英邁其議論激發其所作范氏有唐鑑伊川之所稱譽最爲好書胡氏有讀史管見二子之書立論也純正宇宙之間不可無此議論誠可爲後世之龜鑑故二子之論朱子綱目屢引之然愚嘗謂東坡之言曰春秋之法論道貴嚴責人貴寬此言宜矣然則二子之責古人恐惡不仁過甚而不寬者吾未知其可也否

人之制行苟當理則須自信不可由他人之誹議而爲憂戚生疑惑邈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若夫小人無忌憚者居之不疑雖有世議不省所謂人言不足憂者小人之自是也因私欲昏蔽而不能知其不善也是與君子自信不可同日而語

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所長有所短明者之用人也用其能而矜其不能取其所長而容其所短猶良醫之用藥良匠之用材然各取其所長而用之是以天下無棄才人各得盡其能苟以吾之所能責人之所不能以吾之所長誹人之所短謂之棄人材且取怨之道也夫物各有所長有所短譬諸干將莫邪以之刈穢則不若鈎鐮之利故陸賈曰知者之所短不及愚者之所長苟捨其所長而責其所短堯舜之知有所不及于愚者所以天下皆爲棄才也

天下無全才長于此者短于彼勿求備于一人如惡其所短而忘其所長是爲棄才故用人不

廢一善不捨一才然佞奸凶惡者雖有才能亦君子之所不容也凡人之稟性也短於才者或長於德豐於才者多歉於德長於此則短於彼能於此則拙於彼中人以下之資皆然不可以其長處信其短處不可以其短處捨其長處故取人者用其所長而恕其所短以天下無棄材也且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不可不察夫才者人之所愛德者人之所憚古來佞人多舉用正人多沈淪以是也

兼聽知之明獨斷行之果非兼聽則不能知之明非獨斷則不能行之果是處事之要也

朱子曰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吃得眞箇辣方敢信此言最可味蓋見得義理而信故學貴自得非自得不足以言學然非學問思辨用力之久則不能自得之非徒耽典籍治訓詁者之所可得也又欲一超直入者非自得之道也

窒慾之術於將萌之際早克治則用力小而得效大若於慾念已熾之後禁之則不能及大抵窒慾之工夫須極勇猛縝密不可柔懦苟且必當用十分之全力而過爲防朱子所謂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之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己向前而已尙何問哉此言最可服行

東坡荀卿論可戒於世之好立異論者

以他人之毀譽爲欣戚者徇外忘內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是言毀譽不足以爲欣戚也只內省不疚樂莫大於此苟學而有得雖他人不知己吾心眞可悅常人學而微有才則患人之不己知或人知之則其喜氣揚揚人不知之則戚戚不能樂可觀其無得于心也

春秋記災異而不書祥瑞記災異者警人君也不書祥瑞者恐人君之怠慢也

山水之佳境風月之好景草木之榮華之類凡天文地理物華之觸耳目而感發理義蕩滌鄙吝者其所益不尠矣豈只行遊觀樂而已哉聖人見龍馬而作易

感獲麟而作春秋雖聖心至理素存然觸物而作興者然且如詩三百篇無非感草木禽獸蟲魚而起興蓋君子之志常在于道而不忘所以每觀感于物情而有起興譬如張旭之學書也念茲在茲故觀公孫大娘之舞劍而悟筆法也

不賢者之質性也非特其行之分數不足而已其知亦欠分數蓋行之所短其知亦不足是以雖或聞人之規諫而不信亦不能自知其所短此知與行皆不足也宜乎變化氣質之難也韓子曰學之各得其性之所近此言最是雖學問力行只就他資質好處上添得些小好而已是知之不足故耳此故學貴兼聽博覽舍己從人須不自是而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見而自用也是開知之方也

通鑑曰司馬昭殺嵇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胡氏論唐劉文靜曰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篤信兩才與識不同看此二說亦可知矣識卽知識也古來才力有餘而識量不足者多矣蓋才與知自別才是心之力智是心之明也不可不辨世人以才智爲一套事誤矣世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可見才智之非一般也

世俗稱菅丞相歿後爲厲愚謂禮記載子高之言曰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菅君苟賢則必生有益於人然則其歿後爲厲而害於人者世俗之妄謬也不可信夫延喜帝信讒而過貶遷菅公于遠裔其後朝廷屢有雷雨之變而多震死者是上天之震怒降威於朝廷以警於寃枉也古昔東海大守枉殺孝婦於是大旱三年延喜帝朝廷之災變亦恐如此與夫孝婦一女子耳猶其天變如此況於菅公乎

大抵後人之論朱子其失有二焉其一以朱子爲不足信而貶議焉其二以朱子爲聖人而不可加焉以朱子爲不足信者固是寃枉也以朱子爲聖人者亦是阿其所好也此二者不知朱子之道也

天地之間無レ非レ道鳶之飛魚之躍者乃天機之所二發動一道之費也此可レ見矣使三鳶飛二使三魚躍二者鬼神之所レ爲是二氣之良能道之隱也此不レ可レ見矣合而言レ之則二氣之所二流行一皆是天理之所レ在無レ非レ道

施レ人而不レ報則隨而恨レ之是庸人之情夫施レ人而欲レ得二其報一是市井交易之道固爲レ可レ賤君子之惠レ人也爲レ行レ道也豈有レ心二于求一レ報乎然是常人之所レ難レ免可レ不レ戒哉

老莊之說固與二聖人之道一相懸絕論レ之不レ可レ不レ嚴然傷二太嚴一則不レ能二平直而中一二其病一宋儒之辨二老莊一往往有二此病一其所レ謗與二彼書之本意一不二相合一者亦多矣恐不レ免レ爲二冤枉一爲二彼學一者所三以不二心服一也然程朱之辨二老莊一亦甚嚴者是恐有二深意一學者之所レ宜レ思也

林希逸取二宋儒之意一註二老莊一然與二老莊之本意一不二相合一者多矣

日入而群動息無事而閒寂故夜氣必清明其所二思繹一易レ通二精微一是夜間讀書之功所三以太倍二于晝間一也爲レ學者最須レ愛二夜裏之力一勿二昏睡而廢一レ功勿二遊惰而失一レ時

兵有レ正有レ奇凡用レ兵之道以レ正合以レ奇勝故治レ兵以レ正求レ勝以レ奇二者不レ可二偏廢一修二整於軍旅一貴二正兵一正兵者用二節制一之謂分數辨別法律嚴明是也制レ權應レ變貴二奇兵一奇兵者用二計策一之謂出二于常規之外一而不レ拘二乎法律一故正兵者用レ兵之經也奇兵者用レ兵之權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レ要勞而少レ功愚謂司馬談斯語可レ謂レ暗二儒術一也蓋儒者之道可三以正レ心修レ身而齊レ家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以レ是修レ己則孝弟忠信以レ是治レ人則可二安レ民福一レ國其要約而有二功用一莫レ大レ焉何謂二寡レ要少一レ功乎莊子曰用レ力少見レ功多者聖人之道此言信哉愚謂所レ謂寡レ要少レ功者乃俗儒之習以レ是論二俗儒一則可レ謂レ中二其病一矣豈以レ是可レ議二眞儒之學一乎司馬遷載二之史記一亦可レ謂レ不レ能レ蓋

於前人之愆也

禮樂者聖人教人之具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蓋禮樂有本有文禮樂之文雖繁多然禮之本是一箇之敬樂之本是一箇之和禮表之外則爲制度品節樂表之外則爲詠歌舞蹈所謂禮樂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故禮樂兼本與文而爲全備禮勝則離故要有樂樂勝則流故要有禮二者可相濟不可闕一也

天地之間殺人最多者有四件刑兵歲病也省刑罰明曲直則無寃死禁過亂源則無兵死方歲之凶周賙窮民則無餓死擇醫濟病則無枉死從改者不可不知

卑幼者居則避長者之位行則隨行言語應對則恂恂謙遜是禮之所當然也後世卑幼不循此禮往往居長者之位與先生並行言語應對則與尊長抗敵唯欲速進成人之列躐等凌節不安分之甚也是以養成驕惰之心而至不可教可歎哉

衆人之生也自十歲到弱冠其知識日漸長情慾亦滋盛見異物而遷其賢知愚不肖於此時乎定矣故十歲以上到二十歲教戒禁防最不可無之時也不可爲姑息而縱驕惰苟於此時容放過而無教戒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至扞格不勝遂養成終身之凶惡了可不畏乎

大凡人之生質方幼童之時其善惡未可知故於此時未可定其賢不肖到十五歲以上其生質既成而善惡始相彰矣故曰之成童及此時可別其賢不肖故童幼之時速毀譽於其人也難

心有所憂患鬱悶而不安如異學以制心斷情爲勤欲強斥之是告子之學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者也如世俗縱酒色之快樂以忘其憂苦是衆人之所爲也二者俱不知樂天安命徒欲強排遣之亦難哉

心之力之謂才心之善之謂德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超衆謂之賢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

之英雄有德無才謂之善人有才無德謂之小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夫聖賢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君子亦不可得而見得見善人斯可矣治國家者苟不能得君子與善人則與其有小人寧有愚人古來敗亡國家者必自小人矣如愚人其力不能覆敗猶愈小人之姦惡有力者矣細論之古人以才德超衆者亦謂之君子是不止于德勝才者也有才無德者亦謂之愚人是不止于才德兼亡者也這二者通稱亦可也蓋賢人與君子雖各有所指而異名然通稱則亦可為一也如愚者與小人亦然

山谷詩曰深念煩鄰里忍窮禁貸賒愚謂忍窮一事大凡丈夫之所宜守也今人往往不能忍貧窮妄爲貸賒而不憚取他人之財而爲自家奢侈之助與掠奪何異擧世如此習而成俗可歎哉善理財者專務儉薄而禁乞假是良法也好乞假是困窮之所由起也

司馬遷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愚謂要者及也衆人之行初節正而不保晩節者有之矣故曰然蓋愼初節者血氣之爲也故爲易矣保晩節者德行之力也故爲難矣初節雖愼晩節不保則平生之所爲皆爲虛妄故保晩節爲重學者最可著力

好議人之非者可見其心慘刻而不忠厚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可謂忠厚也

吾輩學問所以不進者何也蓋由安于舊習而不能變故步耳蓋天地之氣日變化而不息所以成化育盛大之功也君子之學法天德而日新不已所以有上達之功也學者須要除去舊習而日日新又日新不可因循于舊陋若如此則庶乎長進不然則不免終于自棄而已

聖人之書爲經經常也夫聖人者法天地之道盡人道之至而立至極之準其道亙古今通華夷無時無處而不宜其致實爲天下萬世之常道故稱其書爲經不亦宜乎浮屠氏亦稱佛書爲經蓋其

書在西域本名修多羅固無經之名其書入中國之後彼徒借聖人之書名而稱之耳賢人之書爲傳蓋傳述於聖人之教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物字朱子以事字訓之是就蒸民說蒸必民有事故物字指人事其實事物皆有天然之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所謂則也則者何也蓋則者人之所當行乃是事物當然之理也

朱子不自棄文家訓勸學文訓蒙詩竝文集不載之疑非文公之筆力恐是後人僞作託朱子乎大凡古來僞作者多矣不可盡信

周禮九拜及儀禮禮記家禮本註竝無稱四拜者只開元禮云再拜訖又再拜是亦因再拜重之也近世丘氏家禮儀節禮樂疏等之書初有四拜是明禮也非古禮本朝之拜亦效中華而再拜江家次第日本朝之風四度拜神禮之兩段再拜是亦重再拜也本朝古禮有拍手是中華振動拜也周禮疏亦稱倭禮

鬼神是陰陽之靈是可爲正解蓋二氣之變化自是隱微而能屈伸者也故曰見之而不視聞之而不聽然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是姑即其粗迹易見者而示其實而已其迹者鬼神之所爲使往來屈伸所發見是也其理難見其迹易見故即其迹示之而已非以迹爲鬼神也世人多以屈伸言鬼神不知屈伸是陰陽之迹其所以能爲屈伸者是鬼神古人曰鬼者歸也神者伸也是亦即其迹而示其實耳

輕議先儒因是僣率學者之所當戒也妄信古人亦是不明學者之所當審也況於阿諛曲從而附會者乎近世學者不免有二者之蔽惑大學或問曰世蓋有承譌踵誤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朱子之言如此然則信可信者疑可疑者雖不從先儒之言亦先儒之心也君子之學當如斯也夫輕議先輩者固非而妄阿其所好者亦非也信古者固是而不泥古者

亦是也

人生所受之吉凶禍福無非命別而言之則有命有分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當得者爲分所不可得而得之者爲命分者自致者也命者無致而至者也東坡三槐堂銘説天道福善禍淫之理必然固可謂分曉然是偏説分之可得者而已未説及于命之有幸有不幸者蓋君子之得福者分也其得禍者命也非分小人之得禍者分也其得福者命也非分顏子之貧且夭者命也非分也盜跖之富且壽者亦命也非分也是故人之在世也有命有分不可一槩而論然分亦命數之所素定而所當得也命者雖出于偶然而非所招致然是亦自天所降之定分也故二者合而論之則一也命而已矣

命與分奈何乎爲分別曰當得而得者分也君子之得福小人之得禍是也常理也不當得而得者命也君子之遇禍小人之得福是也非常理也分而論之若是也若合而論之分亦命之所當得也天之所降同是命也

人之吉凶禍福壽夭貧富皆天命之所素定人各有定分故短者不可長之少者不可多之且天道福善禍淫則善者有福報不善者有禍報是必然之理然爲善者或有禍爲不善者或有福是亦因所受之厚薄而有定分也夫禍福貧富皆天之所命而有定分如此鬼神焉私于諂祈者而變其常理與之福祿赦之災禍乎蓋鬼神者自是聰明正直而不享非禮非人間貪官之納賄容悦而行私者之比胡以非禮之禱請爲僥倖而有得福免禍之理乎此理甚昭晰明者固不待言可知矣雖愚者亦可微省悟而已苟遭禍而禱請者能責己過惡則有免禍之理畏天作善則有獲福之理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丘之禱久矣然則違理逆天者雖禱正神亦無得福之理況禱淫祠乎何福之有古人曰所不可祭而祭之謂之淫祠淫祠無福此言豈可不信乎

人之稟性各異故其好惡亦不同是以處世接人也有好我者有惡我者有譽我者有毀我者我所惡而有人好之者我所好而有人惡之者是乃人之所以有遇與不遇而君上之愛惡與臣下之榮辱皆所繫於此也吾之愛惡於人亦然其有偏僻者不可不省察而正之

衞介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又古人詩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有此度量而可以處世接人則自然無怨尤

古者君子之處事也其神靜氣定故從容不迫不動聲色而處置得精詳此因其氣宇淸明安重與涵養純厚也

躬爲不善而求爲人所容者不肖之人可恥之甚也大丈夫可容人而不可爲人所容以此也

人各有賢愚有曲直有情僞人心匿其美惡而不可測知如吾有眞情他人不能知吾心曲豈能傾心而相信哉李太白詩曰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里亦此意耳人有平日常交膝晤語者然不能知其心曲猶相去隔千里一般古人有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由知與不知也亦此意耳蓋人之心曲幽隱雖有良才美德長人者雖有姦邪凶悪甚者然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有終身不可窺者雖父兄不能識之況於他人乎故吾之難知人與人之難知我同是一般不可以人之不知己而怨人自慍也人不知吾之中心有美德譬如他人不能知吾肚裏之饜足是於我身不相干之事何怨尤之有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洪範五事亦各有德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五事亦與四勿相爲表裏蓋有四勿之工夫則有五事之德四勿與五事其數不同者何也蓋貌思二者俱屬乎動貌動乎外思動乎內也

行遊之處常避繁華熱鬧之境而可尋幽閑滲淡之地蓋靑山流水最多佳趣然是可與同志語不

可爲俗士論
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之盛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之盛如冬至生一陽夏至生一陰是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故盛極則衰是盛衰相根之理是以君子方其盛也知其倚伏之理而愼其微矣所以无亢龍之悔也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明名分莊周此言乃二書之大義可謂立辭簡要也所謂要言不煩者也竊謂易之道陰陽也此以兩位相比竝者言之此爲横說如晝夜 男女 君子 小人 水火風雷吉凶淑慝剛柔進退消長是也蓋易之爲道也言其大義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好生惡殺而述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就兩位比竝之中而分其尊卑而已矣可謂極精微之理而立天地之大意也春秋之明名分也此以上下貴賤不同者言之此爲竪說如君臣父子嫡庶中國夷狄王伯是也蓋春秋之爲法也言其大義則是尊王賤伯內中國外夷狄明君臣上下父子嫡庶之分蓋就上下高低之中而嚴其貴賤可謂致廣大之教而明古今之大法也
溫公以孝經全編悉爲聖人之言而不疑至有膾炙之喩後人亦傅會爲聖人之言而信之者多矣竊謂溫公是忠厚之人篤信聖人所以有斯言也然古昔之書亦往往有僞作者雖稱爲聖人之言苟非義理精當之至不可妄信蓋學者信可信疑可疑亦是愼思明辨之工夫而不可闕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斯言也朱子作孝經刊誤其鑒別分曉解後世學者之迷須依據以爲龜鏡
韓子說性有三品先儒議之曰氣禀不同豈只三品所能盡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此說固是春秋之法論義理尊嚴雖有毫釐之差不能不辨故云爾然人之禀性也細析之則固有千百種之不同韓子非不知之要之析其大槩則不過有上中下三品而已矣韓子之言豈可爲謬乎韓子復說其所

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言其本性之同也說性之品有上中下三者言其氣質之異也雖未發出本性氣質之名其說性可謂頗具備矣自孟子以後漢唐諸儒無言及乎此者嗚呼韓子亦賢乎哉凡宋儒之議韓子往往似刻薄恐非論人以恕之道而此齊求備于賢者之言也與薛敬軒之議韓子可謂最是也

君子之行道也唯暗然潛脩而不管人之知與不知譬如喫飯然唯要助飢而已不求人之知李謙云陰德如耳鳴己知之人無知者爲善者當如此古人曰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誠哉斯言也夫在諸內者形諸外也是言必然之理而已形諸外者非君子之所期待也

唯君子能知君子與小人小人不能知君子之心反猜疑疾惡動爲妨害終至枉寃陷殺者亦有之且小人不察小人之爲害引進爲己助終至亡其身而不悟可謂至愚不可曉也

唐虞之際君臣之言辭簡而意盡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又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又命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舜禹授受十六字其言最簡約而其理最該博此爲心學之淵源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此等之言皆是簡要可尚可爲天下之至言萬世之則可謂要言不煩也所以爲聖賢之言也

古昔先正之立言若兩說不同而俱有義理者是亦各發明一理耳不可偏廢苟虛心玩味各隨文意而求其理之所在則當並行而不悖其不同處亦自不相妨不可以己意橫作主張而妄是非之也是與辨邪正是非曲直者亦自別

若有自家獨所見與衆人之所見太異則只可與達者論不可與拘士談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誠哉是言也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言亦此意爾而

可與言之人亦極少矣
樂之所過即是憂之所生也樂者爲憂之根憂之所
在還是樂之所生也憂者爲樂之根是亦與禍福相
倚伏之理相似
人之制行惟量我力之所宜爲而爲之則可無後日
之怨悔如邵子詩所謂量力動時無悔吝是也苟
不量其力而行難爲之事不能終無怨悔
不量力之過率起於好事好名而不出于其誠
實或起于一時浮氣之激發宜乎不能保久也唐
高祖以其次子世民功大才高欲立爲太子世民
固辭而不立終逢建成之亂至殺戮兄弟此以
好名之心僞讓而不能終其友悌蓋於初不
用其誠故於終不能保初節所以有悔也孟
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信哉斯言也
衆人居富多忘貧須節儉而勿奢侈居貴多忘故
舊當存卹而不疎歳長多忘父母宜終身思慕
病愈多忘愼須安樂常思病苦時凡自修者當以
忘初爲誡
世間幼弱之人夭者多矣死期之近雖在歳月之間
亦不能知故老幼不能知其壽數之長短一也
然則幼者不可負其富春秋而放蕩老者亦不
可憂其大耋而咨嗟
中夏古人之博洽才量以本邦之人比校之卓乎其
不可及是今古華夷稟性與學習之不相如也苟
論其識見之精粗與偏正則雖中華古來宏才之
士亦復往往有可議者看其所著而可知而已
矣所謂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可乎哉
然則雖古人之說疑其可疑者信其可信者
亦是善學者之所爲也若謂古人皆是而無所揀
擇去取一切曲從者不可爲明達也故遜志齋曰
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
勿以古皆然愚謂此言旨哉明達君子以爲如何
乎然而後生妄議先正者亦所當戒也

孔孟雅言禮其言理者罕矣易曰窮理盡性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理義悅心仲尼燕居子曰禮者理也樂記言滅天理等止數語而已語孟之中禮字指理而言者多矣然則何爲不直言理而言禮乎朱子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無形迹之可言禮卽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由此觀之聖賢不言理言禮者有以也

以俗士爲史官無見識其猥俗粗謬迷謬天下後世之禍不少矣如李延壽爲南史是也況本邦之俗古來昏迷于鬼神妄信尙於詼誕國史之外野史苟記事者無見識則恐其迷謬逾於南史亦甚遠矣讀之者知其猥陋則不眩其神怪妖妄而可也

陸放翁跋柳書曰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篤信謂放翁斯語能中後世妄述作者之膏肓須有賢者之學而後傳聖人之經也不然則不免爲杜選如孟子之學到至處所以能述孔子之道也得孔孟之意而發明之作傳註者止程朱而已矣後世雖有豪傑之士不可及而已

四民各有所職唯爲士者以事君濟民爲職故在衆民之上而食民之所貢必須足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不然則素餐而已矣凡享其養者勞其勤死其事而可也苟愛其養而廢其職雖無譴責之者豈可不恥于其心乎柳子厚送薛存義序亦見斯意爾

天下之事謹其小則其大者亦隨而不差矣如權衡尺度只於分毫處辨得分明則至鈞石尋丈亦無所差矣

徒博則泛濫而無功非精究之道矣徒約則固陋而寡聞無貫通之理矣二者非自得之道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說約是所以自得之道也

博與約知行之工夫正相對聖人之教人只有此二者

而已博非博記古今萬般雜細之事物也自一身之
內至于萬物之理講究之多而廣窮天人之道天
下事物之理融會貫通而自得于我之謂蓋非融會
而貫通之則雖博聞廣見不能自得不能自
得之則不足以爲貴也約是以所博學而自得之
理而約之一身實踐行之也苟不如此則其約
之者隘陋而已非博文則不能約之非約禮則
所博學者徒爲耳可以爲無用之學大凡學以
有用可爲貴而已

程叔子之學正大高明如易傳之說不專主於訓詁解
釋據發胸裏所在之蘊奧而已儒者之學當如此
可謂致廣大極精微也其言謹嚴而緊切可爲
後學之箴砭百世之下聞之者興起令貪夫廉懦夫
立其爲益亦不少是可謂大有功於名敎也其
立敎也嚴毅方正蓋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矣其論人
責人之際抑揚褒貶儼然可畏只恐鮮從容不迫之
氣象比之伯子之言温厚和平自不同東坡云春秋
之法論道須嚴論人須恕程叔子之言亦爲論道
謹嚴而然乎孟子稱伯夷隘邵子臨終謂伊川曰面
前路徑莫令隘以此言比之古人如伊川謹嚴
是伯夷之儔乎竊謂明道如美玉伊川如精金皆天
成純粹之德固非末學愚者之所可敢輕議也

修身養生二者以寡欲爲要未有多慾而能修身
者也未有多慾而能養生者也

揚子雲以詞賦爲彫蟲篆刻壯夫不爲者誠是也然
視其所作爲之賦遂傷于工巧即其所戒也黄
山谷詩曰雕氷文章費工巧此亦可爲是也然觀
其所作之詩何其費幾許工巧乎亦是如所毀
謗也東坡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
者況衆人乎且其所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歐陽子歿
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
識者憂之篤信謂東坡論人之迷溺之非者其明達
如此然考其平生之學術議論浸淫于佛老也甚
深矣其所謂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誠然二子俱

是英才其言論與其學術皆馳如此心口不相應
者何耶

東坡曰賈誼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愚謂東坡
如惡伊川一事其量之褊小可知也且陷溺佛
老往往說怪誕狂妄之事則其識不足亦可知也
其所譏賈誼便是而自知便暗古語曰知人謂之
知自知謂之明誠哉自知之至難也

東坡平日之學術言論淫於浮屠可謂其昏迷之深
也然至作六一居士集序乃曰歐陽子歿十有餘年
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
之韓文公廟碑亦以闢異端詆佛爲尚東坡之言
何其與平生之所好相齟齬如此耶恰如聞兩人
之言可謂其志識無一定之專主隨事而依違也
其學術之不純一也如此可以見其爲人也

天下之事上世之法簡略而至後世益詳密如學術制
度皆然此古今氣運之漸開也自然之時勢當如此
如六經所說者其大略也至後儒世出其爲說也
漸加潤色詳細如漢魏以下諸子及宋諸大儒所說
是也然而後儒之說雖加精詳皆是六經語孟中所
有之道理轉論述而漸細密者也不能出於六經語
孟範圍之外然上世聖人之所說其簡略者不可
有差誤後世諸儒之所論其繁詳者或有時而疎漏
過誤蓋其略者道理簡要而所該周備其詳者論說
繁衍而所分析或有過誤也如曆學其法至後
世益精頗有古人所不言到處然虞書之中數語
說曆象者其根源而後世說曆者不能出此規模
之外其餘法術亦皆如此

柳宗元辯晏子春秋以謂齊人之爲墨子之徒者作
之篤信嘗頗其爲書疑以爲非晏子所作今見柳
州之言而倍自信鄙見之適不謬而後人之僞作

或曰程子之言曰齊整嚴肅則心便一竊謂中心正則威儀
之形乎外者亦自正是當然之理夫心正者本也有
威儀者末也本者所當先末者所當後然程子之
言却似可以正外貌爲先苟言先用功於外

貌則中心自正恐其流弊有爲色莊人之患奈何予答之曰正中心者固其本也然中心未有形象則難做操持苟外貌惰慢則中心亦隨而放縱故程子復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也是以學者欲正中心者必先當整外貌正儀容以維持其心然威儀雖在外所以敬愼其威儀者在內蓋工夫至于此則無內外本末之間隔其所持一而已矣是內外交相資之功耳非專其外而遺其內之謂也

心體於萬物爲仁一物不體非仁也

事功之學雖似有適用之益要其歸趣是貴才力賤德義捨理而尙氣者也卽是小人之事不可爲君子之道非伯術而何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可爲學者之規戒君子之道以才德兼備爲貴而才爲德之奴德爲才之主苟貴奴而賤主是可謂君臣倒置也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者不可爲賤工詭遇而獲禽者不可爲良工若有德而才不足亦不失爲君子矣苟而有餘而無德則非小人而何楊氏論管仲與子路其說見于孟子註於此亦可見事功之學非聖門所傳之旨也

後世秀才之爲文其論固佳者多矣然而人我克伐之念勝矣故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則猥陋可賤而已矣蓋矜己者必欲勝人此小人之心耳

凡事必咨訪而後明故曰好問則裕必經歷而後熟故曰躓一事者長一智苟不咨訪而自用不經歷而妄行亦曰殆哉

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愚謂是爲學之本旨學者之立志宜知此蓋學將以知道苟爲學而不以知道爲本雖博學廣聞無益徒勞心思而已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夫知道固極難然不以知道爲志則爲學駁雜而不純一立心邪僻而不平正因失其本也然則雖有宏才

博聞之逾人不可爲儒者之學不免與百家衆技之流相同此卽俗學之習亦不足爲貴也若乃以朱子之言反覆言之欲知道則先須要學純心正苟學雜而不純一心不正而邪僻則與道相乖戾何以得知道耶

聖人謂放鄭聲遠佞人又謂巧言亂德甚矣淫聲巧言之迷人也變亂是非顚倒曲直分陷溺而不覺大率君子謹所好鄭聲佞人都是常情之所好可畏之甚也如邪說之姦巧誑誘亦是此之儔也使聞之者易迷難悟可不畏乎

聖人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且言使人殆聖人之言可畏哉古來毀譽亂善惡昧者不察故偏聽生姦聽言者可不審乎

祈禳[illegible]災之道莫先於克其私窒其慾是其工夫在內莫大於愛其民博施濟衆是所行在外蓋私者天之所惡民者天之所愛故內克去其私慾則免天譴外愛養其民人則合天心苟不能如此雖諂祭淫祠佞媚鬼神而禱請百計以爲勤然天譴難免天心不喜何福之有聖人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豈不信乎是不待遠考諸異域徵於古昔唯試視諸近古今世之人之行其私虐其民偏禱神佞佛而僥倖者之無福報應驗歷歷而可知而已矣此理甚昭晰不待知者而明也宜信之而不悖迷然而衆人迷而不覺者滔滔皆是何耶豈非因鬼神之理幽深而難曉禍福之說多欲而易惑耶

官祿以不如己者視己則自以爲有餘日日可喜樂才德以逾於己者視己則自以爲不足日日可勉勵

問者求明善於人也思者求明善於己也求於人求於己而不休此所以窮理而致知之方也

李白詩曰以此醉中樂勿使知醒者此言醉者有樂而醒者無樂也李白是放達之人與劉伶輩不同然非知眞樂者也蓋醉中遣興得樂者偏而淺

醒中知樂者精而深醉中之樂易知醒中之樂難知學者平日不醉時更要知別常有娯樂之勝於醉時此知眞樂也苟知眞樂則不論醉與醒醒亦樂醉亦樂隨時隨處而無不樂苟得眞樂如此此與醉飽聲色宴遊之樂不同君子何待醉時而後初樂耶

自樂者必安分故無求于世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也不安分者必有求于世故不能自樂所謂長戚戚者也

天下無理外之事或曰天地間復出乎理之外者亦多不可以理推測也不知此非出乎理外惟人之窮理未精故知其常而未知其變則不足以盡天地之理也蓋理有常有變其變者雖非常理此亦理中之事天下豈復有理外之事乎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窮理也

人之爲惡也德性蔽固而不明故而已其所由者三焉氣質也人欲也俗習也此惡之所以行也人之爲善也因不爲氣質所拘不爲人欲所蔽不爲俗習所移也苟無此三者之害則德性開發而不塞此善之所以行也夫氣質人欲之爲拘蔽也固多矣且爲俗習所移者其害亦不少矣學者之所當省察也

方孝孺之文往往發明義理有補治道者多矣其戒恃才一篇最切乎規戒爲君相之人所宜觀覽也可以爲應病之藥石凡人皆亦當玩覽闇齋山評之唯稱筆勢音節不稱關世教何其玩讀之膚淺乎孝孺經濟之學忠義之節可貴不幸不保終可惜哉

人心之所欲者義理也故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姑以比喩形容之之辭爾其實義理之悅我心奚翅聲色臭味之悅我耳目口鼻之比乎哉何則雖衆人當赴其節義則舍生而取義赴死如歸者皆然人心悅義理之深以此而可知而已矣

忠臣孝子之於君父猶如手足之捍頭目然雖遭毀折而不懼其所愛至深也君子之愛人也忘物我故方其危難時雖疏遠而不能不救況於其至尊至親者乎如岳武穆其愛君憂國之志至深終有不可奪者是以不顧利害死生雖讒人枉陷至死不變其節操或謂此非明哲保身之道昧於進退之機是豈知忠臣義士之心者耶

世人衣服器用好詭異華飾爭相尚之常從時好而變矣風俗之移人也如此可不畏乎

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爲知之而不行者言之也其實行之易知之艱何則十室之邑有忠信之人能行者況古今德行敦厚之人不少然知道者少矣其識知之艱也程子曰非特行難知之亦難也古非無美村善行在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愚謂美村知諸葛武侯善行如司馬溫公其餘三代以降美村善行之人不可枚記然而知道者寡矣所以知之艱也然亦有知之一邊明而行之一邊艱者不可一槩而論也

剛柔者性也不可變然善惡因所習而移剛惡者習而爲剛善柔惡者習而爲柔善苟自幼早諭教用功久則無不可變之理所謂習而成性習慣如自然也雖有美質之人習而爲惡則陷溺也易此習不善而成性也雖有偏陋之質習爲善則遷移也不難此習善而成性也

老年讀書之法與少壯不同擇看簡要者潛心尋思使義理精熟而欲自得之是歸約之功也不可徒務博覽強記而貪多所求不約則汎濫而無功不能自得于心徒費心力而已矣

胡氏知言亦可謂好書也其嘉言發揮義理者多矣彼豪雄之才講學之力秀發于當世凡力有餘者必負其才放過亦多竊謂胡氏之學雖出于龜山之門然不免與伊洛之統微有齟齬一變則恐出乎程門規格之外或流爲事功之學亦未可知也

陳北溪曰孔孟周程之道至朱子而益明魏鶴山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陳魏二氏之言可謂適中也誰謂過當之言阿其所好乎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理本自如此非勉强爲一體而已蓋吾身自天地而生來天地爲萬物之父母故天地萬物與吾身本自爲一氣仁者至公無私故無物我之間隔不能不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爾西銘特言此意爾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言君子之道在博仁愛於萬物而仁愛之之道有厚薄次序也蓋天地萬物本自一體皆所當仁愛之也是理一也而其中自有親疏貴賤之品秩不同是分殊也故施仁愛之方不能無厚薄之宜先後之序故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有緩急輕重不可紊如墨氏兼愛是無三者之差等也如釋氏禁戒殺生而絶滅人倫是薄親貴而厚疏賤可謂倒行逆施也又與墨氏兼愛異

程子分別孔孟之德不同之數言說得明辨又說孟子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既到聖處夫知行可並進恐無偏到之理然德未到聖處而唯學既到聖處者何也曰程子有言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如孟子傳孔子之道而能言之者非有德之言乃造道之言也蓋孟子是命世之才能曉得孔子之道分明且其去聖人之世與去聖人之居甚近矣是以聞而知之最親切的實故繼述其道而不謬程子所以言學既到聖處也如程子能知孟子而言之亦庶乎造道之言矣然學到聖處者孔子之後自顏曾以來孟子一人而已矣

修養之貪生者術者之事也攝養之保生者君子之道也其養生之道雖相似然其所以養生之心公私之間不同而已矣

醫家之術立方之書有救人之用固不可廢棄然凡執方術者之言往往誇誕過譽失其實者每多矣拘

忌不レ循レ理者亦不レ少矣其說不レ可ニ盡信一讀ニ其書一者考ニ其言一而可レ知而已矣

中華之俗振レ古諫レ君而致レ命者相踵不レ絕雖ニ刀鋸在レ前鼎鑊在一レ後不ニ敢畏一其死一者何也其俗尙レ義且有ニ文學一而知ニ諫諍之方一也本邦之俗古來輕ニ戰死一者多矣雖ニ鋒鏑羅列喪レ元在ニ須臾一不ニ敢惜一其身一者何也其俗好レ勇而尙ニ名節一也倭漢尙ニ氣槩一而不レ惜ニ其死一同而所レ死之地異者無レ他因ニ俗尙之好レ義而有レ學與ニ好レ勇而尙一レ氣之不ニ同也

焚椒錄遼臣王鼎記ニ遼王耶律洪基寃ニ殺其妻懿德皇后一此ニ綱目所レ載甚詳悉今千載之下讀レ之者不レ堪ニ悲哀一矣嗚呼讒人無レ極之禍至ニ如レ此之極一哉漢武帝之殺ニ戾太子一唐玄宗之殺ニ三子一亦然夫父子夫婦者至親然因ニ其信レ讒而窮ニ慘刻一爲ニ殘忍一如レ此況其他乎爲ニ君父一而聽ニ人之讒愬一者可レ不レ畏乎嗚呼頑愚至レ如レ此可ニ賤惡一之甚矣

胡氏傳曰凡亂臣賊子畜ニ無レ君之心一者必先剪ニ其所ニ忌而後動ニ其惡一篤信曰若ニ本邦北條義時之於ニ畠山重忠一朝鮮李氏之於中鄭夢周上蓋先剪ニ其所レ忌者也

天有ニ陰陽一而造化之道立焉陰陽有ニ常理一有ニ變化一福レ善禍レ淫是天地之常理也稟ニ其命一者非ニ偶然一也人之稟レ氣也有ニ厚薄一稟レ氣厚者福常多稟レ氣薄者福常少是陰陽之變化也稟ニ其命一者偶然爾夫天道福レ善禍レ淫之常經亘ニ萬世一不レ可ニ泯滅一然陰陽之變化常多是以雖ニ善人一不ニ必有一レ福雖ニ不善人一不ニ必有一レ禍因ニ二氣之變化不一レ常也故受レ命有レ幸有ニ不幸一非ニ常理一也常理者天道之自然也變化者二氣之偶然也造化之所レ爲常理者幽深而難レ見變化者顯著而易レ見論ニ天命一須レ分ニ常理與ニ變化一而說上然皆是出ニ乎造化之所一レ爲故都目レ之謂ニ天命一須レ要レ知ニ天命有ニ此二理一也

原ニ於萬物之始生一資ニ始於天一資ニ生於地一是天生レ之地育レ之也蓋人物之生也形交而生焉與ニ艸木蔕ニ種

子而相續者異其初不止父精之獨施母精亦同相合渾融無間而始爲種子是胎之成也故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然於胎中養育十月而分娩是母之功比父爲最多如父其始有施精之功而已故於媾精之時其功與母相半到于胎中之養育則全是母之功也故人之生也固以資父之氣爲本始然而母之滋育功勞爲過父猶萬物之生也以資始於乾元爲本然而資生於坤元之功爲多也是以人之禀性也其形容心志似父者常少似母者常多以其資生者多也故雖父賢知然母姦凶則所生之子亦不似父之賢知而似母之不德則必不肖之子也然則娶妻買妾不可不審擇其性行又須選父家之良賤不可唯以其容貌之美惡爲取舍然君子之於父也愛敬兼至比母最厚者何也蓋人之生也資始於父是爲禀受之本源如母雖養育之功固多然其爲本始而統之者父也是猶雖地育之功厚特天生之德大也故父爲天母爲地其尊卑自不同此以父爲至尊至親其可尊與天齊故君子最厚其父而母其次也

見道明則守之固守之不固者見之不明也今有聰慧勝人而持守不固者因不實見得也

喪禮國有通俗常法是以難盡孝子之情如處士不仕之徒粗從其意亦恐無妨然喪禮於本邦其勢不能悉行學者當姑從國俗而行易行者而已矣不可背國法駭時俗只不剃髮不火化惟可也

古人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夫人固未易知然自知最難何者由有己也故古語曰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意者不其然乎自私者身有小才則自以爲大才有小善則自以爲大善雖有大過失而不知皆不自見之患也可謂愚也矣

書者心畫也心之所由見也可不敬乎明道作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司馬溫公平生未嘗艸

書雖造次顚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卽知公之爲人是皆可爲法予之先考善書平生於筆札極謹嚴雖當倉卒之際隻字不艸略始終如一其不苟也如此吾人之所不能及也

人之爲學也歷年之久積累而不息雖愚者漸進可開明故學者之享壽永久者是天之所祐可以爲幸甚積累之道又在專一與勤苦蓋非專一與勤苦則無進益精明之功

孔明岳飛文天祥之輩非無王佐之才恢復之力然身爲將相不能立其功非命乎然則人之賢否不可以事功之成敗論也久矣功之成否唯由命之禍福而已非由賢不肖也

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蓋道不遠人率性之謂道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由非身外之事也日用常行之間至近之處而至道存焉此乃天理之流行發見處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若夫語非常高遠之事以爲至妙者左太沖所謂後言無驗雖麗非經是而已蓋語妙理也易矣雖一超直入言下頓悟亦可爲也然非眞悟而已

後漢書曰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歐陽永叔曰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篤信曰二語其意相似蓋衆人之情貴耳而賤目由知人不明也

古來僞道學者往往爲過激之言而不恥其言常過所行其所自處甚過高爲苟難之行而求見知乎人詭異其言行且誹議古人蔑如今人驚世駭俗是客氣之所爲非有英氣然自信以信于人自欺以欺於人是以足欺世而盜名故世人稱述之爲道學之士所謂居之不疑在邦必聞之人可稱僞道學不可爲眞君子也而世人不可終欺也其眞僞久而後自見矣

聖賢言誠字有以人之實心言者有以天地鬼神之實理言者李邦直解誠字曰不欺之謂誠此只解得實心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於實理則爲

說不去程子改解曰無妄之謂誠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此通實心實理說之也可謂精當也

中華之俗比之我邦不仁以何言之蓋彼土之人乏軍食則往往殺人噉之矣如隋朱粲教士卒以殺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唐昭宗在鳳翔朱全忠圍之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既爲人所剮市人賣人肉斤直錢百本邦之人雖勇悍逾人者何嘗至于不仁如此乎

後漢東夷傳曰東方曰夷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篤信曰古人以君子不死之國爲日本夫日本雖在島夷之中其俗比之中華及西蕃諸夷仁而壽稱之爲君子不死之國亦宜哉

後漢書東夷傳曰倭國人多壽考至百餘歲篤信曰我邦比中華及諸西蕃壽考之人多矣古昔往往有逾于期頤之人到耆耋者今亦不爲鮮矣豈如後漢舊所載雖中華學道術善修養之人超過乎中壽者寡矣夫禀氣深固有者多壽禀氣淺露者多夭本邦雖天資薄弱之人壽考者亦多矣是因受地氣之深固耶

當于安樂之時不知其安樂故不能樂其安樂者常人之情也所謂蓼蟲不知辛之類也必涉於憂患之時而後知前時之安樂而思之君子不然當其安樂之時也必知其安樂而樂之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聲色臭味之美者是耳目口鼻之所好而人之所欲也雖君子亦然只其所好各有邪正多寡而已矣君子之所好者順理而正小人之所好者順欲而邪或雖所好正也然過甚則有害義亦非君子之所爲也好之正而且無過不及者君子之所爲也

伯有之爲厲杜伯之鬼起而射宣王戚夫人死而報怨於呂后此其氣魄强梁過人者忿怨之氣不散而然久則渙散而不能爲厲如氣魄脆弱之人雖忿怨

之甚不能如此如唐高宗之妃良娣怨武后之害已有爲猶爲鼠之言而不能報是也

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也君上有禮以率臣下則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人皆慕守義而死恥不義而生也禮運所謂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此之謂也

胡文定稱春秋曰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愚竊謂朱子綱目一書其功亦恐可次之學者之所當玩覽而終身不可廢也

古人謂人不讀書萬卷不行地千里看不得杜詩蓋言人必見聞廣博而可見得杜詩之佳處杜詩尚然況道之浩浩豈少所聞見而能可知得之乎

義理之學資朋友講習之功而明者多矣蓋其德行相觀感而善義理相切磋而明故曰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若以文字相質以訓詁相挑此非所以兩澤相麗互相滋益之道也苟如此則朋友講習之樂亦可謂小也

文而不武謂之腐儒是柔懦而不堪立大事武而不文謂之傖夫是鄙俗而不知義理二者偏于一事文武彬彬不偏者是可爲君子儒也

人之生質忠厚恭儉過于人而有似不足于聰明者是其如愚者卽此其稟性之所以忠厚而足爲可貴而已矣比之作聰明亂舊章者其超過也遠矣古今之人其資質有如此者復可爲難得也復有似聰明而眞愚者二者所宜辨知也

張子之與道統之傳也次于程子如西銘前人之所未發大有功乎吾道其餘發明道理亦不尠而然而其言曰形潰反原又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此言與程朱之說大相乖戾嗚呼如天人之氣聚散消息是生民之本大小大事其說不同者非微細之差謬凡先儒各有所見雖其說不同如此不害爲其道之同其餘經說亦然今人與朱子之說其訓詁有小差則譏以爲異學其拘隘甚矣

古昔中夏三代之盛世固萬世所當法傚而後世不可及而已矣周亡以降如漢文帝光武唐太宗等數君其德其治雖不及于三代之聖主亦所稀出之英主如其恭儉忠厚納諫好善可爲百世之法也如其餘季世庸君世出昏亂相繼然則今人之傚談論不可妄意是古非今此非忠厚之道且可思古昔之世有汚隆主有賢否也古之不可及者因其時之隆其主之賢而然耳不可一槩爲不可及古而尙論也至于後世苟有狂妄之學士漫是古非今者不避忌諱而誹議之吾恐有時君不任其怒之禍亦未可知也後世學者須思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愼吾輩幸生乎太平之世浴治化之中居安閑恣讀詩書終身不事干戈誠是人生之一大幸事也哉學者常可樂斯樂不可偏慕古譏今也

詩之源流遠矣擊壤康衢之歌者國風之權輿乎虞廷之唱賡及南風歌者雅頌之權輿乎三百篇是夫子之所刪定爲詩之經萬世學詩者當以是爲本漢魏以降至盛唐雖去古既遠而曰刪後無詩然風雅之流猶未全亡如晉陶謝之極雅淡其最傑然者也唐之未衰也詩人韻士輩出如老杜上雖不及于風騷然下冠于百世後代詩人之所慕傚也中唐以來至宋迨元明其間作者不少固雖極巧麗然其風漸非薄不及古雅也遠矣亦不可以爲宗師

古詩三百篇吟玩以養性情以諷諭而爲教其爲體也溫柔敦厚平易微婉是風雅之道爲詩家之祖作詩者須以此爲法今之作詩者不達乎此理雕蟲篆織安排布置以求巧飾爲工夫故作詩者反苦心氣費思慮妨功廢事是玩物喪志之甚者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有才性而不費心力者作之以言其志亦可也乏文學無材器者不要强作非唯寡思省事又可以免詒癡符之誚蓋本邦土俗不通韻語此所以拙乎詩也

能詩者不安輕下文字沈思久而成之雖一字一句必用心精密刻苦而後做出好詩苟不如此則雖老杜不能作好詩如杜甫固可謂聖于詩者也然其作詩也用心精密於今可見矣是杜詩之所以好也學者之讀書力行亦當用心如此

看詩須擇風格三百篇之後陶謝及初唐盛唐數輩尤古雅可謂得詩人之體其餘工詩者固多然得詩人之風格者鮮矣竊謂如朱子之論詩恐可謂最得詩人之意也

程太中退休後所作詩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可以爲法今人以其所作好示人者衒其美也恐不免詅癡符之誚

雖作詩多矣無益于講學況雖能之者有苦思之勞廢時之失苟不如此則不能巧矣國俗不通于唐詩之聲韻文字此古來本邦之人所以拙乎詩也然則作爲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也故本邦之人作唐詩以述其志比之和歌甚爲不及非不得已雖不作詩可也唯詠吟古人之詩合于其時情與景致者而足矣豈不逾自作拙詩而勞苦耶如古君子之作詩所謂和順積乎中而英華發乎外所以吟咏性情而言其志也後世之所以不及也

明方孝孺贈鄭顯則序論文章以惡乎好奇與淺易立說於作文之學甚有所發明學者之所當玩覽也

曾南豐之文比諸家文章議論純正精詳非有得于經術不能也三蘇及荊公之輩所不及也朱子稱之也宜矣

文章尙純正典雅而有理不尙巧麗浮華而無實如昭明太子文選古今文人之所宗也擇取其善者且資用其材則可也然而其中載宋王司馬相如諸賦揚雄劇秦美新劉伶酒德頌等皆是浮華淫靡詖佞放蕩之文可謂名檢掃地矣文辭雖巧不足尙也自

餘之文亦儒者可取者寡矣葉少蘊曰文章不關于世教雖巧無益斯言可法也如文選諸作往往不關于世教者多矣

韓子言左氏之浮誇後人稱其言之當夫左傳誠是古代之好書猶不免有此病況後世文人之所作往往浮誇者不鮮矣是不要義理而以言辭爲滑稽者也

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不善莫大焉近世以道學立名之儒不免有此病可不省察而戒之哉

本邦書生之作詞章也常好用詭異之文字換却邪尋常文字習以爲常苟不如此則誹議以爲拙俗近世以來最爲甚俗尙之卑凡如此不知欲奇巧則愈拙陋也朱子稱歐公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朱子此言可爲作文之法

白樂天詩稱李杜曰吟咏流千古聲名動四夷韓退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愚謂李杜詩名極高如此然杜詩曰文章眞小技於道未得尊是杜自言也湯東澗詩亦云文章於道未爲尊詩於文章又一塵然則得詩名比之文名亦益爲下也方玄英詩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誠哉是言也風雅之士雖與俗流不同然而詩賦者非君子之所汲汲若以此爲平生之工夫於道所不尊也

作文章貴依經義而有條理須平易而簡要含蓄而有餘味不必要爲艱險奇異之辭以夸曜其美

謝疊山之文章軌範有資乎文章之學其文多取唐宋之大家而出漢魏六朝者寡矣鄒東廓亦選文章軌範續集其中收錄唐以前之文者多矣初學之士併二書而用之可也今之學者欲作爲文字便先熟讀論語孟子又記誦乎斯二書則用意取材有源委而且達作文法

古昔本邦之名士雖好作爲文章詩賦不倣古人之正體故近鄙俗而遠古雅其所作文詞軟態而靡

曼好華飾流淫媟不可為儒士之文且布字多顛倒連字用俗語而作詞不本于古者多矣今之人能誦其詩讀其文則可知其可否

本朝之歌詠微婉而溫雅且極精巧者多矣恐可與中夏之歌詩爭為頡頏若乃國字之文章雖專務艷麗而體製柔媚也然其奇巧者數家亦可以亞乎倭歌矣若夫本邦之詩文雖古昔名家之製不足與中華之作者為比讎故以本朝之詩文較之和歌文其巧拙雅俗不可同日而談也此豈非係不合國俗與土宜乎哉

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曉故古人之歌詠極精絕矣古昔雖婦女亦能之者多矣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模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旁觀符之誚

大凡我邦之人古來讀書皆坐于粗未見致力於精者此其為學與作文所以不及于中夏也

胡氏知言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愚謂今世之人苟讀書通經而有志于斯道則雖未能知道亦可以為使由之民然則雖生在澆季之時亦可謂堯舜之民也其樂如何哉

學者當勤道學之實不可好立道學之名名不稱其實而掠取一時之虛譽可恥之甚也且雖自負以為專一于經術往往止于訓詁之習而未足以為致知之學以此自為矜高而嫚罵於人抗顏好為人之師可謂方不知其量也至身後則自有公論而不能掩其良拙與眞偽古語曰要之死日後是非乃定信哉是言也可恥之甚也

大率好立道學之名者拘泥乎訓詁而不通于義理執滯于古禮而不知土宜與時變膠乎欲行古禮於今世然而不好作善愛人故責人常過刻薄而少恩好揚人之短口多是非如此

者以好道學爲名而却不如無學而質良者也世有如此之學是以無學之輩以此爲口實而誹議儒術此聖學之所以益湮晦也

先輩固不可輕議然而討論古人之是非得失亦是窮理之一事不可不辨也取其可捨其可捨亦宜公平不可刻薄東坡云取人可恕此言可爲法

聲色臭味之悅人之耳目口鼻者多而不可枚陳君子取其雅正而淡薄者而以養其身所以無損而有益且求之易得也小人取其不正而濃厚者以逞其欲所以有損而無益且求之難得也

生刑之法須重之不重則民不懲死刑之法須輕之不輕則爲慘刻

兵錄云勇怯者性强弱者地愚謂勇怯固各人之性也不拘方土然本邦之人比于異邦甚勇悍此雖非其土性蓋習俗之令然耶且本邦之中如關東之人其體力最强剛此强弱由地也朝鮮之人亦比之本邦之人其體力强然其勇不及日本人此皆因土地而然誠如兵錄所云

種木之法東坡曰大者不能活小者老夫又不能待惟擇中材而多帶土礎者爲佳愚謂東坡擇中材之言固善然種子挾枝而待其開花結子亦是老生涯一樂事且身後爲人歡賞此亦詒厥孫謀遺愛之一事非專爲我之計此不可爲無益于後人況幸天若假我數年有待其長茂而看花實者耶世間待歲月之久而成功者多矣豈翅植木而已耶凡事須豫早爲計若不爲早計則不及時多矣

艸木之生與人類動物不同無雌雄交媾之事但各自有種子而生焉下其種子則地能養之生長而已然動物亦有相似者如魚鱉亦既生卵而後其母不能伏育惟水土之氣養之能成形此皆與人類禽獸異

廢棄仁義忠信日用彝倫人道之所當行而不講雖

理義可令悅人心而不啓之欲究知纖細之末事或好技藝汲汲而專心於此是所謂心不則德義之經口不道忠信之言可謂頑嚚而不明也雖多材多藝又何足貴乎哉

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此知君子與小人其所樂之不相同猶氷炭薰蕕之不相容然而君子而後有眞樂小人之所樂樂未既憂則隨之不可以為樂也

本朝古昔信使屢通中夏故朝禮粗效中華而其制頗行矣如武家禮式雖源義家頗定諸法式至後世頹敗久矣將軍足利義滿公憂其廢絕命其臣今川左京大夫賴氏小笠原兵庫助長秀伊勢平氏滿忠令議定於諸禮法筆之於書名之曰三議一統蓋三人相議而一統天下之禮法也厥後武家雖改姓易代然歷世遵行而不廢至乎今尚依據焉蓋同其所制頗合乎土宜也

古人以為地不滿東南且謂先天之位艮為山居西北故西北多山兌為澤居東南故東南多水又曰百川皆朝宗于東海皆是以中夏地勢言之非通論天下也夫中夏在崑崙之東故地勢西北高而東南卑下百川流入東海只嶺南諸州其水有入南海者外國之散在于四方者其地勢各不同先儒以中夏地勢為天下通論者何耶

愼思錄卷之五　終

愼思錄卷之六

貝原篤信編錄

人生接人應事之際苟使大勞心力甚費貨貯如此而不能行善猶可也如接人以愛敬不爲自私不占便宜應事微用心微費財此易爲易行之事如此則事治人悅而我亦無慊朱仁軌所謂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亦此意耳

賓之初筵之詩能形容於酗酒之害可以戒酒徒白樂天詩一飲一石者徒以多爲貴及其酩酊時與我亦無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愚謂多飲者豈止費酒錢而已哉失威儀伐德行發狂言傷腸胃而至亡命矣且其貪鄙饕餮亦甚醜矣其爲禍也到此而極矣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蓋多飲者其嗜欲亦由習慣而不能忍放飲爲癖而已苟忍而制之則庶幾乎不至放飲陶侃爲酒限宜乎哉古語曰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朱子亦以半酣爲限苟如此則庶乎無飲酒之失矣吾故曰防禍宜怯忍慾宜勇

葛覃詩云言告師氏毛傳曰言我也鄭箋孔疏皆從之朱子詩傳曰言辭也劉安成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之類言字皆語辭也自是以下諸詩中言字古註疏皆爲我字而說朱傳則不然無爲我字而說者邶風泉水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古註疏及朱傳皆無解蓋分做前解也然則言字據朱傳則都可做語辭不可爲我字而說

小雅蓼莪篇此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第一章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蓋其思慕之意最深切令人發感歎宜乎王裒之三復流涕也四章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云云此言父母之恩深厚爲人子者宜反覆吟咏而追思想像之也大全小註謝疊山說此章精詳可謂發明於經意也學者宜熟玩蓼莪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朱傳曰言父母之恩

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蓋德字指我之德世本古義曰之德指上六句言父母之德也竊謂朱傳固既明然古義所說德字承上有照應姑舉以備參考云爾

濟時之艱危須用才志兼備者人無才則不濟得事然而無志則雖有才不能濟事有志則濟事有力而才亦生

朱子曰張子之於程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又曰橫渠之學乃是致曲篤信謂張子之所學極嚴密可謂得道之一隅也是其致曲處未如二程之具體也是乃猶伯夷伊尹於孔子歟

夫婦之別先儒以爲屬智蓋閨門之中匹配之際至親近動易至褻狎褻狎則易迷溺混亂而無別且婦人之情性與男子異昏愚忿嫉難曉男子苟不知之則忿恚交發而至反目是家之所以不正也女正位於內男正位於外而家道正者乃有別也蓋分別者知之理也分內外各正其位而不至褻狎迷溺且能知婦人之性情而制御得宜也非知之明白則不能矣是夫婦之有別者所以屬知也

子弟之輩雖不肖而不孝不弟勿忿疾其頑須從容時教諭之不可迫切譴責如此則父子兄弟不傷其恩泮水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和顏色爲笑談而不怒責從容而教誨之也是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道也且不自譴責可使他人教戒此古者易子而教之之意然而子弟不順從其教則叵奈之何宜容忍不可忿怒彼其性素不肖我譴責之甚則益拂戾是父子相夷之道也古諺曰不孝恨父母欠債怨財主是小人之常情也雖堯舜之聖貴爲天子有不肖之子不可奈何是亦天命如此而已矣況常人乎不可做憤怒憂苦也安天命而可也

物皆有良能犬之守夜牛之耕馬之馳鷄之司晨金石草木魚介之有滋益于人不可枚記人能知其

良能而用之各得其相助矣至人才之賢否則比知於物之良能却難者何也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故知物則易知人則難君人者只任愛惡之私情而用捨之則捨其所長而用其所短宜乎用人之難也所以知人要明也

學術之綱紀節目與爲學之次第以學庸語孟所載孔曾思孟之所教爲法而不背之者爲正學可以爲聖人之徒與此不同者便爲異學不可爲聖人之徒如周程張朱之學皆是纘道統之緒爲聖學之正宗然於經說各立所見之言不相同者亦多矣如張子正蒙所說人物死生之說與程朱之說大爲齟齬其餘亦出入者有之然同是聖門之正派而其道則一也且中葉以來經解所載宋儒諸經說及宋季以來至明季諸儒之言與程朱諸說不同者多矣是各立一家之言也苟非有外道之意思則以經說之不同不可爲異學須精擇爲用捨也

聖賢與殘賊其人雖既歿善惡之芳穢流于千載而不休人之一身豈止于生前百年血肉之軀乎哉抑身後千歲所毀譽之美惡亦是可爲其身分內之事然則何謂聖愚同腐而無餘耶古人詩曰秦檜惡名千古臭岳王忠節萬年芳謝枋得詩云人生芳穢有千歲世上榮枯無百年此皆言身後之汚名可恥也若不恥身後之汚名則臨大節而苟免偸生背義何不至之有如此而沒身者與禽獸何異耶古人詩曰孔丘盜跖俱塵埃是豈非有害于名教之言耶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蓋賢者以下往往稟性偏而不全其賢如二子亦不能無其病雖長乎此或短乎彼中庸所謂其次致曲者也不如聖人陰陽合德無短長之可論夫伯夷柳下惠亦有偏性以此看之如康節伊川亦雖同是賢喆然而不能無偏性蓋康節不如伊川之謹嚴伊川不如

康節之寛舒是雖賢者亦各有長處有短處也如此

程子曰堯夫道偏駁於此可見康節之學與程子不同伊川謝康節欲同遊看花曰吾平生未嘗看花是恐與伊川初年吟風弄月之氣象不同又與康節寛舒之氣象異其謹嚴與伯夷之隘同者耶

孝經禮記家語等往往載聖人之言然先儒不盡信疑其非聖言者多矣然則後世雖傳之爲先儒之言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則可也而已矣

人之凶德無大於拒諫所以不能保家與身也蓋剛愎者不受諫性偏而多忿慾且識暗而不曉於義理與利害所以拒諫而不納也

諫君之難也過於赴強敵何則赴強敵者其勢有奮發勇猛之氣幸而有免死者則亦得名譽而却有重賞諫君者其勢不能不畏怖懾伏幸而免死者亦遇重譴而後禍難測故爲臣者雖忠誠剛直知其被拒而或不敢諫所以難於諫諍也人主雖性偏而多忿慾苟有聰明之資則知其害乎人與害乎己故能納諫而不怒是亦難得其人也如拒諫人顏色不和則雖其父兄君主亦不易責其子弟臣僕之過失況於諫君主乎是庸人之所以不能聞過而遂非也

人於使奴僕之道往往不用心常忽略了夫仁者無不愛況於我僮僕乎今不察日用至近之事何不思之甚乎此可謂之其所賤惡而辟也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言可以爲法

居家而不孝事君而不忠厥罪惟鈞不忠之人君得而斥之不孝之人父忍而容之惟幸而免耳爲人子者爲父所忍容此不孝之甚也雖不被爲父譴責豈可不恥心乎哉

不能詩者不知詩而好妄作却自私以爲巧而不能知其拙陋好作無用之閒言語毎以夸示于人難免識者之誹笑然觀者不忍面告其拙退

而後言作者不知焉顏氏家訓所謂詅癡符之誚可恥也吾輩素拙陋所以不敢好作詩也

山水之形勝者造化自然之天巧也其奇怪極美觀圖畫之精妙者筆墨所描寫之人工也是可謂人力奪天巧也然徒好畫圖者不知天巧之最可玩賞者何乎

面前而譽者近佞諛退背而譽之則其人必喜且感深向面而毀者近忠直退背而毀則其人必怒且怨深退後之言可不愼乎

晉宣帝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愚謂是豈道家之所專忌乎吾聖人之所最忌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家語孔子答子路戒盈滿曰損之又損之凡聖賢之戒盈滿者不可枚擧豈特道家之所忌而已耶

人自捨其不善而著其善掩其拙陋而顯其才能雖一時欺人然後人終知其非是而不能掩之可恥之甚也然則何益矣

太甲曰弗克于厥初圖惟厥終焉異亦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楡夫少壯固宜戒晩節最可愼所以保終也

與人談論於義理其人昏昧粗俗或學術偏陋執其所見而不服吾言是所謂有諍氣者可勿共論不可共言而共言者也然而與之抗論非智者之事也且人之見識各有異同難槩乎使彼從己姑任人之所見而可也勿與彼爭論同異伊川曰大率言語須是含畜而有餘意薛敬軒曰辭婉能動人古人曰遇人唯說三分之話未可全拋十分志此皆可以為說人之法

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竊謂明道之言似巽與之言其言婉則能可動人雖衆人亦易從伊川之言似法語之言其言嚴則能異伏於人致戒子弟宜知此然法語之言率非君子則悅之者鮮矣古人曰唯善人

而能納善言者以此也

雖堯舜之聖猶未能化其子之不肖蓋衆人之受性也往往昏愚難曉如其頑嚚者雖聖人不能奈之何聖人所以無忿疾於頑也

義理本是深微故義理之學思慮精則得之雖博覽才辨之人如偏性粗糲之士則不能思慮精詳故不能自得也

愼始則無悔于終苟欲無悔乎終須要愼始愼始之道在乎克念而已蓋克念則無輕卒急遽之過凡事之過誤因不克念而輕卒早決也

地在天氣之中常順承天施而育成萬物是地亦天中之一物而地之所生育亦是天之所爲也故言天道則地道亦不言而在其中

古人之說簡要有待後世而漸詳備者意者因首創者難成功後作者易爲事也此非古人之才不足而今人之才有餘蓋氣運之開以漸雖唐虞之聖世不能道理一時開明盡必有待後世是世變自然之時勢不得不然耳

善誘文曰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己者此固警世之格言足以戒衆人若兼論命分則是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何則災厄自作者固多矣復有天作者雖君子不能免其禍而禍之來有不可奈何者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必如此言而後可無遺論老子曰人命在我不在天是固養生之要訣可以戒放恣之人苟以命之修短爲不在天而愼我身則可以保其天年其爲益豈不大乎然亦有不由放恣而短命者由稟賦之薄弱如顏子是也不可一槩而論也

義理之學虛心精慮沈默而尋思之人得之如浮躁粗糲而自夸之人雖才敏也殆不可得

今人之讀書多閑勞擾蓋好作爲排俚之文詞而費了一生之精力而作無益害有益古人謂之爲詩魔魔者令人狂者蓋癖疾之在身而爲累也猶

邪鬼之託人而爲祟也苟用這精力而讀於經傳及諸先生之書庶幾於有益且如讀倭漢歷史通古今亦豈不愈作無用之閑言語乎哉故有詩才而後可言詩苟無詩才而作爲者恐不免詅癡符之誚而已

今世之薄俗捨古昔之好書而不取以澆季淺末鄙俚文字爲耽看如書林之所鏤刻亦徇俗情之所趣向觀其所刊布而世情之變態遂時卑薄可知而已

人性各有所好惡焉故於人也各有所愛憎猶飲食五味之好惡隨人各有異且如藥物之有相惡相反亦然是人物之性自然如此所以人生有遇不遇也雖吾之子弟孫姪亦有愛憎之偏況於臣僕朋友之間乎此於所其愛惡而辟焉也是以或千里通交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所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是也豈翅於今人如此而已耶抑於古人亦然故於古人之書亦各有所愛惡如荀子非子思孟子宋李泰伯非孟子歐陽子不喜杜詩東坡不喜史記陸象山不喜漢文帝有若伊川且薛敬軒之過尊許魯齋之類猶不鮮矣雖英傑之所作遇後世之名士尚有所不遇合如此然則待後世子雲之言亦宜乎哉今人所述作今人亦有所好有所惡其相對接時亦然是皆好惡之性各所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其遇與不遇者命之所定自然之理所以不可爲怨尤也

今人於飲食玩器凡嗜好之物日爲工夫極精巧然於日用彜倫之道一切不用心都粗謬而不理會人之不好善也如此所以可自省也

呂與叔曰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愚謂猫相乳狗慕舊主雎鳩之不匹居慈烏反哺之類是物之性近人之性者也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如世上昏愚人暗人倫之道不孝不弟背德忘恩是人之性近物之性者不耻其與鳥獸等也

爲君爲吏者對卑賤之人嚴威過高則勢分相隔絕在下者不得盡其情而下情不達不能詳其利害苟溫顏受言則下情通大率爲政之道以通下情爲善

伊川曰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愚謂若守古之成法而不失則雖德非聖賢亦可以爲治可以保百世也伊川之言豈不信乎

朱子以春秋繁露爲不是董子所作愚謂今見此書有似術者所言者朱子之言可信

衆人之情富貴者多迷溺于祿位故驕怠而無行道之志不恤困窮無恭儉之行捨禮義而不顧德行蓋人情居貴多忘人之賤居富多忘人之貧故飽知人饑溫知人寒者蓋鮮矣居富貴者大率知是不若貧賤而好德者也然則富貴誠不若貧賤貧賤何羨富貴乎哉

盧子諒曰福爲禍始禍爲福階蓋倚伏之理知者之所豫知愚者之所不畏也

或曰天子祭天地雖諸侯不得祭之畏僭踰也然則如衆人唯事君父而足矣古人言事天恐似僭越奈何曰諸侯以下祭天地則非也事天地者與祭祀天地不同如畏敬其威而不侮奉若其道而不背愛育人物而不暴仰思其恩而不忘也是事天之道也雖賤民亦所以可終身事之也

與學者論事之際切不可輕易說及其人所未至此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也

吟風弄月遊觀山水愛賞花卉者雖對其物無貪得之心是風雅之事閑散之士所樂也如貪財色耽酒食是對其物貪而欲得之是嗜欲之事衆人之所樂也

未發之時寂然之中心性未感善惡未顯無形象之可見未見有過不及之差故操之之道在戒愼恐懼而欲平易不可矜持太過而助長已發之時感

通之際情意既動善惡方著其過不及之差有迹而易見故須要愼其所獨知而存善去惡是以帝舜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是就已發之時情意既著有迹而易見有形而易執者而立言蓋已發而無過不及之差則靜而存者亦自無偏倚之可言故專就動處而說中未說及未發之中而足矣是聖人所以不先天而開物也分未發已發而說中和之德者自子思而始矣羅整菴以道心為未發之中者吾未知其是也

天人一理也故在天在人雖不同人氣與天氣相副天道與人道相應者未嘗異蓋天有元亨利貞之道生長收藏之氣人有仁義禮智之性應于天道之元亨利貞有喜怒哀樂之情應天氣之生長收藏蓋春氣生物在人為喜夏氣長物在人為樂秋氣殺物在人為怒冬氣藏物在人為哀是在天氣則春秋之生殺相對夏冬之長藏相對在人情則喜怒相對樂哀相對此皆為天人一理

人之性各有分須隨其性分之所及而為分內事所以無悔也苟為分外之事則力不堪其任不祇悔者寡矣蓋無才而為分外之事無德而為分外之行無財而為分外之費皆是力之所不足勉強而為之者焉得能久乎所以不堪悔也

古人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上古立君之意須如此嗚呼古之賢君以一人之力而養彼億兆之人何其仁也古之暴君勞億兆之力而養我一人何其不仁也

陶淵明有高志達識於聖學不能純一然於吾道亦未可為全無所見無所得與六朝之間士流大不同其高潔自得可謂超世離俗也如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此言其志者可為實語也蓋於死生貧富之間頗知安命而自樂者也古人稱之千歲之人亦不宜乎

三軍可奪帥如關羽望見袁紹大將軍顏良麾蓋策

馬刺二良於萬衆之中一斬二其首一還紹諸將莫能當者上是也雖二至難之事一猶可レ能也如レ奪二匹夫之志一雖レ如レ易レ爲然不レ可レ能也如二王蠋不レ降レ燕之類一是也

博聞廣覽有二見識一且久經二歷世變一者可三以是二非於古今一庶幾乎寡過若見聞寡陋涉レ世亦淺而無二見識一者未レ可下以識中天下古今之善惡上也

仲虺之誥曰好レ問則裕自用則小蓋器小則爲二自足一不レ好レ資二人大凡古人之說固可レ資雖二今人之言一其善者不レ可レ廢須三擇而取二之舜之大聖猶資二善於人一況今之衆人豈可三專自用而不二資于人一乎蓋博學之方不レ止レ資二古人之言一雖二今人之言一亦可レ取是所三以通二古今一也

後儒之說與二宋儒一訓義有二不レ同者一亦各有レ所レ見而立レ說而已若非二異學偏僻之說一則不レ可下爲レ異レ己而都排中斥之上蓋義理無レ窮博取周謀得レ益不レ少矣須レ存レ之而備二參考一

歷世多二儒臣一無レ若二明朝一看二獻徵錄所一レ載可レ知而已矣其衆多之中學術純正者極鮮陷二溺乎異學一者滔滔乎天下皆是其餘弊流而至二胡淸一未二止息一焉恐傳二于外國一而遠及二此弊一以二陳白沙王陽明一可レ爲二作俑一陽明最爲二稱首一誤二天下後世之蒼生一者在二此人一何啻晉人尙二淸談一之弊而已耶然明淸之諸儒才俊略有二學識一者亦迷昧尊レ之爲二宗師一如二神明一者何乎此古人所三以王衍何晏之罪爲二浮于桀紂一也蓋學術之偏異迷溺雖二英俊之人一不レ能レ免自レ古而然不レ足レ爲レ怪學者之所三以可二恐者一也東坡六一居士集序曰邪說之移レ人雖二豪傑之士一有二不レ免者一誠哉此言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レ之由也兼レ人故退レ之蓋聖人之教レ人猶二良醫之用一レ藥也病有二寒熱虛實一然良醫能察レ之故用レ藥有二補瀉溫涼之異一人之資質有二強弱利鈍之殊一聖人能識レ之故施レ教有二進退抑揚之不一レ同欲レ令下無二過不及之差一而歸中乎中行上也

今觀二聖經賢傳一雖二其立レ言之本意既得一レ之亦更須レ反

復玩味令其理浹洽於中此可爲讀書爲學之法凡用功如此則與鹵莽速看過者其所得亦自別

士人之好勇也有忠義者焉有血氣者焉忠義者君子之道也血氣者衆人之事也二者之差等雖大小高下懸絕各有成功之益爲主將者不可偏廢然士或無忠義之勇則雖有血氣之勇不能臨危授命而失節者在矣好血氣之勇者或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可不戒乎

富貴不若貧賤其居富貴也奚以喜其居貧賤也奚以悲其故若何蓋富貴則易驕怠故道心滅貧賤則易勤儉故道心生是以富貴所失常多貧賤所得常多此所以富貴之不如貧賤貧賤之勝富貴也貧賤者衆人之所惡富貴者衆人之所好也然以學問之好否論之則貧賤而好學者其所益勝于富貴而不學者爲遠矣何也蓋貧賤者身雖有勞苦必無憂患其好學者有清福之樂而無放縱之禍多閑暇而安靜自少年無淫佚之災驕怠之失故刻苦讀書者其用心也精矣故易達乎理而所得爲深矣富貴者雖身安佚必多憂苦無清福之樂而有淫溺之禍自幼狃安逸耽驕怠而不勤勞于學問故用心不精而於道理無所達故終身無所得焉其所樂止于飮食聲色器玩服飾禽獸之間而迷溺終身矣其淫佚之甚者樂未既憂速至是以災害荐至焉不可爲樂或雖以此爲樂然其所樂淺矣胡五峰曰因貧賤而修益者多矣因富貴而不失淫佚者寡則富貴不若貧賤矣誠哉斯言也以此見之則富貴而不好學者其所損多所益少而且所樂亦爲寡矣貧賤而好學者其所益多所損少而且所樂亦爲多矣豈其不然耶

有好經學而不好知道爲善者是通經書之訓詁而不通義理好聖學之名而不好聖學之實也此可爲訓詁之學其蔽塞有如此者

陸子靜不喜伊川以爲其爲人蔽固深蓋陸氏學行

曠達因與伊川之謹嚴其眞性不相類也人性各有所偏雖賢者所不免也如伯夷柳下惠是也取其所長則雖衆人亦有可用處況於賢者乎苟以與吾之識趣性行有所不合而廢其賢是以寸瑕捨尺璧也可謂不能取人之善也

象山之不喜伊川亦然

書曰王敬作所言無往而不居敬也學者常當如此又須以樂作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樂須敬與樂並行而不相悖而可也然而可先敬而後樂苟不敬而先樂則必流而爲放縱矣年老無外事者可不忘以樂作所蓋從容悠緩是老年之宜也然而詩曰好樂勿荒良士瞿瞿

四德之中元貞爲最大蓋元者元氣所發生之始也以貫四時貞者四時之氣所底止元氣含蓄之終也以閉藏四時之氣此二者是天道流行之所以成終成始也貞之所以能成始者何也蓋收丁年之功而潛藏者所以爲來春生發之本也

冬氣閉藏者乃所以成終而兼成始也蓋春生夏長秋收三時各有所爲也至於冬則功成事遂而無所爲者是所以成往歲之功也且閉藏之中含蓄於生意者乃所以爲來春生物之始也譬諸穀實其成熟者所以成功也其中有生性者所以含來春發生之氣也

冬之所以成四時之終又能成四時之始者何也蓋陽氣之潛伏乎內者所以爲來年發生之本始也衆物之枯落朽滅乎外者所以爲往歲遂成之末終也如上林賦所謂季冬之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是也此造化流行之妙理學者所當玩味也

雖有聰明之質而無謙遜之德則必負一己之力爲自足而不資人故多所蔽塞而不旁通所謂自用則小也此學功之所以不成也

學者自治與教人須要不同如自治要事事細密不厭煩繁苟不若此則格致之理不明力行之功不精苟如教人須易簡凡人情好易簡

而惡煩勞苟教初學之人以煩繁之工夫則厭惡之而不爲矣無由入道只學問漸久而習熟則不厭煩多苟自初頭以吾所爲施教之則杆格而不勝

少壯之時血氣充盛而多嗜慾所以動易至放恣也須小心祇畏堅忍强持也且歷世未久而慮事疏謬所以多過失也須致慮精詳苟每咨詢老成人而行事則庶乎寡過

氣象不同則所見亦異以與我所見不同不可棄乎爲非雖古賢其所見往往偏異與他賢士各不同者多矣是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左傳晉欒武子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謂嘉言也陶淵明詩亦取此二句以加之我詩句中四民皆當如此蓋勤且愼者民之上也

左傳晉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蓋用兵之道進退有度失度則不可也夫不可進而進可退而不退是勇者之事可爲太過我國俗之所貴然而法之所禁由不利于軍也可進而不進不可退而退者是怯者之事可爲不及國俗之所賤是亦法之所禁而不利于戰四者雖勇怯不同然有害用兵則一也

心欲靜形欲動心不靜則不能明理且精神不存形不動則氣血不運飮食滯塞俱非所以養軀也

學者之於義理也疏通則雖有識見或疎于固守也蔽固則雖有執守或不能通明也是以疏通者要執持矣蔽固者要通徹矣蓋抑其所有餘而補其所不足治性之道宜如此

古人曰士大夫可爲眞丈夫不可爲僞道學蓋僞道學是好名之甚者也其言似以道自任其行似清修苦節以足歎一世矣然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久而後自著矣然則何益矣

天垂異地吐妖人病疫此三者苟有一於此長國家之人所當小心而畏愼天之威也故畏天威者此所以保其國家也王荆公以爲天變不足

異者不敬之甚也此一言而可以喪邦也

程子曰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愚謂是才養不才中養不中乃收在敎在寛之意歟人須從容不迫不可惡其不肖棄之苟如此則久而有效蓋人各有偏性不可俄變須以漸而浸變也

人迷異學者多何耶曰只是因獨理不明不明者因學之粗而不精耳學之而致知則迷之不得且有偏性之人一迷所聞見則成僻而終身不悟可惜哉

雷之墮地而成形者何也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雷是水火之所激發其氣大聚甚盛一時落地不能暴消散忽凝結而成形者也其成形也或爲斧槌之形或爲鳥獸之形蓋既落地成形則與在地之品物相類亦自然之理久則盡消而無餘不可爲怪也

性者一也有以本然言者有以所稟受言者以本然言者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言性善是皆言本然也蓋天地之理本自善是以人之稟性其本無有不善張子謂之天地之性是以理言故程子曰性卽理也蓋本然之性天命之所在也有以所稟受言者人有生之初稟陰陽之氣有清濁厚薄純駁偏正之不同人之所稟受偶然各異如此也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食色者性也又曰形色者天性也者此皆以所稟受言故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是程張二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其所稟萬殊也蓋性字从心从生故以生質言者便性字之正訓也是性之本義以性爲理者言其本然而已非性字之正訓也羅整菴以理一分殊說性而不分天地氣質雖與先正之成說稍異可謂有所發明也蓋本然者理一也天下之人所稟者一也氣質者分殊也衆人所稟各不同羅氏此說後出者可謂巧也天下之事以漸開者此類也

通讀於歷史通鑑則天下之廣千古之久瞭然盡在胸

中矣考其往迹可以爲將來之龜鑑可以輔翼聖經而廣義理之趣且泛覽千古亦可以爲人生之喜樂

岳武穆千古忠臣爲姦凶所陷不能行忠誠終枉殺乎獄中千歲所可悲歎也或曰此非明哲保身之道也古人亦有做此說者愚謂忠臣孝子愛君父之至見國家之危而授命之道宜如此雖喪其軀所以不顧也而明哲保身者復各有時而所宜不可一槩而論也

衆人往往不喜聞其過而拒諫文過是自用則小之至不知之甚也

贈人以微儀雖非薄之物所以表其誠意也人生必有受恩之人又必有可貴可親之人此可以贈遺相交而通誠意也然而貧者不以貨財爲禮唯以情意可相親厚而已矣古之人貧者亦以束脩爲禮富者以玉帛爲禮蓋不如此則其誠意不著也若夫鄙吝者雖富貴惜微財而不能行禮薄情者雖有閑暇惡勞動而不能用力此誠意之所以不懇篤而交情之所以不感通也

學者通透義理則不執滯於所見其言行却近人情而不戾于時宜若夫曲士者偏陋不能如此近世學者往往執定于古義不合人情動負時宜是蔽固而不通所以有此病也

凡記事之文尚質實而無虛飾者是可爲實錄蓋不以質實而務爲巧麗粧飾則其所記之事迹誠僞未可知恐不能無虛妄且多無用之贅言不可爲實錄苟非實錄則徒非無益而又害之也其文字之鋟刻者便所謂木妖而已

少壯之輩不學且歷世不久而無知識是以循薄俗流澆漓而不尙義理且不顧利害故以老成人所言爲迂濶而不合于今世以爲昏耄無所知是愚昧之言因無師保之教也

强暴則人畏其怒厲非有威而可畏是爲不德也

溫恭則人愛其和厚而有禮是有德而可親也

忿慾之發也往往於對妻孥奴僕是因易驕恣也須於此忍容雖卑賤不可侮辱

身有淸福而當樂境者苟不能享而保之可謂薄福之人也

朱子答李深卿書曰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又答胡寬夫書曰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篤信謂朱子此言覺最有理吾所以不敢做儒佛邪正之論也

仁義者道之體也文武者爲仁義之用是仁義之所發也故雖文武其趣不同要之則理一也文者仁之發也愛人和衆之道也非文不能懷民安衆武者義之發也戒人嚴衆之道也非武不能威敵正罪故文武並行則天下和平而黎民服矣古之良將必文武全才而能安定於萬民矣澆季之世文武岐而爲兩途有文者或無武有武者多無文不可爲全才徒有武而無文則爲偷父徒有文而無武則爲腐儒雖各有可用之能非全才也季世之俗皆如此爲士人者所以可務而全之而不可偏勝也

人身之生理以氣爲主氣是生命之本故養心者可寡慾無暴其氣養生者可愛氣而無耗也靜而以保其氣動而以行其氣動靜不失其時是養氣以養生之道也

山水風月之閑淡芳草嘉木之生意是君子之所愛觀也對之則開潤其心胸淸和其情性可以感興於道心蕩盡於鄙吝是觸發于天機之益也學者學文力行而有餘力則可消搖遊觀庶乎有進益若逢良辰美景則不可空放過

君子之作文章也尙質實其論理記事所以純正而明詳也衆人之作文章也尙浮華所以駁雜而鄙俗也故作爲文章亦隨其所好而純駁著矣其

所レ好可レ不レ愼乎隨レ時制レ宜則無二拘泥之患一今人亦有下頗志二此道一者上然而見識蔽固執滯不レ通生二今世一泥二古禮一不レ能二隨レ時制一レ宜動與二風俗時宜一相乖戾矣人或以爲二猖狂一儒者之道豈可レ如レ此乎哉蓋君子之處レ世也須二同而異一其爲レ學也須二純正而通達一

人之禀レ性不レ同故其氣象亦異氣象異則所レ見亦不レ同此伯夷與二柳下惠一雖二同是大賢一也其氣象不レ同故所レ見亦各偏異蓋人各有二長短一又有二偏異一雖二賢者一所レ不レ免也然以二其偏僻一不レ可三廢二棄其人一也

古來本邦文學之士遑遑喜作二爲於詩文一其工夫甚苦然其文字雖レ多不レ似二中華之作一無二作文之法度一者多矣可レ惜做二箇無益閑勞擾一枉費二心力一也若果有二欲レ求レ道之志一斷不レ到レ此

近世之俗儒以二好レ名立一レ異爲レ心者不レ知二義利公私之辨一徒以レ不レ言レ利爲レ高故疑下於大學所レ謂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レ利之言上以爲三言レ利之事非二君子之言一矣不レ知利是養レ身養レ民國家不レ可レ無之事卽是義之和也故君子亦非レ不レ欲レ利蓋有レ義而利自來則於レ義無レ害只舍レ義而取レ利爲レ利而行レ義者不可也苟以レ義爲レ主則利亦義也以レ利爲レ主則義亦利也在二公私之間一而已矣蓋利可レ施二於人一而不レ可レ專二於己一夫子罕言レ利非レ不レ言レ利也

方外之徒其才性太過レ人者不レ尠矣看二於其書所一レ載而可レ知而已向使下彼輩逢二明師一而識中得吾聖人之學上則其所二成就一別有レ所二超越一然一沒二溺之一不レ能レ出二其窠臼之中一其不幸如レ此豈不レ可レ惜乎且如二本邦古今才俊之士一出二于正史野乘一者不レ可二枚記一若使三彼輩知二聖賢之學一其所レ達亦不レ可レ測然而無二父兄之教師友之訓一懵而不レ能二知識一是亦其不幸可レ惜乎哉

知レ之精切則行亦進行レ之的實則知亦進是知行相助之道也王陽明說二知行合一一可レ謂二亂雜一也

論語孔門之立レ教也皆是其言近而指遠其守約而施博

者可爲萬世學者之標準也

程子易傳曰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程子之言是納約自牖之意大率諫君說人之道當如此

人之爲學也得壽不久則雖才敏不能大長進君子一日在世則有一日之功一年在世則有一年之功其長生豈可不樂乎晩年之所得最超越于壯歲蓋壯歲所見粗糲晩年所得精密君子之所用功年年進而不休苟得壽悠久則其所進亦須無窮朱子曰某講學幸而天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蓋朱子卒年七十一歲晩年悅其享壽之永久而聞道之大進且惜呂與叔之短命然則雖朱子之賢其學之大進者因壽考而然蓋義理之學深奥非淺見薄識之可造非用力刻苦歷歲悠久則雖有聰明之人不能造其精微故必待其年齒到耆耄經歷之久而後長進嗚呼學者之享年壽考可

謂自天祐之厚而多福也

醫以通世變順時宜爲良不可拘泥于古法而執滯復不可背戾于古義譬諸耕稼之法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可爲良農苟泥于一定之法不可爲良農君子之立教亦然

吾夫子以文行忠信立教且屢言主忠信蓋學問之道學文以明道力行以爲善主忠信以立誠此三者不可闕一蓋非文行則不能窮理爲善非忠信則文行亦不得進益皆虛妄而已蓋人道只在忠信不忠信無立德之基故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雖鄉里之常人苟無忠信則不可立乎世況君子之道乎此故君子誠之爲貴

凡爲子弟須勤勞于尊長之事勿自爲尊長之態而爲安逸

凡爲人子之禮須朝夕定省于父母或不同居者亦隨于其遠近每日一省或數日一省勿疏濶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至及日中又

至及レ暮又至世子猶如レ此況於二賤者一乎

父兄尊長以二非理一有レ虐二使於我一宜二恭事一之或有二非理之求一敬可レ應二其求一不レ可二厭苦吝惜一

當二公處之直日一宜二先レ期速行一勿三遲慢失二交代之期一

赴二他人之家一而話須レ避二朝饔晩飧之時一不レ可レ奪二主人有レ事之時一爲レ人所二厭怠一者非二爲レ客之禮一

凡爲レ客者非レ有レ故不レ可三緩坐失レ時使二主人倦怠一

雖二燕居獨坐一不レ可二箕踞一雖三無レ人之時一須レ如レ有レ人不レ可二蹕倚側坐一

赴二飲食之約一亦須二先レ期速至一不レ宜三遲慢後レ期而使二主人望望然一

拜レ神不レ可レ合レ掌合レ掌而三拜者西域之人拜レ佛之禮也中華之禮爲二再拜一本朝之禮亦再拜中華後世有二四拜之禮一所三以重二再拜一也

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玉藻曰若有二疾風迅雷甚雨一則必變雖レ夜必興衣冠而坐（變者改二容一也）所三以敬二天之怒一也

臨レ危不レ懼當レ義不レ愛二其身一是君子處レ變之道不レ可レ不レ如レ此須二於レ此能勇猛果敢而奮發一矣若恐怖苟免則雖三平日有二小廉曲謹一不レ足レ觀而已蓋臨二大節一不レ可レ奪可レ爲二君子人一也

自己編

篤信嘗作爲於謌文百七十八編、命之曰自娛集。且輯錄於俚語十卷、號愼思錄。其爲書也固拙陋不足言、而僭妄之罪難免識者之誹笑。是嘗欲備吾後覽也、且將傳諸後裔、而示予之自幼至老刻苦不怠而已。其中或有愚者千慮一得而自信者。昔者楊雄作法言。曰世有如揚子雲者、必好之矣。我此書恐訛謬、不能待後世之子雲耳。

古語曰、清遊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此雖非眞僊之言、亦有理。何則得功名爵祿者世世不少、唯得清福之樂者鮮矣。如予固庸劣、自幼讀聖賢之書、有志于義理之學、至老未休。幸天假之年、且屢遊乎京師、歷觀於諸州、貯書數百部、且他處逸居出入有僕從。是可謂享清福多也。天之愛我誠厚矣。只恨享此清福、居然食稻穀、消白日、無補乎人。可謂天地之間一蠹也。眞爲可畏耳。

然則雖貧賤在下、然吾之得清福之爲幸也、倍富貴功名也遠矣。不可抱歉。況吾之庸材其貧賤者乃分之宜也、分外豈可願乎。且天地之生物也、不能兩全。是以有翼者無手、有角者無牙。花之美者其實不可食、實之美者其花不足觀矣。然則既得清福、則雖貧窮、亦奚慊乎哉。邵浩曰、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誠哉斯言也。讀書之樂、趣於富貴爵祿、信遠矣。仍可爲羨爵祿乎。

吾人齡既衰殘、日薄虞淵。以道制欲、取樂於桑楡之工夫、一日不可廢。蓋人生至樂在讀書。樂道如此、而終餘年、不亦善乎。若夫玩賞山水、愛玩月花、徜徉于園圃、而愛觀草木、吟詠古人之詩歌、而眺望四時之佳景、與朝夕之變態者、觸物遺興、聊以養性情而已。是學問之餘事、樂道之一端也。

吾生既踰耆境、人間之飮食嗜好遊觀笑談、諸快樂之事類、既經歷了。苟尙貪求而不饜、可謂不知止足之道也。唯以澹泊寡欲、爲分之宜、故飮食取顧生

衣服取適體凡俸身之物皆不須分外豐美日夜從容安靜聊養殘軀而自樂其他得失毀譽死生禍福皆順天命而不可憂而已

陶靖節之賢而有文尙自謂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今也吾人幸霑君恩而飽食煖衣而逸居又有婢僕而供使令可謂超分之宜也我身雖貧賤矣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矣何憂貧窮而阨窮乎

杜詩曰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言遊覩方士之濶經歷年所之久也予自壯歲遊歷於諸州多矣年齒亦逾中壽而經世久矣與老杜賢愚固雖不同然經過頗相似然則不樂而何爲乎哉

白樂天詩曰所得皆過望省躬良可愧白氏誠是英才善行之人而其所言如此況吾無才行不遠於人遠矣乎可謂所得逾望外也

韓非爲人也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韓文公曰化當世莫如言化來世莫如書篤信謂余雖不口吃而言詞拙頤不能道說義理且作文庸拙不能著書示人蓋出言著書兩失之矣何以得化人乎哉唯以自樂爲事而已

李白詩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白居易云勝地本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夫風月江山四時佳景使人悅樂逾于富貴之驕樂所謂彼以其富我以我義我何慊乎哉然淸福之樂實勝于富貴也遠矣不須與彼抗敵爭其優劣故不慊不足言而已吾之凡庸固不能不願富貴然而幸享淸福之樂多矣故知貧賤淸樂之勝乎富貴驕樂而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者是天之所祐君之所賜而然可爲幸甚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唯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篤信意謂是先賢之事業固後人之所不可及也然而今日學者之所志亦當要如此蓋吾人生乎天地之間而受於罔極之恩其生養之德叵報於其萬一豈亦忍忘之乎哉然吾曹卑賤不能愛養民人以酬天恩惟

綴輯小文字之隨分易做者以惠兒輩是庶幾有補於萬一而平生綴輯之書豈特述說義理而已耶雖小道鄙陋之事苟有裨民用者選述之亦惟可也若夫註釋於經傳則先賢之訓解既明備矣不用後人之贅言而足矣況我曹庸愚之學不可妄作苟有可述之事必俟後之君子而可也

或曰吾子夙有志于經學然而嘗著和漢名數等之小說今復作方技猥陋之書此皆小道恐泥之事奚蹭蹬如此乎奈世儒之姍笑何予答之曰吾曹受昊天罔極之恩也逾于他人何以報其德之萬一乎如解釋於經傳發明於義理古人作者既備矣求之前修之書而足矣況區區庸劣豈能容喙於其間乎別事又不能爲唯欲作爲國字之小文字之有助于衆庶與童穉者以待後輩而已庶幾有小補于民生日用云爾嗚呼吾輩食嘉穀消白日生無益于時與禽獸同生便是天地之間一蠧耳苟有助于民生則雖執方技之小道受世儒之誹議亦所不辭也

許白雲曰吾非有大過人唯爲學之功無間斷耳篤信亦謂吾之不肖固無一事如人者唯讀書之功至老勉勵不休雖耄耋之年衰憊之至亦無敢間斷而已然古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是可以喩輕薄之人自矜于小有才能也吾思此語而不敢以勉强不休自敖人

篤信之稟性也信庸劣是故文學之事無一所能百事皆拙陋不能及于人也遠矣唯恐有勤苦讀書恭默思道之二事以及人而已古語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區區辛苦思繹而覬覦於萬一者其或庶幾乎此語矣

如愚之晩出凡庸之才固陋之學且淺德薄行固無足稱者然幸賴天之靈倚地之德因父母之生育浴主君之恩澤仰聖人之至教依先賢之開導且逢天之祐享壽既八十有四歲自幼勤苦積年彷彿得覬覦于道理之萬一區區之受福如此其大

也可謂感戴罔極也則吾身之至眇受天地父母君主賢聖之恩也可謂厚而且大矣又幸得天祐之而躋壽域有讀書靜養之娛樂欲報之德昊天豈有極乎又何以俸養之菲薄安生憂戚乎

程子曰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愚謂前修尚憂閑過如此況吾曹愚昧虛生終身不能奈何無所逃罪雖讀聖人之遺書不能躬行不省亦不足言況補聖人遺書是賢者之事愚者誠不可做得唯欲編錄於國字小文字以曉不識漢字人及小兒輩庶幾乎有小補民用而已矣

余氣骨鄙薄本是薄福之人宜乎其多殃禍也故自壯歲屢逢災厄將死者數焉蓋如暴病危急或屢逢暴風洪濤舟將覆之類然而幸自天祐之每免死凶雖予平生不諂于鬼神如有鬼神保護然且無飢寒之憂老壽超越八秩何其多幸也皆是天恩可感戴

篤信爲性記得鮮矣故每觀群書好抄錄提其精要以備後覽自謂是可爲看讀之良法也葛稚川曰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力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是稚川所言可謂先得吾心之所同然也

愼思錄卷之六終

春臺先生讀損軒先生大疑錄

筑前貝原損軒先生。博學治聞。海內無比。生平所著書。已刊行者凡數十部。皆有益於斯世。其未刊行者。猶有數十部云。蓋先生少學程朱之道。以篤實之性。竭力專精。至老弗怠。其所造寧淺乎哉。及晚年。忽疑二氏之言。有異於先聖之道。反復思之。不得其解。卒成大疑。所錄且二萬言。分爲二卷。名曰大疑錄。先生謙恭。未敢示人。由美子善少逮事先生。幸得見之。因寫而藏之。及子善之再遊東都也。予與之有舊。子善嘗見我徂徠先生。而問古文辭焉。徂徠亦善視之。今徂徠亡矣。子善視吾二三兄弟。有加於往日。則猶以徂徠故也。於是予就子善。而求一見大疑錄。三請乃見許予。而後得借而讀之。始知損軒先生信程朱之道如斯其篤。而疑之如斯其大。先生所疑者。自周茂叔著太極圖說。以太極本無極。主靜立人極。二程朱氏繼作。盛唱理氣心性之說。其言曰。性卽理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曰。理氣二物。曰。身有死生。性無死生。曰。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曰。明德虛靈不昧。曰。天理沖漠無朕。且教人靜坐。此皆老佛之道。非我聖人之道也。又茂叔所云。無極而太極。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並釋氏之言。二子取之以發明易道。非常行也。諸如此類。皆古聖人所弗言。而宋儒言之。此損軒所以大疑之也。夫損軒以宋儒之徒。而能疑宋儒。誠奇士也。然特疑之而已。未能排之。且其所論辨。猶在宋儒範圍之中。推尊孟子。以配孔子加故。則未能及洙泗之流也。夫仲尼之道。至子思而小差。至孟軻而大差。所以差者。與楊墨之徒爭也。軻之道性善。其實亦苟且教導之言耳。軻急於教導。不自覺其言之違道也。宋儒又不知軻之違道。以爲軻實得孔氏之傳。遂以其書配論語。逮其解性善之言也。不能不置氣質而別說本然之性。所以謬也。夫仲尼教人。不以心性理氣。心性理氣之談。胚胎於子思。萌芽於孟子。而後長大於宋儒。

則與佛老同其歸。何足怪哉。今損軒雖能疑宋儒。而未能疑孟子。則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釋哉。易自有易之道。不可以常道論之。宋儒未始知之。損軒亦未之有見。則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釋哉。佛之與老。其道相反。猶氷炭不相容也。其有相似者。特其末耳。宋儒之道。傚佛者十八九。傚老者十一二。今損軒疑宋儒。概以爲老佛之遺意。亦未深考也。夫六經者仲尼所定。昭昭乎如日月之在天。孔子之言。如規矩準繩。是故凡天下之道。照之以六經。臨之以孔子之言。則其是非邪正。可立而定。自子思孟子。不能逃其過差之罪。況其他諸子乎。而況後世諸儒乎。然諸子毀仲尼者。其非易見。宋儒似而非者。其非難見。自非善讀孔氏之書。而深信仲尼之言者。未有能排宋儒者也。雖損軒猶坐是爾。悲夫。雖然。損軒之疑宋儒。由博覽故也。何少其晩哉。若天假之以年。必有所發明焉。豈徒疑之而已哉。近世朱氏學者流謂。仲晦賢於仲尼。非朱氏之書弗讀。所讀不過數部書。則何從生疑哉。若然者。終身不覺悟。所謂醉生夢死者也。豈不哀哉。由是觀之。損軒之疑宋儒。可謂天誘其衷也。純之少也亦讀程朱氏之書。弱冠見程氏二性之說。而竊疑之。又因讀易及禮記。而得學錯字。乃覺論語朱氏之解謬。自是遂大疑宋儒。卒至排之。然後仲尼日月。無復雲霧之蔽。余生而見之。是幸也已。余故沾沾自喜以爲得天之寵靈。豈不然乎。予觀損軒先生。其學不可及也。至排宋儒。予無畏於先生云。

讀大疑錄終

大疑錄序

先儒曰。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故學。初學之士不能融會貫通。故爲學之道不能無疑。故貴有疑。無則不進。朱子曰。無疑者要有疑。有疑者要無疑。又曰。大疑則可大進。小疑則可小進。無疑則不進。篤信竊謂。學而後有疑。疑而後有問。問而後有思。思而後有得學問之道。當如此。譬如行道路然。行行而不休。則逢有岐而不知其正路。故疑。迷而不能行。故不能不問焉。苟如不行道路之人何疑之有。蓋有疑有問者。固行行而不休也。古人以學與問。二者連言之者。誠有以哉。篤信自十四五歲有志于聖學。夙讀宋儒之書。而敎於其說。宗師之尙矣。復嘗有所大疑。然愚昧之資不能發明。復無明師之可質問。近來老耄洊至。益無解惑識見之力。雖覃思三十餘年。然獨抱惑未能啓明。以爲終身之憾於此。姑記所疑惑。以望識者之開示而已。何可敢自是而與先正抗論乎哉。

正德癸巳春分日

筑前州後生八十四翁

貝原篤信書

大疑錄卷之上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聖人之道。上古雖有繼天立極之人。如其教法。未有之聞。至唐虞而有精一執中之傳。敬敷五教之命。是可爲立教之權輿。而後歷夏商周三代。而其法漸而備。然未得其詳明。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孟子得其正宗。發揮之而爲詳。蓋天地之氣運。自萬古以降。逐時漸變。故人文之開。亦隨焉而不息。雖唐虞三代之聖世。然人文未能一時開盡。必有待後世。是自然之理。然則自今而後至百世。亦當逐時漸開而不息。孟子之後。歷漢唐。斯道之傳。將絕如綫。至宋諸君子輩出繼之。而復有可觀者焉。如二程朱子。傳註解說之功。可謂大矣。蓋孟子之後。雖豪傑之士多矣。然知道立教之人。但當以二程爲最。其次則無如朱子。雖然。其德未及聖人。其學亦恐未至聖處。然則後學之人。於二程及朱子。固可貴也。可信也。然如其言論。恐不與孔孟合者亦多矣。不可比並也。學者於其同異得失。虛其心。平其氣。而精慮之。詳擇之。而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則可也。古人曰。學者覺也。覺悟所不知也。故爲學之道。在解疑開迷。是以學以能疑爲明。以不能疑爲不明。故朱子曰。大疑則可大進。小疑則可小進。不疑則不進。然疑有邪正。精思不得已而疑者正也。妄疑者鑿也。不可爲正。

○宋儒之說。以無極爲太極之本。以無爲有之本。以理氣分之而爲二物。以陰陽爲非道。且以陰陽爲形而下之器。分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爲二。以性與理爲無死生。是皆佛老之遺意。與吾儒先聖之說異矣。學者不可不精詳明辨也。且論守心法。曰主靜曰靜坐。曰默坐澄心。體貼天理。以靜坐爲平生守心之工夫。是皆偏于靜。而不能時動靜。卽是禪寂習靜之術。非儒者之所宜言也。且論心體爲虛靈不昧。論天理爲沖漠無朕。此佛老之遺意。與孔孟之所教異矣。凡宋儒之說。固是祖述於孔孟。又有不本乎孔孟而出於佛老

者。學者不可不揀擇去取。夫宋儒之排斥於佛老極謹嚴。而何以外道爲祖述如此邪。是皆愚之所以惑而不能解也。

○秦漢以來之載籍。我不知若干部。其中好書固多。不可枚舉。然而義理純正而不雜。論說廣博而明備。學者之得益無窮者。無如朱子之書。故天下之理。於其中求之。而不得者鮮矣。譬如入廣肆之中。而索求有用之物。無所求而不在其中。吾曹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可謂有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亦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

○孔子之後。傳聖人之教。而學到至處者。特孟子一人而已矣。蓋由有三幸也。一曰。以其命世之才也。二曰。其生也近聖人之世也。三曰。其所處近聖人之居也。孟子之後。周程張及司馬。並是賢哲。有功乎斯道之人。而程朱之所傳。最得其正。其學術。亦比之諸儒。特廣大精詳。可爲後學之模範。故孟子以後。程朱之功甚高矣。而朱子之功最大矣。然則孔孟之後。唯此二子。誠可以爲知道之人。學者之所當爲宗師也。

○陸放翁跋朱子易註云。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固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放翁此言。可謂得古人爲學之意也。

○爲學者。惟宜不敢自信而篤信其師。是爲善也。然而人非聖人。雖賢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偏辟之誤。譬諸日月之明。不能無浮雲之蔽。明月之珠。不能無瑕類。是以雖賢者。其論說廣博之中。必有駁不能盡粹美者。然則不可無取捨乎其間。而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乃可以爲擇善也。擇善而後固執之而可也。苟不擇善而欲固執。恐不免蔽塞偏辟而已。且天地之間。只理最廣大無窮。雖大賢。非一人所可能知能言。故古人雖街談巷議亦取焉。狂夫之言復擇焉。芻蕘亦詢焉者。欲廣聞多觀而止至善之地也。是以雖舜之大知。好問察邇言。舍己從人。且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聖人至公無我之心。亦恐有所蔽塞於自己之聰明也。淮南子曰。同不可以相成。必待

異而後成。後漢劉梁曰。夫事有違而得道者。有順而失義者。是君子之所以好讜言也。然此與道不同不相爲謀。其旨大異。吾所謂異者。謂殊塗而同歸也。非如異學不同歸也。

○予自幼年誦朱子之書。尊其道。師其法。服其教。然於其所不解。則致疑思而審擇。未嘗阿所好。是欲俟他日之開明耳。

○聖人作六經。夫聖人之言。爲萬世之模範。可信而不可疑。就中易書是精微之極。六經之蘊奧。萬世之龜鑑。是不信也。孰可信也。

○一陰一陽謂之道。兩一字是一氣之動靜。一爲陰。一爲陽。循環無窮之謂。陰陽之流行。往來迭運。而不息之妙也。竊謂聖人以一字加于陰陽之上。是必有深意。不加所以二字。而意自足矣。夫聖人之言。萬世之信也。不可疑。況易中此一句。天下義理之大本。不可有一字欠闕。而加之以所以二字乎。恐是僭率之事。所謂畫蛇添足。

○道是陰陽之流行。純正而有條理之謂。是陰陽之本然不紛亂者。理是氣之理。理氣不可分而爲二物。且無先後。無離合。故愚以謂理氣決是一物。朱子以理氣爲二物。是所以吾昏愚迷而未能信服也。

○聖人於易再言以陰陽爲道。嗚呼聖人之一言。可爲萬世之信。不可疑也。況丁寧告教乎。

○朱子曰。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李退溪自省錄亦曰。氣有生死。理無生死。夫朱子之賢。李氏之學。其所說不容有差。然而予之昏愚。於此等說。未能通曉。故於此姑述臆說。記所疑如左。以俟識者之開示。是亦欲就有道而正之意耳。竊謂人身氣聚則生焉。氣散則死焉。性者人所受天之生理也。理者氣之理也。非有二也。苟身死。則生之理亦何處在耶。蓋人身以氣爲本。理卽氣之理。故生則此理在矣。死則此理亦亡矣。故無身死而性存之理。有此身則有此性。無此身則此性亦隨而亡。無所寄寓。譬如水火有寒熱潤燥之性。而水火既竭熄。則其寒熱潤燥之性。亦隨而亡。

尙何可存耶。

○性卽理者。非性字之正解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命。便是人之所受之謂性。是爲正解。性字不用他解而足矣。孟子曰。形色者天性也。亦是以容貌所禀受言性也。孔子子思孟子之說性也。其意相通而一也。俱以所禀受而言。禀受之外。更無性。孟子說性善者。指禀受之本然而言之。理一之謂也。或曰。如桀紂爲至惡。復有紱奚與若者。如子越椒。生則有豺狼之聲。苟以其氣質之性言之。則不可槩乎爲善。何可爲相近乎。予曰。如桀紂子越椒隋煬帝之輩。固是性之惡者。然天下之理。有常有變。善者。是性之常也。惡者。是性之變也。其變者極少。不可爲常。是何有害于以性爲善乎。蓋如桀紂之性惡者。億兆之中一人而已。不可爲常也。今夫人之於飮食也。好甘惡苦者。人之常性也。然千萬人之中。有惡甘而好苦者。是不可爲人之常。人生之有惡者亦如此。然則天下古今之人。雖有賢愚不同。然爲性相近者。同是可爲善也。

○羅整庵立理一分殊說。是簡要之言。不要分析而發明性字。愚謂性者一而已矣。不可分天地氣質之性爲二。其理一者。言性之本然其理一也。同是一也。性之雜糅。其分殊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分殊者。禀二氣之生質各殊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以上智與下愚不移。氣質者性之本義。以所受天而言之。天地之性。亦是所禀受之本然。非有二性。然立二名者。恐嫌有二性。不如以理一分殊說之。易簡而無疑惑也。蓋本然者。則是氣質之本然也。氣質亦是天之所命。非有二性。譬諸水。其流動盈溢且滋潤者。水之質也。其淸者。水之本然也。其質與其淸者。非有二也。

○古今天下唯有一夫子。若伯夷柳下惠。雖有高世之節行。淸和之聖德。不能無隘與不恭之病。所以不及夫子也。況不及夷惠者乎。如宋儒之於孔子亦然。雖稱有繼往開來之功。而不能無偏僻蔽固之病。同異得

失之差。故其說間有與聖言睽違者。亦當然之理也。故程朱雖賢哲。豈可得與孔子同班乎。然則於其說也。學者亦當知所取捨也。

○人非聖人。雖賢者多有偏曲。故其學識性行。亦必有通。有塞。有所長。有所短。其所通必開明。其所塞必固滯。故讀書之法。雖賢者之言。復當要有揀擇去取。苟偏信而不疑。恐不免有蔽固昏迷之失。然則學者之於先儒也。當信而信。當疑而疑。則可也。苟於其取舍也。平正而無偏僻。則可謂善學也。後世之學者。往往阿所好。偏陋主張之病多矣。

○竊謂太極陰陽道器理氣心性之說。萬古一源。千聖一道。五經四書。無不同條共貫。蓋古今互相祖述而言者。所以無異同也。孟子沒後。歷漢唐至于近世。舍古學而偏言新學者。往往不能無與先王乖戾。雖豪傑之士。其立說不免有偏異。學者之所宜精擇而取舍也。蓋有言聖人之所未言而當道者。是聖人所說之餘意。而上下同流者也。其有與聖人所言條貫不同者。是可爲異說。然則雖先賢之言。苟有與聖人之說不同者。不可不擇而審之。

○明季之儒士。誹議宋儒之說者。往往夸己自高。賤程朱如奴隷。或以爲異學。爲非聖人之正派。自以爲高出乎其上。可謂方不知其量也。譬諸諫人者。亦須含蓄有餘意。苟罵詈誹謗。訐以爲直。以小過爲大過。失禮甚矣。雖言粗有理。然聞諫者忿怒而不納。却爲拂戾而不悛。此不知諫人之道也。後儒之議宋儒。亦猶是。不知所以言也。況其言不當理者多乎。此言之不艱。而所以言之者艱也。

○與人議論學術之是非。大率與諫人一般。卒爾誹議者。欲信己而屈人。是小人逞勝心。而自是夸人。輕薄之事。非君子忠厚之道。假令其所說粗有理。然有諍氣則聞者不從矣。善導者。以誠意爲主。辭氣從容不迫。和平婉曲。而語明意暢。故聞者信從。是忠告善道也。凡與人議異同者。不要厲氣抗論。須氣象從容。言語婉曲。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能動人。蓋人

不直則道不見。雖然。不欲强誹謗其過失。只須要含蓄而有餘味。只欲理之直而已。不可欲我說之勝人。而爭以口舌也。苟吾所言輕卒。而好勝欲上人。則不能使人信服。却爲人所忿戾。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國語曰。惟善人能爲盡言。然則只善人而可與言。苟非善人而言。是失言也。

○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有功乎聖學者。繇循夫子之道而不違也。宋儒之說。苟本乎孔孟之說。而源流相同。統紀不異。同條共貫者。是誠後明其道也。所當依據也。苟不本孔孟。而無統紀。其源流不同。而別立異論者。亦往往有之。雖賢者之言。不可曲從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苟欲知學術之異同得失者。亦當如此。蓋聖人與賢者。自有輕重。有長短。雖先儒之言。苟有不同條共貫。則不可[illegible]乎枉從矣。須要胸中有權度。而後知其輕重長短也。然則宋儒雖賢哲。不可與聖人同班。恐不免有出入。若夫自宋季以降。至元明曲學之士。往往有阿諛于朱子。而與聖人乖戾者。可謂無權度也。凡後儒之阿諛于朱子而爲雷同者。習而爲風何耶。此豈可爲善學朱子者乎。

○如宋季以後學者。尊信程朱者固好。然蔽固者。不知有聖賢之別。故同異得失。不能取捨乎其間。以宋儒之說。與聖人之言爲一樣看。雖背戾于義理。不爲患。只恐不合于朱子。是以委曲遷就。而雷同從諛者。未免阿所好耳。是後世之學者。習而爲俗也。

○宋季學者。往往拘其所聞。私其所好。不本乎孔孟之正宗。別立門戶。不免於一副當習熟纏繞。可謂所蔽固之深也。是以其說與孔孟所立之教。往往齟齬者多矣。學者無主張於彼說。而虛心思之。則知鄙言之不僭妄。然而如曲士束教之輩。其蔽塞深矣。苟不能洗去其舊見。而來新意。則此弊不能改。而終身必拆迷於此。

○君子之道。本自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由不艱深也。易從則宜行而有功。是以從者多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蓋孔孟之敎。下學之工夫。本自易簡。而易知易行如此。如其上達。則下學之功至。而後所自到之效而已。此與佛氏之學務好高遠。而欲一超直入者異矣。後儒之爲說。亦往往艱深高遠。故爲難知難行之言。與孔孟之本敎異矣。

○孔門設敎也。以孝弟忠信爲本。以學文力行爲學。平易如大路然。雖愚者易知易行。漸而眞。積力久而極其趣。則致高大而極精微。是下學而上達也。宋儒之學。以太極無極爲致知之先務。以靜坐澄心爲力行之先務。以支離破碎爲文學之先務。是乃高遠艱深。細末無用之事。以難知難行無用不急者爲先。與聖門之所立敎。以孝弟愛敬文行忠信爲先務者異矣。故其所爲敎。高深艱險。所以爲難學難行而不易入也。後世學焉者。厭苦之而難進者。由此也。

○凡此等之疑議。可與聰敏通明博達平正之人語。不可與蔽固昏塞曲學偏僻之士論。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失言也。

○凡博覽古人之書。其妄信者爲蔽也。因不明妄疑者爲僭率狂妄。只信可信疑可疑。是通明之士之所爲。乃爲學良法。有識見者如此。曲學蔽昧者之所不能也。蓋人非聖人。誰無過。故雖先賢。其學術有與孔孟不同條共貫者。而其言往往有與聖言相戾者。不可不審擇也。

○論語孔門之所立敎。萬世之標準。古今之法則也。不可加損。如宋季世諸儒之說。其分析過于詳審。其議論過于高遠。蓋其所分析甚詳細。然愈詳細則愈支離。不能渾融而會通。是以爲紛擾而却蔽昧。與孔門所敎異矣。蓋聖人之敎。自有大道而平易。非崎嶇小蹊也。苟分析太過。則迷曲蹊邪途。而不能造大道。此由與孔門所敎不同也。

○宋儒之說。往往與聖人不同。易以一陰一陽爲道。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可見陰陽之流行。正而不變者。卽是道也。非以變亂者爲道也。故聖人未嘗以理氣爲二物。然朱子以爲理氣決是二物。孔子說性相近。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又曰。性善。此言稟受之本然。同受天者。本無有二性。孔子子思孟子、其立言無不同。蓋性相近者。言性善之中。其稟受雖有高下厚薄賢愚不同。其所稟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以人之生也。秉彝之性皆有之。故曰。性善。是以天下古今之性不相遠。故曰。性相近。蓋天下古今之人。只有一性。不要分析於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天地之性。亦豈非氣質之稟乎。苟非氣質。則何處稟受天性乎。氣質之性。亦豈非所受天地者耶。然則氣質之性。亦是天地之性耳。不可分而爲二。故孔孟未嘗說二性。不分析天地與氣質。而自分明。蓋性者。便人之所受天之名。董子所謂性者生之質者。爲庶幾矣。蓋論性之本源則同善也。是爲一本。論其末流則爲萬殊。然堯舜之性與衆人之性爲不異者。恐非是。何則堯舜自有堯舜之性。衆人自有衆人之性。其所受不同。不可混爲一性。蓋物之不齊者。物之情也。所以有萬殊也。夫性者。受於有生之初者也。天之降命也固是善。其初無有不善。是一本也。然旣成之而有性。則其初受氣時。自有淸濁厚薄之不齊一。旣稟受而在人身。則各一定而成性。故聖愚之初自不同。宋儒示人。欲其詳審。故以理氣爲二物。且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爲說。所以分拆大過也。只孔孟之言性。不分拆而其理自明。孔子謂相近者。性善者之相近也。故孔孟之說性。不可爲有異。蓋不分拆而其理明也。是便所以渾融之勝于分析也。凡後世爲說辭者。與孔孟之源流相同則可也。苟與孔孟之所說。源流不同。而別爲異。則不可也。夫天地之開物。發微以漸。是氣運之勢。自然之理也。故事固有古人所未言。而發後世者。堯舜之所未言。而孔子言之。孔子之所未言。而孟子言之。孔孟之所未言。而宋儒言之者多矣。宋儒之論說。與孔孟源流相同。而

發明孔孟之說者。是宋儒之所以有功于聖門也。而其中亦有與孔孟所言源流不同者。以無極說太極。以理氣爲二物。以陰陽爲非道。且以陰陽爲器。爲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性善之言曰。性卽理也之類。此皆與孔孟之本旨不同。其源流不相貫通者也。學者於宋諸先生。無阿諛偏主之私意。而公平其心而觀之。則庶乎看其有異同矣。

○讀經。如訓義之有小異者。無害于道。此猶可也。如宋儒說理氣說無極說道器說性道類。皆是義理之根源。須要與聖言無小異。苟於此處有所齟齬。則雖先正之成說。不可阿諛曲從。須以聖言比較之。而知其異同也。蓋不正則道不著也。

○朱子曰。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篤信竊謂朱子斯言。以吾愚觀之。則不能無疑。何則。苟以聖人爲依據。如七十子之輩。則固當如此而可也。程朱雖賢哲。其純粹至善。無偏無黨。恐與聖人不同。若衆人主其一門。私其一說。則恐不能廣覽公聽。而或有固陋寡聞蔽塞於聰明之患。又恐偏僻之士。不免有阿諛曲從爲黨。以同伐異之私。是區區之疑惑。所以不可解也。

○後學固不蔑視於昔賢輕議於先輩。是後學之所當戒也。但雖古人。未嘗無少過失。然則是是非非之際。不可有毫髮假借阿諛之私也。

○夫初立言者。雖賢哲。或有未詳盡。如程朱之言。間有與聖人異條貫者是也。苟自後世而論前人。則雖中材亦可能焉。是所以後出者巧也。然則雖後人所議。又有不可盡廢者。

○後輩之於先賢。其高下淺深大小廣狹。誠不可同日而語也。故吾輩之尊信先儒也。固當厚重。然先賢之於前聖。亦豈可無高下偏正之同異邪。然則雖先儒之成說。又須取與聖人之言不相乖戾者。而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要在審擇之而已矣。

○古來時運之變替。日漸赴繁華而未已。此澆漓之世。所以斲喪其本實也。古今天下之時勢世態。自不能不

如此。是以經世之道。爲學之術。須娓娓以去其繁衍。反其本實爲要務。不要因循于其世運變遷之時俗爲可也。孔子生衰周。時論以繁文爲君子。以質實爲野人。孔子欲從其先進者。蓋厭其繁文。而欲反其質實也。孔子時尙爲近淳古。然其世運之變替旣如此。況後世澆漓之時。益失質實。而日趨繁華乎。秦漢以來。時運漸變遷。世道益煩擾。方今世學者之居世。當以質實爲本。亦且稍稍順時宜。苟背戾于時宜者。非居世之道也。

○宋儒學術。其所發明。逾于漢唐也遠矣。然其議論漸傷紛擾。其訓詁益煩。其註解講說極廣博。逐時枝葉彌繁衍。支派益分析。至後世。則汎濫流蕩而忘反。是以本實日薾喪。後儒之於此學也。不能奮發興起而改舊習者。滔滔皆然焉。故不能融會貫通而自得之。雖有名士。只隨時俗。而不能改舊習而就本實。然則後世爲學之道。須要奮起而改舊習。省繁細而反本實。遏瑣碎而就渾融。蓋不可無隨時制宜之道也。是卽聖人從先進之意。後學之所當仰嚮也。鄙意如此。君子以爲奈何耶。

○程朱之爲賢哲也。豈止爲其學問見識之高明而已哉。抑其道德制行之正大。亦並可爲宗。如明季異學之輩。輕侮於程朱而誹議者。亦併其德行而蔑視之也。夫爲學而不知先儒之造詣。不啻有德而妄貶議。自爲夸高。此不能爲君子儒。而甘爲小人儒也。可謂不知人又不知己也。昏愚之至也。

○朱子之豪雄。以繼往聖開來學爲志。故經說議論。條分縷析。極細詳以惠來裔。不借後儒之煩說而足矣。是後世無窮之恩也。故其說旣精細繁衍。後儒效其繁衍。而雷同分析。紛紛未休。然其所說繁多者。唯多言重複而已。不能發起其餘揮。雖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且不能變改其舊習。然則朱子歿後。英俊之士二三輩所發明之外。諸儒雖隱默而效暗啞亦可也。

○朱子極排斥佛氏。用其力。至矣。盡矣。蓋嘗出入乎佛氏。而深造其道也。宜乎其關之之盡其精微無餘

憾也。然其平生所論之中。復間有與異學相同者何也。是恐自太極圖說之中來也。其尊信周子之至厚。恰如如尊信聖人然。故併非其所作者而信之。蓋此書也。雖周子所實作。亦是初年之所見。非終身之所執持也。觀於通書之中無無極之說。通書之言與圖說不類。且二程全書廣博之中。亦不說無極。而可知而已矣。

○宋儒諸君子。皆是賢哲。其學術性行超越于人。漢唐諸儒之所以不可及也。然其說與佛老粗近。而可疑者亦多矣。大凡人自非聖人。則不能無偏僻。譬之雖日月之明。不能無陰翳。雖明月之珠。不能無瑕纇。邵子曰。天能生而不能養。地能養而不能生。火能烹而不能沃。水能沃而不能烹。天地尚無全功。水火何由有全能。愚謂天地尚無全功。況賢哲。豈可無偏僻乎。然則宋儒之學。雖近純正。然未能造聖人。則其偶有偏僻者。亦其所也。豈可必爲無偏僻而盡信之乎。聖人之道。誠大中至正。其執德也爲弘。其爲行爲有全功。其下焉者。雖賢者。恐不能全備。宋儒之學。雖純正。亦未到聖處。宜乎不免有偏僻也。故其說往往有與孔孟之教不同者。以無極爲太極之本。以理氣決爲二物。判斷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之爲二。以一陰一陽爲非道。以陰陽爲形而下之器。以所以一陰一陽者爲道。以氣與體爲有死生。以理與性爲無死生。以靜坐爲常時工夫。以主靜爲立人極之工夫。且以孔子之說性與孟子之說性爲氣質天地之異。此皆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東坡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蓋東坡之學固非正。不自知爲邪說所移。然其所言如是。便卻是也。然則豪傑之士。偶有所聞于方外之徒。而間有偏僻蔽固之說者。亦所不免也。近世偏陋之士。以爲宋諸君子之學。與孔孟相埒。而一疵不存。萬善盡備焉者。吾未知其可也。然明季淸初之書生。妄誹議宋諸先生之學。以爲非孔孟之正傳者。亦是異學之徒偏蔽昏塞之甚者。非確論也。

○明王陽明是天下之英才。一時之人迷溺于彼學者。

滔滔皆是。比之晉人之淸談。其害太過。羅整菴與王陽明同時之人。以陽明爲非。而與彼論辨。可謂聰明英俊之人也。羅欽順之學。其說不阿于宋儒。其言曰。理只是氣之理。又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竊謂宋儒分開理氣爲二物。其後諸儒。阿諛于宋儒。而不能論辨。只羅氏能發程朱。而不阿所好。其所論最爲正當。宋季以下元明之諸儒所不言及也。可爲豪傑之士也。如薛敬軒胡居仁二子。雖爲明儒之首稱。然其所見不及欽順遠矣。

大疑錄卷之上終

大疑錄卷之下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昔人有言。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而迷於聞見者實不少也。愚按此迷古來固多矣。且自宋季以降。曲士之迷於聞見。而不開明者最多矣。學者之所宜自省察也。

○自宋季以來。世儒之學術。過繁細詳審。而支離蔓衍。學者用功之繁多勞擾。比于孔孟之時。何啻相什佰而已耶。其流弊無紀極。不知所止。所守不約。所以汎濫而無功者。滔滔天下皆是。此何由哉。豈非自宋以降。學術逐漸益繁。捨本走末。分析支離。實德遂亡乎。是以後儒效其尤而未已也。

○或曰。程朱之言可盡信耶。抑又可間容疑耶。曰。聖人之言。固可爲萬世之信。其次賢者之言。亦可爲則。然知與行相爲表裏、雖賢者。其行有過。則其知亦豈無偏僻蔽固乎。然則其學術論說。亦恐不免有偏

倚之病。過不及之差。是乃聖賢之別。其理當如此。苟使其學無偏倚之病。則又是近聖處也。竊謂程朱是賢啓。孟子之後。只此二子。可爲知道之人也。然未能至于聖人。其學亦恐不與聖人同。然則程朱之說。固雖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亦不可無取捨於其間。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我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此言可信也。程朱之說數十萬言。苟以其言爲無疑者。卽是盡信書也。今人於其說。一向回護遮掩而曲從者。多涉私意。可謂阿所好也。不可爲公正。予是庸拙之材。不能爲程朱之忠臣。只不阿所好。是却可不背于程朱之心而已。

○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諸侯征獨夫紂。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以爲不可者。何也。蓋其獨見獨行。雖不及聖人之權。誠是聖之淸者。然其所長。乃其性之所偏也。雖大賢。其性偏如是。如宋諸君子之學亦然。孟子之後。宋儒之學固是義理闡明。且性行亦是謹正。爲眞儒。然爲說過詳細。是以其病偏于分析。是所以與孔孟渾融之說不同也。譬如周末。文勝質。故其曲士之議偏者多矣。宋季之學量偏僻。與聖人乖戾者亦多矣。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此語愚未能解。蓋釋氏自有釋氏之體用。以空寂爲體。以無所住爲用。然則釋氏不可爲有敬以直內之體。釋氏若有敬以直內之體。則必有義以方外之用。何至于絶滅倫理乎。故愚未能解其意。後儒枉爲之辭者阿諛耳。

○唐虞三代之君臣。言敬者多矣。然言忠信者少。何邪。曰。上世風氣。淳厚而質實。與澆漓之世異。故君臣皆忠質。雖不言主忠信。而不失忠信。敬是主忠信之工夫。故能敬則忠信亦在其中矣。至孔子之時。世漸澆漓。故聖人以主忠信爲文行之本。況澆季薄俗。苟不主忠信。而一於恭敬。則恐無質實之行。不爲曲謹色莊之人者寡矣。此小人僞學之態。非君子之道也。然則後世學者。可以忠信爲主本。如居敬。則主忠信

之工夫耳。
○近世以道學好立名者。往往不以主忠信爲本。而以持敬爲名。其持敬也。以牽强束縛拘迫爲勤。是色莊之人。旣失忠信而不主之。其所强持。又非居敬之道。却是僞敬也。
○聖門之教。以孝弟忠信爲先。是以本立而道生焉。始于卑近而終乎高遠者。從實也。蓋如行遠者必自邇。登高者必自卑。此循序而漸進於道也。異學之教。及近世俗儒。以高遠爲先者。爲大言快論。欲一超直入。不能循序而漸進。是欲强進者。深願無有此理。是不務實而從虛。
○朱子之做說話。往往用禪語者多矣。如論作文曰。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精研。取老僧頭去。又曰。一摑一掌血。一棒一條痕之類。恐是初年學禪習氣之所未能脫去。又好爲戲謔者間有之。謂崔光之家奴題生事之類是也。如二程子。全無此二事。
○無極而太極。是華嚴法界觀之語也。法界觀是唐杜順和尙所作。相傳而至于周子。若太極本無極。及主靜立人極。此自佛老之徒所傳來。朱子尊信於周子也至矣。故信出于周子而不爲疑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唐淸凉國師華嚴疏之詞。此二語俱浮屠之所言。宋儒以爲周程之所始說者。何耶。
○此學之源流。千古一脈。六經四書。雖千言萬句。無不同條共貫。若不祖述先聖而立言者。其言雖出乎豪傑之士。有所可疑耳。苟有所違。則適足以增後學之迷耳。
○讀書之法。只是須除却自己私意。而依聖賢所說理會。不可妄加一字一句之間言語。如此則久而自然有得於聖賢眞實意思。不可先立自己意思。作氣勢。硬執爲也張做杜撰。苟如是。則不能見聖賢意思。嗚呼雖先儒恐不免有斯病。然則學者之於先儒之說。有可疑者。則不可一向固信矣。古語曰。人必是所學。然則雖豪傑之士。恐不能無此蔽。宋儒之信太極圖說。亦以厚信好學故有此蔽。是見過而知仁也。

○後學之於先儒也。固當不可不推尊。然學問之道。天下之公道。其是是非非之際。可爲公直之正論也。自宋以降學者。動阿諛曲從于先儒。而習爲俗者何耶。

○學者偏執固滯者。於宋儒之說。雖有可疑者。阿諛曲從而不敢疑。終身迷而不悟。苟有微疑議者。則睚眦相忤。以異學邪說。且退而後言誹謗。甚哉。蔽固不通也。

○聖人之教。易簡平直。無穿鑿煩擾之病。後世之學術。動爲支離零碎。而無渾融平正之意味。故學者不堪其煩擾。夫好易簡而惡煩擾者。天下之人情也。後世之學術。煩擾如此。是以與天下之人情乖戾。宜乎世俗之不好學也。夫聖人之教人也。使學者勇進而不知厭倦。後儒之教人也反此。

○小人有才辨者之教人也。居而不自疑。衆人不知人之誠僞。故信之而不疑。此非有賢德而能化人。只是利口才辨之使然也。

○爲學者。不本聖經。而信末世偏僻之異論。安能悟其非而造大道之本源乎。

論形而上下

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愚謂形者有體質之謂。上者在天之謂。下者在地之謂。蓋形而上者。謂陰陽之氣。無形而在天。是在萬物形器之上者。故謂之形而上者。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以其氣在上而見。謂之成象。以在天之二氣。流行交運。謂之道。形而下者。謂萬物各成剛柔之形質而在地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以形質具而各有成。故謂之器。蓋天者在上。地者在下。故以上下言。天道無形而有陰陽之象。故曰在天成象。地道成形有體質。故曰。在地成形。是以在天者無形。在地者有形。所謂在天成象者。非是陰陽乎。陰陽在天。未有形質。唯其所流變易。便氣象露顯耳。故曰。見乃謂之象。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是在天成象而無形質者也。蓋陰陽流行。化生於萬物。是乃

天之道也。天之爲道也。唯有陰陽。陰陽之外。更無別物。一陰一陽往來不窮。以其流行謂之道。在地成形者。非是萬物乎。萬物者。謂山河大地人物。皆有形而在下者也。所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是在地成形。而有剛柔之質矣。斯之謂器。程子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朱子本義亦從之。蓋陰陽有常有變。常者純正可爲道。變者偏邪有災沴。不可爲道。程朱以陰陽爲形而下者。是分道與陰陽爲二也。蓋程朱分氣與理。理爲道。陰陽爲器。相對而說。愚竊疑苟以陰陽爲形而下。則在天成象者。只指日月星辰而言邪。然則與陰陽成象之說異。是不可解一也。所謂形而下者。指在地成形者。如山河大地人物。凡有形者。皆是器也。凡有體製者謂之器。陰陽未有形體。不可謂之器。是不可解二也。陰陽在天成象者也。非在地成形者。而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是不可解三也。且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以二氣流行爲道也。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以剛柔二物成形而爲器也。是亦非指陰陽爲器也。是不可解四也。上下二字。以在天在地言則分明。不然。則二字之義難通曉。是不可解五也。先儒此說。愚之所未解也。所以未解者。以與聖人易中所言不同也。然此非敢誹議於先正以欲伸愚說。姑記所疑。以俟君子之是正而已。

太極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之本源。竊謂太極。是陰陽未判。萬物未生時。一氣混沌之名。然而有至理而存焉。是言天地萬物。皆以之爲本。故不言無而言有。所謂易有太極者是也。無極而太極。是本佛老之言。分明謂有自無而生也。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蓋以無爲萬物之本。且以爲宗者。是佛老之說也。以有爲萬物之本爲宗者。是聖人之教也。故有無之說。是吾道與外道之所由分。不可不愼審也。然則欲言太極。而不可先說無字。若夫以太極爲無形。雖愚者亦可得

而知也。然則如其同於一物。不足以爲憂也。且不可以極字解爲形字。朱註以無極爲無形者。非此一句之本旨也。朱子此等之議論。厚信堅執。欲人之遽信圖說而不疑。故其言偏重過主張。與平生之言婉曲平直而穩當者不同。何耶。

○陸象山與朱子論太極圖說曰。夫太極者宜有此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此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甚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又曰。易道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又曰。朱子發曰。（朱子發是宋人姓字）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蓋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之書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篤信竊謂如象山此數語。虛心而觀之。則却爲有理。蓋無極而太極。此一句。唐杜順和尙所作華嚴法界觀之語。此浮屠之說。非儒者所可言。雖朱子之傳洽。偶未及見之乎。無極二字。本是老子之說。後世佛氏亦借用者。以其立意相同也。象山所謂太極圖。其初出乎希夷。而吾聖人之書所無有者。是有左證之言。固不可爲非。且無極而太極。此一句。本出乎浮屠之書。故周子後來知其非聖學之言。而通書之中不復言無極。如象山所言耳。且二程全書中不言無極。則程子亦不是于無極之說可知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夫以無爲有之先者。老子之所宗。而吾聖人之所未嘗言也。無極而太極。卽是老子以無爲有之先。有生於無之意。

○陳希夷以圖傳于穆伯長。穆伯長傳之周子。蓋陳希夷穆伯長。皆爲老氏之學者也。明季王嗣槐曰。希夷又嘗學於鶴林寺僧壽涯。此說亦必有出處。

○朱子之尊信周子也至厚矣。故於太極圖說不疑其初年未定之作。且不知出于異學之說。實以之爲周子之

所作。尊信之甚深。用功最厚。異諸儒之疑議。而回護委曲。論辯百端。其平生之論說。義理之淵源。出于此者多矣。嗚呼朱子之賢而如此。可怪哉。

○歸景山時習新智云。茂叔之學。得之華山居士陳搏。或曰。茂叔與胡文恭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今寺傍有濂溪祠。張敬夫謂茂叔師陳搏學主靜。然則淸虛洒落。自在無礙。是其本宗也。大抵理學諸儒。其學術多禪寂之意。

道　器

易上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云云。陰陽之氣。在天爲道。所謂形而上者也。其發育流行。一爲陰。一爲陽。其氣生生不息。純正而不邪。有理而不亂。非道乎。天之氣一著地則成形。人物是也。至于山川草木禽獸蟲魚霜雪雨露。亦皆然。是乃形而下者。凡在地成形者。皆是器也。

○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有此理。又曰。當初無一物。只是有此理。篤信竊謂可怪先賢正大光明之學。而有斯言。卽是老子道生天地。有生于無之說也。

論天下歸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猶言一旦也。蓋以其用功之時言而已。非言一日之間也。克己復禮至難之事。故其用功也。非積日之久則不能矣。豈一日之功所能也乎哉。歸者如孟子所謂民之歸仁也之歸。謂歸宿也。克己復禮。則無私欲之障礙。無物我之間隔。天下雖大也。人物雖多也。我心之量。無處而不至。無物而不體。苟若是。則皆歸宿於我仁心之度內。而無所不愛恤。譬如人之身體。無病痾而氣血貫通。則四肢百體。無非己有。是爲歸仁也。苟氣血有滯塞而不貫通。則手足痿痺。肌膚痛癢。亦不知矣。四支百骸。雖是我身體。爲不屬己。醫書謂之爲不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非己之意。楊氏以爲皆在吾度內。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還是實事。天下歸仁。言唯公則無己私之間隔。雖天下廣濶。無所不受也。此亦西銘之意。朱註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人皆許與吾仁。是極言其效之甚速。愚竊謂一日之間。實無此事。聖人之言。每每的實。不如方外之徒大言。說怪誕無實之話。而夸耀于人。大抵天下有玆事。必有玆理。苟一日之間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稱許其爲仁。是無此事。必無玆理。且一日之間。而其效如是。是自張之言。恐非聖人謙遜自反語意。凡天下稱許。亦有不足以爲仁者。如王莽姦賊。其初僞飾爲君子之模樣。故天下之吏民。被欺于彼之僞飾。上書稱善行者。前後四十八萬人。諸侯王公宗室皆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是漢史所記。若不誠于爲仁。則雖天下稱許爲仁。而未可以爲仁。於此乎可見矣。苟誠于爲仁。雖無一人稱許者。不失爲仁也。如泰伯民無得而稱焉。然夫子以爲至德。如周子大賢。只程子知之。他人不知之。然而不失其爲賢。所謂其曲彌高。則和者彌寡也。且衆人不知。故可爲仁者。如衆人皆稱許之。則却不足爲仁者而已矣。論語所謂鄉人皆好之。夫子以爲未可。夫爲仁之道。不以人之稱許。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下許與吾仁。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同是所考在外。所謂是聞也。非達也。聖人謂知我者其天乎。與此語意相爲齟齬。却是不由己而由人也。歸字爲許與說。不如爲歸宿而說之意義實的實也。唐孔氏曰。此歸意與洪範歸其有極同。呂氏曰。歸其有極。歸如歸宿之歸。此說亦可據。蓋天下歸仁者。言克己復禮。則其心公而無私。兼均物我。故於天下之萬物。無所不愛。而同歸在我仁之中。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不在己也。然朱子答楊子順書。亦其意與本註同。而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大作意。說得張皇。然予之昏愚。未能服從于此說。却以楊氏皆在吾度內。與呂氏皆在吾闥之說爲實事。且此說於天下歸仁焉爲相合。不可爲得張皇。是雖乖予先正之成說。然姑記管見。以待識者之訂正耳。

論　敬

敬者歷聖所傳之法。是操心工夫。敬則有德不敬則無德。故古人以爲敬者德之守。又以爲德之聚也。然聖人

之門。以忠信爲主。而不以敬爲主何也。蓋誠敬二者。固是爲學之要務。然誠是爲主本。敬是爲工夫。故主忠信者本也。是爲學之主意。居敬者主忠信之工夫也。不可爲主本。主本與工夫。自有輕重。不可混同。故誠敬二者。本自有輕重。譬如君與相。不可相敵。況以敬爲主。則敬重而誠輕乎。夫說義理如持權衡。彼重一分。則此輕一分。故偏說主敬過重。則恐主忠信過輕。苟如此。則雖外貌嚴肅。恐有中心惡弱之患。是不誠則無物也。夫學者之修身制行也。須禮樂相兼。莊敬和樂並行。何曾偏于莊敬乎。且如今嚴固之人。不會敬字。動被束縛于敬字。而爲執滯。爲把捉。爲固陋。爲拘迫。其爲心也。寂寞枯槁。而不和不樂。其接人也。則無慈祥溫和之實。而有嚴責刻薄之意。是其爲人也。不仁不恕。其容有拘束急迫之意思。而無從容不迫之氣象。且宋季諸儒。說敬甚偏重。以敬心之主。自是以來後世之學。往往效其尤。只知以偏嚴爲重。而不知忠信慈愛之爲最重。苟偏重于嚴毅偏悋。而輕於忠信慈愛。則恐曲謹刻薄。流而爲色莊內荏之人。君子以爲奈何乎。

○聖人之教。以主忠信爲本。以居敬爲工夫。是聖門之家法。先以立本爲主意。次居敬爲主忠信之工夫。其序當如此。宋儒偏以敬爲主本。而拘拘焉。恐於主忠信之工夫不專。而與聖門之家法異矣。蓋敬是修己之工夫。所以存誠也。然聖人之門。以忠信爲主。未聞以敬爲主。苟主忠信。復以敬爲主。是一心有二主也。居敬固可貴。然而爲主者不在于此而已矣。

論敬者心之主宰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蓋修己以敬者。聖人之至教。人心非敬不存。故須敬以執持斯心。此乃操則存之謂也。主宰云者。所以存之工夫也。非言以此可爲心之主也爾。讀者勿以辭害而可也。今世有侫頗乎朱子者。曰。雖以敬爲心之主。豈有害道乎。吾未知其言之可也。然則以何者可爲人心之主乎。孔子曰。主忠信。是人心當以忠信爲主。忠信者人之實

心。中庸所謂誠之者人道也。苟捨人道而不主之。反以操心工夫爲心之主。雖美德善行。非所以可爲主也。如敬之一字。爲修己之工夫。是堯舜以來歷世聖賢之心法也。然而孔曾思孟之書。未曰以敬爲主。則可知古之聖賢所爲心之主者不在此也。忠是不欺之謂。體也。信是不妄之謂。用也。忠信二者。合而言之則誠而已。誠也者。心之主而人之道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仁義禮智無誠則虛僞耳。若不主忠信。則恐爲學無其本。而不能由進。如敬。固是存心之工夫。衆儒之事也。然而不可爲心之主也。蓋誠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故以實心爲主則可也。以工夫爲之主則不可也。夫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溫恭。禹之祇承。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敬止。大公之敬勝怠。孔子之敬以直內。修己以敬。曲禮之毋不敬。皆是聖賢自修教人。切要之工夫。故君子爲學之道。固當以誠爲貴。是乃主忠信之工夫。敬則可以至于誠也。然而非謂可以是爲心之主也。程伯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蓋敬者。謂人事之本則可也。謂心之主則不可也。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然則人心亦豈可有二主乎。既以忠信爲主。又以敬爲一心之主。是一心而有二主也。且夫德。有可專主者。有可並行者。可專主者。忠信是也。可並行者。仁義禮智四德是也。苟以可並行者爲專主。則雖美德不能無弊。如偏乎仁。則流爲姑息。偏乎義。則流爲慘刻。偏乎禮。則流爲足恭。偏乎智。則流爲苛察。是也。況以工夫爲主乎。若以敬爲專主。而不主忠信。則其流爲色莊。爲拘迫。爲曲謹。爲畏縮。爲隘陋。恐其弊有不可擧言者。今之持敬者。不知敬之道。往往爲色莊人。爲拘陋曲謹之人。雖貌恭色厲。然心倨內荏。此因不主忠信也。唯專主乎忠信者。無弊。以其所主者德之基也。夫忠信者。在人之誠。大原出乎天之道。而人之道也。所以實於四德也。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所以行三德也。可謂心之主也。

○宋諸先生以說理學爲先。如近思錄。以太極圖說爲

開卷第一義是也。是先上達而後下學也。恐與孔孟之立敎不同。

○苟字是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說之者。可以六經四書中所有。聖賢言敬之說解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曰。小心翼翼。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管子曰。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是皆說敬字。其言語易簡。其意明白。朱子晩年說敬字。曰。敬只畏字。近思錄孫思邈曰。敬以畏爲本。竊謂畏字卽是敬字之正解。凡說敬字。且須用此數說。不要多言而意足矣。只是操心不放。執事不苟之謂。宋季諸儒。說敬。紛紛繁冗。不免爲畵蛇添足。凡宋季儒之說敬。用心太過。恐是過助長。過嚴厲。爲學者一副當習熟。纏繞而爲心疾。執持拘迫爲束縛。不似聖人之言。蓋執持太過。拘迫束縛其衛。氣貌不從容舒遲。恐不能保久也。

○夫操心之道。如持權衡。以量輕重然。加之一分。則爲過重。減之一分。則爲過輕。只欲其平直。要在忽忘勿助長之間而已。苟用心太過。則恐不能持久。亦觀夫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可見其平日從容和樂。苟不如此。則雖賢者。不能持久。而爲心術之害也。

○正蒙云。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困知記曰。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卽無此理。安得死而不亡者。篤信謂宋儒以性爲理。曰。氣有死生。理無死生。是與異學所謂死而不亡者壽同意。羅整菴此說可以破異學之謬。又可以解學者之惑。張子正蒙中。猶有可疑如此者。夫張子之賢。亞于二程。其學問亦然。其說之駁雜。流入外道者如此。學術之弊可畏也。

○莊子曰。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莊子此言。雖異學之言。却可信也。何則古聖人之敎。本是爲易簡。要約而不煩。若夫宋儒之學術繁衍。立說多言。逐時增支離破碎。與莊子所稱聖人之道不同。

○古之聖人。以陰陽爲道。未嘗廢陰陽而言道。宋儒

廢陰陽。別以一箇空無虛寂。無生氣無權力者爲道。爲萬物之根柢。又以爲太極之妙者。非聖人之所謂道也。聖人之所謂道也者。天地之生理。而太和元氣。常生生不息。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乎萬物。蓋流行于四時。萬古不息。是便萬化本源。品物之所出。性命之源也。與佛老之所說空無不同。

○理卽是氣之理。一氣之行于四時也。生長收藏而不變亂者。自順正不乖戾。故理須就氣上認取。譬如水。其淸潔而就下者。是水之本然。故水與其淸潔流行者。非二物。不可分而爲二物也明矣。故二氣之順正而不變亂者。卽爲道。不順正者。非氣之本然也。爲非道。

○聖人之敎。以禮爲先。宋儒專以理學立敎。與聖人之敎異。且宋儒先上達而後下學。如以太極圖說爲初敎是也。是皆與聖人之敎不同。夫學以聖人之言爲萬世之法。論語一書所載是也。不要求乎外。苟求乎外。則恐流而爲異學也。

理氣不可分論

天地之道。原其所自。其初兩儀溟涬而未開。一氣渾沌而未分。是至理之所會。而陰陽之象未著。名之爲太極。太者太上之謂。極者至極之名。太極是爲此道之本源。萬物之根柢。凡天下之事物。莫尊於此。不可得而名焉。故名之爲太極也。宜矣。一氣動而運轉。名之爲陽。此太極之動也。動而後靜。靜而凝聚。名之爲陰。此太極之靜也。靜而後復動。一動一靜。循環而不息。是陰陽者由一氣之動靜而分焉。非有二氣也。故陽者一氣發動也。陰者一氣之凝聚也。二者卽是太極之動靜也。夫子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是也。蓋一氣未分。則以一氣渾沌爲太極。陰陽既分。則陰陽之道爲太極之流行。太極陰陽。雖有前後之分而異其名也。然有至理而存則不異焉。蓋太極是一氣渾沌。陰陽未分之稱。陰陽是太極既分之名。其實非有二也。因太極之動靜而陰陽分焉。則陰陽之流行。亦可爲太極之理。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道猶路也。以所通行名之焉。是一氣之所流行。故名之曰

道。所謂一陰一陽者。以一氣之動靜。一爲陰一爲陽。交流行而不息言之也。故以渾淪時。名之謂太極。以流行之言。名之謂道。太極與道。其實一也。道則太極之所流行。太極則一氣未流行之尊號。非有二也。蓋二氣之流行。有條理而不亂。常而正者。名之爲道。是二氣之本然也。紛亂而不正者。不可以爲道。因非本然也。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其常而正者。爲天之道。如伏陰愆陽。失其常者。非道也。蓋陰陽正。則陰陽便爲道。是陰陽之本然。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也。如一年之中。有生長收藏之序而不變亂。是陰陽之流行。卽是道也。非陰陽之中。別有一物。而稱之爲道也。故柯尙遷曰。氣之運動而自然者爲理。此言宜矣。夫天地之間。都是一氣。而以其動靜稱之陰陽。其生生不息之德謂之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其流行而一爲陰一爲陽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不亂。又謂之理。雖由所指不同。而姑異其名。然其實皆一物而已矣。是以陰陽流行而純正者。卽是道。故理氣決是一物。不可分而爲二物焉。然則無無氣之理。又無無理之氣。不可分先後。苟無氣則何理之有。是所以理氣不可分而爲二。且不可言先有理而後有氣。故不可言先後。又理氣非二物。不可言離合也。蓋理非別有一物。乃氣之理而已矣。氣之純正而流行者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不紛亂。故謂之理。其實道與理一也。苟以理爲別有一物而寓氣中。則是與老氏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氏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常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何以異乎哉。天地太和之氣。是陰陽之正者。故能生萬物。爲萬品之根柢。至貴之理。不可賤之而爲形而下之器也。故理氣本是一物。以其運動變化有作用。而生生而不息。謂之氣。以其生長收藏。有條貫而不紊亂。謂之理。其實一物而已。然命之謂理。則氣之純粹至善。而無不正之名。是以無常變之可言。命之謂氣。則有時而雜糅。紊亂爲災沴。失其常度。是乃由運動變化而不定。故失常也。然此非陰陽之本然。語其氣之常。則

無不正。其常者。是氣之本然。卽是理而已矣。譬諸水。水本清潔。然過於泥土之中。則溷濁汚穢。失其清潔。然不可以其濁穢爲水之本然也。故氣能生萬物。而謂理能生萬物亦可也。苟謂理能生氣。則不可也。何則理者氣之理也。非有本末先後。朱子答劉叔文書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其餘平生所說。亦皆此意。此與聖人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其意相乖戾者。予之所迷而未解也。

大疑錄卷之下終

自娛集序

益軒先生。自纂輯其平日所著文字。釐爲七卷。名以自娛。蓋取諸五柳先生之言也。其所以爲自娛者。獨在於自家天然之趣味。而非欲衒之以要譽於世人也。夫文亦有不同。古昔賢哲所作之文。譬如布帛之美菽粟之味。不可一日闕者也。若夫詞人墨客所爲。則徒尙浮華好藻飾。務悅人耳目。殆類俳優而已。所謂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初無補於實用者。豈足以爲貴耶。故君子謂詞章之習非眞儒之事矣。我先生自幼深志聖學。至老孜孜不倦。靜養之餘。今玆保壽八十有三。身體得康寧。未嘗一日而廢讀書。博洽精勤。識達和漢。然其所從事專崇濂洛關閩之學。而惡泛濫駁雜。以恭默思道爲務。先生稟性謙遜。不好爲人師。且居僻遠之海隅。然而聲望之藉甚。雖高門華族之人。亦致其敬。雖遐方鄙野之徒。猶識其名。所著之書凡百有餘種。皆曉世俗利民用之言。業已刊行坊間者亦居多矣。如本集。則感觸事物之際所以攄發胸裏之蘊。莫非道德仁義之說。且其用字平易。其立言切實。皆發其眞情。出其肺腑者。非浮虛巧飾之文。其補世敎惠後學也不寡矣。豈啻自娛之云乎哉。頃京師書肆永田氏。請以壽于梓矣。別有愼思錄十餘卷。將繼出焉。嗚乎先生之文。玆以廣被四方。且將垂無窮而不朽。可謂幸甚也已。

正德壬辰季秋日

後學　竹田定直拜敘

自娛集總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右通計百七十九編

總目錄終

自娛集卷之一

益軒貝原篤信著

論類

勸學論

人之有レ道也所三以異二於禽獸一也。人之有レ道者如何。曰。仁義者人道之所レ以立一也、惇二五倫一者人道之所レ以行一也、是乃人生所二固有一。而所レ以爲二人之有一レ道也、禽獸亦有二血氣一焉。有二情欲一焉。殆與レ人無レ異、啻無レ道而已矣。人苟捨二此道一而不レ行與二禽獸一奚擇哉、如欲レ知レ有レ道則捨二問學一亦以レ何爲乎哉。故問學者古聖人之所三以教二民有一レ道也。夫以奉二若於天道一而不レ悖。植二立於人道一而不レ廢者。學二其綱要一則存レ心養レ性惇二五倫一與二百行一正レ家安レ民。皆是人生日用所レ當レ爲。而自二天子一以至二於庶人一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之道也。是誠人生大小之大事。苟非レ因二教學之講明一。何以能知二天

人之道理一。而可レ不レ離レ之哉。然則人之生也。非二問學一便不レ能レ立二人道一。嗚呼雖二小藝曲技一。尚必待レ學而後可レ知二其術一。況於二人道之如レ此其廣大一乎。夫以學之有レ益二于人一也。猶二食之遏テ飢然。此必然之理不レ可レ爲レ誣也。故劉子曰。人知三以レ食愈テ饑。莫レ知二以レ學愈テ愚。此言豈不レ信乎。然而後世之爲レ學者。由レ讀レ書而卻增二其凶德一。無レ益而有レ損者。往往有レ之。何其昏怠而不レ求下所二以學テ之方上乎。譬二諸飮食一。苟不レ愼レ節必能害レ人。豈可三因レ茲而廢二飮食一乎。衆人不レ知二此理一。則見以爲二問學無レ益而有テ害。是所レ謂因レ噎而廢レ食者。豈不レ謬乎。夫古之學者專二于爲テ己。其志孜孜焉欲レ爲二君子一。故遜レ志務時敏。欲レ得二之於己一。而無レ心レ求レ人焉。所二以有テ益也。今之學者專二于爲テ人。其志汲汲焉欲レ見レ知二於人一。故不レ求二于己一而求レ人。徒欲下以三其所二記誦一誇中耀人之耳目上。所二以無レ益而有テ損也。夫今人之所レ讀之書。與二古人所テ讀無レ異。同是聖經賢傳而已。然今人爲レ學所二以無テ益者職此之由也。且衆人之惡レ學而不レ讀レ書者。是安二暴棄一之人。所レ謂下士聞レ道而大笑レ之者。昏愚之至。所レ當二哀憫一。而不レ足二深責一。聖人所二以無テ忿二疾于頑一也。何彼讀レ書講レ學之人。雖二是多見多聞一。終身倀倀然而不レ欲レ知レ道。昏迷而不二省悟一者多也。嗟乎斯等人何異三睡著人不レ知二夢是夢一。可二勝歎一哉。

順事論上

人之在二天地之間一也。資二始於乾一資二生於坤一。是以人以二天地一爲二大父母一。故爲レ人之道終身之職業唯在レ事二天地一而已矣。猶二人子之事テ親然。須レ專二一于此一。事二天地一之道奈何。曰。在三奉若畏敬而不二敢違一而已矣。奉若畏敬而不レ違之道如何。曰。在下保二持天之所テ賦。愛中育天之所上生而已矣。蓋天之所レ賦爲レ性焉。仁是也。須三保持而存二養之一。天之所レ生爲二人物一焉。五倫與二品物一是也。須三親仁而愛二育之一。此乃以二天地生物之心一爲レ心者。仁之謂也。然則存二養心性一與レ親二愛人

物。雖有體用之分。其爲仁則一也、此便事天地之道也。

順事論 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故天之愛育於人也、比之鳥獸蟲魚甚厚矣、蓋其厚之也、五穀以爲生養。五畜以爲補益。菓果以爲充助。桑麻以爲衣服。竹木以爲室屋。五材以爲器用。藥物以療疾病。天之養人如此其至矣、不可與衆物爲比較遠矣、可謂受罔極之恩也、然則爲人者、感戴其德奉若其道。終身順事而竭其力。當如孝子之事親。庶幾乎報其萬一。苟不能如此。怠惰自私。終身無善行以報天恩。且無道以害虐於上天所厚之烝民。暴殄於上天所生之品物。此便可謂天之賊子也。噫億兆之人以天地爲大父母者。可不思之乎哉。

事天地說 上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以人之生也、資始於天。資生於地。故曰、乾稱父坤稱母。且其有生之後、終身覆載愛育之功亦至矣。大矣。猶父母生我之後。復受其鞠育教誨而長成也。嗚呼人生乎天地之中。受天地之養。而寓身於天地之間矣。以天地爲大父母而爲怙恃、且天之寵異於人。比之萬物爲最厚。是以人之於天地也。受罔極之恩。欲報之德。其廣大深厚。不可限量。爲人者可無欲報其萬一之志乎哉。須終身奉事之以其道、不可須臾忘也、事之之道如何、曰。在于奉若天地之心。而不乖戾而已矣。是乃孝子奉順乎父母之道。仁人之事天亦須如此也。天地之心如何。曰。生而已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何也、朱子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又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是也。奉若之而不乖戾之道如何。曰。仁而已矣。蓋天地生物之心。人受之以爲心、所謂仁也。生與仁雖有在天在人之別。其理則不故、異

爲仁乃所以奉若于天地之大德也。爲仁之方如何。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之序也。而爲仁之方。其所重在愛人倫而已矣。蓋天地生物而愛其所生。譬如父母之於子也。天地所生乃是萬物而已矣。其所生萬物之中。愛人類最重。此由人爲萬物之靈也。是以吾厚人倫者。豈啻惇同胞而已乎哉。抑所以順天地愛人之心而事之也。故事天地之道。在率所稟五常之性而愛人倫而已矣。愛人倫之中。以厚父母爲最重。蓋父母人倫之本也。不可不厚。親親仁民之餘。又在愛物而已。愛物亦有序。愛禽獸爲先。愛草木爲次。且君子之於物也。用之有禮。取之有時。不可殘忍之暴殄之。愛物亦是所以奉若天地之心。而事之之一事也。總論之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蓋率五常之性。則五倫之道由此而行焉。率仁之性。則父子有親矣。率義之性。則君臣有義矣。率禮之性。則長幼有序矣。率智之性。則夫婦有別矣。率信之性。則朋友有信矣。是人之有道也。天性之中所固有也。

事天地說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故爲人之道。終身之職業。唯在事天地而已矣。此所以爲天地之子而不悖。靈于萬物而不恥也。事天地之道奈何。曰。在奉若畏敬而不敢違而已矣。奉若而不違之道如何。曰。在存養天之所賦。愛育天之所生而已矣。蓋天之所賦爲心性。如仁義禮智是也。宜保持而存養之也。天之所生爲人物。如人倫與禽獸草木是也。宜親厚而仁愛之也。此存養於心性與愛育於人物。乃所以事天地而奉若畏敬之道也。此二者固雖有體用之別。合而謂之則仁而已矣。人倫與品物。其貴賤甚殊。故親親仁民愛物之厚薄。其差等雖不同。然而其爲仁則一而已矣。

爲善說

善者人之所得天之性而具心焉。不待外求。人唯爲氣質所克。私慾所蔽。故雖有好善之性。無爲善之實。人所以不能行善者職之也。故爲善之方。亦在克慾忍性而已。如此則眞性發露。天理流行。而好善之心油然而生矣。凡五常百行總言之則皆善也。是以人道唯在爲善而已。苟不爲善則人道廢矣。學問之道無他。在爲善而已矣。故學者常須以爲善爲事。而須臾不可廢焉。夫人之所樂亦多矣。然而莫樂爲善。何則循其性之自然也。是人性之所固有也。古人謂爲善最樂者。非浮言也。苟不樂爲善。卻樂爲不善。是謂拂人之性。天地鬼神之所不容。菑必逮夫身。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皆言善惡之必有應者也。蓋善積者昌。惡積者亡。是古今常數而必然之理。天道誠可信且可畏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天鑒昭明可畏也。彼爲不善者何不畏天之甚乎。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皆聖人之言。萬世之信也。不可疑而已。照烈帝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董子曰。盡小者大。愼微者著。枚乘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是皆賢哲之教戒。蓋言爲善者可積小成大也。故善雖小不可廢。惡雖小可畏也。今窮賤之士。欲澤天下萬姓。固非其職。然存心於爲善。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則於人必有所濟。然則爲善雖窮賤之至不可廢。況有勢位之人乎。凡爲善之道。亦在勉強而已矣。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是言君子之爲善。與少人之爲不善。愛日而不倦。故吉人與凶人。舜與蹠之分於此乎可知矣。學者日日以爲善爲志。自旦

至夕時時自修省。而勿敢辜負所志。比暮夜就枕時。必顧思一日所爲。一一點檢其言行。不乖所志。則樂而安寢。若有乖戾。則憂悔而不樂。思以往改更之。每日如此而不廢怠。爲善之功日新而不息。則一日有一日之功。十日有十日之功。一年有三百六十日之功。苟年年如此。則其積善之所至不可測。然則其樂亦豈有極耶。夫爲善者。所以愛養人物。而贊助天功也。是乃所以行人道。而事天地之道也。可不務乎哉。

孝説

聖人之敎人。以人倫而已矣。人倫之敎。以孝爲先。故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孝之義也。説文曰。善事父母爲孝。故孝字上從老省。下從子。老謂父母也。老上子下。子在親之膝下。而侍養之意。此於六書爲會意。凡接人倫。以愛敬爲要。事親之道。最須以愛敬爲心。事親而愛敬。譬如天有陰陽。二者不可偏廢。然愛爲重。故有深愛者。必敬亦易至矣。猶陽之統陰然。且事親愛敬之道。以能養爲要。能養之道養志爲先。養口體次之。二者亦不可偏闕。愛敬孝之心也。能養孝之事也。心與事内外兼至爲孝。夫孝之道雖不出于愛敬能養之外。然其事又多端。不可不博學而識之。蓋孝之道。聖賢之所敎。古人之所行。載在乎方策。是皆人子之所當勤學而識之也。今擧其簡而最要者如左。孔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飮食忠養之。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

親也。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是孝于親之大略也。夫以。父子之道天性也。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在識其端而擴充之耳。蓋孝之爲道也。以事父母爲先如此。然孝之道。豈唯事父母而侍養而已耶。孔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唯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不敢忘孝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是爲全孝。此之謂孝子成身。如前之所謂事父母而盡愛敬。是孝之始而已。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修道以仁。仁者愛之理。愛者莫先於愛親。故孝爲爲仁之本。天下之事物。有本有末。本立則末自生。譬如植木。根本深固則枝葉自長茂。故君子之道亦在務本而已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也。能孝父母則萬善皆自是而生焉。故聖人之所教。學者之所學。莫先於孝。

爲學論

儒者之爲學也。以知道爲要。知道者在窮理而達事而已矣。窮理之要在治經。而經之所載其理廣大精微。治之之道不拘于訓詁。須欲義理精明。不精明則不能窮義理通深微焉。達事之道在通史。史之所載古今之事廣遠。故欲博洽。不博洽則其識隘矣。不能輔經義而達政事。蓋儒者之學以明經術爲本。以博史學爲助。故治經本也。通史末也。凡爲學而知道之工夫在此二者而已矣。是有用之學。與俗儒之訓詁記誦詞章之習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者不同。此儒者所當力學而用功也。且生乎天地之中。乃宇宙內事。皆吾儒心知分內

事。亦不可不知。故治經史而有餘力。則諸子百家之言。亦須循序涉獵。可以廣義理之趣。是儒者學經史之餘事也。苟爲學如此。則可以爲通儒全才也。

敎以人倫爲先論

或問。學以存心養性而用力於本源爲先。然後處人倫爲可厚也。竊疑。堯舜之命契也唯以五典之敎。未及存心養性之方。且朱子小學之書及白鹿洞規。皆汲汲以人倫爲先。恐似後本源工夫。如何。予應之曰。人性本善。其未發也。渾然一理未有形迹之可見。及至于接物。而後有善惡相顯。然君子之學。就其所發而修治之。去其惡行其善。則於其心性固不有所放失虧損。是以倫理既正。則存心養性之工夫。亦在其中矣。夫聖人之敎人也各有所宜。其敎君子以義理之精微。示衆人以修身之大法。故堯之授舜也以精微執中。是以天下相傳之心法而精微之極也。其命契也以五敎。是敎萬民之大法而人倫之常也。蓋其所受敎者不同。故其所以爲敎亦異矣。然子思於中庸。初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前聖之所未發。列聖相傳到此。漸說到親切處爾。可謂精而且微也。然而以是語乎中人以上曁既學之人則可也。苟向中人以下曁初學之人驟語之則不可也。且大本者所以行達道。而不出乎倫理綱常之外。夫聖人之敎以人倫爲先。而後有幾多工夫者。皆是爲人倫設而已矣。故敎者敎之而已。學者學之而已矣。然則聖人敎人之道。豈有先於人倫者乎哉。

大學不言存養論

或疑。中庸首章。先說存養之工夫。而後及省察。大學誠意正心章。並唯說動時省察。而缺靜處存養之工夫。如何。愚竊謂。古人之說心術也多於動處。其用力也亦常於事實之上。正是有著實下手處。非如

彼方外之徒爲馮虚捉風之説也。夫以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既無惡而有善。則唯有偏與正而已矣。情意之未發。雖鬼神不能窺其際。故未有善惡偏正之可言。當其動時而後有善惡偏正之分。故學者於其動處用功。而去其惡者偏者。存其善者正者。則其體亦無不善。且無不正。而存養之功亦在其中矣。且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只説爲學之大法次序而已。未説到于心術精微之極。中庸是聖門傳授之心法。故其説極盡於心術精微之蘊。甚周密。然則學庸之旨雖有精粗之不同。其説各有所宜。不可強而一之也。先儒有説大學正心章自有存養省察工夫。而兼動靜體用者。其説誠粗謬。可謂牽合之附會之。是不知大學所以不説存養者有以也。

待異而成論

天下之事物。奚止以相同相助而成而已乎哉。抑又待異相攻而成者多矣。王符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浣布以灰。洗錦以魚。是皆以異攻之而成其美也。然則講論義理者。亦有不可以異己咸爲非者。蓋異者非道不同之謂也。是同歸而異塗而已。若夫自用者以異己者爲非也。好問者以異己者爲助也。舜捨己從人者。以異相資也。且命禹曰。予違汝弼。是以異己者弼其違也。雖舜之聖。猶借異己之輔弼如此。然況衆人乎。君子之取友也道不同則不相爲謀。苟其道同則以其所見之異。我不拒忌之。蓋喜同惡異者衆人之常情也。君子則不然。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蓋致知力行者。須以異己者相切磋攻己之過失。乃爲有益。君臣朋友皆當若是。苟與我雷同。則何益之有。不資人者不能自虚而受人。喜與己同而惡與己異。友善柔友便佞。苟如此則無博問則譲改過遷善之益。非講學取友之道也。

淮南子云。同不レ可二以相成一。必待レ異而後成。嗚呼此可レ謂二天下之至言一也。

散財論

天道運而無レ所レ積。故萬物成矣。夫以元氣之流二行乎天地之間一也。古今無二一息之凝滯一。不レ息二于晝夜一。如有レ所二凝滯一。則天地之道或幾二乎息一矣。是天地發育之機。生生不息之妙。所三以亙二萬世一而無二窮也。且陰陽二氣之聚也和而散則爲二霜雪雨露一。凝而滯則爲二戾氣瘟瘴一。其在二于人物一亦然。人身氣血和順而不レ塞。飲食消化而不レ滯。則氣血自盛。精神日旺。何疾病之有。如氣血凝滯而不二通暢一。飲食鬱塞而不二消化一。是所三以能爲二病也。若下夫河水否塞則能壞二堤防一。地氣伏迫則能爲二震裂一。世間萬物久聚必散上。皆自然之理也。人之於二貨財一豈獨不レ然哉。夫金穀寶貨聚斂而不二散施一。則其畜積者或歘然至二于亡失一。或遽變而致二災禍一者往往有レ之。老子所謂多藏必厚亡者此之謂也。若積而能散レ之。則往者已去來者新繼。生殖無レ窮而其財亦不レ竭。是復自然之理也。殷紂厚二賦稅一以充二鹿臺之財一。盈二鉅橋之粟一而不レ知二散施一。是殷之所二以亡一也。且鄧通之銅山不レ能レ有二萬日一。石崇之金谷何嘗傳二永年一。武王克レ商。散二鹿臺之財一。發二鉅橋之粟一。大賚二四海一而萬姓悅服。是周之所二以興一也。君子之用レ財也固崇レ儉。須下有二儲畜一而備中不虞上。然有レ餘則賑二之於鄰里鄉黨之貧急者一。故其財流行而不レ滯。積盈而不レ溢。循環無レ窮。而與二天地之化一同レ流。未レ有下府庫之財非二其財一者上。豈有二悖出之災一哉。是所二以長守一富也。小人昧二此理一。常營營以レ聚レ財爲レ務。財既聚則不レ能二散而施一レ之。雖レ有二親戚之貧窶者一。不レ知レ賑況其他乎。馬援所レ謂守錢虜而已。唯知二聚レ財之爲一レ利。而不レ知三聚レ財之反能爲二害耶。夫物極必變。是以其財聚極而凝滯否塞。則與二天地之化一不二相似一。變而能爲レ禍。是必然之理。而不レ可レ疑也。或爲二水火凶荒盜賊一而失二其財一。或逢二于疾病死喪禍害一而亡二其身一者。往往有レ之。此皆因二貨財不一レ散而

所發之禍也。天地之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豈有常盈而不虧之理乎。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然則財之盈而不施者。亦豈得非天地神人之所惡乎。夫天之富人以財也。豈徒厚其人而使彼有餘而已哉。誠欲使其人賑貧救窮。以補其不足者也。故古之君子汲汲乎振民者。是畏天命而賑人窮也。苟積財有餘。而不知救補不足。則是逆天意也。可不畏乎。故富者當奉順天意。隨其力而博施救衆。是卽仁人之心。而復遠禍保富之道也。且夫君子不與民爭利。不盡利以遺民。如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之類。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夫貪利嗜財。而不能全家保終者。吾嘗聞之。好施賑窮。而終以破產亡家者。吾未之聞也。然則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其於家亦豈得不然耶。

以禮樂治性論

禮主敬。樂主和。是禮樂之本。敬和兩全而不虧。並行不悖。爲得禮樂之中。苟敬而不知和。和而不知敬。是性行之偏。不可爲全德。嗚呼人之資質難得中正。故聖賢之設教也。矯揉其偏性。匡救其過失。而令歸乎中正而已矣。大率性質之美者有二。其病亦有二。樂易者常失之於疎放。謹嚴者常失之拘迫。是以學者治性之道貴得中。夫陽舒陰慘而後天地之化行矣。苟偏乎一氣。則造化之道不行矣。人心亦然。偏乎一德。則與天地之化不相似。程子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故人之性行放縱悠緩者誠不是。而矜持大過者亦未可也。大抵人之稟性也有餘于彼則不足于此。故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其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是乃禮樂所以治性也。治性者是卽程張所謂變化氣質之謂也。其變化之道當如是而已矣。

陰陽論

易曰。天地大德曰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天地之元氣常生生而不息。以其德謂之生。以其流行謂之道。天道資之而覆載焉。日月資之而繫焉。四時資之而行焉。鬼神資之而靈焉。萬物資之而生焉。夫天地之間無二氣。唯一氣而已矣。一氣者何。是乾坤之氣由萬物資始資生。故名之謂元氣也。元氣之流行之爲陽。凝聚之爲陰。陰之流行者卽是陽。陽之凝聚者卽是陰。原陰陽之所由分。本是一氣而已矣。故朱子曰。二氣之運便是一氣之分。蓋一氣分而爲二。一陰一陽而天地之道行焉。故陰陽者天地之道也。元氣之分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萬物皆因茲而立焉。以其陽言之。不流行則不能生長。是以陽氣貴流行而惡閉塞。以其陰言之。不貴凝聚則不能靜養。是以陰氣貴凝聚而惡發散。譬人身晝則不運動則不安。夜則不安寢則不能休息。偏動則勞。偏靜則害。是動息節宣所以養體也。偏動偏靜非所以養體也。天地之道陰陽兩備而後行焉。陰陽相須而生焉。故陰陽不可相無。其理固昭昭矣。然而陽生陰殺。萬物之生資春生之氣。是陽生之也。萬物之死感秋殺之氣。是陰殺之也。是以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故陰陽有淑慝之分。夫天道好生而惡殺。君子法之。故君子之道貴陽而賤陰。易以陽屬君子。以陰屬小人。否泰剝復所以明進退消長之理也。陽盛陰衰則於時爲泰。於年爲豐。於人爲康寧。是造化之運平直。而天地之道所以行也。若陰盛陽衰則於時爲否。於年爲凶。於人爲疾病。是造化之運不正。而天地之道所以或幾乎息也。故雖陰陽不可相無。然亦於其中有淑慝貴賤之分。是以君子之道貴陽賤陰。易道之所以立也。

擇醫論

天地者生民之初。父母者生民之本。故存身也者天地之

所生。父母之遺體也。豈不敬乎。天下雖大利也。比之身則小。故曰天下莫親於我身。此人身之所以可貴重也。是以無病則保攝愛養之。有疾則謹畏慎重之。其工夫不可須臾廢闕也。嗚呼聖人所慎在疾病者宜也哉。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惟以天地之所始生。父母之所遺育。吾心之所貴重。天下之難比方者。一時附之水火劍戟之屬。而不畏懼。此豈非愚昧之甚乎。然則事親保身者。亦不可不知醫。知醫則雖不自執技術。亦能知醫之良否與藥之良毒。譬如知書畫者。雖自不善書畫。而能察其巧拙辨別其好否。不知書畫者反之。是先正比喩之論如此。班孟堅漢書有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信哉此言也。蓋庸醫常衆多而滿世。良醫稀少而乏時。若夫輕淺細微之病。則易察識。故雖下醫能亦療之。至于深重疑似之疾。非上醫之診察精微。則不能詳知之而施用適當矣。是以人生往往横死于下醫之手者多矣。可勝數哉。夫人之生死壽夭雖無非命。然如此自頸而死者亦賤矣。皆是桎梏而死者之類也。不可爲正命。故欲服藥治病者。當審擇醫之良否。苟無良醫則不服藥而可也。何也不服藥者固無損壞。可生者自生。可死者自死。苟慎重於疾病不怠。則雖不服藥愈者多矣。由不損傷也。或雖死亡可無憾。何則不自損傷而終天年也。是以病傷易治。藥傷難療。是雖有病而不治。然所以不失爲中醫也。

大寶論

知者人心之大寶。而德之最先者也。人之所以異禽獸者以有知也。禽獸之所以昏塞無道者以無知也。大凡古今天下之人。不仁不義不忠不孝。傷大害民。殺戮無罪。逐斥忠良。暴殄天物。放縱淫泆。拒諫而不悛。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種種凶惡無道。以至破家失身者不可勝計。所以然者何也因無知也。人之忠孝勤儉。所以能修

身慎德能安民保家者何也。由有知也。不知而爲不善。孟子譬之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程子亦曰。人之爲不善者。只爲不知也。是以君子貴講學致知也。致知豈可不努力乎。苟非知以明道。則雖有仁勇。又唯姑息強暴而已。何以足爲美德乎哉。五常百行非知不能成之。故三德以知居先矣。聖人之敎人也。亦往往以知爲最先。是有以哉。然則人生以智爲大寶。不亦宜乎。

君子論

古之稱君子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也。經中君子之稱。初見乎大禹謨。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是其稱所由來者遠矣。其所以稱君子者何也。孔穎達易乾正義曰。言君子者。謂君臨上位子臨下民。邢昺孝經正義曰。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此二說其意同。是有德位之通稱。蓋上世有德之人。常居君位而子下人。故通有德位之人而稱之。後世無其德而有其位之人。復稱之君子。以有君子之位也。無其位而有其德之人。亦稱之君子。以有君子之德也。故經傳稱君子者三。有以有德而言者。有以有位而言者。有兼德位而言者。大率不過如此而已。論語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君子食無求飽。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之類。皆專以有德而言。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又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之類。皆專以有位而言。論語曰。先進於禮樂君子也。又曰。侍於君子有三愆之類。皆兼德位而言。王荊公君子齋記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是與孔邢之說不同。當以古疏爲正。大凡學也者欲爲君子之道也。是學者之所當希望也。其名義亦豈可不審之乎哉。

夫子說

夫子之稱始於何時乎。邢昺孝經疏曰。孔子嘗爲魯

爲大夫。故弟子通稱之。尊之以別於餘人也。後人發明者固稱曰夫子。篤信齋後書義疏曰。爲故夫子。註曰。夫子將士也。易恆卦六五婦人吉。夫子凶。是以丈夫稱夫子也。史記註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然則書而稱夫子者。亦猶稱先生之意。此孔子以前既指人稱夫子者有之。而偶達官稱之之說。恐未當。爲無稽之言。朱子答許順之書曰。石丈惠書。以夫子見稱。辭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使顓臾之季氏。發仲尼之叔孫。皆用以稱。蓋賢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人往往辟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己。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朱子謂夫子之稱猶如此。然稱二程爲夫子。是倣孔門稱師之例。所以尊有德而宗師之也。後人以夫子之號加人者。往往有之。宜考朱子之言而辟其號。不可妄加於非人。

知仁勇說

心之明而不昧謂之知。所以知此道也。心之公而無私謂之仁。所以行此道也。心之壯而不怯謂之勇。所以強此道也。或曰。三德與仁義禮智四德不同者何也。曰仁義禮智者性之目也。知仁勇者爲學之德也。爲學者不由此三德則不能成矣。此三者亦具四德而在其中矣。蓋仁兼禮而勇者義之所發也。然則三德亦不出乎五常之外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雖未到乎知仁勇。是爲乎知仁勇之工夫也。學者須知三德之詞義而立爲學之德。且須知至于三德之工夫而勉強之。

修世譜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蓋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知父而不

知祖庶民是也。君子重其本。欽崇其祖宗。是所以異于庶民與禽獸也。若夫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非有系譜而説紀之。則不能也。故不修譜者。古人謂之不孝。且使子孫族姓不知其祖先。則謂之不慈亦可也。有志于孝慈之士。詳記其世系而傳之後昆。則本支源委雖百世可知也。近世好事之士。亦不爲不多。然作無益害有益者往往皆然。故不詳其氏姓之所由出。自三世以上。大率渺茫知之者尠矣。或雖祖先之閥閲履歴德行功業。亦不能知其一二。此豈非不修世譜之過乎。爲人之後者苟如此。豈可謂孝子慈孫乎。竊謂。人生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年。既不知其祖。又不能使子孫知其祖。則唯爲一世之人。而可爲之不孝不慈。可勝數哉。然則爲人子孫爲人父祖者。可不修世譜而傳之後裔乎哉。

賀壽説

禮云。四十曰強。蓋方斯時也。血氣智慮俱剛強。故號曰強仕。以其漸近半百。而爲老成人。故本邦古來以四十爲初老。和漢以此歲始爲賀其壽。而後以每至十年爲期行其事。至有九十百歳之賀。古昔王公迄士大夫。當此時開筵設席。以爲詩詞管絃之宴會。式燕以樂。中葉以降和漢俱然。蓋藉今日之長生。祈後年之久視之意。宜乎哉。上世未有此事。然如行葦詩所謂酌以大斗以祈黄耇。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之類。周詩之中祈壽考之事不少矣。此可以爲濫觴也。

本朝王者之賀。昉乎淳和仁明帝。自此以降君臣襲行。至今不絶。夫以天賦之壽數可順享。父母之遺體可貴重。今也得此身康寧而至老大。是人生之大幸。且君子一日在世。則有一日之功。一年在世。則有一年之功。其長生豈可不樂乎。故洪範以壽爲五福之首。康寧居其三。繫有生之樂不可忘。古人於此時會賓朋。而爲燕樂。是亦人情之不可絶者。如

今慕古之士。幸逢其明。則爲宴會。而祝其壽。歡樂之者亦宜也。況爲臣子。祝君父之壽考乎哉。

思說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是思與不思。聖狂之所由分。得失吉凶之所由也。程子亦曰。學原於思。又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朱子曰。思可以勝慾。古之聖賢貴思如此。故爲學之道在克念。蓋知因思而明。行因思而立。人之所以爲不善者。由不克念也。克念則不能爲不善。是學之所以貴於思也。思之義大乎哉。予嘗觀善其人。其臨下。其子時念茲在茲。專一而不紛。舒緩而不迫。熟思而後下。故其下之也遲。既下則得其處。而不可動移。皆適其可。而無有差錯。是以能勝人。而人不能敵。學者之於應事接物也。苟熟思詳處如是。則當事事當理而寡過矣。夫非思之之精。雖小技曲藝。不能得其道也。所謂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況於講學窮理之精微。修己治人之大道乎。是學者之所當潛心也。

學詩說

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以氣象爲主。以體制爲要。體制之美惡。亦出于氣象之厚薄而已。如古詩三百篇。其氣象渾然溫厚清婉。其體制淳粹古雅。而其辭次之。自漢魏至盛唐。其氣象雖不及乎古。然其溫雅微婉。頗得詩人之風格。此皆可以爲學詩之模範。如自宋以後之詩。浮躁淺露。遑迫輕薄。是以雖大宋之鉅巧詩者多矣。愚不見爲法而已矣。近世風氣益澆漓。故其詩氣象體制。亦皆加鄙劣而不倣於

古。雖ニ雕飾奇巧一。然不レ足レ爲レ法而已。大凡學レ詩之法。以下復ニ淳朴一歸中古雅上爲レ要。必不レ習ニ季世薄俗之凡近一而可也。

勤愼説

天地有ニ大德一生之謂也。有ニ常行一健順之謂也。大德者天地之心也。常行者天地之道也。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是故人常下奉ニ順天地一而不上レ違。是可ニ以爲一レ仁。能行レ之者可レ爲ニ仁人一。故奉ニ若天地之常行一。以レ此爲ニ法則一者勤愼也。或曰。如ニ天地之生理在レ人者爲下仁。我既得レ聞矣。則ニ天地之健順一。而行レ之者爲ニ勤愼一。而其理同者其說奈何。曰。天行健。是常運動而不ニ怠息一者。天之常行也。君子法レ之自彊不レ息。是勤也。地勢順。是常寧靜而不ニ運動一者。地之常體也。君子法レ之。自恭而不レ動。是愼也。古人曰。心如ニ天運一謂ニ之勤一。心如ニ地寧一謂ニ之愼一。天匪レ勤則不レ能ニ廣運一。地匪レ愼則不レ能ニ久持一。篤信竊謂。君子日用可レ行之道。在ニ勤與愼一而已。非レ勤則人道不レ行焉。此法レ天也。非レ愼則人道不レ立焉。此法レ地也。此故勤愼二者。所下以人之法ニ天地一。而人道之立而行上也。

知恥説

三德所ニ以行ニ五達道一也。知以知レ之。仁以行レ之。勇以勉レ之。此三者以ニ人之所ニ共得一言レ之。故曰ニ達德一也。好レ學近ニ乎知一。力レ行近ニ乎仁一。知レ恥近ニ乎勇一。此三者求ニ以入ニ達德一之事。學者之所レ當レ務也。孔子生知之聖。尙以ニ好レ學好下古自稱。然則雖ニ聖人一。亦以レ好レ學爲レ勤。如レ力レ行亦是好レ學者之所レ爲。然必知レ恥者而後能好レ學能力レ行。故知レ恥是改レ過遷レ善之機。志之所ニ由立一。而進レ學之基也。蓋知レ恥則由ニ君子一可ニ以至ニ於聖賢一。不レ知レ恥則由ニ小人一將レ入ニ於禽獸一。可レ不レ愚乎。故孟子曰。人不レ可ニ以無一レ恥。無レ恥之恥無レ恥矣。又曰。恥之於レ人大矣。周子曰。必有レ恥則可レ敎。是皆言ニ知レ恥之義大一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說

古之聖君。必省耕斂。而曰躬耕帝籍。遂使萬人樂生。焉。蓋農者。而自能不節。而耗費之。則其用不足。而以可見。其耕斂。乎。且明君制。行節用。愛民。一民。政下民。春耕秋斂。不徒耕。而耕節。又積之。備難。而其身正。不令行也。然古人行。儉約。有定制。其耕者何。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量入以為出。入分析焉。而耕者三年。耕一年。三年畜。三又分一歲之用。矣。以三十年之通。則必十年之食。其儲蓄大矣。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者。則備蓄有猶可以備不虞也。古人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此可以為富國之良法。後世因其舊而守此法。則家富財足而可無貧苦侵奪之患。以其有餘。補其不足。復豈有凍餒而不得其所者乎。

吾道不外求說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乎人。[illegible]之以禮樂。[illegible]其世。復代出而學。則此道以明。聖人之道。[illegible]而日明。[illegible]之中人。義禮智之性之實。其所性者天德也。所謂仁義也。其倫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所行之道大義禮樂刑政也。其民者士農工商也。其功者成己成人也。其法者禮樂刑政也。其書者四書六經也。以此語之則心正意誠。以此治人則家齊國治天下平。極其至。[illegible]行而不宜。無處而不可。其實我之固有。而非外求之也。[illegible]備有其焉。亦我道之所固有也。求之六經而足矣。何爲乎求之助乎。[illegible]其說合不能出其書。其書存不信也。[illegible]乎外。故今之學者。[illegible]其志有外求者。固未嘗於吾道之淵源也。何其不反求於己乎哉。

五常配五倫說

五常配五倫、則父子之親仁也、君臣之義義也、朋友之信信也。不知夫婦之別與長幼之序以何爲禮、以何爲智乎。愚竊謂、男女者人之大慾存焉。故夫婦尤易至褻瀆、苟無禮以別之、則不至于禽獸乎。夫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内則曰、禮始謹夫婦。是夫婦之間以禮爲重、故可以禮當夫婦之別矣。長幼非一人、故長長幼幼者、明辨其等級隆殺而後可以序之。明辨之者非智乎。且知彼之長與我之幼、尊卑不同。則其序自不可紊。是長幼之間以智爲重、故可以智當長幼之序。篤信初年之所見蓋如此。後幸及見朱子以夫婦之別屬智之言、而改舊見、而知其非。通知分別者屬智、此說有至理而存焉、固可信也。學者須考索自知之。嗚呼。稽古之有益于講學也如是。學者之所以貴博覽廣聞也。

才德說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明[illegible]道大[illegible]廣其說曰。選用之法、莫貴於德、莫急於才。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德勝才者君子也。才勝德者豪英也。有德無才者淳士也。有才無德者小人也。才德兼無者愚人也。淳士以上四德皆所當用也。小人愚人皆所當棄也。篤信謂、[illegible]氏以才德之相勝與才德之有無、而論定人品之高下、可謂明白且詳備也。蓋初立言者、非賢哲不能焉。而踵者來、詳盡、依前人而廣言者、雖中村亦能焉。故古語曰、後出者巧。又曰、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誠哉斯言也。

自娛集卷之一 終

自娯集卷之二

奉若天地論上

益軒貝原篤信著

天地大德曰生。此言天地以生物為心也。故書曰。天地萬物之父母。且天地之生萬物也。於人為最厚。故曰。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降人以此生理。人亦得此生理而為心。所謂仁也。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如禽獸不能得此理而為心。是乃天之所以獨厚于人。而人之所以靈于萬物也。仁是人心之生理。在天曰生。在人曰仁。其理則一也。是人之性與天地同其理。而人心之所當存也。夫天地者生萬物之始。故人以天地為大父母。是以能順事乎天地。謂之仁人。猶能事父母者謂之孝子。禮曰。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也如事天。蓋仁人者為事天之孝子。是以事天地而終其身者。為君子一生之事業。生於天地之間者。不可不知此也。是所以為吾道之主意。而儒佛之所以為異也。君子之學而知。知而行者。要其歸趣在知之行之而已矣。蓋學者於此不固。發於聰明者悟於迷謬。而可推原其本源。祇畏奉若而朝夕從事於斯也。張子西銘之主意。亦不過如此。

奉若天地論下

天地之能生萬物成萬物者。乃天地之大德。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故書曰。惟天地萬物之父母。蓋如人身固是父母之所生。然原其有生之初則資於天地而始生者。固可知而已矣。是天地者所以為人之大父母也。夫以父母者人之本也。天地者人之始也。此故人之在世也。以順事天地為道所以可為終身之事業也。夫能事天地而為仁者。是奉若于天地之心也。蓋人之心性者。天之所賦與之職任。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事天地之禮

統也。且天地愛育其所生。故仁人之事天地也。以親親仁民愛物爲道。是所以承順于天地生育之心也。而聖人以惇五典爲重者何也。蓋天地之所生。特於人民尤加厚焉。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此君子之道。所以厚人倫也。然人民之在天下也。雖億兆然等。而分之則不出于五品之外而已矣。是故君子事天地而爲仁道。以惇五倫爲專務。是所以承順天地之寵異于人民之心。而事天地之功用也。

禍福論

古語曰。天道好還。蓋善惡必有禍福之應。是天道自然之理。古今華夷吉凶不僭。但有遲速之異耳。是必然之命。甚昭晰可信焉且可畏也。夫君子之作善也爲道。非有意徼福。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若夫衆人作善。爲求多福亦可也。然而衆人昏迷蔽塞。不知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不能曉於作善弭不善愛衆施濟之爲求福之道。妄媚于淫祠諂于鬼神。雖祈禳災禱請百計。然非禮而褻瀆。則無得其應驗者。古今之迹昭昭可見矣。嗚呼鬼神聰明正直。故雖非禮諂禱。不枉理而福人。唯能爲善者有神明祐助之益。勝于非禮而禱請諂求者百倍。斯理亦甚昭昭矣。然衆人常爲無益而不能爲有益。愚昧之甚矣、雖庸人亦當知其諂求之無益。而爲善之有益也。孰若行陰德而自然有陽報乎。

本邦七美說

漢史稱。東方有君子國。文武帝時粟田眞人入唐。唐人謂我使曰。丞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淨。豈不信乎。然則吾邦人指日本國。而爲君子國者。固有證驗哉。蓋我邦風俗淳美。逾于群國。故稱之爲君子國。不亦宜乎。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居仁焉得知。幸居君子之國者。可謂居仁也。居是邦者。豈

可不勉哉。仁齋稱君子國之名。戒蠻貊。本邦唯風俗之淳美而已耶。抑亦風土之美逾于諸蕃者七焉。故人民之居是邦也。亦有七幸焉。請述其目。一曰時氣正。二曰饒食貨。三曰器服備。四曰民俗淳。五曰法律嚴。六曰無外侮。七曰通文字。請又詳述其所以然。一曰時氣正者。凡諸夷之地偏南北者皆多矣。故其氣寒煖偏正之不同亦甚矣。有極冬而無夏者。其地常大寒。是僻在極北者也。有極夏而無冬者。其地常大暑。是僻在極南者也。有晝長而夜短者。有夜長而晝短者。或有一歳之中二冬二夏者。有半歳晝而半歳夜者。皆是由其在兩極之間不能得中之氣者多矣。唯中華暨本邦。其土正在南北之中而不偏。故四時寒暑如期。寒暖適中。最得其和。本邦之風氣與中華無異。而[illegible]以勝于諸夷也。二曰饒食貨者。諸蕃諸國往往有五穀不生之處。如本邦則無南北之無東西之無不宜於五穀。至于菓蓏草木海濱鳥獸魚介凡可于人口者。亦無不畢備焉。是以

民食豐美。雖時値凶年饑民阻餓者常寡矣。予嘗往長崎。聞海賈之語曰。余嘗屢遊乎異邦所歴觀多矣。如中華國爲最。于四夷而稱豐美之國。然如其稻米酒醴之味。不如本邦之最濃厚而芳美。況於外蕃諸國乎。故本邦之佳穀良醴可爲宇宙第一云。三曰器服備者。如西蕃諸國商舶所捆載來之器服。極美麗者多矣。然而其所産非一處。其所來數十國。每國各出一二種耳。非一國有萃衆美也。諸夷之中。衣食相阻器用適要且不備者多矣。如本邦諸州。各有[illegible]。凡有資于其生日用者。無不生而且頗及于[illegible]。其所制之器物亦頗精巧勝于諸夷者亦多矣。是以供四國之二器。不弱于[illegible]所。[illegible]以售于[illegible]而[illegible]者。無西南之美。是以[illegible]於當國之名產。而畢在吾邦。彼是合集如此。是以百貨衣服器械無有不備。而無一物之或闕乏。可謂天府之國也。四曰風俗美者。夫中華之政教風化之美。如唐虞三代之

盛時、外國固遼乎其不可以及也。然迨春秋戰國之時、臣子弑其君父者往往有之。況自秦漢以來至季世、亂賊相踵、無罪而兄弟相賊、無過而親族相仇。競殺忠良、譏斥賢能。其視殺人也如獵狐兎。好食人肉也如虎狼。城中糧盡則殺婦女幼稚食之矣。而巢賊取吳州時、民間無積聚、掠人爲糧。五季漢隱帝時、趙思綰好食人肝。如此之類亦不少。及亂臣之意立也、必弑其君盡滅其宗、其殘忍慘毒。大逆無道。夫家之不如也。如其他外夷之國、君臣無分。上下亂雜、父子聚麀、兄弟合婚、飲食以手。淫亂詭譎者、往往皆然。如本邦民俗、有禮而不亂。貴直而好義。親親愛人、無殘忍之行。其在城壘之中也、雖糧盡而飢餓瀕死、不食同類。中葉以來浴華夏之風化。是以婚姻有禮、飲食有法。忠臣節義之士不世絶。親戚朋友憐恤而不棄捐。可謂風俗淳美之國也。稱之爲君子國、不亦宜乎。且皇統歷百世而不絶于上。神器傳後代而不移于下。其君臣有義如此。是吾邦之所以長。而雖華夏所不及也。釋奝然之入宋時、太祖之對群臣而稱嘆於吾邦者以此也。五曰法律嚴者。諸夷之中無酋長者多矣。或雖有之然政令不嚴。是以國俗強暴放恣。而黎民不能安居。如本邦法制嚴正。禁令流行。故庶民無爭奪之患。所以與外國不同也。六曰無外侮者。古來蠻夷猾夏、迨今而不息。夏有鬼方、殷有獯鬻、周有玁狁、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契丹、明有韃子。今也胡清終使尊華夏。而大明之皇胤爲烏有矣。雖以中華之強大、其歷世有外患如此。況其餘外國小夷、強侮弱、大掠小。不能安居乎。本邦古來。國家有武備、士民驍勇、其勢震耀于異域。且吾邦在長海之中、僻遠之許。而地勢隔絶、是以西番諸夷古來不侵。向前胡元之賊兵屢來、而覬覦於我邦。最後來兵十萬。高麗王之援兵亦來加、戰于筑州博多。然賊兵敗死、隻騎不能存歸。是吾邦之驍武雄偉。逾於諸夷。而所以無外患也。七曰通文字者。諸

夷之中通于中華之文字者極鮮少。故不知經傳而體于名數。迷邪術而信左道。不能明義理通古今。是以遠人類而近乎禽獸。甚爲可鄙。唯吾邦古來與中華相通接。故經傳群書咸來而無不通曉。歷世皆然。凡此七者皆外夷之所不及。而本邦之所以獨邁諸蕃也。然則所生乎吾邦之衆民。豈非盛有七幸乎。豈可不喜樂也。加之以昭代賢主繼興。故海內安謐。干戈不起。衆民娛樂者。伊誰之力。所希感戴於肇國恩治漢化而不可忘。只恨吾國俗自古士庶專習武事。未好文學。故廢古道而不恥。且方其執筆而書字。則動不能成文理。雖有古來文學之士。其作往往錯亂。文字顛倒者多矣。此特爲可憾而已。然近時文明之化浸洗。人文將開。若夫文教之盛興。而理學之講明。則且有待于將來。

國俗論

本邦風俗本自淳美。超乎夷夏者亦多矣。如節義驍勇廉恥之類是也。如眞儒輩出文教盛興。倡而導之。則變而至於道亦不難矣。恨中葉以降無學校之設以變易於民俗。是故其才行不及華夏者甚多矣。其中最所不及者。諫諍與文學而已矣。蓋中華之人臣方其諫君。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懼犯死而諫諍。觸人主之怒。而雖至赤族不顧。若此者歷世不可勝記。本邦之武人。古來勇戰輕死者。何其衆多不可枚舉。然臣之事君也。諫諍不顧其身者。寔千歲不過于數人而已矣。豈是爲剛健之不如于中土乎。抑忠義之不及華夏乎。不學而不知所以爲諫諍之道乎。何其可有而不有也。且如文學。古來朝野鳴世者不少矣。然其卓詣文章往往不能脫後人之議論。此二事爲不及華夏。是古來習俗之所令然。非地方風性之故也。若使敎而導之。誘而進之。則豈不能及于華夏乎。然則本邦爲人臣者。須以忠義致身爲志。以先難後獲爲勸。爲學者亦須自初以古人爲學之方爲法。以

警淫靡變舊習爲勤。此二者勉國俗之所不足也。苟如此則漸習慣而成俗。何可以不及乎中華爲憂哉。

生養說

天地之道。在生與養而已矣。人物有生之始。資天地之元氣而生焉。有生之後。資天地所產之物而養焉。則元氣得存。而生育遂矣。是以生物之道行。而化育之功成也。雖資元氣而生矣。然不以產物養之。則元氣餒而死焉。故人物非元氣則不生。非產物則不養。天地所產者何也。穀肉菜果布帛器械藥物宮室之俸養是而已。人身本自有元氣而存焉。數尺之軀其俸養不須過多。頗微薄而足矣。然世人飲食衣服等之扶養溫飽常過多。此以其所養者而傷之也。可不戒乎。故攝養之道莫如守中。守中則無過不及之害。蓋不過于溫飽。不及飢寒。是守中也。

樂是人心所固有說

樂也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君子小人不能無樂。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此爲異而已矣。然君子之樂非自外物而得之者。天然自有之樂而已矣。雖衆人其心無不有本然之樂也。是人心之所固有。天性之自然而生理之不止息也。然而不失其樂者寡矣。唯君子無私欲之累其心。故能不失其樂。是以其應接事物也。常樂得其道。如飲食衣服宮室器財凡奉養其身之物。方用之之時。苟無其慾而各得其道。則無不助吾樂。且夫花月之悅目。聲樂之娛耳之類。是亦姑藉外物。而助吾本然之樂也。非專以是爲樂也。苟失本然之樂。而徒欲以身外之尤物爲娛樂。惟以外物爲樂之主。是小人之所以惑而不樂。非君子之所以爲樂也。若夫仲尼顏子之樂。固非衆人之所可覬覦企及。不言而可知而已矣。然得道一分則有一分之樂。得道

之際。豈覺大不誤時而無之蘖之存已。在諸之得失而已。豈可以心中所須不如不樂而動作之心人之矣。夫予識者以哉。然則學者安可不思此義乎哉。

海潮說

海潮之說。先儒各立論不同。或以爲地之呼吸。或曰日出則水涸。月出則水復生。又曰所以應月者。其氣也。此等說皆未知所適從。竊謂大地非有呼吸。而氣息出入。如人畜之類者。不可有呼吸也。如日出則水涸。月出則水復生之說。最不可信。何則水之生。專遺申也。其說甚微矣。自涸消之際言。而論焉。則猶如泯江之潮。雖不可。其然而若大水盡涸。如東潮海之進退。海水半日而進者忽大減。半日而退者忽大減。其進退增減。半日之間。而其生涸不可知。此其大而速也。且月留天上一時者。其下地之潮應之者。則可從其說。然月臨中天。則潮當平。月出東方則潮生于西海。月入西方則潮漲于東海。其間相距不知幾萬里。不可謂從其類也。是以疑而不能歸乎一而已。嘗謂大率大地之運行變化。有自然之數。不可以私意窺測。不可以常理推測。故讀書者恐不能知所以然。苟欲窮所以然。不免爲私意臆度也。然則如此之類。措之度外不論而可也。近觀海潮論曰。大地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前所說諸儒之說紛紛。皆未能決定而適從。只海潮論所說。大地上下之論。尤爲的有理。由此說觀之。地勢雖寧靜不動。隨天氣之運行。不能不消升降。故每日二次上下而不息。其所以有定限而不大升降者。地形本凝定。只隨天運而微上下而已矣。是潮汐之所以日日進退也。其一月之中潮汐進退之時。所以日日有遲速而不同者。各有定則而不差。是亦天道之運行晝夜一周而不息。皆是天然自然之理。不可

測二知其所二以然一也。張子正蒙亦曰。至二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一。則以二海水潮汐一驗レ之爲レ信。此亦以二升降一言レ之也。嗚呼海潮進退之理。只此一說。自謂。得レ所二的據一而爲レ可レ信。且從二其說一顚述二鄙意一如レ右。未レ知識者以爲二奈何一耶。

韓文公論

人非二聖人一誰無レ過。蓋雖二賢者一其禀性多レ偏。不レ能レ無二失誤一。故凡論二古人一之法。取二其大節之佳處一。而可レ恕二其小節之出入一也。孟子之後自レ宋以前。唯漢有二董子一。唐有二韓子一而已。董子之言行純正。誠是王佐之才。其道義功利之說。度二越乎諸子一。若二夫春秋繁露一。發二明此道一之說少矣。多是術士之所レ言。故先正以爲レ非二董子之所下作。其說可レ信也。已唯韓子闢二先聖之道一。距二佛老一放二淫辭一。其功亦可レ謂レ大也。雖下宋儒之學得二之遺經一而有中淵源上。亦恐頗有レ所レ資二韓子一者亦未レ可レ知也。其學術雖レ不レ足レ傳二承於孔孟之統宗一。然而如レ許之論說有レ功二于吾道一。漢唐諸儒所レ不レ及也。孟子謂能言距二楊墨一者聖人之徒也。韓子强排二異端一。可レ謂二聖人之徒一也。張文潛曰。韓退之以爲二文人一則有レ餘。以爲レ知レ道則不レ足。此言可レ謂レ正二當韓子之學識一也。其學雖レ未レ能レ入レ室。又恐可レ謂レ升レ堂。未レ可下以二文人之故一而輕中忽之上也。夫韓子之學。固純駁相雜。故宋儒誹二議之一。然其誹議過當。恐傷二于刻薄一。蓋是責レ備二於賢者一之意耶。然在二宋儒諸先生一猶可也。後學庸輩不レ可下效二宋儒一而貶中議之上也。薛敬軒之稱二韓子一數語可レ謂レ中レ理也。嗚呼如二韓子之爲一レ人。亦可レ稱二人傑一也。

本邦文論

作レ文之用有レ二焉。論レ道與レ記レ事而已矣。論レ道欲二精明一。記レ事欲二質實一。二者皆貴三典雅而達二事理一。故其製レ詞也。平易而不レ好二巧飾一。純正而不レ尙二浮華一。其欲レ如レ此而可而已矣。豈有レ他哉。看二古者中夏大家良

史之所作。而可知也。本邦古來以詞章名家者不鮮矣。是以文章詩賦之作。亦不爲不多矣。其記誦富贍。而非後人之所能及也。然而雖有宗工鉅儒之名。靡蟲篆刻之勞。顧其所作。皆是以浮華雕飾爲工。以雕章繪句爲務。其所志不過乎艷麗其辭。綺繡其句。而取悅於人之耳目而已。非爲論道記事之精明真實而作也。故其所作之體製。亦以軟態爲尚。靡曼綺嫻而近拙俗。其連字不繇古文。而慣用俗語。其布字不詳逆順。而多爲顛倒。曾絕無君子純正典雅之風而已乎。抑復非文人之所尚。雄健精巧深奧古淡之文。觀於本朝文粹以下諸集所載而可知而已矣。夫文詞者權輿乎中夏之上世。而源流久遠。故學之者。須本乎中夏而必則古昔。不可倣我邦之舊習而拘泥。吾儕才拙識暗。不能窺別於文詞之巧拙。然而本邦之文字。比之中夏之製作。則其美惡雅俗得失邪正。不待識者而可辯別矣。先輩固不可輕議。然倘論古文之得失。是亦格物窮理之一事。故僭率之誹所不避也。姑寫所見以俟識者之是正而已矣。

理一分殊説

萬理同出乎一源。而至其末流。則萬有不齊焉。故理一分殊之説。無物而不有矣。請試論之。如人性本是天命之所賦予。咸是一般之正理。是以人性無不善者。理之一也。而稟氣各不同。故有清濁偏正淑慝厚薄。是以億兆之人。其氣質各不同。差分之則其等級高下不可窮盡。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是分之殊也。如惇人倫之道亦然。君子施人以仁。雖億兆之人貴賤親疎相距千萬。然其心無不愛者理一也。而施人之道。隨彼之親疎貴賤各有不同。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君仁臣忠是也。且其親親交友使民之道。亦各有高下遠近賢愚之異等。是親親仁民之中。其厚薄隆殺不同。或相什佰相千萬。是分之殊也。如物之性。天道流行而化生萬物。亦皆一般

是理之一也。然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犬有犬之性。豕有豕之性。而各有不同。馬牛犬豕之中。稟性亦各不同。是分之殊也。如草木之性雖無知。有生意而發榮亦皆一般。是理之一也。然梅有梅之性。松有松之性。菊有菊之性。蘭有蘭之性。凡群卉之性各不同。是分之殊也。如愛物亦然。君子之於物也。禽獸蟲魚草木無物而不愛。愛之理一也。而其中有大小。有馴暴。雖一禽一獸不妄殺。然殺之有時有禮。不得已則雖畜養亦殺之以禮。如草木雖一樹一草不妄伐。而伐之以時。有故則雖芟夷烈焚亦可也。是分之殊也。凡天下之事有理一分殊。其大率如此。自然之理也。君子所以隨其理與分而行也。

漢字用倭音論

我邦上世無文字。讀於古語拾遺及匡房箱崎廟記而可知而已矣。此二書古代之作。可爲佐證矣。或以爲上世有國字者妄說也。是無稽之言不可信焉。中古以來用中華之文字。然其聲音不合于國俗之口舌。故不可用也。於此以華音轉爲倭音。此合于國俗之聲音而宜于方土。故讀中華之文字。皆不用華音。變而用倭音而文理不畔。自古至今而然。其改而爲倭音者。音韻有所相叶。故轉變然。或曰。苟欲正我邦之夷俗。而行聖人之道則必殫。捨今之倭韻。而用唐音則可也。於乎是固陋執滯之言。不諳土宜之誤也。不可信從。蓋君子之道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孔子居魯衣逢掖之衣。居宋冠章甫之冠。從俗隨宜而然。如華音者非國俗之所宜也。何則方土異宜。倭漢殊俗。音聲亦異華夷。不可一槩而論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自然之理也。華夷國俗各有所宜。不可變。然而有譯者達其志通其欲。讀中華之典籍以和音。而其理無所不可解。勝用唐音。然則雖異俗殊宜。其志其義無不通之憂。齊其政不

易其宜而可也、何必變國音而爲唐音之可用哉。

倭語說

本邦古昔。與中華三韓未通信使。此時唯有自上古所傳誦品物之方言與言辭之俗語而無漢字之相雜。迨與三韓中華相通而後假用異音爲倭音而相雜之變爲我邦之俗語品物之名稱。爾來本邦上古之言語漸而亡矣。今也民間其存者幾希。只上古之祝詞。及日本紀萬葉集等所載和歌之詞所存者是而已。然知上世品物之名稱今猶存者多矣。如順和名抄所載是也。其變而稱俚名者亦不鮮矣。其言語名稱及後世漢字之聲音。與當時之俗語名稱相雜而爲言。歷世以來漸變矣。其鄙俚者因任民俗之所稱也。今學世所稱之俗語。併和語與漢字連音與訓而作語。其內無文理者多矣。其甚者併音與訓。而連續而爲一物之名者亦多矣。其著于筆翰者亦拙俗。其謬妄鄙俚。比之和歌和文何啻燕齊之異耶。此本邦言語名稱之眞妄雅俗風移俗易。今古不同而其風俗所以不及上世也。嗚呼吾邦上古之言語名稱質雅而不俗。後世變替不可奈何如此。可惜哉。

長生有術論

天下之事無不有法術矣。君子之學。雖窮三才之道而與術者之所學其小大不同。然是亦修己治人之法術而已矣。故稱之爲儒術。若夫農夫之耕稼。婦女之織紝。工匠之修造。文人之著述。兵家之戰鬪。醫家之治療。庖人之割烹之類。大率有所作爲者。各無不有法術。其餘之曲藝小技亦皆然。凡天下之事有法術者。必學而後能焉。故得其術而學焉者易成功。不得其術而學焉者欲其功之成也難矣。人身至貴無物之可比倫。是天地之所生。父母之所遺。且死生亦大矣。人之所以可愼重愛養而不可苟賤輕忽也。然則豈獨無保全之術而可也哉。是以舉世之人。不可不學於攝養之術也。人身無貴於

德。而體次之。故君子之道。尊德爲至。保體次焉。義理者德之養也。保攝者體之養也。是保體者。其重所以次于修德。而其貴不換天下也。蓋保養者。此乃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之道也。不可謂貪生竊氣苟且免死也已。若夫短折之人。雖有美質不能成其德。雖有英才不能成其功。雖極富貴不能享其福。其爵祿之崇高。亦何以爲。若壽考之人。雖居貧賤成其功也多矣。雖極窮約享其樂也尚矣。洪範以壽爲五福之先。不亦宜乎。故君子處變則授命思死節。處常則攝生思保壽。竊疑古昔有道之諸君子。其壽數大率至于中壽者鮮矣。雖下壽不能保者亦多矣。夫君子寡慾愼疾。何其可久而不久乎。意者古之君子。非由于以保養之方。爲方外之術者竊氣貪生。苟且免死之事。而賤惡之不屑爲之之故乎。何則古昔諸先生。論養心之術也。極細密。而獨於養生之術也。則不及論心之千百之一。而未聞論其梗槩者。況於精詳者乎。何其可聞而不聞耶。唯論語鄕黨一篇。言聖人愼身之至矣。其後諸賢著書多矣。未見說及養生之術者。我是以不能無憾。竊疑而惑焉。夫養生之道亦多術矣。語其至要。則節飮食時起居。防外邪寡內欲。嗇氣愼疾。此其大綱而已。論乎其節目之詳審者。則不可數言而盡矣。何可得容易以私智窺測。以臆度而察識乎哉。蓋非平日多聞多見而專心致志。則不能知其術之節目詳者而盡其道。於乎其節目之繁多。何啻什伯而已哉。一事不知則闕一事之理。苟方不知其理也。則其傷害可畏也。故非知其節目之細詳而行之。則其綱要之大略者亦難立矣。然則養生者只知其大綱。而卽止者未可爲盡其道也。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知其術而善保身。以天年終者盡其道者也。可爲正命。不知其術。而傷生者是桎梏而死之類也。此爲不盡其道非正命也。苟不盡其道。豈可得保天年乎。然此只可與識者

論不可與粗糲之士論也。請復詳論之。譬諸學詩。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一言固可爲學詩之要。然而學焉者必須盡三百篇之詳。而後爲得學詩之法。如學禮。毋不敬之一言。亦以足蔽於千萬件。然至其節目之詳。則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必學之而後可爲得學禮之法。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保生之術亦猶是。務其綱要者本也。愼其節目者文也。雖知其本。非愼節文之精詳。則事事失宜。而保養之道不可立焉。故本末大小內外之宜具備焉。而其術成矣。是其節目行而綱要立也。譬如爲子則愛敬。爲臣則忠直。是其綱要也。至其節目。則非學忠孝之日久。不能知其精詳而致其。苟非節目兼備。則不可謂之全忠孝之道也。故忠孝之節目具備而其綱要立焉。攝生之道亦如此。夫賢如顏子。亦未免夭折。是命數之素所限定。受其天年之數本自如此。雖大賢不可奈何。然古今夭死之人

多矣。意者豈皆稟受短命如顏子者也乎。豈皆善其保養盡其天年而死者乎哉。觀今世之人。強健之質幼弱之年而夭歿者多矣。耆耋之齡衰病之軀而久存者不寡矣。豈可不思其所以然乎哉。蓋試察人之壽夭。放縱多慾者。雖強健之人。多病而夭折。不能保其天年。淸修寡欲之人。雖薄弱之質。少病而壽考能保天年。古語云。我命在我不在天。言命之脩短乃人之所自取。非天所爲也。夫以能保天年者。必有術而然焉。不能保之者。因不知其法術而然焉。然則有術與無術。是壽夭之所由分也。可不思乎。故其法術誠是人生至要之事。不可不知也。古之君子。或誤服毒藥而亡軀。或爲庸醫所誤。終至喪其生。是皆雖賢哲不曉其法術而然。況不賢哲之人乎。是豈非古之君子以攝養爲方外術者之事。不屑爲之之故乎。然而至保身之術。則人生之大事。不可爲方術之事而廢之。蓋此身乃天地之所賦。父母之所遺。雖髮膚亦不可敢毀傷。況

於性命乎。夫攝生之術。是性命之所繫。爲天地父母之子。而時保之者不可不知也。願世之君子留心於茲乎哉。如予之弱質虛怯。比之衆人千萬人之中一人而已矣。雖少壯之歲恰如老羸人。故纔失將護便致病焉。每致病則如風燈之將滅。恐不能享年至頒白。於此自壯歲有志乎養生之術。師古學古訓。保嗇於元氣也尙矣。幸逢天祐。而今茲犬馬年既逾八秩矣。雖大命既近。猶未至艱疾。牙齒未脫。眼目未眊。夜讀細書書小字。皆是平生學此術之力也。程子有謂。善養生者引將盡之年。此言豈不信乎。然則保養之術。不可不知之。苟欲知之。則豈可以臆度私智而窺測哉。必須師古學古訓而後有得。庶乎得永年而保天命矣。傳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古者賢哲之言。所宜爲法也。斯言雖不爲養生發。蓋永世永年。厥理一也已。

華梵設教異同辨

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矣。國史補載。虔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明王陽明迎佛疏。亦用此意。是皆以儒佛爲一道。只言其設教由方土異宜也。夫華梵異宜者法也。非道也。道者何。綱常倫理之謂也。法者何。禮文制度之謂也。法則隨鄕土之所宜。而可不泥于一定。是固可華梵異宜。道則異於是。蓋天地之間道一而已矣。是以東海有聖人出焉。此道同也。此教亦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道同也。此教亦同。南北亦然。故聖人之教無二道。其爲教無華梵之殊。然則周孔若生西方。其設教亦必與中夏同。豈有華梵之異乎。須素夷狄則行此道於夷狄。蓋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天地之間。此道理無所

不同。故聖人之至教、無所不宜。無所不行。是因天地之間無二道、教由道而出焉。故又無二教也。然則倫常之道、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豈亦捨周孔之道、而別設夷狄之教耶。夫佛教者西胡之一法而已。其法以綱常倫理爲外道。以求清靜寂滅者。故去君臣、離父子、絕夫婦、以爲道。是以與中夏聖人之至教、其本末不同。設科亦異。蓋釋氏者西域之教主而已。與中夏之聖人、其歸向不同如此。嗚呼儒與佛異教焉。聖人與釋氏殊道焉。不可妄意誣枉而混同也。

敬說

敬者何。戒愼恐懼之謂。孫思邈曰、愼以畏爲本。朱子晩年之說曰、敬者畏字近之。此恐可爲敬字之正訓。雖不用多說可也。典謨之中言敬字意復多矣。曰欽曰寅曰恭曰愼曰祇。其言雖異其義則同矣。唐虞史臣贊堯德、其首曰欽。相繼曰恭欽寅。贊舜德、首曰恭。相繼曰愼欽寅。大禹謨曰。祇承于帝。守邦欽哉。益稷愼乃有位。皐陶謨曰。愼厥身修。日嚴祇敬六德。益稷亦曰、帝愼乃在位。方祇厥敍。愼乃憲。往欽哉。典謨之中屢言之如此。且湯王欽崇天道。聖敬厥德。詩亦稱湯德聖敬日躋。文王稱敬止。孔子曰、修己以敬。贊易曰、敬以直內。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古語曰日愼一日壽終無殃。嗚呼歷聖之承統無不以敬。是傳授之心法也。夫以堯典是經傳之濫觴。文字之權輿。其開卷第一義在欽。其工夫爲可尙矣。存養於心性、應接於事物、其要在乎此。蓋欽則身修庶事康矣。怠則志荒萬事隳矣。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其功夫在此而已矣。可不用心乎。然而執持拘迫者爲大過。是助長也。不能保久焉。此與聖門之敬異矣。放縱怠惰者爲不及焉。是忘之也。不能守之、與衆俗同流也。然則勿忘勿助長之間是居敬之節度也。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矣。學者之所當從事也。近世之學者有志于敬者。往往不能

無二者之病。故鄙言及此已矣。

首夏論

大和元氣坱圠而貫通于四時。流行不息焉。然而時有陰陽。月有寒暑。日有長短。復有風雨霜雪之觸犯于人身。是以時月之於人意也。有可焉有不可焉。不可爲常佳辰而長令月矣。一歲十有二月之中。其景氣和好。日永風溫草木蕃美。令人心悅樂者。唯在暮春與首夏而已矣。其餘十月皆寒暑切肌。風雨侵人。短晷少功。方斯時人心不能喜樂。如暮春與首夏此二月相連比。故其景氣相近。漫漶難分別。其優劣未可知焉。姑試論之。夫暮春之天氣既融和。衣被萬物。景物亦艶麗。百花繽紛。古人以此爲一歲之勝時。固宜乎哉。然而餘寒未退。霪雨亦連延。往往歷旬不休。或遇三日之晴亦稀。而雖逢當務之急不能襄事。雖花卉浩穰紅紫爛漫。不能窺園。夷猶一室。動輒終月焉。融和之時。艶陽之景。良可惜也。首夏之天氣餘寒既退。初暑未來。在寒暑之中間。而天氣溫好。風光舒暢。嚴肅之氣。於此焉盡變矣。晴色可愛。景物可嘉。而草木亦蕃美。萬物無不得其所焉。都可人意。且此月也日永而晴霽日久。故內外之事業易成功矣。風恬浪靜。殊異乎餘月。最宜行遊。消搖可喜樂。令人心優游閑暇。盛哉乎此時也。美哉乎斯景也。豈非一歲之中佳辰令月乎。稱之爲清和。不亦宜乎。然則李夢陽所謂。四時之景莫如初夏者。信哉斯言也。予於此以謂。初夏之爲佳時。卓犖超絕乎四時。視暮春。亦可爲浮矣。優游永日之士。以爲奈何乎哉。

孝爲爲仁之本論

仁之理至大矣。故孝者爲仁中之一事。然而以是爲爲仁之本者何也。蓋孝于親者仁心之所初生發。爲第一之端緒。猶草木之有萌芽然。於是培養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焉。故爲仁者方其初發之時。可

盡力敦厚。若於是厚則無所不厚。以是施于百行則無有不善。故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使衆則惠。自是以往百行皆然。孝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者以是也。是所以孝者爲百行之源萬善之首也。有子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者如此。可以知孝者爲爲仁之本也。

愛養精神說

學者之進德修業也。固當勉强勞苦而不懈。然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方其閑暇無事之時。須寬舒於心志。愛養於精神。如此則有優游之樂。而無局促之態。亦是涵養德性之一事。勉强與優游。二者當並行而不相悖。此乃君子一張一弛之道也。夫勉强刻苦之餘暇。從容遊行。靜觀於山水風月之閑淡。以悅心目。徜徉緩步乎花圃。而玩賞於芳草嘉木之生意。時試天機之不息。可以感發於道心。蕩盡於鄙吝。若逢良辰美景。則不可空放過。是燕居之幽賞。閑中之佳興也。人生享斯淸福。可不亦娛樂耶。

氣運漸開說

天下之事物有顯有晦。不可一時咸著見。必待時運之變遷而漸開明。古之時氣運未開。民俗淳朴。聖人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物。是以其立教垂世也。義理之大本大綱雖既明。其條目之纖微者未顯。必有待後人之左右發揮而後精詳。夫天下之義理。本自廣大而無窮。精微而難著。天下之事物亦是浩穰無窮。繁多無盡。是以大體雖既顯。纖細未著。義理之與事物。陰晦未開者多矣。歷時世久則氣運漸開而未休。至于今而然。無所底止矣。故天下之義理。古陰晦而今顯明焉。古大略而今細微焉。天下之事物。古無而今有焉。古不知而今知焉者不可枚記。是非後人之知逾于古人。蓋氣運之所令然。古今之時變不能不如此。自然之理也。嗚呼唐虞以前遠矣。未聞有教也。堯舜之傳道也。說一中字而足矣。

且命契以五典之道。則天下之教盡于此。歷三代而學校之教爲寖備焉。然未聞其詳也。孔子述作六經。教育學徒。垂懿訓於後代。爲天下萬世之模範。於此時人文大開。義理大備矣。不可復加矣。子思孟子亦發揮夫子之道。而益開明。自孟子以降漢唐之間。義理湮晦。人文閉塞。諸儒作群經之註疏。啻止訓詁。而未能發明於聖人之精意。故當時之學者。亦皆用註疏而爲足矣。其所講習止于此而已矣。至宋而周程張朱諸賢輩出。其餘諸先生相繼而興起。有師承焉。有源委焉。而各有傳註論說而流于世。於經說義理極精細。發揮於漢唐諸儒之所未敢能言。而後聖經之微旨奥義粲然明乎世。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可謂大也矣。然而天下之義理無窮。聖人之蘊奥難盡。是以宋諸賢之所說。雖義理既明備矣。其細微曲折之餘意。復猶有待後人之議論。而益詳審者。是氣運之開。人文之明。以漸而有所不能一時極盡也。宋以後諸儒之學術有邪正。論說有純駁。不可槩乎採用。然其純正而有發明經意者亦多矣。殆不可廢也。學者選而取之。則亦可以盡宋儒所未發之餘論也。此前所謂古陰晦而今顯明。古大略而今細微者也。蓋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能一時說盡。必有待後人而詳盡者也。故如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孔子之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孔子之所未言。宋儒所言。有孟子之所未言。然則雖明儒之識見汗下不及宋儒。然其間英俊者亦多矣。豈可無弼宋儒之達。言所未言者乎。此天地之間。古來氣運之所以常漸開而未已也。豈翅義理之學有然而已哉。抑於事物亦然。天下之事物。雖古昔聖明之世。難一時而顯。必後世而寖備者多矣。是以天下之事物。古無而今有焉。古不而今知焉者不鮮矣。見食品衣服藥物花卉器械。而可知其然而已矣。且姑以人生一世之間言之。自幼弱以來知識日開。於世事庶務。逐年日知所其未知。月達所其未達。故今年比之

去年一。其所ㇾ知所ㇾ達既多矣。二十歲比ニ之十歲一。其知多矣。三十歲比ニ之二十歲一。復所ㇾ知益多矣。其每ㇾ歷ニ十歲一。所ㇾ知所ㇾ達大異。況中年比ニ之初年一。晩年比ニ之中年一。其經ニ歷於時變一。練ニ熟於人情一。爲ニ最多一。以ㇾ此見ㇾ之。義理之學其細微曲折。到ニ後世一漸開。而未ㇾ已者亦可ㇾ知而已矣。然則今世之學者。其所ニ採用一。止ニ宋儒一而斷ニ於元明諸儒之說一不ㇾ採者。不ㇾ免ニ自塞ニ聰明一。不ㇾ可ㇾ爲ㇾ得ニ博學ㇾ文之道一也。古人狂夫之言亦取焉。芻蕘亦詢焉。舜之大聖。猶明ニ四目一達ニ四聰一。好ㇾ問察ニ邇言一。且有ニ予違汝弼之言一。況其下者乎。夫近儒之說。固有ニ純雜邪正一。然其純而正者。豈可ㇾ不ニ取ㇾ之而爲ニ輔翼一乎哉。

畏天說

天地者萬物父母。人之所ニ資而始生一。生民之本也。天陽而統ㇾ地。故言ニ天道一則地道亦在ニ其中一矣。詩曰。上帝臨ㇾ汝。勿ㇾ貳ニ爾心一。嗚呼上天之監臨孔昭。隨ニ人之所ㇾ作善惡一。而降ニ之祥殃一。蓋禍福。惟人之所ㇾ招。天之所ㇾ報如ニ影響一。天威誠可ㇾ畏哉。故君子小ㇾ心。翼翼常畏ㇾ天不ニ敢慢一。詩曰。畏天之威于ㇾ時保ㇾ之。古之聖賢。朝夕唯見ニ天道之照臨在ニ前而已。古人知ニ天道之在ㇾ近而可ㇾ畏如ㇾ此。然則畏敬之心自不ㇾ可ㇾ熄矣。今人以ニ天道一爲ㇾ遠。侮慢不ㇾ知ㇾ畏ㇾ之。唯畏ニ胡神與ニ淫祠一。而諂下祭非ニ其鬼一者上。若偶然得ㇾ福。則以爲ㇾ得ニ其報應一。若無ㇾ福則以爲ニ吾禱祠之未一ㇾ至。而諂求不ㇾ已。常迷ニ溺于左道一。不ㇾ畏ニ於可ㇾ畏。哀哉。誠有ニ畏ㇾ天之志一者。須ㇾ知ㇾ所ニ以畏一ㇾ之。蓋存ニ誠敬一以不ニ自欺一。作ㇾ善而好ㇾ愛ニ人物一。遏ㇾ惡而警ニ戒驕泰一。兢兢慄慄日愼一日。常存ニ此心一而無ㇾ失。是畏ㇾ天之道也。夫積ㇾ誠久。則克感ニ動於頑民一。況上天鬼神之聰明正直乎。然則積ㇾ善之久。豈可ㇾ不ㇾ感ニ通之一耶。書曰。至誠感ㇾ神。詩曰。永言配ㇾ命。自求ニ多福一。言人之善行久而合ニ天心一。則福祥不ㇾ求而自至也。然君子之爲ㇾ善。非ㇾ爲ㇾ求ニ多福一也。

惜時論

人之所以立功修德者。在時日而已矣。聖人不貴尺璧而貴寸陰者。誠有以哉。故學者亦須惜時日。不可空過。嗚呼一往而不還者時也。譬如流水一去而不復還。良可惜哉。世人啻知惜財。而不知惜時。居然而費時日。空過一生。生與禽獸共飮啄。死與草木同枯落。可謂醉生夢死也。豈可爲得此生乎。夫人之成德行立功業者。皆惜時日而不怠者也。故說苑曰。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是惜日而不怠者也。曠時日而不愛惜者反此。故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遠矣。此言不惜時日者也。

用學論

藥所以除疾也。如庸醫之妄用殺人。此非藥之罪。用藥者之罪也。不可以此廢藥也。學問之能成人能敗人。其利害亦然。爲之在人而其損益異也。今有因學而自矜大。且執拗而長其惡者。是非學問之爲害。乃學者之自害也。苟以此廢學。猶因噎而廢食。夫學之益人。猶食之助飢藥之療病然。飮食醫藥之不當其可。必至發病害身。且如用水火然。用之者善則能利人。用之不善則能害人。夫食藥水火用之者不善。則能害人如此。然不可廢之。廢之則不能遂其生養。然則學亦在善用之而已矣。

大幸說

天地之生物也無窮。豈惟民哉。有禽獸。有蟲魚。有草木焉。今也生于天地之間。得爲人而不爲物。是豈非天地之間一大幸事乎。且在百世之中而得生太平之世。在萬國之廣而得生君子國。在衆民之間而得讀往聖之書矣。夫在天地之間。百世之中。萬國之廣。衆民之間。而特得其福之衆多如

是、可レ謂二大幸一也。天地之寵二異乎我一。可レ謂二特厚一也。欲レ報二之德一、昊天罔レ極。豈可レ不レ思レ所二以報一レ之乎。報レ之之道奈何。曰。在下奉二若于天道一而祇中事之上而已。事レ之之道奈何。曰。爲レ仁而已矣。

致知說

古人之言類聚而玩讀。則用レ功精專。有下易二通曉一之益上故今不レ顧二僭卒一。頗合下聚於先正之論二致知一數說上、而爲二一通一。以備二記覽一而已。

程子曰。人爲二不善一者只爲レ不レ知。又曰。知レ之不レ至。而但欲二以レ力爲一レ之。是以苦二其難一、而不レ知二其樂一耳。知レ之至則循レ理爲レ樂。不レ循レ理爲レ不レ樂。又曰。未レ致レ知便欲レ誠レ意。是躐レ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レ久。唯燭レ理明。自然樂レ循レ理。學者須二是眞知一。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又曰。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又曰。知レ之必好レ之。好レ之必求レ之。求レ之必得レ之。又曰。若レ曰下知二不善中之不一レ可レ爲。而猶或爲上レ之。則亦未二嘗眞知一而已。

又曰。誠敬固不レ可二以不一レ勉。然天下之理。不二先知一レ之亦未レ有二能勉以行一レ之者一也。又曰。涵養須レ用レ敬。進レ學則在レ致レ知。朱子曰。今人有下知二不善之不一レ可レ爲。及レ臨レ事又爲上レ之。只是知之未レ至。人知二烏喙之殺一レ人不二可レ食。斷然終二於不一レ食。是眞知レ之也。知二不善之不一レ可レ爲。而猶或爲レ之。是未二能眞知一也。許魯齋曰。二程子以二格物致知一爲レ學。朱子亦然。此所三以度二越諸子一。大學孔子之遺書也。其要在レ此。凡行之所三以不二力。只爲二知之不一レ眞。果能眞知行レ之。安有二不レ力者一。蓋博學レ之。審問レ之。愼思レ之。明辨レ之。只是要二知得眞一。然後道二篤行之一句一。明陳剩夫曰。人於二此學一若眞知レ之。則行在二其中一矣。篤信竊謂。先儒之所レ論。致知之爲二緊要一如レ是。況吾曹不逮之資。幺麼之力不レ致二其知一。徒欲三以レ力强爲二之不一レ可レ得。只苦二其難一而終二于自棄一而已。故吾曹之愚昧。常須下以レ開二發知識一爲上先。苟得二一分之知見一。則可レ進二一分之力量一。近來所レ見。於レ是頗覺二於緊切一。故聚二先賢之言一。書レ之以欲二

自勉勵二而已矣。

自娯集卷之二終

自娯集卷之三

益軒貝原篤信著

耶麻止辨

古昔稱二我邦一爲二耶麻止一。蓋以二帝都所レ在之州一。名レ之爲二總稱一。猶下中華歷代之國號。以二王者所レ都之地一稱上之然。何疑之有。若夫所三以稱二耶麻止一者。舊說紛紛焉。弘仁私記序曰。天地剖判泥濕未レ乾。是以栖レ山往來。因多二蹤跡一。故曰二山跡一。又古語謂二居住一爲レ止。言レ止二住於山一也。延喜開題記曰。草昧之始。未レ有二居舍一。人民唯據レ山而居。仍曰二山戶一。右三說其意義不レ同如レ此。竊謂。如下栖レ山往來而多二蹤跡一。且止二住於山一而居者上。開闢之後。鴻荒之世。闔國或皆然。豈特在二大和國一而已耶。決非レ所三以名二大和一州一也。然則此三說恐皆妄爲二附會一者。不レ可レ爲レ傳二故實一也。按。日本紀神武帝之東征也。自二浪速一過二河內一。遂二於膽駒山一而

入ニ大和國一。其方レ駐ニ六軍於膽駒山之西一也。以ニ其地在ニ乎淀河之內一。故號ニ其國一曰ニ河內一。以ニ其地在ニ乎膽駒山之外一。故號ニ其國一曰ニ山外一。山外卽耶麻止也。倭語外與止同レ訓。蓋稱ニ山外一者。對ニ河內一而爲レ文也。是山河相對。外內相偶。且如ニ山城州一。亦以ニ其國在ニ膽駒山之北一。故初號曰ニ山背一。後轉稱ニ山城一。此亦有レ類ニ山外之名稱一。可ニ以爲ニ佐證一。是雖ニ愚之無稽之言一。然於下古人所ニ以命レ國之訓義上。恐或有ニ相合一。姑記レ所レ見。以俟ニ博古之君子訂ニ正之一爾。

古文眞寶秋風辭註誤字辨

古文眞寶秋風辭註。有ニ三韻一叶六韻一叶之說一。古來本邦之書生。往往疑而未レ決。近世之諸說。亦多紛紛焉。然皆牽强附會。未レ可ニ以爲ニ定說一。且是至微末事不レ係ニ大義一。學者雖ニ措レ之而不一レ辨亦可也。然竊按。明神宗皇帝所レ序之古文眞寶註。三韻作ニ二韻一。六韻作ニ五韻一。何晦夫眞寶句解又曰。前四句係ニ兩韻一。換レ韻後五句係ニ同韻一協レ韻。以成ニ一篇一。古賦辨體亦以ニ三韻一作ニ二韻一。六韻作ニ五韻一。此三說並作ニ二韻一叶五韻一叶。則亦無レ可レ疑。然則本邦古來所レ傳之本。偶謬ニ二五一作ニ三六一而已。近世紛紛諸說於レ是乎定也。何疑之有。蓋二韻一叶者。非ニ徽陽二韻相叶之謂一。飛與レ歸。芳與レ忘。二韻各一叶也。五韻一叶者。謂ニ河波歌多何五字相叶一也。

學術辨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レ己。今之學者爲レ人。又謂ニ子夏一曰。女爲ニ君子儒一。勿レ爲ニ小人儒一。先正曰。君子儒爲レ己。小人儒爲レ人。然則爲レ己爲レ人。是君子小人之所ニ由分一也。夫人不レ可レ不レ學。爲レ學者須レ知ニ爲レ學之方一。學而不レ爲レ己。所ニ以無レ益而有一レ害也。世之學者。往往以ニ自是一爲レ尙。以ニ誹議一爲レ務。自夸ニ其能一。又譏ニ人之不一レ能。是卽天下之凶德。可レ謂ニ小人儒一也。爲レ人之學其害如レ此。夫君子之爲レ學也。以レ修ニ其身一

爲レ本。修レ身之道。以二謙遜一爲レ基。以二精敏一爲レ勤。而後講學得二進益一。爲レ己之學。其進修如レ此。故曰。夫學遜レ志務時敏。其修乃來。蓋謙者天下之美德。看二謙卦一所レ稱而可レ知而已。若以二矜高一爲レ先。則學之基本已失焉。何以有レ所二進益一乎。顏之推所レ謂有レ讀二數十卷書一。便自高大。凌二忽長者一。輕二慢同列一。人疾レ之如二讎敵一。惡レ之如二鴟梟一。如レ此以レ學求レ益。今反自損。不レ如レ無レ學也者。豈不レ宜乎。世間有二如レ此學問一。觀者或效二其尤一。雖二質美之人一。往往爲レ之化。爲二矜高一好二譏議一。是學術之爲レ害也。古人云。勿下以二學術一殺中天下後世上。可レ不レ畏哉。夫爲レ學者將二以取下益。而今卻自損如レ此。是乃以二學問一害二其心性一者也。豈若レ無レ學乎。嗚呼學者闇然自修者君子儒也。的然耀レ外者小人儒也。夫人之爲レ學也。將三以爲二君子一。今不レ務レ爲二君子一而反欲レ爲二小人一。是果而學乎。是以方二初學之時一。先所下以可レ立二爲レ己之志一而不上可レ爲レ人也。

睦淵辨

古人之親レ親也。所レ施不レ能レ無二差等一。所レ謂理一而分殊故爾。是以於二本族一尤加レ厚。而於二母族妻族一漸有二降殺一者。此非下疎二薄于外戚一而不中親愛上也。蓋本族者。吾祖先之後而與レ我同レ氣者。所レ宜レ加レ隆也。是古人所下以崇レ祖重レ本而厚中於宗族上也。古禮無レ子者。議二五服之中一。而立爲二己之後一。未レ聞下以二外戚一養爲上レ子也。且爲二祭祀一者。亦不レ及二于外親一焉。人生一レ本故也。如二母族妻族一者。外家而異類也。禮爲二本宗祖父母及伯叔父母一服二期喪一。而爲二外祖父母及母之兄弟一服二小功一。內外兄弟之喪服二緦麻一。而與二本宗之三從兄弟一無レ異。爲二兄弟之子一服レ期。而爲二姊妹之子一服二小功一。爲二適孫一服レ期。爲二庶孫一服二大功一。而爲二外孫一服二緦麻一。內外相比每降殺以二二等一。是本族與二外族一。其親疎厚薄所二以自不下同也。晏子爲二齊相一曰。自二臣之貴一。父之族無二不レ乘レ車者一。母之族無下不レ足二於衣食一者上。妻

之族無ニ凍餒者一。於レ是可レ見下古人之處ニ親戚一也上。其等級隆殺甚有中差異上而已矣。且古昔乞ニ養異姓一爲ニ義子一。改從ニ己姓一者。律之所レ禁也。自レ古厚ニ于外戚一薄ニ于本宗一者。無レ不ニ覆敗一。先儒之遺誡昭ニ昭乎故典一。今也世俗或有下以ニ本宗外戚一同爲ニ一族一看者上。或有下薄ニ于本宗一。而厚ニ于外戚一者上。無ニ繼嗣一則往往有下捨ニ宗族之子弟一。而求ニ外族與ニ他姓之子弟一爲ニ己之後一者上。其悖戾甚矣。學者苟有レ志ニ于古道一。須三重レ本崇レ祖惇ニ敍三族一。亦庶ニ其可一也。

徵雨辨

盡信レ書不レ如レ無レ書。古書尚如レ此。而況於ニ近世雜書稗說無稽之言一乎。夫以陰陽之消長大率有ニ常數一。故氣候之來往固有ニ定期一。然天道之流行變化無レ窮。是以寒暑雨暘之時節亦必有ニ遲速一。不レ可ニ拘以ニ日數一矣。學記曰。天時不レ齊者。其此之謂乎。然則梅雨出入日期之說。雖レ出ニ乎近世華夏之書一。恐不レ可ニ據以爲一信矣。其日或有ニ徵雨初降之驗一。亦偶然而已矣。況其日無ニ霪雨初降之驗一者多乎。只以ニ芒種之後霪雨初降之日一爲ニ入梅一。以ニ小暑之後霪雨初斷之日一爲ニ出梅一。庶ニ幾乎其不一レ差矣。十月液雨出入之期亦然。

焚屍辨

焚レ屍者浮屠之所レ尙。而西胡之法俗也。列子曰。秦之西有ニ儀渠之國一。其親戚死聚レ柴積而焚レ之。燻則煙上。謂ニ之登遐一。然後成爲ニ孝子一。蓋是時其風未レ流ニ乎中國一。故列子以ニ儀渠之俗一爲ニ甚異一。衛人掘ニ褚師定子之墓一。焚ニ之平莊之上一。燕騎劫ニ圍齊即墨一。掘ニ人家墓一燒ニ死人一。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則古人之甚惡ニ焚屍一也可レ知矣。王莽作ニ焚如之刑一。焚ニ陳良等一。則漢時尙以レ焚レ屍爲ニ大刑一也。其後西胡之風漸入ニ乎中國一。又流ニ傳乎本邦一。按續日本紀文武帝之時。釋道照死。弟子等奉ニ遺言一火ニ葬於粟原一。天下火葬從レ此而始也。道照是再ニ造於山背國宇治橋一之僧也。嗚呼中夏及本邦此

風之行也既久矣。雖二孝子慈孫一習以爲レ常。見者恬然不レ怪レ之。豈不レ哀哉。夫孝子愛二親之肌膚一。故爲二之棺槨衣衾一。卜二其宅兆一而安二厝之一。事レ死如レ事レ生也。父母全而生レ之。子全而歸レ之。可レ謂レ孝矣。然父母歿後至レ令レ焚二傷其形體一。則其不仁不二亦甚一乎。孝子不レ忍レ爲レ死二其親一之心何在焉。宗廟宮室有レ災。猶且匍匐而救レ之。然況執レ火而焚二其親一乎。於二他人一也亦人情之所レ不レ忍レ爲。而況施二其親一乎。縱不仁之子雖下棄二其屍于中野一而不レ葬。使中狐狸食レ之。蠅蚋姑嘬上之。不下猶愈中於焚二其親一者上乎。蓋葬者藏也。所三以藏二其形骸一也。既以レ火焚二盡其屍一。所レ藏者何在乎。程子曰。今有二狂夫醉人一。妄以二其先人棺櫬一一彈。則以爲二深讎巨怨一。及下親拽二其親一而納中之火中上。則略不二以爲下怪。可レ不レ哀哉。宋時晉俗尙焚レ屍。程伯子令二晉城一時。敎諭而禁二止之一。先正之憂レ之如レ是。孟子曰。養レ生者不レ足三以當二大事一。惟送レ死可三以當二大事一。蓋送レ死是人道之大變也。孝子之事レ親也。於レ是必誠必信。不レ可レ使三少有二後日之悔一。嗚呼終者人之所レ當レ愼也。爲二人子一者豈可レ忽レ之耶。學者必不レ徇二乎流俗一而可也。

張介賓醫論辨

予觀二張介賓類經所レ載。大寶論諸篇所レ說。其意每偏僻固陋。而其說往往傷二乎穿鑿一。且其抑揚甚過當。其依違之際。多從二其所下好而不レ能レ無二差貸上。不レ可レ爲二無レ偏無レ側平正之通論一。然其才豐贍。其言鼓舞游揚。以易レ惑レ人。故予卿也悅二其言之富一。今也疑二其說之偏一。姑以二一事一論レ之。如下古諺所レ謂保二小兒一常須レ帶二三分之饑與一レ寒之言上。介賓極レ口而誹二議之一。予謂古諺未レ可レ爲レ非。介賓之言未レ可レ爲レ是。其故何邪。竊謂世俗之撫二育小兒一者。以二姑息一爲レ務。而過二乎愛護一。往往以二軟厚之衣服肥甘之飲食一。常令二溫飽有下餘。豈可二爲レ無レ害而不下節レ之乎。故古諺之所レ說。使二小兒微饑レ之。微寒下之。而欲レ節二抑其溫飽之過一也。所レ謂三

分者微少之謂也。豈徒以大饑之大寒之爲勤。以乳食鬬乏寒邪賊風爲無傷之謂乎。世俗頑冥不知饑飽寒煖之節、常以飽煖有餘爲宜。孰若微飢之微寒之爲勝乎。是古諺之微意也。若夫貧家之子。自幼衣食不足。故常少病而氣體多強健。富家之子自幼飽煖有餘。故常多病而氣體多虛軟。其故何也。蓋過溫者其精氣常發洩乎外。而收藏者少矣。過飽者其藏氣常閉塞于內。而損傷者多矣。其所養者卻爲所害。是以內外兩受傷。宜乎、其多病而虛軟也。微飢者其藏氣易流行而不閉塞。故其所食者悉爲所養。微寒者其肌表常堅固。元氣內存者多矣。是以微飢微寒者、內外兩得養。宜乎其少病而強健也。此所以富饒之人常多病。貧窮之人常少病也。且北方之人多壽。南方之人多夭。豈可不思所以然乎哉。蓋北方寒氣外束肌膚。而其正氣內堅。外邪不能侵。故其人多壽。南方煖氣外泄肌膚。而其正氣妄滅于內。外邪易侵。故其人多夭。然則古諺之所言、是至當之論、攝生之要。雖終身守之可也。豈徒保小兒而已哉。此言誠可信也。易不云乎。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是謂聞格言即可信。介賓可謂聞言不信也。予故謂。古諺未可爲非。介賓之言未可爲是。以是也。

鼇頭辨

近年自中夏所來之書。有解其義而爲標註者。率號之爲鼇頭。且我邦之書生輯錄於標註解釋者。亦往往悅其名之奇異。以是稱之。公然筆之於書。吾未知其命名之稱其義。與其出處之有的據疑。是明季及胡清雜學俗輩之所稱耶。何其鄙凡而不典雅也。何若稱之爲標註乎。夫志淫好僻、所好可不愼乎。且作文好奇異、亦是一病。好奇則不奇。是楊愼之言可謂中其病也。今也不稽其名稱之出處、不察其字義之當否。循俗習隨而妄稱。可謂無稽之言。習而不察焉者也。

鎮西稱筑紫辨

西海道有九州。此稱鎮西。又稱筑紫。其所以稱筑紫者。古來有三說而紛紛焉。皆是當昔民俗之所附會。妄謬之說未足信也。嘗聞。上世西蕃賊兵屢來侵於我國西裔。以此筑前州北海之濱。築石壘以防禦之。故名其所在之州曰築石。其舊址今猶往往存焉。築石訓之謂都久志。變其文而爲筑紫者何也。蓋以音訓相同。故以同聲文字換之爾。此凡吾邦之文字。音訓通用往往如此。不可爲怪。後世割其國爲筑前筑後。故專稱筑紫國者。筑前筑後耳。然因筑前州有太宰府而統於九州。故凡稱九州而又曰筑紫耳。此雖區區之臆說。其故實恐當如此爾。若夫舊說不足爲的據也。

讀朱子書辨

朱子輔翼六經發明義理。其惠後生之功大矣。可謂繼往聖開來學而其功不在乎孟子之下也。後世之學者知經義者皆朱子之力也。然則後學之於朱子也。有罔極之恩。豈可辜負其恩而遺忘之乎。宜乎先儒之宗師之而服從其教也。吾輩不逮之質。雖不能窺其藩籬。然心竊鄉往之。故於其遺書也。尊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然而豈易得哉。孔子之後雖有顏曾思孟周程諸大賢之繼作。猶未能入聖域。然則如朱子固雖振古豪傑學行大備。未可以爲聖人。古人有謂。人非聖人誰無過。信此言則朱子之明哲雖後學之非所可輕議。其所言不可爲全無過誤。且其所註釋編述。何翅數十萬言而已哉。然則其中恐不能無偶然之失者。亦固當然之事也。故後學之於朱子也。尊信而不阿諛。是可謂得公正而無私也。

佳節辨

古人之立佳節也。亦有意義矣。如元日上巳端午

是夕重陽。皆取在奇月者而不取在偶月者。且日數亦取與各月陽奇之數同者。是古人尚陽抑陰之微意。而後人不知其義。謾取周公屈原織女桓景等之故事傳會。而爲其由緣。其妄謬甚矣。或曰。然則何爲不取十一月十一日也。愚謂。數者至十而極也。故不取過十者。然於十一月。以冬至爲相賀。是亦尚陽之始生也。

儒者博而寡要辨

司馬遷作史記自序。稱其父談之言曰。儒者而寡要。勞而少功。愚謂。司馬談斯言可謂不知儒術也。蓋寡要少功者。是所謂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者。豈可爲儒者之學乎。夫儒者之學。精一執中者傳天下之心法也。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治天下之要道也。明明德新民者。修己治人之綱也。正心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修己治人之目也。以此修身則孝弟忠信。以是治人則可安民福國。其要約而多功莫大焉。奚謂寡要少功乎。司馬談賤儒術而貴道家。其學趣可知而已。且遷也載其言於史傳之中。而終不知其爲妄謬。遺誹議於後世而不睠。亦可謂不能掩先人之過也。莊周曰。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此言豈爲不是耶。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能中于俗儒之病。苟以是爲規於其病。復不可以爲無益也。

本邦書官地姓名辨

記事尙質實而不貴虛飾。苟貴虛飾則其敝也浮僞。而失故實者多矣。畢命曰。辭尙體要不惟好異。作文者其念諸。本邦書生之作爲文章也。書吾朝士之官爵。不以本朝之官制。而必襲用唐官之近似以爲雅而不俗。吾謂不可也。直書本朝之官名可也。其故何也。蓋本朝之官制。與中華之官號各自有異同。雖欲强而傅會之。然齟齬而不相協者

多矣。如中華歷代之立官也。亦尚隨時而有沿革。大率各有一代之法制而官名世改。不咸用古制。是隨時宜而立一王之法也。況我邦古昔朝廷之立官也。雖法效中華之制。然本朝別自有官制而不悉因唐制。亦以風俗土宜之與中華有異也。是不率由中華。別立官制者。卽是本朝之盛事。豈可謂一王之令典百世之規模也。本邦近古以來。好異之書生。書於本朝之職員。往往棄置於國朝之舊制。而不書。好書於異朝之官位。以爲典雅而不鄙俗。豈只不知倭漢官名之不相當而已哉。抑復併於本朝之舊制與盛美。而蔑棄之不用。何其過乎。是徒知好異之爲奇雅。而不知廢本朝典故之罪戾甚大也。楊愼曰。好奇者不奇。今也好奇異而廢典故。可謂卑陋也。且本邦之姓氏暨地名。古今文章往往唯以一字稱之。而失其實者多矣。古昔中華之國號。春秋戰國之時。無加州字者如魯衞晉宋韓魏是也。未聞以不加州字爲鄙俚。漢以來分析州縣。故加州字稱之。本邦之人。中世以來又傚之。於各國之名。去舊號之一字而唯取隻字。以州字加其下。如稱爲和州河州是也。中世已來因循既久矣。此欲準擬中華後世之稱號。而不稱其古昔所名之本號。蓋本朝在昔以二字爲國號者。皆有以也。然以一字稱之則無意義。亦可謂失其故實也。況近世以陽字換州字。加之州縣隻字之下。則其卑陋亦益甚矣、且可謂疎謬也。如丹波爲丹陽。播磨爲播陽。筑前筑後爲紫陽。伏見爲伏陽。長崎爲岐陽之類是也。考字書。以在山之南河之北者爲陽。如咸陽漢陽是也。苟非在山南河北。則不混稱漫名也。且雖其地在山南河北。不用舊號而加之以陽字。則不可也。況不在山南河北者。豈可妄稱爲陽乎。吾未聞中華每州稱某陽。是近世叢林緇徒偶然所妄稱。後人不知其謬。擧世雷同之以爲雅稱。雖老師宿儒。往往習矣而不察焉。循之而不改焉。不誤乎。夫吾邦之官職州縣。是古昔朝議之

所定。有詔命而所以名也。誠非卑俗之名稱。不可鄙棄蔑去也。然則臨文而書本邦之官姓迫地名者。只須順本朝古昔之朝制而因襲舊名。不可悖戾而用異稱。且不可截略舊號而用一字。直依舊而用其全號則可也。大凡廢古從今。其利益不倍則不可也。況無益而有害于義理者。豈可隨其舊訛沿其俗習而妄爲變易乎哉。

禍福辨

善惡禍福之說。古昔聖人之所屢言。豈可不信乎。書所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家語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之類是也。且三世之將其家必亡。殺人衆者必無後嗣。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是天道之常。而天下古今必然之理。昭晰而不可疑。然而古今之人。往往或善者不必有福。不善者不必有禍。然則聖人之言反似無驗。因茲後人生惑者亦多矣。是太史公之所以發疑也。申包胥有謂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語即萬世之斷案。必如此言。而後往聖之言可信而不可疑而已。蓋善者或逢禍。惡者反得福。所謂人衆則勝天者也。是因氣運之時勢與稟命之有厚薄豐歉也。非天地之常理。蓋其變也。善者必有福。且其福流子孫。惡者必有禍。且其禍流子孫。所謂天定亦能勝人者也。是可爲天地之常道也。東坡三槐堂銘曰。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竊謂。東坡之此論至當。可謂千古之定論也。太史公之爲疑。世俗之爲惑。皆未達此理者也。蓋善惡之無報應者。皆歸

于天之未定。則群聖人之所謂福善禍淫之理。皆可必信也。曉然無疑。聖人豈欺我哉。予頃見林次崖之說。亦曰。善惡報應之說。太史公正疑。東坡三槐堂銘可以解之。有補於世敎亦不淺。林氏之此言。先得吾心者也。然東坡之論。有所未盡而不咸備。請試論之。人之有吉凶禍福也。有常理。有定分。如天道福善禍淫。是常理也。如天之降命各有厚薄。而禍福自定者。是定分也。東坡論禍福報應。專以常理言者也。惜乎未及天命稟受之厚薄賢不肖。各有定分而不可逃之說。是說其一而未及其二也。必併常理與定分二者而見之。則吉凶禍福之理庶乎無疑惑。

體用辨

體用之分。自漢以前未見有其說。而釋氏先言之。然中庸說中和。說大本達道。說三德五達道。說繼志述事。易說寂然不動。感遂通天下之故。禮器說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學說明德新民。說財與用。是皆雖不顯言體用。然暗有體用之意。蓋有體必有用。猶有手必有執持。有足必有步履。有扇必生風。有筆必出書。有財斯有用。有水斯有濕。有火斯有燒。此皆有體用。自然之理也。夫君子不以人廢言。豈翅不廢言而已耶。鯀之城。桀之瓦。秦之邊防。隋之漕河。此皆天下後世之利。至今賴之而不能廢。是亦君子不以人廢物也。然則體用之說。雖出于釋氏。然後世之君子所以不敢廢之也。

體用說

體用之說。所出後世釋氏之言。而孔孟之所未言也。夫萬物之形質者體也。其動作者用也。如手足者體也。其舞蹈者用也。水之淸火之熱者體也。其所以溫之洗之者用也。物皆然。心爲甚。心者體也。存其

心者體之立也、舉而措之事業者。用之行也。明明德者體也、新民用也。且中庸說中說和。說大本達道。禮記說禮有本有文。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見古昔聖人之言。雖未有體用之名。然體用之分自昭晰矣。皆是天然自有之理。後儒所以分別於體用也。然聖人之所以不分別者何也。蓋天下之事有漸、故堯舜之時。未有仁之名。至仲虺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門專言仁。至孟子合仁義而言之。又言仁義禮智。至董子初說仁義禮智信。夫堯舜之聖。豈可不知仁之理乎。而上世其氣渾厚不分析。說中則仁亦在其中而已。聖人未言體用者亦然。且不分別體用。渾而詠之者亦有說。蓋古人言道之體。則用在其中。說道之用。則體在其中矣。孔子說仁。則先孝弟。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說仁義之實。則以事親從兄。此非說用則體在其中、說體則用在其中乎。然則雖不分析於體用。然體用之理自分曉。至後世則不然。非分析開明。則學者不能通曉。故先賢分體用而說。蓋亦時然而已。然則至乎後儒分析細微。雖無佛氏之言。體用之說、亦將出不待彼之說、是亦自然之理也、啻釋氏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

善惡感應說

天之降祥殃。豈翅偶然而已乎哉。抑有自取者多矣。蓋偶然者天命而然也。不可奈何、自取者非天道之自然也、在人爲之善惡而已。故在天者不可用力。在人者不可不用力。苟人能奉若順事而不失墜於爲人之職、則天心自然有悅豫。故天之所以報乎若人者。亦左右維持有以異於凡民矣、恰如父母之保孝子然。故作善則應之而百祥降焉。作不善則違之而百殃降焉。惟影響、是天道之常萬古之所同。嗚呼天人感應之妙。唯在心術善惡之幾而已、豈偶然之故耶。此衆人之所當祗畏信服、而所以不可敢

疑惑而侮慢一也。

答三或人問二大學之名義一書

辱二手書一。所レ論大學名義頗爲レ詳。然古人之說信不レ如レ此。虛齋蔡氏曰。所三以名二大學一者。正以二其所レ載皆大學之道一也。此可レ見非下以二篇首二字一名上之而已。夫學庸本出二乎禮記之所レ編。中庸篇首雖レ無二中庸二字一以二其所レ載是中庸之理一故名レ之謂二中庸一則當三以レ此證二之可也。蓋禮記之中有下以二篇首之字一名レ之者上。如二檀弓曾子問文王世子郊特牲玉藻一是也。有下以二所レ載之事一名レ之者上。如二月令內則祭統樂記中庸一是也。又有乙雖下於二篇首一偶有中其名上而實以二其所レ載之事一名レ之者甲。如二王制祭法奔喪深衣投壺一是也。如二大學一亦然。且如二大字之義一朱子註レ之曰。大舊音泰。今讀如レ字。分明是大小之大。非二至極之謂一也。篇首註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今說者往往以二大人之大字一當二大學之大字一不レ知朱子於二或問一明以二學之大小一爲レ言也。虛齋又曰。不レ可下以二大人之大字一當二大學之大字一看上。大學小學以二學之大小一言。大人小子以二人之大小一言。故不レ同。章句著二一者字一。是朱子解レ書用二字眼一分二法例一處。蓋嘗聞レ之天下雖レ大。唯己與レ人而已矣。大學之道在三修レ己治レ人而用二其極一。豈非二大道理之學一乎。故曰二大學一。由レ此觀レ之。大學之名義自分曉。希再審レ之。

論二明鏡止水一書

來書謂。程子曰。聖人之心如二明鏡一。如二止水一。夫心者活物也。可三生生而不二止息一。不レ可二虛寂而頑一。鏡水之爲レ物也。雖二虛明而不一レ昧。俱是無情不二生活一之物。與二彼槁木死灰者一以レ何異哉。而謂レ如二明鏡止水一。然則聖人之心。與二禪者之所レ謂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一。其所レ異何在乎。來書之所レ論如レ此。然以レ愚見レ之。明鏡止水之說。未レ可二妄議一也。或問二程子一曰。赤子之心與二聖人之心一若何。曰。聖人之心如二明鏡一如二止水一。朱

子說レ之曰。程子所レ謂聖人之明鏡止水。其所三以異二於赤子之純一無僞一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レ有レ知。然以四其未レ有三私意人欲之累一也。則亦純一無僞而已爾。聖人則察レ倫明レ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終無レ所レ入二於其間一。是以若二明鏡止水之湛然不一レ動。而無二物而不一照也。愚謂。程子之意。豈以二聖人之心一爲二頑空者一乎。唯以下湛然虛明。應二酬乎萬變一而無中物而不上照。故以下明鏡止水之能照二萬物一常虛而不レ動者上喩レ之。非下以三鏡水之無レ情不二生活一喩中之於聖心上。又何疑乎。夫古人取レ喩。取二略有二其所一同而已。非下必將二盡同者一來而喩上之也。若以二盡同一而求レ之。雖二孔孟之譬一。亦恐有レ不レ能レ無二可レ議者一。考二之於其書一則可レ見。孟子之說レ詩者。不二以レ文害一辭。不二以レ辭害一志。以レ意逆レ志。是爲レ得レ之。如以二辭而已一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レ有二孑遺一。信二斯言一也是周無二遺民一也。吾子之疑二鏡水之喩一者。恐有二以レ辭害一志。而無二以レ意逆一志。易曰。山上有レ澤咸。君子以虛受レ人。又曰。寂然不レ動。感而遂通二天下之故一。明道曰。廓然太公。物來而順應。豈非下如二明鏡止水一之謂上乎。程子又曰。定者動亦定。靜亦定。張子曰。定然後有二光明一。若常動搖不レ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レ艮爲レ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後至二於能慮一。愚謂如二明鏡止水一者。乃定而後能慮之謂。非下偏二乎靜虛一之謂上也。夫程子之排二虛無寂滅一也至矣。豈以二聖人之心一與二彼虛寂者一可二比而同一之哉。鄙意如レ此。賢友以爲二奈何一乎。抑二屈聰明一謀及二僻遠之固陋一。顧予之愚不レ足二以當一之。然而瓊玖之投木瓜之報。又禮之所レ不レ容レ廢者。不レ忍二隱嘿一。敢率易言レ之。以求二反覆一。恐レ未レ中レ理。再得二開示一幸甚。

楠公墓記

天地之間唯有二一氣一。別レ之則陽與レ陰而已矣。人之生也雖三俱稟二二氣一。有二受レ陽之多者一。有二受レ陰之多者一。故其爲レ性也有二屬レ陽者一。有二屬レ陰者一。凡屬レ陽者其氣必淸明。淸明則易レ知。屬レ陰者其氣必昏濁。昏濁則難レ

測。自然之理也。故聖人之作レ易也。雖四陰陽不三可レ不二兩立一。然以レ有二清濁之別淑慝之分一。遂以レ陽爲二君子一。陰爲二小人一。嘗推二此理一以試觀二天下之人一。凡其爲レ人也。剛明正直。疏通洒落。如二青天白日一。無二毫末可一レ疑者必君子也。是屬レ陽之人。稟二清明之氣一者也。其爲レ人也柔暗。掩藏隱伏狡獪。如二陰曀埃霧一難二測知一者必小人也。是屬レ陰之人。稟二昏濁之氣一者也。於レ是又嘗從二古人之中一。求二陽剛清明之君子一。則於レ漢得二諸葛武侯一。於レ唐得二顏文忠公一。於レ宋得三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與二文丞相一。求二之本邦一則如二楠正成公一。亦玆若人之儔乎。楠公者本朝之忠良。而振レ古之豪傑也。吾邦歷代名士出二乎其右一者蓋罕レ見二其比一。其忠義勇智。校二之異域之英俊一。恐可レ無レ恥也。若二夫愛レ君憂レ世之心一。足下以動二天地一感二鬼神一貫二人心一耀中古今上。聞二公之風一者百世之下莫レ不二感激而仰慕一。非二公之忠誠一豈能如レ此乎。可レ謂二眞大丈夫一也。彼兄弟父子蹉跎戰死而美志不レ遂。良可二痛惜一。可レ謂有レ子有レ弟也。其履歷戰功載在二傳記一。今不レ暇二枚擧一。惜乎擧レ世唯知三其爲二良將一。而未レ知三其爲二賢哲一也。今玆暮春余發レ自二京師一。將二歸二于故里一。偶阻二西風一。泊二舟於攝津州兵庫一。攝レ衣下レ船。陸行到二湊川北一而見二公之墓一。墓在二平田之中一。榛莽蕪穢無二埏隧一。無二墳封一又無二碑碣一。塋上唯有二松梅二株一。悲風蕭蕭春草青青。余歔欷良久。低回不レ能レ去。忽謂。今無二碑石一如レ此。恐後世或不レ認レ爲二公之墓一。古墓犂爲レ田。松梅摧爲レ薪。亦未レ可レ知也。於レ是託二兵庫館人繪屋氏一。欲レ建二小石碑於其塋上一。頗與レ彼爲二營計一而去焉。予歸レ鄉自顧念。公之偉烈洪名。不レ待二區區之揄揚一而明矣。若今欲下稱二述彼德業一。勒中之石碑上。非下老二于文學一者上則不レ能也。且吾儕微賤而立二石碑於他邦一。恐レ不レ能レ逃二僭率之罪一。終改悔而廢二其事一。且送二書於兵庫館人一。令レ輟二彫刻一。然感歎之餘不レ能二默止一。頗記二其所一懷云爾。

筑州牡丹記

物之顯晦信有時哉。或顯于古而晦乎今者有矣。或晦乎前而顯于後者有矣。此曷繇哉。豈非由時有通塞汚隆。人有好惡用捨乎。如牡丹。神農本草既載之則有其名。而顯然亦既尙矣。然上世唯用之爲藥物而已。未聞有愛其花者。此非晦于前乎。劉賓客嘉話錄稱。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則知賞其花者自隋唐以前既有之矣。太眞外傳謂。唐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然後唐朝愛之甚盛。此非顯于後乎。夫群花之中。此花最壯麗而極美觀。故曰。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因命之曰花王。中華洛陽土地。甚宜于牡丹。彼土人賞之甚盛。故稱之花則不言而知牡丹。猶本邦之人稱櫻爲花然。自唐以來歷世。愛之者繼承而寖盛。唐之元白。宋之歐蘇等。詩人騷士亦往往吟之賦之者相踵而不絕。本邦之人賞之不減乎中華。古昔稱之爲深見草。爲廿日草。爲名取草。又猶中華之人稱之爲木芍藥爲直百兩金。爲花王之比。到近歲貴重之益盛。欲其花之詭異而傳植其種子。樹藝之之術極奇巧。故其變態百出。其花狀千葉單葉紅白碧紫濃淡純駁。百變千異。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枚記。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昔歐陽永叔作牡丹譜。其所載纔止三十餘品。猶以爲多也。方今本邦牡丹品數之衆多。何啻數十百種而已哉。富貴之家買種不復論家資。比新較舊鬪靡爭麗。矜誇傳千里。

平安城之爲地也。蓋在四方之中央。猶中華之有洛陽。故本邦人自古昔稱東京爲洛陽。其土氣中和豐厚而沃饒膏腴。宜乎百花之繁榮而美好也。且平安城之俗。自古好花。每年春二三月櫻花盛開時。無貴無賤競爲遨遊。相伴交朋。往來於古寺舊祠及園囿池亭有櫻花處。故於其群聚處爲市井。張幕亦布筵設席。構酒肆作食舖。醉歌之聲相聞于巷衢。最盛於東山之梵刹北郊之林園。至花落時乃罷。且都下之人愛牡丹也比年漸盛。上自公卿下延黎庶之家。賞之者蕃衍瀰漫。習而爲俗。以不嗜玩爲

耻。就中好事之人愛賞最甚。爭買不吝重價。求利者一本有數萬者。何止如古人所謂數千買一窠乎。可謂洛中繁華之一端也。仄聞。諸州之愛賞者亦甚盛也。如吾筑前州。雖僻在遠裔。然城邑廣濶。士民蕃庶。其風俗復愛群花。最重於牡丹。其種品極美好。純紅純白者特絕。都下及四方好事之人。評品以爲圀國第一。是以洛陽暨諸州之絕品者。較本州之所在則纔得比中品。而不能與其絕品者敵。是豈余之爲鄕里過爲矜高者乎。東坡所謂言有大而非誇蓋此之謂也。緊洛陽中土之所生不宜。而生乎僻地者。卻特絕者何也。是豈非歐陽子之所謂物有極美者。因得於氣之偏耶。夫以好惡者人之情也。見其所好而其人可知也。衆人好富驕而惡閑淡。宜乎今世牡丹之愛勝于梅菊也。噫良士瞿瞿可擇所好。且好樂無荒而可也。

飛鳥井記

和氏之璧韜于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物之隱顯自有時。其於寶器也信如此。雖名區勝境何獨不然。平安城萬里小路中村氏某之宅中有井。古老相傳云。此水古來有佳名。然未知其號。一日宅主偶觀源氏物語註。其書中有云。飛鳥井在東京二條萬里小路。於是宅主欣然語予曰。苟此水迺飛鳥井。則其名之湮沒既尙矣。不爲無憾。今彰其名於世間。惟予之所願也。請爲予考覈其故實。而記述其所以隱顯。使人知有飛鳥井則可矣。予與宅主爲舊識。乃往覩觀其井。試斟而嘗之。其水清冽。其味甜美甚超踰于他泉。宅主曰。斯井水氏較于他泉。其量頗輕矣。盛夏則極寒冽。不可含漱。嚴冬則微溫暾。恰如煖湯。宜盥洗。篤信以謂。暑月伏陰在地下。寒月伏陽在地下。故夏冷而冬溫者。可謂水之眞性也。中華風土記云。靈井謂冬溫夏涼。此泉正與此相應。易所謂井冽寒泉食。此乃井道之至善者也。其有名于古昔。而往往詠於和歌者。固其所也。按源氏物語註飛

鳥井之說。本ニ乎梁塵祕抄一條藤太閤之註一。是爲ニ的據一。今井水之所レ在。與ニ古人之所一レ註允協矣。近世古老之遺言亦相合矣。然則此水爲ニ飛鳥井一固不レ容レ疑。且禪僧圓月東海一漚集有レ謂。二條關白藤丞相池中有レ龍見。其園池與ニ神泉苑一相通。輙以ニ龍躍一名ニ其池一焉。篤信迹ニ其池之所一レ在。二條室町東。其池猶纔存焉。因思飛鳥井亦與ニ彼泉一其地位東西相埒。疑其泉脈亦連續相通者乎。嗚呼水之爲レ德其盛矣乎。清潔滋潤。善利ニ萬物一。萬物資レ之不レ得レ不レ生。百事因レ茲不レ得レ不レ成。能可下滌ニ汚穢一瑩中心神上。況井泉復其最切ニ民用一乎。蓋養レ人濟レ物汲レ之而不レ竭。存レ之不レ盈。居ニ其處一而有レ常。得ニ水之美德一者也。劉熙云。井淸也。泉之淸潔者也。昔黃帝始穿レ井。自レ古國邑之建。必先視ニ其泉之所一レ在。是以公劉創ニ京于豳一之初。相ニ其陰陽一。觀ニ其流泉一。先トニ其井泉之便一。而後居レ之也。本邦素盞烏尊掘ニ天眞名井三處一。天照大神取ニ十握劒一。打折爲ニ三段一。濯ニ於天眞名井一。是本邦言レ井之權輿也。井水之所ニ由起一。可レ謂ニ振レ古而久一也。中華以レ是爲ニ五祀之一一。其所レ宗亦異ニ于常水一。平安城古昔之盛時。中外大率多ニ古井一。飛鳥井其尤者也。嗚呼明德應仁之亂。太平遺迹掃蕩幾盡。蓋其名之隱晦既久矣。然而尙幸此井之不レ泯。故得ニ有レ所レ考以復ニ數百年不傳之舊名一。可レ謂ニ奇世之機會一也。此時予偶寓ニ京師一。得レ與ニ聞此事一因應ニ主人之所一レ索。爲レ之記。且作ニ俚詞一絕一。以咏ニ嘆其餘意一云。

醫林堂記

孟春之月。獺祭レ魚。季秋之月。豺乃祭レ獸。是皆報レ本之意。物性之自然也。豺獺尙然。可ニ以レ人而不ニ如レ獸乎。夫萬物本ニ乎天一。人本ニ乎祖一。古者自ニ天子一以至ニ庶人一。建レ廟奉祀各有レ等。且雖レ非ニ祖宗一。然有レ功ニ德於民一則又隨而祭レ之。故祭ニ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一亦各有レ差。入レ學則釋菜。季冬月蜡祭。蜡之祭也。主ニ先嗇一而祭ニ司嗇一也。祭之及ニ禽獸一。厚之至也。古之人重ニ祭祀一

如此者。所以報本反始。而仁之至義之盡也。昔神農氏始嘗百草。敎民醫藥。而醫術興焉。後世之醫方皆本乎此。非啻爲中華之醫祖。雖諸外國咸無不率由。且考之本邦。神代少彦名命爲蒼生及畜産定其療病之方。又欲攘鳥獸昆蟲之災異。則復定其禁厭之法。今其方藥及禁厭之法。雖不知昭傳乎世。然我邦始制醫藥。攘災異之祖神。又豈可不爲宗乎。此皆醫家之所當奉祀也。自得齋田代宗敬子其先稱三喜。爲世之良醫。自三喜至今凡六世世業醫。夫醫貴世傳。故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其傳業歷世如此。可謂希世之名家也。宗敬子所著救正醫鑑二十二卷。其餘所編錄亦多矣。可謂有功于此術也。嘗創造醫林堂。安置於醫祖之像。祭祀以時。尊奉之。是其追遠重本之志可謂厚也。豈不可嘉尙乎。且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今也創醫林堂而祭醫祖。是以義起者。豈可爲僭乎。凡君子之事天而仁。事親而孝。事君而忠。皆是報本之道也。故君子之道。報本爲大。古人所謂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者。豈不然乎。司馬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今也宗敬子不忍忘於醫祖之功德。而報其本如此。顧不爲忠臣孝子乎。嗚呼浚其源則其流遠矣。譬諸草木。培養其根本。則雖欲其枝葉之不繁榮不可得矣。宗敬子之厚本也。雖非有爲而爲之。然其自然之理。不可磨滅而已矣。宗敬子素嗜學愛文。今也遠寄書於其同姓。而請余之記此事。夫宗敬子報本之功。蓋不待文而昭昭。且余固才思謭陋。不堪稱其美。然而千里之索不能峻拒。遂爲之書以贈之。

嵐山石記

平安城人北溟子之家有小石峰。其高其長不過于數寸。其形如峰巒之峙。前後有嶮易。其左邊透而長。右傍聳立而短。其色紺黑。前後有白條而當其中。猶

懸泉之流下。熟察其體勢。恰如山州嵐山。其白條之上下相通者。彷彿乎戸灘瀬瀑布。是珍奇之物。尤可愛賞焉。蓋前乎此元祿乙亥歲季冬初七日。北溟子往遊乎大堰川渡月橋邊。而偶然得之者也。或謂大堰川上流淸瀧河間。時有奇石而流出。然得之者亦稀矣。予嘗聞之。曰。富士山下之石。往往似于士峰之形者有之。此石與嵐山及戸灘瀬瀑布相似者。是其山水之精氣。自然凝結而成者乎。古語謂。深山之寶無心者得之。北溟子之得之。亦無心而得之者。可謂奇遇也。北溟子之爲人也。天性閑雅。不慕勢利。素好山水。不愛繁華。幸得此奇石者。雖無心得之。然其平生之志在泉石之間。則其得之也可謂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也。古人以無情之物爲伴者多矣。陶靖節之於菊也。王子猷之於竹也。陶貞白之於松也。林和靖之於梅也。周濂溪之於蓮也。如是者皆與吾胸次洒落而淸潔者相合也。北溟子之於此卷石亦然。草木子曰。觀物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得。於雲觀閒。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今也觀此石。亦非以似山之靜而且質乎。以是爲牀頭之淸玩。可謂燕居之幽賞。閒中之佳興也。非世之玩物喪志溺心於奇玩者之比也。頃北溟子祈余爲記。予素拙乎文詞。然感其玩賞之有雅趣。因爲之記而贈之云。

不醒閣記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土者何。豈非得佳境之勝者而優游康娛于其間乎哉。佳境之勝者。不過乎山水原野岩崖林木花草之美而在地。與日月風雨雲霧烟霞之望而在天而已矣。如中華之佳境所載于群書。不遑枚擧。然所未能躬至脚歷者。姑舍而不論。如本邦名勝之地。亦不可勝記。特擧其最佳絕者而論之。如須摩明石。曠則曠矣。然唯有雲山碧海之遠連而足以遊目。而無河流茂林之近而怡心。難波弱浦之宏濶亦然。如吉野泊瀨。幽則幽矣。然

唯有山林河水之近視而足以愜意。而無碧海雲烟之遠而馳懷、嵯峨宇治之狹隘亦然、顧兼遠山近水。碧海島嶼、曠野平砂、茂林城郭、村里廣市。道路花園之在地者。與夕陽夜月。風烟雲霞。積雪陰雨之在天者。而不遺焉者、其唯不醒閣也乎。不醉閣者在筑前州那珂郡博多之南街、灘河之東岸。閣以不醒名者何。常醉之謂也、常醉之意、不在酒而在佳景也。終日耽佳景而不息則醉焉。衆人唯知醇酒之能醉人。而不知佳景之最能醉人。醇酒之能醉人者。以飲之之多也、佳景之能醉人者。以玩之之富也。醉醇酒者耽之以忘世事。醉佳景者樂之以忘俗塵。或以醇酒或以佳景。醉之名同而所以醉者異矣。嗚呼其醉佳景之樂至乎哉、作閣者誰、淺山氏行良也。行良者本州之名門右族也。仕邦君爲上士之長。其爲人也有風雅之志。築別業於斯地。而爲棲遲之所。退公之餘暇。雍容來遊乎此、靜觀景物之列前而自娛樂。古人有謂。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深。今也閣主之來遊者。是可謂慕而樂者也。凡此閣上之爲瞻望也。其歡樂難具述以四時之佳景言之、陽春和氣駘蕩。日暖風輕鳥鳴花開、煖烟氛氳于遙山。青草莽蒼于曠野。四山春燒。暮夜炫燿。何其溫和也。炎夏則遠望於青山綠樹。近觀流水碧海。可以迎涼風。可以避鬱燠、麥秋至則西疇翻黃浪。梅雨降則前田插青苗。熠燿宵行。過檻外。嘈雜鳴蛙聒前田。白鷺立汀渚。閒鷗集河洲。大雨滂霈則大水淼茫而驚視。雨歇氣霽則層雲多奇峰而盪胸。何其快活也。勁秋則殘暑全退。涼風蕭瑟。天朗氣淨。乾坤沉寥霽色可喜。俯臨流水之澄徹。仰愛明月之皎潔。月影映水。金蛇走。水光浮天。白虹橫。風颼飀、雲漠漠。何其淒涼也。大抵秋天景象可憐。就中曉色最慘淡可愛。玄冬則天凝地閉。風厲霜凛。白雪堆積。四山如玉、最見遠景之勝。且寒夜對爐、風雪大摯。則斟樽酒哦古詩。方斯時。只聞風聲鶴唳。而不知塵世之囂聒。益覺閒居獨處之意味深長。何其澹靜也。閣

之東有園。名春芳。多植以花王與花相。各百餘種。至花盛發時。殊品詭類。朱紫綠葉。照天曜日駭目蕩心。是亦可以供美觀。都是閣上四時所覩佳興之勝槩也。以四方所望言之。西則有背振山之蕉嶢參天。是所目擊群山之中最高峙而且當面者。其雲煙陰晴。出沒隱顯。朝夕之變態幾回乎。亞之者九千部。斤板。油山。小笠置。日向。飯盛。叶嶽。高磯之數峰左右相參差。是皆西山之遠而列前者也。言最遠者則有屛屛岐嶽。浮嶽。加也山。柑子嶽之數峰及殘島。是皆迢遞相聯比。欄干徙倚極目。則微茫在一望中。夕陽將沒則隨四時日道之所極。此數峰各爲崦嵫。其夕陽之迫崦嵫也。亦閣上之所望尤特者也。其餘縹渺而僻遠。藹然而衆小者。未易盡擧。言近則福岡城郭樓閣高聳。靑松萬株。四時連翠。蒼蒼長視千歲之壽。覺秀色之最滋。赤坂嶺連接當前。朝夕可親視。儺河之長江。滾滾不盡。冷冷可以洗心濯塵。緬想神后之渡神田。遠思菅相之靈水鏡。平尾高林蓊翳。晩色可愛。江村夜色雲俱黑。漁人火獨明。春吉民家暮烟隨風裊裊。竹堤修路人馬之所通。白沙長洲陽鳥之所居也。是數者爲眼下之靜觀。南望則大判山。大城山相對。言遠則貸面山爲涯。是在筑後州。言近則住吉邑爲隣。是橿原三神之所在。東顧則有竈門山之峻。極天而其形嵯峨。是西州之鎭也。其神靈可尊。分杉山亦崔嵬。峰頭有太祖神。亦可宗也。最近則櫛田祠林木繁茂。神威昭昭。博多人烟湊集廣闊。本邦以是爲中津。十里松林。中華之人稱有百里。博多及十里松二者名聲並馳于異域。北則中島兩橋如垂虹。行人綿綿不舍晝夜。袖港埋沒不容刀。恨古今之變替不常。碧海汗漫。洪濤雪白。志賀島宛如浮漂。風帆來往可相見而送迎。都是閣上四方所望之壯觀也。四時之勝景。朝夕之變態。佳興無盡。四方之廣闊。遠近之形狀。瞻望無窮。是主人之富乎景也。所謂直以眼力爲境界。何啻人間萬戶侯者耶。於是乎與客俱從容笑談終日。賦歌詩發吟哦。或酌芳樽。悠然獨

樂。或湘ニ佳茗一。澹然自逸。是亦當下以發ニ其興趣一助中其娛樂上。爲レ歡未レ渫。白日西頽欲下命ニ魯陽一反上舍。思ニ和仲之寅餞一。嗚呼登ニ此閣一則心廣體胖。神怡氣和遺レ世離レ塵。飄然脫ニ世俗之累一而自樂ニ其樂一。自適ニ其適一。可下以窺ニ造化之妙一玩中四時之變上。與ニ風月一爲レ友。與ニ山川一爲レ伍。古人有レ謂。遊ニ一日之勝一。爲ニ一日之神仙一。又曰。人生難レ得。勿ニ空過一。故善愛ニ其身一者。能使ニ百年爲ニ千載一。今遊ニ此閣一者。豈得レ不レ然乎。詩曰。今我不レ樂日月其除。又曰。好レ樂無レ荒。良士瞿瞿 嗚呼居ニ樂土一得下我所レ爲ニ其樂一之道上如レ此。然則天上百祿爰集。人間五福咸備。其多レ福也如レ此。以レ是送ニ永世一不ニ亦樂一乎。

自娯集卷之三終

自娯集卷之四

學術論

益軒貝原篤信著

學亦多レ術矣。學者之專治而講ニ習之一者。卽是一生之事業也。豈可レ不ニ擇焉而從ニ事于其正者一乎哉。苟一迷ニ溺邪說一。則習矣而不レ察焉。終身由レ之而不レ知ニ其非一者多矣。故術不レ可レ不レ愼也。世間有ニ一種之學問一。效ニ于近世異學輩之所一レ說。以レ誹ニ謗於朱子一爲レ心。穿鑿深刻。議議百端。妄爲ニ誣枉一。如ニ酷吏治一レ訟然。其所レ議往往不レ當。故其爲レ說也罅漏百出。是其爲レ性也。執拗之人不レ可レ曉。自是自矜。常以ニ其身一居ニ乎程朱之上一而不レ疑。多見ニ其不一レ知レ量也。夫厭レ常好レ異者衆人之通情也。此風一倡。則效ニ其尤一而雷同者亦多矣。雖ニ初學黃吻之書生一。往往妄誹ニ謗於先正一。信ニ從於妖言一。僭率可レ憂。其流弊亦大矣。可ニ勝歎一哉。夫朱子固非ニ聖人一。且其所ニ著述一亦甚多矣。其中過失恐亦間將レ

有之。故古人曰。人非聖人誰無過。又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然則過失之事雖朱子所不免也。雖然孟子之後。傳述於六經語孟而垂示于後世。繼往聖開來學者。朱子一人而已。其功恐可不在于孟子之下矣。恨後人往往不知朱子。且未見朱子之全書。故其所疑未達朱子立言之本旨者多矣。雖聰明英俊如陸子靜王守仁。猶未免為誣枉。況其下者乎。東坡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誠哉斯言也。學者不可不審察明辨也。世間復有一種之學問。以阿諛于朱子為意。非知朱子之學與賢而尊之。徒徇其名耳。其甚者往往以朱子為聖人。若有人而與彼商論有一言與朱子之說不同者。則瞋眥詬語如讎敵。退則後言以為邪說異學。是不以義理為貴。而孜孜以佞諛于朱子為勤者也。可謂阿其所好也。夫學者所以尊信於朱子者。以義理之所存而已。豈可有意私于朱子乎。然世之偏袒于朱子者之所為。往往如此。此豈尊朱子之道乎哉。予故曰。以誹議於朱子為意者固非也。以阿諛于朱子為意者亦非也。猶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嗚呼學者之所可好者義理耳。好義理者天下古今之公道也。豈可敢於朱子私議私阿乎。

學貴有疑論

學貴有疑。大疑則可大進。小疑則可小進。無疑則不能進。故曰。無疑者欲有疑。有疑者卻欲無疑。蓋於致知力行而實用其力。則當必有疑惑而不決者。苟無疑者因未嘗用其力也。譬之往路人。行行不休則必逢有岐路。而不知其所之。故詢之於知途人而後就正路。如軍行用鄉導然。為學者亦當如此。故善學焉者必有疑。疑而後問之。問而後思之。思而後辨之。然後融會貫通。可以解惑決疑。方始是有得。此可謂善學也。不善學焉之人。不能有疑。雖於古人之說有未能通

曉者。不能爲問致思。若夫阿所好者。於先儒之說。雖有所未解、不能闕疑。曲爲之辭而遮掩之。又如鑿智自用者。方有所不解則以質疑自夸、執私意自是。誹謗先正。蔑視古人。好擧前修之言抗論、以爲議多見其不知量也。二者雖異趣。皆不能無偏無黨。其自私用智一也。可謂小人儒也、遜志齋曰。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愚謂。古人之說固可信從。且吾曹見識闇劣。故間有可疑者。亦不可妄議前人。然古之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失。方其有所可疑。則姑闕其疑而可也。不可阿諛而曲從。凡觀古人之書者。易其心平其氣。勿師其心。勿辟其所好、勿質其疑事。於其所不知須闕如也。而後質問熟思以徯分曉。是解惑之道也。遜志齋之言可爲則。

義利說

天之生人也。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雖君子亦不可無飲食衣服宮室之養妻孥臣僕之俸。此非利以養其體而何也。故利者民之所以遂生養。而不可無者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是言從義則自有利也。非義外有利也。今之學者。往往謂利者非君子所欲、是則好名夸高者之言。非君子之眞情。惟僞爾。蓋如士之祿仕。農之耕稼。工之製器。商之交易。亦養體之計。是利而已矣。苟不爲貪汚之行。豈可爲非義乎。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程子之言判斷明白。可以爲依據也。然人之身體以心性爲貴。身體猶臣僕。心性猶主君。身體固可貴。而比心性則可爲賤。故舍生而取義者。貴心性而賤身體。君子之行也。徇利而忘義者、專養身體而賤心性。小人之事也、君子之道。方行仁義也。常專一而不可有挾利之心。此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若夫行義而有利者。只言自

然之效一而已。其當下行二道義一之時上也。功利者非三君子之所二計謀一也。夫利者百物之所レ生。衆人之所二同好一也。宜レ公レ之而不レ宜レ私レ之。苟欲二私而專一レ之。則其害多矣。天下之人欲二同得一レ之。何可レ專也。專レ之者所二以利之爲一レ害也。公レ之者所二以義之爲一レ利也。子曰。放二於利一而行多レ怨。此天下國家之所二以離叛而亂一也。故曰。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レ利也。

可下以二寅時一爲中日始上說

古人之說二義理一也。有二兩善而俱有レ理者一。蓋各發二明一理一而極二其趣一也。不レ可下遽以二私意臆度一執レ一而是非上矣。取捨之間信可レ愼也。然而雖二兩說俱有一レ理。苟有二短長于其間一。則捨二其短一取二其長者一。固其所也。古人定二今日之始一有二兩說一。以二子時一爲レ始者。本下乎天開二於子一之說上。以順二天氣之始一也。以二寅時一爲レ始者。本下乎人生二於寅一之說上。以起二人事之始一也。是誠各有レ理而存焉。嗚呼以二天時人事一定二時日之始一。是豈許大之事。吾曹粗糲之資。固陋之學。不レ可下僭率爲二取捨一而決中古今紛紛之嫌疑上也。然嘗竊論レ之。昭代設若下以二建レ子之月一爲中歲首上。則以二子時一爲二今日之始一。誠可レ謂レ從レ宜也。然古來以二建レ寅月一爲レ正也尙矣。然則以二寅時一爲二今日之始一。意者是當然之理。豈曰レ不レ宜乎哉。昔夫子告二顏子爲レ邦之道一曰。行二夏之時一。朱子曰。時以作レ事。則歲月自當三以レ人爲二紀。蓋取二其時之正與二其令之善一。是以自レ漢以來從レ之。而以二寅月一爲レ正。雖二歷代變革之事屢多一。不レ能レ改レ之。至二本朝一亦然。既以二寅月一爲レ正。而時以作レ事。則日時亦當下以二寅時一爲中日之首上。是日出之時。人事之始。宜乎以二此時一爲二日之首一也。然歲月既行二夏之時一。以二寅月一爲二歲首一。唯日時背レ之。行二周之時一。而以二子時一爲二日始一。則爲レ可乎。爲二不可一乎。大夫子告二顏子一以二爲レ邦之說一。此百王不易之大法。古來一定之則。宜レ循レ之而不レ可二背戾一。此理甚昭晰。豈可レ爲二疑惑一乎。然先正之說亦有下以二子時一爲レ始者上。吾於レ此不レ能レ無レ惑焉。然不レ

可下以二己意一自是横爲中主張上。姑書レ所レ疑以俟二識者之折衷一而已矣。

淵明讀二山海經詩說

君子小人所レ樂各異。君子之所レ樂小人惡レ之。小人之所レ樂君子惡レ之。觀二其所ト樂而君子小人可レ知而已矣。淵明讀二山海經一詩云。泛二覽周王傳一。流二觀山海圖一。俛仰終二宇宙一。不レ樂復何如。愚謂。此詩言下讀二斯書一觀二斯圖一。則天下之地理異物。可二坐而歷觀一。是可シ爲レ樂也。所レ謂不レ出レ卷知二天下一也。蓋察二地理一知二異物一。是博物之一端。非二緊要之事一。且猶可レ樂若レ此。況讀二聖經賢傳一。則天地聖人之道。人倫事物之理。可二明而貫通一。視二歷史群籍一。則古今天下之事。治亂盛衰之迹。可二豁而通曉一。其樂廣大淵深。豈有二窮盡一乎。奚翅可レ比下觀二山海圖一。而知三地理與二異物一之樂上乎哉。嗚呼爲レ人而不レ知二天地聖人之道。人倫事物之理一。不レ通二天下古今之事。治亂盛衰之迹一。此無レ得二爲レ人之樂一。不レ可レ爲レ得二斯生一。所レ謂與二禽獸一同生。與二草本一俱腐者。可レ謂二不幸莫ト大二乎是一也。苟若レ是則雖三富貴極二崇高一。亦不レ足三以爲ト樂而已矣。夫人情無レ不レ欲レ樂。然而不レ知レ求二許大之樂一。而終身以二憂苦一爲レ事者何乎。希衆人微留レ意焉。

五行生克論

五行之相生。只是言二四時之代運。四氣之迭盛。其次序如ト此而已矣。蓋春木生二夏火一。夏火生二土旺一。土旺生二秋金一。秋金生二冬水一。冬水又生二春木一。其相生自如レ此也。非レ言二五行之形質本始必資レ之而生一也。若言二其形質之初生一。則須如二水火木金土之序一也。蓋如二木生ト火。只是言三有レ火而後可二以レ薪相傳一也。非レ言二其始自レ木生ト火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而先二金木一而生也。非下資二金木之氣一。而始生者上也。若言二鑽レ木卽生ト火則戛レ石亦火レ生。非下一生二于木一而已上。如二火生ト土。若言下火焚レ物則忽成レ灰。灰化而後爲シ土。則尙可也。

然木之腐朽亦能生土。若言土之始生時。資火而生則不可也。蓋土卽地。地之始生也、與天相對而成。混沌之氣輕淸者運轉爲天。重濁者凝聚而爲地矣。然則土豈資火而後成者乎。如土生金。誠是如此。如曰金生水者最無理。水火者陰陽之始生者。如前所言也、天下水多金少。天下幾多之水。豈特待微眇之金氣而後生乎。水生木者固有此理。然土能生木。非其初生皆特自水而生木也。且五行之相克。亦必不然。如木克土無此理。木資土而生。不可言克土。土克水。此以隄防而言耶。或水中加土。而混雜則水忽汚濁。久而後乾涸、是以謂之土克水耶。然水之生土中。由至陰之氣聚潤而出。猶木之自土而生。然。則謂土生水惟可也。蓋土之克水者較小。而水之自土生者常多矣。唯如水克火分明是如此。然火煎熬則水亦耗盡矣。謂之火克水亦可也。如火克金亦固如此。然金以火鍛錬而成。則金亦有資火而成。不可偏言火克金也、如金克木。固是如此。然火之焚木也盡滅形質。可謂火克木也。夫生克之理。古人之說。固有必然者。復有必不然者。只是四時相生之序。而非萬物自然之常理。以此爲常理、意是術者之說。附會牽合之論而已。恐非聖賢至當之達論也。

勸作文論

古傳曰。東方有君子不死之國。其俗仁。仁者壽。古人指我邦而當之。蓋東方發生之始。其氣溫和。故本邦之風土和順。其俗仁而壽勝于中華。且其人有義有勇。廉潔守節超越乎諸夷。稱之曰君子不死之國。亦不宜乎。然而國俗翅嫺乎武事而拙乎文藝。故古來文學不足。唯此一事不及中夏。爲可慊而已矣。是本邦學者之所以可激勵而企及也。大凡作文之用有二焉。在記其事與述其意而已。蓋文是載道之器。有用之事。苟作文如此。是不可爲作無益害有益。安可爲小道不與下學之功並言乎哉。

本邦學者奚其可不力學作文而補所其不足乎。國俗古來雖讀書之人頗多。然而往往不學作文之法。故其所作爲之文字。上下顚倒處置粗謬。連字不法古文。製詞好用俗語。是故所作不成文理者多矣。且好華飾而意益晦。求奇巧而語益拙。其作辭也浮靡。其設意也淺俗。雖古昔名家之士。其所作多艶麗嫵媚之詞。而有婦女之風態。不純正雅健。而無丈夫之氣骨。恐不可爲儒者之文也。其不關世敎者。未足責而已矣。是中夏人之所可爲誹笑。而吾曹之所當自恥也。唯近世先輩宿儒之所作。有與彼艶麗異者。可嘉賞焉。國俗之讀書也。常雜音訓加國字。隨倭語之讀法。而上下頡頏而通意。是因本邦古來之舊習而然也。故文理不接續。助字不連讀。不若中夏之人讀書而直下。語句不絕。助字不遺也。是以吾輩雖自幼讀書。不諳助語所在。不曉處字法。且平生未嘗用心於文法。是故擇而不精。習而不察矣。今及自首不曉文法。所以粗謬而自恥也。苟有與我同病人。願無因陋守舊則可也。夫作文者欲記事述意。苟其事既詳。其意既達。則此外復何求哉。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書曰。辭尚體要。楊子雲謂。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然則爲辭者不可以麗飾奇巧爲工。只欲有作文之法而已。然國俗之作文也。誇奇巧鬪華靡。或爲怪奇之語。或用淺俗之言。引事務繁殖。作詞勤麗飾。然好繁殖則詞煩而事冗。好麗飾則浮靡而無實。是以義理反所蔽。主意反所奪。發眞情者鮮。而衒浮辭者多矣。是可謂無作文之法也。且好巧飾者。不知愈好巧飾。則愈拙陋也。作文好奇異。是亦一病。楊愼曰。好奇則反不奇。斯言可信而已。方今作文者。苟變舊習之謭陋。而隨古文之規矩。則先須以質實爲本。以精確爲主。以古雅爲體。以平淡爲用。以簡要爲務。蓋質實則記事不虛飾。精確則述意不粗謬。古雅則不淺俗。平淡則不巧怪。此作文之法。須如此也。勿爲無用

之閑言語一。勿レ用二無レ據之連字一。勿レ取二和漢之俗語一。勿レ好二怪奇一。勿レ過二詳暢一。好二怪奇一則傷二簡潔一。是不二平淡一也。過二詳暢一則傷二淺易一。是不二簡要一也。此作レ文之所三以當二禁戒一也。班固賛二司馬遷之文一曰。善序二事理一辨而不レ華。質而不レ俚。其文直。其事核。此言可三以爲二作レ文之法一。大凡作レ文者。須下以二六經語孟一爲中根柢上。又可丙以下左傳史記漢書楚辭文選之中近二乎正體一者。八大家及諸子上爲乙輔翼甲矣。大抵於二古文之中一擇下合二乎其意一者數十篇上。朝夕宜二熟讀背誦一。漸次可レ諳二記。文字之布置。助字之所レ在。庶乎覺二悟作レ文法一。勿レ習二末俗澆薄浮華之文一。嗚呼自二國史不レ修以還。雖下忠臣孝子有二動レ人之行一。良將勇士有中振レ世之功上。然而時人拙二乎文詞一。不レ能レ記二其事一。故其善行功業。無レ聞二于天下後世一。芳聲美譽。泯滅而無レ餘。誠可レ惜哉。夫經術義理之學。固當二勉强一。有二餘力一則以學レ作レ文。而欲二文質彬彬一。是儒者之所レ當レ務也。苟如レ是則庶三乎能可二記レ事立一レ言。是濟レ用之學。可下以變二國俗舊習之拙陋一而補中本邦事業之所上レ不レ足也。

忍説

忍者何。忍二忿慾一也。忍レ之之道奈レ何。在レ制二其心一而已。故古人曰。心上有レ刃忍。古人制レ字之意可レ知而已矣。武王書レ鋒曰。忍二之須臾一。乃全二汝軀一。君陳曰。必有レ忍其乃有レ濟。有レ濟言二能濟一レ事也。此皆在レ忍二其忿慾一而已矣。苟不レ忍則害レ心壞レ事損レ己傷レ人。其禍有下不レ可二擧言一者上。故孔子曰。小不レ忍則亂二大謀一。古語曰。莫大之過起二於須臾之不一レ忍。可レ不レ畏乎。程子曰。忿慾忍與レ不レ忍。便見二有徳無一レ徳。然則徳之有無。繫二忍與一レ不忍耳。レ不レ可レ不二愼而守一レ之。小杜詩亦曰。忍過事堪レ喜。言不レ能レ忍則必不レ堪二其悔一。能忍則無レ抵レ悔。誠可レ喜也。合二斯數語一看レ之。忍之時義大乎哉。

小説論

唐分四庫書。而爲經史子集。大凡天下古今之書。有資世用者只此四種而已矣。經以載道。史以記事。非經難以知道。非史難以通古。故經固至焉。學者所可循環而終身也。史亦次焉。時每所可記讀也。子者古之才子所立一家之言也。集者集錄一家之文章也。此二者發明於經義。評論於古人。所以輔翼於經史也。此四家之書。雖有本末輕重。皆有以益于人。學者欲知前言往行而蓄其德。於此乎可求也。此外復有小說之書。是亦歷世才士之所作。廣博而部帙多矣。其所載錄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五朝小說唐宋叢書津逮祕書稗海百川學海天中記潛確類書陳氏祕笈世說韻府之屬。不可枚記。各記天文地理時序人事禽獸草木蟲魚食品衣器醫藥等。其中宜採用而備參考者固多矣。務博覽者不可悉廢。然其說零細。無統紀。非學者之所可專治也。弃瑕錄用維可也。且其中輯錄於街談巷議猥細瑣碎之事神怪奇異之說者亦多矣。大率俗情好奇異而厭平常。是以世之嗜讀書者。往往不好經史。而好小說。是所謂舍蘇合而取蟯轉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文中子曰。不雜學故明。如小說之書。無載道記事之益者居多矣。此雜學之尤者也。學者若捨本而趨末。厭大而好小。致遠而忘近。汲汲乎雜細之學。則何以終身可得成明大道通古今之功乎哉。

文體論

天象地理人事。凡滿天地之間。燦然成章而可著見者。皆命之曰文。是以三才咸有文。古之聖賢著之經籍者。純粹精微而該盡於道理。是人文之最著明。而可爲萬世之法者也。後人學之作爲文章。其所作各有純駁。其純而不雜者爲儒者之文。其純駁相雜者爲文人之文。儒者之文伊何也。其明理記事也。以質實精明爲務。不以華麗巧飾爲工。故爲其體也典雅有則。是以文質彬々而其辭達而已矣。文人

之文亦欲レ明レ理記上レ事。然其體製何止下以二質實精明一爲上レ務乎。其所レ勤以二巧言麗辭富贍壯飾一爲レ工。比二之於儒者之文一則用レ功大過。不レ可レ爲二辭尙二體要一。謂二之浮誇一亦可也。所謂文勝レ質則史者也。古之善論レ文者。有レ志レ欲レ變二天下之文一。是亦君子欲二移レ風易一レ俗之一端爾。予固拙陋不レ能レ作レ文。且不レ知二作レ之法一。然粗聞二古人論レ文之說一。作レ文不レ可レ好二怪奇一。復不レ可レ失二於淺易一。古今之作レ文者。好二怪奇一則傷二簡澁一。好二詳暢一則傷二淺易一。此二者皆不レ可二以爲一レ善也。苟新二奇其意一而有レ理。古二雅其辭一而平易。則庶二乎爲一レ善矣。故作レ文者忌二怪與一レ俗。傷二簡澁一者其病可レ爲レ怪。傷二平易一者其病可レ爲レ俗。二者於レ文所レ可レ賤也。然好二簡澁一者近二乎巧飾一。好二平易一者近二乎質實一。文與二其巧飾一也寧質實。本邦之作者。固不レ可下與二中華一同論上。且不レ能レ無二二者之病一。況古昔本朝之文士。其所レ作有二艶麗柔媚之病一。而無二純正雅健之風一。是豈可レ爲二文人之文一乎哉。況於二儒者之文一相去遠矣。凡文章之邪正。繫二于風敎之興廢一。有レ志三于移レ風易二レ俗者。可レ不レ正レ之耶。

月忌論

古人曰。君子有二終身之喪一。忌日之謂也。古之所レ謂忌日者。一歲之中唯有二一日一而已。本朝古記所レ稱國忌。亦一歲唯一日而已矣。今世本邦稱二月忌一者。出二于中葉之流俗一。而非二古禮之正一也。蓋古人於二親喪一。既盡二其禮一者無レ所レ不レ至。故執レ喪三年之後。唯於二其死日一致二其哀一。則人子之情亦自安矣。本朝之古法。假寧令喪葬令所レ載。有二期喪一而無二三年之喪一。後世之流俗又併二期喪一而廢レ之。唯有二五旬之忌暇一而已。然則今世人子欲レ行レ喪。而勢力不レ能者。或幼而不レ執レ喪。長而知二其非一者。姑從二國俗一而存二月忌一亦可也。今人不レ行二期年之喪一。且併二月忌一而廢レ之。乃薄レ親之至也。不三啻駭二俗聽一。且於二天理人情一。亦豈得レ爲レ安乎。夫我國俗。中葉以來既無二喪禮一。而特有二月忌一。則爲二人子一者尙

可以是爲幸。而豈忍廢之乎。記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是謂正禮也。如月忌者固非古禮。且雖非可以義起之正禮。然人子之情。亦豈不得因此而少舒乎。學者採朱子答張敬夫節祠之說而一觀之。則知月忌之可存。而我說之不安。蓋月忌與節祠雖不同。是亦正禮之外。各因鄉土之舊以其所尚之時也。朱子答張敬夫節祠之說。出乎朱子文集三十卷及朱子書節要三卷。

壽豈說

人生壽夭有限數。死生有定期。古來雖才德如賢哲富貴如王公。亦不能保永久者多矣。世固有多幸之人。得君遇時萬福來加。其心所欲求而必得之。比之貧賤薄命之人。其福祿相仟佰。獨至乎壽數則不能得其所欲。至耆老者或鮮矣。雖大富貴之人其榮耀蓋一世。然夭折者亦多矣。此長壽之所以難得也。夫五福以壽爲先。人有壽而後能享百祿。苟無壽則萬福亦無所受。富貴榮達皆爲非有矣。此壽者可爲百福之長。故人苟長壽則此天之所祐。何幸若之耶。若夫暮齡少餘日。然不樂而空日。可謂癡人也。須日日娛樂優游永日。不可空放過。山有樞詩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是達人之言。三百篇之中。聖人之所擇載可爲法焉。能樂殘年者。以一日爲十日。以一月爲一年。不能樂者。日日憂苦而空終歲而已矣。故君子而後能樂。小人雖壽考。不能得此樂。嗚呼所以能得此樂者。繇乎學而有德而已矣。詩曰。令德壽豈者此之謂也。

鼓缶說

人生以百年爲期。盈其數者至少矣。今在世之老幼强弱賢愚貴賤。其衆多無窮。然自今以往過四五十年。則死亡過半。雖有存焉者寡矣。況百年之後。

何復有二一人存者一耶。是以人之生二斯世一也。自二開闢一以來死生相續。交代不レ駐。猶三過客之在二逆旅一然。不レ能二淹留一。是天地之常數。物理之自然也。然則雖レ有二壽夭長短之不一レ齊。其百年之中。同歸二乎盡一者。是天命之必然。禀受之定限也。不レ可レ爲レ憂。世人往往以二衰老積レ死爲レ憂。是其心昏迷多欲而然。可レ謂レ不レ知二常理一也。故聖人於レ易戒レ之曰。日昃之離。不二鼓レ缶而歌一。則大耋之嗟。凶者此之謂也。此不達者之事也。淵明曰。應レ盡便須レ盡。無二復獨多慮一。又曰。聊乘レ化以歸レ盡。樂二夫天命一復奚疑。又曰。朝與二仁義一生。夕死復奚恨。此皆達者之言也。夫知レ命者不下以二死生一變中其心上。故夫子曰。不レ知レ命無二以爲一君子一也。嗚呼知レ命者鮮矣。學者可レ不レ務レ知レ命乎。

廣智說

眞勇者不レ恃二其勇一。眞知者不レ恃二其知一。恃二其勇一者喪二其勇一。恃二其知一者喪二其智一。恃二其勇一而與レ人爭。不二敗死一者寡矣。恃二其智一而不レ取二于人一。不二壅蔽一者寡矣。夫一己之聰明。誠不レ足下以窮中萬物之理上。一人之才能。誠不レ能三以通二萬事之變一。故知者其心常欲然。而奇言不レ出二於口一。矜色不レ形二於面一。博求二於一時之人一。故有レ謀者獻二其所一レ謀。有レ才者獻二其所一レ能。凡雖下有二一才藝一之士上。皆爲レ之竭二其力一而不二敢匿一。則其所二見聞一益博。而其才智亦大矣。人之目短二于自見一。故以レ鏡觀レ面。智短二于自知一。故以レ人正レ己。猶二當レ局者迷。傍觀者有一レ眼。蓋一人之知有レ限。而衆人之力無レ窮。泛資二衆人之所一レ知而用レ之。則其智無レ敵二于天下一。可レ謂レ大也。苟恃二一己之智一而自用。可レ謂レ小也。故書曰。自用則小。蓋自用則爲二自盈一。自盈則人不レ告レ之以レ善。且自恥レ聞レ過。見聞日狹而讒佞日進矣。雖レ欲レ修レ己治レ人可レ得乎。是乃恃二其智一之蔽也。子路喜レ聞レ過。禹拜二昌言一。舜舍レ己從レ人。樂レ取二人之善一。聖賢之所レ爲常如レ此。與下衆人恃二小知一而自用者上異焉。是皆所下以可レ爲二百世之師一也。

富貴不レ若二貧賤一説

後漢向子平曰。吾知富不レ如レ貧。貴不レ如レ賤。然不レ謂二其所以一。白樂天詩曰。富貴亦有レ苦。苦在二心危憂一。貧賤亦有レ樂。樂在二身自由一。愚謂。以二衆人一言。則富貴之樂常勝二于貧賤之苦一。若自二君子一論之。則貧賤之清福何羨二富貴之煩擾一乎。貧賤而好レ學者。何羨二富貴而無レ學者一哉。古語曰。讀レ書貧者樂。又曰。一日讀書之樂不下以二三公一換上。凡貧賤之人多二閑暇一而安靜無事。自二少年一刻苦讀レ書。故其所レ得其所レ樂深矣。富貴之人不レ能レ如レ此。狃二安逸一而不レ勤二勞于學問一。故無レ所レ得。其所レ樂止二于飲食聲色器玩狗馬之屬一而已。其所レ樂淺矣。胡氏知言曰。因二貧賤一而修益者多。因二富貴一而不レ失二於昏淫一者寡。則富貴有レ時而不レ若二貧賤一矣。蓋衆人之情。富貴之人往往驕惰而惡二學問一放恣而易レ失レ道矣。貧賤之士往往勤苦而好レ讀レ書。謹儉而易レ守レ道矣。此以富貴之所レ損多。貧賤之所レ益多也。然則富貴之所レ得所レ樂。貧賤之所レ得所レ樂。其高下淺深之大異可レ知而已矣。是富貴之人不レ能レ得二此樂一。而貧賤之人得レ之。則可レ謂二富貴者不レ幸。而貧賤者多レ福也。且如二年芳時景山川佳境靜處閑中之樂一。亦富貴之人不レ能二多稟得一。而獨貧賤之人稟得也多矣。唐僧貫休作二公子行一曰。錦衣鮮華手擎レ鶻。閑行氣貌多淩忽。稼穡艱難總不レ知。五帝三王是何物。此詩能寫二得乎富貴之子弟頑驕之情態一。苟頑冥若レ此。則何羨二富貴之人一耶。蓋無レ道而富貴者。不レ若二貧賤進修之益多一也。

小能破レ大論

世間事小能破レ大者多矣。若夫千丈之堤以二蟻穴一而壞。豺能殺レ虎。鼠亦害レ象。一小人能敗二天下之治一。且以二人事一言レ之。莫大之禍起二乎須臾之不一レ忍。一時之有レ過能誤二一生之計一。一言之妄發。能爲二終身禍一。一事之不レ愼。遂成二無レ窮之災一。不レ忍二小恥小忿一。必不レ能レ成二大事一。夫子曰。一朝之忿。忘二其身一以及二其親一。又曰。小

不忍則亂大謀。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緯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人之所忽也。又以保生之道言之。恣一時之浮意。爲百年之痼疾。一日之不節。忽亡百年之軀。古語曰。犯時微若秋毫。成病重如山嶽。緊細微之能彼大事如是夫然。故雖頃刻之間細微之事。君子能愼之。所愼者小。而所得者大。此之謂要道。是以厥身安樂。而家國可保。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君子之所以懋德克勤小物也。

兵者詭道也辨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愚謂。說詩者固當如此。而凡讀書者亦皆不可不如此。蓋嘗就兵家一事論之。如孫吳機變之巧。與王者之用兵不同。然於用兵之術其所長也。故古今兵家甚信之。孫子曰。兵者詭道也。讀者泥其文信其言。而以謂用兵之道常以詭譎爲先。是以變詐百出。以爲得其術。可謂不知兵之本也。夫忠信者用兵之本也。何則賞罰必明。號令必信而不欺僞。則士卒悅服。衆心歸一。是忠信之令然也。司馬溫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覇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蓋非信則不能明賞罰嚴號令。結民心交鄰國。豈舍忠信而有服人心之道乎。苟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而人心不服。則雖有百萬之衆。苟爲離心離德。何益於用乎哉。使孫吳爲之將。何戰勝之有。然則孫子所謂詭道者。將伐東而先攻西。始如處女後如脫兔之類。此乃臨敵好謀之一術而已。豈可謂兵事貴詭道而不用忠信乎。讀者詳之惟可也。

異學誹朱子辨

立百世之上而垂教於百世之下者難矣。生乎百世

之下。而議於百世之上者易矣。昔人既有此言今試之。豈其不然乎哉。朱子諸傳註及文論之中。後人之疑議者多矣。竊謂。朱子誠是眞儒。可謂振古豪傑也。其繼往聖開來學之功。於後世有罔極之恩。後之學者講習於經義。討論於道理。而所以爲學者。皆是依于朱子開導之功。故古今天下之學者。無以朱子不爲階梯。雖陳白沙王陽明以下諸異學之輩。其初皆無不先本乎朱子之傳註論説。而後各自立其私説而已。近世如明季及胡淸異學之輩亦然。豈可遽忘其恩操戈而入室乎。然而如許輩不知自反自省。徒任其氣禀之偏。安其識見之陋。而侮罵於先正如奴隷。賤惡之如仇讎。驕奢傲誕自高自賢。不知聖人之道君子之行。有遜志自卑小心。翼翼之工夫也。是以陷溺乎左道不自知。學非而迷衆。駕其説以誣先儒。以是終其身。可不亦愍惻乎。爲人也如此。是乃聖門之罪人。未暇論其學術之邪正耳。彼之所刺於先正者。亦非先正之眥

也。竊謂。聖人無過。賢者以下必有過。苟無過卽是聖人爾。朱子雖賢哲。未能入聖域。則其傳註文論若千萬言之中。豈可無未思之過失耶。是所謂知者千慮必有一失也。夫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古語亦曰。人非聖人。誰無過。然則大賢以下有過者乃其所也。如朱子者。前所謂立百世之上。而垂教於百世之下者難矣是也。苟有與聖言不合者。亦是過失而已。不可誹議於先賢。又何可阿諛其所好。而遮護於其過失哉。然則後世學者考校于聖人之言。如不得已。而疑其可疑者。則是朱子之忠臣。可謂公直也。是雖與朱子之説不同。不背朱子之意。又豈可謂爲攻擊乎。程子曰。後人議前人甚易。古語又曰。後出者巧。故雖後人或不可無正議。是可爲公論。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是所謂生乎百世之下。而議於百世之上者易矣是也。

薛敬軒論

明儒之衆多也才俊夥矣。然而學術純正。而躬行敦厚者寡矣。豈非レ繇下乎學校之政不レ修。風俗頽敗上乎。其中理學名臣學術亦不レ雜者。薛敬軒。胡居仁。陳克菴。章楓山等數人而已矣。薛敬軒學術最純正。躬行亦篤。實固可レ謂二一代之醇儒一也。其文集及讀書錄所レ記。有レ資二于後學一者多矣。唯尊二稱於許魯齋一。甚過二乎其實一。而恰如二聖者一。且說二太極一爲二常談一說二理之在レ天寓一レ人。以二水月飛鳥一爲レ喩。是皆於二鄙意一有レ所レ疑。未レ能レ信焉。予嘗別記二其可レ信者可レ疑者十數條一。以待二識者之是正一。古人曰。敬軒謂二之敦行君子一則可也。恐未レ可レ爲二知レ道之人一也。愚謂。此論可二正爲一レ當也。蓋有二君子而未レ知レ道之人一。自レ古而然矣。未レ知識者以爲二奈何一耶。

西方有聖人辨

世有二一人之私言一。而後爲二天下後世之通論一。人皆信レ之而不疑者。此迷レ衆之言。不レ可レ不レ辨。坦齋通纂曰。列子述二孔子言一曰。西方有二聖人一。佞レ佛者以爲下指二釋氏一而言上。皆妄也。國語註曰。周詩。誰將二西歸一。西方之人。謂レ周也。孔子果有二此言一。謂二周文王一也。於レ佛何與。篤信按。羅泌路史亦云。列子所レ稱西方之聖人者。蓋指二文王一也。今併按レ之。坦齋羅泌之言。恐可レ爲レ得レ之矣。莊子讓王篇亦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レ人。似二有道者一。試往觀焉。分明是指二文王一。蓋周在二西方一。故文王爲二西伯一。夫國語周詩及莊子皆指レ周爲二西方一如此。莊子所レ言。最與二列子之言一相似。然則列子所レ稱西方有二聖人一者。分明是指二文王一也。非レ稱二釋氏一。夫佛法之入二中國一也。在二後漢明帝之時一。孔子未レ可レ知二佛之爲一レ人。焉得レ有二其議論一乎。是必後世佞レ佛者所二附會一也。且今之列子之書。非二列子之眞本一。古人既有レ說。然則今列子之書所レ載。亦不レ可レ信也已。

天人不同說

天地之道至誠。無息而流行無窮。天覆而生焉。地載而育焉。日月星辰運而不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元亨利貞終而復始。是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開闢以來至今年年如此而已矣。是天地之道所以萬古無變異也。如人世則不然。三代以來人心世態漸菲薄。迨澆季之時而增衰。古今變替而不同。與天地之道萬古不變者不相似。其故何也。蓋天地之道至公無私。萬古如一日。所以古今不變也。人心有私慾。不能至公。是以人心世態逐漸變替而赴澆漓。所以與天地之化不同也。嗟夫天地之道無古今之變替如此。人以天地爲父母。雖生在澆漓之世。不可不奉若天地之道。法則之而立仁與義。是人道之所以可立而不可廢也。

天命有二義說

人之受命於天也。有賢愚之命。有禍福之命。賢愚之命以得德之厚薄多寡言之者也。禍福之命以得福之厚薄多寡言之者也。此二者先儒以理氣分之。蓋以賢愚之命言之。其稟性有厚者有薄者。是故有賢者有愚者。其厚薄之中亦各自有品彙。何則有厚乎仁者。有厚乎義者。有厚乎禮者。有厚乎智者。此各有一德也。復有四德兼厚者。可爲君子也。有四德皆薄者。可爲小人也。或有厚乎彼而薄乎此者。大抵薄者常多而厚者常寡矣。此所以君子寡而小人多也。受命各有厚薄如此。是皆以賢愚之命言其厚薄者也。以禍福之命言之。亦其受命有厚者有薄者。其厚薄之中亦各自有品彙。何則有富者有貴者有壽者。有多子者。是受命之厚者也。有貧者。有賤者。有夭者。有無子者。是受命之薄者也。有厚乎彼而薄乎此者。如有貴而貧者。有富貴而夭者。有富貴而無子者是也。有薄乎彼而厚乎此者。如有賤而富者。

有貧而壽者。有貧而多子者是也。有彼此俱厚者。如富貴且壽而多子者是也。如是者甚少矣。蓋因天之生物也無全功也。有彼此俱薄者。如貧賤且夭而無子者是也。其厚薄之中。品數多寡。彼是得失。千變萬狀不可勝計。盜跖之壽。命之厚者也。是雖小人所以有福也。顏子之厄。命之薄者也。是雖君子所以無福也。是皆以禍福之命而言其厚薄者也。大凡人以義養心。以利養身。嗚呼古來有德有福。而命兩備者蓋寡矣。然人莫貴乎德。故君子以有德爲福。然則小人之富貴也。自君子見之。則可謂薄命之人也。君子之貧賤也。自君子見之。則可謂多福之人也。蓋以所得乎天有高下也。夫富貴利達者命也。不可求而致。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仁義道德亦命也。求則必得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然則人不可求在外者。而求在我者而可也。

養說

養者何。順而不害之謂也。萬物之消長。惟在於養與不養而已矣。孟子論之至矣。蓋天地漸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一日之間斷乎。故萬物以得生遂焉。學者進德之道。亦在於養之而已。然養之之功。亦在孜孜不倦焉。循序漸進而已矣。蓋開發其聰明。除祛其蔽惑。培其良心。循其天性。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優柔厭飫有先后次序。閑閑焉如嬰兒之望長。如農夫之待年。是養之之道也。學者志道之專一。勤而不倦。固是善。然急迫而不從容。至乎欲速助長。則反爲不達也。且有害乎德性。又當寬而待之。不可驟而期其效也。觀天地之化。雖不容一息之間斷。亦待四時之代序而後成功矣。今之學者欲速成。而不可得則廢之而不爲焉。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也。若夫賢者之爲學也。不可跂及耳。克盡人欲而天理自流

行。其至健而成ㇾ功之速也如ㇾ此。其次惟莊敬持養。及ニ其至ー則一也。是以漸進者。可ㇾ爲ニ學者之準則ー也。吾曹庸劣遲鈍之質。雖ㇾ欲ニ速成ー豈可ㇾ得乎。惟有ニ涵養漸進之工夫最得ニ其要ー而已。蓋漸進者不ㇾ逾ㇾ節。而勤勤不ㇾ息之謂。非ニ悠悠閑度之謂ー也。孟子曰。勿ㇾ忘勿ニ助長ー。書曰。敬敷ニ五敎ー在ㇾ寬。是修ㇾ己治ㇾ人者。養ㇾ之之節度也。苟養ㇾ之得ニ其道ー如ㇾ此。豈有ニ不ㇾ長之理ー乎。

自娯集卷之四終

自娯集卷之五

益軒貝原篤信著

擇ニ賢才ー論

治ニ安國家ー之要。莫ㇾ先ニ於得ㇾ人。蓋治ニ寸璞尺帛ー者。尙必擇ニ良工ー而任ㇾ之。況治ニ國家ー者。豈可ㇾ不下擇ニ賢能ー而任上ㇾ之耶。賢者在ㇾ位。能者在ㇾ職。則未ㇾ有下國家之不ニ治安ー者上也。苟官不ㇾ得ニ其人ー則不ㇾ免ニ危亂洊至ー。是乃必然之理。歷史之所ㇾ載。古昔之往迹。章章可ㇾ知而已矣。凡取ㇾ人之道。明爲ㇾ先公爲ㇾ要。非ㇾ明則懵ニ于知ㇾ人。而不ㇾ能ㇾ擇ニ賢否ー。非ㇾ公則有ニ愛憎之私ー。而擧措失ㇾ宜。故人君不ニ公明ー。則所ニ進退ー皆非ニ其人ー。雖ㇾ欲ニ治安ー。不ㇾ可ㇾ得而已矣。知ㇾ人之要。在ㇾ務ㇾ辨ニ於君子與ニ小人ー。辨ニ於君子小人ー之道。在ㇾ比ニ較於其才與ㇾ德之多少ー而已。才者心之力也。德者心之善也。凡事非才則難ㇾ爲ㇾ力。非ㇾ德則難ㇾ成ㇾ善。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主也。才猶ニ臣僕ー。德猶ニ主君ー。德使ㇾ才者順。才

制徳者逆。才徳多少相勝之說。司馬溫公及明趙大鱗嘗論之。故今姑置之。古來擇人者。往々以才爲主。尊徳而舉用者幾寡矣。何則才者人之所愛。徳者人之所憚也。故君子難進。小人易進。君子之易退如轉圜。小人之難退如拔山。自古亂世常多。而治日常少者由此也。故取人之道。當以徳爲主。以才爲次。夫有才無徳謂之小人。雖有幹事之才。無爲善之實。況小人有變亂於是非。傾覆於國家之患乎。取人者不可不愼。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羅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家語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者。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因玆可見有才而無徳者不可用也。然擇宰相與擇有司有不同矣。擇宰相須用忠良而有才識且有問學而知古道者。是其上也。蓋暗于古道則雖有才能仁心。然不知先王之法。譬如醫師之無方書。工匠之無規矩。不能率由古人之成法也。其次雖才不高。然忠實者可用。其餘不足用而已矣。如有司者苟不得忠實者。則擇於有能而不佞奸者而可授職。何則宰相得其人。則能鑒察於有司之淑慝。而使彼不得逞其私。譬如良醫之用藥然。雖砒附硝黃能製之。則不能發其毒。反能濟其用。蓋世乏全才。故才良徳修者常難得。是以不得已則思其次而已。然佞奸者甚害于政事。孔子曰。佞人殆。爲邦者可不恐乎。人之才各有能。有不能。有長有短。長于此者必短于彼。能於此者必拙於彼。故取人者取其所長。而用其所能。則人人各得施其能。而天下無棄材焉。是以官治職修。而無不稱之患。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苟有能知之而選舉。則何憂無其人乎。古語曰。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何則惟由能知之而好之耳。故古來世之所以乏賢才者。由知之之不明與好之之不篤也。知人之方譬之辨書畫相刀劍。平日好嗜別而習熟。則能察其眞

僞與ニ美惡一。而不レ中者鮮矣。知レ人者亦然。世皆知レ擇ニ有司一。而不レ知下擇ニ宰相一之最急上。唯世官與ニ愛幸一之用。而子孫相繼。夫公卿宰輔之子未ニ必賢一。苟有ニ賢者一。則雖レ在ニ微賤側陋一。亦須四必選擧而使三之居ニ輔相之位一。如ニ功臣之食邑一。雖ニ百世一相繼。是世レ祿而不レ世レ官者古之道也。是以春秋書ニ尹氏卒一。公羊子以爲レ譏ニ世卿一。詩刺下周宣王用ニ尹氏一以致上レ亂。是古人所ニ以戒ニ世官一也。夫輔相者國家之權要也。上正ニ人君一。中總ニ庶官一。下佑ニ黎民一。故國家之治亂安危皆係ニ于此一。可レ不レ擇乎。且有司亦掌ニ一官之樞機一者。就レ中司ニ郡縣都邑一。而爲ニ庶民之長一者尤爲ニ要職一。君相雖レ有ニ愛レ民之心一。然有司不レ仁。則膏澤不レ下ニ於民一。下情不レ通ニ于上一。雖レ欲レ爲レ治不レ可レ得而已。故擇ニ有司一亦不レ可レ不レ得ニ其人一。皐陶曰。都在レ知レ人。在レ安レ民。蓋不レ知レ人則不レ能下進ニ退於人才一而安上レ民。無レ志ニ于安一レ民。則雖レ得ニ賢才一。無レ所レ濟ニ於用一。此二者人君信不レ可ニ偏廢一。誠是大賢之格論。可レ謂ニ天下之至言一也。有レ志ニ治道一者。可レ不レ用ニ心於此一乎哉。

塞ニ亂源一論

古來邦家之所ニ以爲下亂者。無レ不レ起ニ於盜賊一。盜賊之所ニ以起一者。無レ不レ生ニ於饑餓一。如ニ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一。其往迹可レ見。故賈誼曰。安民可ニ與行下義。而危民易ニ與爲下非。民之所ニ以饑餓一者何也。國家之用レ財無レ節而用不レ足。是以取レ民無レ制。而後君民共困窮矣。君困ニ于上一。民窮ニ于下一。不レ爲レ亂者寡矣。然則困窮者亂之源也。故治國之道。在ニ自用以レ儉。而取レ民有下制。如レ此則君民財足。而無ニ困窮之患一。是防ニ亂源一之道也。

兵法論

古昔良將爲レ戰之法。制ニ行伍一爲レ先。而後進退有レ度。攻擊有レ法。禁ニ於輕進貪下殺。蓋其臨レ戰用レ兵也。不レ先不レ後。必有ニ節度一而不ニ輕進一。齊ニ整其行伍一而不レ亂。嚴ニ其令一。齊ニ其力一。故雖ニ勇者一不レ得ニ越レ列而獨進一。

雖怯者不得後列而獨退。是以其行軍也用全力而不分。其制陣也實行伍而不亂。其當敵也強而不亂。故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其攻擊也殺其當前者而已。不逾列而戰。不貪多殺。故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古昔人用兵之法。而後世之所以可遵守也。昔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是因兵法禁輕進妄殺也。何則兵分則力弱。陣亂則軍虛。雖一夫不赦妄進者。恐兵分陣亂而所以嚴法令也。唐太宗曰。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不失敵之敗也。是古昔之戰法。用兵之道也。後世闇將之爲戰也。不知止齊之法。輕進貪殺。故以離列速進爲捷。以獲首級多者爲功。不能用全力而當敵。是以兵分軍虛。而或至危亡。雖將帥單騎而敗走者多矣。是故不能幸而勝。則必大敗焉。因不知用兵之道也。

聰明論

天下之理有精有粗。其粗者雖愚者可能知也。至其精者則非聰明之士則不能知也。然聰明之士多敗於壅塞而反不能知義理之精微。或流而爲僻士。爲異學之徒者有之。其故何也。蓋人心之所以壅塞而有過失者。常生於性之所偏。而成於其所恃。其性偏則其好僻。有所恃則不能致思。是人心之所以壅塞而過失之所由生也。古人云。善騎者墮。能游者溺。其不然乎。是由其所恃也。夫以聰明之士。苟非上智之才。則必偏性之人也。其偏性者乃其聰明之所由出。而又壅塞之所由生也。蓋偏性之人。必一邊明一邊昏。且恃其所明而不能察其所昏。其於義理也一見卽決。不能沈潛反覆而致思。是以其所見雖快。其所造則淺。不能深達于精微

而致詳審。故雖明于一曲。暗于全體。是所以敗於壅塞。而過失之所由生也。荀子曰。公生明偏生暗。蓋公正則順理。故明生焉。偏駁則徇私。故不能順理而暗生焉。夫中人以下雖有聰明之士。其禀性也不渾全。其賦才也有長短。是故其所見不能無偏倚。其所長者在茲。而其所短者亦在彼。以其偏。故其心術不公正。而見識多徇私意。是以雖耳目聰明。然心意昏塞。是偏之所以生暗也。古之人高才聰明。如荀卿陸子靜陳獻章王伯安之輩。其禀性也偏。故其所學亦辟。且由其才高。恃其聰明。執一己之見。而不能虛心順理。故不得達乎正大光明之道。凡天下之理。固非聰明則不能開發。而恃聰明則反爲聰明所敗。而終歸壅塞而已矣。故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好學之篤。所以造于道也。是以學問之道。固致知爲先。然以篤實爲貴。不貴於恃聰明而立一己之見。是所以參竟以會得之。而聰明才辨之士之所以不能及也。

君子反經論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朱子答宋深之書曰。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愚案。朱子此言。乃歐陽永叔本論二篇之意。歐陽氏之說。蓋本乎孟子反經之言。其說可謂有理也。或曰。吾子以歐陽公本論爲有理。然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亦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吾子之意。奚與孟朱之說相爲齟齬乎。曰。夫楊墨之行于昔時。與佛氏之流于當年。大小淺深。其相去何啻千萬乎哉。且孟子大賢而命世之才也。其雖遇世也連蹇。尚爲萬乘師。當時諸侯之敬禮

亦不薄。然則其距楊墨之易行也可知而已矣。今之時與孟子之時不同。釋氏之行乎本邦也。蓋千有餘年矣。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無不崇奉而敬信。王宮國都以及閭閻。無不有梵刹緇廬。其敎化盛行。而家至戸到。士民自幼至老。其耳聞而熟之。其心尊而信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薫蒸沉酣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内無一人不歸於彼敎者。其間雖有不惑者。亦不能背而不從。此豈可以口舌與彼爭辨而得勝乎。然則本論之修禮義以勝之者。豈爲不理乎。易曰。聞言不信。聽不明也。今之行外道者。豈聞吾言而能信之人也哉。苟有聞言而能信之人。則能言之士宜辨而距之。亦可謂聖人之徒也。豈可以爲非是而不尙哉。

禁末作論

天下之民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耕織者民功之本也。男職在芸薅。女職在機杼。民有此二事。則天下之人無貴無賤。皆得衣食而上下樂焉。然而有國用不足黎民苦饑寒者何。蓋男有雕文刻鏤之事。女有繡飾纂組之功。則芸薅機杼之功廢焉。而黎民衣食匱乏。國用亦因竭而空虛焉。是以黎民短褐不能蔽形。糟糠不能充腹者。男女末作之功。奪於耕織之時也。故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本也。凡治民之道。在足衣食。足衣食之道。在勤耕織。欲令勤耕織。又在愛於民力而已矣。愛民力者惜時日之空過也。故愛民力之道。在禁遊惰禁末作。使之以時而不妄役使而已矣。末作謂何。雕文刻鏤之事。繡飾纂組之功也。

喪論

喪必三年。古昔聖人所定之中制。而天下古今之通法也。是以不可長短之增減之。毛氏所謂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勤也。故過之焉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夫喪必以三年爲節者何也。三

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然則何以至期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無不更始焉。以是象之。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三年問之言止于此然孝子之心猶未忍遽除之。故再期之後間月而禫。禫而喪事畢矣。宰我問短喪。夫子非之。且諄諄教之。以喪必三年。孟子之答時君之問也。不拘規矩。而切於救民。如說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說好色好勇好貨亦於王何有。可謂通達圓活之言也。然至齊宣王欲短喪。則嚴然稱其不可。似與前所答之數說不同。夫孔孟之說如此者。是必有以也。豈非以人子之於父母。有罔極之恩。故報本之道。不可不厚乎。漢文帝有遺詔。崩後喪制以日換月。後世識者以此遺詔爲非是。故短喪之說。雖季世其不可也不言而可知而已矣。然又竊意。本邦之俗。氣體素薄弱。不能服辛勤。與中夏之人稟賦強厚能堪勞苦者異矣。今世時俗亦倍澆漓。恐不能跂及。則不勝喪而殞性命。至不慈不孝者有矣。嘗聞。近世本邦之人。往往有執三年喪者。不勝喪相踵而死者數人。是雖有志于古禮。不能知土宜。且自不識其弱質與中夏人不同而然。夫五方之民異俗異宜。君子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蓋修其教者以倫常也。齊其政者以禮法也。如倫常不可華夷異其道。如禮法可順其土宜。不可拘以中夏之古禮。蓋喪制者雖出仁親之心。是爲禮法。本邦與中夏本是異俗異宜。其禮法不可盡相同。喪禮亦宜異法。然則雖三年之喪爲天下之通喪。恐本邦之人不能槩乎行之。是故本朝舊制於父母喪也服期。無一年之喪。蓋古昔朝議酌土宜。從國俗而立中制。是本朝之古典。昔人之權度。其禮制可從之爲法也。然而近世風氣益澆漓。雖期喪不能行之。薄俗恐難速化。若聖人之道行于世永久。迨於風移俗

易。民德歸厚。而後復本朝之古制庶乎其可也。未知識者以爲如何乎。今世之民俗。其平日之所爲與古禮大乖戾矣。是以雖至微易行之事、尙且不能行之、況欲行三年之喪乎。恐不免所謂屠兒之禮佛僧家之讀禮之誚、是不量其力。而徒徇虛名好苟難者之所爲也。其外貌雖頗似。然其中心之誠否未可知。苟出其眞情則固可尙也。古者汲黯說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後人以爲汲黯此言深中武帝之病。今也內無眞哀而外行虛文奈何。欲效聖人之禮乎。故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然則行喪者。可欲深愛出乎哀戚之眞情也而已。

葬法說

中夏聖人之制。葬人唯有一法。曰築埋而已矣。國俗所謂土葬是也。蓋葬者藏也。所以藏其形體而保全之也。按釋氏要覽曰。葬法天竺有四焉。謂水葬火葬土葬林葬也。嘗聞。本邦亦中世有五葬。土葬火葬水葬野葬林葬。右除土葬之外四者皆毀傷形體。可謂不孝不仁之至也。是皆循習于西域羌胡之法俗也。後世人文漸開。如水葬野葬林葬三者爲人子者雖至愚不忍爲之。故今無斯弊。唯有火葬土葬而已。邦畿之中火葬多土葬少。國俗貴火化而賤土葬。蓋古來之習俗然而已。畿外諸州之俗習。土葬多火葬少者幸而已。愚嘗著焚屍辨而言本邦古來之俗弊。此弊邦畿至今猶盛。嗚呼慘刻之至可悲哉。

古今知約序

聖人循循誘人。以博文約禮爲教。而博文之道。以多聞多見而識前言往行爲勤。蓋道雖要約也。非博不能以通矣。荀卿喩之以一目之羅無時得鳥。信哉斯言也。古今之間世代遼邈。典籍浩繁。譬如烟海不可窮盡。距非刈其煩蕪聚其精英殆不易得其要約。苟撮其要知其約則亦可以極其博

盡其大。故程子曰。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余資稟遲鈍。且無記性。唯自幼嗜讀書。昕夕不倦。而恨一看則廢忘而不能識也。嘗效葛稚川王筠之所爲。平生好抄書。到老而不輟。讀諸子百家書之際。每有所會意。隨而輙手錄。以備遺忘。習與性成。不覺勞苦。若夫六經之文。四書之訓。猶飮食裘葛。不可一日廢置。學者須徧讀盡誦。循環而終身。豈可割章斷句揀擇去取之乎。如諸子百家之編。本朝眞假之書。采擷佳事佳話。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也。歷年既久。不覺成帙至數十策。題曰倭漢古今知約。雖非精選。以是遺後裔。可以見吾自幼至老不倦于聞見之意。唯恥終身營營于廣博於耳目之習而不能孜孜于存養於心性之功。可謂既失之東隅復不能收之桑楡也。後之觀之者。知其警省而可也。

酒禍論

酒天之美祿。先王所以祭百神燕嘉賓。養老成禮也。微醺則能合歡寫憂。助陽氣之衰乏。開胸次之伊鬱。且禦風寒。滋腸胃。其爲功不鮮。此得飮酒之節度者。苟如此則以爲百藥之長亦宜也。嗚呼彼昏不知。崇飮無節。嗜之無度。沈湎以爲常。不知其恥。不克畏死。若夫損者有三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者。亦皆因酒爲患也。其禍輕則生病患。喪威儀。重則覆邦家隕軀命。其害不可擧言。故夏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所以可爲萬世之警戒也。夫酒之能敗德亂行者。其訓戒既昭昭乎典籍。何待區區之簡書乎。但其能致病損壽者。其害有三焉。蓋嘗論之。酒入胃其熱毒慓悍之氣驅迫之。則能行諸經而不止。與附子之暴烈同其性。是以其氣血之流行不循常度。而有急疾之勢。故醉者氣脈速開。通體忽快。診其寸口之脉。常浮大而急數。此其證也。其流行急疾如此。人之元氣耗散可知而已矣。此其爲害之一也。酒力能生熱。邪火蒸灼眞陰。而血液

亦曰洞。如中風亦酒熱生風也。非外邪。其爲害之二也。脾胃好燥惡濕。酒之浸漬平日停滯而致傷。此其爲害之三也。嗚呼其耗氣涸血傷胃其害如此。是以暗損天年而減人壽。然人昏迷而不覺耳。五湖漫聞載。飲酒不多者。往往其壽考者數人歷歷可見矣。方今吾藩士士類之壽考到八十以上者凡十數人。間之平素皆不嗜酒者也。於此可見古人所記可信也。以是歷觀世人。飲酒多而長壽者極少。多飲者宜鑑之以爲戒。古語曰。快意事過必傷身。凡天下之事快於初者。必有傷於終。欲無傷於終。則勿求快於初。縱一時之慾者。必成終身之禍。苟不愼于始。噬悔于後。可追乎。此多飲之輩。所以可悔悟而保養之士。亦所當思患豫防也。

困亨說

天下之事勤勞于前。則後必安樂。逸豫于始。則終必憂患。故在易困有亨道。繫辭曰。須先難而後易。蓋困厄乎前。則受福於後。乃徐有說也。如天地之氣。冬間嚴肅。窮陰凝結。方此時陽氣閉藏。大含蓄於大和元氣而不發洩。物感其氣則墮指折膠。殆如無生意。是天地處困之時也。到來春陽氣大發暢。則萬物各得其處。蓋冬間翕聚之厚不如彼。則來春發生之力不能如此也。是天地得亨之時也。如創業之君其初起也。躬侵鋒鏑。蒙瘡痍。櫛風沐雨。辛苦憂勞而後得成其功。則安富尊榮。福祿來崇。此非以逸遊荒樂而所得也。是人君困而後亨也。如爲學者。方其少壯也。日夜誦數千言而不休。昕夕研究義理而不倦。何其勞苦也。是學者之困也。方其成功也。身得業達。心悅理義。何其安樂也。是學者得亨之時也。孔子曰。敏則有功。亦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凡天下之事勞而後成。未有不勞而成者也。於庶民之業亦然。始勞其事者。終必有其功。故武王履銘曰。愼之勞。勞則富。欒武子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此皆言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也。且

人身求快於始。則其終必有傷。欲無傷于終。則勿求快於始。故節嗜欲。戒放縱。則疾病不生。無有後艱。縱欲不愼。則積損成病。積病成死。或暴疾而夭折者亦有之。著艾灸肌。痛苦刻骨。而後疾病得愈、而康寧娛樂。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亦此意爾。是以凡天下之事。非勞苦于始。則不能安樂于終。是君子困而後亨之道也。

獲麟說

或有問於予曰。夫子之春秋。杜元凱以爲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吾子以何說爲可從乎。予應之曰。千古之前悠遠。後裔不可臆度焉。往聖之道深邃。愚者不可窺測焉。夫獲麟說者春秋之微旨。聖人之絶筆。先儒往往有迷。此千歲未決之論也。予凡庸之材 疎謬之學。何足以知之。今也吾子欲借視於盲。借聽於聾者何耶。然不自揣僭妄。姑述嘗所管見。以待識者之是正耳、竊謂 造化之道。陰陽之運。有常有變。不可一槩而定。四靈之出也。必待聖人者。固是常理。其出苟應其時而正者。可以爲祥瑞也。如伏羲黄帝舜禹文王之時有祥瑞是也。然雖亂季之世。亦有時而出者。是不當出而出焉。不可爲常理。乃二氣流行之變。間氣之所生。偶然爾。不可以爲祥瑞。何則出之非其正也。夫聖人在上。則其政治敎化。爲淳美之至純粹之極。是以天下和平。禍亂不生。天地自位焉 萬物自育焉。方斯時也。和氣薰蒸于宇宙之間。豈啻麟鳳之在郊藪而已耶。必先有賢喆而並生焉。麟鳳之生也、特其餘事耳。故唐虞三代之隆也。人才最盛。賢哲輩出。而四靈亦隨至焉。是四靈之至。固可爲祥瑞也。方周之季世澆漓之時。非有明王而在上。世道衰廢。亂賊並馳、時則有若孔子之聖。不得其位。則於政治何補之有。浴其敎化者。亦止七十子之輩而已、豈可謂和氣薰蒸于宇宙之間。感召於祥瑞而生麟乎。蓋雖亂季之世。然天地之間不能無間氣之精粹。故賢哲亦

間出矣。如孔孟之生乎衰世是也。哀公之時麟之生魯亦然。此不因德化而生焉。亦不爲孔子而出焉。惟其出也猶孔孟之生乎亂季之世。是乃間氣之所生。偶然而已矣。然則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異矣。夫以孔子之元聖。尚生于春秋衰亂之世。而況麟雖爲仁獸。不離禽獸。特可不出于此時乎。豈翅哀公之時生麟而已耶。如漢昭帝時鳳一出。宣帝之時鳳三出。如麟亦出于漢晉唐宋者數矣。載于前史者歷歷可見。古人曰。黃河五百年一淸。而聖人生焉。夫黃河之淸。固奇世之事。其爲祥瑞之理。或然。古人之所言不可誣矣。然而後漢桓帝之時河水淸。齊文宣帝河淸元年靑州河水淸。宋徽宗大觀元年黃河淸。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亦黃河淸。麟鳳之出。黃河之淸。皆衰世亂季之時。非固有和氣之蒸蒸而然。亦間氣之所致。偶然而已矣。麟之生魯亦當如此。若夫人物之賢哲奸凶之時出。與風氣之和順災沴之時行。因其政治之得失而所致者。是陰陽流行之常理。可以爲正也。其不然者不正也。是乃二氣之變。不可以爲常理。亦是有命而存焉。故雖堯湯至治之時。不能無旱潦之變與凶惡之人。雖桀紂昏亂之世。不能無賢哲之人與順成之歲。皆是命遇之所然。二氣之所變非正理。是偶然而已矣。如魯西狩獲麟亦然。然則麟非爲夫子出也益明矣。愚故謂。麟感春秋之作而出者。雖先儒之說亦恐未可信也。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時周室衰微。而魯政不興。麟之出也與時乖戾。不可爲禎祥。或曰吾子以爲麟非因孔子作春秋而出。吾既獲聞矣。然則孔子之泣麟者何也。曰。夫子嘗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鳳鳥龍馬之至者。是文明之兆。可爲明王之祥瑞也。夫子思祥瑞之不至者。爲明王不興而嘆也。然難顯言故託鳳鳥河圖以寓其意而已矣。非歎祥瑞之不爲我出也。爾後追獲麟之時。孔子有謂曰。麟之至爲明王也。今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蓋聖人之

所以爲感者。嘆明王不興而大道不行。麟之出非其時而見害也。是乃春秋之作。所以因所感而起筆。且至所感而絶筆也。杜預以謂。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誠是可爲通論也。

世道盛衰有命論

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以天氣言之。則有晴與陰。以陰陽言之。則有淑與慝。以人品言之。則有君子與小人。以人心言之。則有善與惡。以爭訟言之。則有直與枉。以學術言之、則有是與非。世間有此二者。常相爲消長。而不可泯滅。乃天下自然之常理。恐終天可無熄。唯知者悟其邪正而不惑。愚者終迷而不能悟。可悲哉。若夫左道之盛行。與正道之衰廢。小人之道長。與君子之道消。自有命數而存焉。方其時。雖有衆君子。不可奈之何。其故何也。蓋天地之氣。清粹者常少。濁駁者常多。故人物之生乎其間也。正者常少。邪者常多矣。是以麟鳳雖至。鳴梟群生。瓦石至多。金玉極少。何怪君子之常少。而小人之常多乎。且其氣之有多少也。正者少焉。故常易衰。邪者多焉。故常易盛矣。是以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除。亦何怪聖道之不振而左道之盛行乎。自古治日常少。亂世常多此之由也。由其人之有邪正。故好正者常少。好邪者常多矣。是以好雅樂者常少。好淫聲者常多。好義者常少。好利者常多。又何怪好左道者之多。而好正道者之少乎。是亦天下常然之勢。不可奈之何也。程子以此歸有命。宜哉。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之説。比之後世之左道。則億兆而十一而已。況辨之以孟子之賢乎。故闢之也易矣。今之時便異于孟子之時。滔滔者天下皆是。而瀰漫乎海内。浸淫於民心。且後世之儒者。亦不及于古人遠矣。奚能闢之而令廓如哉。故今之君子。唯可反經守正。庶幾於覺其萬一。不可以口舌爭其短長也。

早諭教說

古語曰。幼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賈誼亦曰。太子之善。在早諭教與擇左右。亦曰。天下之事。無急於是。此可謂天下之至言也。凡教子之道。謂之嬰孩則易順。長而後教則順之者鮮矣。所謂發而後禁。則扞格不勝也。如富貴崇高之家。其子弟若自幼無師傅之教。則以驕奢淫逸爲習。是以夙壞其性。徒以走馬飛鷹。遊敵馳騁。與淫聲美色宴樂佚遊爲樂。年少時不使之親書而習。故自不知經傳。耳不聞古道。不通義理。心不尊道德。雖有讀書者。其志常在乎彼。而不在乎此。且其所親近者。亦皆無學識。或使佞側媚之人。則以何可得圖發其聰明。輔養其德性乎。至其長而習與性成。假使然而不知治人安民之道。而富而貴者。可勝嘆哉。

禱請論

人之吉凶禍福。死生榮辱。富貴貧賤。皆是天之所命也。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雖佞媚鬼神。而祈請旁求。若非得其道。則無有作福降祥之理。然人能畏天勤慎。則有福。過而免禍之道。況祈之以道乎。愚人不知之。廣求于淫祀。而祈禱無所不至。苟幸而免禍獲福。則以爲佞神之效。不知偶然而得之也。焉知改過遷善之爲求福之道乎。亦何知祈之有道乎。夫知淫祀之家僧道之輩。朝夕祭祀鬼神。信奉於浮屠。意者其福而禳殃。可謂無所不至。然而不能得福而求壽。且不免有災禍横夭之患。何以不能救護其身乎。若媚神祭祀淫昵鬼神而得福。則世間富貴而欺求者。必得康寧福壽矣。然而徵諸古今。佞祭神佛而爲崇奉者。反罹禍害。身罹於災禍。子孫不振者。往往可見矣。左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此言豈不信乎。夫神

聰明正直而無私者也。故其爲禍爲福。依人善惡而行焉。若不修人事而徒諛祈于鬼神。鬼神豈可私人以福乎。況淫祀無福乎。此理甚分明。人之所易曉。雖無學識之人亦可以省悟矣。

立志爲本說

君子之所務若迂遠。而其得效也卻近速者。由務本而已矣。爲學之道以立志爲本。夫學者百行未立。萬善未行者。由志之不立也。德之不修。過之不改。亦須責其志。今之學者平日之工夫。大率專乎講讀。而疎乎進修。是以經義雖通。德業未立。此其志只在于彼。而不在于此也。夫進修之道。須以厚人倫克勤善行爲專務。以改過治性爲急功。以省察自訟爲機要。以慈祥仁厚爲恒心。以刻薄暴怒爲盜賊。以謙遜爲可尚。以克伐爲可耻。以好毀人之短揚人之非爲至戒。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可爲敦行君子也。夫學者之立志也。須以至君子爲標的。於乎陽氣之所發。金石亦透。精神之所至。無所不成焉。苟立志如斯。則奚憂不至乎君子哉。

淫祀無福說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夫衆人之蚩蚩。貪福利信妖妄神怪之說。而不知鬼神之證。祭祀之法。天道福善禍淫。獲罪於天。無所禱之理。是以不當祭而祭之。不可事而事之。諂求於鬼神而不休。若夫人間俗吏。粗知廉耻之道而自好者。雖諂之以貨賄。復且不以私昵枉公義。況鬼神是正直聰明。雖諂事以貨財。豈可私之以福祿乎。斯理甚分明。雖愚夫愚婦所當曉也。然而世人多慾。故暗禍福之理。迷鬼神之說。雖士大夫亦不能悟此理。不免於諂祭於淫祀百方徼倖者。滔滔天下皆是。苟幸而得所求。則以爲淫祀之所福。或不得

之。則以爲吾禱祠乞求之末二至。可レ謂二愚迷之甚一也。
大凡今時多非禮之祀一。人情狃二於習俗一。不レ能下知二義
之不可一而止上。可レ恤哉。

性論

古人之製レ字也。會意者居レ多矣。大率看二其偏旁一而其
意可レ知也。性字从レ心从レ生。蓋以乙有生之初所下得二于
心一而生上者甲而言。或問。生之謂レ性。與二天命之謂一レ性
同乎。曰。程子曰。性字不レ可二一槩論一。生之謂レ性。止
訓レ所二稟受一也。天命之謂レ性。此言二性之理一也。程子
之此言。說レ性甚分明。蓋所二稟受一者。言二氣質之性一
也。性之理者言二本然之性一也。雖二古人言レ性多一也。
要二其歸一不レ過二此二端一而已。孔子曰。性相近。孟子
曰。形色天性也。又曰。口之於レ味也。目之於レ色也。耳
之於レ聲也。鼻之於レ臭也。四肢之於二安佚一也。性也。董
子曰。性者生之質也。程子曰。生之謂レ性。性卽氣。氣卽
性。生之謂也。又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レ可レ不レ謂二之
性一也。至二犬馬一皆有レ性。如二草木水火土石枯槁藥物一。
亦各有レ性。是皆指二有生之初所レ受二于天一。是以二氣稟一
而言。程子所謂所二稟受一也。是乃性之正義。如四夫子言三
性與二天道一。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成レ之者
性。子思說二循レ性之謂一レ道。孟子說二性善一。皆是言二性之
本然一。是程子所レ謂言二性之理一也。故程子曰。性卽理
也。理也者言二性之本然一也。蓋原二於天命賦予之初一。則
人心本自有二仁義禮智之德一。是乃性之本然。所レ謂性善
者是也。故曰。性卽理也。然所レ稟之氣有二清濁純駁一。則
不レ能レ無二過不及之病淑慝之別一。是所レ謂惡亦不レ可レ
不レ謂二之性一也。蓋其惡者謂レ非二性之本然一則可也。
謂二之非一レ性則不可也。譬如レ水。其清者水之本然也。其
濁者非二水之本然一。因二泥土溷一之也。然濁者亦不レ可レ
不レ謂二之水一也。聖人之說レ性也渾融。如二性相近一。成レ
之者性之類一是也。孟子言二性善一。猶レ言二水清一也。指二
其本然一而言レ之。諸子說レ性。指二其氣稟雜糅者一說レ
之。猶下指二水之濁者一謂中之水上也。非下知二性之本然一

者。夫性一也。所指不同耳。程張以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開說之。欲學者之易曉也。然後世之學者。終以氣質與本然為有二性。是不知程張立言之本旨也。蓋雖有本然雜糅之異。其實乃氣質之本然雜糅也。氣質之外非有本然之性。亦豈有雜糅之性乎。循性之謂道。循仁義禮智之性。則有親義別序信之道。循耳目之性。則有聰明之道。循手足之性。則有恭重之道。如禽獸牛有能耕之性。馬有能馳之性。鷄有司晨之性。犬有守夜之性。皆循性之道也。艸木之發暢敷榮華實者。亦性之自然也。是皆以得有生之始謂之性也。蓋性字一而有指氣質而為性。有指本然而為性。衆物亦各有性。雖所指不同。以所得于天者言。則一而已矣。

四德論

人心之生理謂之仁。為萬善之本源。此本乎易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者。而禀受于人心者也。人心之生理。分而為二。易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猶天地有陰陽而為萬物之綱紀。仁義分而禮智出焉。合而謂之四德。此為在人之四德。德者得也。人之所以受天為性而得乎心者也。在天之四德。為元亨利貞。是為仁義禮智之所由出之本源。在天在人其理同。其源流一也。仁義禮智四者。是百行之本。人性之綱。人之所以為人而異禽獸者。縱存之也。苟廢之不存。則與禽獸何以擇乎。君子之尊德性者由此也。學者尊之須如神明。不可褻嫚而暴棄。且仁義禮智皆實理而無偽。此之謂信。苟無信則不可為仁義禮智。其以不可無之故。又加之以信。此仁義禮智之實理。四德之外非復有信也。凡五性之所受。亘萬世不可變易。故謂之五常。率此五性之自然。而所當行之道在愛人倫。人倫是天地所生之民。吾之同胞也。愛之者所以事天地。而厚同胞也。其目有五。謂之五倫。倫者類也。天下黎民雖其類衆多。分屬之則不出于此五者而

已。親義別序信者愛レ之之道也。是乃率二五性之自然一而所レ行。親者率二仁之性一也。義者率二義之性一也。別者率二智之性一也。序者率二禮之性一也。信者率二信之性一也。中庸所レ謂率レ性之謂レ道。又所レ謂天下之達道是也。聖人之所レ教者。教レ之而已。學者之所レ學者。學レ之而已。人之所三以爲レ道而當二遵行一者。豈在二此外一哉。

許衡論

許魯齋之仕レ元。丘瓊山極誹レ之。何椒丘及續綱目發明亦議レ之。其餘誹議者猶有レ之。續綱目正誤解二其不一然。薛敬軒極尊二許魯齋一。二說不レ同。古人云。公論百年而後定矣。如レ此者。雖レ歷二數百年一。尙未レ能レ決二其是非一。議者須二審辨一之。竊謂。許魯齋其素行甚謹厚謙遜。且正論讜言亦多矣。可レ謂二敦行之君子一也。唯於二節操之一事一。不レ能レ無二自點一。觀二其顚倫一而可レ知而已矣。蓋春秋之法。以レ貴二中國一賤二夷狄一。崇二節義一爲二大義一。然則丘瓊山之議論。恐可レ爲レ得レ之。不レ可三以爲二刻薄一。

薛文淸之尊信可レ爲二過甚一。且如二揚雄一。考二其素行一。則好レ學博覽。恬二於勢利一。淸靜亡レ爲。少二嗜欲一。不レ汲二汲於富貴一。不レ戚二戚於貧賤一。其廉退如レ此。可レ謂二君子人一也。然其諂二事王莽一。失レ節如レ彼。夫君子之道。雖二百行敦美一。苟於二節義一有レ闕。其餘不レ足レ觀而已。復觀二孟子論二鄕原一。則其素行雖レ美。亦有二可レ疑者一。論レ人可レ不レ精乎哉。

心學辨

心爲二身之主一。照二厥德一。則爲二萬事之本根一。是以古來聖人之立レ敎也。無レ非二心學一。堯舜之所二授受一。人心道心之別。精一執中之則。乃敎二心學一之權輿也。然後歷代聖賢之所二相傳一。皆無レ不レ由レ此。孔門以レ仁立レ敎。仁也者心之德也。求レ仁卽是心學而已矣。到二孟子一亦曰。學問之道無レ他。求二其放心一而已矣。大凡聖賢千古萬語。無レ非レ求二此心一。而其所レ爲レ心者仁義而已矣。然自二明人王守仁之學興一。後人往往別立二心學之說一。把二禪佛之

意。說孔孟之書。認心之精神知覺爲天理。爲德性。是以心爲至善純粹而無惡。故師其心以爲致良知。無格物致知。而欲致精微之學。縱其心以爲循性。而無戒愼恐懼之功。錯認心之知覺爲天理。而不知有道心人心之別。天理人欲之分也。此以人心爲道心也。混雜之甚矣。雖自以爲聖學。然不知陷于異學。雖名之爲心學。豈可與堯舜孔孟所傳之心學同日而語乎。故程子曰。佛氏本乎心。儒者本乎天。蓋本乎心者以弄心之精神爲主也。本乎天者以循天命之性爲道也。嗚呼程子斯一言。剖折於儒佛之主本而無餘。可謂要言不煩也。

名同義異論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豈齊於品物而已哉。至名稱亦然。不能强一之。苟欲强一之。則乖戾而不能通矣。聖賢之命物也。有其名同。而所指之義各異者。不可混雜而說也。如道字一而已矣。有指在天而言者。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有指在人而言者。如循性之謂道是也。有以廣指公共之理而言者。如君子之道至誠之道是也。有指當然之理言者。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是也。有以法制言者。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是也。心一也。有兼體用而言者。如孟子曰仁人心也。有偏指用而言者。如孟子曰惻隱之心是也。仁一也。有兼體用而言者。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克己復禮爲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也。有偏指用而言者。如大學曰爲人君止仁。又曰。仁親以爲寶。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是也。有指事功當理而言者。如夫子稱管仲爲仁是也。有指人而言者。子曰。汎愛衆而親仁是也。意一也。有指心之所發而言者。如大學誠意是也。有指私意而言者。如孔子毋意是也。如性字有二義焉。有指生之質而言者。如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

曰生之謂性。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也。有以生之理言者如子貢曰夫子言性與天道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曰性卽理也是也。是皆指性之本然而言。古人言性者不出乎斯二者。凡古人之命名也。循物異義如此。故學者之解釋文義。亦不可執一而論也。

多識論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多識者正以欲畜其德也。然則欲畜其德。又方不可不多識。夫多識者豈唯止經傳諸子歷史而已耶。雖群籍之所載諸家之言。亦各有所長。而其所言當于事理。開發聰明者多矣。以非君子大儒之言不可廢棄之。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昔人有謂。詢于芻蕘。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舍其短而取其長。愚者之知有增于堯舜者。豈可悉蔑視之乎。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而泛取天下之善者。聖人尚如此。而況於衆人乎。朱子曰。未有耳目小而心志大者也。豈不然乎。夫天地萬物之理無窮。天下古今之事無限。不可臆度而私計。須泛覽博聞而通曉其事理。苟不如是則謂之塞聰明。淺於耳目。可謂狹隘也。豈能可通天地萬物之道理達天下古今之事變乎。嗚呼六經四書及諸先賢之教誨。固可謂至矣盡矣。然非以後世諸儒所言述之理輔翼解說之。則吾曹庸愚之資。不能通于聖賢之精義。而應今日之事務。是以博而後約之者。聖人之至教也。然而博而雜者。亦非君子之學也。

自娛集卷之五終

自娯集巻之六

文論

益軒貝原篤信著

聖賢之著經傳也。文人之作詩賦也。咸可稱之謂文也。而有儒者之文焉。有文人之文焉。不可混而同之。儒者之文者。文與道一也。是文從道出焉。不費工巧。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無意于爲文也。文人之文者。文與道二也。以麗飾爲工。是文依工而出焉。有意于爲文也。夫作文者。本乎經說。明乎義理。序事詳備博達而不華。質實而不俚。抑揚合中。褒貶當理。必如此而可謂儒者之文也。自漢以下凡文人之所作。其中嘉言正論。足以輔翼義理而左右世教者固多矣。然其所勤在巧麗。其作文也。往往流浮華。而忘本實。好奇澁險怪。而惡平淡質直。甚而至不可句讀。苟不詰曲聱牙。則見以爲拙陋而不古雅也。其所尚好若是。謂不欲巧飾。而咸出乎眞情則不可也。且文人之論事也。往往論事功利害。而不根於天理人心之正。不可爲教。如韓子之文。雖本乎六經。不事於華藻。然而覃思研精。專在于章句文字之間。而其用心于此也。可謂過甚矣。惜乎。未能免文人之俗習。尙恐不可稱之謂儒者之文。況其餘作文者不爲道。徒誇巧鬪靡。以浮語虛辭爲工者乎。然則學者之於漢魏以下諸名家之文也。稽考之而取其良材則可也。然而可宗而學之者。在儒者之文。蓋儒者之文。要質實古雅而明理述事而已矣。不事乎艱深奇異。與靡麗巧飾。故平易而易讀誦。詳明而易見事。無綺詞奇語而易識字。沈隱侯之所謂文章當從三易之說。亦如此而已矣。初學之士不學作文則已。苟學作文。則須其所取材在彼。而其所宗主在此也。凡文者。根柢則以群經爲本。波瀾則以遷固以下諸名家爲輔。是可爲作文之則。夫儒者之作文也。特須出乎眞情而以有用爲貴。

不貴空言而無實、奇巧而無用也。苟作文不本乎眞情、而事虛飾、則無實無用。此非有關世教、君子之所不貴也。所謂樂春華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若夫布帛菽粟、切于民生日用、而一日不可缺、如金石水碧空青丹砂、雖奇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特足以炫耀人之目而已。亦何益于生人哉。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儒者之文、可謂文質彬彬也。文人之文、可謂文勝質也。然而野者雖鄙陋、尚未失本實、史者既流浮華、而其本亡矣。故楊氏曰。與其史也寧野。學者於此二者之間、擇所取捨而可也。夫人心之偏正、學術之純駁、因文章之所趣向著矣。然則作爲文章、亦可不愼乎。

筑前續風土記序

宇宙間之事、皆吾分內事。君子所當知也。況於身之所居邦內之事乎。是古昔地志之所以作也。不使昔壯歲讀書於神州。閱歷寰宇圖書之中、每逢有先公之遺事、與本州之故事、則隨見而抄錄之、積久到數策、自以爲粗足備參考。思古昔猶國恩之罔極、圖報捐軀報德、亦所不敢辭也。而況於區區勤勞乎。然臣本不肖之資、微賤之臣、則事又不能請得。惟有執些知文字之薄技在身。於編輯之事、庶幾可以致涓埃之微忠、而報萬恩之萬一也。嚮受公命、既作先公家譜、後又不揣僭率、有欲作本州府志之志、請命於君侯、而巡視於四境之中、有家姪好古也者、亦奉公命、而從行於此之時。百年曾既迫于官使、遊歷固難。然祇役不敢怠者、由夙志有在也。經過凡十有五縣。可八百餘邑。所過每與村老對語。問覓詢謀。捃摭搜尋亦苦矣。歷年而徧覩盡邦內、而無餘。遊歷之間、每有所見聞、則錄記而無所遺。亦到數卷。然民俗所傳頗多妄誕、故不能無取捨。及歸也、揀擇之好古、且謀之因前所謂襲故所抄錄本州故事數策、而用令備考

索。而使彼草創府志。臣亦爲之主持。好古頗有編創之才。而晰夕娓娓不倦。鋭意選輯。蓋亦有年。其用功可謂勤矣。屢易稿而成編。十數郡之事粗備矣。未終功而早夭焉。不佞之資質本薄弱。加之以衰病。其奈老雖不敢堪當斯任。然嘗奉嚴命之重。則雖年既迫桑楡。傾葵之情不可背廢。於此重加編修。而輯其未備。且補闕略。除冗複。參互考訂。摘正舛譌。數歲之間。苦心焦思。以夜繼日。苟有耳目所闕聞見。輙無不記。夕削朝修。屢易稿而後成功矣。一部凡二十策。其中有提要二策。諸郡二十一策。古城古戰場記五策。土產考二策。總題曰筑前續風土記。蓋追慕古昔本州亦有風土記也。凡邦內所有之山嶽川澤原野海島之形勢。神祠佛堂名區舊蹤佳境奇勝之土邑。古城戰場之陳迹。轉相敷演向九百餘區。且田圃市坊民戶生口之數。及物產土宜之品。記載而靡不備具焉。蓋一州之事廣且繁。古今之迹邈而且晦者。頗的然盡在其中矣。夫斯州也在藩服。古昔鎭府之所在也。故官吏之所集。戍兵之所屯。諸舶之所湊。而爲樞要之地。且土地形勝之秀發。甲乎九州。是以故蹤名區。故事古廟山川之顯揚。比之他州最多。宜乎。記載之雜遝紛紛到如此也。不佞奉命以來。到此二十有三年。今玆犬馬之年既八十一。朽殘之齡。廢忘之時。倦于詢事考言。恐孟浪疎謬。不足塵君侯一時之電矚。而難免無知妄作之罪。譬如塵霧之微。不足補益山海。螢燭之光。不能增輝日月。何可以願國家萬一之小補哉。夫著書記事。垂言後世。固爲不朽之事業。假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書成而死。不愈於無益而亡乎。況有志爲國家哉。然此非博雅君子通洽古今。洞達故實者。不能也。吾儕庸劣之材。何可以得庶幾乎哉。苟有達識之士。重加刪補。而是正之。則惟不佞之幸。書成裝冊而上進。若採取愚者千慮之一得。而不以人廢言。則不佞之榮幸已甚。

樂説

聖人則二天地之和一而作レ樂。以養二性情一。育二人材一。事二神祇一。和二上下一。其功用可レ謂二廣大且深切一也。故樂以二和樂一爲レ本。以二聲容一爲レ文。然其所レ重在レ本焉。人心不レ和不レ樂。則鄙詐之心入レ之矣。而視聽思慮言動皆乖戾。雖レ極二聲容之盛一抑末也。本之則無レ如レ之何。不レ可二以爲一樂。夫視聽言動思慮之順レ理而和樂者。樂之本也。歌舞八音之盛而美者。樂之文也。無レ本則不レ立。無レ文則不レ行。故樂者欲二本先立焉。而後文備一矣。

清福十二幸説

世間富貴驕樂之人常多矣。然受二清福一而知レ之。且樂レ之者常寡矣。蓋衆人不レ知二清福之可一レ樂。故雖レ有二得レ之者一不レ樂。猶下入二寶山一而空レ手歸者上也。噫吾庸劣鄙賤。而有二清福十二幸一。是天地君聖上人之賜也。罔レ極之恩不レ可レ忘。豈可レ不二敢仰載而俯樂一乎哉。請審述二其目一。其一曰。得レ爲レ人而不レ爲二禽獸一。其二曰。得レ爲二男子一而不レ爲二婦人一。其三曰。得レ爲二士類一而不レ爲二農工商一。其四曰。有二祿俸一而不レ到二飢劬一。其五曰。生二于太平之世一而無二擾亂之憂一。其六曰。享年八十歲。吾素稟レ氣薄弱。不レ意躋二此壽域一也。洪範五福先言レ壽。此福之最大者也。其七曰。得二蚤讀二聖賢之書一。知二大道之可一レ貴。而邪僻之言。不二先入爲一主。頗免二不レ學牆レ面之患一。此聖人之德澤也。其八曰。得二多讀二倭漢之方策一。凡千百餘部。泛覽二三千年之陳迹治亂興衰一。而如二身所一經歷一。且博觀二古今天下之人事物理一。其九曰。得下屢遊二學京師一。而多看二奇書一。且遍覽二於圻內之名區佳境一。接中遇于搢紳才子上也多矣。嗚呼我邦風土文物之盛美。於二京畿一乎極焉。是久遊之所二以爲一幸也。且遠游二圻外諸州之名勝舊踪一。以爲二歷觀一。蓋多讀二於古今之典籍一。久遊二于京師一。及歷二觀於諸州一。此三者可下以廣二聞見之趣一。免中狹陋之病上。亦是人生之所二稀得一也。如下淵明所レ謂俛仰終二宇宙一。不レ樂復何如者上。其十曰。得二多貯二書

卷。而無閱市乞儀之勞。是亦寒士之所難得而歆羨者也。其十一曰。天地有象形。四時有佳興。日月星辰風雪雲雨之好景可賞焉。青山綠水江湖原野之佳境可愛焉。禽獸蟲魚之和鳴飛躍。與草木花葉之榮華暢茂。皆可以悅人之耳目。助吾之樂趣。斯樂富貴榮達之士。所難常得。而惟吾輩坎軻窮賤之人所獨得也。且如俗士雖耳目常觸之。不知翫樂之。予皆得而樂之。東坡所謂江山風月本無定主。閒者便是主人者。宜哉此言也 其十二曰。世人不知清福之可樂。平生求在外者。汲汲不休。是以雖有清福。不能享。譬雖極富貴優幸。不知止足之道。則還是薄福之人也。如予之愚。性質儉嗇。知止足而不到儌倖。雖官祿微賤。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麁茶淡飯弊衣破衾。聊可以樂吾殘生。且明窗淨几筆硯紙墨。雖非精良。皆得苟完。是古人亦稱得之者稀。予得有之。而朝夕放意於其間。是吾知享清福之爲樂而樂之。亦可以爲幸也。凡十二幸。前五者世人之所共得。而雖享之者不鮮矣。然億兆之中得之者。可謂得天地之寵異也。後七者千萬人之內得之者鮮矣 予合而奄有之。可謂享清福之最多者也。此皆出于君上父母聖賢之恩惠。固可感戴也。然原其所由來之本始。皆是天地賜也。予之不肖。何其享天祐如此其多乎。嗚呼昊天罔極之德。誠不可忘也。夫天之生物也。不能兩全。富貴之家常不知清福之爲樂。清福之人亦不免貧賤之坎壈。然吾人知清福之可樂。而不憂貧賤之孤苦。是乃所以爲清福也。然則世間富貴利達亦非所可羨。特吾之清福可樂而已矣。

倭琴銘幷序

樂者天地之和也。聖人則之而作樂。故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泛觀霄壤之間。鳥囀于春。蟲鳴于秋。鹿之呦呦。魚之潑潑。皆是天機之不能自已者。亦可以爲品物自然之樂。況人者天地之心。

而萬物之靈也。其心豈可無自然之樂耶。故雖衆人、不能無和樂之心。是以發乎歌詠者、亦自不能已。是人心自然之樂也。又不能爲情欲不奪。聖人之作樂、非以極耳目之欲也。將以導民之和樂、而令以性情之正也。故爲樂之道、所貴在平好惡、而不失其和樂之心而已矣。此所以順天地聖人之至教、而不敢乖戾也。夫樂有本有文。和樂之心者樂之本也。歌舞八音者樂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所以君子之心、常存和樂、而無故則不敢徹琴瑟也。八音之中、以絲竹爲重。絲竹之音、推琴爲首。琴之爲音也、雅而淡。是以勝于衆音也遠矣。自上世相傳至今、未變古雅者、特此一器焉耳。如日本琴者、古人謂起于伊弉諾尊伊弉冊尊陰陽二神矣。方神功皇后將征三韓之時、於筑紫小山田邑、令武内宿禰撫琴。蓋此時逮神代尚未遠矣。與漢韓信使未通、中華之琴未可來我邦。然則令彼撫者、乃爲日本琴也明矣。是知倭琴稱起乎神代者、非無稽之言也。夫倭琴之爲器也、其制與華夏之琴相似。其音之清淡亦相近。而其音朴古雅趣過之矣。與後世淫哇之樂、不可同日而談。可謂神代之遺風相傳而不變焉者也。宜乎、本朝諸樂器以此爲上首也。非之者可以和暢於血脈、涵養於性情、蕩欲移風易俗、變化其氣質者、不可無此陶鎔之具也。然澆漓之時、人心日趨偸薄、此器以其音雅淡、世俗厭棄之而不弄。惟淫靡之翫、其俗習亦甚頽矣哉。余同邑之士高田氏名謐。其爲人也、自幼不與塵俗同娛樂。故平生不樂鄭樂與佚遊。其所好在古雅。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矣。夙有志于學古樂。然恨西僻之地無師承。嘗客東都、竊玩習絲竹。比年又官遊于京師。與伶人數輩交游日久矣。顧念其平生之所好、可謂學習得志也。且其心匠精巧、有通音律之才。而常人之所不能及也。是以時出意而製器、計度動極絶妙。嘗手自製胡琴、其奇巧既驚人焉。頃聞作倭琴於京師。

遙想其制作增精熟矣。復聞。往冬禁闕有音樂。伶人多豐後守久音。以高畑氏所製倭琴。爲能合律呂。於是携而奏之於堂上。有聞焉之人。驚嘆於聲韻之絕倫。其平日好樂之志。與心匠之精。至此而升聞。非才思之俊異。則其聲學何以至此乎。用此新製得意者。時彈以養其血脈。和其情性。且傳諸裔孫。而永以爲家珍。不亦可乎。予不曉音律。直嗜聞古樂而不知倦。今善高畠氏好樂甚而近於道。於此乎述其製作之所由爲之叙。詞旨淺末。恐不能述其雅志精巧而已矣。且作銘曰。製昉神世。貴冠衆音。太古遺韻。幸傳至今。

讀柳氏封建論辨

抑柳州作封建論。其意謂。封建必不可復也。蓋建侯立國。群國各異政。號令不相及。不能大統於天下。而平一於政治。諸侯强盛。恐有末大不掉之患。故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余初視之忽悅之。既而熟思之。終疑之。柳子所論者。計其近而不能慮其遠。知厥初而不能惟厥終也。易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聖人之言如此。此皆非由不得已之勢。然實出于聖人之意也。若可無國與侯。則何以可建之親之興之繼之乎哉。蓋萬國之所以咸寧者。以各有君也。且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天下之廣。兆民之衆。知以一人不可治。故立侯以治之。此封建之所以不可必廢也。若上有聖人。而混一於天下。則雖無封建。猶之可也。然聖王不世出。庸主相繼立焉。則不能平其政於天下。一人無良。則萬姓蒙禍者。歷世皆然。况君德有闕。則天下之人違上所命。從厥所好。是以一人之力。不能發號施令而制御海內。則豈得下民祗若寰宇咸休乎。苟非建侯樹屏。則無根盤之布衍藩籬之守禦。是以天下之形勢無連結。無威嚴。而不能堅固。根本動搖。則不能保其枝葉。中州一亂而

四海瓦解。此非所以深根固蒂之術也。中夏後世其國祚之不永久。其此之由乎。考秦漢以下迄元明歷世之往迹而可知而已矣。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自此以來歷代循其覆轍而無改之者。虞夏商周之事亡。國卽興亡之無常。而天下之大。不可以二一人守之。於此分割天下之地。不自爲私有。以爲群國。而與侯伯共其民。其朝諸侯有天下者。通之宜也。迨其衰也。雖不能統一於天下。然藩屏之爲輔翼者猶多。昔所謂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者亦有之。故有亂之雖亂亡之難亡之寄。列國亦有賢君時出焉。國異政治。而天下不遽至危亂。是以三代之末。傳世綿遠。垂及數百歲者。是則先王之德澤封建之驗也。古語云。百足之蟲。到死不僵。扶之者衆也者。此之謂也。嗚呼。於以見聖王之良法可傳於永世。亦以見暴秦之虐政不可法於後世也。昌言柳子非封建者。一時之權宜也。諸儒是封建者。萬世之通義也。然則柳子非封建之論。未可爲盡是。諸儒是封建之說。未可爲盡非也。

加藤氏幼女像賛并序

加藤重賢之介姪。諱阿吉。往歲甲申仲夏十一日。罹暴疾而奄忽辭世。住人間只十有三年。其資性也。事親奉太母極孝順。待下甚溫和。皆有至性。才識聰敏。容止閑雅。姿色秀麗。復善絃歌且自歌琴。常好讀書。兼記誦經傳。頗通禮。彈箏吹笙。且制玩器亦有心巧。其才性敻絶于常人。如此可歎惜之至也。今茲乙酉夏。其母善立花氏哀戚之餘。命畫工在宮守昌描其像。而裝潢成軸。乞予讚。予審其所圖。宛如在。而其平生容色溫雅嫺婉。過于所模寫遠矣。不堪感念。老淚闌干。今也傳神如此。雖古道不接其聲咳。其實存乎百歲之中。會面相親久遠。且寔可以傳於來世。然則其人雖亡。其神長存焉。凡天地之氣。淸者常少。濁者常多。故淸明者多夭。昏濁者多壽矣。

視顔夭蹠壽而可知也。其爲人也稟氣清明如此。其短折不亦宜乎。才壽兩全天之所惜。況壽夭有命。是乃天地之常理。不可永爲悲歎也。讃曰。嬿婉清容。寫眞如在。相對懸邈。歷幾百載。

義利輕重辨

天之生人也。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故人之生乎斯世也。有義理有利祿。二者不可闕一也。義理以養其心。而厚人倫者存道也。利祿以頤其體。而及家人者存身也。故無義理則不能厚人倫而存斯道。無利祿則不能資衣食而存斯身。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言人之所行合義。則人我相和。不求利而無不利。故行義而利自生焉者。利亦義也。蓋此身者道之所在也。故君子養此身者。卽所以存斯道也。小人舍義貪利者。非義之和也。夫心者身之主也。義理之所存。道之所由出也。萬物之中。人之所以獨得而異於禽獸者。義理而已。所以爲至貴也、身者心之舍也。比之心則賤矣。何也雖禽獸亦有身則不能不欲啄。不欲啄則生養不遂。故人之所以不能不利養斯身者。亦與禽獸無異。故利祿養身之事。其所繫雖重。比之義理則爲至輕。故義理之所重。雖祿以天下不顧。見危授命。雖刀鋸在前不避。故辭富居貧。舍生取義。是義重於利與生也。夫義重利輕。義貴生賤。是理之本然也。義理之心。人皆有之。不獨賢者有此心也。與之以天下。而將殺其身。雖至愚之人不敢取也。是無他。知身貴於天下也。見君父之危則見死若歸。義重於身也。是人之本心也。夫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君子之心。常以義爲重。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不失其本心。故樂得其道。小人之心。常以利爲重貪利失節。而亡其本心。故樂得其欲。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苟捨義則不能立斯道。失爲人之道。而不免與禽獸同趣。君子之所賤。小人之所

不理也。

改過說

人非聖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雖衆人其心昏昧而不能知其過。苟能知其過則能改之亦在其中矣。是以學者貴能知其過也。蓋能知其過者智也。能改其過者勇也。能改而至無過者仁也。改過之一事而三德備矣。此猶文王世子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也。學者其可不務乎。

高祖論辨

蘇老泉作高祖論。著漢高祖卽軍中欲斬樊噲一事。而立言其意謂。噲爲呂氏之外戚。故恐黨呂氏而爲他日之患也。後之諸儒亦隨而雷同之。以爲老泉之學有卓見。非淺學所到。獨高季廸譏噲謂噲有可賢者。而舉其事辨之。以論者爲刻薄。余亦竊謂大率文人之論古今也。用論得失利害而不根天理人情之正者多矣。是功利之智。非義理之學也。善乎薛敬軒之言曰。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此言是也。古來文人雖才力富贍。然心通乎道者鮮矣。故論說雖巧。謬道者多矣。夫君子之道。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司馬溫公曰。君子於無過中不可求有過矣。噲無反迹。可謂無過者也。如老泉之論。此非先覺者。可謂逆詐也。且於無過中而求有過也。蘇氏之爲戰國縱橫之學。先儒既有此論。如高祖論。亦得非出乎彼常所學之術乎。大率妄意立說而疑陷於不辜者。用私智之過也。噫老蘇作辨姦論。可謂先見之明也。如高祖論疑無罪者也。豈以此可爲有卓見乎哉。

讀書貴自得論

書之功用大哉。聖人沒世遠矣。而其德教之見於經者。迄今如親見。是以傳千萬世之懿訓。而教千萬世之黎民。古人物故久矣。而其事業之載於史者。終古如面覿。是以記千萬世之人物。而存千萬世之往迹。噫經史之所載。天地之道。人倫之則。萬物之理。古今之變。無不具備。能讀之者。必有自得之。猶立廣肆之中。而探所欲之貨。求之則必得。譬如群飲於河。各充其腹。故能讀之。則頑愚者亦可以進乎賢知。拙陋者亦可以進乎才能。書豈可不讀乎。若夫廢書而不讀者。何足言乎。又有雖讀書不能精勤而默思者。無係乎自得。故讀書之方。在精勤而默思而已。是自得之道也。不然則記誦雖多。亦奚以爲。能讀者之自得也。譬如食美饌而饜足。讀書而不能自得者。譬如徒看美饌不食。何饜足之有。故先正曰。學貴自得。誠哉斯言也。

加藤氏家譜敘　筑前州人

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禮經之言如此。爲人之子孫者。可不知所耻乎哉。加藤氏近世之祖者。起乎黑田一成。其武功赫顯于當時。勇名傳垂于後世。其職祿崇高流于後裔。國君世賜其姓。又有賢子賢孫。而世濟其美。而不殞於家風者。此非因其祖先之功德之餘澤耶。天之所以福夫家者蓋有自矣。華胄黑田一利。承祖考之後。而爲家門之宗。有志于繼述。然歷世浸久。恐祖先之忠烈戰功漸蕪沒而湮晦。於此輯錄其祖考歷世之事實。作家譜三卷。以稱揚其美而不廢。欲使後裔知其祖先之武功與其家系之所自來。其奉先思孝。詒厥孫謀之志。可謂孝慈兩不失也。其用心何勤哉。是乃知有先祖功德之美。而傳諸後裔者也。且其祖先之功烈如此其盛也。豈可謂無美而稱之乎。然則一利之所爲。可謂無三耻也。然而年代邈遠。而無記籍之可據。今所收錄者。裁其什之一而已矣。不能

譜記其功績之詳遺缺良多矣。以爲恨焉。夫創業垂統爲可繼者祖之功也。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世濟其美揚名於後代者子孫之孝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惟雖植木微物祖考之所種不敢傷厚之至也。況於其功烈之美顯著者豈可不收錄而傳諸后世乎。孝子孝孫之志誠當如此也。凡作譜系者非特著其功名爵秩而欲夸于人也。蓋著先祖之美驗餘慶之所及以爲後世之龜鑑也。繼之以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記譜系以傳後雖百世可知也。譜既成編以序於余。余拝讀之嘗高陽之村非所敢當然余素蒙彼曾祖考以降奕世之愛遇而世觀其人而知其風采性行且其所求難峻拒。是以不能終辭遂述其家譜之所由作序之以弁其編端云爾。

治性有難易說

聖人之直性也。純粹中正無一毫偏倚者。乃所以與天地合德也。賢者已下其稟性也醇駁相雜何也。蓋由受陰陽之雜揉而有清濁純駁之不同也。然則學者不可任性之偏而放過。可不治其性而歸于醇正乎。治性之道如何。在乎抑其過補其不及而已。然而抑其過者固難。補其不及者最難何也。譬諸疾病元氣充實者。服剛劑速瀉陰邪氣。正氣忽行而歸于無病。此過者。比之不及所以易治也。若夫元氣薄弱人。雖有病不能用峻劑而攻擊之。非攻補兼施而防護。日久則邪氣著而爲病者。不能速去。是以難也。此剛柔之性。雖借有病。其治之之道所以有難易也。治性者何謂也。宋儒所謂變化其氣質之謂也。

送鶴原氏書

令息奄忽早夭。豈翅父子交友恩愛之哀情切至而已哉。抑使人傳學之難而已。蓋死生亦大矣。況父子之情厚其愛乎。然聚散修短皆是命分之所定。有數而存

焉。古來如レ此。非二獨今一也。賢友哀痛之過。非二尋常之比一。夫哀毀過レ禮、雖三於失二怙恃一猶不可也。況於レ哭二幼兒一乎。子夏之過哀至レ失レ明。曾子罪レ之至矣。是先賢之大過、不レ可レ效二其尤一。且天地之氣淸者常寡。濁者常多矣。故禀二其淸一者薄而夭。禀二其濁一者厚而壽矣。是以昏愚者多壽。聰慧者多夭。自然之理爾。頃聞亡息聰慧異二常兒一。是禀レ氣之淸而寡者。宜乎薄弱而夭短也。譬如二狂花之不レ實而早萎一。是命數之所二前定一。亦自然之理也。非レ所レ宜レ過二悲歎一。希二以レ理自寬一而已。賢友固是希世之英才。最可二自愛重一。何徒爲二過レ禮之追慟無益之痛哭一。而至三自傷二其性一乎。君子之居レ喪。頭有レ創則沐。身有レ瘍則浴。有レ疾則飮レ酒食レ肉。居二親喪一之禮猶若レ是。恐レ傷二其性一也。況於二子之死喪一。豈可下過レ哀逾レ禮。以二其死一傷中其性上乎。然而是皆賢友之素所二講明一。不レ須二予之告戒一。特不レ能三以レ義制レ情而至二于此一而已矣。願克レ己節二其哀一。不レ可レ徇二其情一。夫克レ己之方、猶三孤軍之猝遇二大敵一。只有三盡レ力向レ前而已。是先正之所レ論。甚利二乎躬行一。可三試爲二若レ此功夫一。賢友平生之學力、須二於此乎爲一レ用。不レ然則爲二徒學一而已。不レ可三重レ過而得二罪於名教一也。

豫知二死日一論

往昔之名士。如二葛稚川陶弘景孫思邈邵康節陸象山之輩一。皆豫先知二死日一。釋氏之徒、亦往往能如レ此。本邦緇徒亦有下知二死日一者上焉。程子曰、釋氏平生只學二此事一。學者不三必事二此。愚謂。苟燭レ理明者能知二死期一。則聖賢必能知レ之。然未レ聞三古聖賢能知二死日一也。如三孔子有下覺二於兩楹之間一之夢上。而知二殆將一レ死也。蓋寢レ疾七日而沒。然未レ言三其死期在二何時日一。此亦不レ可レ謂二聖人豫知二死期一也。如二其餘群賢一。亦不レ言二死期一。是可下以爲中君子不レ要レ知二死日一之證上矣。若二夫葛稚川陶弘景孫思邈一、皆是爲二術士之流一。邵陸二子雖二俊傑一。復未レ可レ爲レ純二乎聖學一。然皆能知二其死時一者。蓋其平生習靜純一之功、至レ此增專一無二他念慮一。故其死期之日時

豫有ニ兆朕一先入レ夢而不レ驗耳。知二常人一亦明日之事夢寐間先知者多矣。亦不レ足レ爲レ怪。若非二夢得一則雖レ有二神智一豈特有二先見之明能到レ如レ此之理一乎。是理之所レ無不レ可二讓闢一也。意者是術者及浮屠識心者練積レ久之效。乃念慮所レ專精神所レ積也。然則豫知二死期一者。皆是異學術者之所レ爲能。非レ所三以聖賢明睿燭二理也。又豈可レ爲二至誠可二前知一之明一乎。誠君子之所レ以不レ敢也。

陸象山論

象山之爲レ人也。豪邁頴悟。超ニ絶于人一矣。固可レ爲ニ振古英傑一也。然而禀レ性也偏僻。故踈放曠達矜高不レ能レ遜レ志自用以爲レ足矣。負二已聰明一不レ能レ取二於人一故多レ所ニ截峯一。朱子所レ以爲二器小一也。其爲レ學也粗略。以二格物窮理一爲二支離一。只二一超直入一爲二工夫一。朱子所レ以爲二禪學一也。而類二其所レ作文字言語一無二一語取一禪佛之說一者。只看二其學術與二心術一則不レ免レ爲レ禪而已矣。且曰。有子之言爲二支離一。以二漢文帝一爲二偉似一鄉原一。以爲レ不レ可二與入二堯舜之道一。以二王荆公一爲二賢而可レ貴。惡二伊川之收束檢嚴一以爲二截閼一。皆是其識見之偏也。豈有二有若之言一。古者只爲レ似二聖人之言一。其爲二支離一者何在乎。文帝好レ善納レ諫。至レ今可レ信。朱子以爲三三代以後恭儉之主。此言可レ信矣。王安石雖二才高一是誤二天下一之佞人。甚可レ惡。伊川之學正大光明。其言的確親切。假令有レ過ニ剛嚴一之病。復不レ失レ爲二賢哲然一。則陸氏好二人之所レ惡。惡二人之所レ好。可レ謂レ拂二人性一也。雖二其才性大過レ人。然其學術則行甚同異。功過不レ能二相掩一可レ惜哉。

自娯集卷之六終

自娛集卷之七

淸福說

益軒貝原篤信著

人之在世也。雖貧賤而不遇時。然以身安靜而心無憂苦爲則福。然淸福之爲樂也。俗人之所不知。君子之所獨知。故得其樂者寡矣。得之者爲多福。爲得其生。不得之者爲薄福。爲失其生。非如世俗之所樂名勢聲色財貨之比。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此之謂也。蓋人之寄世也。奄忽如白駒之過隙。而災禍憂患常居其半焉。所謂人生難逢開口笑者是也。其餘得閑者才十之一耳。於十之一之中。又以慕勢利紛華。奔走風塵而失其樂者往往皆然。況知其樂而能享之者。又萬之一乎哉。凡世俗常以富貴崇高聲色淫靡爲樂。豈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而不待求乎外乎。悅目初不在美色。娛耳不在淫聲。樂心不在富貴利達。然則其所樂如何。大凡人固有本然之樂。非孔顏所獨有。雖衆人亦有之。但中心常豈弟無弘累。則生意常洋洋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心廣體胖。終日和樂怡悅。他人望之未嘗見其忿厲戚之容。其樂可知而已矣。其有本然之樂如此。然則其身心之所觸。耳目之所及。如詩書禮樂者。所樂之最也。若夫山川草木風花雪月禽語蟲聲。大凡滿天壤之間者。皆足以資吾樂。而其樂惡有極。苟如此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且夫明牕淨几端座正心。誦讀古人之書。吟頌古人之詩。樂往聖之道。而與昔賢爲尙友。歐陽氏所謂。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者是也。或與良朋談論古今。講明義理。古人所謂天下之可悅。莫若朋友講習。豈可爲虛語耶。倘且有閑暇。取古人法帖圖畫以玩覽。或送夕陽迎素月。對於假山園池以悅目。嘯於佳木芳草以怡顏。是皆燕閒之淸賞也。升高望遠。則以眼力爲境界。不羨萬戶侯。大抵淸風明月靑山綠水萬般之美景。本來皆無定主。

只圖愛之之人。則吾常爲之主。取之無禁。不用一錢之買。嗚呼明月者乾坤第一之佳賞也。而青山綠水佳木芳草群花啼鳥。吾終身與此爲伴。豈可爲娛樂之不多乎。卽是享造化之福多矣。小酌微醺之後。從容獨步徜徉于庭園。吟花弄月。盤礴于徑趺。倦息于竹亭。步履倦形體勞。則側臥于密室。以獨樂。睡覺則盥頮拂座。焚香絕塵想息俗慮。安神閨房。以保全性命。衡門無俗客。虛堂有餘閑。四時佳景。變替不同。而其爲樂亦無窮。暇日則半行李。踏遍於諸名區逍遙於佳山水。常以時節之推移。景物之變化自娛。優游卒歲。物外萬端不足介懷。其樂爲奈何乎。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禍福得喪遇不遇自有定數。不可幸而致。復不可幸而免。浮名亦何益于我。故當求自得安分內。不貪利祿。不干聲譽。只閑然自修獨善其身。是乃得淸福而樂之者。雖世俗富貴勢利之樂。爲萬萬矣。世人不知可惜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嗟淸福之樂。樂且無央。其得淸福而爲樂如此。是豈非人生之大幸乎。苟人之在世也如此。則不可爲虛生。可謂得其生也。以是終其身。不亦樂乎。

武學論

傳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夫文武同體而殊用。用文者仁之施也。用武者義之發也。蓋理世安民者文之德也。非仁之施乎。誅暴救民者武之德也。非義之發乎。故文武俱是經濟利民之道。而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揖讓與干戈其末之不同。卽以爲二。殊不知本是一理也。苟有仁義之德。而能理世安民。能誅暴救民。則稱之爲文武而可也。苟無仁義之德。而徒好文字章句之習。與軍旅戰鬪之事。稱之爲文武。則不可也。果止如斯。則命之謂文藝武藝而可也。古人左文右武。文武兩用者長久之道也。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君子。未之有也。故文而不武是謂腐儒。武而不文是謂偷

父。君子豈爲專文學而廢武備乎。夫兵制昉乎黃帝。而盛乎成周。周有司馬之法。是周之兵法也。且大司徒教士以武技。古人於農隙講武事。亦皆莫非武學。伊川程子看詳武學制。以讀書知義理爲習。識者不以爲迂何也。蓋人知義理。則必可有勇且知方也。若夫仁君之誅賊。忠臣之守節。亦無非義理之勇。是乃武之道也。自周以降世以勇力相勝。以權詐爲上。好作亂。嗜殺人。豈得稱之爲武乎。夫武學有本有末。本者何。仁義忠信之學是也。末者何。戰陣騎射搏擊之習是也。今世之士人。兵法必學軍旅行伍之事。武技必習騎射劔戟之術。而其師資之所傳受。有數家之說。固是武人之所當講習。而治世之不可忘者也。然不知仁義忠信之道。則雖有軍旅之學。劔戟之習。其所施用。恐只是爭鬪侵掠之事耳。然稱之爲兵術惟可也。豈足以爲武乎。故荀子議兵。常以仁義爲本。蓋嘗論之。若使能用兵者無仁義之道。則恃力好戰。爲君則動起驕貪之兵。殺戮不辜。爲臣則好作亂。不能忠君益民。且爲人臣而不好義。則唯勢利之附。雖有勇猛之力。不能守節。至其國勢衰弱。則皆變爲仇敵。苟如此。則其平生所學之術。他日卻爲亂逆之資。亦未可知也。今之學兵者。徒貴權謀爭鬪之事。未聞有仁義之學。是徒知武之末。而未知武之本也。夫凡所以學兵之道。爲人君則將戡亂安民。爲人臣則將忠君勇戰。若反是則害民凌上。謂之悖亂人道暴殄天物。公侯稱之爲大盜。士庶稱之爲小盜。都命之爲賊兵。其學兵之術同。而用兵之道異焉。豈非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乎。然則欲學兵者。先須知仁義之學。不然則不免爲賊兵。可不思乎。

讀書說

讀書之法。盥洗面几上。恭其容。敬其心。若對于神明。字字句句欲眼到口到心到。虛心以洗。潜于訓

養切己體認于其心。以書中所有逐一點檢於吾心術躬行。果與聖賢所教有同乎。有異乎。以聖賢之所戒省吾身。果有此事乎。無此事乎。時時以是察。其有無以聖賢所教爲準則。欲力行之。以聖賢所戒爲禁誡、欲決去之。學者必如此而爲不侮聖言。所以學之有益于身也。苟不如此。則誦讀雖多。何有益于我乎哉。

古人稱公說

柳宗元書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衛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淸公。篤信稱爾。此數者乃古人所以稱公之說也。爲幼學之子弟特表出之而已。大凡名稱以相稱可爲宜。苟非其人而妄稱之名也。名之豈可不謹乎。

天命說

天之命乎人也。以吉凶禍福貴賤壽夭人所稟之數。厚薄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天之降命爾殊者。非有意爲之。偶然而已矣。譬之於算籌。夫算籌之爲制也。雖衆多其質同。而其制亦不殊。而人之用之者。或以之爲一。或以之爲五。或以之爲十爲百爲千爲萬爲億。惟其所用而觸。人之降籌爾殊者。又非有意爲之。亦是偶然而已矣。天之降命也。其偶然之中亦有二焉。有得有生之前者。有得有生之後者。得有生之前者。前定之命自有厚薄之異。得有生之後者。猝然而遇之者也。天之降禍福也。偶然之中自有此二者之異而已矣。非爲之有私意。蓋自然而爾。噫天之賦人。其厚薄之分

不同。而非有意于厚之薄之如此。是以天命歸偶然二字。惟人之所受。有幸有不幸而已矣。此怨天尤人者之所當省悟。而君子之所以安其命分也。

格物說

格物二字。鄭玄大學註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氏疏曰。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王陽明曰。格正也。意之所在爲物。格物是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其他如呂東萊揚慈湖楊升菴羅整菴王觀濤。亦各有說。皆與程朱之說相爲齟齬。竊謂。諸說紛紛各立一說。不遑枚擧。恐生學者之疑惑。夫古人小學之教。以溫柔孝弟愛敬爲本。而本源既立矣。是以大學之始教。以卽物窮理爲先。若夫諸儒之說格物也。皆就行之一邊說。而闕知之一邊。既與古來聖賢之教人。以知爲先者乖戾。皆是偏曲之說。聖人教人之法。恐不可如此。看來程朱卽物窮理之說最著實。有下手工夫。於大學始教。可謂發端肇基。而其說尤精當也。聖人說博文約禮。說知仁勇。說知及仁守。說明善誠身。皆以知之爲先。程朱之說格物致知也。要之與古來聖賢學脈相合。而有的據。求之日用事物應接之間。而有徵驗之天理人心。而不悖。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又何有疑而取諸說之偏曲者乎。

主一說

主一之謂敬。主者守之而不離之意。一者專一之謂也。程子恐人不曉一字之義。故又曰。無適之謂一。蓋展轉而相解。非主一之外復有無適也。愚謂無適是心在焉。而不他往之謂也。蓋靜時心主於一。而無私意雜念。則無思慮紛紜之患。而天理當存

焉。動時心主於一而不適於他事、則無擧措錯亂之患。而人欲無時而行焉。程子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愚謂。是謂敬誠之別也。蓋敬是用力之字。故曰主。則有意在。誠是純粹不貳之謂。故曰一者謂之誠。非謂一即是誠也。能一者即誠也。然則主一則存誠也。苟所主者非誠。則徒虛安而已。君子之道所以貴敬者。以存誠也。是學問之本領。學者之所當知也。

思穴居說

易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竊謂。上古人物初生之時、未有營窟而人民皆野處焉。不堪風雨寒暑之困。故掘窟築石竭人力爲穴居。方今諸州丘陵爽塏之地、往往有石室者是也。其口皆向陽、其深入纔二丈許、疊石爲壁、連編石於上而蓋之。其中頗爲區處。略如今之室屋。其所在往往爲僻遠無用之地。故雖歷千萬歲、然後人不壞之。於今猶存焉耳。然其近村里者。民壞而不全存焉。是上古未有宮室之時。以人力所築之營窟也。方斯時雖粗免風雨寒暑之困。尚有濕熱鬱蒸之患。故後世聖人敎之以宮室而令居之。然作室之初。其制尚未備。僅免穴居之苦而已矣。其卑陋可知焉。嗚呼後世之人。居大厦廣屋。反憂其質樸。於此作於雕堂綺櫳、施於丹漆黝堊。爲文飾華靡而極其壯麗、消功單賄、而不惜其勞費、竭疲民盡財。而不悔。不思於彼窟居野處之苦。雖過於豐富不知爲饜足。而不能自安自樂。可謂不能知止足之道而已矣。

營窟說

本邦諸州、依高岡爽塏之地。爲石窟者多矣。五畿四荒皆然。就中大倭州二階堂邑、河內州服部川邑、傍山爲營窟者孔夥矣。殆不可數。故二州里民目之俱稱千塚焉。是皆人力之所營作。非天工之自成也。

其窟口咸向南而開。窟中左右及深奥當面之處。疊石爲壁。其上頭以大石之扁者。連布而蓋之。恰若今之藻井然。大率深入可二三丈或四五丈。其中作區處二三間。恰如今世民屋之中爲區別。其高闊各六七尺。其口窄狹。纔可容身。鞠躬而入。人皆疑之曰。此窟古人之所築。未知其爲何而作也。國俗曰。上世氷雨氷風屢傷人。故豫營爲之。方其雨氷時。避之而潜居于此焉。或曰。疑是上世葬人之坑也。二說姑舍而不論。予於倭漢古書之中。未觀記此事者。故不詳其爲何而作。嘗疑。營窟之衆多如此。而古人之言不及于此者何也。然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由此思之。遂古之初。未有營窟與宮室。方斯時天下之人咸野處。故風雨寒暑損傷於人者頻至。故人不堪其艱苦。於此乎。聚衆力疊石爲窟。以防禦之。比之野處爲頗得其處。而穴居狹陋不容衆人。且炎蒸寒濕。晦冥烟氣蛇悪之患。種種災厄亦不可堪其困苦。於此乎。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事物紀原。引孟誌錦帶前書曰。合雜紀。始教人穴居。是穴居之初也。白虎通曰。黄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竊謂。上古未有宮室。豈無營窟乎。今本邦諸州處處山下高燥之地有石窟者。皆是上古無宮室時。衆人之所居。因其在僻地而無妨稼圃。故雖歷千萬年之久。人不能墮破。其至今存焉者宜哉。然遷于通都鉅邑處。無營窟者。因發掘之取其石而敗壞之也。朱子註楚辭天問曰。開闢之初。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默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由此觀之。以石窟爲人室。是理之必所當然。非愚之鑿空而說而已。萬葉集第三卷。載博通法師往紀伊國。見三穗石室作歌三首。及生石村主眞人歌一首。皆以石室爲古人之所居。是亦可以備左證。然則如前之所謂爲防氷雹之備。與爲葬坑之說。不待明辨而其妄謬自著矣。

頤生輯要敍

古之君子所以養生愼疾者極謹嚴。其故何也。蓋吾之身體血氣。皆是稟乎天地父母者。而不可爲私有。豈可放縱傷賊之耶。是故仁人孝子之事親事天。而成其身者。所以養生愼疾而保愛其所稟也。而非彼方外之士鍊形竊氣。苟爲長生久視之計。而逞其欲濟其私之比也。君子之道舍生取義者。所以處變也。故貪生背義者。君子之以爲恥。節慾保生者。所以處常也。故忘生徇慾者。君子以爲賤。夫天之生物也。以太和元氣。人資之以爲始。故順而不害之者。君子所以奉天也。毀而傷之者。小人所以逆天也。是以養生之術。其要在順天節慾而已矣。中華之說養生者。多是方外術士之徒。故其書往往不純正。其術不順德義之則。徒使人心迷惑。豈君子之所不取也。篤信素稟氣薄弱。恐不能免夭札。故自幼有志于衞生之術。看書之際。每有古人之言資養生者。則隨而抄出之。其不合于道義者。舍而不採焉。積年也久而漸至數百條。竊謂。頤生之道苟具焉。自覺。予幸之而免夭札。而至耄耋者。乃職此之由也。然而編次未成。門類未分。日恨暮齡浪倒。不能成書。予畏友竹田定直欲助予成志。於是次而錄之。類分門別。此書遂成編焉。幸同志之士亦有取之。以爲養生之助。惟選輯之意也。予感定直之秉心塞淵。而能成吾素志。因記其事。爲之序。

倭本志序

朱子曰。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誠哉此言也。若夫聖經賢傳。皆是載道立教之書。誠萬世之所取法也。如其餘諸子。既不免有差。況小說野史鄙俚駁雜之書乎。然伊川程子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所長。皆可用也。然則諸雜書亦有不可盡廢者。雖不可專治之精備之考索而可也。本邦印行之書逐年彌衆。寛文丁未冬。予偶客于京

師。令人遍問諸書坊而盡得其書目。彙分之以爲十七門。輯而爲一編。其中雖拙陋訛謬而不足觀者甚衆。然不遑揀擇取舍之。併而盡載之。庶乎便於閱市求書者云爾。唯淫媟戲慢不經之書則捨而不錄。而今而後有逐年刊行於倭漢之書者。漸次補入之於各門之末惟可也。

醫學鉤玄序

醫之爲道也。法諸陰陽。本諸天地。其術肇於古聖神。其效至救民之夭枉。而贊成造化功用之所不及。故晏子曰。良醫與良相埒。豈可以爲小道賤其人乎。蓋醫者民之司命也。人之死生於是焉係焉。其責不亦重乎。因茲聖世特設醫官。列之天官。欲使黎民躋壽域。其仁亦至矣哉。是古之學醫者。所以單思研精欲盡其理也。許胤宗有云。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如何後世之業醫者。鹵莽而不深究其理。安乎粗庸而殆至廢其職乎。夫好生積德之術。醫爲第一。學醫者苟能用心精慮十年究其術。終身受用不盡。豈至敢廢其職如庸醫乎。香月牛山者。其先出乎筑前州香月七郎則宗。故祖先以來世爲筑前之豪族。近世家較衰替。牛山自幼爲醫。嘗仕于豐前州中津城主小笠原君受田祿。昔年有故罷仕而去矣、今居于平安城。以鴻術得芳譽。素有志于醫術。發憤力學也于茲有年矣。積習之功已得其要領。然猶不敢怠輟。故日夕講習未倦。其志可謂壯也。嘗論纂於醫書之中最切要而宜記誦者。類聚之釐爲三卷。命曰醫學鉤玄。書既成編。請予之爲序。予暇日潛心周覽之。上自素難下迄明季。名醫所述作殫蒐閱之。采擇其尤精要而粹美者。爲學醫者之軌範。學者苟能熟記之則立論治病之法。診脈察症之術。用藥處方之旨。以至運氣經絡鍼灸之機要。不待徧閱諸書。莫不瞭然于心胸之間。其惠後學之功。豈可謂小補哉。予於此嘉其用心之勤。則不能終辭。聊書其

編錄之所由。以諗諸觀者云。

送道香上人序

世之儒者與佛氏。各以其宗之異爲爭。分離乖隔未嘗一接語。豈翅儒與佛而已哉。雖同業儒。然朱陸相背。訿雜相距、猶冰炭薰蕕之不相容。其甚者至如讐敵。君子則不然。如韓文公之於大顚高閑文暢師。朱子之於圓悟志南。爲方外之交。而不相距。可見君子之心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非謂絕交息游也。夫浮屠亦民也。我亦民也。天下之民豈非我同胞乎。君子欲引異己者容之度內。何其睚眦至如彼乎。蓋其心褊小刻薄。是以不能公共於物我而包容於彼此而已。浮屠道香師豐國中津人也。吾嘗聞其爲人。然遠在異鄉。無因緣相見。頃來自中津。掛錫於吾邑者旬餘日。其間來往弊廬。上下議論者。豈止至再三而已乎。至締交日密。而後知其人之出入于儒門。涉獵于羣籍。而非如世之緇徒之比。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若使道香諍論其同異。不可一日相交。唯其捨異而取同。是以有談論之相歡。殆至相忘於彼之爲佛吾之爲儒。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然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有望於必同也。是豈在枉容苟合乎。今天下之俗不尊儒術。只佛之信者滔滔皆是。若使道香逃佛歸儒。是所謂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豈爲不好乎。固所願也。然不過爲一書生而已。以何得有勢位。而救民施教乎。今也道香居衆人之所信。任說法施誨之責。苟諭民俗以福善禍淫報應影響之理。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說。以是立設教禁。衆人賴之。則其於民教豈爲無小補乎。如不然而徒勸以念佛誦經。以是爲求福拔苦之方便。且說以是可免極惡罪科。而必生乎天堂受快樂。則是誣誘愚俗。而令作罪惡也。非吾之所容也。

宋儒文粹序

孔孟既沒。聖人之道不傳。漢唐之間董韓二子。依稀影響其不絕如綫。漸陵夷以及五季之衰。而吾道之湮晦極矣。至宋時幸有周子開其源。而二程張朱泝其流。相踵而勃興。於是聖人之道粲然復明于天下。道統之傳絕而復續。夫周程張朱之有功于吾道不可勝言。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豈止明斯道於當世而已哉。百世之下於此須取法。其餘如涑水康節等諸子。亦皆豪傑之士。有裨于斯文者也。嗚呼此數君子之文之最粹者。學者豈可不昕夕熟讀而玩味乎。吾於茲不揣僭妄。漫選輯之。繕錄而成編。是豈自便熟誦而已哉。凡有志于講學之士亦有取之。是予之固所願也。因題篇首云爾。

授時曆翼解序

上古聖人之造曆。其源流之由來也遠哉。蓋神農以前尚矣。黃帝命容成造曆。是可爲權輿。其見於經則帝堯命義和司曆象。於百工未釐。庶積未熙之先。是治天下之首務也。且曰。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聖人敬天愛民之道可謂至也。嗚呼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承曆在躬之數。以驗天道。以授人時者。端在於此。可不欽敬而精密乎。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爲曆不同。其法不傳。自漢以來治曆者。奕世相繼不絕。凡歷八十改。其故何也。蓋天運變動而不息。盈縮進退未免小有不齊。是以久而不能無差忒者。自然之勢也。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哉。是君子之所以觀革象治曆明時也。然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漢曆五變而太初最精。唐曆八改而大衍最密。此二曆者固可以度越乎千歲。然亦久而差矣。歐陽子所謂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豈不信乎。元世祖命儒臣。參別同異。酌取中制。以造授時曆。比之前

代其法最精密。可以爲萬世之法也。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於此者。顧豈爲誣哉。本朝天武帝以前未知用何曆。持統帝四年始用元嘉曆。後用儀鳳曆。廢帝改儀鳳曆而用大衍曆。文德帝用五紀曆。清和帝貞觀三年停大衍曆而用宣明曆。宣明曆之行於本邦因循久矣。迄乎貞享元年既歷八百二十三年。其差忒寖甚矣。幸今逢聖明之時。嘗有詔改曆。順大統曆之法而微損益之。造貞享曆以立一代之法。天下家誦戶行。豈非盛事乎。吾同邑人和田三立。夙好推步之術。從學於星野氏。于此有年矣。業曆之暇。覃思研精。幾至忘寢食。依據于曆志推明發揮。作授時曆數解十卷。吾披閱其書。精覈詳明如指掌。可以爲曆學之龜鑑。初吾思。古今人不相及。今吾於斯人與改是書既成。求序於予。予嘉其術之明于世。故書以贈之。

元祿庚午仲冬幾望。

學則序

天地之性人爲貴。吾曹幸得爲人。實萬物之靈而與聖人同類。又幸得讀聖經。而不爲邪說見眩。夫爲人而不知其道。讀經而不通其理。飽食煖衣。徒知養其形體。而不能知尊其德性者。所謂人面而獸心者也。其爲萬物之靈者。今卻爲可賤。豈不可自愧乎。須誠實立志力學以踐行。則庶乎免近乎禽獸之患。大凡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人生斯世。非學問無以爲人。苟學而不爲己。雖記誦萬卷之書。而無益於我。何以爲學哉。予自成童既雖粗知聖學之當爲。而以庸弱之資悠悠度日。爾來歷年二十歲。以今日比之昔時。未覺有所進益。顧是志之未立也。今茲已三十五歲。精力既不及於前時。慮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遂死焉。其不至於君子。而終爲小人也昭昭矣。晝思所以學乎。近頃自怨自艾。以謂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來日者。亦不能以自力。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然則欲無它日之悔。而不可得而已。自約從今日立定脚跟。洗去舊習。日日黽勉。斃而後已。其所執守之條自記之左。時時觀省以爲學則。

存齋遺集序

先兄存齋先生既歿後。有遺文及詩歌凡數十篇。其男可久采而輯之。編錄爲一冊。先生諱元端。字子善。父寛齋公。母緒方氏。以元和八年壬戌之歳。生先生於筑前州福岡城中。先生禀性穎悟。有卓犖之才。自幼嗜學不倦。十八歳遊學于京師數年。既而歸鄕。及其壯歳遊于武州。國君世子光之公聞其有才學。召之令侍其側。從仕之數年。以多病罷仕。退居窮僻。以耕稼爲業。以此終其身。元祿八年十二月十日病卒于福岡城下荒津邑。享年七十有四。嗚呼先生之爲人也。聰明超絶于人。好義忘貧。廉潔忠直。不慕榮利。不求名譽。聞義卽遷。行己有勇。其當見義也。不敢恐衆議。不阿于權貴。其學純正不信妄誕。至晩年其見識益高明。平生以安貧樂道爲務。不以窮賤爲憂苦。嗜書好客而自娯。視世俗之汲汲勢利。以爲不知命而深恥之。常以講經書授句讀爲事業。日日教授學徒而不倦。其於子姪也不溺私愛。不流姑息。教以義方。見其不善則諄諄而教戒。凡其安貧窮務教授而不怠。皆是常人之所不堪勞苦。而先生處之晏如。可謂過人之遠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蓋淸介自守。獨潔其身者。玆若人之儔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如先生者可謂庶乎知命矣。其平生之志略著詩歌。今也可久編集其遺詞。可謂濟父之美也。予善其志且不忍蓋先生之美。因述其素履之梗槩。以爲之序。元祿十年閏二月望日。

本草總目序

有レ客語レ予曰。本草綱目之爲レ書也。豈止醫家者流爲ニ立レ方治レ病之龜鏡一乎。抑亦可下以爲ニ務ニ多識一好ニ攝ニ生一者之助上矣。坊間印行之本。唯各門有ニ目錄一。而未レ有ニ品物之悉備ニ編首一。故觀者常憾レ勞ニ乎考索一。是非レ缺歟。吾子盍併ニ錄之一。予平生性僻。好ニ多識ニ於草木鳥獸之名一。客之言亦有レ起レ予。於レ此不レ揣ニ僭率一。總ニ錄其品目一以辨ニ其首一。若夫和名槩依ニ順乎先輩之所レ命。間亦竊附ニ己意一以刪ニ補其闕誤一。又今世書肆所ニ刊ニ行諸書一。所レ載品物倭名。與ニ綱目所一説不レ合者。便隨而正ニ其非一。苟未レ詳ニ其當否一者。並書ニ于各名之下一。以待ニ博物君子之是正一而已。且如ニ綱目所レ未レ載之品物一。往往雜ニ出乎群書一者亦多矣。學者常以レ不レ知ニ其名實一爲レ憾焉。因レ茲重蒐輯以附ニ錄總目之尾一云レ爾。

昇仙石詩序

勢州渡會氏家有ニ小石峰一。兩山岑崟而飛沈俯仰。其狀恰如ニ富士葦高之高低相對一。其似ニ士峰一者上頭皎潔如ニ積雪一。且兩山之間有ニ嵌穴之深一。有ニ澗谷之長一。皆如ニ故雕成一。彷彿而逼レ眞。唯少ニ雲烟與ニ流水一而已。可レ謂化工之妙極ニ奇絕一矣。顧念宜ホ與ニ明牕淨几有中宿契上焉爾。燕間玩レ之爲ニ淸賞一。則心目歡娛焉。襟懷閑雅焉。亦可ニ以爲ニ養レ心之一助一。渡會氏乞レ題ニ之詩一。不佞素拙陋不レ能レ詩。然其請託至レ再而不レ輟。因不レ克ニ峻拒一漫賦ニ俚語一一絕一。以塞ニ其責一云。

彥山八景十二境詩序

豐州彥山之勝。余夙所レ願レ遊。而企ニ慕之一尙矣。昔年將ニ往浴ニ肥州杖立邑溫泉一之時。不レ憚ニ其艱險與ニ僻遠一。遂取ニ傍途一得ニ一登覽一。雖レ然經過倉卒之際。無ニ鄕導之相從一。故其美景佳境之多而宏者。不レ能ニ徧觀而盡識一。每以爲レ憾。頃又因レ看ニ彼山人之所一記。悉知ニ其近境之十景。與ニ遠境之八景一。則不レ待ニ身到躬歷一而淸致勝

區了了在胸中矣。可謂頗愜素望也。且隨其所索。而與同志之輩於各題之下。作俚詞一章。以寫其趣云爾。

搢紳手牋序

余自壯歲往遊乎京師凡二十四回焉。寄寓亦尙矣。近年因犬馬歲既老。蒙諸公卿貴族之愛遇厚矣。予亶卑賤且庸劣。非爲公卿所可見齒者。奚其榮幸之至此乎。每方其告別將歸時。所識之搢紳家。各賜我以歌牋數片。世俗所謂色紙短冊也。辭曰餽賂。予出入于京師頻數、而所賜漸多矣。皆是名門右族之所手自書。可貴重也、予以謂各牋散漫如此。久而至紛失則無爲矣。是以先作一大冊之摺本。每牋以糊貼之。以爲燕居之閑玩。夫搢紳之書雖近不及古。然其風格體製自淸雅而不鄙凡。雖左官士庶流名善書者。所以叵及也。暇裕之日披閱一過。則當時之公卿華宗之心畫、瞭然乎心目之間。可謂佳觀也。於是書其所由。以遺諸來裔云爾。

向井氏靈蘭先生碑銘　序

先生姓藤原。氏向井、名元升。字以順、慶長十四年二月二日生于肥前州神崎郡酒村。其先伊豫守京畿人也、後醍醐帝時。從于征西將軍懷良王往肥後。其子孫留居于菊池郡向井邑、因以氏焉。其裔孫某至菊池氏之亡時。遷居於肥前州神崎郡。領數邑而爲城主。爲郡中之豪士。是爲先生之高祖。其子左近後號高圓。爲龍造寺氏陷城。流落居于神崎郡酒村、其家富贍。奴婢百餘口。高圓子曰四郎兵衛。後祝髮稱覺保。覺保之子又號左近。名兼義。衰年號高甫。是先生之考也。高甫娶三根郡千栗八幡大神祠官中左近之女。是爲先生之妣。生三男一女。長子嘉兵衛。次先生。次曰久次郎。次女子。高甫有病。避酒村隱于高來郡長崎。先生二十二歲始讀書。昕夕不倦、遂爲醫。從俗尙薙髮、稱名玄松字素柏。此時長崎無師友之可從、獨學

刻苦日夜精研。故其所進日超詣。闔鄉學者皆師事先生。聞講者常盈堂。用心於方伎深矣。故其術漸行于世。雖僻在西裔。隣國諸侯遣使。招聘者不絕。肥州平戶牧君松浦氏鎭信信其術。招先生欲與采地三百石。辭以多病而不就。筑前國君黑田忠之招治其病有效。國君大悅。欲以七百石地爲先生之采邑。且奏朝廷。昇進于爵位。先生以親老不應。四十六歲失其怙恃。哀悼切至。萬治元年先生五十歲。携妻子入京師而家居焉。先詣伊勢大神於廟而東髮。依有夙志也。以俗服不衷。依舊式自製號羽德衣。以爲禮服。其制典雅而可謂稱其身也。在京師日久而後。其術益盛行。八條金剛壽院宮病篤。衆醫術窮。依後水尾太上皇之詔就藥有驗。太上皇大感寵。錫以御筆二握。如意一秉。藍杖一莖。人咸以爲榮。皇子後宮及公卿大夫有病奉救而爲治甚多矣。四方諸侯招聘。求治者亦不尠矣。名聲籍甚。震耀于都鄙。學醫者以景慕焉。

稱當世之良醫必以先生爲巨擘。六十歲治賀州宰臣前田氏之病。覺盧眞村氏亦嬰病。又請而治之。皆有效。賀州牧君悅之。將月給以百人之俸。且特賜以兼金千兩。而爲建學之資。先生以年老辭而不受。延寶五年十一月朔日病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聞者無不歎惜。越十有一日葬于洛東鷲峰山。元祿六年有故改葬于其南。先生稟氣純厚。其接人也忠信而不欺。溫恭而不侮。慈祥而愛人。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其持己也謙約有節。廉公有威。故衆咸愛重之。其自奉也儉素。常甘澹泊。不好華飾。其淸修苦節彷彿乎古人。在京師日聞其爲人者慕與之交。其事親至孝。定省不怠乎晨夕。鄉里稱其孝。素崇儒術。篤信聖人。其治經籍。看醫書。皆爲工夫精密。最深究於易及運氣。不好泛觀雜書。平生所著之書凡十有七部。其餘所作詩文亦夥矣。先生晚年更名元升字以順。自稱觀水子。其前堂號靈蘭。故門人尊之稱靈蘭先生。行年三十七歲娶久米氏生五男四

女一。長子元端繼二其業一。其術精良不レ殞二家名一。嗚呼敍二先生之行實一止二乎此一。是其大略也。其詳載在二行狀一。庶幾子子孫孫繼二先生之志一常保守不レ失。則以傳二慶於無窮一。銘曰。

名歷レ久顯。　德歷レ久馨。　形歸二窀穸一。　萬世永寧。

兵要錄序

兵者何。戡二定禍亂一之具也。要者何。以レ一該レ萬之謂也。錄者何。記也。君子安不レ忘レ危。治不レ忘レ亂。故司馬法曰。國雖レ大好レ戰必亡。天下雖レ安忘レ戰則必危。忘與レ好之間其機不レ可レ不レ察焉。凡事豫則立。不レ豫則廢。用レ兵之要亦在二豫備一而已。是乃不レ忘レ戰也。夫兵家之說固蕃衍可レ謂レ博也。然又有二其要一。不レ知二其要一則泛濫而無レ功。知二其要一則博者亦可二該盡一矣。頃宮川忍齋來レ自二鄰邦一。示レ余以二其先師長沼氏之所レ著兵要錄一。余繙二閱之一。其書本二乎中華古昔之兵法一。參二乎本邦近世之軍術一。立レ法制レ事也精確而不レ苟。考レ古應レ今也簡約而不レ遺。分レ類析レ門彙爲二若干卷一。是兵家之機要。信可二一以該一萬也。且其教學之術。泝二聖學之末流一。而不レ貴二機變之巧一。與下世之好用二詐僞功利霸術一者上。豈可二同レ日而語一耶。蓋用レ兵若レ用二水火一。然能用レ之則爲レ福。不二能用一レ之則爲レ禍。故術不レ可レ不レ愼。此書平時則可三以爲二預備之則一。行レ師則可二以爲一レ制レ勝之計一。守約施博。命レ之謂二兵要一。不二亦宜一乎。忍齋請レ予曰。先師用二心於此術一可レ謂レ勤矣。幸有二成書一。恨レ無二序レ之者一。願下以二一言一辨中此首上。其後乞而不レ已。予雖レ拙二文思一。其請索之厚不レ能二固辭一。復感下其尊二先師一之至上於レ此乎。不レ揣二僭率一。妄爲二是序一云爾。

忍齋丈人別號說

若州人宮川忍齋丈人。曩來客二寓于我筑州福岡邑一也尙矣。國君愛遇焉。忍齋感二其渥恩一。留二住于此一有二終焉之志一矣。其爲レ人也質直好レ義。有レ志二于道學一。且久經二歷世故一。通二曉事變一。有二目疾一不レ能レ閱レ書。常以レ

談道爲樂。客至則終日清言。端坐不倦。既而致仕。其自奉泊如也。不好肥遁。欲益愼晩節。故以何求爲別號。蓋其命之有二意。一欲以死生不易其操。是陶靖節詩。所謂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者也。一欲無求于世。是杜工部詩所謂。多病所求唯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者也。古人曰。顧名思義此何求。亦人以別號之志也。請予之書其說。予嘉於其思義之志。故述所嘗聞以贈之。

二程類語拾遺跋

明唐伯元集輯於二程全書之中最精要者。且以類聚之約爲八卷。以便觀記。可謂惠于後學也厚矣。惜乎其所編錄未極詳密。而格言至論尙有所未載者也。不佞淺見薄識固雖不勝精選之任。然恨大賢遺訓之有裨世教者或有遺漏。於是忘其僭率。重遷選全書。而其粹語間有不出于近思錄二程類語者。則隨抄出之。錄爲一卷。以備他日之觀覽。且以示諸同志之士云爾。

書于米川操軒實記之後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蓋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天下之學未有不須友而成者。朋友之義亦大哉。聖人列之五品。誠有以也。予往歲淹遊學于京師。與操軒爲友久矣。平日相觀而善者亦多矣。予嘗謂。交游得人。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兌悅也。夫天下之可悅者莫如於朋友之講習。吾儕者客于京師。然操軒既歿焉。雖嚮于諸友之會筵而有盍簪之喜。然所恨者唯少此一人而已。豈堪感傷乎。因此記之。人命至危。朝不保夕。深可警愼。勿悠緩空過。操軒之爲人也。明敏而有志操。求福不回。其接人也莊而和。其處事也敬畏而不苟。其出言也辯而有序。問焉者不厭。其爲學也純正專好經術。平日用心於程朱之書最勤。不好雜書。文中子所謂不雜學故明者。其此人之謂乎。其教子也

嚴而不レ傷レ恩。倡導以レ禮。故諸子皆進退有レ則。此人之素行可レ謂。殆近下乎隱居以求二其志一者上也。惜乎未レ見三行レ義以達二其道一。而終二身於遯一也。然則予之悼二操軒一者。豈唯交友哀思之情偏重乎。蓋爲二一世一惜二此人一也。令嗣某請二諸執友之誄詞一而及二于予一。予不レ忍二固辭一。且以二追慕之念亦不一レ能レ已。故採二昔日所レ識之梗槩一遂書二其後一。延寶庚申首夏念日。

綾杉賦後敍

香椎宮綾杉賦者。窪山人見氏之所レ作也。貞享甲子歲吾將レ之二武城一。道歷二於香椎浦一。因折二綾杉一朶一攜行焉。比レ入二武城一送二之人見氏一。人見氏嘉賞也甚矣。明年予歸二梓里一。人見氏尚歎美之餘。作レ賦以遠惠二寄予不佞一。不佞展二讀之一。雄文偉辭驚二動人之耳目一。嘉賞未レ止。且謂徒藏二之巾笥一不レ顯二揚之一。則人見氏用レ心之美。永埋沒焉而不レ昭二于世一。恐レ不レ免下掩二人之美一之愆上。於レ是使三人謄二寫之一函レ之以獻二納乎香椎神廟一。嗚呼香椎宮者　神功皇后之靈廟也。嘗聞。　神后從二乎　仲哀帝一征二於群兇一。　皇威光二于四方一顯二于西土一。　仲哀帝崩後發二報レ讎之師一。躬親伐二新羅一。新羅王恐二其英武一。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二圖籍一降二於王船之前一。且百濟高麗二國王亦聞レ風而草偃。叩レ頭而歎曰。從レ今以後。永稱二西蕃一不レ絕二朝貢一。是時　神后之師所レ向無レ敵。不レ血レ刃而咸服。振旅之後歸二中州一治二方內一。三韓貢獻相踵不レ絕。可レ謂女中之英主也。蓋報レ讎之義兵。豈以二土地之故一妄殺二戮無レ罪。毒二痛生民一。瀆レ武窮レ兵之比耶。今神廟之所レ在。卽在昔　仲哀帝所二晏駕一之行宮。而　神后將レ征二三韓一治レ兵之地也。故有下　神后著二甲冑一之攸上。其遺跡二址今尚存焉。稱レ之謂二冑塚甲坂一。又有二　神后入レ海洗レ髮之地一。目レ之謂二御島一。古之時　神廟壯麗祭祠豐潔。祠官亦庶而富盛。且　朝廷之崇尚亦超二軼于他祠一。故告二登極一祈二福祚一。奉二實幣一之宮使奕世不レ絕。昭二晰乎舊記一。不レ遑二枚擧一。今也不レ然。悶宮有レ恤。戶牖有レ空。窺二其境一闃其無レ人。

唯有古杉鬱鬱合晩翠而已矣。古今之變替可勝數哉。夫香椎廟者宇內之英靈。而西州之名區也。何則伊勢氣比宇佐香椎此數神者。皆所以鎭守于四裔。而擁護於九重也。筑前風土記云。到筑前國例先參謁于香椎宮。然則因國之士。豈可不欽奉而敬仰乎。所賦之綾杉在于神廟前。夙聞天正年中廟堂悉罹兵燹。延及林木。古昔之綾杉亦一時爲烏有矣。然而幸有其遺種。流生于廟前。爾來漸蕃榮。方今崔嵬。枝幹黛色參天。其崇數丈。其大數圍。寔神明之所扶持也。其葉交加如織而可觀。其色沃若葱蘢而可悅。古之人有謂。思其人猶愛其樹。況於神木而且奇絕乎。是以古來騷人詞客之賞詠之者。章章而可見。濟濟而難記也。崔山氏之嘉賞之。亦宜乎哉。夫蘋蘩薀藻之菜。尚可薦於鬼神。況此賦之可褒賞乎。爰述鄙衷。恭記所以獻納之顛末。以附其卷尾云爾。

他姓爲後說

古昔聖人有作焉。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正其紀。是以萬民有條而不紊。親親而和睦。是亦循天理之自然而已矣。以此防民。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滋祭祀。如鄫子之爲者。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謂以他姓爲子滅其宗也。夫他姓者非吾祖先之血脈。其氣類自不同。故不可使彼繼我後而主祖先之祭祀。蓋神不歆非禮。民不祀非族。古人無子者擇五服親族之中而養之爲嗣。無養他姓之子弟立其後之禮。吾亦不可承他姓而繼人之後。是以雖誤爲養子。後知其非而引義而返其宗者亦有之。左傳云。棄同卽異。是謂離德。此道理固昭晰。而爲萬世不易之法。不可有異論也。然而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故處之之道有經有權。不可執一而論。古人無子則擇親族之子弟而爲後。是常也。今也有不得已而處變之方。蓋

天下無男子者亦多矣。苟無同宗之子弟而不以他姓為後。則其家無繼嗣。鰥寡孤獨老弱悉至于寒餓。而家門滅絕矣。世間有多男子而少財祿。不足分與之者。恐窮餓無衣食。且無家室之可居。又有無男子而多財祿者。恐至家門滅絕。而親屬失其所。然則以子多補無子。以財有餘助財不足。是亦仁君之養民救窮。平政為治之方也。恐是可為處變之道矣。古人有家貧子衆則出而贅之言。家禮服制亦有為人後者之法。是不得已之事。苟固執古法。不達時宜。則恐天下多窮民。飢餓而不得其處者不寡矣。是豈聖人養民之道乎。且姓氏之亂也久矣。古來改姓易氏者。又幾變乎。自千歲之後欲正千歲之前。亦甚難哉。只自今而往。不得已而有為他姓之後者。須隨養父之氏用本宗之姓改氏而不改姓則可矣。何也姓者本也。經也。至萬世不可變易矣。氏者末也。緯也。隨時宜而雖改移。亦可也。自古以其居處官職封號為氏者多矣。不可殫記。是以古人雖不為人後。兄弟異氏者亦往往有之。如本邦新田與勝屋。三浦與左原之屬是也。然則變氏猶可也。至變姓則亂其族。是背本忘祖之人。不可長也。世俗無子者有本族之子弟而不為後。反養他姓之子弟為後。是不知之甚者。不足論而已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故娶妻無子者宜買妾廣嗣。復雖養本族之子而為後。然其人悖逆不德則有敗家亡族而不如無子者。今也養他姓之子弟為後者。不幸之至。不得已而處變之道也。凡守禮雖貴於方正。又以順時宜為美。故流于世俗而失禮義者固非。而拘乎古法而不知時宜者亦不是矣。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必及其身者也。管見如是。未知是也否。姑記之以待君子之是正而已矣。

處死說

天地變化之道。有レ生必有レ死。有レ始必有レ終。是萬物自然之常理也。達者知ニ必然之常理一。臨レ時自安。不レ可レ有ニ將レ盡之悲一。易曰。（離卦九三）日昃之離。不ニ鼓レ缶而歌一則大耋之嗟凶。（耋與レ同。日昃也。）言盛衰之道。天之常理也。故盛者必衰。猶ニ晝之必有一レ夜。君子當下觀ニ日昃之象一以自處上。方レ衰而不レ憂。安レ常而樂。如ニ鼓レ缶而歌一。若臨レ時不レ能ニ安レ常以自樂一。則不レ免レ有ニ嗟戚一。所謂大耋之嗟也。此未レ到ニ臨レ死之日一。儻或不幸短命偶然横夭。亦是天命之所レ定。短長各有レ分。何足ニ多恨一乎。漢文帝遺詔曰。天下萬物之萌生。靡レ有レ不レ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ニ甚哀一。宜哉此言也。孔子曰。朝聞レ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レ正而斃焉斯已矣。孟子曰。君子行レ法以俟レ命而已矣。張子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子曰。善學者臨ニ死生一而色不レ變。由ニ養之有一レ素也。非ニ一朝一夕之力一也。朱子曰。死生亦大矣。非ニ其平日見レ善明信レ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レ間。夫亦孰能至レ此而不レ亂哉。愚謂。皆是君子之所ニ以順レ天安一レ命不レ怨不レ尤而樂以終ニ身之事。人生臨レ終之道當レ如レ是。學者平生須ニ豫覺ニ悟於死生之道一。且比ニ及レ臨レ死之時一。須下從容自得安ニ定於其心一。守レ志專一而不中變亂上。噫昔人誰不レ死。雖レ有ニ聖賢之德王公之位一。不レ能レ免レ之。須ニ知レ命而不一レ憂。淵明詩曰。朝與ニ仁義一生。夕死復何求。又曰。應レ盡便須レ盡。無ニ復獨多慮一。又歸去來兮辭曰。聊乘レ化以歸レ盡。樂ニ夫天命一復奚疑。是可レ謂ニ達者之言一也。夫臨レ死之道。是人生之大節。事レ天之終也。順而受ニ其正一可也。

元氣消息說

荀卿有レ謂。善言レ天者必有レ徵ニ於人一。董子亦曰。天道無レ形而難レ知。人事有レ迹而易レ見。蓋言ニ人事有ニ形迹一而易レ見。可ニ以レ此窺ニ天道一。其理一故也。竊謂。造化之道。元氣生生不レ息。人物之生者。元氣之來聚也。來聚者其氣滋息。死者元氣之散盡也。故一死則其氣消滅而無レ餘。復不レ存ニ于天地之間一。猶ニ鼻息與ニ川流一。其

逝者出者不レ舍二晝夜一。而一往則不二復反一本也。此造化之理。死生之道也。程子曰。不下必將二既屈之氣一復爲中方伸之氣上。生生之理自然不レ息。又曰。凡物之散其氣既盡、無下復歸二本原一之理上。又曰。既散之氣豈有三復在二天地一。造化又焉用二此既散之氣一。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下以二往者之消一。復爲中來者之息上。程朱之說如レ此。可三以爲二明證的據一。推二之物理一又脗合。亦何疑乎。所レ謂建二諸天地一而不レ悖。質二諸鬼神一而無レ疑。百世以俟二聖人一而不レ惑者也。張子曰。形聚爲レ物。形潰反レ原。又曰。氣不レ能レ不三聚而爲二萬物一。萬物不レ能レ不三散而爲二太虛一。愚謂。此二語一意。與二程朱之說一不レ同。蓋以二張子所說推レ之。其意謂。氣有二聚散一而無二消滅一。是以氣之聚二散於太虛一者。猶三氷之凝二釋於水一也。人死其氣不二消散一。而復歸二于太虛一。太虛之氣復聚則成レ人。此氣之在二于天地之中一也、常住不レ滅也。此可レ謂二小輪廻一也。天地之道、造化之理、必不レ當レ如レ此。如三佛氏說二人死精魂不レ亡。流轉復生。生滅相繼一。此可レ爲二大輪廻一也。倶與二造化之理一不レ合。所三以程朱之說與レ此不同也。若以二往而散者之氣一爲二聚而來者之氣一。則是天地之氣。萬古有レ限。而來來去去不レ能二生滅一焉。如レ此則造化之道或幾二乎熄一矣。張子又曰。知二死之不亡者可二與言性。此說羅整菴嘗辨レ之。烏雩人之有二偏見一也。雖二賢哲一焉不レ免如レ此。不レ圖張子而有二此等議論一也。況吾曹凡庸之人。粗糲之質。固陋之學。其臆說可レ不レ愼乎哉。

死生說

天道流行發二育乎萬物一。陰陽之運乃天之道也。二氣聚散無レ窮。聚則生。散則死。二氣之靈在二人身一者謂二之魂魄一。人身所レ受二氣與二魂魄一。猶三陰陽與二鬼神一。非レ有レ二也。蓋魂魄者其主而靈者而已矣。故二氣消散、則魂魄亦隨而亡矣。然則身死後魂魄豈復可レ留二滯于天地之間一乎。夫天地之化雖二生生無窮。然生者不レ能レ不レ死。生者氣之凝聚也。死者氣之消散也。死者亡滅矣、竭

盡而無餘。生者蕃殖矣。發育而不息。苟以旣死者之氣、復爲方生者之氣。則是天地開闢以來、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不生滅。然則造化生生變化之道、不幾於熄乎。天地之大德。無窮之生理、決不如此。夫天地生物之理、日新不息。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廻之說也。

人鬼論

天地之氣、人物各資而始生焉。人死則其氣既消散、魂亦殫盡而無餘矣。只有子孫之氣、相繼而不絕耳。非如西方之敎。人死而後魂氣滯在于幽冥之中、而生死去來輪廻不盡之說也。或曰、然則聖人享祀人鬼者爲何耶。曰、是述其所以祭祀者、自有深意而已矣。嘗竊聞之。祖考之死、其氣消散者亦有遲速之異。而不能遽澌盡。故孝子慈孫致其誠敬、而招享之。庶幾乎則祖考之氣猶未消散、而在冥漠之中者、有彷彿感格聚來、而享其祭之理焉。然而綿邈寖遠、則其在冥漠之中、而幽眇者漸盡無餘。然而爲孝子慈孫者、不忍以父祖爲消滅、而所以追遠想慕、感時致祭、自不能已也。是古人之所以致意而祭祀於祖考也。且古人之祭祖考、用子孫爲尸者、復有以也。蓋祖考之氣、與子孫相爲於連續。故其氣既雖消散、卻留在子孫之身。故又能引聚在天之氣來。是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理。雖惝怳茫昧之事、此中有妙理而存矣。夫祖考來格之事、的然爲實有者、不免爲不智焉。決然爲實無者、不免爲不仁焉。是以聖賢之立敎、雖萬般昭晰而無隱矣。然於此一事、模糊不能明言其有無者、是恐有深意而存焉。且孝子之意神明之也。如孔子之答子貢。程子之答子上蔡。皆不明說其有無。可見其意有以也。然則後之學者欲說人鬼之事、則不可決然爲有、決然爲無矣。求之有無之間而可也。竊謂、古人之祭祀所以爲祖考來格而如神在者、恐孝子慈孫以父祖不忍爲死之意。

亦可レ爲レ居レ多矣。嗚呼是仁之至義之盡也。

筆匣銘并序

古人於ニ盤盂几杖凡百器玩一。莫レ不ニ有レ銘以寓ニ警戒一。蓋欲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一レ忘也。是以動息有レ所レ養而不ニ敢忽一。今世廢レ此可ニ勝歎一哉。黑田一貫性聰敏。好レ讀レ書。且善ニ草書一。頃新製ニ筆匣一。請レ予爲レ銘。予不レ克ニ峻拒一。遂爲ニ之銘一曰。

瑣瑣毛穎。述レ事玄默。綴レ史傳レ經。其用無レ極。揮レ之之方。勿レ荒勿レ惑。必有レ則焉。以愼ニ其德一。

菅丞相贊

衣冠劒佩。儼然有レ臨。命世儒宗。忠誠貫レ金。松梅節操。風月胸襟。不レ怨不レ尤。誰識ニ厥心一。

脇屋義助贊

擧レ兵廟算。仗レ義速驅。桓桓雄武。可レ起ニ懦夫一。戰功籍

甚。名與レ兄俱。病歿ニ南海一。時乎命乎。

諸葛武侯像贊

王佐之才。志在レ勤レ王。忠誠之節。千歲有レ光。輔レ漢討レ賊。信義惟彰。出レ師以レ律。厥猷允臧。雖レ比ニ管樂一。伊呂同レ行。遺像儼然。萬世所レ望。

朱文公像贊

學開ニ後人一。道繼ニ往聖一。羽ニ翼六經一。發ニ揮語孟一。大哉功乎。終古誰競。山斗之望。萬世所レ敬。

楠公教子圖贊

勤レ王之志。千歲有レ光。還レ子遺レ訓。百世流レ芳。

自贊ニ畫像一

名手狩野昌運爲レ予描レ像。欲ニ其克肖一。凡五易レ稿而後淨寫如レ此。可レ謂ニ鄭重不一レ苟也。因自贊以遺ニ來裔一。

云。

樸陋之質、衰朽之軀。引レ鏡窺レ影、彷二彿畫圖一。玩レ古不レ倦。至レ老増レ娯、千慮有レ得、斯語庶乎。

四靈贊

麟

毛蟲之長。含レ仁懷レ義。禮修有レ臻、王者祥瑞。

鳳

聲音合レ律、行步中レ規。生草不レ履。聖代來儀。

龜

法レ天則レ地。上圓下方。神靈之精、能知二存亡一。

龍

六六之長。九九之鱗、登レ天入レ地。飛潛孔神。

八十五翁貝原益軒編輯

正德四甲午歲三月淸明日

自娯集 大尾

格物餘話

筑前　貝原篤信子誠著

鄒浩有レ謂。曰。人間世之樂。有ニ能易レ讀レ書者一乎。篤信謂。自ニ黃帝一迄レ今。四千餘歲。自ニ神武帝一至レ今。二千餘年。其間倭漢天下之治亂興亡。人物之賢否履歷。著ニ見于史書一者。一看ニ過之一則恰如ニ躬親經ニ歷於其時一。似レ有ニ長生之樂一。且諸子百家之載籍浩瀚。其所レ記萬端。玩ニ覽之一則悅ニ我心目一。而其樂無レ窮。陶元亮之讀ニ山海經一詩。以レ覽ニ觀周王傳山海圖一爲レ樂。與下如今泛ニ觀於ニ歷史一。博上ニ通於ニ古今一。其樂孰爲レ多乎哉。

古人一事不レ知。以爲ニ深恥一。蓋學者於ニ格物致知之功。博學廣聞之事一。其及ニ用レ力之久一也。豈唯於ニ日用倫常之道。人身性情之理一。無レ所レ不レ通而已乎哉。抑於ニ天地之間一。其所レ見所レ聞。萬事之理。皆逐一貫通。無レ所レ不レ知。無レ所ニ疑惑一。則其樂豈有レ窮乎。是博學之功。所ニ以可レ貴也。

莊子曰。爲レ善無レ近レ名。爲レ惡勿レ近レ刑。言爲レ善者。固可ニ著實一。不レ要レ近レ名。苟爲レ近レ名。則虛僞而已。不レ關ニ自家受用之事一。爲レ惡勿レ近レ刑。言爲レ惡是近レ刑之道。勿ニ爲レ惡而近一レ刑。蓋莊子之意。非レ謂下擇ニ不レ近レ刑者一可上レ爲レ惡。是謂惡必不レ可レ爲也。蓋爲ニ大惡一者。必遭レ刑。爲ニ小惡一者。雖ニ或不一レ遭レ刑。亦不レ免レ爲レ近レ刑。所レ謂惡雖レ小不レ可レ爲也。宋儒之說。固與ニ莊子之本意一戾。而林希逸註。亦未レ能レ說ニ出莊子之本意一。夫老莊之說。固與ニ聖人之道一乖異。然而論レ之刻薄。而與ニ彼之本意一不レ合。則使ニ學レ彼者不一レ能ニ心服一。須下隨ニ彼之本意一而排中斥之上。

草木子曰。大抵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綵而文。篤信謂。此說不レ然。天地之道。陽剛陰柔。剛者常實而豐。柔者常虛而歉。是以陽全陰半。故人生男子。端麗而豐美者常多。女子則否。而女子之不ニ大醜一者。以ニ

粧飾而已。如禽鳥亦雄美而雌否。唯鷹鶻雄柔小雌剛大。爲異術。

月之出沒。大率逐日以四分爲進。故計之之法。以四乘日數。每日以酉爲初。朔日至十四日。月之出。皆在晝時。人不能見其出。故只可計其沒。十五日以後。月之沒皆在晝時。故人不能見其沒。只可計其出。知月沒。二日酉八分沒。三日戌二分沒。以四乘三。而自酉後得一時二分。則可知戌二分而月沒。四日戌六分沒。以四乘四而得一時六分。則戌六分而沒。餘倣之。知月出。十五日酉初分出。以四乘十五而得六時。是自卯初計之。而到申終得六時也。乃知申終酉初而月出。十六日酉四分出。以四乘十六。自酉後得四分。便知酉四分出。餘倣之。然是又世俗大率之臆度而已。月之出沒。隨時而有遲速。不可一槩而定也。

嘗聞之於耆老。人方起臥而伸其足時。或有轉筋之患。而不能安其身者。有豫治未病之術。平日不拘坐臥與晝夜。時時分兩足大踇指緊緊屈伸頻頻。常習慣如此。則終身無轉筋之患。雖既轉筋時亦行之。如此則有效。或列公會坐久而起。則足痺而不能立床。至顛倒者亦有之。將起之前。豫屈伸於兩踇指如前所言。則亦無痺痛顛倒之患。

山海經曰。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淮南子曰。東方有君子國。後漢書曰。東方有君子不死之國。今本邦之人。以後漢書爲吾邦稱君子國之據。不知前乎此。淮南子既稱之。

吾邦人之作文字也。讀之不能無顛倒。雖古昔以儒業鳴世者。亦往往有此病。蓋國俗之誦書也。不能逐字隨聲音而讀下常倍音與訓。顚顚飛躍。自下而上。逆行而不順。是以不知連文字有布置次序。且不辨有焉哉乎也等之助字。故迨作爲文章。雖老師宿儒布置虛字之

間。不免有顛倒錯亂。豈非習而不察乎。作文者不可不稽古而熟察精詳。凡本邦之學者。古來往往不能用心精詳。可以爲歟。蓋常傷於粗也。

倭音五十字。本邦一切言語音聲反切。無不出此者。竪横竝相通用。苟欲通我國音語。須習曉之。小兒初學國字者。宜先習之。不要學伊呂波。蓋學伊呂波者無益。

舊事紀第十卷曰。總任國造百四十四國。篤信竊謂。古昔日本有一百四十四國。而以壤地褊小。故漸漸并隷滅之。然其大者。復逐世而割分者。亦往往有之。至嵯峨帝割越前置加賀。而後爲六十六州。此後無分割之事。節用集謂。文武天皇御宇分六十六箇國者。誤也。

李義山作雜纂。是雖戲謔之事。然其中頗寓警世之意。其立意分類。與本邦清少納言之所著書相似。李義山之後。有二續有三續。其說益至乎鄙俗。又猶清少納言之後。近世有倣彼而續作者。而甚鄙俚不可見。

文選二十七卷。沈休文早發定山詩。山櫻發欲然。注櫻果木名。花朱色。如火欲然也。篤信謂。本邦所謂櫻花。非朱色。只帶微紅而淡。且其子不堪爲果而食。決是別物。中華之稱櫻者。定是櫻桃之類。與本邦之櫻不同。余昔年遊長崎。問之於閩人何清甫。何清甫曰。中華無櫻樹之如本邦者。篤信又嘗見朝鮮之客船以櫻樹作篷桁。問之。韓客曰。二三月開淡紅白花。可愛賞。名之曰奈木。是爲本邦之櫻樹也。不可疑。日本朝鮮。俱有此樹。而中華無之。亦可爲異。此花極艷麗絕倫。中華若有此花樹。可必愛賞發于歌詩。然未見稱譽之者。則絕無可知而已。

凡損傷於身體。閃挫於腰脚者。苟用艾火灸。則服藥不效。此言出乎醫書。自試誠然。不可不知。

人身以レ氣爲レ本。血者氣之液也。故氣盛則血旺。氣衰則血亦隨而耗。氣盡則血竭。以レ何言レ之。人身有ニ創傷一。則其血出至レ于ニ數升一不レ止者。如ニ衄血吐血下血一。婦人產後亦然。至ニ其氣一絕而死一。則雖ニ平生多血者一。其血亦盡而無レ餘矣。試殺ニ鳥獸一。亦可レ知而已。故損ニ其氣一者。血亦耗。此非ニ血者氣之液一乎。或曰。如ニ子之言一。則人身唯可レ有ニ氣虛之病一。專補ニ其氣一而可也。又有ニ血虛之病一者何也。曰。是有ニ因而然一。有下火動而損ニ耗其血一者上。有ニ勞心而血耗者一。有ニ生來血液少者一。有下因ニ折傷跌撲吐血衄血下血一。而亡ニ其血一者上。是專損ニ其血一者也。是爲ニ血虛之症一。如レ此者用ニ血藥一而可也。然古人治ニ失血甚一者。亦專補ニ其氣一。是血出多者。其氣必虛。補ニ其氣一。則血亦自生也。故醫書曰。血脫而補レ氣者。古人之法也。且夏月井水多。冬月井水涸。川流亦然。至ニ冬月一川流枯竭。往往看レ之。是亦陽長則陰盛。陽退則陰衰之理也。

莊子天下篇。誹ニ墨子一曰。亂レ之上也。治レ之下也。雖レ然墨子天下之好也。將レ求レ之不レ得也。雖ニ枯槁一不レ舍也。才子也夫。東坡范增論。極誹ニ議范增一。然編末曰。雖レ然增高帝之所レ畏也。增不レ去項羽不レ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謝疊山以爲ニ是學ニ韓退之諍臣論末句一。篤信謂。東坡之言。抑揚貶褒。模ニ倣于ニ莊子一。可レ怪謝氏之論不レ及レ此。而只以レ學ニ退之一爲レ說者。何耶。

或問。楚天胡天。其異如レ何。曰。是特言ニ其人偶所レ居地上之天一耳。在レ楚曰ニ楚天一。在レ胡曰ニ胡天一。非レ有ニ異義一也。

予自ニ幼年一。雖レ愛ニ濃艷一。未レ知ニ綠樹青山之尤美一。嘗自ニ江戶一歸レ鄉時。方當ニ仲夏一。所レ過青山綠樹甚可レ愛。勝レ于ニ紅白繁華之地一遠矣。初知ニ繁華之不レ如ニ綠陰一。

楚辭。遂編考ニ試之一。皆押韻。朱子音註。每章辨ニ韵聲一。論ニ叶韻一。有ニ一篇一韻者一。一篇之中。有ニ二三章

而換レ韻者一。有二毎章異レ韻者一。皇甫士安以二屈原之文一爲二賦之首一。是也。

劉後村詠二揚雄一詩末句。枉被三人書二莽大夫一。此枉字須下爲二揚雄自枉一而看上。故枉字在二被字之上一。蓋雄是失レ節者。枉レ道了。非三朱子綱目枉二書之一也。凡讀レ書者。宜レ精三察於二文字之布置所在一。

豈字。字書以爲二非レ然之辭一。篤信謂。又有下可レ爲二疑問之辭一者上。文選鸚鵡賦。豈言語以階レ亂。將不レ密以致レ危。注呂延濟曰。豈自發問也。篤信謂。論語八佾篇。哀公問レ社章註。豈以三古者戮二人於下社。故附二會其説一與。此類亦多矣。是不レ可レ爲二非レ然之辭一。可レ爲二自發問之辭一。

道山清話曰。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レ停レ轉。

篤信常相三人於二衆人之中一。亦間有二此相一。試レ之不レ可三以爲二君子一。又古人曰。眼無二守睛一。不壽之相。篤信屢見下有二此相一者上。皆夭死。

篤信案。五七言律詩。每句下三字。不レ禁レ連二用同聲一。中華律詩。下三字同聲者甚多。本邦之人不レ知レ之。往往拘忌者多矣。夫詩法出レ自二中華一。本邦何別有二詩法一哉。但如二絶句一。中華之人。用二三字同聲相連者一極少。杜詩及蘇黄絶句中少有レ之。聯珠詩格中無レ之。本邦人又忌二一句之中四仄一平者一。中華人不レ忌レ之。如三本邦之人稱二挾聲一者。中華詩用二仄韵一句。亦多有レ之。

爾雅。邑外謂二之郊一。註邑國都也。本邦諸州有二都城一。亦可レ稱二之邑一。國俗稱レ之。謂二鄙之都一。

集句者。摘三取於二古人之詩句一。合二成一首一者也。世以爲二集句昉下乎二王荊公一者非也。晉傅咸始爲二集句一。自レ此以降。爲レ之者多矣。唯文文山坐二獄中一集二杜詩一。凡若干百首。其言世變人事。而述二自己之哀情一。循循有レ序。連綴結合之妙。如二新制述者一。可レ謂二奇作一也。

絶句第一句第二句。雖レ非二前對一。亦稱二上聯一。第三句第四。雖レ非二後對一。亦稱二下聯一。見レ于二唐詩訓解一。

本邦之歌人所レ作。和歌之警句。後人以レ此稱爲ニ佳名一者多矣。與ト中華之人。以ニ僻性過失一爲ニ諢名一者上異。如ニ初音僧正。奥石讃岐。浦廻內侍。異浦丹後。伏柴加賀。下萠少將。待宵小侍從。物加波藏人。薄墨神主。千鳥祐臣。日比正廣一是也。如ニ中華詩人一亦然。取ニ其警絕之句中二字一稱レ之者。如ニ趙倚樓之類一是也。

觀ニ本邦古書所レ記者一。尊貴人有レ病。則往往賴ニ僧巫一祈禳而求レ愈焉。鮮レ有ニ招レ醫者一。蓋專延レ醫求レ療者。是後世之事。而富貴之家。今尚延ニ僧巫一而爲ニ禱請一。不レ愛ニ太費一。是國俗信レ巫崇レ佛之故也。今海島遠裔鮮レ有レ醫。有レ病則專招ニ巫祝一而禳レ之。雖レ有ニ醫藥一而不レ信。意是古昔之遺俗也。平壤錄記。日本俗信レ巫。疾無ニ醫藥一。病者裸而就ニ水濱一。杓レ水淋ニ沐之一。面ニ四方一呼ニ其神一。誠禱卽愈。今案。如ニ本邦邊僻一。雖ニ近世一亦然。故異邦亦稱謂如レ此耳。近年亦京師有ニ新巫一。其術役氏之徒。入レ水洗沐。呼レ於ニ富士淺間大菩薩一。合掌禱レ於ニ人病一。病者及其家奴。亦有ニ習レ此而祈禱者一。雖ニ隆冬祈寒時一亦然。或有ト中ニ寒濕一而加レ病不レ起者上。蓋寬文年中而始焉。是與ニ平壤錄所ト記相似。今鴨川西濱爲ニ此業一者多矣。然未レ聞ニ他州亦有ニ此新巫一。

列子說。齊景公游レ於ニ牛山一。北臨ニ其國城一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レ何去ニ此國一而死乎。晏子曰云云。此與ニ豐臣秀吉公之憂レ有レ死。而其侍談者諫レ之之語一同。又源氏物語若菜篇。稱如レ此人獨ニ存世一而盡ニ世樂一。傍人可レ苦矣。是語亦相似。和漢古今。雖ニ異域殊ト時。而其事不レ異。如レ合ニ符節一者多矣。

國俗錢千數稱ニ一貫一。又謂ニ之百疋一。近古射者以ニ鳥獸一爲レ賭。以ニ錢十文一充ニ鳥獸一匹一。故百錢爲ニ十匹一。千錢爲ニ百疋一。蓋以下國俗稱ニ鳥獸一箇一爲中一疋上也。然馬一頭稱爲ニ一匹一者。自ニ中華一而然。如ニ其餘鳥獸一。不レ可三稱爲ニ一疋一。是國俗之誤稱也。

類聚國史百九十卷所レ載。桓武時渤海人所ニ携來一之綿

種。與二今所レ在。異同未レ詳。本邦古者士庶不レ能レ衣レ帛者。皆以二枲麻一爲レ服而無レ絮。寒月重二袷衣一。故方二隆寒之時一。苦難二防禦一。近古棉布自二外國一來。未レ有二種子一。服レ之者鮮矣。文祿年中。始傳二其種子一入二本邦一。徧二布于天下一。地無二南北一。皆宜レ植レ之。人無二士庶一皆用レ之。爲レ布爲レ著。其利廣矣。其有レ資レ于二民用一。亞レ於二五穀一。今案。本艸綱目。及農政全書。木棉之種。始出二乎南蕃一云。如二秈米甘藷一。亦出レ于二南蕃一。亦利二民用一。

朔望行賀。和漢之所レ同。是以三月初與二月中一爲レ重。其禮誠其所レ宜也。近世本邦以二二十八日一相賀。其與二朔望一無レ異。是古昔之所レ無。近世之習俗也。未レ知下其所二以行一レ之由中何故上。又不レ知下其所二由起一在中何時上。或曰。慶二月之終一也。或曰。用二二十八日一宿之數也。是恐附會臆度也。一說。足利將軍義滿之生日也。如二唐玄宗千秋節一然。此說或近レ是。

諸廟之前門。有下稱二閽神一者上。筑紫之俗。稱レ之爲二門賓一。其體貌。著二衣冠一。帶レ劔携二弓矢一。而有二防禦之象一。毎有二二人之像一。未レ審二是何神一。或曰。武內大臣與二鎌足公一也。予謂。不レ然。武內鎌足公二公。其位極顯貴。而有レ勳三勞于二王家一。故後世尊レ之爲レ神。因幡筑前亦有二武內大臣之廟一。大和談山有二鎌足公之廟一。並其威靈赫赫。不レ宜下爲二諸社之閽者一而賤中辱之上。神道者流說曰。諸社閽神者。豐磐窓神。櫛磐間戸神也。

丸藥稱レ如二梧桐子一者。本艸序例曰。以二二大豆一准レ之。時珍曰。梧桐子如二胡椒大一。今案。二說不レ同。當地以下如二胡椒大一者上爲天レ正。今以二梧桐子一比二之胡椒一。其大相等。梧桐世俗所レ謂青桐是也。種二其子一。則易レ生易レ長。用レ之作二器材一而可也。如二二大豆一。呑レ之則恐過大。今看二梧桐子一。比二之二大豆一。甚小也。

本邦以二字韻一分二開合一者。以二東冬蕭蒸尤五韻一爲二合韻一。上聲去聲與二平韻一對者亦同。如三董送上之與レ東

對。膧宋之與冬對之類是也。以江肴豪陽唐庚耕淸靑六韵爲開韵。上聲去聲與平韵相對者亦同。如講絳之與江對。紙寘之與支對之類是也。江韻或以爲合韵。或以爲開合相雜。然玉篇江字爲居良切。字彙亦同。爲音姜。洪武正韵。以江韵合陽韵。亦可據。然則江韵爲開韻無疑。

本邦上世無菊。故萬葉集不載詠菊歌。古今集昉有詠菊之歌。源順和名鈔不載於砂糖。葢夫時砂糖未來于我邦。下學集節用集既載之。則三百年前所來也。老學菴筆記曰。砂糖中國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自此中國方有砂糖。然則來於本邦。亦是可當于唐宋之間。如蕃椒。文祿年中。豐臣氏伐朝鮮時。其臣庶自彼土初携來。故俗謂之高麗胡椒。如木棉種子。亦文祿時自外國來。烟草種子亦然。西瓜寬永末年來。如秋海棠。正保年中來。如椿樹。本邦初無之。寬文年中自中華來。樗亦椿類。是本邦素所有也。如蠟梅茶蘭千日紅美人蕉。皆近年自外國所來也。

集詩者甚多。獨李攀龍之所輯唐詩選最佳。其所載風格淳厚淸婉。且其訓解亦頗精詳。是可爲諸詩集及詩解之冠。

水有四德。滋潤萬物。浸養草木。仁也。蕩滌垢穢。洗濯熱熇。義也。激湍搏擊。流而不息。勇也。流行無滯。靜止淸明。知也。尸子曰。水之四德。其說恐未可爲當。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淸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故愚之臆說如此。未知當否。

東國通鑑。元元貞二年。高麗王年六十一。術者有換甲厄年之說。故推恩肆宥。篤信謂。本邦術者。亦爲此說。俗稱謂之本卦囘。

爾雅翼曰。蛇字古但作它。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以無它乎。篤信謂。上古穴居而野處。草中穴裏。是蛇之所蟠居也。方此時可畏者蛇而已。患蛇之害。其理信當如此。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

傷レ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レ恙。愚謂。恙蟲者可レ如ニ蛇之爲レ害之類一也。蓋上古與ニ今世一。雖ニ世異時殊一。然其草野岩穴之中。所レ在之蟲類。與ニ今日所レ在當レ無レ異。不レ可ミ別有ニ一物害レ人者一。然則古書所レ稱恙者。便是蛇之屬。爾雅翼所レ言。理當然。

古今醫統曰。醫十四科中。有ニ脾胃科一。而今亡レ之矣。自レ宋以來。止用ニ十三科一。篤信謂。中華古者醫立ニ十四科一。其中有ニ脾胃科傷寒科一。惟最有レ理。蓋衆疾之中。此二病爲ニ最大一。脾胃之病。內症之最大者也。傷寒外症之最大者也。故非ト久精ニ熟其治法一。多歷ホ視其病人上。則不レ能ト察ニ其症一施ニ其藥一。而適ヰ中其病一。生ナ起其人上。是二病之所ヨ以尙レ有ニ專門一也。

東國通鑑。載ニ宋雍熙二年。高麗所レ定五服給レ暇式一。曰。斬衰齊衰(上齊衰恐衍)三年給ニ百日一。齊衰期年給ニ三十日一。大功九月給ニ二十日一。小功五月給ニ十五日一。緦麻三月給ニ七日一。是恰似ニ本邦後世忌服之式一。而日數較八(八恐久)矣。

本邦上世。雖ニ異母兄弟姑姪一亦娶納。國史往往載而不レ諱。迨ト與ニ中國一通聘上。漸知ニ其非禮一而改レ之。然至レ娶ニ同姓一。此風終未レ改。

高麗之習俗鄙野。嫁娶之事。雖ニ姉妹一亦不レ避。國王亦往往如レ此。是爲ニ夷狄之風一。

本俗古昔之風俗。與ニ三韓一相同者多矣。此古者與ニ彼邦一通信往來不レ絕。故有レ所ニ視傚一而然乎。抑又有ニ國俗暗與レ彼相同一而然乎。按。東國通鑑。彼國俗之與ニ日本一相協者多矣。如ト娶ニ姉妹一。尙ニ異教一。信ニ怪誕一。使ニ王子爲ト僧。王女及夫人爲レ尼。眩ニ惑妖言一。尊ニ信覡者之言一。造ニ高塔一。屢飯ニ萬僧一。足ニ五服一給ニ服式一。守ニ庚申一。爲ニ石戰一。贈ニ神祇勳號一之類上。何其倭韓相同如レ此乎。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ニ其古瓦一。琢硯甚工。貯レ水數日不レ燥。篤信曰。本邦筑前大宰府。有ニ都府樓之遺址一。人多取ニ其古瓦一而作レ硯。其體質細潤。堅如レ石。與ニ他瓦一甚異。最可ニ愛賞一。近世人取而盡矣。今

則亡。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草中有木。木中有草。篤信謂。草中有木者。如牡丹迎春花雲實懸鉤子玫瑰花連翹之類是也。木中有草者。如枸杞蔓荊棣棠花平地木佛桑花紫陽花茅藤菓之類是也。

朱子曰。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篤信謂。豈唯文章可見人之壽夭耶。見人之書字。其精神之强弱。而亦可以卜壽夭。是亦不在書之美惡上。

楊升菴丹鉛錄曰。溫湯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篤信謂。豐後州鶴見嶽下有平原。號鶴見原。一名石垣原。處處有溫泉而出焉。其地中所有溫泉之地。白礬之氣薰蒸。里人開圃數日。礬氣透土。時以鍤聚其土煮之。如煮鹽之法。遂爲白礬。爲貨鬻之。得利者多矣。以此可見非有自然礬石也。

世俗好造僞書。而爲古書者多矣。至于券契亦然。辨之之法有三。一察其文辭之古今遠近。二觀其手跡之古今遠近。三視其紙牋之古今遠近。執三者以試其時世之遠近古今。則眞僞無所逃矣。且文字之古近。亦有一術焉。以水微浸之。以指摩之。古者遂難脫。近者易脫。此其證也。

本邦上世民俗頑愚。不孝之子。多不封父祖之墳墓。人稱之爲無墓。故後世謂頑愚之事爲無墓者。此其由緣也。出于寢覺記。

著書與編書不同。著者自著作也。編者編輯於古書之所在也。

後漢書。韓康曰。此自老子與之。是以老子爲自稱。陳簡齋詩。從今老子都無事。是亦自稱也。

朝鮮人成文公慵齋叢話曰。日本人死。則以板棺坐而埋之。不封樹。而與平地無異。篤信謂。我國上世帝陵在畿內者。甚高大如山岡然。至中世則或不然。如醍醐朱雀高倉之諸陵。皆與平地無異。慵齋所稱信然。

朝鮮成慵齋稱朝鮮崇奉佛敎久矣。新羅故都。招提多於閭閻。王之第一子爲太子。第二子則削髮爲僧。雖儒林名士。亦皆效之。篤信謂。朝鮮王子及儒士爲僧。古昔朝鮮臣服于我邦。而信使屢往來。彼我互所視傚而然乎。何其俗之相同如此。

本邦近世儒者。 削髮與僧相同。習而成風。此風寬文元祿之間。漸粗改。今也儒士養髮者多矣。

事文類聚載。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謂之花書。事物紀原曰。花押。古著書名。破眞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摸倣。典籍便覽曰。今人押字。或用號。 或用他字。不盡用名。非古意矣。篤信云。 花書又稱花押。或謂之押字。此中華之稱。本邦稱判形者是也。本邦人亦閒有用其名者。縉紳家稱之爲二合。 蓋草書於其名之二字也。或有用名之一字者。又有用他字者。不用字者。 倣畫圖樣。是中華所謂花書也。 古人多倣竪繪。今人皆用橫繪。 其下基皆以一字爲之橫畫。花押。本邦人號之判形。而判形之稱。於中華之書。所未見也。 近時先輩有以押字爲印章者訛也。

中華獨孤信之三女。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篤信謂。本朝藤原道長之三女。爲一條三條後一條之皇后。第四之季女。亦爲後朱雀院之女御。生後冷泉院。和漢有女之兄弟貴幸如此者。

袁天綱視岑文本曰。肉不稱骨。非壽兆。篤信曰。吾自少壯相人多矣。肉多骨小者。往往夭死矣。是所謂肉不稱骨。

陳藏器本草拾遺論溫泉曰。諸風筋骨攣縮。及肌皮頑痹。手足不遂。無眉髮。疥癬諸疾在皮膚頑痹。打撲閃挫。金瘡日久不愈。疥癬瘡痒之症。病在皮膚骨節者。固宜入浴。或如虛寒症。 及有鬱症。 痞塞積滯者。雖無效亦無害。 苟無以上之諸症而入浴者。往往疾病增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宜愼而莫妄浴。有熱者尤有害。不可浴。

古昔所レ稱猿樂者。以二戲謔之事一爲二長談一。或爲二歌舞一。而能使二人嬉笑一。如二今之猿樂一。一闋而後又別爲二戲言一。此俳優之事。謂二之狂言一者。卽古昔之所レ謂猿樂也。見レ於二空穗物語源氏物語源平盛衰記等所一レ記而可レ知矣。如二今之所レ謂猿樂歌舞一。此近世興福寺俳優之所レ業。做二古者之猿樂一而爲レ之。非二古之所レ謂猿樂一也。

灘字。韵會小補云。瀨也。今湲灘之義。集韵別出二潬字一。水中沙出也。白居易恬眞寺詩。手拄二青竹杖一。足蹋二白石灘一。李時珍食物本草註云。嚴子瀨一名七里灘。蓋沙石上曰レ瀨也。篤信案。字書數種。並未レ見三灘字有二海洋之義一。本邦古來以二灘字一爲二海洋一者非也。雖二宿儒一不レ知二其非一。且浮屠氏往往誤用者多矣。可レ謂二習矣而不一レ察也。

古人論レ詩。以二屢變一爲レ佳。愈變則愈進。不レ變則不レ進。老杜且然。況他人乎。蓋變者捨レ舊就レ新。漸進而不レ息之謂也。爲レ學者亦然。朱子所レ謂終身主二一說一而不レ移。若非二上智一則是下愚。是所レ謂不レ變者也。若夫捨レ正變レ邪者。復爲レ不二善變一。所レ謂下二喬木一而入中幽谷上者也。

古人爲レ詩。於レ所レ當レ用レ事而用レ之爲レ無レ病。苟於レ所レ不レ當レ用レ事而用レ之者爲レ病。是爲二事所一レ用也。故曰。用レ事而不レ爲二事所一レ用可也。作レ文亦然。於レ所レ不レ當レ用レ事而用レ事者。苟非レ誇レ多則是衒レ巧。可レ謂二無用之贅言一也。安陋亦甚矣。固其爲レ學之不二精純一也。可レ爲二好レ名之病一也。

作レ詩。如二絕句一。以二後二句勝二前二句一爲レ佳。苟前二句好。而後二句弱。或前後不二相稱一。則可レ爲レ拙。是古人之說也。

用レ兵之道。固在下先據二依乎險要之地一。而固レ本深レ根。外禦中其侮上而已矣。然擧レ兵征レ遠之方。在二我先倡一。先倡者。在二遠馳而行募一而已矣。夫衆人之從違無レ常。特因二其偶與二不偶一也。故遠馳而行募。則衆人從二其令一而受二其制一。附二其勢一而不二順服一者少

矣。其道上所倡各處之將士。咸爲我兵矣。苟有不順服者。則討之而示威。以勵其餘。若坐待敵之乘勢而來侵。則無奮發號令之勢。故來服者少矣。敵兵之所來道上各處之人士。爲敵所倡者。咸爲我讎。雖素臣服于我者。不能不爲敵。故衆之從違者勢而已。古人曰。先則制人。後則爲人所制者。其此之謂乎。如湯武之征伐。漢高之入咸陽。是也。永樂帝之入京師亦然。彼固雖非義兵。然得用兵之法則一也。如本邦足利尊氏之爲反逆於京畿。與官兵戰而不利。走乎筑紫。其勢猶微。方此時。新田義貞諸將以大兵追討。則擒戮之也必矣。而悠悠曠日。坐待敵兵之來攻。可爲失計也。尊氏在筑紫。馳羽檄而旁募兵。九州之士。順服之者多矣。其兵勢漸盛。而後兄弟自海陸進來。道上之諸州。景從響應。官兵不能敵之。遂令君王蒙塵。神器再遷。是不先倡之過也。且後年菊池氏之勇猛也。屬志於南朝。振威於鎮西。細川賴之恐其長驅。而來逼于京師。說其君足利氏曰。菊池氏苟自筑紫發兵。而遠驅旁倡。則九國咸服從矣。其所經過道上四州中州。亦恐強半爲敵。則其勢恐不可當。然坐待其來侵則不可也。不若將軍親往征也。於是義詮從其謀而西征。諸州皆從其令。無爲敵者。是以菊池不能敵。是賴之之好謀用兵之良也。

婆伽羅龍澍車軸雨。唯大海能受。出乎浮屠之書。天台四敎儀。國俗謂大雨爲車軸者。本乎此。

國俗招神靈而建原廟者。稱之勸請。法華經化城喩品。及天台四敎儀。有勸請二字。國俗之言。蓋本乎此。是與文文山別集所載。文山與弟書所謂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相似而不同。

外國之人。雖穢腥不美之物。然食之者多矣。此豈非因佳穀之匱乏乎。本邦之人。若類之品物。不屑喫食者甚多矣。豈非曰土地豐穰。佳穀嘉蔬之衆多耶。上世稱日本爲豐葦原瑞穗國。不亦宜

乎。異域與我國、其豐歉之不同也如此、是以中華之人、當凶年饑歲也、餓莩盈野、本邦則雖凶年不至如此、其餓莩者稀有爾、縣吏之輩、以所稀有之寒餓、不能賙而活之。而曠其官職、惟豈非有司之不仁乎。

本邦之俗、父及兄弟族人、死爲骨骸、而不能辨其眞否。則刺我身出血。而瀝彼骨骸、而可能辨其滲入骨。異族則不然、以此試之、無有違者。國俗謂之血合。此卽同氣相求也、理或然矣。顯昭法師亦言此事。案。通鑑載梁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後淑媛告綜。綜由是自疑、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綜遂發東昏侯冢。幷自殺一男試之皆驗、遂叛梁降魏、爲東昏侯擧哀、服斬衰三年。此可謂和漢相同之說也。

爾朱榮之討葛榮也、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勅軍士各置袖棒一枚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擊之而已。分命將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表裏合擊、大破擒葛榮。是可謂用兵之良法也。篤信意、昔用棒之法、使戰士每一人杖一棒、此臨戰可令振之橫拂之引而在己。勿令棒直擊而在敵。苟令棒在敵身、則爲敵所奪、不如無棒也、蓋以刀斬甲、則不能傷、只以棒者能令破碎、而敵不能當、故至戰時、用刀不如用棒、其所向搏擊、令敵敗走、則雖不獲首級、是爲勝兵。是亦可爲一時之良法也。

飮食之美者、脾胃之所喜也。其不美者、脾胃之所惡也、其所喜者、其品有九焉、喜甘、喜芳、喜溫、喜熟、喜潔、喜軟。喜膩、喜鮮、其所惡者、反此焉。而偶有喜生冷喜酸辛者、此由時令之熱、與合食之宜使然而已。非其喜之專而且常也。故能養脾胃者。在順其所喜、違其所惡、然不節之以度、則雖順其所喜、亦却損傷耳

惟以其所養者害之也。然則養脾胃之道。雖順之爲先。而以節之爲可尙而已矣。

皇明通紀建文皇帝之臣景淸。及建文闔宮自焚。覘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請上自歸。（上者謂永樂帝也。）上喜曰。吾故人也。卽厚遇。仍其官。淸自是恆伏利劒衣衽中。一旦事覺遂遇害。篤信謂。世俗傳言。平氏之臣惡七兵衛景淸欲刺源頼朝報君仇。事與此相類。而其名亦偶相同。可謂奇事也。（景淸欲報仇。於東鑑無所見。然世俗所傳如此耳。）

皇明通紀。僧道衍爲燕王之謀臣。後爲太子少師。復姓姚賜名廣孝。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篤信案。本邦豐臣秀吉公之初起時。有安國寺僧惠瓊者。自毛利家出。而遂爲秀吉公之謀臣。而輔佐軍事。甚蒙寵遇。采邑頗多。亦不蓄髮娶妻。有和漢相類如此者。

胡致堂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閒有觝牾處。本邦南朝源親房在常陸州關城。作職原及神皇正統紀等書。亦無一卷携往。唯記其嘗所職而已。所以閒有差誤也。此亦倭漢相似之事。

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外集四卷載之。司馬溫公傳家集五卷。亦有和錢君倚日本刀歌。其詩與歐集所載大同小異。蓋島夷二字。溫公集作昆吾。與之居居字作俱。先王大典藏夷貌。此句作嗟予乘桴欲往學。繡字作鏽。其餘皆同。

本邦濱南海諸州。往往海潮沸溢。沒倒廬舍。蕩失苗稼。人類多溺死。或十數年一至。國俗謂之津浪。如北海諸州無之。嶺表錄異記謂之沓潮。又爲海翻。爲漫天。中華亦瀕南海處有之。然前漢元帝之時。北海水溢。然則北海亦有時而溢。

野外之鬼燐。其色青。亦其形如炬。聚散飛行。所謂火之怪曰遊光者是也。又有冢墓之鬼火不移者。是諸血之燐光也。別有狐之爲妖而如炬者。

墨客揮犀。宮殿有魚尾形尾指上者。本邦亦有之。

俗名志也知保古。是海魚之名、其在棟角也。尾指上、又曰、不知何時易名爲吻、狀亦不類魚尾。演義作鴟尾。原是蚩字、是海獸能却火災。是亦本邦有之。俗名鬼尾。與魚尾別也。

釋氏要覽所謂如意者。本邦謂之麻姑之手。蓋刻作人手。指爪之形具矣。手所不到、用以搔抓者。如人之意。故曰如意。

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篤信嚢問之長崎人。其言亦然。外夷用華夏之書者、本邦及朝鮮韃子琉球等數國而已、而各國皆有國字。如本邦之有國字五十文然。

東國通鑑曰、國俗於端午時。市井無賴之徒。群聚通衢。分左右隊手瓦礫相擊、或雜以短挺。以決勝負。謂之石戰。篤信曰、昔本邦亦有石戰。京師及諸州往往有爲之者。皆於端午日。近年有制而止。

國俗謂打礫。

本邦謂水皆曰江。不論其大小。蓋自古而然。攷之中華之書。江水出岷山。又有三江九江。皆爲水名。字書曰、又川之大者、皆曰江。然書之註。江以南凡水。皆呼以江。宋景文筆記云、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是倭漢同稱也。

祝允明語怪曰、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篤信聞。寛文末年。我鄕有棄兒者。與允明所記盡同、世間有物怪如此者。

境地之隱顯、往往繫於人之賢否。雖佳山水。或古來隱晦而不彰者多矣、蘭亭盤谷因王右軍之記、韓文公之序而始顯之類。不可爲少。是亦有數而存歟。

舊事紀第七卷。神武天皇四年二月。于時皇輿巡幸、因登腋上嗛間丘。而廻望國狀曰云云、猶蜻蛉之臀吐焉。由此始有秋津之號矣。昔伊弉諾尊目此國。曰日本浦安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眞國矣、復大己貴大神目之曰玉墻內國。及至復（復字可疑）饒速日命。

乘ニ天岩船一云云。故因目レ之曰ニ虛空見日本國一。篤信謂。此皆稱ニ大和國一者也。非下總稱ニ日本一之號上。然古昔京師在ニ大和國秋津洲一。故稱ニ日本總號秋津洲一。猶下中華以ニ其京師所一レ在。爲中天下之號上也。

古人之用レ藥治レ病。惟用ニ一藥一。或用ニ二三味一。品數不レ多。故治レ病專一有レ功。病去則捨レ藥不レ用。唯用ニ穀肉菜果一。保ニ養之一而已矣。是於ニ攝生之理一爲レ得レ宜。夫藥物皆是偏勝之氣。雖ニ參芪朮甘一。無レ病則不レ可レ用。況其餘麄糲剛烈之物乎。後世用ニ藥品一數多。每至ニ十五六味一。攻補兼用。寒溫雜施。故藥力不レ專。治レ病少レ效。少レ效則用レ藥日久。其偏勝之氣積久。而傷ニ胃氣一不レ少。不レ如ニ不レ用レ藥之爲一レ勝也。

契丹宋時北狄之號也。元時號ニ韃靼一。今號ニ韃子一。契丹僧行均撰レ於ニ龍龕手鏡三卷一。篤信謂。看ニ此書一則契丹亦用ニ華字一可レ知矣。吾昔於ニ京師一看ニ此書一。頗似ニ古今韻會一。蓋字書也。

韓退之說ニ猫相乳一。而以爲レ感レ於レ所レ畜。然此猫之常性。往往若レ是。不レ足ニ以爲一レ異耳。司馬溫公猫雛傳。亦言下猫愛ニ他子一。而與ニ己子一竝乳之事上。夫猫者不仁之獸也。而其性如レ此。蓋物各有レ所レ長而然也。

心閑手敏者。執レ技者之所レ貴也。非ニ心閑一則不レ能レ運レ思。非ニ手敏一則不レ能レ施レ技。然非ニ習熟之久一。則何以至レ于レ此乎哉。

和漢故事相類者。往往有レ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ニ其幼子華一。使下提ニ衣囊一自隨上。津邏疑レ之。永訶曰。奴子何不ニ速行一。捶レ之數十。由レ此得レ免。本邦源義經潛行過ニ北土一。到ニ富樫氏門一。時關吏疑レ之。其家士辨慶以レ杖捶ニ義經一。因レ茲遂得レ免。此事和漢相類。

宋人語錄。多用ニ俗語一。是其當世之語。故平日對レ人之說話。用レ之者宜矣。當時記ニ其語一者。亦隨レ所レ聞而錄レ之。固當レ如レ此。然近世人作ニ文字劄記一。言語多用ニ宋人之俗語一。是何謂也。可レ謂ニ習而不一レ察也。今欲レ輯ニ錄言語一者。不レ可レ用ニ宋人之俗語一。只倣ニ習論孟春秋傳諸書一。作ニ文字一則可也。是古今宜ニ通用一之

文字。互萬世而不可易者也。如古註疏程子易
傳胡氏春秋傳朱子四書易詩等諸解。其所自作。亦
不用時俗之語。是皆可爲法。
下學集以鳥居爲華表。是無稽之言。後人效其尤。
而因循者多矣。可謂習而不察也。蓋鳥居是神
門。本邦神門之制。與華表不同。華表非神門。其
制亦異。尸子及崔豹古今註所言可見。大率本邦自
有制度者。是本朝之令典。與中華之制度不同
者、不可強牽合。吾邦書生古來作爲文章。命名
之間、往往與華言牽合附會者多矣。可謂固陋
也。
江有氾。朱傳曰。水決復入曰氾。爾雅疏曰。凡水之岐
流復還本水曰氾。篤信謂、本邦諸州亦處處有
之。曰合渡。如濃州岐阜長柄川岐爲兩派。下流合
爲一。謂合渡。是也。
水火二物、有象而可見之物也。然無形質而不可
把持。與木金土不同。然五行之中。此二者人之
所日資用。甚切乎民生。不可一日而無之。超
過于金木土焉。水德有二焉。洗之一也。滋之一
也。蓋洗之者取其潔也。滋之者取其浸潤也。
火德有一。煖溫而已。蓋火之所以煎炙炮炒者。皆
煖之也。古人謂。凡屬水者、皆有兩□。北方玄武
神爲龜蛇。人身有兩腎。知之實知而不捨。亦此
兩義。冬之德爲貞。貞有終萬物始萬物之二
理。謂屬水者皆有兩□者。寔然
四書正解字畫辨訛曰、道字從辵、省作辶。凡之繞放
此、篤信案、俗謂從辵偏字、命之爲之繞。蓋以
辶之字相似名之也、
國俗以抄錄稱爲拔萃者非也。蓋拔萃二字出于
孟子。朱子曰、拔特起也、萃聚也。特起于集聚之
中之意。傑出乎群類之謂也。非抄出於其精
要之謂也、大率世俗習而不察、依舊固陋而誤用
者多矣。所宜察也。
楚辭天門篇曰、日安不到、朱子註云、夫日光彌天、其

行匝レ地。固無ニ不レ到之處一。篤信嘗聞レ之矣。紅夷之人。能航レ海遠遊而窮ニ八荒一。謂北方極遠之處。有ニ半歲爲レ晝半歲爲レ夜之地一。蓋半歲日光不レ到。此爲ニ夜國一。見ニ地球圖一而可レ知矣。蓋宋時未レ有ニ此議論一。故朱子說如ニ天門一。又曰。焉有ニ石林一。朱子註曰。石林未レ詳。吾汎ニ覽於ニ中華書一。有下稱ニ石人石橋石鼓石鏡石狗石牛一者上。未レ見ニ石林者一。今觀ニ近江州石山一。其岩石之叢立。恰如ニ林木連竝之形狀一。是可レ謂ニ本邦有ニ石林一也。且如ニ紀州高野甲州身延諸山一。墳墓甚多矣。有ニ巨大石碑一。群ニ立其上一。不レ知ニ幾千萬一。此亦庶レ乎可レ稱ニ石林一也。案本草。珊瑚生ニ海底一。五七株成レ林。謂ニ珊瑚林一。此可レ稱ニ海底亦有ニ石林一也。

盛年之時。夢寐少而間思雜慮多矣。不レ堪ニ紛擾一。而難ニ排遣一。是血氣方壯心力盈溢而然。雖ニ程門諸子一。亦不レ免レ有ニ此患一。宜乎衆人多ニ此病一也。然而是亦壯歲之事。到ニ衰晚一則血氣虛耗。心志無レ力。不レ用ニ除却一。而自無ニ此患一。若夫衰老之身。思慮少而雜夢多矣。恍惚而不ニ分明一。不レ堪ニ紛紜一。夢覺後難レ記。雖レ記無ニ道理可レ語者一矣。非レ如ニ周禮所レ謂六夢之類一。且非下後日之事有ニ兆朕一。而先入上レ夢。又無ニ因レ所レ感而夢一。唯衰病精神無ニ收斂一而紛亂。且多レ痰塞レ氣而然。老弱盛衰之不レ同如レ此。此由ニ血氣之强弱一而然耳。程子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レ定。固當レ如レ此。然老病少レ氣多レ痰者。亦不レ免レ有ニ此患一。然則此非レ繫ニ心疾一。雖ニ君子一亦恐不レ可レ奈レ有ニ此病一耳。

莊子曰。道在ニ太極之先一而不レ爲レ高。林希逸註ニ莊子一。往往以ニ宋儒之所レ見而解レ之。與ニ莊子之意一相乖戾。

宋儒之論ニ老莊一甚嚴刻。誠當レ有レ以也。然往往枉寃。而有下與ニ彼之本意一不ニ相合一者上。彼徒之所ニ以不ニ心服一也。

暮春之時。景氣艷麗。一歲中古人以レ是爲レ最者。固宜乎哉。然而此時餘寒未レ退。霪雨亦連綿。得ニ晴景一常寡矣。往往累旬不レ能レ出ニ門戶一。湮鬱曠日爲ニ多憾一。

唯首夏之天氣。餘寒既去、初暑未レ來、晴色可レ愛。草木繁美、風光舒暢、其景氣甚可ニ人意一。稱爲ニ淸和一。不ニ亦宜一乎。且此月也、日長而不ニ久雨一。內外之事易ニ成功一。最宜レ乎ニ行遊一。逢ニ此良辰美景之時一。優遊可ニ喜樂一。人生一歲之中。可レ爲ニ得レ志之時一。李夢陽曰。四時之景。莫レ如ニ初夏一。此言最可レ爲レ當也。

小松內府重盛憂ニ其父淸盛之驕惡一。屢諫不レ見レ聽。不レ可レ若ニ之何一。於レ此乎慮ニ其家必亡一。詣ニ熊野神廟一。祈ニ先レ父而死一。歸後偶薨。案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使ニ其祝宗祈一レ死曰。君驕侈而克レ敵。是天益ニ其疾一也。難將レ作矣。愛レ我者惟祝使ニ我速死一。無レ及レ於レ難。范氏之福也。柳宗元誹ニ范文子不一レ知レ命。誠是也。如ニ重盛一固是善良。彼苟不レ死。則平氏之亡。亦未レ可レ期也。然先レ父祈レ死者爲ニ不孝一。請レ神求レ死者爲レ不レ知レ命。蓋質美而不學。故不レ知ニ其非一也。可レ惜哉。

一家言者。笠翁公李漁之文集也。有ニ龍燈賦一。說ニ龍燈之事一云。何物神龍。化爲ニ祝融一。逃レ乎ニ水族一。亡レ於ニ火中一。忽逼疑レ電。遠眺猶レ虹。明月失レ照。晴霞斂レ烘云云。或蟠或伸。倏行倏止云云。尾曳曳兮珊瑚。篤信曰。本邦琵琶湖及諸州海中。往往有ニ龍燈一而見焉。殆如ニ笠翁之所一レ言。海人稱レ之謂ニ海鷂魚尾一。蓋其尾長形相似也。

啐啄禪林寶訓音義云。啐啄如ニ鷄抱一レ卵。山鷄欲レ出。以レ嘴吮レ聲。曰レ啐。母鷄憶レ出。以レ嘴嚙レ之。曰レ啄。作家機緣相投而解。亦猶是矣。篤信案字書無ニ此說一。

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曰。凡年忌下上。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レ可レ不ニ自安一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ニ此時一。無レ爲ニ姦事一。是謂ニ年忌一。張介賓類註。此言年忌始レ於ニ七歲一。以至ニ六十一歲一。皆遞加ニ九年一者。蓋以ニ七爲ニ陽之少一。九爲ニ陽之老一。陽數極レ於レ九。而極必變。故自ニ七歲一以後。凡遇ニ九年一。皆爲ニ年忌一。篤信謂。國俗稱ニ厄年一者亦似レ之。

本邦古昔民俗蒙昧。迷ニ邪說一而不レ曉ニ其非一。習ニ其土俗一而祭ニ妖神一。用レ人爲レ牲者。往往有レ之。或老狸精假爲ニ神靈一。而貪ニ享人牲一。而人不レ察焉。時時爲ニ彼見下欺者有レ之。近世民知ニ其非一而止。案春秋僖公十九年。邾人執ニ鄫子一用レ之。左傳云。祭祀以爲レ人也。民神之主也。用レ人其誰饗レ之。是和漢同弊也。復諸州神祠佛寺。孟春捕ニ行人一。面縛繫レ足。打撻爲ニ追儺一者。處處有レ之。是舊習惡俗。至レ今不レ輟。

拜レ神不レ可ニ合掌一。合掌而三拜者。西域之人。拜レ佛之禮也。中華之禮。拜則上ニ左手一而再拜。本朝之禮。亦再拜。中華後世有ニ四拜之禮一。所ニ以重ニ再拜一也。本邦亦有ニ兩段再拜之禮一。

周禮春官宗伯九拜。有ニ振動拜一。註鄭大夫云。以ニ兩手一相擊也。疏云。今倭人拜以ニ兩手一相擊。蓋古之遺法。篤信謂。本朝所レ謂拍手也。

中夏之人比ニ之吾邦一不仁。好食ニ人肉一者。古來多矣。軍中以ニ人肉一爲レ粮。以ニ婦人小兒一爲ニ珍羞一。看ニ歷史所下載可レ知也。左傳莊公十二年。宋人得ニ南宮萬猛獲一。皆爲ニ肉醬一。如ニ子路一亦爲レ醢。本邦人雖ニ餓死一不レ食ニ人肉一。其天性與ニ習慣一。與ニ中夏人一不レ同如レ此也。

些兒二字。乃俗語。邵康節詩中間用レ之。意與ニ微字一相類。田汝成熙朝樂事曰。除夜更深人靜。或有ニ禱社請方一。抱レ鏡出レ門。竊ニ聽市人無意之言一。以卜ニ來歲休咎一。今案本邦鄙俗。婦人有ニ爲レ之者一。

東國通鑑權近曰。孔子刪ニ詩書一。斷自ニ唐虞一以降。則中國載籍。已無ニ可レ怪之事一矣。三國始祖之生。俱與レ漢並レ時矣。安有ニ若レ是其可レ怪者一乎。非ニ獨始祖爲レ然。閼英之生。脫解之出。亦皆怪而不レ常。豈非人厥初海隅之地。有生之衆。淳朴無知。間有下一爲ニ詭說一者上。擧世信而神レ之。以傳地後世天也。不レ然何其怪異之多乎。篤信竊謂。本邦古書記ニ怪異一。亦恐與レ此同意。蓋上世民俗質樸而無知。故有下一談ニ神怪詭異一者上。擧世信尙レ之。附會益釀ニ成妄誕之詭一。後之

記レ事者。亦懵二聖學一而不レ察二其妄誕一。承レ訛踵レ弊。漫信而筆二之於一レ書以傳レ之。後人亦信レ之而不レ疑。因循沿襲。迷レ於二後世一也無レ窮。如下中華文明之國。記二上世之事一者上。荒唐之言尚多矣。然況於二外夷一乎。如二朝鮮國一。上世傳言檀君之事之類。中華日本朝鮮西域。其地雖レ異其事則同。蓋上世聖學未レ傳。人文未レ開而然。予昔疑レ之。近看二東國通鑑所レ記。權近之言。其意亦如レ此。可レ謂下先得二吾心之所一レ同然上者也。楊子雲曰。鴻荒之世。聖人惡レ之。蓋上世草昧。禮義未レ興。近レ乎二禽獸一。所三以聖人惡二之也

唐書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レ四。曰。律令格式。本朝亦循レ于二唐制一。有二律令格式之書一。其條目亦與二唐書所レ載唐制一同。今案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法令也。格者往日既行之迹。考レ之可三以爲二後日之準則一者也。式者所レ當二常守一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二事於一レ此。三者苟有レ所レ違。而入レ于二罪戾一者。刑以齊レ之。五刑其屬三千。不レ可二濫施一。故分二其科條一。循二其輕重一。用レ律而行二五刑一。決二其科條輕重一。而令無レ有二濫刑一。是所三以有二律書一也。

文獻通考曰。宋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二其徒五人一浮レ海而至。獻二銅器十餘事。並本國職員令年代紀各一卷一。奝然衣レ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二眞連一。眞連其國五品官也。奝然善二隸書一。而不レ通二華言一。問二其風土一。但書以對。上召見。存撫甚厚。賜二紫衣一。上聞二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一。因謂二宰相一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レ絕。蓋古之道也。蝦夷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二弓矢一。插二箭於レ首。令二人戴レ之而立一。數十步無レ不レ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二和國使一至入。[illegible]又曰。應神天皇始於二百濟一。得二中國文字一。今號二八幡菩薩一。有二大臣號二紀武內一。年三百七歲。又曰。倭人自二後漢一始通二中國一。

李時珍云。後世寒食禁レ火。乃季春改レ火遺意。而俗作二介推事一。謬矣。

格物餘話　終

自警編目錄

心術之戒

言語之戒

威儀之戒

應接之戒

自警編目錄　終

自警編

貝原篤信著

心術之戒

立ㇾ志以定ニ其本一。居ㇾ敬以養ニ其心一。

●廢ㇾ志　爲ㇾ學以ㇾ立ㇾ志爲ㇾ先。志之一字是爲學之基。志定而後學可ニ得而論一。志立而後學有ㇾ成。古語云。有ㇾ志者其事竟成。蓋一生須ㇾ堅ニ持此志一。一生須ニ完ニ成此志一。人若志不ㇾ立。雖ニ讀ㇾ書學問一。只是同ㇾ流合ㇾ汗悠悠過ニ一生一。更做ニ成甚人一。程子曰。志立而學半。朱子曰。志字最有ㇾ力。要ㇾ如ニ饑渴之於ニ飮食一。纔有ニ悠悠一。便是志不ㇾ立。又曰。爲ㇾ學在ㇾ立ㇾ志。不ㇾ干ニ氣禀强弱之事一。

●不敬　孔子曰。修ㇾ己以ㇾ敬。又曰。敬以直ㇾ內。義以方ㇾ外。樂記曰。禮樂不ㇾ可ニ斯須去一ㇾ身。又曰。心中斯須不ㇾ和不ㇾ樂。而鄙詐之心入ㇾ之矣。外貌斯須不ㇾ莊不ㇾ敬。而易慢之心入ㇾ之矣。陳北溪曰。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朱子曰。聖賢之敎無ニ一言一句不一ㇾ是入ㇾ德門戶一。如ニ所謂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眞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尹和靖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偸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不省　不省察則不能知我所爲之善惡。故動時固當省察此念之邪正。靜時亦須省察此心之存否。應事時須省察以觀其理之當否。愼獨之功於此可用。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安。薛文清曰。予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寢。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愚謂。朱子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之要。學者常從事於斯。而每日須省察於六者之工夫有無。逐日如此。於學有大進。蓋終身當勉行之要也。

●自欺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朱子曰。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又曰。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又曰。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邵子曰。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不可謹乎。

●不仁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

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愚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知皆擴而充之。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仁不可勝用。人唯省察克治之功不加。故雖有爲仁之機。而無爲仁之實。所以歸于不仁也。西銘之意。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愼守於天地所賦予之重。以事乎天地也。存仁之功。莫切乎此。學者須體認之。

○君子之在乎世。雖不能得位行道。然隨其所居而盡其心。則雖在側陋。於物必有所濟、凡於鰥寡孤獨癈疾無告者。須量力而憐恤之。其於親戚故舊及鄉黨鄰里之貧困者。宜隨分而賑救之。其於家隸奴婢衣食居處。亦可用意。勿令饑寒。老人病者尤宜保愛之。

不忍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呂氏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淸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暴怒 凡七情之中。害德性。傷人物。損精神者。無甚於怒。學者於此尤宜加意痛抑之。勿放過。怒時不可發言。恐有過激之言。戒之。責人之辭。不可迫切激厲。（於奴僕亦可戒忿厲。）事有不可。則當詳處。不可以怒敗事。書君陳曰。無忿疾于頑。明道曰。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言明。氣忿則招拂。

雜慮 心中不可有一事。常須要灑落快活。而無滯著繫累。閑思雜慮最害心術損精力。無事時

常當靜坐息慮以涵養本源。有事時可詳慮處之之方。不可思慮其他。且勿過思慮。大凡思量於事。宜徐緩而安詳。不可急迫而勞擾。心有主則自然無雜念。若安念起則須著力痛絕之。不可任私意而助長。朱子曰。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薛文清曰。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切禁將迎。易曰。思不出其位。事未至。不可豫起計度之心。且世事多變易。明日之事。今日難豫定。雖思慮而無益。徒亂心志。費精神而已。若夫克念。遠慮。思患。豫防之訓。所指自不與此同。各有意義。學者詳之。○色貨等之雜念。汚穢於心志甚矣。學者最宜禁之。尤禁淫思。害德生病。○禁接客生他念。雜念多則不能聽客話。所謂心不在焉。聽而不聞也。呂東萊曰。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之善。亦不敬也。

刻薄　論語曰。躬自厚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陸宣公曰。韓人負我。我勿負人。薛文清曰。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古人曰。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韓子曰。君子責己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顏氏家訓曰。望深則易怨。愚謂。對奴婢最不可責望十分。

躁擾　心氣急迫而不從容。浮躁而不沈靜。輕率而不安重。發散而不含蓄。是學者之大病。須去之而後進道。無事時靜坐。可以澄心者。欲有事時須從容應之。凡於夢寐。可以卜其心志之定不定。

忘恩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愚謂。天地覆載於我而生我之本也。聖人百世之師而教化之祖也。皆所當尊奉也。夫豺獺亦知報本。若

忘レ恩背レ德者。不レ如ニ豺獺ー也。父母君主天地聖賢師傅此五恩。不レ可ニ一日而忘ー也。

憂苦　樂記曰。心中斯須不レ和不レ樂。而鄙詐之心入レ之矣。大學曰。有レ所ニ憂患ー。則不レ得ニ其正ー。孔子曰。飯ニ蔬食ー飲レ水。曲レ肱而枕レ之。樂亦在ニ其中ー矣。不義而富且貴。於レ我如ニ浮雲ー。大凡以ニ事物不レ適ニ于心ー爲ニ憂苦ー。是事物重而德性輕也。程子曰。內重則可ニ以勝ニ外之輕ー。人心常須ニ和樂豈弟ー。樂是吾心之所ニ固有ー。而私欲害レ之。況人爲ニ萬物之靈ー。而得レ爲レ人一樂也。且名敎之樂無レ窮。讀レ書知レ道之樂。天下富貴不レ足ニ以換ー之乎。陳繼儒曰。德業常看下勝ニ於我ー者上。則愧恥自增。福祿常看ニ不レ及レ我者ー。則怨尤自泯。安レ分二字。可ニ以免ニ憂苦ー。劉兩峰曰。橫逆拂鬱。正君子堅レ志熟レ仁之基。精レ義養レ氣之地。有レ志者不レ可ニ輕易錯過ー。

不攝生　身者父母之遺體也。不ニ敢敬ー乎。不レ能レ謹レ慾而至レ傷レ生者。不孝之甚也。且自暴ニ其天物ー也。須下常以ニ攝生一爲中心。不レ可レ忽レ之。昔人曰。保養縱慾是人鬼關。然則攝生之理。豈在レ他哉。亦在ニ寡レ慾節ー情而已。故程子以爲。攝生之道。唯在下節ニ嗜慾ー定中心氣上。以ニ口腹耳目之慾ー害ニ其身體ー。豈非ニ迷之甚ー乎。學者須レ省ニ察之ー。語曰。子之所レ愼齊戰疾。朱子曰。疾又吾身之所ニ以死生存亡ー者。不レ可ニ以不ー謹也。呂東萊曰。養レ生養レ心同一法也。

求レ滿　記曰。欲不レ可レ縱。志不レ可レ滿。樂不レ可レ極。胡盧山曰。凡事必使レ可レ加。酒飲ニ微醉ー。華看ニ半開ー。正此意。今人事事求ニ滿足ー。必到ニ無レ可レ加處ー。不レ知世事。到ニ無レ可レ加處ー。便可レ憂。厚生錄曰。人生ニ世間ー。自レ有ニ知識ー。卽有ニ憂患不レ如レ意事ー。如ニ小兒叫號ー。皆其意有レ不レ平。自レ少而壯而老。如レ意者少。不レ如レ意者多。雖ニ大富貴人。世所レ羨爲ニ神仙ー。亦有ニ不レ如レ意處ー。與ニ貧賤人ー無レ異。特其所ニ憂患ー之事異耳。故謂ニ缺陷世界ー。達ニ此理ー庶可ニ少安ー。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レ要ニ事事足レ意。常有ニ些不足處ー便

是。

縱慾　胡文定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愚謂。慾念未除。色慾未愼。何以足語養德養身之術乎。以色為樂者。得樂甚少。為患尤多。猶得一而失十也。

矜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程子曰。謙者人之至德。又曰。他卦皆有悔凶吝。唯謙卦未嘗有。又曰。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王氏曰。程門上蔡。去得一矜字。矜傲之別名也。傲生於客氣。傲凶德。蓋傲意氣便驕。聲色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傲之反為謙。謙之六爻無凶德。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李氏曰。為學之道。常以卑遜自下為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呂氏曰。為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

言語之戒 (愼言語以養其德)

多言　讀書錄曰。常默可以見道。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常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又曰。因喜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又曰。纔言語便思簡默。又曰。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又曰。常默最妙。己心既存。而人自生敬。愚謂。大凡言語尙簡要。接人則當擇言簡要。如對僮僕命令使役之外。不可多一語。古人云。寡言者。存心。養氣。修德。

蓄レ威之助也。三緘之諭。君子愼レ之。寡レ言者。又當ニ以爲ニ免レ過遠レ罪之道一。

戲謔　張子曰。戲謔不ニ惟害レ事。志亦爲レ氣所レ流。愚謂。戲謔最害レ志損レ德。不ニ戲謔一亦持レ志之一端也。且戲謔則納レ侮。對ニ僮僕一最不レ可ニ戲謔一。

多笑　其害同レ前。多笑則精神不ニ凝聚一。心氣爲レ之損。

輕言　出レ言必可レ察ニ其是非得失一。不レ可ニ輕率一。一詞輕發駟馬難レ追。方ニ喜怒一尤宜レ訒レ言。不レ可下乘ニ喜怒一而易上レ言。他人雖ニ以レ事相託一。勢不レ可レ行。必明告下其所ニ以不一レ可レ行之由上。輕諾則不レ能レ履レ言。許魯齋曰。毀不レ可レ遽。譽亦不レ可レ遽。怒亦不レ可レ遽。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レ他做ニ毀譽一。後段便難ニ收拾一。

言語不レ確　論語曰。聽ニ其言一也厲。言語須レ要ニ確正分明一。且節ニ聲音之高下一。勿ニ太高一。勿ニ太低一。

疾言　雖レ當ニ倉卒一。不レ可ニ疾言遽色一。況平居無事之時乎。須レ要ニ心氣和平而從容一。言語徐緩而詳審一。程子曰。習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又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レ定者其言輕以疾。

誹謗　誹レ人者。非ニ忠厚之道一。乃害レ物之殺機也。且招レ禍之基。孟子曰。言ニ人之不善一。當下如ニ後患一何上。宜ニ深戒レ之。

威儀之戒

動止不ニ閑雅一　玉藻曰。君子之貌舒遲。曲禮曰。儼若レ思。

怠荒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樂記曰。外貌斯須不レ莊不レ敬。則易慢之心入レ之矣。程子曰。未レ有ニ箕踞而心不レ慢者一。

晏起晝寢　逆ニ天時一。且失レ時廢レ事。若勞倦甚。則暫偃息亦無レ妨。勿ニ久臥一。

手容不レ恭　弄レ手撫レ物揮レ扇之類。亦失レ貌動レ氣之一端也。

應接之戒

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白鹿洞學規。以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爲接物之要。

作事粗略 作事須逐一精詳。一事不可放過。不然則必有過失。而不中理者多矣。周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臨事決斷 臨事先審其理。而斷然果決行將去。不可猶豫貳心。

作事不愼始 作事之初。須精詳愼重。不可輕率妄爲。凡事不愼于始。必悔于終。雖作事不觀時。亦有於此先加愼。故特出此一條。書曰。愼終于始。張思叔曰。作事必謀始。

作事急迫 謀事躁率者必有誤。張觀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薛文清曰。事以急敗者。十常七八。古人云。忙裏要閒。省得遲不錯。

心累外事 明道曰。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伊川曰。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愚謂。外事雖多。爲之須循序漸進。不可厭苦躁擾。而惱亂其心。闘略其事。又須量吾力。不可過勞。何累心之有。若心頭急迫。欲一時了之。或事至時。畏縮厭苦。則不堪其煩擾。當其無事時。須息機止慮。以安其心。凡於外事要悠悠。又不可急緩廢事。明道曰。心不可有一事。呂公著不以事物經心。皆可法。平日存心。固當嚴肅敬畏。又宜從容和樂活潑灑落。不可爲事物被係累。李退溪曰。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

好事 無益之事。不可爲之。無事而勿妄生事。勿玩物喪志。薛敬軒曰。淸心省事。守身之要。又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一生事端。愚謂。學者須守三省。省猶少也。一曰。省念。二曰。省言。三曰。省事。三者之內。省念其本也。蓋可念者。念之則自然寡念。非強而省之。言事亦然。古人

曰。有一物添一累。此言亦是。
辭色暴厲　接人貴嚴而和。又不可悅人以辭色。
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對僕不嚴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註曰。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薛文淸曰。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對客不愛敬　對客雖久勿倦怠。有厭客之意。
則怠慢之心生。而辭色不和順。最宜戒之。如有
客時。可順分量力爲饌具。不可疎略。
爲客久坐　自做客。不可說無用之話而久坐。
廢事失時。且傷神氣。　夜話若語熟。須以人定
鐘爲限。不可過期。
書字不敬　書字雖細事。心須愼重。不可急忙
忽略。寫字要嚴正分明。楊子雲曰。言心之聲也。書
心之畫也。聲書形君子小人見矣。程子作字時甚敬。
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朱子曰。此亦可
以收放心。朱子書字銘曰。　握管濡毫。伸紙行
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好則惑。必
有事焉。神明厥德。
飲食不節　程子曰。愼言語以養其德。飲食以
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
飲食。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
語。　前輩會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切
禁多食飲。須戒滿意之食。省爽口之味。且夜
食莫數足。發宿疾之物。一切禁之。凡逢適口
之物。先須豫定其限數。食訖未足滿願欲之雖
甚堅忍强持。愼而勿放過。○飢時勿大食。恐致
膨脹傷脾。○勿食生冷堅硬之物。恐傷胃氣。
又勿食熱物以傷氣。蓋脾胃喜溫。不以冷熱
犯之。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
寒。此攝生之要也。終身守之可也。東谷贅言曰。人
身以脾胃爲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
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
好靜而惡思。好熱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

覧而惡ニ堅使好ニ淫書而惡ニ俗醫ニ好ニ精書而惡ニ粗疏ニ謂レ生者能順ニ其所好遂所惡則胃腸和平疾斯瘳矣。

看レ書不レ法　看レ書。先正ニ其心ニ。端坐肅容。不レ可レ思他念須ニ專一看去ニ看レ書貴ニ涵泳精熟ニ不レ宜ニ務レ多而徒ニ須ニ逐レ行徐緩看去ニ見去時。不レ可レ遊ニ目於他行ニ。朱子曰。書宜少看要ニ精熟ニ又曰。寛著ニ期限ニ緊著ニ課程ニ又曰。端莊正坐如レ對ニ聖賢ニ則心定而義理易レ究。不レ可レ貪レ多務レ廣涉獵鹵莽ニ李退溪曰。意踏匈匈。帶若レ有レ所ニ追逐ニ不欲ニ廣讀ニ諸書ニ而鹵莽遺忘。厭縱與ニ何不レ讀ニ一書ニ者ニ無レ異者ニ切戒レ之。

赴レ約後レ期　凡赴ニ人約ニ須レ要ニ稍早先レ期。勿レ要ニ不レ早不レ晚中ニ好時節ニ若如レ此則不レ及レ期也多矣。且既遲忘而遺要レ及レ時。則心頗急迫。行レ路早卒。逢ニ相識ニ則意緒怱怱。言語不レ能レ爲レ章。甚爲ニ歉然ニ。宋呂文穆公。赴ニ人飲食約ニ未ニ嘗後到ニ日。使ニ主人望

望然ニ而客不レ至。吾不レ忍也

民生有レ欲。無レ敎乃亂。浮屠尙有ニ戒律ニ以防レ者。豈放ニ蕩禮義之外ニ而不レ知レ所ニ以自檢ニ哉。宋弟篇信之自警編ニ輯レ之以ニ古説ニ雜レ之以ニ臆説ニ實修身之規戒也。有レ志ニ于進修ニ者。一日不レ可レ無ニ此篇ニ因以自警。且以視ニ諸同志ニ云。

寛文戊申重陽日

筑前後學　貝原元篤書

初學知要敍

張子曰。書須レ成レ誦。精思多在ニ夜中一。然自ニ唐虞一迨ニ趙宋一。聖經賢傳幾千萬言。欲ニ盡成一レ誦。則日不レ足。而史子百家之書。亦不レ可レ不ニ歷觀一焉。蓋博學而後可レ語レ約也。苟舍ニ博覽一。直欲レ守レ約。則可レ謂レ狹也。不レ可レ謂レ約也。能博能約。而爲ニ能讀レ書者一。人物世澆。載籍歲多。故專務ニ博覽一者。無レ潛ニ心於聖經一。有下爲ニ書籠一過ニ一生一者上。損軒先生有レ憂レ之。作ニ初學知要一。以爲ニ學者軌範一。開レ卷閲レ之。聖賢格言。可ニ以切レ己體察一者。無レ不ニ悉備一焉。是乃六經四十二萬餘言之最要。歷代諸君子一生之精髓。斯纂以爲ニ一書一。且附以ニ六十年來自得之言一。常誦ニ體之躬一。則豈翅初學入レ德之門哉。實趨ニ聖域一之捷徑也。先生姓貝原。名篤信。字子誠。筑州福岡人。傑然君子儒也。昔年來ニ游于京師一數年。爾後一朞半歲之寓居亦數度矣。余自ニ志學之初一。挾レ策受レ業。親ニ炙乎醇德一有レ年矣。於レ是願ニ其學術一。循ニ環六經一。歲增ニ意味一。徧讀ニ史子一。廣窮ニ物理一。凡古今群書。無レ不ニ盡涉獵一焉。既極ニ其廣洽一。而反説ニ其約一。是乃眞約。而求ニ聖人之道一。不レ外ニ乎此一也。可レ知矣。惟人棄ニ常珍一。而嗜ニ異饌一。天下皆是也。余恐讀レ之者。狎而侮焉。故敍ニ俚言一。勸ニ諸後進一云爾

元祿丁丑孟夏中浣

平安城後學　伊藤素安謹序

初學知要敘

聖人承世立教之道。載在典籍。後世君子。又爲之訓解。指示其門戶。然後其法大備。而無遺缺焉。蓋古之未有今道矣。然往聖之遺緒其在焉。後賢之傳亦常存焉。炳乎如日月之中天。雖蒙昧者一覩之。則無不明。故其言可考。其道可求。由是而之焉。抑若大路然。何難知難行之有。豈匪後世學者之大幸乎。宜日月熟讀研究循環浸潤也。然齡輒涉獵。不易辨觀而盡通。而吾儕恐不能知其要守其約。夫學者之於經書也。固欲博洽。然所守不約。則泛濫無功。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程子亦曰。多看而不知其要。書肆耳。予於是乎自不揣荒陋。類纂輯於經傳子史之中最切要而可記憶約而可守者。以類聚而成編。著諸簀櫃之餘。欲備晨夕之觀覽。而自便誦讀。庶乎不使吾志在宽廢。以爲不背之歸。是乃予編輯之意也。因以爲

序

元祿丁丑重陽日

益軒貝原篤信書

初學知要目錄

上卷

爲學

中卷

修身

下卷

接物

處事

警戒

目錄終

初學知要卷之上

貝原篤信編錄

爲學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學

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周官曰。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大戴禮曰。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

陳忠肅公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力大。

韓魏公曰。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朱子曰。苟得聞之。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近。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顏之推曰。人身難得。勿虛過。

○篤信竊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若爲人不聞道。則昏愚虛過一生了。誠與禽獸無異。何以可爲貴乎。是以爲人必貴聞道。聞道則爲不虛生也。嘗著爲學論曰。學者何所以學爲人也。人者固人也。何故學爲人乎。不知人之道。則近於禽獸。不可以爲人。是以學爲人也。曷爲近禽獸也。人苟飽煖放逸而

無レ敎則不レ知レ有ニ人之道一。此心之所レ知者。不レ過ニ情欲利害之私一而已。是則雖レ有ニ人之形一。而其實何以違ニ於禽獸一。是聖人之所ニ以憂一。敎之所ニ由起一。而人之所ニ以不一レ可レ不レ學而知一レ道也。愚嘗謂。人生而不レ學。與レ不レ生同。學而不レ爲レ人。與レ不レ學同。苟不レ欲ニ學而爲一レ人。則欲レ爲ニ禽獸一耶。何不レ思之甚也。予聞ニ學然後知一レ不レ足者一。未レ聞ニ不レ學而知レ道者一也。人知ニ以レ食愈一レ饑。莫レ知ニ以レ學愈一レ愚。夫講學之有レ益ニ于人一也。猶ニ食之過レ飢。藥之療一レ病然。是必然之理也。然食之不レ適レ時。藥之不レ中レ病。皆能害レ人。豈因レ茲而可レ廢ニ食與一レ藥乎。盍レ求レ所ニ以適レ之中一レ之哉。嗚呼後世之人。爲レ學不レ爲レ己。由レ讀レ書而長ニ其矜傲一。害ニ其性質一者。往往有レ之。是豈可レ爲ニ能學一耶。衆人不レ知ニ此理一。則見以爲ニ學問無レ益而有一レ損。是古人所レ謂。因レ噎而廢レ食者。豈不レ謬乎。古之學者爲レ己。以レ欲レ爲ニ君子一爲レ志。故遜レ志時敏。反レ身克レ己。好レ問責レ人。而欲レ得ニ之己一。所ニ以有ニ大益一也。今之學者爲レ人。以レ欲レ見レ知ニ于人一爲レ志。故夸レ己侮レ人。文レ過遂レ非。不レ責レ人。而好ニ自用一。飾レ外欺レ人。無而爲レ有。虛而爲レ實。徼ニ當世一。則謂ニ人莫ニ己若一。所ニ以無レ益而有一レ損者。職而此由也。顏之推所レ謂。有レ讀ニ數十卷書一。便自高大。凌ニ忽長者一。輕ニ慢同列一。人疾レ之如ニ讎敵一。惡レ之如ニ鴟梟一。如レ此以レ學求レ益。今反自損。不レ如レ無レ學也者是也。世之學者。粗通ニ經義一。論ニ訓詁一者有矣。未レ聞下有レ志ニ於窮レ理致レ知爲レ己自修改レ過遷レ善而變ニ化氣質一者上。其所レ說レ經。以ニ微長一于庸輩一。自夸侮レ人。而傷ニ其性質一。害ニ其心術一者。往往有レ之矣。是還出ニ記誦詞章俗學之下一。何也。由レ不レ知ニ爲レ學之道一也。彼辭ニ講學一。而不ニ自恥一者。固是頑愚昏迷之人。老子所レ謂。下士聞レ道大笑レ之者。不レ可レ爲レ恠。書曰。爾無レ忿ニ疾于頑一。言是等人所レ當ニ哀憫一。而不レ可ニ忿疾一。夫不レ用ニ舟楫之利一。不レ知ニ江海之廣一也。不レ聞ニ聖賢之道一。不レ知ニ學問之大一也。彼昏愚不レ學之人。

未レ聞ニ聖賢之道一。以レ何知ニ學問之大一乎。譬ニ諸盲聾之人一。雖ニ日月一亦不レ能レ覩焉。雖ニ雷霆一亦不レ能レ聞焉。今之俗士。不レ知ニ學問之大而且美一。却誹ニ笑之一不ニ亦宜一乎。然則頑愚誹レ學之人。信所レ當レ恕。不レ足ニ深責一。而讀レ書爲レ學者。却不レ知下所ニ以爲レ己自修而爲ニ君子一之方上。哀哉。

擇ニ學術一

子曰。攻ニ乎異端一斯害也已。（是言ニ學術之當レ擇也）

篤信竊謂。天地之間。道一而已矣。學ニ其一一者。學術之正也。不レ學ニ其一一而學ニ其異一者。學術之不レ正也。譬如下往ニ道路一者上。其所ニ趨向一既正。而後可レ言ニ終レ日行行以到レ家。其所レ學既正。而後可レ言ニ終レ身孜孜以成レ功。苟趨向不レ正。則其所レ學雖ニ勤苦一。其所レ行雖ニ清修一。徒費ニ一生之精力一。用爲ニ無レ益有レ害之事一而已。古語曰。只知レ貪レ程。不レ覺レ錯レ路者。此之謂也。夫君子愼ニ其始一。毫釐之差。猶恐レ有ニ千里之謬一。況其始所レ學之不レ正。豈翅毫釐之差而已哉。是以傷ニ心術一。壞ニ世道一。背ニ天理一。廢ニ人倫一。終レ身迷謬。而不レ知者。其害不レ可ニ勝言一。故初學先務。在レ擇ニ學術一。擇ニ學術一者。復不レ可レ不下擇ニ明師與ニ良友一而從上レ之。世之昧者。懵然不レ知レ之。既不レ揀ニ其所レ學。且不レ擇ニ其所レ從。雖ニ後有レ聞ニ正道一。然因ニ先入之言夙爲レ主。而不レ能レ信レ之。往往溺ニ其所レ習。阿ニ其所レ好。是以迷ニ惑乎曲徑邪路一。得ニ正道一而入者寡矣。枉過ニ一生一。而不ニ自悟一。可ニ勝歎一哉。

○學術之不レ正者。奚翅一端。有下雜ニ於異學一者上。有ニ功利之學一。有ニ詞章之學一。有ニ記誦之學一。有ニ訓詁之學一。如下雜ニ於異學一者上。不レ知ニ聖學之可レ尊也。功利之學。不レ純ニ于仁義一。所レ謂天理人欲同レ行異レ情者也。詞章記誦之學。不レ純ニ于經術一者也。訓詁之學。雖レ純レ治ニ於聖經賢傳一。不レ能レ體ニ認於義理一。其說ニ經義一雖ニ詳審一。記ニ章句一雖ニ博洽一。然無ニ致レ知之工夫一。而不レ能ニ自得ニ乎心一。唯拘ニ泥于文字章句之間一。以下考ニ同異一校中詳略上爲レ務而已。其不レ知レ道與ニ記誦詞章之學一一也。可レ不ニ明辨而審擇一乎。大凡爲レ學之要。

在レ知レ道。知レ道則行レ之亦在ニ其中一矣。學而不レ知レ道。雖ニ經義詳明一與レ不レ學同。況其他不レ純ニ乎經術一者乎。

擇ニ師友一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レ師爲レ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レ敬レ學。　韓退之曰。古之學者。必有レ師。師者所ニ以傳レ道受レ業解一レ惑也。人非ニ生而知一レ之者。孰能無レ惑。惑而不レ從レ師。其爲レ惑也終不レ解矣。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程伊川曰。學者必求レ師。求レ師不レ可レ不レ愼。○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ニ滋益之象一。故君子觀ニ其象一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レ說。莫レ若ニ朋友講習一。○曾子曰。君子以レ文會レ友。以レ友輔レ仁。　覺軒蔡氏曰。以レ文會レ友。致レ知之方。以レ友輔レ仁。力レ行之事。○子曰。無レ友ニ不レ如レ己者一。　朱子曰。友所ニ以輔一レ仁。不レ如レ己則無レ益而有レ損。　又曰。朋友纔不レ如レ己。便無ニ敬畏一而生ニ狎侮一。豈能有レ益。又曰。無レ友ニ不レ如レ己者一。與ニ勝レ己者一處也。又曰。今人取レ友。見ニ其勝レ己者一。則多遠レ之。而不レ及レ己者。則好親レ之。此言乃所ニ以救ニ學者之病一。　范祖禹曰。與ニ賢ニ於己一者一處。則自以爲レ不レ足。與レ不レ如レ己者一處。則自以爲レ有レ餘。自以爲レ不レ足則日益。自以爲レ有レ餘則日損。○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レ直。友レ諒。友ニ多聞一益矣。友ニ便辟一。友ニ善柔一。友ニ便佞一損矣。（季氏篇）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レ尤。小人多レ怨。○程子曰。始比不レ以レ道。隙ニ於終一者多矣。故請レ交貴レ乎愼ニ始。　胡五峰曰。能攻ニ人實病一者至難也。能受ニ人實攻一者爲ニ尤難一。人能攻ニ我實病一。我能受ニ人實攻一。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レ然其不ニ相陷而爲ニ小人一者幾希矣。　朱子曰。自ニ天子一至ニ於庶人一。未レ有ニ不レ須レ友以成一。○篤信窩謂。人倫之道。四。朋友之責ニ善輔一仁而立。師亦在ニ朋友中一而最貴者也。是以聖人以ニ朋友一爲ニ五倫之一一。然則其所ニ以繫爲ニ至重一。可レ

不下擇二其善者一與レ之交上乎。中庸。以レ尊レ賢置二親レ親之上一。其旨深矣。蓋非下與二賢者一講中明之上。緣レ何而知二親レ親以下之道理一乎。夫愛レ人欲レ周。取レ友欲レ擇。擇レ友之道。須レ取下直信而有二知慮一者上。凡學者之立レ身也。得二朋友之助一者居レ多矣。苟交游非二其人一。豈啻無レ益二于己一而已哉。久而與レ之相化。而至レ失二其所一レ守。故君子要レ擇レ交。夫學者之修レ身。君子之治レ人。須下以二正直之士能告レ過而諫爭者一爲上レ友。庶二乎太有一レ益。苟好友二善柔佞媚之人一。則無レ益而有レ損。可レ不レ戒乎。○篤信嘗作下擇二師弟子一辨上曰。師者人之模範。學者之所二以法效一也。故師良而後學術正。學術正而後學問有レ益。是以學術之邪正。心術之善惡。皆因レ玆焉。不レ可レ不二愼而擇一レ之。擇レ師之道。可レ以二學術純正性行端嚴者一。不レ可下徒以中有二文學一而已上。夫爲レ人者。固不レ可レ不レ學。然爲レ師者非二其人一。則使下學者勞二思慮一而不レ知レ道。費中日月上而無二成功一。況其所レ教者。害二心術一。害二材質一。害二學術一。其害有下不レ可二擧而言一者上。是所レ謂以レ學求レ益。而今反自損。不レ知レ無レ學也。故爲レ學者。當二以レ擇レ師爲一レ先。且弟子亦後日爲二人之師一者也。苟弟子非二其人一。則後日爲二人師一。而有レ害二於人一。亦猶二前所一レ言。況且有下背二其師一而爲レ害者上乎。故爲二人之師一者。亦不レ可レ不レ擇二其弟子一。不レ可下徒以二來從一爲レ悦而安受中容之上。是愼レ終于レ始之道也。不レ可二忽諸一。荀子曰。非二其人一而教レ之。齎二盜糧一藉二賊兵一也。獨不レ知二李斯韓非一哉。此言實然。擇二弟子一之法。可レ以二質實而勤愼者一。不レ可三徒以二有レ才而辨給者一。苟不二質實一。則雖レ有二高才雄辨一。不レ能レ爲レ益。其才能增進。則長レ傲侮レ人。爲レ害益甚。比二之無レ學時一。其濟レ惡何止倍蓰而已哉。所レ謂虎而有レ翼者也。故擇二弟子一。不レ可レ不レ愼。夫如二質實而勤愼者一。雖二才性遲鈍一。然終成二其器一者。往往有レ之。俗師徒悦下有二才辨一者上而與レ之以爲レ可レ傳レ業繼レ學。不レ知不二質實一而有二才辨一者。多是巧僞姦佞。而不レ可レ近也。後

來因妓害學術、傷人材、壞名災己、取怨招謗、不勝其悔者有之矣。可不懼乎。

立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又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表記、陳澔曰。俛焉無顧之意。孳孳勤勉貌。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篇。朱子曰。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又曰今之學者全不發憤。○孟子曰、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謂聖賢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子曰。瞑眩憒亂。又曰。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直是不可悠悠。○光武帝曰、有志者其事竟成。○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又曰。志立而學半。又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自棄也。又曰、莫說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又曰、纔姑待來日。斯自棄也。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又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篤信曰、學者修身固可謙遜。然立志須高大。楊子雲言、可爲學者立志之法。大丈夫不可無此志也。楊子雲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楊龜山曰。學以聖人爲的。尹和靖曰、學所以學爲人也。徐偉長曰。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卽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又曰。爲學先

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又曰。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又曰。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之字最有力。要如饑渇之於飮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又曰。如小人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朱子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强弱事。又曰。學者悠悠是大病。又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又曰。學者用心不分。必有進益。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篤信竊謂。爲學不專一。則其功不成。學貴專一。專一者用力不分之謂也。○薛文清曰。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尙。其庶有進乎。又曰。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陳眉公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篤信竊謂。志者心之所之。立者堅强而不怠輟之謂。蓋念念常在學上。而爲之不厭之意。非但有志而已也。爲學當以立志爲先。苟悠悠空度歳月。爲人而不爲己。豈成事哉。立志之方。又在致知而已。蓋知之明。則尊德樂道之志自不能已。故志不立者。豈特稟氣之柔懦而已哉。因知之不明也。學者立志。須以聖人爲準的。不然則雖從事于學。徒安小成而已。是自棄也。賢聖教人以立志爲學也。可謂諄諄也。學者豈可聽我藐藐乎。皮日休曰。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信乎斯言也。蓋教者聖功也。立志者在乎我而已。豈可不自勵乎哉。夫人飮食逸居而無小補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而已。豈可不自恥乎。

居敬涵養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胡五峰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篤信謂。敬是守志之方法。涵養之工夫也。問。

涵養在致知之先。朱子曰、涵養合下在先。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爲己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憲問 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 朱子曰、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是朱子指上文學者君子爲己小人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又曰、人之爲學、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 胡敬齋曰、學不爲己、由萬卷書、與己無干。爲己則皆我事也。 凡日作工夫、及學之於人也、譽乎者不自有、自不苟禮、反爲害。 哉。○萬信篇曰、爲己是爲學之基、爲己爲人是學之爲誠與僞、君子儒與小人儒之所由分也。今之人爲學、而所以無成者、正因不爲己。是以學者常多、成者常少。故願之推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豈不然乎。夫凡爲學之始、須先辨志之向内與向外。人必有爲己之志、而後當爲學。不然則訓詁雖詳、詞論雖巧、皆爲人之弊、而與己不相干。却長私智、損天性、不免爲小人之所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知性善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集註曰、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 董仲舒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程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薛敬軒曰、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萬信篇曰、初學之要、在須先知性善尊德性爲本。蓋德性者、天道之所賦予、而天理之在我者、吾所固有之五常之性是也。未是至善純粹、其用之行也、即五倫之道也。是天賦之性、所以人爲貴。人之所以貴於物也。知其本善與

舜同而尊之至。則何以私慾戕賊之。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乎哉。知尊德性。則道問學之功。亦自不容已耳。

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朱子章句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萬事莫貴於義也。淮南子曰。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篤信齋謂。德性者仁義之謂也。孟子所謂良貴是也。惟人萬物之靈。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所以爲靈爲貴者。豈有他乎。以有德性也。苟廢德性而不尊。則喪天之明。斁人之紀。苟賤汚卑。而與禽獸無異。何以爲靈爲貴哉。眞西山所謂。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此言不宜乎。夫不能尊德性者。因知之不明也。苟知之明。則其尊之也自不能已。故尊德性之工夫。亦在道問學耳。

尊德樂道（孟子）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孝經）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集註曰。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集註曰。貴於己者。謂天爵也）周子曰。天地之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篤信曰。人性之中。有道德之至貴至樂者而存焉。君子知之。故尊之樂之。小人不知之。故害德失道。而不能尊之樂之。唯貪利縱慾而已。學者苟能知尊德樂道。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以須臾不樂。而長戚戚乎。是以君子知之爲貴。

義利之辨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程子曰。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後世所以不知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又曰。學聖人之道者。須是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腳住。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利者有所爲而爲者也。義者無所爲而爲者也。云云。醇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朱子曰。南軒曰。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廣前聖之所未發。又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又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晏子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行義有自然之利。是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左傳○篤信謹按。董子所謂。正其誼者。謂義之所在守之。不以便利枉之也。義者處事物之宜也。利者義之和也。行義而自有得之效。非計利之謂也。謀者。微有意乎此也。非嘗求之謂。凡君子之處事也。唯正其事理之所宜爲而已。未嘗預謀其行義而所得之利。苟有謀利之心。則所行雖善。然是有所爲。而爲之非其義也。明道者。謂道之所在循之。不以私欲蔽之也。道者事理之當然。道義非二。在物爲道。所以處是物爲義。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道也。爲父而宜慈。爲子而宜孝。爲臣而宜敬義也。孟子公孫丑篇集註云。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者是也。功者行道之效也。君子之制行也。

惟欲明道理之當行者而已。未嘗豫計其行道之功效。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姑以事君之道言之。君子惟正其爲臣所宜爲。明其爲臣所當行。而欲盡忠而已。未嘗賴之而可有希寵之心。是不計功利也。是南軒所謂。無所爲而爲者也。凡如爲善而不望其報。皆是也。學者先須審義利之辨而正其趨向。苟趨向未正。有所爲而爲。則雖所行既善。不得爲誠實。何以可與入堯舜之道乎哉。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乎。施之天下國家亦然。其懷民。愛衆。用兵。定亂之方。王霸誠僞之略。皆當辨之其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其始豈可不愼乎。

格物窮理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至也。（格物是大學之始教。即易所謂窮理之事也。）程子曰。格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覺處。又曰。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而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許白雲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件窮格。但格得物多後。自然貫通。）又曰。論學便要明理。（篤信竊謂。爲學者。欲明道理而已。苟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於文字章句之末。未足以爲學。）又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又曰。學者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篤信謂。程子心麤。一言能中學者之病。蓋學者所以不知義理者。因心麤也。）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涵養致知）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又曰。學者工夫。雖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

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又曰、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又曰、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又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又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又曰、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又曰、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又曰、學以知道爲本。（程朱俱以明理知道爲學之要。是以爲學之道學者所當用心也。大凡學者多、而知道學者何物、則不知爲學之道也）

讀書。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傳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馮異曰、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魏主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通鑑綱目）宋太宗曰、開卷有益。居官必要云、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食之有資於口體。世上少他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不成。好人明倪文節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程子曰、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又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焞初到、問爲學之方。程子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又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五倫書字海曰。[illegible]）待

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格猶級也。）又曰、六經循環年欲一觀。又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篤信謂。是讀書之良法。）朱子曰。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方有著力處也。胡文定於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司馬溫公曰。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朱子曰。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董遇云。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陸象山曰。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時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篤信竊謂。以上數條讀書之說。可爲學者之法。）呂氏童蒙訓曰。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朱子曰。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篤信曰。自此以下。朱子讀書之說。又可爲學者之法。）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

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曰。循序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又曰。量力所至。約其程課。則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朱子曰。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又曰。書貴精熟。不貴貪多。時擧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朱子曰。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又曰。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篤信竊謂。豈止聖賢之書義理之學爲然哉。雖文章訓詁雜藝小技之學。苟非細心精研。不能通曉。故爲學貴精細。）又曰。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又曰。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都錯了。又曰。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

得。又曰、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又曰。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又曰、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朱子曰。聞之令人悚然汗下。賀欽好學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篤信謂、可謂得爲學之要也。）朱子曰。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又曰。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晩。却須擇要用功。朱子敎長子曰。少說閑話。恐費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胡敬齋曰。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群書。薛文淸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又曰。孟子

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丘瓊山曰。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篤信竊謂。學者之讀書。有本末輕重先後緩急之序。須循序而漸進。本重而末輕。重者宜先而急。輕者宜後而緩。須以經爲本、史次之。子又次之。而集最其末也。蓋經以載道。不讀之則無由知道。史以載事。記往古之事變。以爲來今之明鑑者也。故不讀史。則不能考往迹而應事務。然則歷史者。固不可不通曉。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如諸子之所說。所以輔翼於經義。發明於道理者不少矣。又不可不讀。如讀集。廣博不可盡。

其中有二佳者一。有二不レ佳者一。其佳者爲レ益多矣。暇日觀覽。可三以廣二義理之趣一。又可三以爲二遊レ目悅レ心之具一。如レ讀二雜書一。須三粗涉獵揀二取其切要者一。不レ可三深思强記而苦二其心志一。恐妨二其學功一。若二夫不經不正之書。淫褻戲慢之語一。不レ可レ接二心目一。看レ書如レ服レ藥。藥有二良毒一。不レ可二妄服一。是以前輩不レ讀二非聖之書一。且養レ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レ主。可レ不レ愼乎。凡讀レ書之法。先以二四書六經一爲レ本。而小學近思錄及周程張朱之書。輔二翼於經義一者不レ可レ闕。讀レ史法。先看二左傳一。次看二史記漢書通鑑綱目及本朝律令格式六國史諸傳記一。讀二諸子一先二管子淮南子荀楊劉向文中子等一。須三循レ序漸及二其他一。如二其餘群書一。苟有二餘力一則看レ之可也。然不レ可レ爲二當務急一。凡如二六經四書一。自レ幼至レ老日日讀レ之。須二循環而終一レ身。次レ之以二小學近思錄一。夫學問之道。固貴二精約一。然古今天下之事理。非二博覽多識而旁通洞達一。則不レ能レ應二事物無レ窮之變一。其於二處レ事接レ物之際一。不レ免レ有二疑惑蹉謬之患一。且其於二修レ德講レ學之道一。不レ能レ無二偏狹固滯之病一。故荀子曰。今爲二一目之羅一。無二時得一レ鳥矣。道雖レ要也。非レ博無二以通一矣。斯言信哉。大抵讀レ書之法。中年以前須下以二博識記誦一爲上レ務。不二博記一則才力不レ進。固陋寡聞。中年以後須下以二義理精熟一爲上レ務。不二識精一則義理不レ明。泛濫無レ功。且讀レ書之序。須下先二古昔一而後中後世上。蓋古書之有レ益二于才學一。非二後世澆漓之書之比一。世人往往。貪レ見二於近世之雜錄一。而懵二于古代之典籍一。是才學之所二以不一レ進也。是亦學者之所レ當レ知也。大抵讀レ書爲レ學者。欲二博且精一。蓋博則無レ不レ通。精則無レ不レ明。其與二博而雜一。寧欲二約而精一。夫讀レ書而不レ知レ道者有矣。是徒讀而不レ能レ窮レ理也。未レ有二不レ讀レ書而知レ道者一矣。蓋義理元是廣大精微。不レ可下以二私智臆見一測中知之上。豈不レ學二古訓一而有レ得乎。學者之於二經書一。虛レ心緩覽。愼思修省。則涵養窮理之功。一擧兩得。故朱子曰。須下是存レ心

與讀書爲一事方得。又曰。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者。此之謂也。篤信又竊謂。大學者。說先王大學而敎人之法。乃修己治人之綱目也。宜爲學問之規模。論語記孔子與弟子言語問答。孔門敎人之道全備矣。誠先聖之懿訓。學者之典則。最所當貴重也。其中以求仁爲要。以孝弟忠信爲先務。以爲君子爲標的。孟子之書羽翼孔子之道。以崇仁義賤功利求放心爲本。中言性善養氣。終述存心養性順天命之說。以事天爲歸宿。是聖學之模範。學者之要務也。讀之可以發揮義理。中庸者。子思說聖學之蘊奧義理之精微。乃傳授之心法也。詩者。本于人情。善於諷諭。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朝夕吟咏之。可以正心志養性情。書者。備記二帝三王之德行政事。可以爲愼德治邦敬天安民之則也。易者。聖人依卜筮以言陰陽造化變易之道。示人以吉凶悔吝。令人避凶趨吉。春秋者。孔子因魯史而記天子諸侯之事。其言雖簡。褒貶予奪自在其中矣。以嚴名分。正倫理。扶植於綱常。禮記者。以言恭敬撙節退讓之法則。禮義威儀之節文。讀之可謹守禮法。而不敢踰規矩。其間雖漢儒之傅會者多。而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存斯書者不少矣。亦可貴重也。夫人倫之道。載在經書。炳如白日。若有能讀之者。則其知道也如日中辨黑白然。苟入而不通四書五經。其猶渡江海無船楫。何由而得造道乎哉。學者須終身循環熟讀而受用之。且夫學者修身之大法。小學之書備矣。事親之道。在孝經。爲學之規模節目以大學爲則。就中緊要之工夫。在第五六章。最是初學之門戶也。爲學之大要。在于白鹿洞規。存仁事天之主意。以西銘可爲據。存養省察之心法。以中庸首章爲準。以上數書。乃聖賢敎人爲學之要義。學者不可不知焉。

致知力行。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所下知。則光大矣。（前漢書○眞西山曰。高明以二知識一言。光大以二事業一言。古之聖王。有レ所レ聞則必尊。不二徒聞而已一也。有レ所レ知則必行。不二徒知而已一也。）程子曰。天下之理。不二先知下之。亦未レ有二能勉以行レ之者一也。故大學之序。先レ致レ知。後レ誠レ意。知レ之不レ至。而但欲二以レ力爲下之。是以苦二其難一而不レ知二其樂一耳。曰下知二不善之不上レ可レ爲。而猶或爲上之。則亦未二嘗眞知一而已。又曰。須三是識在二所レ行之先一。譬如レ行レ路。須レ得二先照一。又曰。知有二多少般數一。殺有二淺深一。學者須二是眞知一。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朱子曰。大抵學問只有二兩途一。致知力行而已。又曰。學之一字。實兼二致知力行一而言。又曰。知與レ行常相須。如二目之無レ足不レ行。足之無レ目不下見。論二先後一知爲レ先。論二輕重一行爲レ重。又曰。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又曰。知與レ行須レ著二並到一。知レ之愈明則行レ之愈篤。行レ之愈篤則知レ之愈明。二者皆不レ可二偏廢一。如二人兩足相先後行一。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レ得。然又須二先知得方行得一。所以大學先說レ致レ知。中庸說レ知先二於仁勇一。而孔子先說二知及下之。又曰。既涵養又須レ致レ知。既致レ知又須レ力レ行。亦須二一時並了一。非レ謂二今日涵養明日致レ知後日力下行也。又曰。學者推二求言句一工夫常多。點二檢日用一工夫常少。（篤信曰。是學者之通病。所レ當二省察一而二者工夫須二並進一也。）又曰。知得深便信得篤。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二以不下力。只爲二知レ之不上眞。果能眞知。行レ之安有二不レ力者一乎。○篤信竊謂。凡爲レ學大端有レ二。致知力行而已。天下之道理。非二先知下之則不レ能レ行レ之。譬如レ行二道路一然。苟不レ知二路脈一。雖二終レ日行行一。亦迷錯而已。古語所レ謂。只知レ貪レ程。不レ覺レ錯レ路是也。故學之序。先レ知而後レ行。如下聖人說二知仁勇一說二知及仁守一說中博文約禮上。亦皆以レ知爲レ先。且二者須二並進一。不レ可二偏廢一。須下知二一分一則行中一分上。不下以二徒知一爲上レ貴。凡專務二讀書講習一。不レ能二踐履力行一。是學者之通病也。點二檢日用一工夫不レ可レ闕。朱子之言。可二深省一。夫學問之要有レ二。在四知レ所レ其未レ知行三

其所已知而已。

博文約禮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集註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朱子曰、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又曰、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分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胡五峰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朱子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方孝孺云、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物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篤信竊謂、博文約禮、此乃致知力行之方。文者、只是理之著顯而可見者也。禮者、亦是理之準則、而可循者也。博文者、博學之謂、約禮者、守約之謂也。非博則窮理不周徧、而無致知之功。有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失之陋。非約則守心不專一、而無力行之功。有泛濫支離之患、而其博失之雜。兩者信不可偏廢。

學問思辨行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出中庸孔子之言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篤信竊謂、此五者、乃致知力行之工夫、爲學之序也。蓋天下之理、必學而後能知。然學而不博、則亦無盡事物無窮之變。以應天下之務、必須多聞廣見以窮其理。既學之、便必有所疑。須質問之於人。然問而不審、則粗略而無以解其疑惑。故須與師友講明其所疑、而反覆詳細、則可以釋吾中心之疑惑也。已問之了、又必反求諸吾心。思索義理、然後有得。不思索、則雖學問博審、不能自得乎心、而義理不明。可謂泛濫無功也。然思之不慎、則徒閒思雜慮、而不能通

乎精微。故必把所學所問者。自家心中謹愼專一以思之、則庶乎有自得而於義理無所不通、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辨判也、既思之了。然是非公私之間、或似是而實非者、似非而實是者、易至紛雜。不可不辨。然辨之不明。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故一一盡明以辨之、庶乎及見於行事時而無差謬。思與辨不同、思是搜索義理於吾心。辨是就其所思者。而剖決是非也、篤者厚而力也、已學而問之思之辨之、則於天下之義理。皆已明白洞達而無所疑、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爲虛文。而終無所成就。故又必眞實敦篤。而力行無一時之間斷。無一念之懈怠。則凡所學問思辨而知之者。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

三綱　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眞西山曰。三綱之名、始見於白虎通。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

五常　董仲舒曰、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前漢書〇篤信曰。列言五常始乎此、）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韓退之曰、人之所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朱子孟子註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論語註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朱子又曰、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人心。乃是性之本體、〇篤信按。朱子於論孟註。釋仁義禮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故雲峰胡氏、番陽沈氏、並有解釋、蔡虛齋誹之。雙峰饒氏亦釋之曰、智者、知之理、心之別、篤信竊謂、智者、心之明、事之別、蓋五常之德固不昧、然智之體以明爲主、其顯於用也、

於事物之來、則有分別是非之理、其所以分別是非者何也、以有明也、然則明是知之體、別是知之用也、（所謂）三綱者、人道之大體、五常者、人性之大綱、是聖敎之大要、人之所當遵而行之也。

五倫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書舜典）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白鹿洞學規、列五敎之目曰、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朱子曰、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篇。是弟子之事、學者之要務也。然學者而爲之、爲學聖賢所不外是、）禮運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明丘瓊山取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於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飮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飮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爲。苟人但知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敎、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

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〇篤信竊謂。古昔明君賢主之治天下國家。必以明人倫爲本。其爲教也止於此而已。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在此耳。且孝弟人倫之大要。子弟之先務。是立身之本。行道之初。學者之所當用力也。苟不孝弟。則雖有他善行良才。不足觀而已矣。

三德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一則誠而已矣。此字指五達道。體謂以身體而躬行之。〇中庸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朱子章句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篤信按。上既言三德。是知仁勇之已成者。然豈易遽及哉。故此節是未及乎三德者。求以入之之事。即困知勉行者下手用功處。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故曰近。蓋知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能。然好學不倦。則義理漸漸開明。是以好學雖未必全然是知。然足以破愚。豈不近於知乎。仁以盡道。固非自私者之所能。然力行事事去省察克治。則人欲漸漸消磨。故力行雖非仁。然足以忘私。故近仁。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能。然苟能知己之仁知不知人。而常存愧恥之心。不肯自暴自棄。必發憤好學力行。則志氣漸漸奮勵。而懦可起矣。雖未必是勇也。就不終於懦弱了。豈不近於勇乎。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朱子集註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程子曰。知仁勇學之要也。朱子曰。進學以知爲先。又曰。爲學不進。只是不勇。〇篤信竊按。三德所以行五達道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勉之。孔子生知之聖。尚以好學好古自稱。然則雖聖人亦以好學爲勤。如力行。亦是好學者之所爲。然必知恥者而後能好學能力行。故知恥是改過遷善之機。志之所由立。而進學之基也。知恥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可不思乎。故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是皆言知恥之義大也。

忠　伊訓曰。爲下克忠。孔子曰。臣事君以忠。程子曰。盡己之謂忠。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說也。朱子曰。君臣是義以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陽城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篤信竊謂。聖人於事君。專說忠者何也。蓋君臣之間。貴賤特異。上下之勢位懸絕。多嚴畏之心。而少親睦之意。比之父子兄弟夫婦。有不同。故動易至欺罔。是事君之道。所以忠爲主也。

孝　爾雅曰。能事父母爲孝。說文曰。孝字从老省。从子承老也。（老即親也。）蓼莪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朱子詩傳曰。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曾子曰。孝子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飮食忠養之。○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婉順也。）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洞洞屬屬、專一貌。）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illegible]曰。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而後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也。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父母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篤信竊按。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而已。人受天地之性而生焉。故以天地之心爲心。所謂仁也。（天地之心生理也。亦人心之生理也。）仁者。人心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莫先於孝。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使臣則惠。

凡百事以孝。則無所行不善。故孝為為仁之本。又為百行之源萬善之首。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子之於父母。於一體之中。唯最親切。夫君子愛親。如此之厚何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身之至貴。雖與之天下。豈可敢換之乎。此至貴之身。本受之於父母。且自初生至漸長。鞠育撫愛之功。亦可謂至厚矣。今也受他人之小惠。尚不可忘。必須要報之。況人子之於父母。有罔極之恩乎。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唯有竭力致孝之道纔可報其萬一而已。為人之子者。豈可不盡其心乎。大抵為孝之道。愛敬而已矣。二者不可闕其一。且養志養體。二者亦不可廢。而以養志為重。故將順其志為先。飲食奉養次之。嗚呼。父母愛子之心無窮。然子或愛親不厚。是衆人之情。故為人子者。能以父母愛子之心為心。而愛其親猶之愛子。然後可謂之孝。是以孝子之心。頃刻不敢忘父母。平日忠養之。既盡其力。又能慎保其身。不為險危之行而陷不義。故親亦無憂。而愛其子倍厚。夫父子之道天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謂良知。唯孝子能為不失此心。故終身慕父母。且非惟人有此孝。雖禽獸亦有之。慈烏之反哺。虎狼之知養。豺獺之報本。豈非天性之自然者乎。人而不孝。曾禽獸之不如也。（論語孝經小學之中言孝可謂至矣盡矣也。學者宜熟玩。）

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洪範○蔡傳曰。睿者。通乎微也。聖者無不通也。）又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多方○程子曰。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篤信竊謂。聖非聖人之謂。狂非喪心之謂。又非狂狷之狂。杜詩所謂。狂夫之意也。）國語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集註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蔡虛齋曰。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朱子曰。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又曰。不思則不能

通微。程子曰。學原於思。又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又曰。何以窒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又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篤信竊謂。知因思而明。行因思而立。夫學貴於自得。非思則不能自得。是學之所以貴於思也。聖人以學與思相對說。可以見思之功大也。

遜志務時敏尚書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蔡傳曰。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朱子曰。既遜其志。又須時敏。爲學之方。只此二端而已矣。又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又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呂東萊曰。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朱子曰。此至論也。呂氏曰。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與爲學工夫相背。　李氏曰。爲學之道。常以卑遜自下爲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

眞西山曰。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自是以上。說遜志。以下。說務時敏。○易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乾乾健健自強不息之意。夕與日對。惕若懼貌。若語辭如也然也。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朱子曰。天行一日一周。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雙湖胡氏曰。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是謂書修學之法　董子對策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不遠矣。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　說苑曰。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此二語適相對。言勤強而不息者。其人必出群矣。　程子曰。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朱子曰。是知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又曰。矯輕警惰。篤信曰。輕惰二者。爲學之大病。輕者以未得爲既得。惰者悠緩不能進。尹和靖曰。學切忌間斷。便不是學。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又曰。此道不是小事。須喫這辛苦方可望。又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黃勉齋曰。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篤信曰。有眞實心地則學之基本立焉。是主忠信也。有刻苦工夫則力學而不息。是務時敏也。二者進學之方也。○篤信謹按。遜志者。不驕之謂。務時敏者。不怠之謂。不驕不怠。此乃弟子職。所謂溫恭自虛。所受是極之事。學者之先務。須去箇矜字而後進學。不然雖從事於學。徒助私智長傲驕而已。竊謂。爲學者。先須立其基本而守其禁戒。夫爲學有大禁戒。矜之謂也。有大基本。謙之謂也。矜者以未知爲已知。以未能爲已能。苟如此則其惡日長。何以進道乎。謙者。以已知爲未知。以已能爲未能。苟如此則其善日長。其進道豈有窮乎。且勤與惰者。賢愚之所由分也。勤則愚者可進于賢。庸拙者可長乎才能。惰則愚者終乎愚。無才能者終乎庸拙而已矣。可不戒乎哉。

日新 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朱子曰。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又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篤信竊謂。日新者。一日有一日之工夫。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之工夫。苟積至十年。則其所長進之效驗。高大而不可測。故學者貴日新。

愛日 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蔡傳云。日不足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貴尺寸之陰。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

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陶淵明詩。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顏之推曰。光陰可惜。譬諸逝水。朱子曰。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

〇篤信竊謂。人之講學勤業。皆以時日之力。故志士惜日短。嗚呼。此日難再得。今年不重來。是以學者最要惜時日。豈可廢時曠日乎哉。古語曰。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此六句可時吟玩。

變化氣質（程子張子）舜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朱子曰。便是教人變化氣質）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程子曰。學宜變化氣質。方是有功。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呂與叔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四字出莊子）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

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竦息勇切竦動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呉臨川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或人曰。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韓非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篤信齋謂。變化氣質者。乃是匡衡所謂治性之謂。舜之命典樂。皐陶之述九德。俱是變化氣質之法。然說變化氣質者。自程張始也。是甚有補于後學。夫學問之道。固在改其過從善而已。然人之過也各生乎氣質之偏處。故改過者。所以變化其氣質也。是以孔孟之書。雖無變化氣質之說。改過忍性。蓋氣質之不佳處者。皆是自己資稟之偏僻。必循之則氣質亦隨而變矣。然變化氣質極難。其故何也。蔽塞而所不通明者。故非勇猛奮發則不能也。變化之之方。先須知其偏塞處而後用力。欲知其偏塞處。則自省責己。受教求諫之功不可闕。若夫用力之方。乃是在克己忍性懲忿遷善改過。須勇猛剛決。且須察於切身病痛。先要從其尤偏處克將去。學必如此而後有益。不然雖終身從事乎學問。亦無益于我。是以學貴改其過而變化氣質。夫學問之力居常無所見。惟見利害臨變故遭屈辱。昔日忿怒憂惶失措者。至此其心平穩而不動。始是可見學問得力處。苟非平日用變化氣質之功眞積力久。曷能至此乎哉。

下學上達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集註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程子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游藝（論語述而）朱子曰、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尹和靖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篤信竊謂、六藝固日用之不可缺者。且如文武材藝。士君子之所當習。皆是至理之所寓。而治心養氣。窮理應變之助。亦學中之事也。游此者。寓情於此。而不留意於彼也。然道學與技藝。自有本末輕重。不可混同。故三代之教。以藝爲最下。徐幹曰。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也。今人暗於此理。往往輕道學而重技藝。可謂倒行逆施處置失所。因不知學問之至重也。可不思乎。且君相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不貴有他技。若夫技藝之事。各執其術者存焉。非大人之事。如漢元帝宋徽宗。雖多材藝。然於修己治人之道。未嘗致意。而其所好者。小能末技而已矣。是豈人君之所宜貴重乎。

初學知要卷之上終

初學知要卷之中

貝原篤信編錄

修身

案朱子。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之要。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大禹謨）

○篤信謹案。是萬世心學之淵源。只此十六字。包盡於無窮道理。宜乎爲大聖授受之心法也。

敬義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太公望也）。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文言）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又曰。此可以盡天下事。蔡虛齋曰。直卽心無私。方則事當理。眞西山曰。武王之始踐祚也。訪丹書於太公。而太公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器物以自警焉。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實一道。

敬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憲問）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國語云、愼德之守也、左傳臼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荀子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敬勝百邪。朱子曰。敬之一字萬善

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又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又曰。拘迫則非敬也。怠緩則非敬也。（篤信曰。要之在勿忘勿助長之間。是謂敬之節度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自是以下說敬之工夫。）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魏莊渠曰。整齊嚴肅。是先制於外者。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惺惺。檢束四體。便自整齊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尹和靖曰。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又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朱子曰。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又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或問敬當何謂。曰。是不得而謂也。惟畏庶幾近之。又曰。敬只是一箇畏字。（篤信曰。合此數者而見之。敬之意義始明備矣。朱子畏字之言。是擴義之說。於敬字其意最爲精當。學者當深味。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復形容畏心常存之言。乃畏字之意也。孫思邈亦曰。敬以畏爲本。篤信曰。敬者心之守。乃持心執事之則也。敬則心有主而事不苟。是以心存而事得。故敬貫於動靜一於內外戒慎恐懼者。常時之敬。謂之存養。其當事者。臨時之敬。謂之省察。）盧玉溪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爲聖學之始終。胡敬齋曰。今古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喩。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篤信謹案。堯典敍述帝德。首言欽字最先。次之以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且平秩南訛。敬致。分命和仲。寅餞納日。命鯀曰。往欽哉。命舜曰。欽哉。舜典稱舜德曰。溫恭。命刑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命契曰。敬敷五教。命伯

夷曰。夙夜惟寅。又曰。往欽哉。又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以堯舜之大聖。其修己教人之道。以欽敬恭寅如此。要之皆是敬字意而已。湯王聖敬日躋。文王敬止。孔子曰。修己以敬。可見群聖人之心法。不出于敬之一字也。學者豈可不拳拳服膺之乎哉。

仁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下同。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〇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又曰。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又曰。人之為心。其德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又曰。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又曰。百行萬善。總于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少之何邪。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又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己不貫。皆不屬己。蔡虛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亦當當一篇西銘。〇問。仁與心何異。程子曰。心譬

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又曰。切脈最可觀仁。又曰。觀雞雛可以觀仁。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公在仁之先。愛恕在仁之後。問。施與用如何分別。朱子曰。恕之所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王觀濤云。人誰無心。如何說人心亡。蓋心如穀種。仁則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穀種亡。穀種已亡。如何生枝葉。○眞西山曰。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稱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首言此者。如處書所稱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卽所稱仁而未有仁之名。吳臨川曰。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篤信竊謂。仁者。人心之生理。萬善之根本。故孔門之學。以求仁爲要。學者須要識得仁字。當將孔孟程朱言仁處。熟讀精玩而體認之。

仁義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又曰。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只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篤信竊謂。仁義者。人道之大本。猶天之有陰陽。天無陰陽。則造化之道熄矣。人無

仁義。則倫理滅而人道絕矣。與禽獸何異乎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集註曰。己謂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又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朱子曰。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又曰。克己固是學者急務。又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己向前而已。尙何問哉。眞西山曰。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林希元曰。視聽言動上。若有一毫不當爲。便是非禮。便是己私。○篤信竊謂。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身而有。故身之私欲謂之己。克己克身之私欲也。不可把己字直訓爲私欲。克己復禮。是兩件工夫。朱子晚年之說如此。克己而後又有復禮一層工夫。譬如種五穀。然雖旣除去稂莠。亦不可不加培養灌漑之功。不可謂克己則禮自復。復禮者。事事循節文也。人身所爲之事。只是視聽言動而已。此四者。皆有箇自然之天則。而所當爲者卽是禮也。故四勿者。克己復禮之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朱子曰。敬以持己。（說上二句）恕以及物。（說下一句）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又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又曰。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雖不曾著力去克己。然養來養去。私意自是著不得。又曰。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子底是殺賊工夫。聖人敎人。因其資之

高下。故不同。二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篤信謹。)克己復禮。居敬行恕。俱是爲仁之方也。此二章是聖賢治心之心法。學者不可忽諸。

求放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言身子。)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篤信案。上文既言仁人心也。而受之曰求放心。故求放心者。即求仁心之放失者也。苟非求仁心。則雖求得其心。復只存得一箇空腔子耳。與佛老之學何以異。豈君子之所以爲心哉。求仁則由義亦在其中矣。故下文不復言義。

擴充四端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illegible]也。此四者情也。仁義禮智性也。性在中而情感。因情而見性。猶物在中而緒見外也。故曰四端。)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善端之發生自己。新不由自己。)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朱子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

忠恕(論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衞靈公)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朱子曰。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侯師聖曰。無忠不見得恕。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先立其大者。孟子曰。此（耳目心三者。）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大者指心。）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小者指耳目。）此爲大人而已矣。（告子）朱子曰。此三者皆天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荀子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指耳目鼻口形五者。）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淸其天君。正其天官也。（五官）

事天　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泰誓曰。惟天地萬物之父母。易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所以致其愛也。）事天也。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王石梁曰。此二句非聖人不能言。）是故。孝子成身。（禮記哀公問。）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胡敬齋曰。天與人以心性。存養心性。便所以事天。如君與臣以職事。修擧職事。便所以事君。眞西山曰。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他至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引孔子之言以爲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祭義）眞西山曰。仁孝同源。故孝必仁。而仁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朱子曰。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篤信謹案。古聖賢與天奉者。於今時最可見。）明太祖曰。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鑑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

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薛文清曰。天地者吾父母也。凡有所行。則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追恤其他。又曰。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又曰。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篤信竊案。君子一生之立心。全在事天地。蓋能事父母爲孝。能事天地爲仁。夫以天地爲大父母而事之。以萬物爲一體而愛之。張子西銘。所以發明此道理也。宜玩味而體認之。或問。儒者一生之事業。平日之工夫。何事也。予答之曰。事天而已。請問事天之道。曰。仁而已。爲仁之道奈何。曰。有體用之別。存心養性者。所以仁之體立也。愛育人物者。所以仁之用行也。是皆爲仁之事。而所以事天也。篤信嘗竊著事天地說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生民之本也。豈啻稟氣之初。資其始生之功而已耶。有生之後。覆載生育之恩。亦係乎此也。欲報之德。奈其罔極何。生民不可不思仰其恩祇畏而奉若

之。豈可忘其本負其德而忽略之乎哉。故君子終身之工夫。嘗在事天地而盡其道而已矣。是張子西銘之意。學者之最所當知也。事天地之道如何。曰。在承順于其心而不違也。天地之心如何。曰。生而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道。無他唯以生物爲心而已。觀夫造化生育之理。貫徹于古今。流行于四時。而頃刻之間。未嘗止息。其生物之理無窮。於此乎可見。所謂天地之心也。其所生之人。亦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謂仁也。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賦人以心性。故存養於吾心性。便所以事天也。譬如君授臣以職事。能修擧其職事。則是所以能事君也。人之事天地亦然。能順承其所授而不違。所以事之也。順承而不違之道如何。曰。天地能生於物。然不能自成。又必借人力之裁成輔相。而後成之。故事天地者。愛育天地所生養之人物。而不

害。是承ニ順之一之道。而乃所レ謂仁也。孔子曰。斷ニ一樹一。殺ニ一獸一。不レ以ニ其時一非レ孝也。是謂ニ事レ天不孝一也。可レ見ニ仁孝一理一。故曰。仁人之事レ親也。如レ事レ天。事レ天如レ事レ親。是故孝子成レ身。是行レ仁者。所下以事ニ天地一而爲上孝也。行レ仁有レ本有レ序。孟子曰。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　蓋以レ親レ親爲レ本。而後及ニ民與下物。其本可レ務。而其序不レ可レ紊。夫存ニ養於心性一。而愛ニ育於人物一。是卽行レ仁之事。而君子所三以事ニ天地一之道也。

存レ誠　易乾文言曰。閑レ邪存レ誠。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レ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レ誠無レ物。是故君子誠之爲レ貴。朱子中庸章句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篤信竊謂。誠者實理之自然。不レ假ニ修爲一。所レ謂天之道也。誠レ之者用レ力。而要レ誠レ之之謂。所レ謂人之道也。要レ誠レ之卽忠信不レ欺之謂。故程子曰。無妄之謂レ誠。不レ欺其次也。案大甲下。伊尹曰。鬼神無ニ常享一。享ニ于克誠一。六經言レ誠始ニ于此。

忠信　論語曰。主ニ忠信一。易文言曰。忠信所ニ以進下德也。程伯子曰。發レ己自盡爲レ忠。循レ物無レ違謂レ信。程叔子曰。盡レ己之謂レ忠。以レ實之謂レ信。又曰。忠信者以レ人言レ之。要レ之則實理。又曰。人道唯在ニ忠信一。不レ誠則無レ物。眞西山曰。論語只言ニ忠信一。子思孟子言レ誠。程子於レ此合ニ忠信與下誠言レ之。蓋誠指ニ全體一言。忠信指ニ人用レ力處一言。盡ニ得忠信一卽是誠。陳氏曰。主與レ賓對。主常在ニ屋裏一。主ニ忠信一是以ニ忠信一爲ニ吾心之主一。胡文定公曰。立レ心以ニ忠信不下欺爲ニ主本一。陳選曰。不レ欺卽忠信之謂。人無ニ實心一。言行雖レ善。終非ニ聖賢之徒一。故立レ心必以レ是爲レ主爲レ本。薛文清曰。人無ニ忠信一。不レ可レ立ニ於世一。

誠レ意　大學曰。所レ謂誠ニ其意一者。毋ニ自欺一也。如レ惡ニ惡臭一。如レ好ニ好色一。此之謂ニ自謙一。故君子必愼ニ其獨一也。朱子曰。誠ニ其意一者。自修之首也。大學章句云。自欺云者。知ニ爲レ善以去下惡。而心之所レ發。有レ

未實也。朱子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卻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卻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邵子曰。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也。不可謹乎。○篤信曰。勿自欺。是誠意之工夫。自家已曉得善惡。又復自家瞞昧。是自欺自了。如惡臭三句。正形容毋自欺光景。自謙者。自欺之反也 蓋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令心快足。是自謙也。自欺與自謙。是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之幾也。

愼獨大學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張居正曰。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實與不實。人不及知。我心裏獨自知。此處雖甚隱微。卻是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謹。○篤信竊謂。心中善惡之念方動。是獨知之地也。欲毋自欺而自慊者。須於此處愼之。是誠意工夫。下手用功處 蓋誠意之工夫。在毋自欺。毋自欺則意誠矣。用毋自欺之功處。常在所獨知處。故以愼獨爲歸著之工夫。愼者藉善惡之幾而不苟也。

正心 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朱子曰。心之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林希元曰。三者有一焉。是所謂有所。皆是爲心之累。而所以心不得其正也 困知記曰。詳有所二字。只是說人情偏處。蓋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盧一誠曰。誠意之後已是當喜。當怒。當懼。當憂。但少省察工夫。○篤信竊謂。四者心之用。而不可無者也。然有所偏重。則心卽爲所累。而喜怒憂懼不能

得其正。有所是有那一件事。在心裏執滞。理或雖當怒。卻又怒的過了。横在胸中。彼爲主於内。心反爲他動。便是有所忿懥。以下三句。都是此意。蓋人之本心未發也。自是虛明平直。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是心之本體。固無不正之可議矣。而事物之來。心爲之動。喜怒憂懼隨感而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懼而憂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偏重如此。方得本心之正。亦其用之不可無者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如顏子不遷怒。亦是如此。

謙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大禹謨 易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不可踰。君子之終也。〇家語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〇程子曰。謙者人之至德。他卦皆有悔凶吝。唯謙卦未嘗有。薛文清曰。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言忠信行篤敬論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〇朱子註云。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〇篤信竊謂。聖賢說求道之工夫。無切於是。學者之於求道。須要如此。上繋辭第九章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朱子曰。庸平常也。慥慥篤實貌。〇篤信竊謂。人身所爲。雖多端。要之不過言行二者而已。故修身之道。須於言行上誠之敬之。

懲忿窒慾　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本義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朱子曰。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窒者遏絕之。使不行。又曰。辟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蔡節齋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忿則陵物。慾則溺己。二者皆當損。建安丘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程子曰。忿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又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許平仲曰。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篤信謂。方盛怒時。愼而勿妄與。愼發言。妄之則必有悔。）○程子曰。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而能窒慾。朱子曰。思可以勝慾。○篤信謹案。忿屬陽。怒之發。猶火之燃。然。故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懲者治其怒。而令不發也。懲之之方。忍之於微則易制。但於怒時。先定其心氣之不平。而後須見理之當否。而詳處之。如其心爲怒所擾。以不平之心處事。則其所言所行。不過者蓋寡矣。慾屬陰。慾之溺人也。猶水之能溺人。而不能出焉。人之情易溺者。無如私慾。窒止其私慾。而令不再萌也。制之之方。在窒其源。窒其源則微而易克。要之治二者之工夫。只在克念而堅忍而已。夫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而七情之中。害己傷人者。無甚於是。故聖人特言之。凡人之爲不善。皆忿慾之所爲也。故學者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遷善改過　易曰。風雷益。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又曰。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洪覺山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謂大勇。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

猛。又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眞西山曰。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呂東萊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無如懲忿。益無如遷改。（篤信案。遷善自家既有粗是處。見有他之善强於我。則速遷之。而欲至十分是處也。其工夫輕。改過者自家之所行。全不善。而要改之也。其工夫重。）○書曰。改過不吝。（仲虺之誥○自此以下。特言改過。）子曰。過則勿憚改。（學而）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衞靈公）○朱子曰。（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又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得不及改。○篤信謂。過者無心而悖道之謂。惡者有心而悖理之謂。苟過而不改。則其過遂成。而歸於惡耳。人非聖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貢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左傳）國語季文子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離婁）又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公孫丑上）朱子集註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張南軒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陳新安曰。程子深美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韓退之曰。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又曰。人之生不幸而不聞過。聞過則可賢。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眞西山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之則無過矣。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宜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

省心錄曰。晝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薛敬軒曰。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則展轉不能寢。思有以更其失。○篤信竊謂。人心蔽固。則不能知過。苟知之明則能改。是以貴能知其過也。知過而後能改之不吝。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能知其過者知也。能改其過者勇也。能改而歸無過者仁也。改過之一事。而三德備矣。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下）集註。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慾。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抵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繫辭下○朱子曰。庶幾近意。言近道也。）復之初九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朱子曰。劉屏山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入道次第。先生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雙峰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綿綿。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少有所差。而其慊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則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之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爲善之幾。而無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于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于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修身也。○篤信竊謂。知不善而不復行。是所謂不貳過也。不善卽過也。不遠復。是就心上說。過未遠而速改之。所謂不遠復也。無抵悔。是在事上說。知心之過而速改。則不形於事。此無抵悔也。元吉卽從無抵悔得之。有不善

未嘗不知。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也。故唯顏子能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焉。

禮樂　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敎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左傳不讓則不和。左傳○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繇順正。以行其義。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疏意曰。斯須暫時也。致則窮極其理。平易正直慈愛純良。總言其和也。朱子曰。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字。則無可疑。又曰。聖賢之敎。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親切眞當佩服。薛文淸曰。人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篤信竊謂。君子以禮樂治身。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恭敬之心。禮之本也。威儀撙節。禮之文也。和樂之心。樂之本也。歌舞八音。樂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然則此所謂禮樂者。兼本末而云歟。

公　程子曰。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又曰。仁之

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又云、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劉行簡曰。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朱子曰。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又曰。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熊氏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盧氏曰。意必固我。只是一箇私心。但以事前事後觀之。則有四箇名目。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篤信竊謂。聖人無私。自無四者之累。在學者須要去得盡。

不愧屋漏。（大雅抑篇）朱子曰。屋漏室西北隅也。又曰。是深密之地。光所漏入也。（四書備考曰。不愧屋漏猶曰不欺暗室。）陳北溪曰。屋漏人不至之地。須是戒愼方無愧怍。君子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程子曰。學自不欺闇室始。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薛文清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悔　武王席右銘曰。無行可悔。賈誼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薛文清曰。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為所累。而不能舒泰也。又曰。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篤信竊謂。悔者有過失而自追咎之謂。是將遷善之機也。人知過而有悔。則可改過而遷善。故人苟有過。則不可無悔。無悔則不能改過。然作事能愼于始。熟思審處。則庶乎寡過。是所以無行可悔也。故人之言行。能愼于始。則無悔於終。

動レ心忍レ性　孟子曰。動レ心忍レ性。增ニ益其所レ不レ
能。告子下　朱子曰。動ニ其仁義禮智之心ニ忍ニ其聲色臭
味之性ニ。又曰。向見ニ李先生ニ。說若大段排遣不レ去。
只思ニ古人所レ遭患難。有ニ大不レ可レ堪者ニ。持以自比。
則亦可ニ以少安ニ矣。始者甚卑ニ其說ニ。以爲何至レ如レ
此。後來臨レ事。卻覺レ有ニ得レ力處ニ。不レ可レ忽。○篤信
竊謂。動レ心者。謂レ發ニ起於良心ニ也。與ニ四十不レ動レ
心。語意自不レ同。忍レ性者。謂レ不レ縱ニ於耳目口體生
質之情欲ニ也。蓋人心多蔽ニ于宴安ニ。惟窮則思。思則
良心竦然而動矣。人性多縱ニ於逸豫ニ。惟困則憂。憂則
情欲氣質淡然而忍矣。如レ是磨ニ練人情ニ。閱ニ歷世故ニ。
則聞見倍廣。知慧倍生。才能不レ覺ニ其日益ニ。此皆由ニ
窮困ニ而得レ之。是居ニ困厄ニ處ニ逆境ニ之益也。學者之
處ニ患難困厄ニ也。動レ心忍レ性進レ德長レ智之地。不レ
可ニ空放過ニ。

知レ言養レ氣　孟子曰。我知レ言。我善養ニ吾浩然之氣ニ。
公孫丑　集註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篤信竊案。集註
所レ謂。盛大言ニ其體之至大而無ニ外。流行言ニ其用之
至剛而不ニ息也。卽孟子下文所レ謂。與ニ至大至剛ニ
同。吾氣卽天地之氣。而所ニ以充ニ滿其身ニ者也。苟失ニ
其養ニ則餒乏。而不レ充ニ乎體ニ。大凡人之所ニ以動ニ其
心ニ者有レ二焉。在ニ理不レ明與ニ氣不ニ充而已。蓋理
不レ明則心有レ所レ疑。不レ能レ不レ動矣。氣不レ充則
心有レ所レ懼。亦不レ能レ不レ動矣。故知レ言則其智足ニ
以明ニ道義ニ。養レ氣則其氣足ニ以配ニ道義ニ。而心自然
不レ動。且人之氣。常舒暢則剛强。而足レ有レ爲矣。屈
縮則衰弱。而不レ足レ有レ爲矣。然則人當レ要レ養レ氣。

氣節　子曰。志士仁人。無ニ求レ生以害ニ仁。有ニ殺レ身以
成ニ仁。衛靈公　又曰。志士不レ忘レ在ニ溝壑ニ。勇士不レ忘レ
喪ニ其元ニ。孟子滕文公下　集註曰。志士固窮。常念ニ死無ニ棺槨ニ。
棄ニ溝壑ニ而不ニ恨。勇士輕レ生。常念ニ戰鬪而死。喪ニ其
首ニ而不ニ顧也。朱子曰　學者須ニ常以ニ志士不ニ忘レ
在ニ溝壑ニ爲ニ念。則道義重。而計ニ較死生ニ之念輕。○
孟子曰。魚我所レ欲也。熊掌亦我所レ欲也。二者不レ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又曰、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書）遜志齋曰、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禮義也。

自省　論語、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朱註。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亦此意也。其不賢者、則反身而省之、是亦為資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周武王鏡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真西山曰、鏡鑑其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惟乎隱憂。朱子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程子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篤信曰、靜而不省、則不能察其心之存否、動而不省、則不能擇其理之當否、省之義大乎哉。

儉約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八佾）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朱子曰、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篤信謂、約字與奢相反。言人言行有過失者、皆由放肆也。約之一字、最為守身之寶、以此制情、以此制用。）○易節象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程傳曰、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程子曰、人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管子曰、人奢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司馬溫公訓儉文曰、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

則多求安用敗家喪身。又曰、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噫異哉。近世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篤信嘗著何儉論曰、儉約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非儉約則不能守身保家厚親救乏治國安民。故自天子以至庶人、不可不行之。何也儉約則用之有節制、而財恆豐矣。財之豐歉是家之盛衰、民之休戚、俗之貪廉、兵之强弱、世之治亂繫焉。不可忽諸。古昔聖賢、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皆自俸以儉約、而後取財於民也薄、施惠於人也厚矣。是以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其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所謂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也、是古人制財用之道、而萬世不可易之良法也、苟循守此法、則天下之人、家富財足、可以助廉養德賑貧窮行禮義、豈亦有貪求侵奪之患乎。衆人之情、好奢靡、惡儉朴、是以世變之所趨、大抵自儉而奢。自簡質而華飾、凡飮食衣服居室、以至器用之末、莫不然、且太平日久則人情驕怠、而不知艱難、是以奢侈淫佚之風俗、日盛月昌、是人情時變之所致、而人欲之使然也、蓋人欲無窮、財產有限、以有限財產、而徇無窮人欲、苟不節之以制度則必傷財、財傷則用不足、其末必至於不顧禮義、不知廉恥、貪利害民、其弊不可枚擧。又豈可敢得賙窮賑貧養老恤孤乎。故財用竭盡則不足于自俸。何有餘于施人乎。夫禮義廉恥生於富足、貪汚侵奪起於貧困、富足生於儉約、貧困起於奢侈、是以君子常以反約還朴爲務、而不畏愚人之誹笑、獨行其

志而已矣。愚人不知此理。以儉約爲鄙吝。極口爲譏誚。是所謂君子之所爲。小人誠不知也。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古昔齊國之俗、奢侈之甚。晏子矯之以弊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張莊簡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孫。是皆可以爲法也。近世時俗尤爲奢靡。而用度無節。是以志淫好辟流蕩忘反。習慣不察。不從俗浮沈與時俯仰者鮮矣。雖至於貧困窮苦。然不知自儉。可勝歎哉。方此時。君子雖不能禁。豈敢忍隨俗助非乎。必不可無守己勵人之工夫。易小過象曰、用過乎儉。言用度常過乎儉。則反得中也。苟有志之士、當自俸儉薄、而矯勵於時俗之昏迷。不可徒畏愚者之誹笑。而隨時世之俗習。是得小過之義也。

進德修業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篤信案、進德者、體之所以立也。居業者、用之所以行也。學以忠信爲主。是進德之事。敬事愼言、是修業之事。

存養省察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眞西山曰、學問之道有三。存養也、省察也、克治也。是三者不容有缺也。○篤信案、程朱之前、無存養省察之名。存養二字、二程子始言之。是本乎孟子存心養性之言。省察二字、出于楚辭九章。朱子取之爲動時工夫之名。存養是存心養性、而常常順天理之事。中庸所謂戒愼恐懼卽是存養工夫。自至靜之中、至應事接物之時。皆須用此工夫。貫動靜、通無事有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是平生之工夫。戒愼恐懼便是敬。所謂畏字之意。故註亦以敬畏釋之。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便是也。省察是一念初動之時。中心幾微之際。惟非天理則人欲。不可不審。是以省察其理與欲、而不放

過也。克治是既省察了。後知其爲人欲。則須克治之。省察克治二者。乃中庸所謂。愼獨之事。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也。存養者。如平日飲食攝養也。省察者。如診脈察症而知病之所在也。克治者。如服藥去病也。朱子曰。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亦此意。凡此三者。其功不可闕。中庸此兩節。自修之工夫。日用之心法。爲極精密。學者所當用心也。

去人欲存天理　朱子曰。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敎人明天理滅人欲。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蝦蟆之詩註。程子曰。命正理也。）薛文淸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篤信案。天理人欲之說。本出于樂記。學者平生守心之工夫。全在此二端。是克己復禮之事也。中庸戒懼愼獨工夫。亦是而已。或曰。去人欲。則天理自存。不要用兩層工夫。非也。既去人欲。又須加存天理之工夫。天理雖人心固有。然不操而存之則亡。是儒佛之所由分。譬諸雖病痾既去。亦不可不加調養之功。如舜去四凶而後擧十六相。克己而後又復禮。是朱子晚年之定說也。

主靜　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本註曰。無欲故靜。）眞西山曰。要人靜定其心自做主宰。朱子曰。明道敎人靜坐。李先生亦敎人靜坐。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曰。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又曰。讀書閒暇且靜坐。敎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朱子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敎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敎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

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薛文淸曰、學以靜爲本。又曰、常沈靜則令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〇篤信竊謂、靜坐之說、自二程子始。孔孟未嘗說。蓋初學之時。思慮煩擾、心志難定。故暫令之收拾此心耳。是應病之藥。蓋靜是動之本。動是靜之發。故先靜而後動。則心有定主。其應事也、有力而不亂。伊川易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此非偏靜而似坐禪入定之法。若將靜坐別爲一件之工夫。則與坐禪何異。不如用敬之無弊也。

養生　太公金匱曰、日愼一日。壽終無殃。　沈氏曰、多慾則傷生。　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慾。莊子說庖丁之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恢恢大貌　莊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嵇康養生論曰、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華佗謂、人體欲得勞働。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張文潛藥戒曰、天下之理、其初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　善誘文曰、快心事過必爲殃。又曰、一時快意事過傷身。　伊川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邵子曰、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又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西疇常言曰、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〇張來曰、食少即藏氣流通而少疾。　古語曰、常作病想。又曰、安樂常思病苦時。焦弱侯曰、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

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篤信曰。養生之術。不用多言。只是節飮食。寡嗜慾。正七情。防六氣。平心和氣。寡言省事。愼起居。時動靜。如此而已。

樂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子曰。知者樂。仁者壽。(雍也)又曰。仁者不憂。(子罕)又曰。樂以忘憂。(述而)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篤信竊謂。耳目口體之所欲。各有當然之則。所謂道也。其所欲合道。則皆足以爲樂。苟循耳目口體之所欲。而失其道。則惑亂而不能樂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自得言足乎己。)　春秋繁露曰。天之生人也。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利者謂衣食之類。)　程子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又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又曰。學者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　司馬溫公曰。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學。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　東坡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篤信曰。尤物謂酒食貨財之類也。)方孝孺曰。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　白居易醉吟先生傳云。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衞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　文苑英華虔州食堂記云。處廣廈宜念巢居露寢者。食兼味。宜念餬口甑塵者。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溫燠。宜念卒歲無衣者。省心錄曰。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許魯齋曰。

安處善。樂循理。世間安樂。無如此者。遜志齋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論語曾點言志集註云。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所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朱子曰。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伊川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陳茂卿曰。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篤信曰。學者固當勉強而不懈。又須寬舒心志。愛養精神。如此則無局促之態。而有從容之象。二者當並行而不相悖。此君子一張一弛之道也。竊謂。君子之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居常處變。從容洒落。故雖入貧賤患難之中。不能改其樂。又況於富貴順適之時乎。是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蓋君子之心。固有本然之樂。而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為樂。是非待夫物而後為樂。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樂也。內焉則詩書禮樂飲食衣服。外焉則山水風月花木蟲魚。亦皆可以資其樂。顧所資其樂無窮。而其所樂亦無盡。是豈可不自得乎。君子之所樂如此。則豈又知手舞之足之蹈之哉。

知命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為小人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憲問 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集註曰。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集註云。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

怨レ天。程子曰。人之於二患難一。只有二一箇處置一。盡二人謀一之後。卻須二泰然處一レ之。有レ人遇二一事一。則心心念念不二肯捨一。畢竟何益。若不レ會二處置了放下一。便是無レ義無レ命也。胡氏曰。在レ己者有レ義。在レ天者有レ命。修二其在レ己者一。而聽二之在一レ天。胡文恭曰。富貴貧賤。莫レ不レ有レ命。士人當二修レ身俟一レ時。無下爲二造物一所上レ嗤。袁采曰。富貴自有二定分一。奔趨而得者。不レ過二一二一。奔趨而不レ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二一二者之故一。至二於勞レ心費一レ力。老死無レ成者多矣。不レ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レ有者。若定分中所レ有。雖レ不二奔趨一。遲以二歳月一。亦終必得。莊子曰。得而不レ喜。失而不レ憂。知二分之無一レ常也。○篤信竊謂。學者之於二患難一。只以レ義處置了。而後須二放下一。是盡二人事一而後委二天命一也。學者須レ守二處置放下之二事一。此外復何思何憂乎。

初學知要卷之中 終

初學知要卷之下

貝原篤信 編錄

接物

按朱子。以下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二於人一行有レ不レ得反求中諸己上。爲二接レ物之要一。

敬二愼威儀一　邶詩云。敬二愼威儀一。維民之則。左傳云。有レ威而可レ畏。謂二之威一。有レ儀而可レ象。謂二之儀一。君有二君之威儀一。其臣畏而愛レ之。則而象レ之。故能有二其國家一。令聞長レ世。臣有二臣威儀一。其下畏而愛レ之。故能守二其官職一。保レ族宜レ家。順レ是以下皆如レ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冠義曰。凡人之所二以爲一レ人者禮義也。人之所三以異二於禽獸一者。以三其有二禮義一也。禮義之始。在下於正二容體一。齊二顏色一。順中辭令上。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二君臣一。親二父子一。和二長幼一。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順謂レ順レ理。子曰。君子不レ重則不レ威。學則不レ固。曾子曰。君子所レ貴二乎道一者三。動二容貌一斯遠二暴慢一矣。正二顏色一斯近レ信矣。出二辭氣一斯遠二鄙俗一矣。泰伯　朱子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

也。又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呂榮公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熊氏曰、氣象不過言貌二者而已。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薛文清曰。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愛敬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康誥曰。文王不敢侮鰥寡。　蔡傳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　薛文清曰。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〇篤信曰。凡接人、以愛敬爲道。愛是不惡人。仁之發也。敬是不慢人。禮之實也。無愛則刻薄。無敬則侮慢。故接人之道。溫和慈愛。恭敬遜讓。須竝行而不偏。若夫愛敬之隆殺厚薄、固宜循其人之貴賤親疎。然雖至賤至疎。其接之之道、不可不以愛敬。

信　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朱子曰、車無此二者。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〇篤信曰、信者接人以實之謂。是接人之本。人若無信便言行皆虛妄。所謂不誠無物也。必有信而後可與人接。夫接人固以愛敬爲道。然不出乎信實不欺、則其所溫顏恭貌、徒爲虛飾。何足以爲愛敬哉。

自虛　咸象曰。虛而受人。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　許平仲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自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也。取

之不レ已。至二於百人千人一。則在レ我者可レ量也哉。〇篤信曰。自虛卽謙也。謙不レ止二於接一レ人。又平日守レ身之要也。故既見二之修身類一。且接レ人之間。常以二自虛下一レ人爲レ先。則聞レ過受レ諫。而進レ善得レ益不レ少。凡與二交朋一議論之際。不レ須三必要二伸レ己而屈一レ人也。苟要二伸レ己而屈一レ人。則非二徒無一レ益二于己一。又取二怨謗一之道也。

不レ爭　孝經曰。在レ醜不レ爭。　論語曰。君子無レ所レ爭。薛文淸曰。處二人之難一レ處者。正不下必厲二聲色一與レ之辨二是非一較中長短上。惟謹二於自修一。愈謙愈約彼將二自服一。不レ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〇篤信竊謂。君子之接レ人。以二禮讓一。故無レ所レ爭。夫爭二才能一。爭二功業一。爭二權力一。爭二意氣一。皆小人之所レ爲。非二禮讓之道一。且取レ禍之道也。

和平　呂氏曰。下レ氣怡レ色柔レ聲。非下特事二父母一當上然。凡處レ己待レ人。皆當レ體二此六字一。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二到小人忘レ恩背レ義欲レ傾レ己處一。詞氣和平。如レ道二尋常事一。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二於面背一。樂易多レ恕。終レ日怡悅。立之從二先生一三十一年。未二嘗見二其忿厲之容一。　朱子曰。只觀二發レ言之平易躁妄一。便見二其德之厚薄所レ養之淺深一矣。又曰。平レ心和レ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〇篤信曰。心平氣和。是處レ己接レ人之要。心氣和平。則無二情意之偏僻一。其應レ物也不レ忤。苟不二和平一。則其所レ行不二頗僻一者寡矣。其行雖レ有二中レ理者一。其心既差了。其所レ中レ理者。偶然而已。

寬恕　孔子曰。君子不下以二其所レ能者一病上レ人。不下以二人之所レ不レ能者一愧上レ人。（表記）又曰。與レ人交。推二其長者一。違二其短者一。故能久也。（家語）衞玠曰。人有レ不レ及可二以レ情恕一。非意相干。可二以レ理遣一。　韓魏公曰。汎交之道。與二其所一レ長。而避二其所一レ短。則歡心得矣。又曰。知二其小人一。便以二小人一處レ之。更不レ須レ校也。又曰。大凡使二人爲一レ善。須下就二其性上一做上。若中所レ無強レ

之終不能從。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言行錄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　東坡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又曰。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　諸葛恪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文中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　古語曰。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許平仲曰。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　世範曰。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前漢書王嘉曰。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　薛文清曰。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量。　羅近溪曰。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　遵生八牋曰。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不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篤信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待人以寬恕。勿責人之不能。要體察人情。

忍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君陳　陳氏曰。習忍至容。○篤信謂。濟者。事成也。有忍者。有強制之意。有容者。不待強忍。而綽綽然有餘裕。學者當先習忍。而後以至容。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衞靈公　武王書銘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古語曰。莫大之過。起於須臾之不忍。篤信曰。修身養生者。常須體認斯言。可不謂乎。　呂氏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此處事之本也。　杜牧詩。忍過事堪喜。　程子曰。忿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省心錄。和無仇。忍無辱。　福壽全書曰。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

忠厚　伊訓曰。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　孔子

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衛獻公）陸宣公曰。寡人負我。我勿負人。　福壽全書曰。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嚴和　省心錄曰。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篤信曰。嚴而和。處衆之道也。非嚴不可以持己。非和不可以接物。故嚴則不失己。和則不失人。

納諫　湯王從諫不咈。（大甲）漢祖從諫如轉圜。（史記）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　易夬卦曰。聞言不信。聰之不明也。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又曰。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　漢書杜欽曰。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篤信曰。納諫之一事。最爲美德。人非聖人。誰無過。只聞過能改。則可無過。是子路所以聞過則喜也。然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則與拒諫何以異焉。

規諫　少儀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中論）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顏淵篇）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又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又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胡五峰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相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受。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多退省愧服。　世範曰。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深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

不忤也。薛文清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遵生八牋曰、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徐偉長曰、夫酒食人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以彼之嗜之也。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也。樵然錄曰、凡善諫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逆而行。又曰、諫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篤信曰、事君及親戚朋友有過、則可從容微諫。不可姑息隱容。又不可抗顏發過而取忿怨。夫諫爭論說、不枉是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所尚也。然若太厲聲色、不顧避忌諱、是狂妄之人所爲。徒增君長之忿戾、而無益事。聖人取諷諫、誠有以哉。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矣。是皆諫人之道也。諫人豈可不知其道乎。不知其道而妄諫之、所以無益于人而自取辱也。亦有雖未信而不容不諫者、不可執一而論也。

自反　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呂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史記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强。古諺曰、救寒無如重裘。息謗無如自修。王昶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倦且怠、皆誠不至也。呂東萊曰、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朱子曰、人見人常明、見己常暗。責人常急、責己常緩。若換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薛文清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又曰、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士人嘗動レ氣責レ人。王守仁儆レ之曰。學須レ反レ己。勿二徒責一レ人。能反レ己。方見三己有二許多未一レ盡處一。何暇レ責レ人。　韓非子曰。智如レ目也。能見二百步之外一。而不レ能三自見二其睫一。故知之難。不レ在レ見レ人。在二自見一。故曰。自見之謂レ明。

遠二小人一　易曰。天下有レ山遯。君子以遠二小人一。不レ惡而嚴。　程傳曰。遠二小人一之道。若以二惡聲厲色一。適足三以致二其怨忿一。唯在二乎矜莊威嚴一。使レ知二敬畏一。則自然遠矣。　朱子曰。劉元城有レ言。子弟寧可レ終レ歲不レ讀レ書。不レ可三一日近二小人一。此言極有レ味。　薛敬軒曰。防二小人一密二自防一。又曰。以二顏子之亞聖一。聖人猶告以レ遠二佞人一。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レ能レ惑。

知レ人　皐陶謨曰。知レ人則哲。（智之明也）能官レ人。　子曰。不レ患三人之不二己知一。患レ不レ知レ人也。（學而）　樊遲問レ知。子曰。知レ人。（顏淵）　子曰。不レ知レ言。無三以知二人一。（堯曰）（朱子曰。言之得失。可三以知二人之邪正一。）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衛靈）

公又曰。視二其所一レ以。觀二其所一レ由。察二其所一レ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孟子曰。存二乎人一者。莫レ良二於眸子一。眸子不レ能レ掩二其惡一。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レ正則眸子眊焉。聽二其言一也。觀二其眸子一。人焉廋哉。（離婁上）　又曰。有二不レ虞之譽一。有二求レ全之毀一。（呂氏曰。言毀譽之言。未二必實一。修レ己者。不レ可三以レ是遽爲二憂喜一。觀レ人者。不レ可三以レ是輕爲二進退一。）　列子曰。聽二之於未一レ聞。察二之未一レ形。而鑑二其神智一。識二其才能一。可レ謂レ知レ人。若二功成事遂然後知一レ之者。何異下耳聞二雷霆一而稱爲レ聽。目見二日月一而謂中之明上乎。　鄒陽曰。白頭如レ新。傾レ蓋如レ故。何則知與レ不レ知也。　韓詩外傳曰。有二諍氣一者。勿二與論一。故禮恭。然後可三與言二道之方一。辭順然後可三與言二道之理一。色從然後可三與言二道之極一。　魯仲連曰。物舍二其長一。之二（於也）其所一レ短。堯亦有レ所レ不レ及矣。（戰國策）　陸賈新語曰。智者之所レ短。不レ如二愚者所一レ長。　朱子曰。觀レ人不レ於二其所一レ勉。而於二其所一レ忽。然後可三以知二其所レ安之實一也。又曰。不下以二小惡一掩中大善上。不下以二衆短一棄中一長上。又

曰、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薛文清曰、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又曰、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王觀濤曰、雖强欲知人。而不能律之以自然之則。非以喜怒徇吾之志、即以毀譽徇人之情。何以知之。　家語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者。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遵生八牋曰、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　皇明通紀曰、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

○篤信竊按、知人是帝堯之所難。衆人之所當審察明辨也。不可以一言一行輕毀譽於人。又不可妄信人之毀譽而輕是非於人。顧其實奈何而已。大凡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以其所不能捨其所能、不可以其所能信其所不能。孔子之視觀察、孟子之聽言觀眸子。皆是知人之法。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不能辨。君子小人倒置失處。夫知人與不知人、一身之安危、家國之興亡繫焉。可不用心乎。用人不廢一善。蓋求備于一人、則恐天下無全才。是爲棄於才。然佞奸者、雖有才能、復君子之所不容也。凡短於才者、或優於德。富於才者、多歉於德。且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不可不察焉。夫才者人之所悅、德者人之所憚。古來佞人多擧用。正人多沈淪以是也。○按、司馬溫公嘗以才德之短長有無論於君子小人。然明儒趙天麟廣其說曰。選用之法、莫貴於德、莫急於才。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德勝才者君子也。才勝德者豪英也。有德無才者淳士也。有才無德者小人也。才德兼

無者。愚人也。淳士以上四德。皆所レ當レ用也。小人愚人。皆所レ當レ棄也。篤信竊謂。用レ人之道。苟不レ能下得二四德一而與上レ之。不レ如レ用二愚人一。蓋小人能傾二覆人之國家一。如二愚人一。其爲二禍害一。不レ至レ如レ此也。○篤信竊謂。孟子視二眸子一之說。是觀レ人之要法。又藻鑑之要訣。學者平日宜下以二此法一試察熟視上。庶二乎不下能レ掩二其善惡一。大凡人之知愚淑慝奸直貪廉才不才壽夭貴賤。皆著二于眼目一。眼目是五藏精華之所レ萃。心性之先見者也。素問曰。人有レ德則氣和二于目一。蓋又視二眸子一之法也。

治體　大禹曰。后克艱二厥后一。臣克艱二厥臣一。政乃乂。黎民敏レ德。皋陶曰。都在レ知レ人。在レ安レ民。（皋陶謨　陳氏曰。君道在二知レ人安レ民兩者。知レ人然後能安レ民。又其序也。）又曰。臨レ下以レ簡。御レ衆以レ寬。罰弗レ及レ嗣。賞延二于世一。宥レ過無レ大。刑レ故無レ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大禹謨）伊訓曰。（伊尹述二湯王之盛德一以訓二大甲一）居レ上克明。爲レ下克忠。（人君之德。莫レ大二於明一。人臣之德。莫レ美二於忠一。）與レ人不レ求レ備。檢レ身若レ不レ及。以至三于有二萬邦一。玆惟艱哉。（言積累之勤。玆亦難矣。）說命曰。無レ啓レ寵納レ侮。（卽女子小人。近レ無二之不遜之意一。）恥レ過作レ非。（過誤出二于偶然一。作レ非出二于有一レ意。）子路問二君子一。子曰。修レ己以レ敬。曰。如レ斯而已乎。曰。修レ己以安レ人。曰。如レ斯而已乎。曰。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堯舜其猶病諸。（憲問）緇衣曰。君レ民者。子以愛レ之則民親レ之。信以結レ之則民不レ倍。恭以涖レ之則民有二孫心一。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童蒙訓曰。當レ官之法。唯有二三事一。曰淸。曰愼。曰勤。知二此三者一。則知レ所二以持一レ身矣。司馬溫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二於民一。民保二於信一。非レ信無二以使一レ民。非レ民無二以守一レ國。范祖禹曰。傳曰。國之將レ興也。君子自以爲レ不レ足。其亡也若レ有レ餘。又曰。天下之勢。如二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レ壅而後存一。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又曰。爲レ治者。唯能省二力役一。薄二稅斂一。務レ本抑レ末。尚レ儉去レ奢。則均二天下一之本也。朱子曰。爲二大吏一。便須下求二賢才一去二贓吏一除二暴斂一均中力役上。草木子曰。化國之日。舒以長。由二

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又曰、平天下章、以用人理財兩者為說。蓋用得其人則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　明太祖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又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卽教化之得失也。　明太祖訪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　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為治在于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慾而已。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　薛文清曰。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篤信竊謂、學者專務、固在修己。然君子之學、以治人濟物為居多。故不論得志與不得志、槩不可不為經濟之學。欲為經濟之學、以經傳為本、以稽古為先。朱子綱目之有裨此學、其功不少、眞經世之大典也。其餘如本朝國史律令格式等、及范氏唐鑑眞氏大學衍義、丘氏衍義補、經濟類編、名臣奏議、明政法錄、大明律博物典彙、荒政要覽、康濟譜等、亦皆可考。且諸子百家之言、亦宜該通。蓋天下之事、非博學洽聞、則不能旁通其情理。而處事接物之際、不免有迷錯偏僻之患。何以能可酬酢于事物無窮之變乎哉

克明　大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篤信曰、好佞與惡規者、常人之情也。譽己者遜吾心而好之、規己者逆吾心而惡之。則諛者至。諫者默。志自滿。而惡日長。可不戒乎。）易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程傳曰、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蒞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無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蒞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篤信曰。古語云。不癡不聾不為家翁。亦此意耳。）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管子曰、目

貴レ明。耳貴レ聽。心貴レ智。以二天下之目一視。則無レ不レ見也。以二天下之耳一聽。則無レ不レ聞也。以二天下之心一慮。則無レ不レ知也。輻湊竝進。明不レ塞矣。（言不三自用二其聰明思慮一。而資二之於衆人一。則衆人聰明思慮輻湊竝進。）又曰。明主兼聽獨斷。（篤信曰。兼聽則知之明。獨斷則行之果。）說苑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レ能二相通一。何國之治也。鄒陽曰。偏聽生レ姦。獨任成レ亂。（前漢書）徐偉長曰。人之耳目盡爲二我用一。則我之聽明。無レ敵二於天下一。　魏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明太祖曰。人主不下以二獨見一爲上レ明。而以二兼聽一爲レ聰。　古語曰。用レ人者昌。自用者亡。　陸宣公曰。君レ人者。以二衆智一爲レ智。以二衆心一爲レ心。恆恐下一夫不レ盡二其心一一事不上レ得二其理一。孜孜訪問。惟善是求。豈但從レ諫弗レ咈而已哉。　蘇東坡曰。天下治亂。出二於下情之通塞一。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レ所レ養。君子養レ之以レ善則智。小人養レ之以レ惡則愚。然賢人易レ疎。小人易レ親。是以寡不レ能レ勝レ衆。正不レ能レ勝レ邪。自レ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レ此也。明太祖曰。人主以レ明爲レ治。而不三自用二其明一。當下取二衆人之見一以爲上レ明。　薛文清曰。左右之言。不レ可二輕信一。必審二是實一。又曰。爲レ政通二下情一爲レ急。又曰。淸レ心省レ事爲レ官切要。且有二無レ限之樂一。又曰。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レ之。則有三以應二酧世務一。而不レ戾二乎時宜一。　明陳音保治疏曰。臣聞養二君德一之要。莫レ先二于講學一。講學之功。莫レ要二於好一レ問。大舜之聖。猶好レ問好レ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レ之曰。好レ問則裕。陛下雖下日御二經筵一以勤中聖學上。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レ有レ所レ疑而未二嘗問一。下欲レ有レ所レ陳而不レ得レ盡。

愛レ人

孟子曰。老而無レ妻曰レ鰥。老而無レ夫曰レ寡。老而無レ子曰レ獨。幼而無レ父曰レ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レ告者。文王發レ政施レ仁。必先二斯四者一。（梁惠王下篇）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レ生。天愛二其所一レ生。猶三父母愛二其子一。一物有下不レ得二其所一者上。則天氣爲レ之舛錯。故愛レ民者必有二天報一。　宋主問二治レ世養レ身之

術。王昭素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謂初命居大位者乎。）朱子門人李婿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官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 眞西山云、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民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方孝孺曰、己之溫思人寒、己之安思人艱。又曰、 固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

用人 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陽貨 集註云、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淫則喪人之志、殆則能變亂是非、此二者爲邦之大戒也。） 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晏子春秋）朱子曰、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 迪吉錄曰、天下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

敎人 說命曰、惟斆學半。 蔡傳曰、言敎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内外、而後聖學可全也。 劉氏曰、敎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修己、所以立其體、是半、終之敎人、所以致其用、又是半。○學記曰、敎學相長也。 陳澔曰、我之敎人與資人、皆相爲長益也。○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敎之以誠也。）立必正方、不傾聽。（敎之以敬也。）○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豫者、先事之謂。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之類。）當其可之謂時、（時者、不先不後之謂、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之類。）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陵踰犯也。節如節候之節。孫順也。謂不敎幼者以長者之事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觀而消。）此四者、敎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言不豫也。）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言不時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言不孫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言不摩也。）燕朋逆其師。

燕私之朋。必不責善。燕辟廢其學。燕遊邪僻必惑外誘。此六者。敎之所由廢也。　論語子曰。不敎而殺。謂之虐。集註。虐謂殘酷不仁。堯曰　韓子曰。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許魯齋曰。敬敷五敎在寬。則是爲敎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須嚴密。然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晩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難遽以强之也。且敎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　敎人與用人。正相反。　用人當用其所長。敎人當於其所短。　魯齋之敎人也。因其所明。　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萌孽而防絶之。　家頤曰。人生至樂莫若讀書。至要莫若敎子。　月令廣義曰。奴僕無能。從容敎誨。他若有才。不服事爾。

處　事

按朱子。以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處事之要。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　朱子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　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　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篤信竊謂。君子處事之序。當如此。程朱之所說。宜玩味。

執事敬論語子路篇孔子之言。　邵子曰。　心一而不分。　則能應萬變。○篤信曰。凡事敬則立。不敬則敗。敬者。存心而不苟事之則也。

敏於事愼於言論語　朱子曰。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程子曰。敏於事。勇於行也。　頤卦象曰。愼言語。節飮食。　程子曰。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飮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飮食。　福壽全書曰。言語之愼。正在當快意時。

遇快意人。說快意事。薛文清曰。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又曰。一言妄發。卽有悔。可不愼哉。又曰。愼言愼行。是修己第一事。○家語曰。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愼乎。○揚子云曰。言輕則招憂。○篤信曰。言行二者。比較而量之。言者常多。而行者常少矣。且言之易。行之難。言豈可不愼乎。行豈可不勉乎。夫一言妄發。駟馬難追。可不愼乎。

愼終于始 太甲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象 蔡仲之命曰。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蔡傳云。惟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易緯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張思叔曰。作事必謀始。 呂氏官箴曰。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 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薛文清曰。凡事皆當謹始慮終。○篤信曰。爲事之始。輕卒苟且則必多過誤。後來不任悔。故將做事。須熟思精詳。庶幾乎寡過寡悔。

勤謹和緩 張觀之言 朱子嘗教其子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 ○篤信曰。處事居官。須用此四字。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蓋爲事固宜敏。不可怠慢。然爲之急遽不詳。則必不免有過失。須徐緩而後寡過。故程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張觀亦曰。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陳選曰。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不忙迫之謂耳。是皆尙緩之謂也

矜細行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旅獒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蹪躓也 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 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

小ニ而不上レ爲。後漢書曰。患生ニ於所一レ忽。禍發ニ細微一。薛
胡致堂曰。修レ德者矜ニ細行一。圖レ治者憂ニ未然一。
文清曰。能勤ニ小物一。爲レ學之切要。又曰。一語一
默。一坐一行。事無ニ大小一。皆不レ可レ苟。處レ之必盡ニ
其方一。又曰。事最不レ可ニ輕忽一。雖ニ至微至易者一。皆當下
以ニ愼重一處上レ之。又曰。日用間。纖毫事。皆當ニ省察謹
愼一。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ニ螻蟻之穴一而潰。○篤
信曰。害ニ其德一者。不三必止ニ大事一。然則細行亦豈可レ
不レ矜哉。且洒掃應對與ニ精レ義入一レ神。其理一般。聖
賢遇レ事。大小皆以ニ全身精神一應レ之。是則執レ事而
敬也。善射者雖ニ十步之近一。亦必引レ滿而發。獅子捕レ
兎捕レ虎。同用ニ全力一。是可レ爲下矜ニ細行一之譬上。

明レ斷　胡文定公曰。臨レ事以ニ明敏果斷一辨ニ是非一。朱
子曰。非レ明則斷無レ所レ施。非レ斷則明無レ所レ用。薛
文清曰。處レ事明爲レ先。斷爲レ後。又曰。處レ事有ニ二法一。
知以別ニ可否一。義以決ニ取捨一。斯無ニ過擧一矣。○篤信竊
謂。不ニ先レ之以一レ明。則見レ理不レ明。處レ事迷錯。不ニ
次レ之以一レ斷。則悠悠不レ成レ事。是見レ義而不レ爲無レ
勇也。須要ニ明斷相須而全善一。

自信　左傳古詩曰。禮義不レ愆。何恤ニ人言一。淮南子
曰。自信者。不レ可下以ニ誹譽一遷上也。程子曰。人當レ
反レ己。何必恤ニ浮議一。志在ニ浮議一。則心不レ在レ內。不
可。又曰。自得者。所レ守固。而自信者。所レ行不レ疑。
薛文清曰。人當ニ自信身守一。雖下稱ニ譽之一承中奉之上。
亦不ニ爲レ之加一レ喜。雖下毀ニ謗之一侮中慢之上。亦不ニ爲レ
之加一レ沮。又曰。己未レ善。譽レ之不レ足レ喜。己有レ善。
人毀レ之不レ足レ怒。又曰。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
通。有レ不レ能レ累矣。又曰。人譽レ之。使レ無ニ可レ譽之
實一。不レ可ニ爲レ之加一レ喜。人毀レ之。使レ無ニ可レ毀之實一。
不レ可ニ爲レ之加一レ戚。惟篤自信而已。○篤信曰。古昔
聖賢。未レ免ニ於小人之誹一。豈今人。以ニ小人之毀譽一
可レ爲ニ喜慍一哉。只要ニ內省不一レ疚而已。大凡世人之毀
譽。不レ當ニ其實一者常過レ半矣。然則自修者。不レ可ニ
妄以レ是爲ニ欣戚一。論レ人者。不レ可ニ遽以レ是爲ニ取捨一。

自修者。須省察己之臧否之有無。論人者。須詳考彼之淑慝之虛實。若夫小人無忌憚居而不疑。與君子自信不可同日而語。是亦所當辨也。

耐煩　篤信竊謂。學者能耐煩。則世間之事可做。呂氏童蒙訓曰。肉華而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明費元祿曰。耐煩二字最妙。能耐煩。天下何事不可做。此之言。子弟之輩宜服膺。

熟思審處　孔子曰。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程子曰。思慮當在事外。　呂榮公曰。先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　呂氏官箴曰。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不能中傷。　古語曰。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　薛文清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又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篤信竊謂。凡處事須熟思審處。是寡過寡悔之道也。可爲居官處事之法。苟不如此。則雖有聰明之人。不過者寡矣。將不堪悔恨。古之君子之處事也不輕易。常從容悠緩。如不及時者。是非謀慮之拙鈍。又非怠惰而遲慢。蓋不如是。則雖賢者不能無過。予嘗觀善碁者。其每下子。必安詳寬緩。而不輕易。熟思而後下。故其下也遲。既下則得其處。而不可動移。皆適其可。而無有差錯。是以能勝人。而人不能敵。學者之於行事。苟熟思詳處如是。則可以當理而寡過矣。

思患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逸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衛靈公　鄧析子曰。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不欲躁。慮不欲淺。　鬼谷子曰。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篤信曰。君子方無患之時。常思患而豫防之。則終無患矣。

知時宜　中庸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許東陽曰。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敗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烖及其身。王觀濤曰。道字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苟復古之道。却是美事。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王制曰。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吾居魯衣逢掖之衣。居宋冠章甫之冠。篤信曰。皆是合土宜順方俗之道也。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朱子曰。使聖賢著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又曰。禮時爲大。朱子愛説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篤信竊嘗著時宜論曰。古今之變替不同。而倭漢之習俗亦異。不可通行。故君子視其時。而通其變。順其土。而行其宜。若夫綱常倫理。是古今華夷之常經也。雖萬世之久四夷之遠。不可變易矣。如禮法制度。固有宜乎古今通行者。亦有宜於前古而不宜於後今者。故古法固不可廢。而亦不可必拘泥。苟執守乎古法。而不合時宜。可謂之知乎。夫禮法制度有華夷古今之異宜。隨處隨時。而不相同者。自然之理也。古之制禮者。其始固莫不宜於當世。其後久而不能無弊者。時變使然也。是以雖三代聖王之制。又迭相爲沿革損益。而不必因循者。順時世之遷替與民俗之汙隆。而變改之也。蓋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易服色。殊徽號之類可見。況我邦之距於中國。幾千里。今世之去往聖。幾千歲。其俗絕異。其時懸隔。今之學者。往往不察於方俗時變。妄執中華上世之禮法。無所斟酌去取。槩爲可行之本邦。是不知順天應時之道。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譬如不知舟車之異宜於水陸。裘葛之殊用於冬夏。豈可爲識時宜乎。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是世俗之所以誹惡於儒術。而聖學之益湮晦也。

政事　周官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篇 又曰、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篤信曰、臨下之道、尚寬。不宜煩擾苛察。然過寬柔則威嚴不行。法禁廢弛。宜寬猛並行而相濟。小人之情、緩則肆、急則乖。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范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薛文淸曰、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賈誼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之事。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擧。（篤信曰。有法者。如後世律令格式所載。有法例之謂也。）程伯子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裕。（行狀）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又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敎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又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

理財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以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黃道周曰、蓋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强弱。世之治亂繫焉。是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篤信曰、用人理財、是二者、有國家利民生之要務、蓋不謹用人、

則不レ能二行レ政治ト民。不レ勤レ理レ財。則不レ能二保レ家養ヒ民。故大學以レ是終レ篇。 用レ人之方在レ知レ人。理レ財之方在レ守レ儉。 二者闕二其一一則不レ可也。

清レ心省レ事 呂氏童蒙訓○陳選曰。清レ心謂レ不下以二物欲一累上レ心。省レ事謂レ不レ作二無益之事一。 薛文清曰。清レ心省レ事。 居レ官守レ身之要。 又曰。循レ理則事自簡。 又曰。 簡者非下厭二事繁一而求上レ簡也。 但爲レ所レ當レ爲。而不レ爲レ所レ不レ當レ爲耳。 郭仲晦云。 處レ事當以二簡易一。簡以制レ繁。 易以制レ難。乾坤之大。而萬物由二其宰制一者。不レ過レ此也。且以レ用レ兵言レ之。韓信之兵多多益辨。 唯是一簡字。

功業 周官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蔡傳云。崇二其功一者。存二乎志一。廣二其業一者。存二乎勤一。勤由レ志而生。志待レ勤而遂。陳大猷曰。事之所レ成爲レ功。職之所レ務爲レ業。如三士業二於學一。學問思辨皆學業。至二於道充德備一。則學之功成矣。 孔子曰。敏則有レ功。 說苑曰。 常爲而不レ置。常行而不レ休者。故難レ及也。篤信曰。是所三以功業之成一也。 荀子曰。其爲レ人也多二暇日一。其出レ人也不レ遠矣。言飽レ食終レ日而不レ學。豈能過レ人乎。

警戒

總論 孔子曰。君子有二三戒一。少之時血氣未レ定。戒レ之在レ色。及二其壯一也血氣方剛。戒レ之在レ鬪。及二其老一也血氣既衰。 戒レ之在レ得。季氏 集註曰。得貪レ得也。隨レ時知レ戒。以レ理勝レ之。 則不レ爲二血氣所一下使也。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 飮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レ事必謀レ始。出レ言必顧レ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レ善如二己出一。見レ惡如二己病一。凡此十四者。我皆未二深省一。 書レ此當二座隅一。 朝夕視爲レ警。 遵生八牋曰。 毋二偏信而爲一レ奸所下欺。毋二自信而爲一レ氣所下使。毋下以二己之長一而形中人之短上。 毋下以二己之拙一而忌中人之能上。 四忌銘曰。 著レ書忌レ早。多レ誤多レ悔。 處レ事忌レ擾。煩擾則亂而不レ理。立レ朝忌レ巧。巧者多レ禍。 居レ室忌レ好。嗜好多則傷レ財。○後耳目志

不敬 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眞西山曰。安樂則易レ怠。怠則必有レ悔。 曲禮曰。毋レ不レ敬。儼若レ思。安二定辭一。安レ民哉。○篤信謹按。人心一息之間。不レ在二天理一便在二人欲一。 然則一

念一事。不可不敬。

不孝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孝經 朱子曰。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戒也。篤信曰。夫孝者百行之本也。故人而不孝則其本先絶矣。雖有他善行良才。不足觀而已矣。

矜高　顏氏家訓曰。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明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薛文淸曰。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〇篤信竊謂。謝上蔡去得一矜字。可謂立學問之基。矜傲之別名也。傲者天下之凶德。纔傲意氣便驕。聲色亦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不能聞過能改。從諫虛受。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傲則雖有善能喪之。傲之反爲謙。謙者天下之美德也。學者先須存這美德。除這凶德。而後進善徙義。不然則才學雖進。聞見雖博。徒增益私智邪慧而已。古之聖人。其德侔天地。其功蓋天下。無纖芥之矜高。況今凡庸之人。以斗筲之材。自矜傲乎。人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異於毛獸之角爭牙鬪禽鳥之觜喰距蹴乎。蓋古之君子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伐者。皆以爲吾分內事也。大凡傲慢者。害德招禍。其失有三。一曰。矜

己之有才能。侮人之無才能。二曰。好顯揚人之過失。三曰。未信而妄諫人。蓋侮人之無才能。則人亦掩吾才能。顯揚人過失。則人亦訴謗予之性行。未信而諫。則人以爲謗己矣。皆是害德招禍之事。須禁過之。

刻薄　楚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田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　薛文清曰。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篤信曰。刻薄是仁厚之反。非獨殘忍貪暴而已。如惡不仁之甚亦是也。皆所當戒也。

剛愎　篤信曰。剛愎亦傲者之事。聞諫而拂戾。聞義而不服。則無改過遷善之心。天下之凶德。莫大於此。易所謂。何校滅耳。聰不明也。是學者之所當大戒也。

暴怒　君陳曰。勿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程子曰。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趙清獻公曰。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許魯齋曰。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篤信曰。他人做事。苟有不可。宜從容詳處。若急迫譴責。則不徒於事理有違戾。又恐損傷於和氣妨害於心術。或有惡言相激非禮相犯。尤所宜容忍也。凡學者於這等事。最當著力。

怠惰　程子曰。懈意一生。則是自棄自暴。○篤信謂。怠惰乃衆人之通病。精勤是衆人之良藥。故志士常惜時。愚者常廢時。夫人勤則百事咸成。而百福生焉。惰則百事咸廢。而百禍至焉。何也。衆人惰則不能爲良士。臣子惰則不能爲忠孝。進修惰則不能成德業。習讀惰則不能進才學。豈止如是而已哉。農夫惰則不能有秋。工商惰則不能免饑寒。故古人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是以君子日夕進德而不怠。良民晝夜務業而不息。

不レ愛二敬人一。管子曰、王者以レ民爲レ天。漢書曰。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レ天也、故周禮。獻二民數於王一。王拜受レ之、況其下者。敢不レ敬乎。○篤信竊謂、人與レ我本同氣。故曰。民吾同胞。對レ人隨二其貴賤親疎一。宜二仁厚恭敬一。不レ可二刻薄傲侮一。夫貴賤親疎其分固殊、然愛敬之心。不レ可レ不下各順二其差等一而施上焉。是厚二人倫一之道也。如二衆人一姑舍レ是、世之學者。往往以二責レ人求下備爲レ事。故褊狹刻薄而不レ愛レ人、傲慢無禮而不レ敬レ人、此非下厚二人倫一之道上。苟知レ此則不レ如レ無レ學也。

驕侈　周官曰。位不レ期驕、祿不レ期侈、恭儉惟德。無レ載二爾僞一。作レ德心逸日休、作レ僞心勞日拙。蔡傳曰、貴不二與レ驕期一而驕自至。祿不二與レ侈期一而侈自至。故居二是位一。當レ知レ所二以恭一。饗二是祿一。當レ知レ所二以儉一。然恭儉豈可下以二聲音笑貌一爲上哉。程子曰。富貴驕レ人。固不レ善、學問驕レ人。害亦不レ細。

吝嗇　子曰。如有二周公之才之美一。使二驕且吝一。其餘不レ足レ觀也已。泰伯程子曰、吾未レ見下嗇二於財一而能爲レ善者上也、劉基曰、人有二積レ財而不レ能レ散者一。君子謂二之愚一。知レ散レ之而不レ要二諸道一者、爲レ愚一也。方孝孺曰。聖賢非二爲レ己設一也。所三以爲二愚不肖之資一。貨財非レ富二匹夫一也、固將レ俾下分二其餘一以補中人之匱乏上、善誘文曰、儉之中レ禮、人皆悅服。儉之不レ中レ禮、人皆鄙レ之、故處レ己以レ儉、謂二之德一。待レ人以レ儉。謂二之鄙夫一。儉美德也、爲二國家一守レ分、爲二子孫一惜レ福、此何不レ可。若纖嗇傷二雅道一。刻薄斵二元氣一。此老子所レ謂、多藏厚亡、可レ鑑也。陳眉公○篤信曰、世俗不レ知二儉之與レ嗇之分一。往往誤二認儉德一爲二吝嗇一。蓋薄二於俸レ己。是儉德也、薄二於惠下人。是吝嗇也、吝嗇則輕二禮義一。重二貨財一。且奉レ親菲薄。使レ下慘刻、視二人之窮一而不レ能レ賑。受二人之恩一而不レ爲レ報。積而不レ能レ散。滿而不レ知レ施。所レ謂守レ錢之虜耳。何以能爲レ善乎。程子之言宜也哉。蓋君子重レ義。故輕レ財以周二人之急一。小人重レ利、故吝レ財不レ能レ賑二

人之窮。其所貴重異也。大凡天之授人。以才學與貨財也。豈唯厚其人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然則有才學與富財之人。當務於教人施人。不可背戾于天命也。苟背戾于天命。則恐難免天之譴責。可不畏乎。

妄毀譽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衛靈公　又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陽貨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子貢曰。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　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范蜀公亦然。可以爲法。愼言錄　荀子曰。傷人言甚於矛戟。況形紙筆乎。此最可戒。　邵康節曰。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反求於己爲要法。以言人之不善爲至戒。同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許魯齋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歲月顧奈何而已。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爲毀譽。後來難收拾。　薛文淸云。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篤信曰。許魯齋之言。可爲妄毀譽者之戒。大抵人之過。有出于稟賦而不可奈何者。所當憫也。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也。有出于不識者。所當恕也。有似過而非過者。所當察也。此皆不可誹謗。況人之心裏不可測。事之情勢不可知。豈可不察其詳。而妄爲毀譽乎。若妄意爲誹謗。而其言不當。卽是吾之狂妄愚暗。可恥之甚也。夫譽人而不當其實。尙爲不知人之過。況毀人而不當者乎。毀之當其實。亦尙不免爲刻薄。況不當其實乎。今之學者。往往好談人之短。以誹謗古今爲

務、還不レ務二反レ身修一レ德、聞者亦效二其尤一。習而不レ察、凶德莫レ大二於是一。日黨レ同伐レ異、是亦私意之甚者、卻不レ如二不レ讀レ書人一。學者當レ戒二愼之一。古人不レ議二前輩之短一。此忠厚之道。學者可レ法レ之。古語曰。未レ讀二盡天下書一。不レ可三輕議二古人一。此言最是。

多言　子曰、辭達而已矣。衞靈公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多言害レ道、又曰。辭達則止。不レ貴二多言一。　家語曰、終レ身爲レ善、一言則敗レ之、可レ不レ愼乎　文中子曰、禍莫レ大二於多言一。傅玄口銘曰、病從レ口入、禍從レ口出　朱子曰、此語先輩會用、以解下頤之象愼二言語一節中飲食上。徐偉長曰、君子非二其人一。則弗二與レ之言一。　范魯公曰、戒爾勿二多言一。多言衆所レ忌、苟不レ愼二樞機一。災厄從レ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レ爲二身累一。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レ言、避二小人之禍一。　尹氏曰。言有レ時而不二敢盡一。以避レ禍也。

不二愼密一　繫辭曰、君不レ密則失レ臣。臣不レ密則失レ身、機事不レ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レ出也。韓非子曰、事以レ密成、語以レ泄敗。

好レ名　程子曰、學者須二是務一レ實。不レ要レ近レ名方是。有レ意レ近レ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二何事一。爲レ名與レ爲レ利、淸濁雖レ不レ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又曰。大抵爲レ名者、只是內不レ足、　韓退之曰。內不レ足者、急二於人知一。〇子曰、不レ患三人之不二己知一。患レ不レ知レ人也學而　子曰、不レ患レ莫二己知一。求レ爲レ可レ知也。里仁　子曰、不レ患三人之不二己知一。患二其不一レ能也憲問　子曰、君子病レ無レ能焉、不レ病三人之不二己知一也。衞靈公　篤信曰、學者須レ務レ求二於在レ己者一。不レ可レ有下願二乎外一之意上。論語之中。右四章其意大率相類、聖人反覆屢言レ之、而致二其意一如レ此、學者須二著レ意自省悟一。聖人豈非レ欲下學者務二其實一。而不上レ要レ近二乎名一耶。今人唯患三人之不二己知一。而不レ患レ不レ知レ人。倒做二工夫一了、不レ誤乎。〇黃履翁云、願三士大夫務二道學之實一。不レ願三士大夫立二道學之名一。留靑日札　〇篤信竊謂。

天下莫貴於道義。故君子有殺身而成仁。其次可愛者非吾身乎。名與利外物也。不可與吾身比較。然衆人忘其身。而徇名者多矣。可謂頑愚也。老子曰。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張魯叟云。爭浮名者。得之數少。失之數多。斯言俱可爲世俗之誡。黃履翁之言。最中世儒求道學之名者之膏肓。蓋求道學之名者。必好奇立異。行偏僻過甚之事。爲顯然夸耀之行。而欲取時譽與後名。是以乖時宜。拂人情。故世俗驚怪。而惡儒術者由此也。

好事　司馬溫公曰。士君子處己。只應於多事中求省事。不應於無事中生有事。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生有過。薛文清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一生事端。古語曰。事不干己。分毫休理。

玩物　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明道先生曰。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張魯叟云。寶玩物者。藏之日多。賞之日少。爭浮名者。得之數少。失之數多。古語云。有一物。添一累。○篤信謂。好事玩物。有三費。一費功。二費財。三費氣。是人欲之無窮者。可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苟非節以制度。則後肆至於傷財害民者。職此由也。且子弟之輩。志淫好僻。不可不誡而禁之。大凡好事玩物者。爲分外之冗擾。學者只須勤分內之事業。做分內之娛樂。

閑思雜慮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篤信曰。雖學原乎思。然而閑思雜慮。太有害于心術。或因是生心疾者有矣。學者須使胸次泰然無事。以要待有用之思慮應接。

自用　大禹謨舜稱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板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朱子詩傳云。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尙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孟子稱舜曰、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公孫丑上）集註曰。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以善爲天下之公理、與天下之人同之。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也。）己未善（人有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釋累字）而取之於己。（謂取彼之善而用之於己也。）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處。不貴徒執己自用。○陸象山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方孝孺曰、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篤信曰、古語曰、用人者昌、自用者亡。豈翅爲治者如此而已乎。爲學者苟執己而不取於人、雖與聖人同居、而無益于身。所以貴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爲善也。夫恃己之聰明、而自用者、其始也出于愚。蓋因不自知其愚也。其終也成於愚。蓋因不能聞義徙也。方孝孺以爲愚之甚者也其言可謂信也

不愼微　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谷永曰。禍起細微。姦生所易。　六韜曰。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後漢書曰。禁微則易。禁末者難。　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　董子曰。盡小者大。謹微者著。　司馬溫公曰。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朱子曰。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陳眉公曰。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點檢。

忘恩　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說苑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袁采曰。夫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史記禮書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明楊繼盛曰。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于君。其宮室飲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于天。　文中子曰。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篤信曰。報恩之一事。人道之最要者也。忠孝亦是報恩之道也。史記三本之語。欒共子民生於三之言。宜顧念之。天覆。地載。父生。母育。君食。聖敎。師導。是皆於吾有罔極之恩。豈可一日忘之哉。豺獺皆知報本。若忘恩背德者。不如豺獺也。每日須省念所以報君親。與所以報天地聖師。蓋忠孝順事奉敎之志。不可一日怠廢也。

好殺　篤信曰。天道好生而惡殺。故君子當奉若于天道而好生惡殺。天地之於人也。萬物之中。最爲靈異。所以爲天地之子也。吾之於民也。一體

之中。最爲親切。所以爲吾同胞也。豈忍以私忿怒殺之乎。世間有好殺人者。雖非寃殺之。往往皆無後。或雖有子。不夭折者鮮矣。且古語曰。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今見爲將不好殺者有後。好殺者皆不能保其子孫。天道之惡殺。於此乎可見矣。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滿天地之間者無非己。則可無所不愛。然如禽獸魚鼈爲賓客與保養。不得已而殺之何也。蓋惟人萬物之靈。故受萬物之養也宜矣。且愛物之理一。而施物之分殊。博愛之者。理之一也。宜殺而殺之者。分之殊也。然殺之有禮。古雖君大夫。無故不敢殺。且植木禽魚。取之有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數罟不入洿池。是聖人之政也。禮記曰。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自剪也。然聖人亦不得已而釣弋。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仁人之心也。高柴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宋曹彬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曹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是皆可爲法也。

求滿　禮記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說苑云。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不成者天道然也。胡廬山曰。凡事必使可加。酒飲微醉。花看半開。正此意。今人求滿足。必到無可加處。不知世間到無可加處便可憂。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責人容己　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淵韓退之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張橫渠曰。責レ己者。當レ知下無二天下國家皆非一之理上。故學至二於不下尤レ人。學之至也。　葉平岩曰。處レ世有二乖違一。豈在レ人者皆非。在レ我者皆是。以レ此存レ心。則惟務レ盡レ己。而不二必咎一人矣。　沈道原曰。禮義廉恥。可三以律二己。不レ可三以繩二人。律レ己則寡レ過。繩レ人則寡レ合。寡レ合則非二涉レ世之道一。故君子責レ己。小人責レ人。　螢雪叢說曰。責レ己不レ責レ人君子也。責レ人不レ責レ己小人也。　省心錄曰。以二責レ人之心一責レ己則寡レ過。以二恕レ己之心一恕レ人則全レ交。　薛文淸曰。日省二己過一之不レ暇。何暇レ責二人之過一。

〇篤信謂。人各有レ能。有レ不レ能。苟以二吾之所一レ能。責二人之所一レ不レ能。雖二堯舜之知一。有レ所レ不レ及二于愚者一。古人曰。以二吾之所一レ能。責二人之所一レ不レ能。取レ怨之道也。

志小氣輕　張子曰。學者大不レ宜二志小氣輕一。志小則易レ足。易レ足則無レ由レ進。氣輕則以レ未レ知爲二已知一。未レ學爲二已學一。

好二神怪一　谷永曰。明二天地之性一。不レ可三惑以二神怪一。知二萬物之情一。不レ可三罔以二非類一。諸背二仁義之正道一。不レ遵二五經之法言一。而盛稱二奇怪鬼神一。廣崇二祭祀之方一。求二報無レ福之祠一。及言下世有二僊人一服食不終之藥上。皆姦人惑レ衆。挾二左道一。懷二詐僞一。以欺二罔世主一。聽二其言一。洋洋滿レ耳。若將レ可二遇求一之。盪盪如レ繫レ風捕レ影。終不レ可レ得。是以明王距而不レ聽。聖人絕而不レ語。

不レ知二禍福一　禹曰。惠レ迪吉。從レ逆凶。惟影響。　湯誥曰。天道福レ善禍レ淫。　伊訓曰。惟上帝不レ常。作レ善降二之百祥一。作二不善一降二之百殃一。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レ去。自作孽不レ可レ逭。　坤文言曰。積レ善之家。必有二餘慶一。積二不善一之家。必有二餘殃一。　繫辭下曰。善不レ積。不レ足二以成一レ名。惡不レ積。不レ足二以滅一レ身。小人以二小善一。爲レ無レ益而弗レ爲也。以二小惡一。爲レ無レ傷而弗レ去也。故惡積而不レ可レ掩。罪大而不レ可レ解。易曰。何レ校滅レ耳凶。　子曰。獲二罪於天一。無レ所レ

詩也。八佾家語孔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離婁上下同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上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篤信謂愚者之所爲皆如此。蓋所以亡者。而不容人之言。可謂惑之不聽也。豈無擇良藥而不服。却食毒附而讒身也。柳子厚所作李赤傳。其意亦如是。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莊子曰。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史記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人衆者雖一時因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偃暴之人。漢書枚乘曰。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歐陽永叔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司馬溫公曰。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事林廣記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無報。時節未到。薛文清曰。天道甚可畏。感于此。則應于彼。但有淹速不同耳。世範曰。天道好還。淮南子曰。有陰德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賈誼新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之以福。東坡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歳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篤信竊謂。善惡報應之說。古昔聖人屢言之。既昭明。固不可疑也。然善者不必福。不善者

不必禍。因茲後人或者多矣、太史公亦疑之。東坡三槐堂銘、引申包胥之言辨之精確、可謂千古之定論也。聖人豈欺我哉、篤信嘗著善惡報應論曰。天道者民之司命也。故人之吉凶禍福、皆天之所命。而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報之以禍。是天道之常理。古今和漢之往迹、昭昭而可見矣。故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語亦曰、天道好還。嗚呼。天網恢恢。而不可遁、天道眞可畏哉、是必然之理、甚昭晰、人之所當聽信畏服也、是以古聖賢、朝夕只視上天在眼前而監臨、故其敬畏自不能已。常承順天道。罔不祇肅。庸人昧此理。不知天命而不畏。放縱而無忌憚。其惡積而不可揜。其罪大而不可解、可勝哀哉、且夫人物者、天地之所生。天地愛其所生。猶父母之愛其子然。故愛育人物則天心喜焉。天心喜則必有福報。猶愛人之子則其親悅然。豈不勝諂事于淫祀。佞媚于浮屠。而妄爲禱祠求福祿乎。子曰、丘之禱久矣。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此之謂也。傷害人物則天心怒焉。天心怒則必有譴責。猶傷人之子則其親怒然。豈僥倖禱祀。而所能免其禍乎。夫子曰、獲罪於天則無所禱者。此之謂也。小人不知此理。暴殄天物。而不畏、害虐人民。而不仁。妄諛禱神佛。而徼倖於福祿。夫謂之神者。至公而無私。至明而難欺。豈可享非禮之祭。而私之以福乎。若以諛祈享非禮之奠。能轉移禍福。分明是人世貪官也、何以爲神哉、萬萬無此理。可謂頑愚之至也。孰若行陰德愛人物而合天心之爲勝乎。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是君子之所以求福之道也。然而君子之道。無爲而爲。義之所當然者爲之而已。豈有心爲求多福哉。

右不敬以下。凡二十七條。皆爲凶德。有一於此。

則害二其德一者不レ少。須二警戒而痛去一レ之。

初學知要卷之下終

小學讀句備考 卷之一

小學綱領

紫陽後學貝原篤信編輯

論小學之名義及文公所以輯小學之書。

雙峰饒氏曰。小學者小子之學也。先生病古書殘缺而不全。俗學鹵莽而失正。乃聚古今聖經賢傳嘉言善行。類聚成此書。以續古者小學之敎。○李方子朱子年譜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枝。又曰。雖已進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四書蒙引曰。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入之大小言。不可以大人之大字。當大學大字。○愚案。不可以小子之小字。當小學小字。蓋小子所學乃小節之學也。故曰小學。

論古昔有小學之敎。

禮記曰。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陳氏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文獻通考第四十學校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及白虎通之說也。程朱從之。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尙書大傳之說云云。○愚案。前漢書藝文志又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大學章句序曰。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敎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書序曰。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句讀云。小學之全書不可見者。以秦火焚之也。

論小學爲敎之方及小學大學之所以分

此書序曰。古者小學敎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朱子曰。古之敎者。有小學有大學。其道則一而已。小學是如事君事父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大學或問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小學否。朱子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北溪陳氏淳曰。程子說一箇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闕。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旣立。然後大學工夫循次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

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問。敬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又曰。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大學教之。○又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薛文清曰。小學以事教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無二致也。

論古人以小學爲先。程伊川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葉采注曰。古者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葉註。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腸。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葉註。此所謂少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葉註。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爲物欲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銷鑠。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又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自深厚了。到大學只就上點化出些精采。○

又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又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三分了。大學只出治光彩。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補塡前日欠闕。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跟做去。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當據現劄住硬寨做去。○又曰。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樸。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或問。某自幼既失小學之序矣。請授大學何如。朱子曰。授大學也須先看小學書。只消旬日工夫。

○硬寨字彙。寨與砦同。又券則切。安也。砦音柴。木柵又營也。○閑汨董。閑冗也。言無用以魚肉諸物和羹。謂之骨董羹。言無用之雜學也。

論宜讀小學書。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箇是做人底樣子。○又曰。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朱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

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李果齋曰。學庸語孟小學近思錄此六書者。學者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許魯齋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薛文清曰。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先讀他書。猶惡覩泰山而喜丘垤也。又曰。敎人不以小學大學。爲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敎非學也。胡敬齋曰。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方可博觀古今。○明太祖之高皇后馬氏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眞聖人之敎。盍表章之。帝曰。然。吾既令親王。法駙馬。大學生。咸講讀之。古今列女傳。

綱領 終

小學句讀序 小學名義見前。○句讀讀音豆。禮部韻云、語之絕處謂之句、語之未絕處點分謂之讀。○字彙曰、今祕書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點於字之中間。○案大學蒙引曰。言章句亦讀詞也。如近時陳選公註小學亦只題曰句讀。又曰。註之云云者。卽所以章之句之也。愚亦謂。註之云云者。卽所以句之讀之也。○愚謂。小學註解居多不知其幾許。唯句讀最勝於諸家者。以其能摸倣乎朱子諸註而已。是不待予之贅言。具眼者一觀而瞭然。大凡看小學者。先看朱子本註。而後看句讀。其他雖有所發明。不免有差。看者宜察之。○序左傳正義曰。序與敍音義同。爾雅云。敍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說文曰。序次第也。○文體明辨云。爾雅曰。序緒也。字亦作敍。言其善敍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

昔二帝 堯舜也。 三王 孟子離婁下。以禹湯文武為三王。 我朝 我親之之辭。朝言明朝也。 一祖 明高皇帝姓朱。諱元龍。字國瑞。祖說文曰。始廟也。 四宗之道統。四宗謂太宗(太祖第四子。後號成祖)仁宗(成祖長子)宣宗(仁宗子)英宗(宣宗子)宗說文曰。尊祖廟也。前漢書。景帝詔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註。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統。說文曰。紀也。韻會紀字註。說文。紀絲別也。又理也。○字彙。統系也。總也。綱也。緒也。 聖天子 指憲宗也。陳選卽憲宗時人。○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白虎通。王者天為父地為母。為天之子。 既承之憂士 漢志曰。學以居位曰士。 或遺實學 蓋眞知實踐之學也 而驚空文 科舉時文之習。無修身齊家之實功。故不能治國平天下也。 無以贊道化也。 道化。言王者以道化下民也。字彙曰。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 復慨然 慨與愾同太息貌。 歎 然也。 商相國之言。 明名臣言行錄。商輅文毅公。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萬姓統譜云、商輅鄉試會試廷試俱第一。○商文毅公政務奏疏八件。其末件有此言。見商輅集。其奏狀曰。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於體用。此其教有次序。故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心於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文公朱熹慮風俗人才日趨於下也。於是輯為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許衡嘗稱之曰。小學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是誠幼學之軌範。入德之門戶也。臣照得今之府州縣學生徒。率皆八歲十歲入居其中。正係古者小學之年。合無各處增廣生員。不妨舉業。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其良心。提督等官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考察其實行。庶幾學無躐等。又古者射以觀德。今各處學校俱有射圃。其朔望習射已有定例。但多視為虛文。合無。今後提督學校官按臨考課畢。仍赴射圃。閱諸生習射。較其勝負。如以賞罰。庶幾射藝有成將來得用。

詔 字彙。上命也。 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 語泰伯篇。昔者我友嘗從事於斯。蒙引曰。服行於此矣。講述曰。言其能為此事。愚謂。從事之事有工夫之字。乃如事事之上之事字。 然後進乎大學。於乎。 韻會。歎辭詩曰。於乎前王。古之於戲字。今作嗚呼。 士不幸不逢時。 國無道而不能用於世濟於衆也。 猶將違俗 違無道之俗而拔群之意。 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 成就於自家固有之德也。 幸而值乎今之世道化方盛。有小學 有小學校教人之法也。 以成始。 洒掃應對事父兄及六藝之習以閑其端 有大學以成終。 有大學校之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以成其終也。 有選舉 選衆舉賢也。 之塗。出 出仕也。 而行所學以

及人。小大學所學者。施及之於朝廷與國天下也。盍亦思所以學乎。盍何不也。以上盛稱天子德化之美。以勵學者之志。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以下說所以學也。人倫之外無道。外乎此則爲異敎。學之必自小學始。小學非指書言。子朱子公羊傳隱公十一年曰。子沈子云云何休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孝經正義曰。古者謂師爲子。小學一書其敎在於明倫。聖人之道人倫而已。故小學書其敎在於明倫。明倫小學第二卷也。其要在於敬身。敬其身者。乃惇人倫之本。而小學一書之最切要者也。敬身第三卷也。其餘四篇皆述此二篇之意。蓋作聖之基也。此二篇乃作聖之基本也。非極功也。應上文聖人之道云云。從事于斯。學於明倫敬身也。豈惟讀其辭而已耶。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歷擧明倫之目。以示所以學之法也。父子之親以下五者。見孟子滕文公上篇。乃惇人倫之道也。親者父慈子孝也。義者君禮臣忠也。別者夫婦之際嚴正。不相狎也。序者愛幼敬長也。兄弟之友亦在其中。交者交以信也。必踐其事焉。踐行明倫所記親義別序信之事也。對上知字。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歷擧敬身之目。而亦示所以學之之方也。敬身之事不出於此四者。心術者治心之方術也。而心術又四者之本也。制法制也。節愼節也。必嚴諸己焉。嚴謹守也。對上知字。厲行。己者指身言。及進乎

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小學之時已知者乃明倫敬身之事也。究極者於大學推廣明倫敬身之理也。蓋窮理之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小學之時已行者。乃踐其事也。惇篤加厚也。下知字應上知字。下行字應上踐嚴二字。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君君臣臣。家道正也。推以贊道化。應前。則國可治。天下可平。以上擧大學八條目。蓋小學之功已熟。則大學格致以下事易成功也。可以見小學大學無二本。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此二句應上。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灑掃應對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又曰。古人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基字應前。成亦難矣。況騖空文乎。應前。蓋不由小學而欲進大學尚難矣。況騖空文以有得聖人之道者乎。以上說小學爲聖道之基而必欲實學可以贊道化也。以下說空文無益也。夫爲學而不嚴諸己。不踐其事。二句共應前。誦說記誦辨說。雖多。辭章辭賦文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家國天下何補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言大異也。選學也晩。以下言作句讀之由也。道

未之聞。以奉承詔來。奉憲宗之命自北京來南京也。總 字彙、聚束也、括也。合也。中州敎。古今合璧曰。大明憲宗成化二年御史陳選督學南畿。○大明一統志曰 明高皇帝以建康府爲應天府號稱京師。成祖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英宗正統中以北京爲京師。遂以應天府爲南京。南京古金陵之地。周遐 陳選爲學師而巡視督責也。諸士間。南京所會之學士也。有一朝之義。或曰。同朝之義。不然。只一日爲師之謂也。實謙退不敢實言也。案前漢書列傳六十杜鄴傳、謂一朝之說云云。故敢句讀是書。相與講而行之。講者明其理也。行者踐其事也。期冀。希待之意。底於成以副聖天子作人 詩大雅棫樸篇。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註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之盛意。若四方之士則惡乎敢。言唯與諸生私講之而已。又謙退之辭也。敢說文進取也。成化癸巳 憲宗九年也。當于本朝後土御門院文明五年。五月望日 十五日也。說文云。月滿與日相望。○小補韻會。月半日月正相對。天台縣名。陳選序。陳選履歷言行。詳見明名臣言行錄第二卷。○萬姓統譜云。陳選字士賢。仕至左布政使。忤中貴被逮卒于途。贈光祿卿。諡恭愍。選學務行方。文詞簡古。廉潔無私。終身乾儲。經濟之才雖有展布。實行高名信于海內。○氏族排韻。陳選平生立志。以聖賢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甚嚴。居官盡職。行事盡心。○三才圖會云。陳選歷仕天順成化間。諡恭愍。不妄言笑。崇儉約振風教。名滿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云云。卒年五十八。○事言要玄偶方辰曰。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劉元錫皇明書學者有陳選傳曰。陳恭愍公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少沈靜端愨。不妄言。從鄉先生陳環遊日。危坐一室中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處之裕如也。其敎人爲學。必

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六經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云云。尊信朱子所著小學。爲註釋行之。

小學序

按此序。朱子大全集載レ之作レ題二小學一。又小學大全作二小學書題一。

古者小學敎レ人以二灑掃云云一　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二大小一故也。故君子唯在レ愼レ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二精粗一。從二灑掃應對一與二精レ義入一レ神。貫道只一理。雖二灑掃應對一。唯看下所二以然一如何上。又曰。自二灑掃應對上一。便可レ至二聖人事一。○小學大全。人生幼穉日習二事レ長之方一。安二使令之役一。故能收二其放心一養二其德性一。後世此禮不レ講。父母溺レ愛縱二其驕惰一。凡奉レ長之禮一切委二之厮役一。近世魯齋許氏。敎以三先習二灑掃應對之禮一。以折二其驕恣傲慢之氣一。得二古人敎レ人之法一。○按。節以レ事言。道以レ理言。愛レ親孝也。敬レ長弟也。○荀子曰。君子隆レ師而親レ友。○大戴記。古者年八歲而出就二外舍一學二小藝一焉。履二小節一焉。【修身】包二格致誠正一。

註。夏商周也。蔡沈曰。契始封レ商。湯因以爲下有二天下一之號上。○鄭玄曰。盤庚遷レ殷以後。改レ商曰レ殷。

【鄉學】王宮國都以及二于閭巷一之學校也。按。小學自二王宮國都一以及二于閭巷一皆有レ之。大學唯王宮國都有レ之。【灑謂灑水云云】四書圖解曰。古人席レ地而坐。幼者布レ席必先灑掃。灑以レ水而掃以レ帚。

而必使三其講而習二之云云一　其者指二小學生一也。言講二習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一。愛レ親敬レ長隆レ師親レ友之道一也。○劉向說苑曰。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二求レ師正レ本無二以立レ身全レ性。

其習與レ智長化與レ心成　大戴禮保傅篇之文也。又賈誼保傅傳亦引レ之。○家語孔子曰。幼成如二天性一。習慣如二自然一。

扞格　禮學記曰。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レ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レ成。陳澔註。扞拒扞也。字彙。格堅不レ可レ入也。

註。牴牾。字彙牴觸也。牾與レ忤同。逆也。違戾也。

往往　文選甘泉賦注。往往。言非レ一也。

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按、古法有宜於今有不宜於今。其宜於今者不可不行也。

註、但、徒覺切、徒也。

顓 小補韵會、差多曰顓多。多有曰顓多。

蒐 字彙、求、索也。

童蒙 增韵、十五以下謂之童子。○易蒙卦、童蒙求我、朱子曰、蒙、昧也。

註 纂集也【付】輿也【詩序】大序也、子夏作之。程子以爲孔子作【上以風化下】小序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韵會、上行下傚、謂之風、身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吳氏】明人也。萬姓統譜曰、名訥、字敏德、所著有小學集解諸書。○按、明言行錄、有吳訥之傳。【於世教】指輔小學之事。【經絶學】纂古者小學之法已絶也。

淳熙丁未 此年朱子五十八歲也。當于本朝後鳥羽院文治三年。

題 冠書首之辭、乃序也。此序及題辭、又見朱子大全七十六卷。

註、孝宗 自高祖第十一主也。【艸堂】性理大全曰、朱子構草堂於雲谷、名晦菴。以爲講學之所。自作記。 朱子大全七十八 雲谷記曰、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顚、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其知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云云。○朱子履歷、見于宋史及言行錄外集、伊洛淵源續錄、朱子行狀。年譜等諸書。今不贅于此。

小學題辭

小學大全曰。此書朱子於卷首。已題百餘言。直述所以敎人之意。至此則首叙天道性情之本原。以及大小學培養充廣之事。體用兼該小大畢擧。且括成韵語。以便爲師爲弟子者之所敎讀。

題辭　古今紀要曰。後漢趙岐爲孟子之題辭。題辭卽序也。岐每好異。故異名。○雙峰饒氏曰。序之異名也。

註。饒氏　萬姓統譜曰。名魯。字伯元。幼從黃榦游。號雙峰。

元亨利貞　易乾卦彖文也。饒氏曰。四者天理流行之序。所以終始乎萬物者也。○易本義曰。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胡敬齋曰。元亨利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朱子曰。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便是貞。成而未全爲利。成熟爲貞。○饒氏曰。常者古今不易之謂。

仁義禮智云云　朱子曰。吾仁義禮智。卽天之元亨利貞也。○饒氏曰。仁者愛之理。人之元也。義者宜之理。人之利也。禮者恭之理。人之亨也。智者別之理。人之貞也。四者人之所稟乎天。以爲德而具於心。所謂性也。○王雲鳳小學章句云。元亨利貞天之常道也。四者運於天而賦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以統乎萬善。如網之有綱以總攝衆目也。○平岩葉采曰。實有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外別有信。

註。元者生物之始。　本朱子之說也。【通】盛暢也。按。素問。所謂生長收藏。亦與生物之始通遂成同。但彼以氣言。此以理言。【天理自然之本體云云】化育流行生生不息之理。所謂至誠無息也。

撙節　曲禮上曰。君子恭敬撙節。　正義曰。撙者趨也。節法度也。陳澔曰。撙裁抑也。

凡此厥初無有不善　章句曰。凡此厥初言人性之

初云云。性無不善而情亦無不善也。○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愚謂。初者本然之性也。凡有不善乃物欲之蔽。而非本然之性也。

譪然四端隨感而見　是仁義禮智之四端。隨外物之來感而發見如下文所言。○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孟子公孫丑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朱子曰。惻隱云云情也。仁義云云。性也云云。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緖見於外也。○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者皆自棄也。○朱子曰。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饒氏曰。感者自外而動於內。見者自內而形於外也。

註。惻隱云云。孟子集註云。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愚謂。上節注。謂智者分別是非之理。智之體也。性也。此節註。謂是非之心智之端者。智之用也。情也。【善端】善心之發端也。

愛親敬兄節　章句曰。言四端之發見隨處不同遇親而愛。遇兄而敬。遇君而忠。遇長而弟。乃人秉執之常性自然而然。不待勉强也。四端之中萬善皆具。此獨言四者乃目之大者也。○朱子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饒氏曰。長長上也。○秉彝詩大雅蒸民篇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此懿德。眞西山曰。彝而言執者何也。渾然天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註。根於秉執之常性。愛親以下。皆生於性中來也。

【因二其自然一】自然者仁義禮智之命二於天一者也。

惟聖性者節　集成。饒氏曰。性者謂下天性渾全不レ假二脩爲一之人上。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浩浩其天。中庸文。愚謂。易所レ謂大人者。與二天地一合二其德一是也。集成又曰。聖人天理渾然。無二一毫氣稟物欲昏蔽之累一。故其天理浩然云云。○章句云。人性雖レ無二不善一。惟聖人得レ全二於天一。○不レ加二毫末一。【】揚氏曰。人性之上不レ可レ添二一物一云云。○萬善足焉。其性分中萬善自充足。不レ待二修爲一也。

註。天卽理也。朱子論語集註之說也。

衆人蚩蚩節　衆人不レ知三性之貴二於物一。故蔽二乎物欲一乃頹二其綱一。○樂記曰。好惡無レ節二於內一。知誘二於外一不レ能レ反レ躬天理滅。○頹。章句。廢壞也。○暴棄。孟子離婁上曰。言非二禮義一謂二之自暴一也。吾身不レ能下居レ仁由上レ義。謂二之自棄一。○熊氏曰。自暴剛惡也。自棄柔惡也。○饒氏曰。暴甚二於棄一。○集成。言自暴二害捐二棄其身一也。

惟聖斯惻節　聖指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章句云。言盡レ性之聖人在二君師之位一。惻三人之失二其性一也。于レ是建二爲小大學一。而立レ師以敎。○達二其支一。格致至二治平一致二其廣大一之謂。大學之敎廣遠。且在二于小學之後一。故曰レ支。

註。惻然。乃傷憫之意。【壅】培也。【進德修業】此四字出二于易文言一。【發達】開發通達也。○朱子曰。德是得二之於心一。業是見二之於事一。○開二發聰明一者格物致知也。進レ德者誠意正心脩身也。脩レ業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小學之方節　此節言下聖人所レ建小學培二其根一之法上。○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之章。與二此節一語意略同。○蒙引。入孝出弟弟子之大本也。○動日用動作之事。○行有二餘力一。程子曰。爲二弟子之職一。力有レ餘則學レ文。不レ脩二其職一而先レ文。非二爲レ己之學一也。○誦レ詩讀レ書。○詠歌。乃詠二歌於詩一也。詠者所レ謂歌永レ言也。○舞蹈。手舞足蹈也。詠歌舞蹈只一時

之事。古者學樂以涵養其性情。又培其根之事。非今世俗樂淫靡陷溺於人心之比也。〇思罔或逾　思字對上動字。有身心之別。逾。章句曰。念不在此也。

窮理修身節　此一節。言聖人所建大學達其支之教。窮理窮知事理也。兼格致而言。修身兼誠正而言。窮理修身。乃大學之道也。蓋大學之道。不過知行二者也。〇明命赫然。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朱子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集成曰。天之所賦於人。而人之所得以爲性者。其全體大用赫然昭明。無有內外之間。愚案。內者心身也。外者家國天下也。〇德崇業廣。　集成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者。德之積於內者高也。家齊國治天下平者。業之施於外者廣也。〇乃復其初。全體大用備。而復性之本然也。初字應上文凡此廣初之初字。　今者德崇業廣。復其初之時也。章句曰。性乃人之所同得。吾之性與人之性。無內外之分。所以又當施之家國天下而齊之治之平之也云云。如此則復人性之初。全體大用之自然。

註。德者道之得於內云云。　樂記曰。德者得也。朱子曰。得者謂吾爲有也。　如行孝而自得於孝之理類是也。【功】身所爲之事。內者心也。外者家國天下也。德業二字。承上之內外字來。故註以內外釋之。【此言格物致知云云】以上訓詁也。以下說本文之意義。是說窮理修身斯學之大。【然天之云云】說明命赫然之二句。成己成物明德新民。是明命之本量。無內外之間也。【學者誠云云】以下說德崇業廣云云之二句。【緣是】本德之高也。【氣稟】受于有生之初。【物欲】生于有生之後。【昔日之云云】說昔非不足之二句。

世遠人亡節　章句曰。古者小大之學其盛如此。然去古既遠。聖人已沒。小學敎人之經已殘缺。而小

學之教從而廢弛。故人自二童蒙之時一養レ之不レ正。
【蒙養】童蒙之時養二心性一之道也。易蒙卦彖。蒙以
養レ正聖之功也。【紛拏】字彙。拏與レ挐同。女居切。前
漢書霍去病傳。匈奴相紛拏。註。師古曰。亂相搏持
也。　章句曰。紛拏糾纏也。又曰。此朱子言下小學所レ
繫之重。與中己作二小學一之故上。【喧豗】章句曰。喧豗
爭鬪之聲。李白詩。飛湍瀑流爭喧豗。杜牧詩。松澗渡
喧豗。

詩六經云云。　詩書易春秋禮樂曰二之六經一。經殘者
　詩經六篇亡。尙書百篇之中四十二篇亡。周禮冬
　官闕。儀禮唯士禮遺焉。樂經不レ傳之類也。

幸茲秉レ彝節　愚謂。此題辭以二一性字一貫。蓋小學之
方。以レ養レ性爲レ本。乃作レ聖之功也。　章句曰。然
所レ幸者。人所二秉執一之常性。雖レ終レ天不レ墜。未二嘗
不一レ可レ教。是以我輯二聚舊聞一。爲二小學之書一。【嗟嗟】
合璧曰。嗟嘆而告曰云云。　愚謂。此朱子惓惓教二導
於後學一之誠意。【匪我言耄】此一句出二于大雅板
篇一。按。朱子五十八歲輯二此書一。故云レ爾。【惟聖之
謨】集成曰。謨猶レ訓也。　章句曰。小學之作。有レ
所レ徵而非レ妄也。　書伊訓。聖謨洋洋。註。爰。於也。
於。衣虛切。語辭。若夫汪胡切則於呼之於也。【裔衣
襟之末】裔。字彙。衣裾也。襟。韵會。袵之交處。

小學題辭終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一

内篇　内篇所記、摭乎古者小學之教雜出於傳記者、與上古聖賢嘉言善行、乃小學之本原也。故曰内篇。【注】【夏氏】未詳何人。案明經籍志、夏煕作小學資講十二卷云。蓋斯人也歟。【許文正公】名衡、字平仲、元人。○萬姓統譜云。許衡河内人。號魯齋、幼嗜學、穎悟不凡。謚文正。以道學鳴、有文集傳世、從祀孔子廟庭。【所以實立教云云】愚謂、雖有嘉言、而無善行、則不足以爲徵、無徵不信者人情皆然。且聞風考迹、則能使人興起其善心。蓋以身教者從、君子之感化異世者亦然。【外篇有二云云】外篇有嘉言。猶内篇有立教明倫敬身、蓋述其言也。外篇有善行、猶内篇有稽古也、蓋實之也。○小學之書内篇已足矣。又作外篇者、所以廣内篇之餘意也。

立教第一　注【立極】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蔡傳、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云云。○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又曰、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集成曰、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任其私意妄作、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云云。

○子思子曰云云　章句曰、下子字尊崇先賢之稱。○愚謂、此篇述聖人立教之大法。故朱子於篇首引子思中庸之言。以明聖人立教之本旨。○明李春培小學衷旨曰、中庸立教先題天字、指出源頭、以示人見得此篇所述無非教人盡己性、以爲法于天下、只爲此源頭耳。○程伊川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四書講述曰、道心之理。是有生時天所賦予、就如命令我一般、所以呼

做性一。故性字从レ心从レ生。謂二心之生理一。○陳潛室
曰。率レ性不レ要下作二工夫一看上。○存疑曰。性分中萬理
皆備。遇レ事接レ物。只依二他本然的一發出來。便自有二
個至當好底道理一。註：【人物之生云云】。朱子曰。性
通二人物一言。但人物氣稟有レ異。不レ可レ道三物無二此
理一。只爲二氣稟遮蔽一故。所レ通有二偏正不同一。然隨二他
性之所下通。道亦無レ所レ不レ在。○蒙引曰。性道皆不レ
涉二人爲一。至レ敎方是聖人所レ立。然亦非下以二己之私
智一爲上レ之。【朱子曰命猶令】中庸章句之文也。○朱
子曰。命猶二誥勑一。性猶二職任一。【性卽理云云】性卽
理也。本是程子之言。朱子曰。性卽理也一語。自二孔
子一後。惟伊川說得盡。顚撲不レ破。性卽是天理。那
得レ有レ惡。○愚謂。性卽理也。是在二人心一之天理。此
一語。程子有レ功二于萬世一之言。【天以陰陽云云】講述
曰。注。以二陰陽五行一言者。理非レ氣無レ所レ附。健順五
常根二陰陽五行一云云。○蒙引曰。氣本一也。分而爲レ
二。則曰二陰陽一。拆而五レ之。則曰二五行一。【人物之生因

各云云】中庸或問曰。在レ人在レ物雖レ有二氣稟之異一。
而其理則未二嘗不一レ同。又曰。性者無二一物之不一レ得
【健順】健者乾德也。順者坤德也。仁禮屬レ健。義智
屬レ順。【道猶路也云云】朱子曰。道之得レ名。正以三
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二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レ行之
路一。爾。又曰。以三人之所二共由一而言。則謂二之道一云
云。其目則不レ出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一。○
四書衍明云。注。自然二字極重。存疑。若非二其自然一。
則或出二於氣稟一。或出二於物欲一。安得レ爲レ道。【修品節
之也】存疑曰。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自有二箇天然
等級界限一。聖人立レ敎。不レ過二因レ此而立一耳。○潘氏
曰。品二節之一者。如二親レ親之殺。尊レ賢之等一。隨二其厚
薄輕重一而爲二之制一。以矯二其過不及之偏一者也。【如
禮樂刑政云云】朱子曰。禮制度品節也。政謂二法制
禁令一也。道レ之而不レ從者。有レ刑以一レ之。
則天明云云　衷旨曰。言效二法天賦之命一。遵二循聖人之
法一。是朱子繼レ往開レ來。擔二當道統一之語。須レ發二出

立レ教不レ苟意一。○集成許氏曰、爲レ教而不レ本二於道一則非レ教也、爲レ學而不レ本二於道一則非レ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レ此則爲レ師者、知下所二以教一レ人之道上、爲二弟子一者、知下所二以進一レ學之方上矣。

○列女傳曰章　章句曰、列女傳。漢劉向所レ作書名。言二古今婦女善惡之事一。○案、列女傳、此章是文王之母。太任之傳文也、○章句曰、側敧邪也、【坐不邊立不蹕】字彙、蹕兵媚切、音秘、足偏任也、○袁旨曰、此言婦人胎敎之道、無レ非三預養二乎正一而已、註【漢劉向】字子政、前漢書列傳載レ之、著二列女傳。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傳一【如今人之跪】朱子大全六十八。有二跪坐拜說一。曰、兩膝著レ地。伸二腰及股一。而勢危者爲レ跪、兩膝著レ地、以レ尻著レ蹠、而稍安者爲レ坐、○李退溪自省錄曰、然則今所レ謂危坐。卽古之坐、今所レ謂跪古亦謂二之跪一、○愚謂、句讀云、古人席レ地而坐云云。中間著二一之如字一。可レ見坐與レ跪相似、而實不レ同。

王雲鳳章句、以レ臀著二兩踵一者爲レ坐則誤矣。

不食邪味　章句曰、邪味非二六畜五穀之正者一。如二果實未熟之類一亦是、○論語鄕黨篇曰、食饐而餲、魚餒肉敗不レ食、臭惡不レ食、失レ飪不レ食、不レ時不レ食。

【席不正云云】朱子曰、心安二於正一、故於二位之不レ正者一、雖レ小不レ處、○章句曰、古人坐以レ席。

目不レ視二邪色一云云　章句曰、邪色非二五色之正者一。淫聲如二鄭衞之聲一。○袁旨、邪色淫聲不正之氣二、所二以不レ視不レ聽、○愚案二、凡視聽能感二動人心一。故最宜レ愼レ之。【夜則令瞽云云】袁旨云、令二瞽誦一レ詩。所三以開二導性情之正一也、故又總レ之曰、道二正事一。註【二南之詩】古房中之樂。正詩也。○令二瞽誦一レ詩、古者樂師皆用レ瞽、以二其廢レ視而聽專一也、

如レ此則生子云云　列女傳曰、姙子之時、必愼二所レ感。感二於善一則善、感二於惡一則惡、○集成曰、爲二人親一者、其可二忽慢而不一レ敬畏一哉、○章句曰、子母本一體、母之動止聞見無二不正一、則外之邪僻不レ干、心

正而氣無不正。故子肖其母云云。此蓋先王敎民之法。而劉向述之。又曰。才兼德而言。注【蓋妙合而凝云云】太極圖說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葉采注云。妙合者。太極陰陽。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形生神發】太極圖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內則曰凡生子章　是述人自初生至老之事。○章句曰。凡生子之三字。朱子所加。【寬裕】集成曰。臨事不迫。○章句云。恭貌之莊。敬心之專也。愼而寡言。章句曰。凡事謹愼而言不妄發。然後可以敎子也。○集成曰。此婦人之全德也。注【闈】字彙。宮中門之小者。上圓下方如圭。故曰闈門。【可者云云】列女傳。作阿者。鄭氏以爲傅御之屬。注。司馬溫公之言。見居家雜儀。

子能食食　程伊川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敎之。【男唯云云】皆敎之使然。章句曰。唯速而强。俞緩而柔。

六年　溫公居家雜儀云。六歲始習書字。

七年　又曰。七歲始誦孝經論語。次及諸經。【必後長者】此一句。承上文八年以下。○方嚴陵曰。經曰。父之齒隨行。兄齒鴈行。則行固欲讓也。又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註【六甲】集成曰。甲子甲戌甲申甲辰甲寅甲午也。案。集成六甲。乃曆志之說也。出于月令廣義。

十年　衷旨曰。男子居外始此也。○章句曰。古人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出就外傅者。蓋八歲至十歲。皆入小學之時。若居宿於外。非十歲以上不可也。又曰。外傅家塾之師也。【衣不帛襦袴】字彙曰。襦短衣也。汗襦自關而東謂之襦云云。○鄭玄曰。不用帛太溫傷陰氣也。朱子曰。醫書亦說。小兒子不要太煖。○章句曰。不以帛。恐太溫傷陰陽之和。且華侈也。○張子曰。不以帛用布也。○集成。學書計以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也。【禮帥

初】方氏曰、謂遵習先日所為、而不敢變也、慮其安有所改為故也。〇章句曰、凡進退應對之禮。皆術初見傳之敬、雖久不敢忽也。【朝夕學幼儀】方氏曰、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請肆簡諒】鄭玄注曰、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疏云、簡謂篇章也、諒信也。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陳澔禮記注云、簡書篇數也。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為遷曲煩擾也。章句曰、簡諒不煩而實也。自度能行者、請而習之、不敢煩而貪、多虛而望高也。〇張橫渠曰、請肆則童子自請所習於長者也、所以教者、當以簡諒。〇本注與何讀同。【注十年曰幼】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幼者自初生至十九。

十有三年學樂　集成曰、十有之有。音又有。又字古文同。〇張子曰、教之舞、教之樂、所以欲其和也。〇本註曰、勺篇也、舞篇文舞也。〇漢禮樂志、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〇字彙、勺挹取也。〇班固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〇輔氏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〇禮記文王世子陳注、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淸乃象舞之樂歌、又周頌武注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〇鄭注云、成童舞象、象者、周頌序云、維淸奏象舞。註云、象舞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〇朱子語類卷百五、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注、勺籥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〇朱子曰、武用干戚、文用羽籥。〇劉氏曰、皆舞者所執之物。〇鄭玄注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孔氏曰、籥笛也、籥舞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以其年尚少。故習文舞之小舞也。〇衷旨曰、學樂所以和心志、誦詩所以養性情。舞所以和其氣、柔其體、射求中鵠、所以觀德行。御求中度、所以正驅馳、皆制于外以養其中、非僻之干無自入也。註【鵠】朱子曰、布侯而棲

革於其中一以爲レ的。○鄭玄周禮注曰。鵠小鳥而難レ中。是以レ中レ之爲レ儁。○近思錄十一。程子曰。舞射便見二人誠一。古之敎レ人。莫レ非レ使二之成一レ己。注。要下必以二誠心一爲上レ之。又曰。自二洒掃應對上一。便可レ到二聖人事一。注。洒掃應對。卽是敎レ之以レ誠。誠之至卽是聖人事。

二十而冠　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賈氏曰。雖レ擧二大夏一。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衷旨曰。行雖レ所レ當レ先。而學又不レ可レ不レ博。又曰。惇行二孝弟一。而學レ之又博。則文行兼盡。而猶不レ敎者何也。蓋當二此之時一。方務二自成一。惟欲レ實二其德于內一。而不三自表二見其能一故也。○張子曰。不三敢遽爲二成人之事一也。○禮記正義曰。博學不レ敎者。唯須廣二學問一。不レ可三爲レ師敎二人。朱子本注亦同。【內而不出】正義曰。內而不レ出者。唯蘊二蓄其德於內一。而不レ得下出レ言爲レ人謀慮上。朱子本注亦同。注【二十曰弱】孔氏曰。二十成人初加レ冠。體猶未レ壯。故曰レ弱也。至二二十九一通得レ名二弱冠一。【大夏禹樂】其說見二于六藝之條下一【樂之文武兼備】集成曰。有二干戚一。有二羽籥一。文武之道備矣。

三十而有室　鄭氏曰。妻稱レ室。○孔氏曰。妻居二室中一。故爲レ室。○白虎通曰。男三十筋骨堅强。任レ爲二人父一。女二十肌膚充盛。任レ爲二人母一。合爲二五十一。應二大衍之數一。生二萬物一也。○家語本命解。魯哀公問二孔子一曰。禮男必三十而有レ室。女必二十而有レ夫也。豈不レ晚乎。孔子曰。夫禮言二其極一也。注。男極二于三十一。女極二于二十一。過レ則。男子二十而冠。有下爲二人父一之端上。女子十五許嫁。有二適レ人之道一。於レ此而往則爲レ昏。【博學無方云云】衷旨曰。此博學兼二知行一言。無レ方者不レ滯二于一事一物一。凡善之所レ在。皆學而取レ之。遜レ友者。順以交レ之也。視レ志者。朋友未二必與レ我同一レ志。必審二其志向之善者一。取レ之以爲レ法也。○章句曰。遜レ友自卑以順二於友一。視レ志察二其志之高遠者一。而親レ之也○方氏曰。遜有二自卑之意一。書曰。惟學遜レ志云云。注【三十曰壯】曲禮正義曰。三十而血氣已定。故曰レ壯也。○案。正義。三十

九以前通曰レ壯。【惟善是師】書咸有一德曰。德無ニ常師一。主ニ善爲レ師。善無ニ常主一。協ニ于克一一。注。無ニ常者一。不レ可レ執レ一之謂。師法也。

四十始仕　程子曰。古之爲レ士者。自ニ十五一入レ學。至ニ四十一始仕。中間自ニ二十五年有レ事ニ於學一。又無ニ利可一レ趨。則其志可レ知。此所ニ以成一レ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レ法。自ニ童稚一。即有下汲ニ汲到レ職一之謀上。何自向レ善。○章句曰。審慮之謂レ謀。熟思之謂レ慮。言隨レ事謀慮不ニ敢妄行一也。【道合則服從云云】論語先進篇曰。大臣以レ道事レ君。不可則止。○集成曰。不可則去。不レ言ニ不合一者。合在レ彼。可在レ我。○方氏曰。合否在レ彼也。有レ命存焉。從去在レ我也。有レ義存焉。　注。四十曰レ強。正義曰。四十九以前通曰レ強。又曰。強有ニ二義一。一則四十不レ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

五十命爲大夫　白虎通曰。大夫扶ニ進人一者也。

七十致事　老不レ堪レ事。故歸ニ老于家一也。

注【五十曰艾云云】曲禮曰。五十曰レ艾。服ニ官政一。○正義曰。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レ艾也。○案。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曰。不レ擒ニ二毛一。注。半黑半白謂ニ之二毛一。孟子梁惠王上。頒白者云云。皆與レ艾同。○曲禮曰。七十曰レ老而傳。正義曰。六十至ニ老境一而未ニ全老一。七十其老已全。故曰レ老。

女子十年云云　愚謂。女子不レ言ニ十年以前一者。以下與ニ男子一無上レ異也。【姆】孔氏曰。昏禮注。婦人五十無レ子。出而不ニ復嫁一。能以ニ婦道一教レ人者。○集成曰。温公曰。女子六歲始習ニ女工之小者一。七歲誦ニ孝經論語一。九歲讀ニ解孝經論語及列女傳女誡之類一。略曉ニ大意一。雜儀註曰。古之賢女無レ不下觀ニ圖史一以自中鑒上。如ニ曹大家之徒一。皆精ニ通經術一。論議明正。今人或教ニ女子一以下作ニ歌詩一。執中俗樂上。殊非レ所レ宜也。【婉娩云云】衷旨曰。婉娩聽從。教ニ女子順從之德一也。○詩毛傳曰。古者女師教以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一。○韓氏曰。聽從。所レ謂以レ順爲レ正也。○章句曰。聽從無ニ違逆一。

也。

觀於祭祀云云　本註。納謂置酒漿籩豆菹醢之等於神座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之事。而助其饋奠。○孔氏曰。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爲婦言。婉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爲婦功。○方氏曰。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輔氏曰。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於是矣。注【紃似絛】絛。字彙。他刀切。編絲繩也。饗與享同。漿。醋水也。韻會曰。酢。漿也。字彙。米汁相將也。○周禮。酒正辨四物之飲。三曰漿。註今之酨漿也。○事物紀原曰　籩以薦果核。豆以薦菹醢。圖見四書圖解及詩經大全圖三才圖繪博古圖等之書

【枲】小補韻會及字彙。想里切。音徙。

十有五年而笄　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陳注。十五而許嫁則笄云云。注【婦人不冠以簪云云】陳注。以縰韜髮作髻訖。卽橫插笄以固髮。○縰。音灑。以黑繒爲之。

聘則爲妻云云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鄭玄注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亦同。纂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章句曰。聘夫家備六禮以聘也。奔淫奔也。聘爲妻。奔爲妾。所以教戒女子使知嫁人有貴賤之分。而愼修女德不可奔也。○愚謂。章句。以奔爲淫奔。與鄭註及朱子經傳通解異。學者詳之。○章句曰。此一章言教始於胎教及生爲男女。而自少至長皆有教也○眞氏曰。按。朱子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此章繼之。合列女傳與內則一篇觀之。則始終之則。始終之教略備矣。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云云　疏曰。小兒常習效長者。長者恒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卽學

之。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殺家、兒聞輙止。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家食兒。是不誑也。陳櫟曰、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愚案、正義之說與陳澔陳選異。○集成劉氏曰、幼子天性純明、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衷旨曰、幼子之常性在所養、習之以誠則誠、以僞習僞。○章句曰、正方正向所事之方、不偏斜也。【不傾聽】衷旨曰、不傾听者、欲其頭容之直也

○學記曰古之教者　章句曰、此一章言教必有學也。○正義曰、門邊有塾、里中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家二十五家也。【術有序】集成、術字乃州字之訛。又周禮遂人、五縣爲遂。（二千五百家。）遂與術同。○字彙、術徐醉切、遂、學也、術有序、此與六遂之遂同。注【案塾小學也云云】許東陽云、按注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遂鄙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案、衷旨以黨庠術序之學爲小學。唯國學爲大學。章句亦同、與何讀及東陽之說異。○蔡清云、雖皆是鄉學。然黨庠州序所教。大抵十五已上者。○陳櫟註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鄉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　孟子滕文公上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云云。○衷旨曰、有者謂性中原有之也。教之不過因其有是理而教之使如此耳。○朱子曰、書云。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謂也。○陳新安曰。典者人道之常、天之所以序。本有此典、勅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

【近於禽獸】學記曰、玉不レ磨不レ成レ器。人不レ學不レ知レ道。【司徒】徒衆也。主ニ民衆一也。○蔡沈云、掌レ教之官。○章句曰、此一章言、人所ニ以不一レ可レ不レ教。而敎莫レ先ニ於明倫一。然亦因ニ其固有者一而導レ之耳。　注

【契臣名】契殷始祖封レ商。姓子氏。從レ契至レ湯凡十四世。

○舜命契曰云云　舜典。○章句曰、五品不レ遜、謂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皆徇レ私背レ理乖戾而不中遜順上也。○大全曰。堯德化如レ此久何故。至レ舜猶曰。百姓不レ親。五品不レ遜。朱子曰。也只是怕ニ恁地一。

【敬敷五敎在寬】衷旨曰。須レ發下古人立レ敎之道在ニ於明倫一。而所ニ以明一レ倫之道在ニ寬裕以待一レ之不上レ一ニ於嚴一也。又曰、敬敷之道在ニ于寬一。敬寬一事非ニ敬外又有一レ寬。是主レ敬而行レ之寬。寬不レ失ニ之縱弛一矣。○蔡注、聖賢之於レ事、雖レ無レ所レ不レ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レ敬言レ之。又曰、使ニ其優柔漸漬以レ漸而入一。○大全陳雅言曰、敬以處レ己則人不ニ敢慢一。寬以待レ人則易ニ於從一。二者不ニ偏廢一。苟一ニ於敬一則或失ニ於急迫一。一ニ於寬一則或失ニ於縱弛一。○集成京兆李氏曰、愚按、小學大學之禮雖レ備ニ於成周一。五品五敎之實原ニ於堯舜一。歷ニ夏及殷一雖ニ忠質異一レ尙。而五敎未ニ始不一レ同。

命夔曰命汝典樂　章句曰、此一章言敎在ニ先救ニ其氣質之偏一。而其道則在ニ於樂一也。○樂記云、先王之制ニ禮樂一也、非ニ以極ニ口腹耳目之欲一也、將以敎下民平ニ好惡一而反中人道之正上也。○大全林氏曰、作レ樂必本ニ之情性一稽ニ之度數一。【冑】音宙　說文胤也　增韻裔也、又系也。嗣也。○陳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ニ公卿大夫之適子一。皆將レ有ニ天下國家之責一。故不レ可レ不ニ素敎而預養一レ之。敎レ之之道莫レ大ニ於成ニ其德一。○大全夏氏曰、直溫以下所レ謂樂德、詩言レ志至ニ律和一レ聲、所謂樂語也。○朱子曰、直與レ寬本自是好、只濟レ之以ニ溫與一レ栗、則盡レ善至レ如ニ剛簡二字一、則微覺レ有レ弊。故戒レ之以ニ無虐無傲一、蓋所ニ以防ニ其失一也。

【詩言志云云】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義曰。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聲依永】五聲依倚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大全【律和聲】蔡傳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以竹爲。○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而聲亦不可全信。【八音克云云】以下言樂之效。○班固云、八音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敗也。八音萬物之聲。○書經蒙引曰、雖並奏而一音自爲一音、雖各出而一音相續一音。何至於奪其先後之倫次耶。○書經講義曰、以此而格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夫神人亦且感格、而況以之教胄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也。○衷旨曰、其感應之妙如此。　注【律十二律】名義見史記律書及月令之小註。十二律詳見前漢律歷志及律呂新書。○宮商角徵羽之訓、見于前漢書律歷志二葉。○陰律爲呂、陽律爲律。只曰六律。陽統陰也。　注【蓋樂可以養人中和云云】蔡注云、孔子曰、興於詩云云。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心之所之之謂之志】說文之說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必有高下云云】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蔡沈曰、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淸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以十二律和之云云】朱子曰、聖人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徵、南呂爲羽。○蔡沈云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體用功效】禮樂德也。指直而溫云云。用制度也。指詩言志以下。功效指八音克諧以下。

○周禮大司徒章　章句曰、禮三物謂鄉學中所教之

三事。又曰、敎既成、鄉大夫論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尊之爲賓、擧而獻于王。四十始仕者由此而進也 此章末周禮曰、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云云。○衍義曰、行鄉飲酒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報其所書於天府。○王制曰、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公致太平云云】伊川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又曰、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以鄉飲酒禮】呂氏云。鄉人凡有會聚行此禮。

一曰六德　衷旨曰。此段引古人賓興之典專在於德行。而德行所以自成。則又在鄉大夫之敎。○胡敬齋云、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擧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擧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　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漢四科賢良孝廉孝弟茂才　○句讀曰、知識事理爲智。事理通明爲聖　○或問智聖。朱子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　蓋無所不通明底意思。○案、此聖字非大而化之聖。○句讀曰。心無乖戾爲和。○章句曰　順物之則爲和。

二曰六行　【恤】鄭注云、相憂也　○集成史氏曰、得之心爲六德。行之於身爲六行。習之於事爲六藝。○合璧云。重在德上。德而見於事曰行、行正所以輔德也。　注【九族】正義曰、九族者上高祖下至玄孫。旁及緦麻之內也。【外親】正義云、妻族母族也。【任謂信於朋友】通論云、信於朋友曰任。任者人保任也。○章句曰　任保也、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

三曰六藝　集成熊氏曰。五禮之目在大宗伯。其別三十有六。吉十有二。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肆獻

饋食享先王是也。凶禮喪荒弔禬恤是也。賓禮朝宗
覲遇會同問視是也。軍禮大師均田役封是也。嘉禮飲
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是也。○朱子曰、古者禮樂
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
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
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善浹上面、蓋爲樂
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
了他一副當情性。○鄭氏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
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
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
樂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
施。[illegible] 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
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
能大中國也。[illegible] 大濩湯樂也、湯以
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
[illegible] 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
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本註、射謂五射、一曰白

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
剡剡然也。[illegible] 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
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
貫侯如井之容儀也。○本註、御謂五御、一曰
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
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京山程氏曰、和鸞皆鈴
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
在衡上、近於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橫木、近馬
者爲軛也、式是車上橫之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
節奏、所以使之皆中節、若車行遲則不相應、行
速則不暇、若雜然都響、皆不合此節奏。○二曰逐
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
程氏曰、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也。
○三曰過君表、謂若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
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

表卽褐纏旃也。○大學蒙引曰。如轅門之類。韻府載。禮設車宮轅門。註。君止宿險阻之處。次車以爲藩。仰車以其轅表門也。○程氏曰。此御田獵之車與軍旅之車。君表如轅門之類。是植起兩車以爲門。褐纏旃以爲門。是植起兩旗於兩旁以爲門也。以毛褐纏在上。裘纏質以爲㮯者。質是斧之錐頭。古者門之當中用一壁尺。使門閫至此而止。所謂㮯也。謂以毛裘纏質之上。以爲門闑也。間容握。謂門之廣狹與車之廣狹纔爭一握。驅以入擊則不得入。謂急驅車走而入。只要恰好從當中過。若少偏則車軸擊著這門㮯者。礙而不得入矣。當車馬並進之時。却要恁地合節奏。也是難。○四曰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京山程氏曰。如今十字街模樣。若轉過道一邊。則須要轉得合箇舞底節奏。○熊氏曰。鄭詩云兩驂如舞。亦言御中節。然無交衢明文可證。○五曰逐禽左。諸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程氏曰、逐禽左。亦是難事。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若禽在右邊。則射不得了。

○本註。書謂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蒙引曰。一象形謂象其形也。註。以爲如日月字是也。然以今日月字觀之。則若不甚類何也。蓋古字用篆。不似今之楷書。○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程氏曰。會合意人。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人言爲信之類是也。○蒙引曰。二會意云云。如日月爲明。日出平地之上爲旦。日之未明爲昧云云。皆會意而成者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程氏曰。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備考卽老也。○焦氏筆乘曰。轉注轉音而注義云云 所謂一字數音也。又曰。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又曰。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

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又曰。原轉注之義。最爲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熊氏曰。一作指事。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爲指事。形不可象則指事。亦有指事而兼象形會意諧聲者。○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朱子曰。壹貳參肆皆是借同聲字。○熊氏曰。假借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云云。○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京山程氏曰。蓋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外形內聲。衛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本註。數謂一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程氏曰。卽今方量田莊畝角之法。○

熊氏曰。本章以田疇界域之形狀。求步畝里頃之積。以廣縱之數。求方田圭田斜田。以周徑之數。求圓田畹田環田。以弦矢之數。求弧田。謂之方田。舉其首也。圓而傾斜。○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京山程氏曰。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米得多少錢之類。交幣貿賣。貿謂典約。變易謂掉換。○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程氏曰。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貴賤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謂倉廩。稅謂米地所收之稅。○熊氏曰。衰等也。○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程氏曰。積冪如今倉廒積米其中。外面遶畝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有甕上裝載貨物用。難於探其深淺。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京山程氏曰。商度工程。如打土牆方子。打算一方土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不特此一事。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

用幾多人工。○六日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京山
程氏曰。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貲
足。如自某州到某州。用力幾何貲足幾何。今人
管漕運。更要如此算。○七日盈朒。以御隱雜。互
見。○京山程氏曰。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
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其顯者
以推其隱者。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
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
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熊氏曰。朒本作朏。
朏不足也。○算學啓蒙曰。今有人分銀不知其
數。只云人分四兩剩十二兩。人分七兩少六十
兩。問銀及人各幾何（此盈朒也）。○八日方程。以御錯揉正
員。○程氏曰。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
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
十二月有月小者有月大者日子不齊。便將閏
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
同。摠要算个行之會都相合。○熊氏曰。員作負。

負欠也。○九日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程氏曰。此
是量山量水之法。今軍中立寨。有隨此法者。如
以土圭測日景。一寸當一千里之類。○熊氏曰
橫爲勾。直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
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
之廣。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
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爲勾。尺梢爲股。尺頭
與尺梢盡處相去爲弦。○朱子大全六十九曰。三
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
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
道德之歸。

法【禮以制中云云】以下言六藝之要。○禮射義云。
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以可觀
德行。○齊氏曰。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車上。
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書以見心畫】楊子法言
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唐

穆宗問筆法柳公權對曰 心正則筆正 帝改容悟人
以爲筆諫○事物紀原曰 後漢鄭康成傳注曰 九章
算術周公作也 即周禮之數是也【賈氏】賈青山也
以糾八刑 正義曰 上設三物教萬民 民有不從
教者則設刑以刑之 又曰 糾猶割察也【不孝之
刑】孝經曰 五刑之屬三千 而罪莫大於不孝
【不弟之刑】正義曰 不敬師長者 ○集成曰 此
不悌六行之友 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
弟 此變言弟 退在睦婣之下 兼施於師長 ○鄭
氏曰 制刑之意 終不爲卑者而罪其長 故六行
則教兄以友 而制刑則罰之不悌 使少者不敢
陵長也【不恤之刑】正義曰 見艱厄而不憂恤
【造言之刑】正義曰 造言亂民民中特害 故六行之
外別加此刑【亂民】案 漢武時李少君少翁及後漢
張角之類歟 如今世僞氏及耶蘇之徒 絕倫亂俗
尤亂民之甚者也 注【看古人教法如何云云】譜
類百五寮職 此謂日用看 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
何 而今全無這個 ○又曰 天佑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 書作之君 使是作之師也 ○賈氏曰 六
德六行在身 不施於人 故二者不設刑 其行益
是施之於人 故設刑 ○鄭氏曰 苟不修其行 則
害於其身 觸於其家 亂人倫 而傷平治 云云
加之以刑。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 陳澔曰 術者道路之名 言
詩書禮樂四者之教 乃入德之路也【立四教】章
句曰 以四術立爲教也【春秋云云】喪旨曰 四
者之教 使備舉於一時不可也 而作輟于一時
亦不可也 故時于春秋以禮樂爲教 業有專
功 要之以禮樂爲主耳 時于冬夏以詩書
爲教 志有定向 要之以詩書爲主耳 ○語類
問 健順在四端何屬 曰 仁與禮是陽 義與智
屬陰 ○問 小學詩書禮樂以造士 註云 禮陰也 曰
此以文明言 彼以節制言。
○弟子職曰【溫恭自虛】合璧曰 溫和而恭敬 又以

謙虛之心承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又曰、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朱子曰、極者謂盡其本原也。註【業】謂所學于先生者、詩書禮樂之類是也。○此一節受教之法也。

見善從之　章句曰、善善人也、義事之合理者。○衷旨曰、氣溫色柔、以事親之孝、事長之弟、以事師。【毋驕恃力】集成朱子曰、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尙德不尙力之事。○章句曰、不可驕傲而尙勇力、以欺人也。

志毋虛邪　衷旨曰、此節重志毋虛邪、何蓋立志己不虛邪、則所行之行必正直、而無邪枉之失。【游居有常】章句曰、所游所居必有常所。與人群居必親近有德之人。

顏色整齊　衷旨曰、此節見弟子當內外交相爲敬意。蓋中心固常存敬意、雖顏色早寐衣冠之際。亦不忘忽也。○章句曰、中心必式、主敬而不放肆也。○朱子曰、人先要身體端整冠巾衣服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著之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爲人所輕賤矣。

朝益云云　詩大雅大明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朱傳、小心恭愼貌。○孫志遜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一此不懈云云】章句曰、一此心專在於此也、一心專存於敬而不敢懈。又曰、弟子必如此而後能受教也。○集成曰、此條韻語。今案此一章押職韻。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　論語學而篇。○蒙引曰、孝弟弟子之大本也。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衆親仁、弟子接物之際。此數句於弟子職盡矣。○存疑云。以兄弟對父母言、則父母爲內、兄弟爲外。○講述曰、出弟不止兄弟、鄉黨宗族俱是。註【詩書六藝之文】存疑曰、夫子之時六經未備。所謂文詩書六藝而已。○愚按、夫子之所謂文者。固詩書六藝文也、以今言之、則四書六經小學近思

雖周程張朱等之書載道之文是乃弟子之有餘力者所宜學之文也

○興於詩　論語泰伯篇　註【易知】論語大全詩詞明白而近人情故易知

立於禮　四書備解曰立禮所以爲善去惡之心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所搖奪○蒙引曰此禮字不是禮書書所載者是也　註【有節文度數】蔡清云夫禮有本有文恭敬辭遜以禮之本言節文度數以禮之文言又曰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云云　【固人肌膚之會云云】出于禮運陳注云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節之則惰慢邪僻之容見矣故以固之○蒙引曰肌肉也膚皮也筋所以聯屬乎骨骸骨也骨其大者註云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愈牢固執禮之本也

成於樂　蒙引曰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只是一箇心又曰興於詩者以詩能興人也立於禮者以禮能立人也成於樂者以樂能成人也○講述曰此述學之始終只是个學之助非專於詩禮樂上用功○程子曰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于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于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註【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蒙引曰聲依永聲五聲也言人歌詞之長短也律和聲律六律音也中間遞有高下律相爲唱和也此所以節夫歌舞八音也聲律只在歌舞八音之內而聲無律然其節亦協又曰可以養人之性情以其中和也蕩滌其邪穢去其物欲之汙也又曰消融其渣滓使道理之熟頭向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所滯也又曰義精仁熟仁熟仁之至也【禮易先後云云】蒙引曰興爲先立次之成爲後興者淺立者深而成又其深者也

○樂記曰禮樂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

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注。子諒慈良。）鄭玄曰。樂由中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治躬。○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哉。樂云樂云鐘鼓云哉。○讀書錄曰。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斯須云云。○通書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註）朱子曰。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合璧云。禮只是恭敬之心。樂只是和悅之心。非前章五禮六樂也。言禮樂是治身之具。雖斯須之頃。不可去離於身心也。○陳北溪性理字義曰。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親切眞當佩服。○愚謂。恭敬之心禮之本也。威儀進退禮之文也。和樂之心樂之本也。歌舞八音樂之文也。君子以禮樂治身。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然則此所謂禮樂者兼本末而言。

○子夏曰賢賢易色　論語學而篇。○正義曰。上賢謂尙好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古註云。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竭其力】財力與心力節力皆力也。【致其身】一委質而爲臣。則不可私其身。不專死節。凡事君者。不爲身謀是也。○張居正四書直解曰。此可見古人之爲學。皆用力于根本切要之地。而不專在于言語文字之末也。○蒙引尹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亦子夏之意。○案。此章以誠之一字貫之。於人倫盡其誠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以此章爲立教之終章者。欲使學者崇實行不馳空文也。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一終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二

明倫第二　章句曰。倫五品之人倫也。○許氏曰、倫者倫理也。○増韻、次序也。廣韻、等也。又類也。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云云。滕文公上。李春塘小學衍義曰、此引孟子之言、指出三代立敎無非明倫之意。滕文公上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云云。【皆所以明人倫也】輔氏曰、明人倫而敎之之事則同。○許魯齋曰、古之敎者蓋必以此爲敎、而學者亦必以此爲學也。註【庠以養老云】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云云。註、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蒙引、古人立學於養老之義最重。又曰、鄕學三代所敎皆同、但取一義以名學。又云、所以敎民之老、老而長長也。【序以習射云云】周禮云、鄕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孟子又曰、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

稽聖經云云。聖經指論語孝經儀禮禮記等、賢傳指左傳國語說苑荀子等。註【評論】字彙、平言曰評、品論也、量也、訂也。○章句曰、訂論也。言討論而采取之也。【曰聖曰傳】梁劉勰文心雕龍云、常道曰經、述經曰傳。

○內則曰、子事父母章。正義云、此明命士以下之禮。○集成孔氏曰、此據年長者。若孺子則經云蚤寢晏起、不能鷄初鳴起也。○溫公居家雜儀曰、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陳氏曰、所陳皆以先後之次。○方氏曰、鷄初鳴盥漱者、謂夙興以致其潔也。○衷旨云、搢笏以上皆所以備其容也。左右佩用、是備物以待尊者之用也。蓋容不飾則有慢親之嫌、用不備則無以順親之志。註

【飾髻】陳氏云。束髮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
【玄端服】許白雲云。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四書圖解云。玄而制方曰玄端。君臣皆服。陳云。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韠】以韋爲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所以記事】釋名。笏忽也。君有敎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廣韻天子以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木。○玉藻亦曰。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邪幅】以幅帛邪纒於足也。漢謂之行縢。婦人不用。凡行皆有邪幅。【劉氏曰髦云云】髦　倭名須須支呂。○內則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髦。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小補韻會。髦內則注曰。所遺髮也。謂留爲角子者也。○字彙云。兒生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爲髦。【父母喪去之】孔氏曰。士已殯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則又著之。

婦事舅姑云云　衣紳　章句曰。衣紳著上衣而加紳也。○孔氏曰。此異於男子。故不有冠緌端韠紳搢笏之屬。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兼子婦而言。

及所下氣云云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衷旨曰。下其氣而不盈。怡其聲而不疾。所以盡省問之誠也。【問衣燠寒】衷旨曰。徹之使淸。加之使溫。所以宜其冷煖之節也。【或先或後】衷旨曰。慮親之傾跌也。○章句曰。皆愛敬之發見也。

問所欲而敬進之　衷旨曰。致敬以順其欲也。

【柔色以溫之】衷旨曰。婉容以悅其心也。○方氏曰。色所以通人己之情也。己能柔色。斯足以溫親之色。○衷旨曰。子婦之事親。必委曲以養其心也。又曰。此皆養志之事。　註【溫承藉也】孔氏曰。藉者所以承藉於物云云　若藻藉承玉然。○韻會。薦玉曰藻藉。

男女未冠笄者云云　總角。方氏曰。後言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兼女。○內則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陳注云。鬌所存留不翦者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通達者。謂之羈。【佩容臭】方氏曰。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不能即事也。【佐長者視具】方氏曰。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特可以佐長者而已。註【香物】蘭茝之屬。陳氏曰。後世香囊即其遺制也。蘆蘼蕪也。一曰白芷。

○凡內外雞初鳴章　斂枕簟。鄭云。簟之親身也。陳云。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案。此指婢僕之枕席歟。鄭註亦同陳註。【室堂及庭】陳云。自內及外。以上言子婦侍長者父母舅姑之道。

○父母舅姑將坐章　陳云。旦起時也。【將衽】更臥時也。是父母暫憩而臥於他所也。○周禮註云。別言之坐者席。臥者衽。合而言之衽亦席也。【斂席與簟】正義曰。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親身之簟。○陳氏曰。恐汚之。註【床謂安坐之床】陳註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床。○韻會云。至於恭坐則席也。象人斜身有所倚著。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章句曰。易於求取。且恐人誤用也。○正義【敦】今杯盂也。○周禮九嬪玉敦。註。○陳云。讀爲堆。土釜也。此器則木爲之。象土釜之形耳。○章句曰。此一章言事父母舅姑坐臥及所用器物飲食之道。

○在父母舅姑之所　【應唯敬對】方氏曰。應以唯敏矣。對以敬忠矣。又曰。唯者下順上之詞。○曲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升降出入云云　【不敢噦噫云云】衷旨云。噦。夫聲之不恭也。【欠伸云云】又云。嚏。夫嚏之不恭也。又玉藻。目容端。

寒不敢襲云云　方氏曰。二句不敢適己之便故也。

【不有敬事云云】以下五句。袁旨曰。不ニ敢承レ之以レ褻也。朱子曰。若非ニ敬事一而以ニ勞倦袒裼一則爲ニ不敬一。○章句。敬事禮敬之事。如ニ習レ射之類一。○陳氏曰。袒與レ裼皆禮之敬。

父母唾洟云云　方氏曰。致レ潔也。輔氏曰。人情所レ不レ欲レ見也。註【手洗曰漱云云】孔氏曰。冠帶尊。以レ手漱レ之。用レ力淺也。衣裳卑。以レ足澣レ之。用レ力深也。

少事長云云　通ニ一章一而言。○袁旨。少賤卽ニ一家一而言。○章句曰。少卽前男女未ニ冠笄一者。賤卽前內外僕婢也。

○曲禮曰凡爲人子云云　呂東萊曰。孝子以ニ親之心一爲レ心。故以ニ親之體一爲レ體云云。此見ニ不レ忘レ親處一。○後漢書。黃香事レ父竭レ力致レ養。暑則扇ニ床枕一。寒則以レ身溫レ席。【昏定晨省】陳云。定ニ其衽席一。省ニ其安否一。袁旨。溫凊一歲之常禮。定省一日之常禮。是皆養ニ其體一也。

出必告云云　集成曰。爲ニ人親一者無ニ一念而忘ニ其子一云云。爲ニ人子一者無ニ一念而忘ニ其親一。故有ニ出告反面之禮一。○本註云。反言レ面者從レ外來。宜レ知ニ親之顏色安否一。【所遊必有常云云】章句。常定所也。○呂氏曰。體ニ親之愛一。不ニ敢遺ニ其愛一也。親之愛レ子至矣。所レ游必欲ニ其安一。所レ習必欲ニ其正一。苟輕レ身而不ニ自愛一。非レ所ニ以養ニ其志一也。○方氏曰。遊必有レ常者。慮レ貽ニ親之憂一也。所レ習必有レ業者。慮レ違ニ親之志一也。【恆言不稱老】陳氏曰。恆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レ老稱則尊同ニ於父母一。而父母爲レ過ニ於老一矣。古人所ニ以斑衣娛戲一者。欲レ安ニ父母之心一也。章句曰。時常言語。不下以レ老自稱或稱ニ人老一或稱中物老上。恐ニ父母聞レ之而自哀ニ其老一也。○集成對ニ父母一言。則須レ避ニ諱老字一。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章　朱子曰。謂ニ必有一者。以ニ其自然而非ニ勉强一。○袁旨曰。不レ期レ和而自和。無ニ乖戾一也。○陸山陰云。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ニ於

心。其發見於外如此。○朱子曰、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公孫弘對策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方氏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孝子如執玉云云】裏言曰、二孝字對看、以上是愛、以下是敬。○要之、須愛敬兼盡、乃爲孝、不可嚴威儼恪也。○小學句讀曰、執玉奉盈、還在兩如字上。說、惟內極其愛、故外極其敬。【嚴威儼恪】小學大全、吳草廬曰、嚴謂端嚴、威謂威嚴。以愛而達於敬也。嚴威儼恪、敬勝其愛也。○集成、嚴威儼恪兩者容貌、非事親之道、事親當和順卑柔。○朱子曰、恪是恭敬中、朴實謹切處。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章　孫炎曰、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適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金華應氏曰、事親之道、當自卑以尊其親。主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集成或曰、其坐席端爲上、獨坐則席內爲尊、故卑者不得居中也。

食饗不爲槩云云　熊氏曰、食饗不爲槩。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不爲尸】裏言曰、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爲也。【聽於無聲云云】集成善於事親。○古註唐孔氏曰、謂雖不聞父母之聲、不見父母之形、然常想像髣髴、似見形聞聲而將有教使己然也。○陳云、先意承志也。○裏言曰、親之志未見言、此無聲也。則以我之心迎其所欲言、而若聽父母之聲、無聲尙聽、況有聲乎。親之志未形於動、此無形也。則以我之心迎其所欲行、而若見父母之形、無形尙視。況有形乎。此所謂先意承志也。○章句云、雖不聞父母之聲、常若聽之、雖不見父母之形、常若視之。此言孝子之心常在父母。○集成。南氏曰、此孝子之極至也。念念不忘、與親爲一、常若親之在。

吾前一而聲中欬於其旁上也。記曰。先王之孝也。色不レ忘二乎目一。聲不レ忘二乎耳一。自二其生一也。

不登高云云　集成曰。善二於守ト身。〇小學大全。不レ登レ高云云。不下敢以二先父母遺體一行上殆也。〇章句曰。登レ高臨レ深。取レ危以憂レ親。【不苟訾云云】孔氏曰。訾非彼所レ欲。反見二毀辱一。〇合璧曰。愛レ親者不三敢惡二於人一。敬レ親者不三敢慢二於人一。二者能招レ禍。恐辱二於親一也。〇集成曰。聽レ無レ聲。一傾レ耳而不三敢忘二父母一也。視二於無一レ形。一擧レ目不三敢忘二父母一也。不レ登レ高。不レ臨レ深。一擧レ足不三敢忘二父母一也。不二苟訾一。不二苟笑一。一出レ言不三敢忘二父母一也。註【邵氏】萬姓統譜曰。邵甲字萬宗。蘭溪人。朱文公薦二其學行一。所レ著有二禮記解。讀易管見一。

〇孔子曰父母在不二遠遊一章　存疑云。游必有レ方。只接二遠游一說。輔氏謂。近游不レ是。人子豈能匏瓜哉。不二遠遊一其常法也。游必有レ方。處レ變之道也。蒙講同。〇衷旨。試讀二父母在三字一。引二動人子多少快樂一。撥二出人子多少憂思一。男子有レ事二四方一。安能假二處一室一。有レ方便是不レ遠。若遊之無レ方。則雖レ在二門庭之外一。親竟不レ知二子之何在一。不レ遠亦遠矣。註【范氏】范祖禹。字淳夫。朱子曰。父母愛レ子之心。未二嘗少置一。人子愛レ親之心。亦當二跬步不一レ忘。

〇曲禮曰父母在不レ許レ友以レ死章　合璧曰、朋友有二相助之義一。父母存則不二敢忘一レ親。以レ身許レ人〇程子曰。今有二二人相與遠行一。則患難有二相死之道一。曰親在則可乎。曰。至二于危急之際一。顧曰二吾有一レ親。則舍而去レ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レ預二於未レ行之前一。不レ當レ難而後言一也。〇章句。曲禮曰。爲二人子一云云以下至二此一章一。言二孝子之心。無レ時無二事而不一レ在二父母一也。

〇禮記曰父母在不二敢有二其身一章　小學大全。不二敢有二其身一。非二己之身一。父母之身也。不二敢私二其財一。非二己之財一。父母之財也。〇陳氏曰。親在而以レ財專、已是有二離レ親之心一也。〇衷旨曰。言身及財皆統二於

父母、不敢自專自私。敎民有上下之分。〇集成曰、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下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父母在饋獻云云　四書圖解曰　車馬是代勞之物。饋之最厚者。〇章句、此一章承上不敢許友以死。而推及財物。

〇內則曰子婦孝者章　褒言。於命有逆則反失其孝。有怠則反失其敬。故於初受命之時、不可逆也。既受命之後不可怠也。〇章句曰、下文皆勿逆勿怠之事。〇集成　呂東萊曰、已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若飲食之云云　此二節、乃上章所謂勿逆勿怠之事也。

加之事云云　愚案。若曰己不勞、不命人代我、則父母之愛子之心不安、且傷父母之心。〇陳註。敎使之。〇集成　方氏曰、必音而待、必服而待、則順受其命可知。若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則勤行其命可知。

〇子婦無私貨章　畜。小補韻會曰、許六切。說文曰、田畜也。廣韻、養也。〇吳氏曰　畜積之物。【不敢私假云云】溫公曰、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有。況有私財乎。

婦或云云　茝蘭　淮南子曰、茝似蛇牀、陵云、芎藭之苗也。一名江離。〇朱子楚辭注曰、記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顔師古云、茝即今白芷〇方嚴陵云、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人故也。〇輔氏曰、人以與己。己得獻諸舅姑、其實一也。〇註【雜佩】鄭風曰、知子之來、雜佩以贈之。【輔氏】名廣。字漢卿、朱子門人。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　陳檮曰、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如更受賜】章句曰　不敢以爲己之所獻也。

婦若云云　請其故。陳云。故卽前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私室。今必請。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章句。請其故。謂以與其私親兄弟之由。請於舅姑決其可不可也。又曰。此一章申前不敢私有其財之義。

○曲禮曰父召章　本註。應辭。唯恭於諾。稱諾則似寬緩驕慢。○衷旨曰。父生師敎。事之如一。諾則許而未行。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章　毋改。章句云。改視不定。下文遊目是也。○合璧云。夫人尊貴之所在。一起居一動靜皆須體察。而況語言之間可無敬愼乎。○按。此節雖非事父母之義。而以與下文相連。故書之。　註【不虛心】不敬大人。則有異心而不能虛而以受人。

若父則遊目云云　集成。事親主愛察其色。○章句。若父。若與父言也。子於父親故所視差廣云云。然亦不得上於面下於帶也。○小學大全曰。下帶恐類乎憂也。

若不言云云　衷旨曰。總是敬愛之所在。亦非逐節去點檢。

○禮記曰父命呼章　出玉藻。纂疏曰。已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

親老出不易方　章句。遊有方也。孝經大全。恐召己而莫知所在。○本註云。不可以憂父母也。

【色容不盛】文王世子所謂。色不滿容是也。【疏節】章句言。大略節目。凡事親者當知者。非孝之至也。集說謂。常行疏略之禮而已。非大節。

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云云　本註。孝子之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之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章句云。杯圈常洗滌之物。口澤未必存。孝子心在乎親。如聞其氣。故以氣言。　註【策】篇簡也。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云云章　集成。饒氏云。

嫡長之外、餘子雖正室、亦通稱庶子。案、此謂與
注反。○鄭玄註、庶子所通賤人之子。案、非父之所
生。○纂註。庶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孼父母之所生
育。○應氏云、庶子賤微而可遺。庶孼賤微而可忽。
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又當加敬。○
衷旨、敬比愛深一層。

子有二妾云云　○衷旨、此言人子當體父母愛妾之
心云云。必厚於親之所愛、而薄於己之所愛。

○子甚宜其妻章　應氏曰、知有親而不知有己。
大戴禮曰、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云云。○衷旨
曰、此言人子出妻之道、以曲體親心為貴。不
可以私情而妨公愛。章句、此一章皆不忍違
父母之意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章　【不違其志】衷旨曰。順其
所欲所惡之志願。【安其寢處】集成曰。安其寢
處者、爾堂室庭除必完潔、寢席氈褥衾枕帳幃必修
治之類。○按、此乃孝子養老之法也。樂之一字貫
之、忠之字用工之要也。註【怡聲以問云云柔色以
溫云云】內則、下氣怡聲、問衣燠寒。又云、柔色
以溫之。注、溫承藉也。見前

是故父母之所愛云云　況於人乎。集成。眞氏曰。姑
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
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
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慢
之是慢吾父母也。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章　本註。婦雖受傳、猶不敢
專。○章句曰、皆是宗事統於尊之意。註【稟】字
稟、必敬切。毛氏曰、今俗以白事為稟。

舅姑使冢婦云云　不友無禮。章句曰。友當作敢。言
舅姑以事使冢婦、冢婦不可怨其不使介
婦、而使己怠慢於事。且不敢忿怒而無禮於介
婦也。

舅姑若使介婦云云　本註。下冢婦也。○章句曰。並
命、如冢婦使二人、介婦不敢同使之也。○衷旨。

此所ニ以內和理而家可ニ長久一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云云　大小必請云云。本註曰。不ニ
敢專行一。
○適子庶子章　宗子。集成張子曰。管ニ攝天下人心一。
收ニ宗族一厚ニ風俗一。使ニ人不レ忘レ本。須丁是明丙譜系世
族與乙立ニ宗子一法。古人亦鮮下有レ不レ知ニ來處一者上。宗
子法廢後世尙ニ譜牒一。又廢人家不レ知ニ來處一。無ニ百年
之家一。骨肉無レ統。雖ニ至親一恩亦薄　註【大宗小
宗】詳見ニ于禮記及小學集成文公家禮等書一。今不レ
贅レ此。
不敢以貴富加云云　襄旨曰。父兄宗族所レ在。非ニ貴レ
貴富レ富之地一也。
○曾子曰父母愛之章　見ニ祭義及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一。
○集成。輔氏曰。喜故不レ忘。懼故不レ怨。○章句曰。此
一章言ニ孝子順レ親之心一。又以起ニ下節諫レ過。
○內則曰父母有過章　案。此一章諫レ親之道盡。○
論語事ニ父母一幾諫。○馬氏曰。父母有レ過。下レ氣怡レ
聲以諫也。見ニ志不レ從。又敬不レ違。諫若不レ入云
云復諫。勞而不レ怨。乃下節也。
不說與其罪云云　吳西山曰。孰者反覆純熟之謂。又
曰。怒而撻レ之。猶不ニ敢怨一。況下ニ於此一乎。○章
句曰。疾。怨也。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章　舜號下泣于ニ旻天一于中父母上。
而瞽亦允若。至誠感レ神○唐孔氏曰。父子天性理不レ
可レ去。號泣而隨レ之。冀親之省悟而改レ之。○曲禮下
曰。爲ニ人臣一之禮。三諫而不レ聽則逃レ之。
○父母有疾冠者章　方氏曰。言ニ冠者一別ニ童子一。童子
則無レ冠矣。無ニ時而不レ櫛。【翔】語所レ謂。趨進翼如。
注張レ拱端好如ニ鳥舒レ翼。○陳曰。言不レ惰不レ及ニ他
事一也。疏曰。惰訛不正之言。○呂氏曰。言不レ惰者。
蓋不レ在ニ乎此一而及ニ於佗一言之惰也。憭則忘レ之矣。
父母有レ疾。心未ニ嘗忘ニ乎疾一。故雖レ言也不レ在ニ乎
他一。【變味】陳曰。厭レ飫而口味變。○小學大全。陳祚
曰。厭レ甲易レ乙也。○案。此說與ニ句讀一合。

○君有疾飲藥章　曲禮篇　章句、先嘗恐有毒、致謹之意也。○集成呂氏曰、藥不瞑眩、其疾不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甚、甚則至于喪身。爲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註】呂氏曰、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纂疏曰、周官、醫師以十全爲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庸可取乎。正義曰、又說曰三世者、一曰黃帝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周禮、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論語學而篇　鄒魯指南曰、心之所向爲志、即行之基也。身之所履爲行、即志之顯也。道字淺看、即父日用所常行者。○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直解、雖凡事得以自專、而其所行猶如父在之時、至于三年之久、亦不敢有所改易、斯則思親之念不渝于始終、順親之心無間于存沒、如是而後可謂之孝也。否則雖能致孝于親在之時、而不能不變于親終之後、豈所謂終身而慕者乎。○王觀濤曰、此章專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許謙曰、喪經之中未能忘親、縱有不是處、何忍遽改。○知新日錄高中玄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如云三年學不志於穀、非謂三年之後可志於穀也。○宗圭曰、不曰事而曰道、分明指所行之善言、故無可改。○案、此亦與高中玄說同。

○內則曰父母雖沒章　孝經、以顯父母爲孝、本註言親沒而思慕不忘、則心能勇於從善、而憚於爲惡。○纂疏曰、將者謂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章句、貽遺留也。又曰、此一章言親沒而爲善以顯其親。○衷旨曰、父母雖沒、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故有一念爲善、思以成親名也。爲善之心、自有所不能已矣。是決於爲

善。固孝也。

○祭義曰霜露既降章　本註。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云云。　輔氏曰。君子之於親。終身不忘。故氣序遷改。目有所見則有所感。○方氏曰。經文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爲秋矣。於霜露言非其寒。則知雨露爲非其溫。於雨露言如有將見之。則知霜露爲如將失之。○衷旨曰。露既降萬物感陰以死。君子履之見吾親與物俱往。如將失之。是以必有悽愴哀思之心。豈爲其寒之謂哉。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君子履之思我親與物俱來。恐吾親之來如將見之。是以怵惕。○合璧曰。此所謂春秋之祭。以時思之。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

○祭統曰夫祭者必夫婦親之章　方氏曰。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云云。章句曰。家之祭亦必夫婦躬涖其事。○衷旨。卿大夫相君而外官備。命婦相夫人而內之官備。是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內外之官既備。則助祭執事。有其人而薦獻之具備矣。【具】鄭玄註。謂所供衆物。○方氏曰。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云。官備則具備。註【統猶本】祭有法義。而統之則本於心。○釋文。祭統記祭祀之本。統猶本也。故名祭統。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章　祭統之文。纂疏胡氏曰。祭先之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之遺也。祭神之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　註【致其如在之誠也】八佾曰。祭如在。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朱子曰。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祭義曰致齊於內　散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孔氏曰。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云云。○陳祚曰。致齊謂散齊以後三日之齊也。散齊謂致齊以前七日戒也。○丘濬曰。齊於內所以愼其

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致齊則所謂思其居處笑語之類是也。○章句內寢之中。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不晝夜居於內是也。致齊居內寢。專精思慮不接事物。○散齊猶接事物。但不飲酒不茹葷。故居外寢。○衷旨思之之極精誠恍惚凡親之居處云云如將見之矣○古註及本註曰致齊思此五者也。○集說慕容氏曰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云云。註【齊之為言齊也】祭統文。○正義曰。未齊之時心盪散溺心所嗜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肅之道。葷音熏辛臭之菜葷辛之屬

祭之日入室僾然云云　張子曰。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本註僾然微見貌。○輔氏曰。不分明貌。

【肅然】親之舉動容止之儀貌。註【薦俎酌獻】衷旨曰。奉俎以薦。酌酒以獻。【愾】他歷切。說文。歎也。○案此節乃上文見其為齊者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云云　章句。先王之心無時而忘親也。色容顏也。方氏曰。如承顏之際。○衷旨。先王之孝享心無時而不念乎親。故親之色不忘乎吾之目。若生存而承顏者。親之聲不絕乎吾之耳。若生而聽命者。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吾之心。若生存而先意承志者。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云云　輔氏曰。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慤而已。故曰致愛云云。○方氏曰。愛言追思之恩。慤言想見之誠云云。又曰。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明是慤。○真氏曰。蓋愛慕之極。僾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註【洋洋乎】中庸文也。○朱子曰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

○曲禮曰君子雖貧章　纂疏。祭服所三以接二鬼神一。衣レ之則褻。不敬也。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章　章句曰。言必造也。○章句曰。以上言三孝子謹二於祭祀一。註。【大夫有田祿】曲禮曰。無二田祿一者不レ設二祭器一。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章　孝經文也。○章句曰。此通言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一。○祭義。曾子曰。身者父母遺體也。　又曰。父母全而生レ之。子全而歸レ之。可レ謂レ孝。　導江張氏曰。夫孝道愛敬而已。愛レ親自レ愛レ身始。敬レ親自レ敬レ身始。身者親之支也。未レ有知二愛レ親敬一レ親。而輕毀二傷其身體一者。故以レ是爲レ始焉。○孝經纂註曰。人的一身不二是自己的一。是父母生下的。毀傷自身一。就是毀傷父母一。雖レ然不レ該二貪レ生怕一レ死。○案。論語泰伯篇曰。曾子在レ疾。召二門弟子一曰。啓二予足一。啓二予手一。詩曰。戰戰兢兢如レ臨二深淵一。如レ履二薄氷一。而今而後吾知レ免。夫小子爲レ此故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朱子曰。古之君子思下所三以顯二其親一者上。惟立レ身揚レ名之爲レ足レ恃。是以不レ求二諸人一而求二諸己一。不レ務二其外一而務レ內。○纂疏張氏曰。非下姑爲二是立レ身行レ道之事一以求上レ名也。蓋有レ實而名隨レ之。○莊周曰。名者實之賓。○程子曰。學者須二是務一レ實。不レ要レ近レ名。方是有レ意レ近レ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二何事一。○孝經疏鈔曰。雖レ言二其始終一。此略示レ有二先後一。非レ謂下不二敢毀傷一唯在二於始一。立レ身獨在中於終上明下不二敢毀傷一。立レ身行レ道。從レ始至レ末而行無レ怠。此於レ次有二先後一。非レ於下事理上有中終始上也。

夫孝始於事親云云　司馬氏曰。明三孝非二直事一レ親而已一。○范氏曰。居則事レ親者。在レ家之孝也。出則事レ君者。在レ邦之孝也。立レ身揚レ名。永世之孝也。盡二此三道一者。君子所二以成一レ德。又云。必盡二是三者一。然後可二以言一レ孝。○章注。上文止言二孝之始終一。而此又兼言レ中二于事一レ君者。蓋行レ道顯揚。非レ事レ君如何能得。○衷旨。忠孝皆備。揚レ名榮レ親。是終二于立一レ身。身

字要看得重。蓋人子守身方能事親。故忠可移于君。究竟只立得一身。○孝經直解曰。忠孝兩全做个好人。這便是立身的道理。吳臨川註。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云云　禮運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按。愛敬於親。與愛敬於人。無二心。故愛敬於親者。必愛敬於人。○張氏曰。不敢惡慢者。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也。○吳臨川曰。己之所得人所效曰德教。○董鼎曰。德教謂至德之教。孔子已言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天子者又德教之所自出也。○眞氏曰。孝之爲道。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皆不愛敬其親矣。豈不守約而施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註。【此大孝尊親之事】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云云。亦此意。○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也。○祭義云。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案。天下之人歸我。率天下以事父母。是大孝尊親之事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云云　本註。高而危者以驕也。○袁旨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後期。而後自至。故宜戒之。○玄宗注。費用約儉謂之制節云云。無禮爲驕。奢泰爲溢。○孝經直解曰。能制財用之節。謹出入之度。○張氏曰。驕者氣盈。居人上而氣盈則奢。奢則不能制財用之節。奢則後也。後則不能謹法度之守。故古人以貴而不驕爲德也。【保其社稷】章句。古者建諸侯之國。置社稷以守之。○孝經注。董鼎曰。社稷國之主也。諸侯初受封。則天子賜之土。使歸其國而立社稷。○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吳澄注。保謂不亡失。和謂不乖離。【諸

侯】呉注云。五等之國君。註【自制於禮節】章句。以二禮節一自裁制也。【其次弗辱之事】保二社稷一而弗レ辱二其親一也。○祭義。曾子曰。孝有レ三。大孝尊レ親。其次弗レ辱。其下能養。

非先王之法服云云　玄宗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二五服一各有二等差一。言下卿大夫遵二守禮法一。不中敢僭レ上偪上下。○左傳曰。服之不レ正身之災也。○衷旨。卿大夫立レ朝則接二對賓客一。出聘則將二命他邦一。服飾言行須レ遵二禮典一。故非二先王禮法一不二敢用一也。○玄宗注。德行謂二道德之行一。○呉臨川注。率レ德而行曰二德行一。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レ輕而後レ重。○范氏曰。卿大夫以レ循二法度一爲レ孝。○張氏曰。服者身之章。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皆不レ可レ不レ謹者也。【宗廟】章句曰。祖廟也。○大義曰。通二王朝侯國之卿大夫一而言。註【家必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二大祖之廟一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二於寢一。

以孝事君則忠云云　張氏曰。事二父母一言レ孝。事レ君言レ忠者。父子天性。事レ父之心自不レ能レ不レ盡。君臣義合。事レ君之心常恐不レ能レ如二事レ父之自盡一。○呉臨川註。忠謂二盡レ心無一レ隱。○後漢書衛彪傳註曰。求二忠臣一必於二孝子之門一。此語本出二孝經緯一。○大義曰。君言二社稷一。卿大夫言二宗廟一。士言二祭祀一。各以二其所一レ事爲レ重也。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云云　董鼎曰。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斂冬閉。我則以レ春耕以レ夏耘以レ秋收冬藏。如レ此則順二時令一矣。地之利高下燥濕各有レ宜レ種。我則或秔稻或黍禾或菽麥桑麻。如レ此則別二土宜一矣。○朱子曰。高宜二黍稷一。下宜二稻麥一云云。○董又云。庶人未二受レ命爲一レ士。既不レ得二以事一レ君。所レ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レ養二父母一爲レ孝。然養二父母一在レ足二於衣食一。足二衣食一在レ務二農桑一。務二農桑一又在下順二時令一別中土宜上。○張氏曰。孝道不レ可下以二一言一盡上。而可下以二一言一以蔽之者。愛敬而已。此於二天子一言二愛敬一。至レ士亦言二愛敬一者。諸侯卿大夫擧而包レ之皆

在其中矣。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愛敬爲孝。庶人以養爲孝。天子有四海。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士有祿。不患其不能養。而愛敬之道在所當盡。庶人非力則無以養。愛敬之道。未必皆中禮。難盡責之。故養之之道。在所當盡也。【節用】吳澄註。用財有節。量入爲出。以給父母之食。傳無闕供。【養父母】彙註曰。不惟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在其中。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云云　朱申註曰。貴賤雖異孝道一。○董氏曰。夫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言。○吳澄註。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章句。不敢毀傷。孝之始。行道顯揚。孝之終。不能如此則必作虧體辱親之事。天子諸侯卿大夫甚則失其天下國家。不甚則亦遭危亂。而士庶人必有災禍及其身。

孔子曰父母生之章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云云。○正義曰。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玄宗註。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謂父爲君以臨於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朱申註同意）司馬氏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爲重。○張氏曰。父之於子。至親之中有君道焉。不惟愛之而已。養育之敎誨之。實家人之嚴君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吳澄註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是故不愛其親】董鼎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水之一源。如木之一根。千派萬枝者其發也。孟子一本之說如是。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爲順。反是則爲逆

○孝子之事親章　孝經集解。致者極其至之謂。蓋孝子之事親也。隨在各極其致。隨事悉盡其心。○玄宗註。致其樂。就養能致其歡。○董曰。居謂平居暇日無事之時。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易也。養

謂飲食奉養之時。樂者歡樂悅親之志也。○案。與句讀之義異。句讀之意致吾心之和樂以養親也。○章句曰。樂謂愉色婉容以悅其親也。○吳澄曰。居養病皆事生。喪祭皆事死。○纂疏。眞氏曰。子之事親。一毫有所未盡。皆不可以言至。故五者皆以致言。致者用力而極其至也。○嚴者精潔肅敬。○玄宗註。五者闕一則未爲能。○案。五其字俱指孝子之心。則其樂之其字亦同律之字。蓋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云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者。孝子養親之樂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云云　玄宗註。當莊敬以臨下。○【爲下不亂】又曰。當恭謹以奉上。○本註。亂謂干犯上之禁令。○玄宗曰。醜衆也。當和順以從衆。○衷旨。此節言守身乃所以事親。○玄宗註。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大牢之養。固非孝。○章句曰。口體之奉雖豐。親心不安。豈得爲孝哉。註【贖】納金免罪也。虞書金爲贖刑。

○孟子曰世俗所謂章　離婁下。○按。世俗之言又公論也。故孟子取之。【惰其四肢】圖解。不勤農工商賈。家貧不力食也。○惠灯。一謂一件。非第一之謂。○案。五者從輕至重故也。【好貨財私妻子】講述曰。好以貨財私于妻子而忘父母也。不平看。○狐白曰。好聚貨財是貪利。私愛妻子是貪色。○案。與講述異。【從耳目之欲】合璧曰。放蕩耳目之欲。淫於聲色。以致家敗。其身必受恥辱或刑殺。與父母戮辱。不孝之重者也。○講述。三不孝已上皆缺養。猶未辱親。【好勇鬪狠】合璧曰。好血氣之勇。逞鬪狠之私。危殆其身及其親。使父母不安。○衷旨。一是怠而忘親。二是縱而忘親。三是私而忘親。四是蕩而虧體辱親者。五是忿而忘其身及親者。註【新安陳氏】名櫟。元人。性剛正孝友。三歲祖母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獵涉經史。十五鄉人皆師之。著四書發明。

○曾子曰身也父母之遺體也章　祭義文。○案、其人既往而物猶存曰遺。言雖親沒、我身乃父母分身遺體。我之一舉一動皆奉父母之遺體。其可不敬其身乎。○集疏、輔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輕親死如歸何也。此與其它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死其名不死。乃所以為孝也。故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孟子離婁上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遂及其親敢不敬乎】表旨曰。申言之當敬之至也。○章句。此章言孝之要則在敬之一言而已。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云云　章句。此一章總結一篇之意。所以警人之不孝。甚為深切。○孝經集解曰。屬條目也。○大義曰、刑罪之條目雖如此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章句。周禮鄉八刑。一曰不孝之刑。今法書亦以不孝為十要之首。註【宮者去勢】周禮註。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孝經正義、婦人幽閉之於宮。使不得出也。又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

右明父子之親

◎禮記曰將適公所章　玉藻篇文。○章句。此一章言見君禮。【齊戒】易本義曰、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易註韓康伯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論語、孔子沐浴朝于哀公。○近思錄十曰、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外寢】正寢也。燕寢在內。正寢在外。【史進象笏】陳云。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之事。【笏】玉藻曰。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云云。又曰、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正義、下大夫不得有象笏。字誤也。○

章句曰。書二思對命一。謂下君有レ命思二其所レ當レ對者一
而書中於笏上也。○合璧。命謂下君命當二奉行一之事上。○
章句曰。玉聲書レ之使レ中レ節也。○集成。使下玉聲與二
行步一相中適上也。註【點檢】逐一察レ之也。【失色
於人】曲禮曰。戒愼不レ失二色於人一。

○曲禮曰。凡爲君使章

君言至則云云拜君言之辱　衷旨。非二徒拜一レ使也。所二
以拜一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云云　合璧。此言三人臣有レ事告二於君
所一。○集成。馬氏曰。孔子問二人於他邦一。必再拜而送レ
之。況於二君所一乎。朝服而命。下レ堂而受。非レ敬レ使
也。敬二君之命一也。

○論語曰君召使擯章　纂疏。必敬二於中一。則容貌變二
於外一。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二嘗不一レ敬。但君命之臨。
則敬心愈至耳。註【躩盤辟貌】大全。辟音璧。與レ
躄同。存疑曰。盤盤旋也。辟回避也。皆不レ能レ進之
貌。敬二君命一然。

揖所與立云云　四書圖解云。左二右手一。正傳二賓主之
命一的事。孔子時爲二次擯一。左二其手一者揖二末擯一而
傳二主命一。右二其手一者揖二上擯一而傳二
賓命一。不二敢內背一レ君。不二敢外背一レ賓。○存疑。身動衣前後不レ齊。夫
子左右揖而身不レ動。身不レ動則衣前後襜如。○衷
旨。手動身不レ動。故衣自襜整不レ亂。○又曰。是被レ
命之初。中二一節是行レ禮之際。末節是禮畢之後。

趨進翼如也云云　存疑曰。賓主相見後主延レ賓而入。
擯從二其後一趨入。有レ事也。凡人疾趨則手易レ散臂
易レ掉。趨進而張レ拱如二鳥舒一レ翼。手不レ散而臂不レ掉
也。

賓退必復命曰云云　圖解云。會禮已畢君尙佇立。故
反二命于君一。○存疑曰。主人送出二門外一再拜。賓更
不レ顧而去。主人再拜之餘敬心未レ解。擯告二賓不一レ
顧。所三以舒二君之敬一。

○入公門鞠躬如云云　圖解曰。鞠躬是曲レ身而行。
不二敢直遂一。如レ不レ容形二容他鞠躬之狀一。○講述曰　恰

似分門低小容不得此身模樣。

立不中門云云　講述曰 立謂行時暫停站立。

過位色勃如也云云　存疑曰 位門屏之間 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 註【君之虚位】朱子曰 君之虚位。謂門屏之間人君中立之處。所謂宁也。○講述曰 在門之内屏之外謂外朝。堂内朝 ○屏制 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内外也。

攝齊升堂云云　正義曰 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 註【摳】字彙 摳挈衣使不蹶步。 曲禮曰 摳衣趨隅 【使去地尺】曲禮上曰 兩手摳衣去齊尺 【氣容肅也】玉藻曰 氣容肅。注云 似不息。

出降一等云云　趨翼如也 講述 趨走就位也。以疾爲敬 又曰。以出入對看 ○集成胡氏曰 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舒氣解顔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 則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可知矣。

○黄勉齋曰 皆天理之流行 盛德之著見。

○禮記曰君賜車馬章　玉藻註 陳云。二賜字句絶。本朱子說 ○章句曰 必乘服以拜者 不敢虚君之賜也 ○陳云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 謂之再拜。

君未有命云云　章句敬君賜而不敢輕用也。○陳註。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鄭註 與本註同意 與句讀異 ○衷旨 若當小聘大聘之期爲使。而受王朝車馬衣服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必俟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

○曲禮曰賜果章　【懷其核】章句 不敢棄君之前。

○御食於君章　本註。數術曰御 註【茬】字彙 音完。細葦也。

○論語曰君賜食章　章句 孔子之事也 ○講述曰 賜食熟食也。 旁訓。一可以觀忠 一可以觀孝 一可以觀仁　宗主曰 皆曰其敬君者推之。○衷旨 生必畜之仁君賜也 蒙引曰 集註

無レ故不三敢殺二也。家有二祭享及大賓一乃用レ之。

○侍食於君章 張南軒曰。禮賜二之食一而君客レ之。則命二之祭一然後祭。今以二君之祭一己則先飯。恐君之客レ己也。○衷旨。古人飲食必祭。賓主皆然。 ○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二少許一。置二之豆間之地一。以祭二先代始云云一。註【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少微通鑑曰。燧人氏鑽レ木取レ火。教レ民以二享飪一。而民利レ之。○百川學海曰。祭二物之先一。謂下神農火食德侔二造化一。後人追而敬ち之。

○疾君視之章 節解 不三以レ病而廢二尊レ君之禮一。○講述曰。禮病者寢二北牖下一固東首。君問レ疾則遷二於南牖下一。亦必東首。存疑曰。凡人平日寢處亦東首。但病中亦有二隨レ意時一。君視レ之則正二東首之禮一耳。○玉藻曰。居常當レ戶。寢常東首。註【以受生氣】鄒魯指南云。天地生氣始二於東方一。故東首以受レ之。 然此病者常事也。重二加朝服一施二紳上一。雖二病阨之時一。而猶不三敢廢二乎尊レ君之禮一。

○吉月必朝服而朝章 講述曰。 只是服二公服一而拜二於家一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及圖解之說亦同。與二小註南軒慶源及蒙引一反。張南軒曰。雖レ致二其事一。而猶往二日朔之朝一。○輔氏曰。若二未レ致レ仕之時一。 乃常禮有レ不二必記一。 註【日朔】 蒙引。每月朔。 註【致仕】講述曰。不三以レ致レ仕忘二君。

○孔子曰。 君子事君章 左傳韋注。補レ過謂三自補二其身過一。【將順其美】 董注。助而成レ之。古註。將行也。【匡救】 古註。救止也。董註。諫而止レ之。

○君使臣以禮云云 纂疏呂氏曰。 使レ臣不レ患二其不下忠。患二禮之不下至。 事レ君不レ患二其無下禮。 患二忠之不下足。眞氏曰。君以レ敬待二其臣一。是之謂レ禮。 臣以レ誠事二其君一。是之謂レ忠。 二者皆職分所レ當レ然。 非レ相二爲賜一也。然君使レ臣以レ禮。臣事レ君以レ忠。 亦理之必然也。○厚齋云。 以レ尊臨二卑者一易二以簡一。當レ有二節文一。以レ下事レ上者易二以欺一。當レ盡二其心一。

○大臣以道事君章 論語先進篇。 鄒魯指南曰。 大

臣以二人品一論。不三以レ位論一。○蒙引曰。不下以二容悅功利一事上レ君。○纂疏眞氏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二正理一事レ君。君之所レ行有下不レ合二正理一者上。必規レ之拂レ之。不二苟從一也。道有レ不レ合則去レ之。不二苟留一也。○存疑曰。不可不下是說レ君不上レ從。是以レ道事レ君而不レ從。則不レ可レ仕也。○李南黎曰。時不可則引レ身而退。○鄒魯指南曰。不可則止。猶レ云二道不レ可レ行則去。無二貪レ位慕レ祿之念一。○又曰。道伸則位在二一命一。不レ失レ爲二大臣一。

○子路問事君章　論語憲問篇。　眞西山曰。夫僞レ言不レ直謂二之欺一。直レ言無レ隱謂二之犯一。欺與レ犯正相反。禮記謂。事レ君有レ犯而無レ隱。○存疑曰。勿レ欺兼下所レ言所上レ行說。犯專就レ諫說。惟知レ無レ不レ言。知無レ不レ爲。爲無レ不レ力。始可二以言一レ勿レ欺。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存疑曰。可レ與者共爲二此事一。○直解。爲二人臣一者。必有二忘レ身之誠一。而後可三以語二事レ君之義一。註【陋劣】輔氏云。陋猥瑣劣懦弱。○四書補珍曰。庸惡以レ行言。陋劣以レ識言。

其未得之也云云　直解。千方百計僥レ幸。營求汲汲。○講述。一心但知二富貴一。不レ知レ有レ君。便不レ可二與事一レ君。○節解。鄙夫之人知レ有二利祿一。而不レ知レ有二國家一。○圖解。四之字指二祿位一。

苟患失之云云　圖解。苟事レ君而持二一患レ失之心一。云云。○節解。如レ是而可與事。君也哉。○章句。此一章言二小人不忠之戒一。　註【吮癰舐痔】出二莊子列禦寇篇一。○蒙引。是可レ忍也。孰不レ可レ忍。○講述。就二患レ失之心一。極言レ之。

○孟子曰責難於君章　朱子曰。先立二大志一。○狐白上方曰。人臣責下君以二仁心一行二仁政一之難事上。使二其君必欲下爲二堯舜一。是尊レ君之至。　謂二之恭一。開二陳仁心仁政之善道一云云。【陳善閉邪】衷旨朱子曰。恭與レ敬大概也一樣。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レ難之恭。是立二個大志一。以二帝王之道一。爲二必可レ信必可一行。陳レ善閉レ邪。是做二那責レ難工夫。○朱子曰。人臣

之道。但當下以二極等之事一望中其君上。不レ可レ問二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一。但當下以二堯舜之道一望上レ他。

○有官守者不得章　衷旨。或守二一郡一。或守二一邑一。各有二土地人民之寄一。謂二之官守一。○合璧。以レ言爲二責任一者。當二盡レ忠以諫一。不レ得レ有レ盡二其忠言一。則當レ去レ位。不下苟從上事也。

○王蠋曰忠臣章　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紀。樂毅聞二畫邑人王蠋賢一。令二軍中一。環レ畫三十里無レ入。使二人請一レ蠋。蠋不レ往。燕人曰。不レ來吾且レ屠レ畫。蠋曰。吾聞忠臣云云　與二其不義而生一不レ若レ死。又見二史記田單傳末一。○王蠋墓今尚在。見二通鑑註一。○小補韻會曰。貞女曰二烈女一。又曰二剛正一曰レ烈。○更。韻會。改也。一曰歷也。○衷旨。此見二人臣終始一レ心。烈女乃是伴說也。○章句。此一章言二忠臣事レ君。至レ死不レ貳。以結二一篇之義一。

右明二君臣之義一

○曲禮曰男女章　詩曰。娶レ妻如之何。匪レ媒不レ得。○白虎通曰。男不二自專娶一。女不二自專嫁一。必由二父母一須二媒妁一何。遠レ恥防二淫泆一也。【知名】集成孔氏曰。昏有二六禮一。此問名也。昏禮曰。昏禮者將レ合二二姓之好一。上以事二宗廟一。而下繼二後世一也。故君子重レ之也。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云云。案。加二親迎一爲二六禮一。【幣】說文曰。帛也。一云。財也。孔氏曰。聘二之玄纁束帛一也。衷旨。受レ幣卽納徵。交以レ迹言。親以レ信言。註【媒氏】周禮地官。媒氏掌二萬民判一云云。又曰。仲春之月。令レ會二男女一。

故日月以告君云云　呂監田曰。人之所三以異二於禽獸一者。以レ有レ別也。有レ別者先二於男女一。天地之義。人倫之始。○禮莫レ嚴二於有一レ別。故令三上下幽明咸與二聞之一。知レ之者衆。則其別厚矣。○集成。夫婦人倫之始。情慾之原。苟不下接レ之以レ禮。別レ之以上レ義。則其去二禽獸一不レ遠。

取妻不取同姓　白虎通曰。重二人倫一。防二淫泆一。恐與二禽

獸同也。【卜之】集成、賤者世無本繫。但卜吉則
取之。○章句曰、卜吉則非同姓。
○士昏禮曰父醮子章　章句、醮者酌酒飲之也。○郊
特牲、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昏禮也、昏義亦云。
【承我宗事】集成、蓋婦人以承先妣共祭祀爲
職。【勗帥以敬先妣之嗣】章句曰、謂勉而倡率其
妻以敬繼先祖祭祀之事也。不言繼其姑而
言先妣。亦尊其先之意。且以見所承之遠且重。
而姑在其中矣。【若則有常】集成、汝之行則當
有常深戒之。【恐弗堪】合璧、惟恐弗能堪當
其任。蓋謙辭也。註【酬酢】主復酌客曰酬。客
答主人曰酢。酢俗字、音昨。
父送女命之曰云　云兩節是女子嫁時。父母告戒之辭。
無違宮事云云。衷旨曰。使女敬遵女工之事。○賈
公彥疏曰、宮事謂姑命婦之事。
庶母及門内云云　鄭玄註、鞶鞶囊也。所以盛帨巾之
屬。【宗】章句、宗尊行也。【視諸衿鞶】鄭註、諸之

也。○註曰、皆託戒使識之。
○禮記曰夫昏禮章　衷旨曰、是以當致其重愼之意。
以下愼重處。○本註、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
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褻故也。○丘瓊
山曰、附遠託于遠嫌之人。○章句曰、人莫疏於
異姓。必取異姓、欲依此而遠之。不欲褻也。衷
旨曰、附遠厚別、謂同姓則有嫌而無別。是托於
遠嫌之義。而重有別之禮也。方臨陵曰、必取異
姓。所以附遠也。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也。又
曰、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案、此遠字之義
與句讀反。【幣必誠】丘瓊山曰、幣以將昏姻之意。
必誠實。○章句、誠而無虛飾。腆厚也　厚而無繁
文。○鄭註。直猶正也。正義曰、辭不虛飾是正也
幣不濫惡是信也。○章句、告猶示也。乃示爲婦
者。以正直實心也。【婦德也】疏曰、貞信是婦人
之德。【齊】章句曰、齊謂伉儷也。註【幣所以將
意】馬氏曰、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

道其昏姻之情。【共牢而食合巹而酳】陳曰。牢俎也。【巹】字彙曰。音謹。瓢爲酒器。昏禮用之。禮記昏義曰。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巹。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韻會。酳士刃切。漱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字彙。以刄。羊進。二切。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云云　丘瓊山曰。夫婦之義繇此始。衷旨曰。親迎之禮。夫車在前而倡道。婦車在後而序從者。蓋以男子陽剛爲德。有率人之道。女子以陰柔爲德。有從人之道。是乃剛先於柔之義也云云。天施地受而天先乎地。君令臣從而君先臣。其爲剛先於柔之義一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云云　正義曰。婿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安交親。文公家禮。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爲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匹偶也。○丘瓊山曰。鴈本大夫贄。而自士以下皆得通用也。是則攝盛者也。○士昏禮曰。贄不用死。註。贄鴈也。唐李涪刊誤曰。鴈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鵞亦鴈之屬。○焦氏筆乘三之二十葉可考。【男女有別然後云云】林和靖曰。內不溺妻子者。事親必孝。○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與此同意。○章句曰。父子親則父父子子。各得其分之宜。故曰。義生。義既生則相接有禮。故曰。禮作如是。則一家之大小長幼貴賤。各安其所。而無乖戾之患。故曰。萬物安。若諸侯天子。則一國天下之萬物皆安。【無別無義云云】衷旨。章別則有別。親迎則有義。○集成。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註【戾太子之變】前漢書六十三卷

戾太子之變略考。武帝末、衞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衞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云云。（私曰、石德答、可收捕充等繫獄。）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具白皇后、發中廐車（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衞、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逐捕不得也。）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云云。（私曰、言太子無邪心、不可亡也。）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取婦之家三日章　禮記曾子問。郊特牲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之氣也。○伊川先生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介壁曰、念己之娶妻、以嗣續其親、則知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故不忍作樂以爲樂也。

○昏禮不賀章　郊特牲。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嚴陵方氏曰、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方氏曰、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內則曰禮始謹於夫婦章　章句曰。禮行於天下。其本在閨門。易家人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方氏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謹於夫婦之意。○章句。男女泛言一家之男女。而夫婦爲之首。○鄭氏曰。閽掌乎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云云　鄭曰。椸以竿爲之。【不敢云云】衷旨。非惟男女。

【夫不在斂云云】衷旨。斂襡器藏。倶是愼重不敢褻用重其夫。因重其夫所用之物也。

雖婢妾衣云云　本註。人貴賤不可無禮。○饒氏曰。此少事長之禮。

妻不在妾云云　本註。辟女君之御日。○集成。是賤事貴之禮。○蔡邕曰。御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飮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衷旨曰。妻妾原有定分。不敢當不謹僭亂也。○孔子曰。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章　章句。此一章備言別之條件。○衷旨。此言男女當嚴內外之別。○本註。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云云】集成。此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曲禮曰。男女不親授。○案。其相授者。謂喪祭之時不得已授受也。○集成。女受以篚。則男所受可知。

外內不共井云云　衷旨。此節倶是嚴內外之別意。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男女不通衣裳嫌淆雜也。○章句。不通乞假。不相往來求取也。○方氏曰。於衣裳特言男女。

男女衣裳異制。尤所不可通也。

男子入內不嘯云云　章句。恐驚人。不指恐人疑也。○鄭氏曰。嘯讀作叱。○孔氏曰。叱謂叱人。指謂指物。嫌有隱使也。【夜行】衷旨。有故不得已。

道路男子由右云云　衷旨。爲遠別也。○章句曰

示レ不ニ相狎一。○王制曰。車從ニ中央一。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章　大戴禮本命篇。【制】裁度也。【饋】音匱。進ニ食於尊一曰レ饋。○裏旨。易曰。無レ攸レ遂。在ニ中饋一貞吉。正是此意。

是故女及日云云　章句。百里奔喪。必越レ宿而後返。婦人不レ可レ宿ニ於外一也。【參知而後動】章句。參知。參考而知ニ其實一也。○裏旨。作レ事必參人知レ之而擧動。○大全。一擧動必使ニ人相參一而後動。一話言必有ニ證驗一而後言。註【以順爲正】孟子曰。以レ順爲レ正者。妾婦之道也。

女有五不取云云　集成異氏曰。孔子五不取。卽擇レ婦之法也。婦人深居ニ閨閫一。美不ニ外著一。賢否未レ易レ知。亦觀ニ其宗如一此爾。○裏旨。以ニ作禮萬世之初一。故取不レ可レ不レ擇。○案。逆德之人。天地神明所レ不レ容。若以ニ其女一爲レ配。則與逆家也。【世有刑人】章句。輕犯レ法之家也。【有惡疾不取】文公家禮八曰。喪レ父長子不レ取。其母賢有。非レ所レ拘。大抵此曰レ不レ取者。自ニ吾修身齊家之人一爲ニ不可一也。曲禮。細民身尙不レ能レ檢。安暇レ慮レ此哉。若泥而觀レ之。則逆亂刑疾之家之女。豈皆不ニ復嫁一乎。亦自有ニ賤夫野氓取一レ之。而君子不レ取耳。註【或疑世有刑人不取】集成。問世有ニ刑人一不レ取。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朱子曰。犂牛之子騂云云。所レ謂不レ取者云云。

婦有七去云云　章句。有ニ惡疾一。則不レ可ニ與奉ニ祭祀一。故去レ之。【多言去】詩經。婦有ニ長舌一。維亂之階。○集成。夫婦之道。合則納レ之以レ禮。不レ合則出レ之以レ義。人倫之際。有レ所レ不レ免也。註【於義未安】按。無レ子與レ有ニ惡疾一。非ニ婦之過惡一。故不レ忍レ去。○本朝淡海公令曰。犯ニ義絕淫洪惡疾一。不レ拘ニ此令一。

有三不去云云　裏旨。是又於ニ七出之內一。於レ禮有ニ不レ當レ出的一。【與更三年喪不去】合璧。同服ニ我父母三年之喪服一。雖レ有レ惡不レ當レ出也。○集成。不レ忘レ恩也。【前貧賤後云云】後漢書。宋弘曰。貧賤之友不レ可レ忘。糟糠之妻不レ下レ堂。

凡此聖人云云　衷旨。順謂和順。有不拂男女之性的意。又曰。是正萬世之初。註【謂正始之義云云】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詩小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曲禮曰寡婦之子云云　集成。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衷旨。若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章句。此一章亦言別。而意愈密矣。○集成。男女有別。不惟夫婦之際。雖與人交。亦所當謹。故以曲禮之意終之。

右明夫婦之別

○孟子曰孩提之童云云　以下明長幼之序。其序始於兄弟。故首二章。明敬兄之禮。○孩。小兒笑也。一說。頷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頷。故曰孩。○案。是可以見孝弟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集成。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

○徐行後長者章　集成。長幼之序天爲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禮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右二節合爲一章。○章句曰。此一章言事長之弟根於天性。而非難。○孟子曰。夫徐行者。豈人之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曲禮曰見父之執章　章句。此一章言見父執友之禮。○曲禮。執友稱其仁。陳云。同師之友其執志同。故曰執友。

○年長以倍則章　章句。此一章泛言敬長。○集成。此謂鄉黨之中父兄之黨也。○小學大全。倍謂年二十視四十。與父年相若者云云。○鄭氏曰。人年二十弱冠。成人者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張子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亦視其雅素如何。

○謀於長者必章　集成曰。所以操几杖者。只是左右扶翼之意。長者處未必無几杖。○衷旨。所以示服役之意。必辭讓者。所以示謙虛之情。皆是

謀於長者之禮。長者問非有別所問也。卽反問
其所謀之見何如乎。○呂東萊曰。與長者語。須
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自以爲能。便自實了
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集
成曰。几杖皆養老之具。註【曾子曰參不敏云云】
孝經子曰。參先王云云。汝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
不敏云云。○論語先進篇曰。赤爾何如。對曰。非曰
能之云云。
○從於先生不云云　陳註呂氏曰。先生者父兄之稱。
有德齒可爲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
石梁王氏曰。先生年德俱高。又能教道人者。長者
則直以年爲稱。○集成。與人不言。一其敬也。
○永嘉戴氏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
言。則敬有所分矣。趨進者順先生之教令也。趨
退者不敢與並行也。【不與之言云云】衷旨曰。不
敢煩瀆先生之意也。
從長者而上云云鄉長者云云　○戴氏曰。違長者所
視。則志在覽物。敬長者之意失矣。況長者欲
有所問乎。
○長者與之提攜章　章句。不敢以一手與長者相
抗也。○又曰。負劍。長者爲幼者繫劍於首
也。古人負劍於背。而劍首高於人項。○辟咡。恐
口鼻之氣觸長者也。
○凡爲長者糞章　陳註。糞除穢也。○【必加帚】本
註。此謂初執而往時也。【以袂拘】謂掃時。【以
箕自鄉】本註。謂收糞時也。○張子曰。古者止是
子弟事父母。豈有使人而事之。故至於糞除皆
有禮。使父母得以遠厠役。○程子曰。灑掃應對。
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唯在謹獨。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
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唯看所以然如
何。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周公曰。
不謹細行。終累大德。○呂氏曰。古者教養之道。
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生於惻怛恭敬之端。孝

弟之行。常在於灑掃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爲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矣。大全。人生幼穉。日習事長之方。安使令之役。故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後世此禮不講。父母溺愛縱其驕惰。凡奉長之禮一切委之廝役。近世魯齋許氏。教以先習灑掃應對之禮。以折其驕恣傲慢之氣。得古人教人之法。

○將卽席容毋怍章　集成。就席宜莊。不得變動。○陳曰。劉氏曰。將就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也。仍以兩手摳揭衣之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而坐。以便起居云云。章句。怍愧赧不安貌。

衣毋撥足毋蹶云云　章句。撥輕揚貌。衣已摳易至揚起。故又欲毋撥也。蹶行遽而足礙於地也。○呂氏曰。衣毋撥者。收斂之不使旁有觸也。足毋蹶者。不匆遽使之蹶也。謂行容也。【書策琴瑟云云】呂氏曰。先生之所常御。○衷旨曰。敬其人則當及其物。

坐必安執爾顏云云　大全。執持守之意。凡坐好動搖。故戒之令安靜。久坐顏面必異。故戒之令執守也。儳參雜不齊之貌。長者言事。未及其他。不可舉他事錯雜先長者之說也。○本註。說文儳互不齊也。○孔氏曰。長者正論甲事。少者不以乙事雜之。○孔氏曰。長者猶先生互言耳。

正爾容聽必恭云云　集成曰。敬長者之教。而不敢慢也。【毋勦說】陳註曰。擥取他人之說以爲己之說。謂之勦說。【毋雷同】陳註曰。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　衷旨。勦說則掠美求譽有徇己之私。雷同則枉道求合。有徇人之失。○集成。孔氏曰。語當稱師友而言。○本註。人之言當由己。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註【言有據】本註。稱先王言必有依據。

○侍坐於先生章　呂氏曰。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句請業請益之類。○本註。業謂篇卷。尊師重道也。○登問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也。

○尊客之前章　孔氏曰。叱狗則似厭客欲去之。卑客亦當然。尊爲甚。○本註。嫌若風去之。○章句。吐唾致尊客之嫌。○陳註。嫌於似鄙惡主人之饌。註與讀進案。尊客進我於食、而我讓之。雖然不得辭。既食之而後嘆。則拂尊客之意也。

侍坐於君子云云　此與少儀文大同小異。　衷旨。君子指有德有位者。○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君子就安。故請退。○陳註。操猶持。○集成。君子執杖在坐則屨在側。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章　衷旨曰。問更端。言事竟而及其他說也。言有所變於外、則心有所敬於中。必有所敬於中、則身不得安。○纂疏因事有所變、而起其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章　衷旨。少間頃有復。則變事之欲密者也。

○侍飲於長者章　章句。長者親酌酒進於少者。○本註。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尊長者辭止少者之起。故復反還其席。【少者不敢飲】不先于長者也。註【舉猶飲】章句。舉爵以飲也。

○長者賜少者章　衷旨曰。長者兼尊貴。賜如賜爵賜果食。陳氏曰。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道也。○集成曰。義不當受。凡尊者之賜亦辭。如子思辭魯繆公之鼎肉、孟子辭齊之兼金百鎰是也。

○御同於長者章　本註。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合璧。貳重味也。殺饌雖多而不辭以其所具之饌爲長者設也。○集成曰。此饌本爲長者設。辭之爲長者嫌。陳註。偶謂配偶之義。因其有賓而已。亦偶配於坐。註【一說或侍食云云】私云。侍食非偶坐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章　古註。孔氏曰。謂多人侍而君

子有テ問。若指ニ問一人ー。則一人直對。若問ニ多人ー。則
侍坐當ニ先顧ニ望坐中ー。或有ニ勝レ己者ー。宜レ前而已。
不レ得ニ卒爾先對ー也。○本註。禮尙レ謙。不ニ顧望ー若ニ
子路卒爾而對ー。○呂氏曰。不ニ敢先ニ他人言ー也。註
【饒氏曰顧顧自己】大全。一說。顧謂レ顧ニ自己ー云云。
即視レ面視レ抱之意。○章句。顧ニ望瞻ニ視同坐之人ー。
恐有ニ欲レ對者ー也。

○少儀曰尊長於己章　章句。不レ煩ニ長者之答ー。

侍射則約矢云云　陳澔曰。凡射必二人爲レ耦。楅在ニ
中庭ー。箭倚ニ於楅ー。上耦前取ニ一矢ー。次下耦又進取ニ一
矢ー。如レ是更進各得ニ四矢ー。若ニ卑者侍テ射。則不ニ敢更
迭取テ之。但一時並ニ取四矢ー。○呂大臨曰。一耦有ニ上
耦下耦ー。○又云。投壺尊者。則委ニ四矢於地ー。一一取
而投レ之。卑者不ニ敢委ニ於地ー。

○王制曰父之齒章　行レ道之禮。

輕任並重任分云云　孔氏曰。俱有ニ擔負ー老少並輕。
則並ニ與少者ー擔レ之。老少並重。不レ可レ並ニ與少者一
人ー。則分爲ニ輕重ー。重與ニ少者ー。輕與ニ老者ー擔レ之。孟
子曰。頒白者不レ負ニ戴于道路ー。

君子耆老不徒行云云　本註。徒行徒食謂ニ無レ車而行
無レ肉而食ー。註【君子謂士】集成。以ニ君子ー對ニ庶
人ー而言。則主ニ於士ー也明矣。

○論語曰鄉人飮酒章　鄉黨篇。節解。斯字爲レ重。
正不レ先不レ後也。○輔氏曰。鄉黨尙レ齒。故其出視ニ
老者ー以爲レ節。○講述。此一節夫子飮ニ於鄉人之家ー。
以爲レ賓。言レ有ニ敬レ長之意ー。註【六十杖於鄉】王制
曰。五十杖ニ於家ー。六十杖ニ於鄉ー。七十杖ニ於國ー。八十
杖ニ於朝ー。

右明ニ長幼之序ー。　集成曰。舜命ニ司徒ー以敷ニ五
敎ー。其四不レ曰ニ兄弟ー而曰ニ長幼ー。蓋宗族鄉黨皆
有レ長焉。非ニ但同氣而已ー。又曰。長幼之序始ニ於
兄弟ー。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語顏淵。上句致レ知之
方。下句力行之事。○蒙引。會レ友非ニ徒會ー也。以レ文

會也。○講述。文者道之散殊。不止載籍。○圖解。文如詩書六藝倫理事物皆是。○衷旨。凡文之於友。一人有一人之見識。吾以文與之參證。直把朋友實心。都會聚到我身上來。　案。學有講習討論之學。曰之文。學有體認服膺之學。曰之行。行也者所以為仁也。　存疑。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過失賴以箴規。　集成。張氏曰。為仁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者。左右翼助之意。　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為多矣。　註【講學以會友】存疑曰。註講學以會友。猶言會友以講學。

○孔子曰朋友切切章　語子路篇。　講述。切切有至誠懇到之意。偲偲就言語講。有忠告善導之意。○衷旨。切切如刀之切物。情義懇切絕不放寬。偲偲如思路之詳勉調告絕不忽略。怡怡是一團太和云云。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　離婁下。　衷旨。皆見朋友貴於責善。不可只看作泛泛之交。○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子貢問友孔子曰章　語顏淵。　蒙引。問友道如何。○衷旨。忠是事天事。皆一點真心。心一不直則曲諭皆非矣。故善道以忠告先之。○蒙引。其心雖厚而不善於詞說。不得盡思相入也。○講述。不可則止。言不行。止謂止而不告也。一說。不可謂不可交。止謂不與之交。○圖解。不可是不從。止是俟其悟後再告。○以上為一章。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當以善相勸。註【以義合者也】蒙引。非天合之親。可合亦可離也。

○孔子曰居是邦也章　語衛靈公篇。　事欽承尊奉之意。○論語小註。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註【切磋】朱子曰。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云云。磋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

○益者三友章　語季氏篇。章句。言レ可レ擇レ友。○大全曰。益謂レ增ニ其所一レ未レ能。損謂レ壞ニ其所ニ本有一。【直】無ニ回邪一也。【多聞】傳レ古通レ今也。【便辟】無ニ剛直之操儀規之益一。○蒙引。便辟威儀上便習也。便佞口辭上便習也。

○孟子曰不挾長章　萬章下。孤白曰。交友之道以ニ心虛一爲レ上。○說統曰。有而不レ居之謂レ謙。有而自恃之謂レ挾。○孤白曰。若有レ所レ挾則有レ德者必不レ爲ニ我友一。我德無レ自而成。○衷旨。挾ニ兄弟一謂ニ兄弟有ニ富貴者一。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　集成陳氏曰。君子責レ己重以周。待レ人輕以約。故盡レ歡以交レ人。而不レ盡ニ人之歡一。竭レ忠以交レ人。而不レ竭ニ人之忠一。孟子曰。愛レ人不レ親反ニ其仁一。禮レ人不レ答反ニ其敬一。夫愛レ人至ニ於不一レ親。禮レ人至ニ於不一レ答。猶且自反而不レ責レ人。則於ニ其交一也。庸可レ責ニ其歡忠之盡一乎。詩曰。寧適不レ來。微ニ我有一レ咎。此之謂也。

○凡與客入者章　文公家禮曰。凡迎送入則主人先導。出則賓先退。疏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固辭】疏曰。禮有ニ三辭一。初曰ニ禮辭一。再曰ニ固辭一。三曰ニ終辭一。呂氏曰。肅レ客者俯レ手以揖レ之。所レ謂肅拜也。

主人就東階云云　陳氏曰。讓レ登欲ニ客先升一也。客不ニ敢當一。故主人先而客繼レ之。○張子曰。拾レ級聚レ足。此等事但敬レ事自至レ如レ是。非ニ著レ心安排而到一。○衷旨曰。平常登レ階。則兩足錯行。一先一後。今賓主欲ニ相向一。故主定ニ是右足一先行。然後左足與ニ右足一聚。與ニ一級一。復以ニ右足一先行。是每レ上ニ一級一而必向レ西矣。賓傚レ此。○陳澔曰。連レ步步相繼也。

○大夫士相見章　馬氏曰。相見貴ニ相下一。相下貴ニ於相先一。○孔氏曰。惟賢是敬。不レ計ニ賓主貴賤一。案。與ニ句讀說一反。註【先施之】中庸十三章所レ求ニ乎朋友一。先施レ之未レ能。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衷旨曰。此節客視レ主爲ニ發レ言

之節敬主也。蓋坐已定。主人或慰其臨辱之勞。或咨其見聞之異。客然後答之。

右明朋友之交。　朱子文集曰。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孔子曰君子之章　孝經。大全。長謂職位在己上者。夫孝弟為百行源。事親能孝。則可移為事君之忠矣。事兄能弟。則可移為事長之順矣。○孝經曰。以孝事君忠。以敬事長則順。○范氏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道江張氏曰。此章即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之意。行成於內。猶言不出家而成教也。名立云者。有其實而名自立也。○黃氏曰。名非君子所尙。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章句。孝父子也。忠君臣也。弟兄弟也。長朋友也。居家理父子兄弟夫婦也。故通論五倫以此為首。此一章言五倫之相通而有本。

○天子有爭臣七人章　孝經。章句。此一章言君臣父子朋友有相救正之益。

故當不義則云云。　集成。聖人深戒從父命。又云。爭所以為孝。為忠也。

○禮記曰事親有隱章　檀弓。劉氏曰。隱非掩惡之謂。○集成。隱謂恐傷親意。情有不盡。○禮記。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註【幾微也】節解。人子之于親不諫不可。直犯亦不可也。○要言曰。父子主恩者也。有隱則不揭親之失。無犯則不傷親之心。若夫養則身所能為。皆職所當為。何有方乎。○講曰。養

不二止飮食之養一云云。於レ親不レ分二職守一。事事皆當二理會一。○集成。方猶レ常也。註【哀毀】哀傷也。曲禮上。居レ喪之禮。毀瘠不レ形。

事君有犯而無隱云云　集成。君臣尙レ義。雖二盡レ情以諫一可也。○案。此言爲レ臣之職。當下知二君過一則盡レ心而諫上。不レ如レ是乃不レ忠而苟祿也。○集成。有レ方。言左不レ得レ越レ右。右不レ得レ越レ左。有二一定之方一。註【比方於親喪也】陳註。以レ義竝レ恩也。

事師無犯云云　焦弱侯曰。如三顏閔於二孔子一。雖二斬衰三年一可也。以下成レ己之恩與二君父一竝。其各有二淺深一稱中其情上而已云云。註【衰】丘瓊山曰。凡喪服上曰レ衰。下曰レ裳。

○欒共子曰章　欒。盧官切。音鸞。國語晉語。欒共子名成。謚曰レ共。欒成翼晉時爲二大夫一。○萬姓統譜曰。晉武公伐レ翼殺二哀侯一。止二欒共子一。苟無レ死。吾令三子爲二上卿一。辭曰。民生二于三一云云。從レ君而二君。焉用レ之。遂鬪而死。○章句。生之族。言父生君長師敎。

皆一類也○集成曰。謂下君之養レ己師之敎レ己與二生レ我之恩一同類上也。○衷旨。言皆是生レ我之類也。○又曰。所レ在二句。言下在二父傍一有上レ故也。

報生以死云云　司馬溫公曰。受二人恩一而不レ忍レ負者。爲二其爲レ子必孝。爲レ臣必忠一。○章句。他人有レ賜二於我一者。亦當下以レ力報上レ之。而況於二生レ我者一也。

○晏子曰君令章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名嬰。字仲。謚平。事二齊景公一。妻柔之妻字作二婦字一者誤也。他本皆作二妻字一。○章句。從事與レ婦謀不二自專一也。○又曰。此一章。言五倫必如レ此。而後爲レ盡レ善。○衷旨。共令等皆當レ止二於至善一。故曰。禮之善物。善者事理當然之極也。註【眞氏曰君令云云】此語集成。所レ載尤詳。宜レ考。

○曾子曰親戚不說章　章句。此一章言下五倫之施有レ本而有上レ序。○又曰。親戚謂二父母一。外謂二宗黨一。近謂二兄弟一。遠謂二朋友一。○衷旨。觀二下文親戚既沒三句一。則親戚當レ指二父母一。近當レ指二兄弟一。小者句總二上二句一。

謂孝弟之道。不能審察以行於家。則於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不敢言矣。○與詢云　曾子教人當及時以盡孝弟。故先言此三者以起下文之意。

故人之生也百歲云云　裏旨此勉人行孝弟當及時也。人生於世百歲光陰能有幾何。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孟子曰。天下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父母俱存云云　楊子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其此之謂歟】章句曰　蓋古語。　註【曾子曰木欲靜而云云】藝文類聚。皐魚春秋時人。遊宦列國。歸而母卒。皐魚泣曰。樹欲靜而風云云。遂自刎死。又韓詩外傳九卷記之。【李勣】唐太宗之將也。唐肅宗定武將十哲。李勣其一也。

○官怠於宦成章　此范益謙戒飭。裏旨。凡人喜於有爲不能持久【萬生於懈惰】易曰。安不忘危。朱子曰。天下之事。艱難多事非可畏。而宴安鴆毒可畏。【孝衰於妻子】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云云　大孝終身慕父母。○集成。父母妻子二者。實相爲消長。方其幼。未有外誘之私以奪其良知。幼學之士先以孝悌爲本。一息尚存而慕親之心無已。庶可以免孝衰於妻子之惡矣。【察此四者】裏旨。人多於此忽略。故要察。○章句。能察能愼。斯免之又引詩以明之。○合璧云　請愼以善終。如始初之時。凡人之作事。無不有勤於初者。少能有成其終者。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章　非相篇。荀子註。楊氏曰。不祥。灾禍也。幼不肯事長。是不齒也。不肯事貴。不安於賤也。不肯事賢。是曰愚也。爲此三者。必有灾殃。【不肖】小補韻會。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又曰。庸妄之人謂其不肖。○集成。長貴賢三者。即孟子達尊之義。○裏旨。三者只此不肯下事上之人而反傲狠。是爲取禍之道。故不祥。○章句。此一章言五倫之道有闕者。必有灾及

其身ニ。所ニ以警ニ人者、至深切矣。

○無用之辯云云　荀子天道篇、章句。此一章言五倫當ニ講究精密、不レ使レ有ニ一毫之差ー。則行レ之自順、而無レ所ニ勉強滯礙ー。所ニ以通結ニ一篇之意ー。○孟子曰。智者無レ不レ知也。當レ務爲レ急。正是此意。○章句。言ニ君臣父子夫婦ー。則長幼朋友在ニ其中ー。註【若夫三綱之道】集成曰、荀子。此條五典而言ニ其三ー何也。曰。此爲ニ三綱ー。乃五典之大者。

右通論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二終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三

敬身第三　註。許文正公。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諡ニ文正ー。元之大儒也、○章句。許文正公曰、人之一心實萬事萬物之本、於レ此而差、則事物亦從而差、豈可レ不レ敬乎【克己之事也】按、衣服合レ法、飲食中レ節者。克レ己之事也。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云云　禮記、哀公問　劉氏曰。君子所ニ以敬ニ其身ー。非ニ爲レ我而自尊ー也、身雖レ在レ我、其氣與レ性則受ニ之於親ー。傳ニ之於祖ー。非ニ己得ニ以輕而辱ーレ之也。故曰。不レ敬ニ其身ー。是傷ニ其親ー也。○眞氏曰。子之身出ニ於父母ー。本ー體而分焉、猶ニ枝之出ニ於幹ー也、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ニ其身ー。蓋敬ニ奉遺體ー。不ニ敢以少慢ー也。【仰聖模景賢範】字彙。模。模範規模、又形也、範法也、式也。○章句、模範皆法也、又曰。仰、瞻依也、景猶レ言レ慕。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章　大戴禮武王踐阼篇　又曰。武

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書之言曰云云。○重成纂疏。饒氏曰。師尚父之告武王。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實一道歟。○京兆李氏曰。此章可見有道頗之道。且在唐虞之前。與道心人心之說。而要其□而理亦同。兼明畏乃敬之道。爲明心術之首。○朱子曰。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事便是欲。敬與義是個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陳子敬曰。順理則得。從欲惟危。○章句。吉凶之判也。□□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義所以方外也。故朱子明心術之要。而以是爲言。敬以直內。則一心有主。不怠慢以喪其守。義以方外。則惟理是從。不徇欲以決其防。敬立其體。義達其用。心術其有不正乎。故爲敬身之首。而以下數章推廣之。註【師尚父】史記齊世家注。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敬畏】黃勉齋曰。朱子晚年道一箇字最切。云。敬只是畏。且敬字只得。謂敬箇畏字。有畏懼。使不敢怠慢。畏字是敬字裏面一條大路。畏是使會主一。便會惺惺。便會收斂不容一物。【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欲之私】按。天理是本於天命之性。人欲是形氣感物而所生。耳目鼻口四肢之欲也。順天理故公。任人欲故私。

○曲禮曰毋不敬章。朱子曰。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

輕以疾。○集成呂氏曰。三者正矣則無㆓所㆑往而非㆒正。此修㆑己以安㆓百姓㆒也。○眞氏曰。毋㆑不㆑敬者。謂㆓身心內外不㆑可㆑使㆑有㆓一毫之不敬㆒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㆓不㆑安者㆒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治㆓天下㆒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按。中庸君子篤恭天下平。孔子曰。修㆑己以安㆓百姓㆒。亦毋㆑不㆑敬。而安㆑民之意。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云云　孔氏曰。心所㆓貪愛㆒爲㆑欲。人皆有㆑欲。但不㆑得㆑縱。在㆑心未㆑見爲㆑志。但不㆑得㆓自滿㆒。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㆓自抑止㆒。不㆑可㆓極爲㆒。註〔謂飮食男女之欲〕禮云。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賢者狎而敬之云云　案。是言㆓賢者之行㆒。非㆑謂㆘待㆓賢者㆒之禮欲㆖如㆑此。○朱子曰。自㆓狎而敬㆒之。至㆓安㆑安而能遷㆒。此六句文意大同。皆蒙㆓賢者二字㆒爲㆑文。言衆人所㆑不㆑能。惟賢者乃能㆑之。○朱子儀禮通解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㆓畏敬㆒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衰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本註謂。凡與㆑人交。不㆑可㆘以㆓己心之愛憎㆒誣㆗人之善惡㆖。○章句曰。安㆑安謂㆑安㆘其意於所㆓便安㆒處㆖。○陳祥曰。凡有㆓積蓄㆒。而能散施以賙㆑貧。今日安㆓此所㆑安。而能慮㆑患以徙㆑義。是皆衆人所㆑不㆑能。賢者乃能㆑之。而可㆓以爲㆒法者。

臨財毋苟得云云　集成曰。苟者自恕之辭。○呂氏曰。狠者與㆑人爭者也。君子無㆑所㆑爭。犯而不㆑校而已。故不㆑求㆑勝也。

疑事毋質云云　章句。質强正㆑之也。此一章申㆓敬義之義㆒。○衷旨。質是自是而不㆓肯問㆑人。有又是問㆑人而不㆓肯舍㆒己。○朱子曰。都是敎㆓人謙退遜讓㆒。

○孔子曰非禮勿視章　語顏淵。　朱子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非禮也。又曰。勿字似㆓旗脚㆒。此旗一麾三軍盡退。○說文。勿州

里所建築。○雙峯指南曰視聽言動皆有箇自然的天則。所謂禮也。又曰視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視聽言動。○又曰如非禮勿視非己視而後禁之。亦非目不視之而已。勿有視之心方是。餘倣之。○又曰非禮皆己也。於此而禁之。皆克己也。○講說曰非禮勿視不可謂非禮之色勿視。而當視時。少有非禮之念頭。即禁止勿萌。這是克己一件。聽言動倣此。○圖解勿字即上克字。○存疑人之一身只是四件。非禮皆勿。克己之目盡。

○出門如見大賓章　語類問左傳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按出門人易忽處。使民人易慢處。○存疑曰敬是檢束身心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放逸。○講說曰見賓則遜容在前。雖放散肆。承祭則明在上。雖放意玩。此時人心所必敬者。若出門則舉止由我。未有不自肆者。使民則操縱由我。上無所畏。未有不自驕者。能於出門時常檢。就如見大賓時一般。則無地不敬可知。使民時其心常畏。就如承大祭時一般。則無人不敬可知。故舉此兩句。為操心要法。詳。【敬以持己云云恕以及物也】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蒙引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

○居處恭執事敬章　語子路蒙引。居處未有應事接物云云。又曰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正者。云云非謂只是貌恭。而恭見於外。亦是自然而見於外也。又曰仁道事無不在。在在皆有此理。隨在而盡其理。則此心常存而理得者也。○孤白曰居處謂燕居獨處。恭是持身之莊肅嚴整。執事黃氏曰居處指靜時。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與人忠云云】圖解與人相交。真實而不欺偽。○備解對我無間○講義恭敬忠但只以心言。恭是心不慢。敬是心不怠。忠是心不

歟。心常存方是仁。故又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如心存于居處。仁卽在居處。心存于執事。仁便在執事。心存于與人。仁便在與人。蒙引。以恭敬忠謂各盡其理。似缺存心。○狐白曰。是固守此恭敬忠之道而勿失。卽造次顚沛於斯。

○言忠信行篤敬章　論語衛靈公篇。集成眞氏曰。忠信合而言之。卽誠也。又曰。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篤敬】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章句。乎哉疑詞。言其決不可行也。

○君子有九思章　語季氏篇。此章專言反身修省之學。○朱子曰。九思卽是涵養本原。○又曰。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佞人所欺爲聰。如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過也。○又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

○曾子曰君子所貴云云章　語泰伯。存疑。道字是全體字。所貴者三。是就中擇其緊要者言。○蒙引。動正出三字無工夫。○朱子曰。暴是剛者之過。慢是柔者之過。【近信】合信實也。○蒙引。表裏如一。○說統曰。辭由氣出。故曰辭氣。○存疑曰。鄙是粗俗未至於惡。倍卽惡矣。○朱子曰。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

○曲禮曰禮不踰節章　本註。禮以辨尊卑等級。故不踰節度。禮主敬。自卑而尊人。故不得侵侮於人。○衷旨曰。踰節則徇人以非禮之恭。如諂上凌下之類。禮以讓爲先。侵侮則好爲忌刻之行。如凌上虐下之類。禮以敬爲本。好狎則肆爲不恭之態。○又曰。言行者禮之本。有不善則無本不立。禮不虛行也。

○樂記曰君子章　章句。不留聰明。耳不聽姦聲

曰不視二視色一也。慝。字彙。音忒。惡也。○集成。眞
氏曰。淫樂如二鄭衛淫哇之樂一。慝禮如二委巷俚俗之
禮一。○是隱范氏曰。大抵禮以制形爲用。而以制
心爲本。一念不正發二於方寸一。若甚微。而形二於舉
錯一者常不可掩。流二於放僻邪侈一而不二自知一。【心
知】章句。心之明也。又曰。順。順理也。正。正道也。
【行其義】章句。行二其義一行其所當行也。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學而篇。圖解曰。安飽無
求。與下若醴禮貪者一異。此正說樂道貧非。故曰好
學。顏子簞瓢陋巷。夫子疏食水飲而樂。皆爲無求。
○集引。敏。事而慎。言者。用功於道之實事。○
無成。敏於事而不致忘也。又曰。張氏曰。同世而
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其爲就正一也。○朱子
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
敏。註【勉其所不足云云】中庸十三章。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禮記檀弓曰長歲如疾章　國語晉語。會箋曰。歲。體

法也。人能畏二正禮法一。惟恐犯之。如畏二疾病一而
自然不二敢爲一慝。民即人也。言人之上品者也。○
章句。懷意所懷之欲也。流如二水之流不可止也。
○集成。京兆李氏曰。威音天之命。性之理也。○章
句。此一章言。能二敬畏一。則不能放逸。掃去之塵
袪暫人當。以畏之下爲戒也。註【威而法也】章
句。君子畏二明之如己。如二疾之痛身。所以能
敬畏。而持身處事。無一毫失以遵罪也。

右明二心術之要一。今按。從古帝王之聖賢修齊治
平之大經大法。先二于格致誠正之學術。然學術
尤自二心術一始。故此篇首十二章。但皆以正心
術爲要。所謂大學教人之道。莫不如是。○
京兆李氏曰。終之以君子之言者。直指其要之
一字。實又初學持養切要工夫也。

○冠義曰凡人之爲人章　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
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
不亦禽獸之心乎。○按。言不着禮則爲人。無

禮義則爲禽獸。尤所可力行也。

禮義之始云云　吳訥曰。是皆修身之要。故男子二十而冠。必以此三者爲先。○集成。首一章明威儀禮義之始。○京兆李氏曰。子朱子集註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然以禮記之文解之。義乃禮之本。禮乃義之成。義以生禮。禮以節義。義由乎內。而禮作乎外。有相須之理。讀者不可以例觀之。【禮義立】應上文禮義之始。○衷旨。禮義立而後可以爲人。

○曲禮曰毋側聽章　本註。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于垣。○古註孔氏曰。側聽謂壁聽旁人私言也。○衷旨。此君子之持身。無事而不致其敬也。毋側听頭容直也。毋噭應聲容靜也。毋淫視目容端也。毋怠荒身容肅也。足容重。故游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無箕。寢不尸。故毋伏。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總是毋不敬如此。○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斂髮毋髢】按。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註【髢髲也】髢字彙。大計切。髢髲也。髲少則以髢益之。亦作鬄。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陳注。城人所恃以爲安固者。有所指則或見者。有所呼則駭聞者。○戴氏曰。論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況於登城乎。

將適舍求毋固　本註。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恐時或無。○唐孔氏曰。舍主人家也。章句曰。求求必入舍也。主人或有客。或有他故。勿得固求入也。

將上堂聲必揚云云　范氏曰。將上堂。則揚吾聲欬之聲也。○集成曰。此言入室之時。見二屨在戶外。知有他客。客多則屨多。二屨只一客。又言。不聞恐有私議。須迴避不入。

毋踐屨毋踖席云云　陳註。毋踐屨。謂後來者不可踏先入者所脫之屨也。摳衣與論語攝齊

同。○呂氏曰。摳衣趨隅。必慎唯諾。不敢爲實
聽。役於先生長者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章　玉藻篇。論語曰。子之燕
居。申申如。夭夭如。○孔氏曰。舒遲謂常舒遲。若見
所尊則齊遬。言自斂持不自寬奢。○裵旨。見尊
者之時。而亦舒遲焉。則失于怠惰矣。故當齊遬。

足容重手容恭云云　是九容也。裵旨。此皆言君子當
謹一身之容。如此重恭齊遬。不同總是一於敬
意云云。○韓人李氏要訣曰。足容重不輕擧也。
若趨于尊長之前。則不可拘此。手無事則當
端拱。不可弄手擧物。色容莊顏色整齊無怠
慢之氣。注【涵養本源】朱子曰。這裏不是涵養更
將甚物涵養。

○曲禮曰坐如尸章　注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坐
法必當如尸之坐。【齊】疏。爲祭前之齊。陳祥曰。
非祭前齊戒之齊乃祭時立於神前齊敬之容。○程
子曰。坐如尸。立如齊。大要養其志也。昔徒徒
養氣乎哉。

○少儀曰不窺密章　合璧曰。不窺覘他人隱密之處。
嫌於探人之私也。○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而
人狎習不恭敬也。○孔氏曰。旁與人狎習。或致
忿爭。○按。旁狎不能久而敬之也。【不道舊故】合
璧曰。不言故舊之非。宜隱人之過也。○朱子
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
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是也。

毋拔來毋報往　章句。火急去徼拔來也。速去之報
往也。○朱子曰。此二句文勢。謂云其來義若熱
其去義若渴。注【意閱】居業錄曰。意者心有專主
之謂。

毋瀆神毋循枉　按。齊戒不褻神明。【循】謂之恣
隨注。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章句。枉邪枉
之事不可依循而爲之也。○左氏曰。尤而效之。
罪又甚也。【毋測未至】陳注。未至而測之。鄙中
亦偽。○本註。測意度也。○古註孔氏曰。未至之事

聖人難レ之。凡人固不レ可二預欲一測二量之一也。○輔氏曰。雖二億則屢中一。然君子不レ貴也。

毋訾衣服成器　陳註。言語之際。疑則闕レ之。不レ可二自レ我質正一。恐有二失誤一也。○衷旨。衣服成器在レ人者。言語在レ己者。一爲二非レ人之忌一。一爲二是レ己之忌一。故當レ戒レ之。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章　鄉黨篇。節解曰。目容端。聲容靜。手容恭。○蒙引曰。禮云。顧不レ過レ轂。雖レ有二顧時一亦不レ過レ轂。○圖解。疾言是出レ言躁率。○大全蔡覺軒曰。在二車上一無事忽遽。以レ手指亦爲レ惑レ衆。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章　衷旨。此見三凡視之禮可二以觀一レ人。蓋人之精神係二于目一。故目之所レ視。即心之所レ注。君子之所二以愼一也。○朱子曰。側レ頭旁視。心不正也。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章　鄉黨篇。衷旨。恂恂只是渾厚。似レ不レ能レ言。正是渾厚處。○存疑。恂恂必是寡レ言。故下曰。似レ不レ能レ言。非レ不レ能レ言。似レ不レ能也。○又云。父兄宗族之所レ在。則當レ盡二子弟之禮一。○輔氏曰。似レ不レ能レ言者。所三以形二容信實之意一。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レ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下以二賢知一先上レ人。即溫恭之意也。○邢昺正義曰。凡言レ如也者。皆謂レ如二此義一也。○洪武正韵。如字與二然字一同。如形二容不盡之意一。○圖解。葛無奇曰。常人于二父兄宗族前一誇二呈才辯一。而一遇二當場大禮大功所一在。一籌不レ能レ展云云。

其在宗廟朝廷云云　圖解。其指二孔子一。

朝與下大夫言云云　存疑。下大夫與レ己平等者。言可二以直遂一。故侃侃當レ言則言。無二委曲一也。是正レ辯斷レ義意思。上大夫尊二於己一者。有二不是處一亦當レ諍。但要二和悅一。蓋雖レ當レ言。但委曲言レ之。○朱子曰。和悅則不レ失二事レ上之恭一。諍則又不レ失二在レ我義理之正一。又曰。下大夫位不二甚尊一。故吾之言可二得而盡遂一。至二於上大夫之前一。雖レ有レ所レ諍。必須レ有二含蓄不レ盡底

意思。不知侃侃為寡得盡也 註【剛直也】輔氏曰。剛直者能守正義而無回屈。【和悅而諍也】饒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而不流同矣。

○孔子食不語寢不言　鄉黨篇。知新日錄。食謂正合嚼時。非謂終食都不語。○講述。不語。雖問不答也。不言不自發言也。○正義曰。食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章　儀禮第三篇。要旨曰。此條是勉人以各盡之道也。人情多不能者弱。往往責備人大重。使不能盡職分之所當為。而互生嫌隙者有之。是以我與人言。祇說現在所當做的。更不責備他人。在言者適中其機宜。受言者可以得正身之道也。○合鏗曰。與衆人言。言盡忠信而不嫌偽。慈祥而無慢刻之道。居官者。士庶人在官者。與之言。言忠以事君。信以臨民之道。○章句。居官從言。有官職者。又云。此一章言與人言之儀。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章　鄉黨篇。旁訓曰。古者席地而坐。○章句曰。孔子事也。

○子見齊衰者章　講述。狎必變。非狎可知。又云。變是改其常容。○章句　變變其容色而哀之也。○集成。喪各有制。齊衰之喪服也。○講述。變是私見之地。非大廷廣衆之所。變必以貌。非變可知。

凶服者式之云云　合鏗曰。送死之凶服者。○集註。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前漢書。王者以民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禮記曰若有疾風章　玉藻篇。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云云。

○論語曰寢不尸章　正義曰。尸。死人也。言偃臥四肢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孔子則當敬慎也。○本註。容。容儀。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合鏗曰。此見容貌自

然中則。○圖解曰。居不容。卽燕居申申夭夭無莊厲之容。○存疑。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檢。○節解。聖人之容不肆。又不拘也。○正義。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朱子曰。遜思逸曰。睡欲踡。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註【謂偃臥似死人也】集成補氏曰。偃臥似死人。所以釋尸字之義耳。寢之所以不尸者。則非是惡其類於死也。聖人之心無乎不敬。寢而舒布其四肢。然亦未嘗偃臥而肆有類夫尸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章　述而篇。圖解曰。燕居不必是獨處。只與群弟子燕間相對亦是。申申容安舒無拘迫。○衷旨曰。夭如夭好之夭。如物之生意暢悅天然潤澤也。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章　衷旨曰。國中人民聯集之地。故不可馳。所以爲愛物之仁。○本註。馳善躪人。○章句曰。入里而式。不敢慢衆也。○古註孔氏曰。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不可誣也。故入里則必式而禮之爲敬也。

○少儀曰執虛章　衷旨曰。此言君子之心。致敬于人之所易忽也。○陳安卿曰。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註【敬心常存】集成輔氏曰。敬慎有常心。初不以在外者變也。

○禮記曰古之君子章　玉藻。古註。君子士已上。○說文。玉有五德云云。○古註。孔氏曰。按。詩秦風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聘義曰。溫潤而澤仁也。至浮筠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聘義。孔子曰。昔之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云云。○按。佩玉之圖。見詩經大全圖及四書圖解論語鄕黨篇。○集成。不及商何也。饒氏曰。記者互文遺一字。商音次濁。當與右徵角一處。

趨以采薺云云　本註。采薺詩篇名。趨時歌以爲節。○大全。劉安成曰。按。周禮樂師之敎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

以采薺或爾。采薺即楚茨也。○眞氏曰。采薺即今楚茨之詩。肆夏即今時邁之詩。【肆夏】本註。登堂之樂節。【周旋中規】本註。反行也。宜圓。【折還中矩】本註。曲行也。宜方。【鸞和】陳註。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也。○漢書五行志注。以金爲鸞鳥。而銜鈴施於鑣上。○本註。以君子佩玉。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也。○眞西山曰。鸞和皆鈴聲。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無所不至也。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養中正。其爲功也焉云云。○章句。此一章連結一篇之意。註【陳氏曰路寢門外在應門云云】寢堂室也。正朝曰路寢。次曰燕寢。凡宮室皆曰寢。○案。群書拾唾。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應門居其一也。○詩周頌時邁朱子傳曰。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又曰。外傳又以爲周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之所作也。○史記注。樂章之大者曰夏。

○射義曰射者章　章句。周還者行步當周旋之時。【內志正】合璧曰。心志專正。【外體直】合璧。體貌端直。○三才圖會。射法審者。審于弓滿矢發之際。又曰。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際。發矢之際又必加審焉而後中的。○集成。呂氏曰。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章句。此一章言射儀。首章言禮義者。德行之文也。末言德行者。禮義之本也。外而禮義之文必本於內而德行之實。斯威儀之盡善也。註【升降之節】上堂而射。射了而降。

　右明威儀之則。京北李氏曰。蓋聞敬畏之存于中者。即謂之心術之要。形於外者。即謂之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威儀備者。天

命之自然。一定而不レ可レ易。故謂二之則一。則者法也。

○士冠禮始加祝曰章　章句。此一章言レ冠。○集成曰。因レ冠而戒且勸レ之。○按。祝。賓祝也。再三亦然。○集成。既冠爲二成德一。○家語。懿子曰。始冠必加二緇布之冠一何也。孔子曰。示レ不レ忘レ古。古冠レ布。齊則緇レ之。註【筮曰筮賓】禮冠義曰。古者冠禮筮レ日筮レ賓。所三以敬二冠事一。

再加曰吉月令辰云云　合璧曰。少頃再加レ冠用二皮弁一。○按。三者有二次第一。讀者詳レ之。註【皮弁】以二鹿皮一爲レ之。正義曰。垂レ旒爲レ冕。無レ旒爲レ弁。【有威而可畏謂之威云云】左傳文。

三加曰以歲之正云云　合璧。又少頃加レ冠用二爵弁一。○問。一加再加言二吉月一。至二三加一言レ以二歲之正一。不レ知是同時否。朱子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レ此說。加二緇布冠一少頃又更加二皮弁一。少頃又更加二爵弁一。然後成レ禮。如二溫公冠禮一亦做レ此。初褺巾。次帽。次幞頭。【成其德】合璧。成二其成人之德一。○馬氏曰。棄二爾幼志一。順二爾成德一。修二其內一而已。敬二爾威儀一。淑慎二爾德一。內外修也。以成二厥德一。德之成也。壽考維祺。未レ有レ數也。故次レ之以二眉壽萬年一。眉壽萬年猶レ有レ數也。故終レ之以二黃耇無一レ疆。不二惟服之加一也。而其德亦有レ加。不二惟德之加一也。而其壽亦有レ加。註【爵弁】蔡沈書傳曰。雀弁。赤色弁也。又正義曰。雀弁。色赤而微黑。如二雀頭一也。

○曲禮曰爲人子者章　疏曰。衣純深衣領緣也。○本註曰。爲三其有二喪象一也。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二父母一衣純以レ青。○集成曰。冠衣純以レ素孤子之服。非レ所二以事一レ親也。【孤子當室】本註。當室適子也。謂下年未二三十一者上云云。深衣曰。孤子衣純以レ素。○鄭氏曰。早喪レ親。雖レ除レ喪不レ忘レ哀。○章句。不レ純レ采心之哀也。○衷旨曰。不レ純レ采者。有二終レ身之慕一也。註【加隆】馬氏曰。嫡之於レ父。其可レ不レ加レ隆乎。

○論語曰君子云云章　張南軒曰、紺祭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祭也。○講述曰、不爲飾。則不爲服可知。○節解曰、爲其色之近於齊練之服。○衷旨曰、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有別。註【深青揚赤】朱子曰、揚浮也。如今人明青。【絳色云云練服】大全吳氏曰。絳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爲之。○朱子曰、三年之喪既朞而練。

紅紫不以爲褻服　朱子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四書備考曰、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註【近於婦人之服】衷旨曰。嫌其太艷耳。

○去喪無所不佩章　論鄉黨。講述曰。居喪則去之。○集成。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耳。註【玉不去身】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集成。喬視如蠟。以象骨爲之。

○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章　圖解。羔裘是黑裘。用以朝者。○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衷旨。誠於哀死。內外如一也。

○禮記曰童子不裘章　玉藻。本註。裘帛溫傷壯氣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章　論里仁。章句。此一章言人不可恥惡衣以總結之。○存疑。其心尙奪於外物、於道未知所重。與之議道、亦終不能以有爲矣。○蒙引。徇外者必忘內。○眞氏曰。志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又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註【識趣】講述。見之所及曰識。意之所趨曰趣云云。

右明衣服之制。集成。黃氏曰。衣身之章也。輕而用之。是輕其身也。

○曲禮曰共食不飽章　章句。此一章言與人共食。

○合璧曰。共レ食共レ器而食。○裏旨。所三以致二讓也。【不潔手】集成。與レ人共飯。手宜二潔澤一。○裏旨。所二以致一潔也。○呂氏曰。摩レ手有二汗澤一。人將レ惡レ之。○裏旨。一終レ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レ知也。註【古之飯者以手】後漢書東夷傳倭國條下曰。飮食以レ手。然則古者飯以レ手者。中華倭國皆然。

毋搏飯毋放飯云云　集成。呂氏曰。食言レ放。羹言レ流。皆貪二肆飮食一而無レ容也。○陳祚曰。流謂三長吸而歠レ之。如二水之流一也。

毋咤食云云毋反魚肉　陳氏曰。不三以レ所レ餘反二於器一也。○章句曰。毋レ投二與狗骨一。不三敢賤二飮食之餘一。且不レ謹也。○陳氏曰。求レ之堅曰レ固。○孔氏曰。魚肉與レ人同レ器。已齧殘不レ可レ反二還器中一。

毋揚飯　孔氏曰。飯熱當レ待レ冷。若揚二去熱氣一。則爲二貪快一傷レ廉。

毋嚃羹　章句。羹當レ以レ箸。以レ口就吞レ之則不レ雅。

【毋絮羹】集成。絮猶レ調也。謂三加以二鹽梅一。孔氏曰。絮謂下就二食器中一調中足鹽梅上。是嫌二主人食味惡一也。【毋歠醢】章句。醢。切肉爲レ之。和以二醯醬姜桂之屬一。若嘗レ醢似レ嫌味之不下備矣。○集成曰。醢。肉醬也。醬宜レ鹹。歠者爲二其淡一故也。○陳註。客或有下歠レ醢者上。則主人以二貧窶乏一。味爲レ辭。註【剔】字彙。他歷切。解レ骨也。

濡肉齒決　古註。軟則可二以レ齒決一。【乾肉不齒決】本註。堅宜レ用レ手。【毋嘬炙】疏曰。併食レ之曰レ嘬。是貪レ食也。○以上皆言二與レ人共食之禮一。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章　本註。先飯先二君子一而飯。若レ嘗レ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　若レ勸レ食然。○章句曰。後已不二敢先畢一。而又不二敢太遲一也。【小飯而亟之】陳註。亟レ之謂二速咽下一。○章句。恐君子有レ問也。亟レ之必數嚼。然數數嚼レ之。易レ至二弄レ口爲一レ容。故又以爲レ戒。

○論語曰食不厭精章　鄕黨篇。註【鱠也】胡雲峰曰。糲米一斗舂二米九升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

膾】少儀之文。【語】正韻。亦作膗。縷切也。說文。薄切肉也。【非謂必欲如是也】輔氏曰。以是爲善理也。必求如是欲也。循理者無過。求徇欲則無所不至矣。

食饐而餲云云　存疑曰。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待餒敗但色味變亦不食也。【失飪】未熟與過熟也。【不時】朱子曰。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亦是不時。○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之時。與集註異。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又曰。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雙峰曰。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陳北溪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鄭魯指南曰、無量夫子不自爲量也。○致堂曰。亂則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註【酒以爲人合歡】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以醉爲節】存疑曰。醉亦是內外浹洽而已。不是酩酊顛錯也。○程子曰。飲酒不可使醉。但使浹洽而已可也。○輔氏曰。人之飲量各不同。故不預爲之量。而以醉爲節。雖以醉爲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節。○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爲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晉陶侃飲酒爲限量。宋邵康節飲酒不過三四甌。○圖解不及亂雖無量。而各適其量。

沽酒市脯不食　前漢書。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輔氏曰。聖人衛生之

嚴也。〇聽雨紀談曰。詩曰。無酒沽我。毛註曰。謂一宿酒曰酤。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時方有榷沽。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〇愚案。漢書既言酒沽在民。漢猶近古。必有所據。今以一宿酒爲沽酒。似未是。姑載之以備參考而已。

不撤薑食　蒙引。每食必設薑。〇本艸。姜去臭氣通神明。又曰。生姜辛溫主開發。夜則氣本收斂。反開發則違天道矣。有病人不然。

不多食　古註。不可過飽也。〇講述。不多食泛說。不必承薑食。圖解同。〇衷旨。此一語可收上數十語。把聖人節飮食。衞生之經一句包盡。〇知新日錄。黃蔡峰曰。若多食則辛溫之過。反使人氣失其平。故不多食。〇本艸。薑。弘景曰。久服少志少智傷心氣。

〇禮記曰君無故章　衷旨。此言君臣隨分各有愛物之禮。〇陳註。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弗身踐也】集成。是乃仁術也。〇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〇陳註。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〇案。孔子亦釣弋。又獵較。〇本註。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註【踐當作剪】本註曰。聲之誤也。【宰】字彙云。烹也。屠也。調和膳羞之名。

〇樂記曰豢豕爲酒章　章句。言豢豕造酒。本爲饗祀養賢而設。非以作禍亂也。然小人醉包之後。乘酒相侵。以致獄訟滋多。是酒之流弊也。【一獻之禮云云】衷旨。主惟一獻于賓。賓惟一獻于主。〇疏曰。按。今鄕飮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喩多也。註【上下】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擧此】此。士禮也。

〇孟子曰飮食之人章　張子曰。飮食者。人之所以生活也。惟其專上飮食。而忘其義理。則可以鄙賤也。〇章句。此一章言戒人勿貪飮食。〇合璧曰。此引孟子言。飮食人每以口腹害心志。所以可

賤。以終上文飲食有節之意
右明飲食之節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三終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四

稽古第四

註【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章句。三者有所徵於古而非妄也。

○孟子道性善章　滕文公上。

其言曰舜爲法云云　離婁下。章句。法。人倫之法則也。○朱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

摭往行實前言云云　案。往行卽上註所謂。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也。前言卽立教明倫敬身三篇所載之言也。○集成。許氏曰。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

○太任文王之母章　出列女傳【妃】字彙。嬪御之貴次於后者。又太子之嫡室也。

太任之性云云目不視惡色云云　是胎教之事。耳目之

欲不レ亂レ心也。【以一而識百】衷旨。一數之始。百數之終。教レ一識レ百。所レ謂卽レ始而見レ終也。不ニ必拘ニ定一件百件一。【周宗】本註曰。宗謂ニ有レ德有レ功爲ニ百世不遷之廟一。○章句。此一章稽古之胎教也。

○孟軻之母其舍章　列女傳。【踊躍】章句曰。古人哭必踊。送レ葬者。以レ足踏レ地踊躍而哭。【俎豆】禮記祭器注。俎以レ机盛ニ牲體一者。毛萇曰。木曰レ豆。豆薦ニ菹醢一。○衷旨。孟母三遷。卽擇レ里而居之意。夫子曰。里仁爲レ美云云。所レ居三變。而嬉戲凡三變。中人之性當レ作ニ何如一。

孟子幼時云云　豬。豕也。非ニ野豬一。【今適有知而欺之】曲禮曰。幼子常視レ勿レ誑。○衷旨曰。此孟母所ニ以端ニ蒙養一也。當ニ適有一レ知。正天理人欲之介。聖狂皆由レ此分レ途。君子可レ不レ愼與。孟母不ニ以欺ニ誑之一。便以ニ聖賢一望レ軻。其卒成ニ大儒一也。母教之功大矣。○章句。母教ニ孟子一以レ禮。以レ信。有ニ養レ正聖功之意一。○饒氏曰。此以上二條是母教。以下二條是父教。以ニ母教於ニ幼時一。故先言レ母。父教於ニ長成之時一。故後言レ父。註【師孔子之孫子思】此說孔叢子王劭韓退之列女傳同。史記及朱子說異。【命世】孟子公孫丑下曰。五百年必有ニ王者興一。其間必有ニ名レ世者一。

○孔子嘗獨立章　圖解。庭。堂前之地。又曰。所レ尊在レ上。過レ之必趨。【學詩乎】圖解曰。詩。是詩經。學レ詩學レ禮乎。問ニ其嘗得レ手與否一。非ニ至レ是始訓以ニ詩禮一。又曰。未也。言ニ其未レ得レ手。非ニ必全然不一レ學。註【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輔氏曰。詩本ニ人情一。該ニ物理一。故學レ之者事理通達。其爲レ教溫柔敦厚。使ニ人不レ絞不一レ訐。故學レ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ニ昏塞之患一。心氣和平則無ニ躁急之失一。此其所ニ以能言一。

他日又獨立云云無以立云云　輔氏曰。禮有ニ三千三百之目一。其序截然而不レ可レ亂。故學レ之者品節詳明。其爲レ教恭儉莊敬。使ニ人不レ淫不一レ懾。故學レ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事莫ニ之惑一。德性堅定則

固守。而物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趙氏曰。通達詳明。以詩禮之義言。和平堅定。以學詩禮者之效言。興與立又其效之著見者也。○蒙引曰。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卽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

○孔子謂伯魚曰章　翼註曰。爲字不止口耳誦習。便會於心體於身。【猶正墻面而立】馬氏曰。如向墻而立。四書提綱云。面壁而立。○書周官曰。不學牆面。註【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講述一物云云言知有所蔽。一步云云。言行有所礙。

右立教

○虞舜父頑母嚚章　堯典曰。瞽子父頑云云。【烝烝】正義曰。進之於善。○呂氏曰。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魯齋曰。烝如烝之浮浮之烝。蓋德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呂氏亦曰。烝烝如甑之炊物。蒸蒸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已不歇。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註【使之進進以云云】案。進進自治。此瞽瞍之事。實舜之德使之然也。

○萬章問曰舜往云云　孟子萬章上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大禹謨文。史記。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又曰。窮蟬父曰帝顓頊。○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也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說統。姚承菴曰。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大舜之怨由慕生也。○陳新安曰。怨慕二字。眞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共爲子職而已】集註。舜惟恐不順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衷旨。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獨不我愛耳。故曰。我竭力。曰于我何哉。都從我上尋討。正見孝子之心。○狐白曰。我子靡未盡有以致之。特不知己罪何在耳。求其罪而不得。此

其以號天而泣也。○直解曰。惟其責己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註【仁覆閔下謂之旻天】大雅。旻天疾威。禮記。旻天不弔。○爾雅釋天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註曰。旻猶愍。○疏曰。案。詩傳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又曰。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旻。閔也。又曰。毛公此傳。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自責不知云云】蒙引註。自責字。卽怨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云云　圖解。百官是備人供役者。牛羊倉廩是備物供祭祀奉養者也。○直解云。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如其樂者。乃惟不得順於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就如窮人無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畎畝之中】圖解曰。謂耕歷山之後。未登庸以前三載詢事考言。帝曰我其試哉之時也。○字彙。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畎。六畎爲一畝。○提綱曰。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閑。畊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不順於父母】狐白解曰。順謂諭之使順於道。而未始有違也。講述曰。不順父母。與不順於親不可爲子順字一般。【如窮人無所歸】胡氏曰。六字譬喩最形容得。註【史記曰云云】五帝本紀之文。○史記註。聚謂村落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天下之士悅之云云　案。憂卽窮人無歸之憂。○直解曰。孟子承上文說。舜起畎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所歸者何哉。蓋視親爲重。則視外物爲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見可樂之在彼耳。又曰。夫父母未順。則天下無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無可加之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圖解曰。富貴好色人悅。是身外之

物。父母却是身所從出者。得外物而父母不順。其心亦何忍安然享之乎。是以惟順于父母方可以解憂。○大全輔氏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者。

人少則慕父母云云　是借常情以贊舜。○案。明倫篇。曾子曰。孝衰于妻子。是有妻子則因慕妻子而孝衰也。○衷旨。慕君之人原不知有君。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門。豈有不能慕父母。而能事君者乎。○直解云。少年慕父母非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動冲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爲難。○嶺白曰。五十則少艾妻子事君俱已經歷。此心猶然不變。則終身可知矣。○講述。人少一句是指古人之本心。下三句。皆是移此心以他慕。所謂因物有遷。失其本心也。【仕則慕君】圖解曰。專心功名而忘愛親。【熱中】直解曰。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大孝終身慕父母】講述曰。本心到老不改。

○楊子曰事父母章　法言至孝篇。【孝子愛日】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纂疏司馬氏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文王之爲世子章　文王世子篇。註【內庭】字彙曰。門屛之內曰庭。

其有不安節節色憂行不能正履　集成。劉氏曰。心有所懷則色形其憂。念係其親。則履不能正。【復膳】章句。復膳。欲食如常也。孔氏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膳而下。【末有原】孔氏曰。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註【飯宜溫云云】禮記內則曰。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飮齊視冬時。

○文王有疾武王章　集成曰。爲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以親疾志不在於飮食一飯

再飯惟親之視。不下敢如二平時一私中適其欲上。

○孔子曰武王周公云云達孝　中庸。集成。眞氏曰。舜之孝如二天之不レ可レ名。故曰レ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レ之無二異辭一。故曰レ達。○饒氏曰。繼レ志是了二文王未然之事一。述レ事是依二文王已然之志一。○陳新安曰。祖父有下欲レ爲レ之志一而未レ爲。子孫善繼二其志一而成二就之一。祖父有二已爲之事一而可レ法。子孫善因二其事一而遵二述之一。

踐其位行其禮云云　集成葉氏曰。其字指二文王一而言。○衷旨。禮樂等都是述レ事。而繼レ志在二其中一。○陳氏曰。事レ死居レ喪時事。事レ亡葬祭時事。善繼レ志善述レ事。至二於如レ此。所三以爲二孝之至一也。

○淮南子曰周公章　汎論訓。淮南王安。史記列傳五十八。前漢書列傳十四。案。史記。淮南王安者。淮南厲王長之子。長者高祖之少子也。○案。此章與下明倫孝子之有二深愛一章上可二參看一。○吳訥曰。行無二專制一。謂下所レ行必稟レ命而後行上也。事無レ由レ己。謂三凡事不二敢專決一。身若レ不レ勝レ衣。持レ身之謹如二怯懦一。○檀弓下曰。其中退然如レ不レ勝レ衣。鄭註。中。身也。退。柔和貌。孔氏正義曰。似レ不レ勝レ衣。言容貌之卑退也。

【若不出口】吳訥曰。出レ言常謹愼也。　明倫註曰。

【洞洞】質愨貌【屬屬】專一貌。【如將不勝】明倫註。恐レ不レ能レ當二其重滿一。而且將二覆墜一。○衷旨。慕レ親形狀儼然。一幅孝子圖。○章句。此一章明下孝子如二執レ玉奉下盈之意上。

○孟子曰曾子養章　離婁上。衷旨。單舉二將レ徹應對一。見三古人一飮一食尙然體二貼親志一。則其餘無二苟言一無二苟動一。不二必言一矣。【養志】本註。養レ志承二順父母之志一。而不レ忍レ傷レ之也。○章句。此一章明下孝子養レ老不レ違二其志一之意上。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近思錄六。伊川曰。孟子曰。事レ親若二曾子一可也。未下嘗以二曾子之孝一爲上レ有レ餘也。蓋子之身所二能爲一者。皆所レ當レ爲也。葉氏曰。可者僅足而無レ餘之稱。○衷旨。不レ可三泥說二曾子未一レ盡。亦

不レ可下槩說中若二曾子一便了上。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先進篇。蒙引。父母兄弟稱二其孝友一者固有レ之　然或溺二於愛一蔽二於私一。而人未二必以爲一レ然。○提綱曰。不レ間不レ異也。人不レ間則公也。○陳新安曰。間字訓二別異一自明白。外人稱レ之不レ異二於父母兄弟之言一。註【稱其孝友】講述。夫子獨言レ孝而。註。兼二孝友一。緣二昆弟之文一而帶言レ之耳。要レ之孝友一理。未レ有孝而不レ友者。【積於中而著於外】蒙引曰。不レ可三以レ中爲レ家。以レ外爲二外人一。是言孝友之實。人皆稱レ之。○講述曰。註。積二于中一指二閔子一。著レ外指二人無二間言一。

○老萊子孝奉二親章　高士傳。　姓纂曰。老萊複姓。○前漢書註。與二孔子一同レ時。【斑斕】小兒之服色。○字彙云。雜色曰レ斑。斕斕色不レ純。又文貌。○衷旨。七十作二嬰兒戲狀一。眞是孩提愛レ親眞實念頭。大孝終レ身慕二父母一。予於二老萊子一見レ之。○章句。此一章明下嚴威儼恪非レ所二以事一レ親。恆言不レ稱レ老之意上。

○樂正子春下堂章　禮記祭義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善如爾之問　吳訥云。重言レ之者。亟稱二之以美一其問一。【惟人爲大】尙書曰。天地萬物父母。人萬物之靈。○衷旨曰。天以二陰陽五行一化二生萬物一。地以二水土五穀一恩二育萬物一。惟人得二五行之秀一。圓頭方趾。備二仁義禮智之德一。三綱五常之道。於二萬物之中一惟人獨貴耳。○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レ貴。人之行。莫レ大二於孝一。又曰。身體髮膚受二之父母一。不二敢毀傷一。孝之始也。【全而歸之】衷旨曰。全歸云者。非下徒以レ不二毀傷一言上也。不レ虧レ體。不レ辱レ身。這是純レ形盡レ性的大道理。要レ看得有二關係一。○方氏曰。歸レ之謂レ歸二於土一也。○論語曰。曾子曰。啓二我足一。啓二我手一。詩曰云云。【頃步而不敢忘孝】集成。言念レ之恐有二損傷一。【忘孝之道】言下傷二其足一而虧上レ體。○衷旨。憂二足之傷一。與二啓レ足者一同一念頭。眞是師弟一脈相傳之學。一擧足而不敢云云　方氏曰。一擧レ足而不二敢忘一父母一。則念二其親於動止之間一也。又曰。道大而徑小。故

道而不レ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レ游。【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方氏曰。念二其親於語默之間一也。○集成。不レ徑不レ游雖レ若二非レ難者一。亦曰。充二此心一以往。則此所二以求一レ全二其身一者。詎止不レ徑不レ游乎。【惡言不出於口云云】大學。言悖出者亦悖入。○程子言箴曰。出悖來違。○衷旨。一擧レ足一出レ言。俱是極易レ受レ虧受レ辱處。於レ此不レ虧レ辱可レ知。樂正子此言。眞有レ得二於戰競臨履之訓一。○章句。此一章明下不レ登レ高臨レ深苟訾苟笑一之意上。註【由道而不由徑】集成。孔氏曰。正道平。易レ於レ身無二損傷一。邪徑險阻。或於レ身有レ患。

○伯兪有過其母笞之章　說苑建本篇。案。過是母之所レ不レ說。非二眞過一。○衷旨。伯兪之泣。卽一則以懼之意。○記曰。父母惡レ之。勞而不レ怨。故曰父母怒之云云上也　吳訥云。上者心服二己罪一。而外有二可レ憐之色一。使二親見而生一レ憫也。中者內無二怨心一。而外無二忿容一。

○公明宣學於曾子章。　說苑反質篇。

居庭。　庭門屛之內。○合璧曰。叱咤怒詈之聲。雖二犬馬賤類一亦未二嘗及一。言二謹愼之至一也。○章句。不二毀傷一主二於愛一レ人也。○眞西山曰。古之君子其以レ身敎也如レ此。豈必諄諄然命レ之。而後謂二之敎一耶。○章句曰。曾子之學步步是實。故公明宣學レ之。亦惟力行爲レ先。而曾子疑二其久不一レ讀レ書也。又曰。此一章明二居處不レ莊非レ孝一章之意一。○衷旨。公明宣讀書不レ求二之呫嗶帖括一。專於二人倫日用之間一體認。莊子所レ謂目擊而道存也。註【中庭】檀弓小註。中庭在二寢之外一。【朝廷外庭也】言非二君朝一也。

○少連大連善居喪章　雜記下之文亦見二于家語一。少連見二論語逸民章一。註【親始死時也】死後三日未レ殯之間也。【水漿不入口】檀弓上曰。君子之執二親之喪一也。水漿不レ入二於口一者三日。【三月親未葬時也】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解倦也】章句。厭。倦也。【哀至則哭】案。嘉言註。已葬之後三

虞。已虞之後過剛日卒哭。自是哀至不哭。猶朝夕哭。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章　檀弓上。又家語。孔氏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而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又曰。凡人微笑則不見齒。【爲難】喪旨。哀親之心極其誠切。君子爲難。在他人則不能如此可知。○史記。皐字作羔。論語亦然。

○顏丁善居喪章　章句。皇皇。忙然彷徨之貌。望望。瞻望而思也。從隨之去也。親始死則失其親矣。欲求得其親而不可得。故其狀皇皇焉。如有所失。而求之弗得也。既殯則已與親相去遠矣。故如有所從而不能及也。○集成。及殯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貌。○章句曰。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謂如追之不及無可奈何暫反而休息以待其來也。記者形容至此。可謂善言德行者矣。又曰。此一章明喪則致其哀之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泰伯。案。此章與前祭義樂正子春之語可參見。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云云。○蒙引。疾病之革。○存疑。如深□正意。只是恐傷其身。○朱子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又曰。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陳新安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集成。小子門人也。呼之使記其言也。○石璧曰。曾子以守身之孝示門人而傳以戰競心法不徒一手足無傷而謂能不虧體以辱親也。○曾子死而後已之仁。○章句。此一章明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之意孝而至於不虧其體極矣。故以終焉。○李氏曰。已上十七章明父子之親。其【身體受於父母】孝經。孔子示曾子之

文。○案。孔子謂二曾子一曰。身體髮膚云云。曾子臨レ終如レ此。可レ謂レ不レ違レ教。○范氏曰。身體云云。陳新安曰。此推二廣餘意一。

○箕子者紂親戚也章　出二于史記宋微子世家一。○案。易曰。履レ霜堅冰至。箕子深明二此理一。故發二此嘆一歟。

○已下明二君臣之義一。

紂爲淫泆云云傳之曰箕子操　箕子所レ鼓之琴曲。○風俗通義曰。其遇二閉塞憂愁一而作者。命二其曲一曰レ操。操者言遇レ菑遭レ害困厄窮迫。雖二怨恨失一レ意。猶守二禮義一不レ懼不レ懾。樂レ道而不レ失二其操一者也。○註【如嬖妲己云云】史記殷本紀。紂好レ酒淫樂。嬖二於婦人妲己一。妲己之言是從。又云。以レ酒爲レ池。懸レ肉爲レ林。○泰誓下曰。囚二奴正士一。註正士。箕子也。

王子比干者云云　合璧曰。王國子爵。比干名也。【有七竅】合璧。聖人之所三以異二於人一者。以二其心上有一七竅一也。

微子曰父子云云可以去　曲禮曰。爲二人臣一之禮不二顯諫一。三諫不レ聽則逃レ之。子之事レ親也。三諫而不レ聽。則號泣而隨レ之。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レ記。此事先後皆不レ同。惟殷紀以爲二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レ奴。爲レ紂所レ囚者近レ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下以二先王宗祀一爲上レ重。義當二早去一。又洪知二紂之不一レ可レ諫也。故遂去レ之而不二以爲一レ嫌。比干少師義當二力諫一。雖レ知二其不一レ可レ諫。而不レ可レ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二以爲一レ悔。箕子見二比干之死一。則知二已之不一レ可レ諫。且不レ忍三復死以累二其上一也。見二微子之去一。則知三已之不二必去一。且不レ忍三復去以背二其君一也。故佯狂爲レ奴。而不二以爲一レ辱○此可三以見二三仁之所レ當レ爲。易レ地則皆然。

○武王伐紂云云　史記列傳一。章句。此一章明下忠臣不レ事二二君一之意上。註【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索隱曰。孤竹君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扶猶搊】小補韻會。搊。尤韻。初尤切。拘也。廣韻。手搊也。或作レ

⿰扌州。字彙。⿰扌州。執持也。

武王已平殷亂云云恥之　程子遺書。不食周粟。不食祿耳。○陸機毛詩草木疏。薇。山菜也。葉莖皆似小豆。蔓生。○集成。餓死非飢餓。不食祿而終其身。註【權】陳北溪曰。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柳子厚云。權者所以達經者。○皇極經世外篇。邵氏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湯武則可也。非湯武則篡。○纂疏。蘇氏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夫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

○衛靈公與夫人章　列女傳三。集成。夫人南子宋女。○章句。至闕而止。蓋下車緩行。故車聲微而不聞也。【不爲昭昭云云】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註【衛大夫】集成。伯玉。孔子弟子。居衛主其家。

○趙襄子殺智伯章　戰國策。又史記列傳二十六。○史記。豫讓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襄子曰智伯死無後云云】茅坤曰。襄子此言有君人之度。○通鑑。胡氏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爲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其可謂義士矣。然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爲人臣之勸哉。註【或云飲酒之器或云溲溺之器】通鑑綱目正誤曰。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

盟　然則酒器是也。若溲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章句。飲器。飲酒之器也。每會賓客用之。示服强暴。呂氏春秋曰。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是也。說苑。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殺智伯。漆其首爲飲器。蓋襄子怨智伯以酒灌己之首。故以其頭爲觴。飲酒以報之耳。【短劍也云云】綱目集覽曰。匕首。劉向說苑曰。尺八短劍也。韻會。匕首。通俗文云劍屬。其頭類匕。短而便用。又考工記註。匕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一兩。匕所以用取飯。音裨。

讓又漆身爲癩云云　索隱曰。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戰國策。漆身爲癩。滅眉去鬚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圓機活法曰。豫讓吞岁爲啞。考異曰。福州山有出岁、岁音昔。似炭土形。食之令人聲啞。因其岁字與炭字相似。以岁作炭誤矣。食岁則不爲啞。【自苦如此】史記。作賤身苦形欲以求報。豈不亦難乎。【委質】章句。委致其身以事人也。○綱目集覽。服虔曰。委棄其形質而君事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林堯叟註。質。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服虔左傳註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

後又伏於橋下云云　史記曰。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乃使兵圍之。讓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王孫賈事齊閔王章　戰國策又通鑑。○案。史記齊湣王出亡之衞。去走鄒魯。遂走莒。○湣。音閔。史記。無閔王。又云。燕樂毅破齊。【倚門閭而望】言母之思子如此。臣之思君當如此。註【王孫姓賈名】案。孔子時有衞大夫王孫賈者。時世異非一

人。【閔王】齊宣王之子。見于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八。【莒】國名。【閭】吳訥曰。謂二十五家之巷門。

王孫賈乃入市中云云　合璧曰。以母之訓。乃往治兵於市中。○田敬仲世家曰。湣王去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集成曰。閔王之子法章變姓名逃爲傭。既殺淖齒。莒人及齊亡臣求閔王子立之。法章自言乃得立。是爲襄王。○袁旨曰。賈遵母命刺殺淖齒。忠與孝兩全之矣。○章句。此一章亦明忠臣不事二君之意。○李氏曰。已上五章明君臣之義。

○臼季使過冀章　出于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吳訥曰。冀晉邑。郤缺姓郤。○袁旨。夫妻以情合者也。最易放逸。郤缺持之以敬。君子無敢慢之心。於此盡露矣。【敬德之聚也】集成。此心存則萬理便森然於中。○眞西山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詩書。言敬之外惟此爲最的。○合璧。今郤缺敬妻如賓。可謂有德。○袁旨。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從敬之一字中來。敬之時義大哉。【德以治民】卽爲政以德意。【用之】合璧。任用之以治下民。【如賓】合璧。如逢見大賓。○吳訥曰。出門云云。蓋古有此言。與夫子答仲弓問仁相類。○章句。則法也。謂爲仁之法也。【下軍大夫】案。軍有上中下。上軍上大夫任之。中軍中大夫任之。下軍下大夫任之。

○公父文伯之母章　國語魯語。○大全正誤曰。從祖叔母謂祖父昆弟之妻。無叔字者非。○集成。傳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註【歌】呂六切。【其母敬姜也】敬姜事見篇終。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出古列女傳。

○衛共姜者衛世子章　詩鄘風柏舟小序。○孔穎達詩疏曰。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案。武公之兄也。註【曰共姜】釋文曰。婦人從夫諡。姜姓也。【之死矢靡他】朱子曰。

之至。矢誓靡無。雖至於死。誓無他心。

○蔡人妻宋人之女章　列女傳。○章句。與之醮猶言與之齊也。○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章句曰。以上夫婦之別。

○萬章問曰象日章　萬章上。○孤白。這一章見舜待弟盡親愛之仁。○講述。萬章疑其當誅以放爲過厚。【或曰放】孤白。放且不爲。況誅之乎。○孟子曰。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伯夷叔齊孤竹章　史記列傳第一。○琅耶代醉五。伯夷父名初字子朝。中子名遠。字公望。見夷堅志。○夫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集成。眞氏曰。自古處兄弟之變者。舜也。伯夷也。學者觀聖賢待兄弟之道。知大舜不以象之將殺己爲怨而忘親愛之心。則怨之小者當如何。利莫大於得國。觀夷齊之相讓。則區區土田金帛何足校。大舜夷齊亦人而已。爾均是人也。聖賢之於親親若是其厚。而我乃甘心以薄自處。不亦甚可愧乎。○章句。此一章言長幼。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章　詩大雅緜篇毛氏傳。又家語說苑文各小異。○緜篇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相讓。○集成曰。此條息爭崇讓。附長幼之倫。【畔】順和名。田界也。和名久呂。一云。阿世。○陳選曰　讓路若少避長輕避重之類。讓畔謂有界畔不相侵奪。見語言句讀　○詩疏曰。入其邑謂入城中。○王制曰。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又曰。頒白者不提挈。註曰。謂少者代之。【士讓爲大夫】詩正義曰。爲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史記周本紀。虞芮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秖取辱耳。遂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吳訥曰。今陝州平陸縣地。名閒原。相傳即其地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語泰伯篇。○講述。能是能知能行。多是無不知無不行。○集成。洪氏曰。我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

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者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爲恥也。○講述、有實二句總承之。又云。以能四句言學。不校一句言量。又云不校不曾計其孰短孰長。○朱子曰。犯而不校。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大。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饒氏曰。至於人之有犯。忘其曲之在人而直之在我。恬不與之校焉。【昔者吾友云云】講述。是顏子已死。曾子追思之言。又曰。從事言其嘗爲此事。非謂其用功於此也。○節解。從事字不必着力。顏子地位自是已成耳。○章旨。此一章言朋友相資而相愛。○註【知義理之無窮】華延平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猶問於不能。雖多而猶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已有能而故問也。○[illegible]大全曰。知義理之無窮。誠以能至。

若眞不見物我之有間。則犯而不校。

○孔子曰晏平仲章　言自始至終敬不衰。不以始隆而終替也。○直解。至于既久則習狎而怠忽矣。怠忽則必生嫌隙。嫌隙既生則交不能全矣。○註【名嬰】徐氏註情。一晏嬰。晏平仲。朱註未詳。【程子曰人交云云】陳新安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張子曰。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右明倫。

○孟子曰伯夷章　萬章下。○章句。言隘也。○合講曰。伯夷聖清必出于善。○集成。此章即實。首篇叙聲亂色不留聰明。夫耳不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可有欲視欲聽之心在他人則不能。惟伯夷爲然。故孟子稱之。

○子游爲武城宰章　賢也。○直解。人指賢人。○節解

曰。夫子問之曰。汝宰武城。亦嘗得賢人而與之相接否云云。○尤西川曰。行不由徑不事智巧也。言常行正大。○圖解曰。公事是官府中爲民事。○大全。觀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直解云。此滅明之所以爲賢。而偃之所知者唯斯人而已。○史記。澹臺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朱子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朱子曰。非獨見得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襟。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人。○章句。此一章言心術。註【鄙下邑】胡氏曰。非大夫之采邑。【飲射讀法】南康胡氏曰。飲謂鄉飲。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讀法事見周官）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云云。○胡氏曰。言其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言。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無見小欲速之意】子路篇曰。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高柴自見孔子章　家語弟子行及致思篇。○小學本註云。不履影謂不敢履孔子之影。敬之至也。啓蟄蟲獸胎卵之時。長謂草木發生也。○蒙引。影孔子身影也。○饒氏曰。註。不履孔子影。其說拘。凡與人行卽不履其影。是敬人之至。○章句。啓蟄蟲之藏於冬者。至春開穴而出也。○家語。王肅註。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吳訥云。方長草木初生也。○王肅註。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衞轍之難】自此致思篇。【出而門閉】避難而奔出之時郭門已閉。○按。史記。門衞城門也。子羔出門已閉。有使者入城。城門開。隨而出。【不徑】合璧云。行不

由徑章句。言墻之缺也【使者至】合曰亭闕之使者來○是柴守常之堅也○衷旨曰此且柴之愚處。愚者其質未散少知變通不憤影不殺不折不徑不竇。古之愚也直。○章句。此一章言威儀。註【輒以兵拒父時】朱子曰。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按事見左傳定公十四年哀公二年及史記衛世家。【聖人微服過宋】孟子萬章上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集成朱子曰。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又云。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集成雖之作也門閉。有使者到子路入子羔出孔子聞之柴也來乎。由也其死矣。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進。　朱子曰。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節解。一日三復蒼不徒吟咏其言而且說潛其義。○衷旨。三復只是日日玩味。妻是取其質非爲其能容保註【居南宮】史記索隱曰。是南容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孔氏云。聖人【不可爲】朱傳曰。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所以不廢】論語公冶長篇。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朱子曰。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講述。不廢免禍即結謹言說。○又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子路無宿諾章　顏淵。　何晏集解。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程明道之說亦同。是與朱子註異。姑備考而已。○章句。此一章復言心術。

○孔子曰衣蔽縕袍章　子罕。○旁訓曰。非實事。只

據二志之足一進二於此上一言。○集成。立。並立也。恥謂レ愧二其不一レ如。○謝氏曰。恥二惡衣惡食一學者大病。善心不レ存。蓋由二於此一。子路之志如レ此。其過レ人遠矣。

○張南軒曰。此不レ可下作二細事一看上。惟不レ忽二卑近一而實用二力於斯一者。乃知二其未一易耳。註【枲著】趙氏曰。枲著則雜二用枲麻一。以著レ袍也。如二今麻苧筋類一。可レ置二之夾襖中一者。○正韻。貉似レ狐善睡。○圖解。狐貉其毛深可レ爲レ裘。

○鄭子臧出奔宋章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合璧云。得レ罪而出奔。○杜云。子臧子華之弟也。十六年鄭殺二子華一。故出奔。○又云。聚鷸冠非二法之服一也【鄭伯】合云。鄭伯卽其父文公也。【君子曰】合璧云。當時君子斷レ之曰。【詩曰彼其之子云云】章句。彼其之子猶レ言二彼人一。○候人詩朱傳曰。此刺下其君遠二君子一而近中小人上。○講意曰。之子不レ宜レ在レ位。今在レ位則不レ稱二其服一。○按。此非下刺二子臧一之詩上。唯引用而已。【不稱也夫】合璧曰。所二以致一レ禍。又曰。士人之衣冠。言動有レ不レ順レ理。皆自取レ速レ亡之道也。

○公父文伯退朝章　國語魯語。【朝其母】合云。朝二見其母敬姜一。【猶績乎】合云。何不レ安二享富貴一。【使僮子備官】合云。使二汝僮幼之子備一レ數在レ官。【未之聞邪】按。之字謂下可二自勞一之理上。下文詳レ之。○困學紀聞十。叔文相レ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レ母曰。文相レ莒三年。有二馬千駟一。今母猶績。文之所レ得事。皆將レ棄レ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レ學二詩書射御一。必有二博塞之心一。小人不レ好二田作一。必有二竊盜之心一。婦人不レ好二紡績織紝一。必有二淫佚之行一。好學爲レ福也。猶二飛鳥之有二羽翼一也。

居吾語女民勞則思云云　按。以下五句一章之要文。○衷旨從二己之勞一于績一而廣言レ之。○又曰。勞逸之分界甚微。而善惡之相去甚遠。【不材】合云不賢也。○章句。不材以二木之朽惡不一レ成レ材。喻二人之不一レ能レ成レ人。○按。肥地之人財足食給。故逸也多。○合云。以二其富而淫一也。淫則忘レ善。故多二不材一。【莫不嚮

義】合云。以其貧而勞也。
是故王后親云云　是與家語正論解文大同小異。
【紞】小補韻會、紞冕冠塞耳者。詩葛覃註。紞織五采。○合璧云。古人上下皆務勤勞。至於王后親自織玄紞以獻於王。【紘】字彙。冠冕之繫以組爲之。自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者爲纓。【綖】冠上前後垂覆【爲大帶】合云。卿之妻比公侯之夫人。又加織大帶。不言加者、互文以見也【成祭服】合璧云。大夫之妻不特織紘綖大帶。
○又全成其夫之祭服。【社而賦事】集成。春分祭社也。○合璧曰。賦與也。至春日祭社之時。則各賦之以蠶桑之事。○衷旨曰。自王后以至士庶人之妻莫不勤勞以共其事。言己之績爲有合于古制。註【纓之無緌者】綏。緌者纓之飾。纓者冠之系。
吾冀而朝夕云云　章句曰。敬姜望其子朝夕修飾己。而告己以無廢其父之業也【備穆伯之絕嗣也】合云。淫逸者必亡。○衷旨。絕嗣者深痛之辭。註【凛凛】寒貌。【愛而知勞之】論語。愛之能勿勞乎。
○孔子曰賢哉回也章　簞以竹編之。圓器。○狐白云。以一竹盂盛飯。以瓢殼盛湯而飮。○又云。陋巷甚言居處之陋。○節解不改其樂。只是胸中無累。隨遇卽安。雖貧不改。○孔子曰。飯疏食飮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存疑曰。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以不樂、私欲爲累耳。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私欲也。得其欲卽是私欲也。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樂。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私欲已去。天理流行。萬累俱無。心胸悠然自適。無非天理豈不可樂。○章句。此一章言飮食

右敬身

○衛莊公娶于齊章　左傳隱公三年。○衷旨。東宮得臣

之妹貴之也。美而無子惜之也。○左傳。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云云。杜註。碩人詩義。取莊姜美於色。賢於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按。無子之下。有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之十二字。今小學書盡逸。故註與本文不合。【莊姜】齊女姜姓。因夫謚故曰莊姜。○史記衞世家。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索隱。子之謂養之爲子也。齊女卽莊姜也。

公子州吁云云莊姜惡之 【吁】小補韻會。羽俱切。又休居切。王遇切。○合璧曰。惡其有作亂之漸。恐其以賤奪嫡也。○衷旨曰。惡之者非有爾我之私。實念在宗社故也。

石碏諫曰云云 章句。邪 邪逆也。○集成。謂惡逆之事。○孔氏曰。驕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慾過度。佚謂放恣無藝。

夫寵而不驕云云 衷旨。寵則未有不邪。公亦何以寵爲。

且夫賤妨貴 云 合璧曰。且夫以賤妾之子。而妨莊姜之貴子。以州吁之少。而凌桓公之長。【加大】章句。加猶犯也。淫 貪慾也。又曰。臣行奉君命以行也。

去順效逆云云速之 章句。速 急召也。註【其後州吁弑桓公】 集成。州吁後弑其君桓公。石碏因桓公母家。與陳侯共殺州吁。立桓公母弟晉。是爲宣公。

○劉康公成肅公章 左傳成公十三年。○合曰。成子卽成肅公。劉子卽劉康公。○衷旨曰。此而不敬則無敬之時。 註【宜于社】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古註。宜出兵祭社之名。○字彙。宜 祭名。爾雅。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劉子曰吾聞之云云 合璧云。聞之古語。又曰。民卽人也 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

及二。而故謂三之中一。○程子曰。民受二天地之中一以生。天命之謂レ性也。○朱子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劉康公論二人受レ中以生一。其義甚精。○眞氏曰。劉子之所レ謂中。卽成湯所レ謂降レ衷之衷。是所レ謂天命之性也。人之動作威儀非レ可二以强爲一也。天地有二自然之中一而人得レ之以生。故動作有二動作之則一。禮義有二禮義之則一。威儀有二威儀之則一。皆天命一定而不レ可レ違者也。能循二其則一。順二天地之命一者也。故曰。養レ之以福。不レ能レ循二其則一者。逆二天地之命一者也。故曰。敗以取レ禍。然所レ謂能與二不レ能者一。豈有レ他哉。亦曰。敬與二不敬一而已矣。又曰。民受二天地之中一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二自然之準則一。過レ之非レ中也。不レ及亦非レ中也。所二以然一者以三其有二定命一也。命出二於天一。一定而不レ可レ易。雖レ欲レ違レ之得乎。動作以レ身言。禮義以レ理言。威儀以下著二於外一者上言。○正義曰。命者教命之意。若レ有レ所二稟受一之辭。【是以有動作云云】 章句。禮謂二動作之節文一。義謂二動作之合レ宜。威謂二動作之有レ威可一レ畏。儀謂二動作之有レ儀可一レ象也。能不能謂レ言二實不害一也。○要旨。禮與レ生俱來。有二須臾離一レ之不可。不敬是無禮也。是失二其所三以生一矣。故下文取レ禍。福字伴說。○家語辨物篇。邾隱子朝二于魯一。子貢觀焉。邾氏執レ玉高。其容仰。定公執レ玉卑。其容俯。註。玉所レ以聘二于主一也。子貢曰。以レ禮觀レ之。二君者將レ有二死亡一云云。今正月相朝而皆不レ度。心以亡矣云云。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レ亂。替近レ疾。君爲レ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能者云云福不能云云禍】 尙書。作レ善降二之百祥一。作二不善一降二之百殃一。○大禹謨禹曰。惠レ迪吉。從レ逆凶。惟影響。○周子曰。君子脩レ之吉。小人悖レ之凶。 註【在天爲命云云】 程子曰。在レ天曰レ命。在レ人曰レ性。又曰。天所レ賦爲レ命。物所レ受爲レ性。是故君子勤禮云云　眞氏曰。君子勤レ禮。小人盡レ力。言君子小人豈レ異。而所レ當レ務則可。勤レ禮者君子之徵。盡レ力者小人之務也。○呂成公曰。劉氏之言乃三

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按。勤レ禮卽養レ性定レ命。君子之敬也。○衷旨。小人邊二伴君子一說。【敬在養神】正義。敬之所レ施在二於養一レ神。○又曰。宗廟之祭有レ執レ膰。兵戎之祭則有レ受レ脤。【大節也】合璧。大禮節也。【成子惰】合璧云。今成子受レ脤怠惰不敬。章句。惰謂二受レ脤不敬一。○合云。此去必有二敗亡之禍一。其不レ返二還於家一者乎。註【瑕】晉地。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章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公在レ楚。林堯叟註。衛襄公朝レ楚。○又云。令尹圍卽王子圍。○左傳。言二於衛侯一曰之下曰。令尹似レ君矣。林註 似二君威儀一將レ有二他志一。雖レ獲二其志一不レ能レ終矣。【無威儀】林註。不レ敬二愼其威儀一。【不可以終】林註。不レ可三以善保二其終一。註【名惡】史記衛世家。獻公卒。子襄公惡立。○史記惡字無二音註一。

公曰善哉何謂云云有威而云云　眞氏曰。自三古之論二威儀一。未レ有下若二北宮文子一之備者上。有レ威可レ畏之謂レ威。威非下徒事二嚴猛一而已上。正二衣冠一尊二瞻視一。儼然人望而畏レ之。夫是之謂レ威。儀非下徒事二容飾一而已上。動容周旋莫レ不レ中レ禮。夫是之謂レ儀。當二春秋之世一聖學之傳未レ泯。名卿大夫率以二威儀一觀レ人。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二敬慢一形二於外一者亦然。故君子因二其外一以覘二其中一。見二其容止一而知二其福禍一也。【君有君之威儀云云】衷旨云。此雖レ謂三令尹無二威儀一。實有下以二威儀一望二其君一意上。【畏而愛之】合曰。畏二其威一而愛二其德一。【順是以下】章句、順猶レ言レ由也。○合云。從二此君臣一至二士人之威儀一皆如レ此。【是以上下云云】合云。是以君臣交相敬愛。堅二固其國家一也。林註 上下相安堅固如レ一。

衛詩曰威儀棣棣云云　詩傳。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輔氏曰。富謂二富盛一也。富盛則全備而無二欠缺一。閑習則從容而不二生疎一。【言君臣云云】按。文子釋レ詩。與二詩本意一異。斷レ章取レ義也。言君臣上下盡有二威儀一。而富盛閑習。○衷旨曰。引二詩言一而推二其意一。言二威儀之不レ可レ不レ有。註【邶風云云】邶鄘皆衛詩故

曰二衞詩一也

周詩曰朋友云云　按、此節言、非二唯上所レ言宜レ有二威儀一。於二朋友之交一亦當レ如レ此。○本註、攝佐也。林氏註亦同。○大雅生民之什既醉篇。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レ攝、攝以二威儀一。○朱子傳曰、朋友指二賓客助レ祭者一。○又云、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二威儀當二神意一也。○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爲二威儀一之事上。【敎訓以威儀也】合云、必欲三各相敎訓以正二威儀一也。又曰、朋友有レ責レ善之道一。

故君子在位可畏云云　章句、在レ位而正二衣冠一尊二瞻視一。故可レ畏。○眞氏曰、自二在レ位可一レ畏以下凡十言。所レ謂動容周旋中レ禮者。非三盛德積二于中一。安能有レ此。【施舍可愛】合璧云、或施而行、或舍而寘、各當二其理一而有レ可レ愛。【進退可度】合云、揖讓進退可レ爲二法度一。【周旋可則】合云、行步周旋可レ爲二準則一。【容止可觀】章句、容動レ容貌也。止閒靜之時也。【德行可象】章句、行二於身一之謂レ行。行本二於德一。故曰二德行一。【聲氣可樂】章句、聲氣若二聲欬戲笑之類一。○林註。聲爲レ律可レ樂。○按、可レ樂者聞レ之者不レ逆レ耳也。【動作有文】章句、文、文采也。○林註、一舉一動煥乎有レ文。【言語有章】章句、章、條理也。【以臨其下】林註、臨二治其在レ下之人一。○合璧曰、威儀非二外假一也。必由二心之齊莊中正一以出。故大學亦以二赫喧之外著一本二于恂慄之中存一。○章句、此一章亦論二敬身一。

右通論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四終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五

外篇　嘉言第五

詩曰天生烝民節　四書直解曰。物指形氣言。則指道理言。有一物則有一物之理。○詩經大全。眞西山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此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四書直解曰。惟其有此常性。是以發之於情則爲懿德之好。有父子便無不好慈孝之美德云云。○朱子曰。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　蔡氏曰。天命之所賦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

詩。尹吉甫。　周之卿士宣王之臣也。

歷傳記接見聞　歷字彙。經歷也。○章句曰。接續也。其不足者則續以己所見聞也。○案。此言民之好懿德者如上文所言。故雖至愚之民無不可教者。是故述紀民所好之嘉言善行而爲外篇。以教幼學之士。蓋因其固有而導之也。

註。【南北朝】按。通鑑。東晉後天下分裂爲南北之二朝。南朝有宋齊梁陳之四代。北朝有後魏東魏西魏北齊後周之五代。【五代】唐後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稱之五代。又稱五季。【盛德大業】易上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乎。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橫渠先生曰章　語錄之文。○張子事迹見于宋史及伊洛淵源錄第六。○按。郿縣有鳳翔。初張子家於鳳翔縣橫渠鎭。後告歸又居橫渠。宋仁宗朝人。從祀孔廟。○葉采近思錄集解曰。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放肆。此忠信之本也。○衷旨。安詳是和順從容不迫之意。恭敬只是不敢放肆的意思。蓋後生小子

血氣未定。傲人多是荒錯傲慢。故教小兒必須要安詳恭敬。

今世學不講節　葉采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子弟之事。事父兄及洒掃應對進退之類。○袁旨曰。世人若不能涵養孩提時愛親敬長之良、使養成傲慢之惡習、至死不變。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註【成習】書大甲曰、習與性成。

爲子弟則節　承上文來。　爲病根云云　袁旨曰。以極言不背田下之流弊也。

○楊文公家訓曰章　楊億宋眞宗朝學士。作冊府元龜。○排韻四　楊億十一歳試中童科。眞宗朝京闕詩曰。顧秉清忠節、終身立早朝。後遷翰林學士。○楊文公見于言行錄四巻。良知良能。孟子盡心篇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呂新吾曰、先入之言、謂孩童先入於耳而記於心者。○前漢書四十五息夫躬傳曰。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袁旨。當幼時知識原無定主。故當以孝弟忠信等語、先入於其耳、使記聽于心以爲主。　註【謚文】集成曰。仁宗朝賜謚文。【程子曰人之幼也云云】程子此語與載于近思錄十一者少異。伊川之語也。須考看。

日記故事云云節　章句曰、此即以先入之言養其良知良能也。○後漢書、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袁旨曰。陳說以故事使知所效法。講習日久既以成熟。則其仁義禮智之性若生成之自然矣。所謂幼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也。○以上言立教宜在幼。註【盡心養親】後漢書。黄香九歳喪母、躬執勤苦以養父。【陸郎】郎、字彙、男子之稱。按、孫叔敖埋蛇事、見于賈誼新書及列女傳。其履歷出于史記循

吏傳滑稽傳及左傳宣公十一年文公十六年宣公十二年呂氏春秋說苑。【嘗曰昔事二親云云】子路此語見家語。何可得之下曰。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萬鍾】左傳。釜十爲鍾。六斛四斗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章　程子遺書。○明道先生履歷。見于宋史及伊洛淵源錄二三卷。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御史。○衷旨曰。子弟輕俊的多自作聰明。令作文字。未必不恃小智以亂舊章。○二程全書卷之四十粹言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近思錄註。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令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章句曰。使作文字則必爲無根之談。心馳於末而離道遠矣。　喪志。　書旅獒曰。玩物喪志。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章　遺書。○近思錄十一卷亦載之。伊川履歷見宋史及伊洛淵源錄四卷。哲宗朝官至崇政殿說書。○近思錄句解曰。教人講學。未能識得其中意味旨趣。必不喜好爲學。　註【撥】發揚貌。【蹶】行遽貌。○撥蹶。一叶堂揚。一叶戶下。一叶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章　東萊辨志錄。註【名瓘字瑩中】字彙。瓘音貫。瑩于平切。音榮。○陳了翁。宋南劍州人。神宗朝進士。宋史及言行錄載之。

顏子孟子亞聖也節　衷旨曰。此見聖賢可學而至。須重學字。今人不肯向學。非以聖賢爲高遠難學。則自甘於下愚而不學。曾不思顏孟當初亦是由學而至。學則何患不到顏孟地位。　顏子之不遷不貳。　論語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註【甲乙】以次第言。蒙引、甲乙是兩人。前後是兩時。○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又曰。知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

知埋鬻之戲節　詳見于稽古篇。○章句。埋即稽古所謂築埋。鬻即賈衒也云云。此以上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者。

吾不動心云云　孟子公孫丑上曰。吾四十不動心。

若夫立志不高云云節　衷言。此節歸重一志字。志是爲聖爲賢之根基。○楊氏曰。學以聖人爲的。

不可以語上　論語雍也篇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四面皆墻壁　書周官曰。不學墻面。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馬援兄子嚴敦章　後漢書列傳。○後漢書註。嚴敦並余之子也。○援音願。嚴馬融之父。○章句曰。通交通也。俠輔也。作威福結私交。立強以輔人也。俠者必藉王公之勢以自豪。故曰豪俠。必往來遊行以赴人急。故曰遊俠。必以信相保而成事。故曰任俠。以其輕薄侮己徇人也。故又曰輕俠。其實一也。○韻會。史記游俠註。索隱曰。游從也。行也。相俠持也。言能相從行挾持之事。又任俠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或曰。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者也。史記游俠傳註。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謂之游俠。

註【援字文淵】　馬援馬皇后之父。明帝之舅也。按通鑑光武紀。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後漢書列傳十四卷。有馬援之傳。

好議論人長短節　後漢書註。謂譏刺時政也。○衷旨曰。言死者危難以竭之也。○章句曰。甚譏之

之辭。　口無擇言。　孝經之文。　清濁無㆑所㆑失。　章句。清濁猶㆑言㆓賢愚㆒也。○衷旨曰。此卽好㆑名之人。能讓㆓千乘之國㆒云云。　亦非㆓眞慕㆑義者㆒。　謹敕。敕誠也。正也。吳訥云。謹敕謂㆓能修檢㆒。

○漢昭烈將終章　三國志。　昭烈皇帝。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號㆓先主㆒。昭烈者謚也。按。謚法明㆑德有㆑勞曰㆑昭　有㆑功安㆑民曰㆑烈。○章句曰。此一章言㆔善惡之積皆起㆓於細微㆒。易下繫辭曰。善不㆑積不㆑足㆓以成㆒㆑名。惡不㆑積不㆑足㆓以滅㆒㆑身。小人以㆓小善㆒爲㆑無㆑益而弗㆑爲也。以㆓小惡㆒爲㆑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

○諸葛武侯戒子書章　三國志。○吳訥曰。靜。謂㆔安靜而不㆓妄動㆒。儉謂㆔儉約而有㆓節制㆒。　澹泊者恬靜無爲之謂。又曰。安靜則根本深固。而可㆓以致㆒㆑遠。○小學合璧曰。澹。音淡。泊。音薄。○非澹泊云云之二句。出㆓淮南子主術訓下篇㆒。○莊子曰。　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指南曰。不㆑寧則躁進。躁進者難㆑成。　不㆑靜則妄動。妄動者不㆑久。皆非㆓致㆑遠之器㆒。○問㆓武侯寧靜致㆑遠之說㆒。朱子曰。　靜便是養㆓得根本㆒深固。　自可㆑致㆑遠。

夫學須靜也節　章句曰。慆淫肆也。慢懈惰也。　又曰。慆慢險躁四者。皆不㆑能㆑靜也。○吳訥曰。學非㆑靜則心志不㆑定。而學無㆓以成㆒。才非㆑學則氣質所㆑拘。　而才無㆓以廣㆒。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云云。　合璧曰。青妙之年與㆑時馳驟而往。　求㆑道之意。與㆑歲相逝而去。○程子曰。不㆑學便老而衰。　○韓文曰。　聰明不㆑及㆓於前時㆒。道德日負㆓於初心㆒。○宋之問詩。　歲歲年年人不㆑同。○朱子勸學文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㆓來日㆒。勿㆑謂今年不㆑學而有㆓來年㆒。日月逝矣。　歲不㆓我延㆒。鳴呼老矣。是誰之愆。○沈約詩。少壯不㆓努力㆒。老大徒傷悲。○淵明詩。盛年不㆓重來㆒。一日難㆓再晨㆒。及㆑時當㆓勉勵㆒。歲月不㆑待㆑人。○章句曰。此一章言㆓君子之學當㆒㆑及㆑時也。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章　柳氏家訓。○衷旨曰。

教以二保レ家全レ身之道一。

其一節　吳訥曰。求二安逸一者不三肯勞勤一。嗜レ甘二濃泊一者不三敢節儉一。不レ恤人言。合璧曰。不三顧二恤他人之言議一。

其二節　解頤。　前漢書。匡衡語レ詩解二人頤一。

其三節　笄裾。　韻會。笄說文首笄也。釋名曰。所三以連二冠於髮一也。又曰。裾衣後裾也。　斷養。　漢張耳傳。斷養卒。○衷旨曰。斷レ折レ薪者。養炊烹者。皆奴僕之事也。故卽以レ名レ之。　吳訥曰。夫如レ是則雖レ具二士大夫衣冠一。而實與二奴僕之賤一同矣。

其四節　耽嗜麯蘖。　字彙。過レ樂曰レ耽。○說命下。若作二酒醴一爾惟麯蘖。　銜杯。　劉伶頌。銜レ杯漱レ醪。○按。此節所レ言。阮籍劉伶等所謂七賢之風也。

其五節　權要。　吳訥曰。權要有レ權而當二要路一者。

余見名門右族節　吳訥曰。右族族之貴者。又曰。忠孝勤儉者先世成レ家之本。頑率奢傲者後人敗レ家之由。

○衷旨曰。以上五戒。俱由二於不一レ能二忠孝勤儉一。便流二於頑率奢傲一。　燎毛。晉符堅傳。大軍攻二小城一。何異二洪爐燎二毛羽一。○衷旨曰。不レ思二祖先辛苦創業有二如レ升レ天之難一與。言及レ此。眞可二痛哭流涕一。○合璧曰。我今言レ之。痛切二于心一。○書言故事。趙武林曰。貫レ心鏤レ骨。李義山曰。刻二鏤心骨一。

○范魯公質爲宰相章　宋文鑑。　范質相レ周後復相レ宋。其履歷宋史及言行錄前集一載レ之。○萬姓統譜。范質性明悟九歲能屬レ文云云。質廉愼二守法一。太祖稱爲二眞宰相一。有二文集及五代通錄一。註【周】後周也。宋太祖受二後周之禪一。【陞】玉篇。式陵切。進也。與レ升同。

其略曰節　莫レ若レ先二孝弟一。衷旨。事レ親孝則忠可レ移二於君一。奉レ親乃居レ官第一件事。又戒レ之二造次必於是一。見二須臾不一レ可レ離二孝弟一也。

戒僻學干祿節　道藝。　吳訥曰。道謂二日用之間所レ當レ行之理一。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也。○論語

子張篇。子夏曰。仕優則學。學優則仕。○里仁篇。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

戒爾遠恥辱節　論語學而篇。恭近乎禮。則遠恥辱。○蒙引曰。恥自內生。辱自外至云云。○衷旨曰。禮者事君之則。遠恥辱之道也。自卑二句正是近禮處也。又曰。自己謙卑而專敬他人。則人亦敬乎我矣。凡有所得。必先於他人而後於自己。則人亦讓乎我矣。　註【中其節云云】吳訥曰。蓋致恭當近乎禮。過則失於諂。不及則失於傲。惟能中節則遠於恥辱。【相鼠詩名云云】鄘風之詩也。朱傳云。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徐氏筆精曰。埤雅云。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曰。相鼠有體正謂此。○衷旨云。甚言禮之不可無也。○吳訥曰。茅鴟逸詩也。左傳。魯叔孫穆子。嘗使工誦之。以譏齊慶封之不敬。今亡其辭。（襄公二十八年。）

戒爾勿放曠節　齊梁尚淸議。吳訥云。自西晉崇尚老莊淸虛。絕滅禮法。至南朝齊梁其風猶存。○章句曰。南朝謂東晉。八人避亂渡江。散髮裸袒。閉室酣飲。蔑棄禮法。不顧名教。時人稱爲八達。其姓名在史冊。如汙穢之物也。○衷旨曰。生無益於時。死穢聞於世也。

戒爾勿嗜酒節　狂藥二字出于晉書。晉書曰。孫季舒與石崇酣飮。慢遊過度。崇欲免之。（謂欲奏于帝免其官職）裴楷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衷旨曰。酒外喪威儀。內喪心志。故曰狂藥。

歷歷。　字彙云。數也。

戒爾勿多言節　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程子言箴。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衷旨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註【弩】說文。弩。弓有臂者。○釋名曰。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絃者曰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合名之曰機。

擧世重交游節　擬。字彙。議也。註【易曰二人同心云云】本義曰。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小註。朱子曰。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作兩段。○楊龜山曰。金至堅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馨也。而同心之言如之。○易說統曰。利。堅利之利也。兩心同而堅利可以斷金。言金石可斷。而二人之心不可間耳。

擧世好承奉節　合璧曰。擧世之人。好人承順奉事。昂昂。韻會。昂。升也。擧也。又卬卬。盛貌。○詩鄭箋云。志氣則卬卬然高朗。　以爾爲玩戲。陳祚曰。無實心敬之。特以爲玩弄嬉戲之物。　古人疾籧篨云云。邶風新臺詩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朱傳曰。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又新臺詩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註。戚施。不能仰。陳祚曰。范魯公。以籧篨戚施。比好人承奉者。亦猶新臺詩以籧篨戚施。比衛宣公醜惡之意。　註【龜胸】背背。以胸之高起。如龜胸之疾稱之。【駝背】字彙曰。駝背有肉鞍。如峰。本草綱目。駝狀如馬。背有兩肉峰。如鞍形。

擧世重游俠節　章句曰。往來遊行以赴人急。故曰游俠。○案。史記有游俠傳。　殷勤。韻會。慇懃。委曲貌。通作殷勤。

擧世賤淸素節　爲識者鄙。以外物之華侈爲自得。不知義理之貴。故識者鄙之。

我本羇旅臣節　史甘茂傳。樂羊對魏文侯曰。臣羇旅之臣也

物盛則必衰節　合璧曰。喩勢位難久。○詩。灼灼其華。註。灼灼。華之盛也。○文選古詩。靑靑陵中柏。李善註。靑靑。茂盛貌。　含晩翠。合璧曰。歲久不變。○衷旨曰。富貴遲速有命。難以力致。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何必躁進。又曰。躁進者不能長久。而必取禍。○章句曰。鼎爲史館修撰。求爲學士。太宗以其躁競。出知滁州。此犯躁進之戒也。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章　邵子履歷見于宋史及伊洛淵源錄第五。○章句曰。此三品蓋氣質之性也。○熊氏曰。不教而善生而知之。教而後善學而知之。教亦不善困而不學也。

註【雖有是三品云云】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是知善者吉云云節　合璧曰。由此而知。爲善者吉人之稱也　爲不善者凶人之稱也。○呉訥曰。吉。休祥之謂。凶。禍惡之謂云云。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也。

吉也者目云云節　章句曰　就芝蘭。愛其香而不忍舍也。

傳有之曰節　欲爲吉人乎云云。合璧曰。蓋戒之至深切矣。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章　童蒙訓。呂舍人所著。○指南曰。猶可也。猶可以爲辭也。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章　胡氏家錄。○胡安國事迹。見于伊洛淵源錄十三卷。所著有春秋傳。○按。立志以明道云云。卽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所學也。明道之學似顏子。希文之志似伊尹。○明道行狀曰。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言行錄曰。希文少有大志。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袁旨曰。爲士者。當以天下之未及憂而吾處其憂。天下之人已樂。而吾方可以享其樂。

註【明仲】號致堂　【仁仲】號五峯　【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張橫渠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便以天下爲己任】是與伊尹之志同趣。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立心以忠信云云節　論語曰。主忠信。○胡敬齋曰。孔門以忠信爲學之本。○袁旨曰。忠信是卽我之主本。非吾心外復有忠信也。而人不自知爲吾之主。所謂來往爲客。常住爲主是也。

臨事以明斷云云節　愚謂。朱子通書註曰。非ㇾ明則斷無ㇾ以施ㇾ非ㇾ斷則明無ㇾ所ㇾ用。二者又自有ニ先後一。
註【可以早決】呉訥曰。果斷則能割決。而無ニ狐疑凝滯之患一也。

又遵三尺節　前漢書註　孟康曰。古以ニ三尺竹簡一書ニ法律一。故謂ニ法律一爲ニ三尺一。

汝勉之哉節　言ㇾ節ニ飲食男女之欲一。○衷旨曰。須ㇾ發ニ出道在ㇾ邇。而事在ㇾ易。不ㇾ得ニ泛求一意上。
註【飲食男女云云】見ニ禮記禮運一。○集成曰。情之過者皆欲也。而此又欲之大者。【禹之非飲食】見ニ論語泰伯篇一。【湯之不邇聲色】見ニ書仲虺之誥一。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章　朱子曰。子弟有ㇾ學能知ニ禮義廉恥一。　合璧曰。愛ㇾ親敬ㇾ長。禮義廉恥務盡ㇾ所ㇾ學。　鄰保相助。　周禮遂人。五家爲ㇾ鄰。○杜氏通典。隋文帝受ㇾ禪。頒ニ新令一。五家爲ㇾ保。又云。大唐令ニ諸戶一。以ニ百戶一爲ㇾ里。五里爲ㇾ鄉。四家爲ㇾ鄰。三家爲ㇾ保。行者讓ㇾ路。朱子曰。少避ㇾ長。賤避ㇾ貴。輕避ㇾ重。去避ㇾ來。　斑白者不ㇾ負ニ戴於道路一。孟子之文。朱子曰。子弟負ㇾ重執ㇾ役。不ㇾ令ニ老者攜挈一。　註【名臣】言行錄十四。陳襄字述古。事ニ仁宗英宗神宗一。官至ニ樞密直學太常侍讀一。　萬姓統譜曰。陳襄游ㇾ官。所ㇾ至務興ニ學校一。嘗求ニ民間利病一。嘗薦ニ司馬光等一。有ニ文集一行ㇾ世。【善教得民者】孟子盡心篇曰。善政不ㇾ如ニ善教之得一ㇾ民。又曰。善教得ニ民心一。朱子註云。教謂ニ道德齊禮所ニ以格ニ其心一也。得ニ民心一者。不ㇾ遺ニ其親一不ㇾ後ニ其君一也。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居家章　家儀。○溫公仁宗朝進士。哲宗元祐初拜ニ左僕射一。履歷見ニ言行錄及宋史一。○呉訥曰。家長。謂ニ一家之長一雖ㇾ非ニ父母一亦是。○章句曰。諮。諸問也。稟。白也。○字彙。稟。受ㇾ命也。○已下十四章父子之親。

凡子章　註【簿】字彙。簿。籍也。又手版也。周禮註疏。古以ニ簡策一記ㇾ事。若ㇾ對ㇾ君以ㇾ笏記ㇾ之。後代用ㇾ

簿。簿。今手版。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章　橫渠雜說。○蔡沈曰。心不レ則ニ德義之經一爲レ頑。口不レ道ニ忠信之言一爲レ嚚。○集成葉氏曰。事レ親以レ順爲レ主。非ニ甚不レ得レ已者一。固不レ可三輕爲ニ矯拂一。　註【何以爲人乎】孟子曰。不レ得ニ于親一。不ニ以可一レ爲レ人。

若親之故舊所喜節　章句曰。謂ニ或故舊。或凡所レ喜者一。愚謂。此說與ニ句讀一不レ同。　辨。　字彙。具也。○葉氏曰。所レ謂養レ志者也。　家之有無。　家中財物之多寡也。

○羅仲素論瞽瞍云云章　羅氏孟子說。○羅仲素履歷。見ニ于伊洛淵源續錄第一一。○此語。見ニ于孟子離婁上篇一。朱註。瞽瞍至頑嘗欲レ殺レ舜。至レ是而底レ豫焉。書所謂。不レ格レ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レ此而有三以順ニ乎親一矣。是以天下之爲レ子者。知三天下無ニ不レ可レ事之親一。顧吾所ニ以事一レ之者未レ若レ舜耳。　於レ是莫レ不ニ勉而爲一レ孝。至ニ於其親一。亦至レ豫焉。則天下之爲レ父者。亦莫レ不レ慈。所レ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ニ其所一。而無レ不レ安ニ其位一之意。所レ謂定也。小註。[illegible]曰。化以レ心言。定以レ分言。　只爲天下云云。　章句曰。以ニ父母所一レ爲無ニ不是一。則所ニ以事ニ父母一者必盡ニ其孝一。父母豈有ニ不レ悅者一哉。衷旨曰。天下無ニ不レ愛レ子之父母一。則天下豈有ニ不是底父母一。其有ニ不是一者。皆由ニ其子不レ能レ如ニ舜之孝一也。

了翁聞而節　名ニ　其室一曰ニ了齋一。故號ニ了翁一。○輔氏曰。孝子之心與レ親爲レ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章句曰。臣子以ニ君父所一レ爲爲ニ不是一。而積レ忿不平。　故自陷ニ於弑逆之罪一。若以ニ君父一無ニ不是一。　豈有ニ弑逆之事一哉。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章　程子外書。　作ニ明道曰一。庸醫。合璧。庸常之醫。○衷旨曰。委ニ之庸醫一。　是以ニ性命一爲ニ兒戲一。然則非ニ自殺一レ之也。一間耳。○焦氏筆乘五。　許道幼以ニ母疾一觀ニ方書一。遂名レ醫。戒ニ諸子一曰。爲ニ人子一者嘗レ膳侍レ藥。　不レ知ニ方術一。可レ謂レ孝乎。○章句曰。子有レ病委ニ之庸醫一。雖レ非ニ不慈一比ニ之不慈一。親有レ病委ニ之庸醫一。　雖レ非ニ不孝一比ニ之不孝一。

○京兆李氏曰。愚按。遺書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程子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分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語類曰。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註【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曲禮篇文。呂氏曰。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藥熟矣。然後服之。謹病之道也。

○橫渠先生嘗曰章　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註曰。當祭之時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祭統曰。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伊川先生曰冠昏章　遺書。○禮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王制亦云。○遺書。程子曰。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指南曰。木有本始茂。水有源始長。人有祖乃身之所出。則報本之義。正人子所當重。忽視此者。蓋不知其何以爲人矣。

某嘗修六禮大略節　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廟必有主。　本註曰。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是別人。　薦新。呂氏曰。新出蔬菓。○集成韓氏曰。薦後方食。一飲食不敢忘父母。　時祭用仲月。集成曰。時祭四時之祭。仲月。二五八十一月。○本註曰。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本註。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　本註。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始祖。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祭禰。以季秋成物之時也。○語類九十卷曰。問冬至祭始祖

是何祖。曰、或謂受レ姓之祖如二蔡氏一。則蔡叔之類。或
謂。厥初生民之祖。如二盤古之類一。曰。立春祭二先祖一
則何祖。曰。自始祖一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
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二位一。曰。此只是以レ意享レ之而
已。遷主。集成曰。同室難三以レ獨享二也。於二正寢一可三
以盡二思慕之意一。○中庸曰。事レ死如レ事レ生。註【冬
至陽生之始云云】本註曰。象二其類一而祭レ之云云。
○司馬溫公曰冠者章　章句曰。此一章。因下上文言レ冠。
且與中下文皆司馬公之言上。而誤置レ此。前後辭義皆
不二貫通一。蓋誤錄也。今移下於後廣二敬身一條內上。註。
冠。去聲。　按。韻會翰韻。加レ冠曰レ冠。
冠禮之廢久矣節　吳訥曰。有レ官。謂。宋世因三父祖任二
朝官一。或子孫雖レ在二襁褓一。得三授以二官。故製二公服一弄レ
之也。○伊川曰。冠禮廢則天下無二成人一。冠所三以責二
成人一。既冠矣。且不三責以二成人事一。則終二其身一。不下
以二成人一望上他也。徒行二此節文一何益。按 冠禮廢則
天下無二成人一。此語出二于文中子一。　註【陸襲】乃吳

訥所レ謂 宋世因父祖云云是也。大禹謨所レ謂 賞延二
于世一。其濫觴也。又見二事物紀原一。
二十而冠　禮記曰。二十曰レ弱冠。
○古者父母之喪章　鄭玄曰。殯在二庭中一。斂尸。所レ謂
殯也。按。殯之法見二于家禮一。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
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按。今此言二
既殯食レ粥。此蓋指二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一而言乎。
間傳曰。斬衰三日不レ食。齊衰二日不レ食。又曰。父母
之喪既殯食レ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
食水飲不レ食二菜菓一。○按。文公家禮五服。一曰斬衰三
年。二曰齊衰三年。齊衰之正服。子爲レ母。今此言二齊
衰異二父母之喪一。乃指二齊衰之加服義服及杖期不杖期
等一歟。○文公家禮。齊衰三年加服。嫡孫父卒。爲二祖母
若高祖父母承重一。母爲二嫡子一當レ爲レ後者。義服爲二繼
母一云云。齊衰杖期正服、嫡孫父卒。祖在爲二祖母一。義服
夫爲レ妻云云。不杖期正服。爲二祖父母一云云。爲二伯叔
父一。爲二兄弟一云云。詳二于家禮傳節四卷五服之制一。○

吳氏曰　疏食水飲不食菜菓者。謂齊衰杖期。又曰。疏食謂以麁米爲飯。水飲謂不食漿酪也。○鄭氏曰。不食菜果者。哀不在於滋味也。註【喪服也】吳氏曰。以極麁麻布爲之。按。喪服之制詳于家禮。

父母之喪既虞銜　禮間傳文。○葬後凡三虞而安魂。虞祭見于文公家禮六卷。○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卒哭。三虞之後祭名。○章句曰。卒止也。止無時之哭惟朝夕各一哭也。　不食菜菓。合璧曰。謂未可享滋味也。期而小祥。　章句曰。不計閏。十三月也。○白虎通曰。三年之喪不以閏數。何以其言期也。朞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鄭氏曰。自喪至小祥凡十三月。謂初忌日。自喪至大祥凡二十五月。謂第二忌日也。食醯醬。合璧曰。未可食肉飲酒也。　註【柔日】家禮曰。乙丁己辛癸爲柔日。甲丙戊庚壬爲剛日。

【祭用吉禮也】變於新喪之祭禮而即吉禮也蓋五禮之中。以祭禮爲吉禮。明不用凶喪之禮也

中月而禫云云　又間傳之文。○吳氏曰。禫除服祭名。自初喪至大祥二十五月。已越三年則除喪矣。然不忍以除喪而遽忘也。故又間一月而禫祭。○又曰。醴酒甜酒初熟味未全者。先食乾肉以上。禮記間傳文。示之以古之喪禮。古人居喪以下。溫公之語。無敢公然云云。此句下文數條之斷按。○喪旨曰。見孝子一點不安處。○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云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云云。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達喪也。○程子遺書曰。喪止二於三年一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運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二於親一。至レ此猶未レ忘。故必至二於再變一猶未レ忘。又繼レ之以二一時一。○張子理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レ禫。共二十七月。禮鑽レ燧改レ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レ可二以已一。於レ是再期。再期又不レ可二以已一。於レ是加二之三月一。是二十七月也。

漢昌邑王節　昌邑王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武帝之季子。而李夫人之所レ生也。昭帝武帝第二子。○前漢書霍光傳曰。孝昭皇帝早棄二天下一亡レ嗣。徵二昌邑王一典二喪服斬縗一。亡二悲哀之心一廢二禮誼一。居二道上一不二素食一。使下從官略二女子一載二衣車一。內中所レ居傳舍上。立爲二皇太子一。常私買二雞豚一以食。○吳氏曰。昌邑王卽レ位。淫昏無レ度。霍光奏二太后一。孝昭皇后也。徵二宣帝一立レ焉。○師古云。素食。菜食無レ肉也。言王在レ道常肉食。○褒旨曰。罪莫レ大二於不孝一。故霍光得二以數二其罪一。

晉阮籍負才節　通鑑曰。阮籍母卒。籍方與レ人圍レ棋。對者求レ止。籍留與決レ賭。居レ喪飲レ酒。無レ異二平日一。公方以孝云云。司馬昭時爲二晉公一。按。司馬昭弒レ君篡奪之人。其實非下以レ孝治二天下一者上。註【司馬氏】司馬炎者。司馬懿之孫。昭子也。滅レ魏稱レ帝。見二于通鑑一。何曾。晉書。陳留人。少好レ學博聞。仕レ魏爲二司徒一。性至孝閨門整肅。

宋廬陵王義眞節　章句曰。宋。劉宋也。珍羞。美饌也。又云。臑酒猶レ言二肉酒一。以二熟肉一細切。炒而投以レ酒。飲レ之。能敵レ寒。今北方猶有レ之。又云。義眞居レ喪。飲レ酒食レ肉。己爲二非禮一。而又以二酒肉一與レ人飲食。故曰。不レ能二以レ禮自處一云云。臑。奴侯切。

隋煬帝爲太子節　隋高祖號二文帝一。受二周禪一。滅二陳主一自立。煬帝。文帝第二子。初封二晉王一。在位十三年。巡二狩揚州一。爲二宇文化及所一レ弒。○通鑑。隋文帝仁壽二年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二帝及宮人一哀慟絕レ氣。若二不レ勝レ喪者一。其處二私室一。飲食言笑如二平常一。又仁壽四年秋七月太子廣弒二帝于大寶殿一。文帝也。遂殺二故太

子勇而自立〈勇太子兄〉。○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音暮〉一溢米。鄭註。財穀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孔叢子曰。兩手曰掬。一手曰溢。衣襆。章句。衣襆包衣之帊也。○大全曰。襆。韻會。作幞。音與伏同。襆也。帛三幅爲帊。蓋裹衣被者。今人謂之袱。袱。音伏。包袱。說文。帛二幅爲帊。

湖南楚王馬希聲云云節　集成曰。馬殷據湖南。命爲楚王。卒謚武穆。次子希聲嗣位。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殷葬希聲不哭泣。食鷄臛數器云云。○韻會。臛字或作膗。又作䐨。註【五代之時馬殷云云】通鑑。五代後梁紀。梁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殷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歷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五主。至後周太祖廣順間爲南唐所滅。

然則五代之時節　恬不爲怪。裒旨曰。恬然無愧。哀戚本心盡汩沒無餘事。○章句曰。靦面人無愧貌。

乃至鄙野之人節　斂。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小斂大斂。詳于家禮。字彙。脫西切。持遺人也。

凡居父母之喪節　註【禮也】言禮之常也。對下註謂權也。

若有疾暫須食飲　章句曰。暫者權也。○禮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唯五十以上云云。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四制曰。老病不止酒肉。註【權也】言禮之權也。通上文若有疾云云以下而言。

【有正法】裒旨曰。齊之以刑也。

◎父母之喪章　集成。鄭氏曰。不脫絰帶。哀戚不在於安。註【土室】廣韻。未燒塼坯也。

男子無故節　章句。居喪違嫌也。

晉陳壽　萬姓統譜。晉陳壽字承祚。少好學。師事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文選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文選註。瓜田云云。謂凡人過瓜田不可低頭納履。恐人疑是采其瓜也。李下云云。凡至李樹下不可擧手整冠。

○世俗信浮屠誑誘章　溫公曰。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丹（李丹。一本字作丹。）

○佛經曰。凡人爲死者供佛轉經。雖有宿世罪業。得生天堂。　死者形既朽滅云云。　溫公曰。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前漢書及後漢書五行志之中。死而復生者多記之。　十王　閻羅王之類有十。其名見于佛祖統紀三十四及性理大全二十卷之註。今不贅乎此。○異端辨正曰。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其犯法者。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閻羅則後世之刑官也。金剛則後世之衞士也。皆其蕃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者。則世相流傳。本非佛氏眞教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西方之土名。其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云云。流傳之久。後之異教者亦以爲眞。愚民亦不覺其爲僞。而寫經造像修建塔廟者。皆懼此苦楚之禍。以求快樂之福。何異教中之僞。以陷愚民之不知如此耶。嗚呼哀哉。○近思錄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明道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困學紀聞曰。或問地獄之事於眞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註【浮屠佛氏也】魏志曰。正號曰佛陀。或云部多。楚夏竝稱爲淨覺。今略稱佛。袁宏漢記曰。浮屠。佛也。漢言覺。以覺悟羣生也。【碓】說文曰。舂也。桓譚新論。宓犧制舂杵之利。後世加巧。借身踐碓。而利十倍。【磑】韻會。磨也。【始於漢明帝】通鑑後

漢明帝記紀曰。初帝聞西域有レ神。其名曰レ佛。因遣レ使之ニ天竺一求ニ其道一。得ニ其書及沙門一以來。其書大抵以ニ虛無一爲レ宗。貴ニ慈悲不殺一。以爲人死精神不レ滅。隨復受レ形。生時所レ行善惡皆有ニ應報一。故所レ貴修ニ煉精神一以至レ爲レ佛。善爲ニ宏闊勝大之言一。以勸ニ誘愚俗一。精ニ於其道一者。號曰ニ沙門一。於レ是中國始得ニ其術一。圖ニ其形像一。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レ之。○按。自ニ佛滅一至ニ明帝一凡一千年。○按。佛法傳來之初。日本紀。欽明天皇十三年十月。百濟聖明王遣レ使。獻ニ釋迦佛金銅像經論若干卷一云。是法於ニ諸法中一最爲ニ殊勝一。此法能生ニ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一。祈願依レ情無レ所レ乏云云。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詔ニ使者一云。朕不ニ自決一。乃歷ニ問羣臣一曰。西蕃獻佛可レ禮以不。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奏曰。西蕃國一皆禮レ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國家之王ニ天下一者。恆以ニ天地社稷百八十神一。春夏秋冬祭拜爲レ事。方レ今改拜ニ蕃神一。恐致ニ國神之怒一。天皇曰。宜レ付ニ情願人一。稻目宿禰試令ニ禮拜一。大臣跪受而忻悅。安ニ置小墾田家一。淨ニ捨向原家一。爲ニ寺於後一。國行ニ疫氣一。民致ニ夭殘一。久而愈多。不レ能ニ治療一。物部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昔日不レ須ニ臣計一。致ニ斯病死一。今不レ遠而復。必當レ有レ慶。天皇曰。依レ奏。有司乃以ニ佛像一。流ニ棄難波堀江一。復縱ニ火於伽藍一。燒燼又無レ餘云云。敏達天皇十三年紀曰。馬子獨依ニ佛法一。崇ニ敬三尼一。亦於ニ石川宅一修ニ治佛殿一。佛法之初自レ茲而作。十四年紀。是時國行ニ疫疾一。民死者衆。守屋大連與ニ中臣大夫一奏曰。何故不レ肯レ用ニ臣言一。自ニ考天皇一及ニ於陛下一。疫疾流行。國民可レ絕。豈非ニ專由ニ蘇我臣之興ニ行佛法一歟。詔曰。宜レ斷ニ佛法一。丙戌守屋大連自詣ニ於寺一。踞ニ坐胡床一。斫ニ倒其塔一。縱レ火燔レ之。並燒ニ佛像與ニ佛殿一。既而取ニ所レ燒餘佛像一。令レ棄ニ難波堀江一云云。○愚謂。中華始好ニ浮屠一者楚王英也。我邦始信ニ佛法一者蘇我馬子也。楚王英是謀レ叛之賊子。而馬子是殺レ君之亂臣也。然則佛教之無レ益ニ于世道一。

而有レ害二于人倫一。亦可レ知矣。倭俗妄信二緇徒之誣枉一。遂指二守屋一爲二逆臣一。而不レ知守屋是格レ君之忠臣。而崇レ正之端士。蓋尊二崇我國神一。排二斥彼胡鬼一。其爲レ逆者何在乎。若三夫廐戸皇子之於二馬子一。弗二與共戴レ天之讎也。然以二好レ佛之故一。終始與二馬子一同レ志共レ事。遂黨二于君父之仇一。殺二不辜之守屋一。而濟二其私一。然世俗尊レ之如二神明一。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我於二守屋一與信レ是。又曰。衆好之必察焉。我於二廐戸一與信レ是。夫善惡如二黑白之易一レ明者。猶且因二人之僞罔一。亂二其實一者如レ是。然況彼相似而不レ是者。不レ可レ不レ察。楚王英謀反之事。見二于後漢書本傳及通鑑明帝紀一。楚王英者明帝之弟也。馬子弑二崇峻帝一事。見二于日本紀一。崇峻帝是欽明帝之子而用明帝之弟也。廐戸皇子。用明帝之子也。然則崇峻帝是廐戸皇子之叔父也。【乃佛法之所惑耳】章句曰。後世死而復生。云入二地獄一見二十王一者。乃平日惑二於佛氏之說一。故精神昏迷恍惚之際。惑心一萌遂成レ夢耳。非二眞有一也。

◎顏氏家訓曰章　章句曰。符章。道家書レ符拜レ章之術。

○合璧曰。今道士書レ符拜レ章之術。爲レ人祈禳薦拔也。○愚謂。倭俗爲二僧巫一所レ欺。而門戶及室堂皆揭二於書符一。以謂以レ是可下避二災厄一得中安寧上。不レ知吉凶禍福皆天之所レ命。而非三人力之所二能變一。雖二聖賢一然有レ所レ不レ免。況以二妖僧僞巫之手一。變下化於出二于天一之命上乎。愚之甚也。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章　遺書。通鑑唐太宗紀二十年。太宗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レ樂。在レ朕翻成二傷感一。今君二臨天下一。富有二四海一。而承二歡膝下一。永不レ可レ得。此子路所以有二負レ米之恨一也。詩曰。哀哀父母生レ我劬勞。奈何以二劬勞之日一。更爲二宴樂一乎。具慶。　詩楚茨。無レ怨具慶。○裏旨曰。父母俱存一樂也。何可レ不二置レ酒張レ樂以爲レ樂。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章　以下十章君臣之義。○章句曰。如レ事レ親。移レ孝爲レ忠也。如レ事レ兄。以レ敬爲レ順也。如二家人一。和而率レ之以レ正也。如二奴僕一。待レ之以レ恩而知二其勤惰一也。如二妻子一。親而能敎也。如二家事一。周而不レ苟也。　註【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レ

宋封二中國公一。見二于言行錄一。

○或問簿佐令者也章　遺書。○吳氏曰。爭二私意一者謂下因二私意一而致上レ競。

令是云云節　遇則歸己善則云云。葉氏曰。非レ曰二姑爲レ此以悅一レ人。蓋事レ長之道。當レ如レ此也。○程子曰。不レ能レ動レ人者。只誠不レ足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章　明道行狀。○周禮春官太宗伯。以二九儀之命一正二邦國之位一。一命受レ職。註。始見レ命爲二正吏一。受二職事一。○薛文淸曰。凡事苟可レ用レ力者。無レ不レ盡二心其間一。則民之受レ惠者多矣。

○劉安禮問臨民章　明道行狀。○薛文淸曰。爲レ政通二下情一爲レ急。○平巖葉氏曰。民情皆得二以上聞一。則自無下不レ得二其所一之患上。然非二平易聰達者一。能レ之乎。居レ上既正。則下有レ所レ感而正矣。非三徒事二乎刑罰之嚴一也。○袁旨曰。正レ己則吏不レ忍レ欺。格レ物則吏不レ能レ欺。須レ發二己正而物無一レ不レ正。章句曰。正レ己格レ物。言己之身無レ不レ正。則德足レ感レ人。而後可三以正二人之不正一。非レ謂下全無二防檢勅懲之道一。而吏自皆如中己之正上也。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章　語錄。○荀子子道篇曰。子路問二於孔子一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レ知也。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二子路一曰。汝問非也。禮居二是邑一不レ非二其大夫一。○家語曲禮子夏問篇。亦載二斯語一。○袁旨曰。不レ非二其大夫一。固是忠厚之心。亦是免レ禍之道。

○當官者凡異色人章　章句曰。此下四章皆出二呂氏童蒙訓一。○又曰。異色人。謂下素無二行業一。或有二奇術怪異一之人上。巫祝皆祈二禱鬼神一。妄言二人禍福一者。淸心省事。　讀書錄曰。淸レ心省レ事。居レ官守レ身之要。又曰。當レ官不レ接二異色人一最好。不三止巫祝尼媼宜二疏絕一。至二於匠藝之人一。雖レ不レ可レ缺。亦當三用レ之以時。大不レ宜下久留二於家一與レ之親狎上。皆能變二易聽聞一。簸二弄是非一。儒士固當二禮接一。亦有二本非レ儒者一。或假二文辭一。或假二字畫一以媒進上。一與レ之款洽。卽墮二其

術中ニ云云ト。註【牙婆】陶九成輟耕錄。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人家有レ一ニ于此一。而不レ致ニ姦盜一者幾希。又云。今人謂ニ驵儈者一爲ニ牙郎一。○合璧曰。媼媒婆也。

○後世少年乍到官守章　呂舍人雜錄。○合璧曰。年少識見未レ明云云。○章句曰。官爲ニ猾吏以レ利誘一。如ニ魚吞レ餌不レ可レ脫而終隨ヒ之也。　被重譴。合璧曰。獲ニ上罪責一。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章　尙書曰。必有レ忍其乃有レ濟。有ニ容德一乃大。○合璧曰。或有ニ惡言相激非禮相犯一。尤宜ニ小忍一。當下以ニ驟忿一爲上レ戒。　當詳處之。合璧曰。當ニ再忍詳審處制。而後裁ニ斷之一。○章句曰。自害。喪ニ其居レ上之德一也。

○當官處事云云章　合璧曰。做レ官處ニ制公事一。但務ニ誠實一。不レ可ニ欺詐一。○吳訥云。著實謂レ不レ作レ僞。重ニ易押字一。謂下去ニ舊書一而改上レ之。○合璧曰。再易ニ原押華字一。○韻會押字註曰。乙甲切。署也。今人言ニ文字押署一是也　又歐陽氏云。俗以レ草ニ書名一爲ニ押字一。又署字註曰。位之表也。謂ニ表識一也。愚按。歐公之言見ニ于歸田錄一。○事文類聚姓名部曰。唐人初未レ有ニ押字一。但草ニ書其名一以爲ニ私記一。故爲ニ華書一。王荊公押ニ石字一云云。○事物紀原上二華押條曰。古者書レ名。破レ眞從レ草。取下其便ニ於書記一難中於摸倣上。愚按。押字是我邦之判形也。　註。重易之重。平聲。韻會。冬韻。複也。

○王吉上疏曰夫婦章　前漢書列傳四十二。○章句曰。萌。始也。○內則曰。男子三十有レ室。女子二十而嫁。○樵談曰。古人歎乙未レ知下爲ニ人父一之道上而有甲レ子。今人未レ知下爲ニ人子一之道上而有レ子。　多夭。　衷旨曰。血氣未レ定。傷ニ於色慾一云云。○章句曰。此一章言ニ嫁娶當一以レ時。　註【漢瑯瑘人】王吉事ニ宣帝一。爲ニ諫議大夫一。【奏疏也】　前漢書註。疏者條ニ陳其事一也。○文選李善註曰。六國及秦漢兼謂ニ之上書一。至ニ漢魏以來一都曰レ表。進ニ之天子一稱レ表。進ニ諸侯一

邪二上疏一。魏以前天子亦得二上疏一。

○文中子曰婚娶章　中説事君篇。○章句曰。夷虜猶レ言二夷狄一也。○字彙、北方曰レ虜。　註【隋之大儒也】萬姓統譜、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慨然有二濟二蒼生一之志一。詣二長安一奏二太平十二策一。不レ見レ用。退二居河汾一教授。徵不レ起。仿レ古作二六經一。又爲二中説一以擬二論語一。大業初徵不レ至。及レ卒。門人諡曰二文中子一。

○早婚少聘章　中説魏相篇。○章句曰。年幼不レ知二夫婦之道一。故風俗趨二於薄一也。媵、詩序謂二從嫁之女一爲レ媵。○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二九女一。二國媵レ之。○釋名、釋親曰。媵、承也。○又喪服註曰。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韻會云。本韻、實證切。送也。又詩證切。字彙以證切。音孕。【倭】他候切。音透。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章　家儀。○昏義疏曰。壻曰レ婚。妻曰レ姻。壻以二昏時一而來。女則因レ之而去。又左傳杜註曰。妻父曰レ婚。壻父曰レ姻。○字林云。婚、婦家。姻、壻家。

○安定胡先生曰章　晉孫譜記。○胡安定言行錄前集及宋史有傳。氏族譜曰。致仕號安定先生。　註【媲】匹詣切。

○或問孀婦云云章　遺書曰。一與レ之齊。終身不レ改。故婦人再嫁。便爲レ失レ節。又曰。烈女不レ更二二夫一。矢レ死靡レ他。可二再嫁一否。○韻會曰。配、對也。

又問或云云節　葉氏曰。餓死事極小。所レ患有レ甚二於死一也。○章句曰。人皆有レ死。守レ節臨レ死。比レ之失レ節爲レ小。失レ節無二人道一。不レ可レ立二天地間一。故曰二極大一。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章　易家人六二曰。無レ所レ遂。在二中饋一貞吉。　程傳。婦人居レ中而主レ饋者也。饋、飲食。易鼎卦。○關事曰。政、家事曰レ事。○尚書曰。牝雞無レ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江東婦女云云章　同章。相識。合釋曰。識二其面一。○章句曰。信、書問也。命、傳言也。

鄴下風俗篇　造請、小補韻會補字註。此靜切。謁也。前

漢書。道二請公卿一。師古曰、請、問謁也。○韻會、逢、符容切。遇也。○章句曰、此一章言下婦人不レ可レ預二外事一。

註【燕趙剛猛名】 章句、燕趙風氣剛勁、諸胡雜處。故其婦女強悍如レ此、至レ今猶然。亦習俗也。○史記燕世家。秦兵臨二易水一、禍且レ至、燕太子丹陰養二壯士二十人一。

○夫有人民云云章 同前。○此以下四章、實二長幼之序一。○白虎通曰。族者湊也。恩愛相流湊也。○堯典、親二九族一。九族既睦。註、上自二高祖一下至二玄孫一。○張九齡群書拾唾曰。九族。一說謂。父族四註、父之本族、姑之夫家、姉妹之夫家、女子之夫家。母族三註、母之本族、母之母族、從母之家。妻族二。註、妻之本族。妻之母族。○後漢章帝紀。歐陽夏侯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註【旁親】文公家禮五服圖所レ載。自二高祖一至二玄孫一之外。曾祖伯叔父母、祖伯叔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姪之類、至二從祖伯叔父母、再從伯叔父母、從父再從、三從兄弟之類一、皆旁親也。

婦姻云云節 隆薄。 章句曰、情疏恩薄也。 良夫。

章句曰、苞二衰薄之患一也。

○柳開仲塗曰章 道鄉語錄。○合璧曰。皇。大也。考、考也。又曰、開之父、名承翰、仕周世宗云云。○章句曰、私藏各蓄二錢財一以自私也。○五雜俎云、浦江鄭氏對二明太祖一曰。臣同居無レ他、惟不レ聽二婦人言一耳。 註【父沒稱皇考】 曲禮曰。祭レ父曰二皇考一。

【叉手】韻會曰、說文、叉手指相錯也。增韻、俗呼二拱レ手曰二叉手一。 語言。 論語、浸潤之譖。集註、譖、毀人之行也。

○伊川先生曰今人章 閭閻。 合璧曰、里巷之門也。先以食父母。 合璧曰、必先將以進二奉父母一。○章句曰、愛二父母之口體犬馬一。重二於己之口體犬馬一者、無レ所レ爭而然也。愛二父母之子一輕二於己之子一者、或爭二偏愛一、或爭二私藏一。藏レ怨宿レ怨之所、積也。處二兄弟一者、若常思レ爲二父母之子一、其不二相愛一者寡矣。又曰、此一章言下愛二其親一者、必能愛中其兄弟上。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章 橫渠經說 衷旨曰、此往彼

宗俗情大抵皆然。○唐陸贄公曰、寧人負我、我勿負人。○指南云、而已字見己施之外無他念也。
○章句曰、此一章言見弟各盡其道。
○伊川先生曰近世章　無圭角。　章句曰、無威儀規矩也。○衷旨曰、夫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也者、果以敬為主耳。呼君子之交淡如水。水無味故而味長。小人之交甜如醴。醴雖甜久而怨起。
○集成王陽嘉氏曰、始則意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己乎。故明交之間以誠敬為主。則其相視之意無厭相親之厭乎也。
○栗山先生曰今之所交章　講議。　并考。　論語損者三友之一也。朱子曰、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註【忠告善道】論語顏淵篇、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
○齊家章曰同僚之契章　如舊與寄友云云。　衷旨曰、以寮寄有宿緣之思。無擇官有上下之分。故云云。○呉納曰、按察所風憲之官、己者為其按屬者。後與陞輔在上、會聚之際亦可遠下。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章　名臣事實。○此下二章通論。○范文正公義學見于宋史及言行錄前集七。○吳氏曰、汝拜所妻。○衷旨曰、人子享厚祿至命、親不沾于養、並不得其盡養。親追懷貧時能不泣下沾襟。范文正公之所以為最恨。
吾吳中云云章　見祖宗登堆下。　史記呂后本紀王陵曰、請君何面目見高帝地下。○章句曰、恩例一時君恩所賜與也。○世言故事註云、恩例非定例、也。朝廷特有賜與之而已。　義田宅。　宋朝會要曰、至道四年三月、詔諸州所屬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年以給與人民。○事文類聚六十一卷有范文正公義田記。錢公輔作之。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群

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　註【義莊】吳氏曰、義田。詳錢公輔義田記。又謂之義莊。○集成曰、范忠宣公嘗曰。父仲淹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嫁娶喪葬之用。謂之義莊。【縑】韻會、幷絲繒也。廣韻。絹也。釋名曰、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布絹也。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章　家儀、授之以事、本註。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責其成功、合璧曰、責其成功。而不至廢墜。

○董仲舒曰仁人章　前漢書列傳、○自此以下十六章。廣心術之要。○章句曰、正謂惟義所在、而行不回屈也。道日用事物當行之理。○葉氏曰。功行道之效也。○張南軒曰、學者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云云。○朱子曰。仲舒立處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李退溪自省錄曰、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亦說到衆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又曰。利字初非不好。緣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又曰、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麤著眼看以此利字。爲貪欲之利。謀字爲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相去遠矣、○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分趣向不差、是大綱目、○或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體用如孝是道、如溫凊定省是義）、○京兆李氏曰、自孔孟既沒、異學紛然不知以禮義爲本、高者溺於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皆昏焉、至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爲辨、而聖學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而子朱子以是爲廣心德之首、其旨昭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章　唐書方技傳　○萬姓統譜、孫思邈通百家。善言老莊。兼通陰陽推步醫藥云云。○楊升菴全集四十六曰、心欲小云云、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疾。不若志欲大之善也。○按、淮南子作志欲大。○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薛文清曰、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章句曰、圓謂通變而不滯、方謂有定而不移。膽大者見義必爲、浩然之氣所以配道義也、勇往之義也。心小者戰競謹畏、惟恐或失、守之之仁也。智圓者隨事察理、物來順應、智之所以如水也。行方者齊莊中正、循規蹈矩、禮之所以不可易也。

○古語曰從善章　國語晉語語類、朱子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胥之易。○古人曰、終身行善、善無窮。一日行惡、惡有餘。○指南云、此言人當審善惡之幾。而決於所從也。

○孝友先生云云章　唐書列傳　○按。軌字可作軌。從丸者誤。畔順和名曰安世。○集成曰、不枉百步。不失一段。蓋引而進之之論、非計功謀利之謂也。

○濂溪周先生曰章　通書　○周子、首歷見于伊洛淵源錄第一。○楊氏曰、學以聖人爲的。○指南曰、聖人以天爲法、聖其德齊於天。○裏旨曰、非止謂士止希賢、賢止希聖已也。

恥其君不爲堯舜云云　書說命下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君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許是高宗舉伊尹之言。○性理大全。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裏旨曰。須說君子立志爲學、斷不可安于凡庸、而必以聖賢自待。○合璧曰、此濂溪示人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

○聖人之道章　通書二十四章　○合璧曰。蘊吾子中

以レ之爲二德行一。乃道之體也。施二之於外一。以レ之爲二事功一。乃道之用也。○朱子曰。欲下人眞知二道德之重一。而不上レ溺二於文辭之陋一。○韓詩外傳曰。君子之聞レ道。入二之於耳一。藏二之於心一。小人之聞レ道。入二之於耳一。出二之於口一。苟言而已。

○仲由喜聞過章　孟子公孫丑上曰。子路人告レ之以レ有レ過則喜。○荀子曰。非レ我而當者吾師也。　噫。後漢書梁鴻五噫之文勢如レ此也。○章句曰。此一章言レ當レ改レ過。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章　遺書下同。○孟子告子篇曰。學問之道無レ他。收二其放心一而已。○朱子曰。心本善而流二於不善一。是放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二　之不下失二其本心一。○程子曰。根本須二是先培壅一。然後可レ立二趨向一。朱子曰。收二其放心一。然後自能尋向レ上去。亦此意也。朱子曰。自能尋向レ上去。這是已得二此心一方可二做去一。不下是塊然守二得這心一便了上。又曰。求二放心一乃爲レ學根本田地。　下學而上達。論語。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不レ怨レ天。不レ尤レ人。下學而上達。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二事中一。若眞能盡二得下學之事一。則上達之理便在レ此。

○心要存腔子裏章　章句曰。腔子裏猶レ言二胸中一。○集成。葉氏曰。腔子猶二所レ謂神明之舍一。在二腔子裏一謂三心不二外馳一也。○袁旨曰。若放而不レ收。則無三以存二夫義理之良心一也。○語類。問。心要レ在二腔子裏一。若慮レ事應レ物時如何。朱子曰。身在レ此則心合レ在レ此。又曰。孟子只管教三人求二放心一。今人終レ日放二去一箇身一。恰似下箇無二梢工一底船上。流レ東流レ西。船上人皆不レ知。某嘗謂。人未レ讀レ書。且先收二斂得身心一在二這裏一。然後可三以讀レ書求二得義理一。而今硬提在二這裏一。讀レ書心飛二揚那裏一去。如何得會二長進一。註【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許魯齋曰。雖レ在二千萬人中一常知レ有レ己。此持レ敬之大略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章　合璧曰。衣冠整齊。容貌嚴

肅。又曰。未レ有ニ外貌放肆而中心能一者ー。○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レ慢可否。伊川曰。未レ有ニ箕踞而心不レ慢者ー。○衷旨曰。此心既一。則天理爲レ主。人欲不レ得ニ相擾ー。自無ニ非僻之干ー矣。此內外合一之說。○居業錄曰。主一主是專主之主。一是一ニ於此ー而不ニ他適ー。純一不雜之一。初學難レ得レ如レ此。故程子只敎ニ整齊嚴肅則心便一ー。

○伊川先生莊愛章　或問。君子莊敬日彊。是志彊否。朱子曰。志也彊。體力也彊。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レ彊。○按。表記之言。非ニ唯學者養レ志如レ此。養レ生者亦然。蓋養レ志養レ氣之道無ニ二致ー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章　梁成鄭氏曰。覽レ鏡而目有レ汗。則必滌レ之。振レ衣而領袖有レ垢則必濯レ之。居レ室而几案窓壁有レ塵則拂レ之。不レ如レ此則不レ能レ安矣。至ニ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ー。汙穢塵垢日積レ焉。而不レ知四滌ニ濯振ニ拂之ー。察レ小而遺レ大。察レ外而遺レ內。其爲レ不レ能レ充ニ其類ー不ニ亦甚ー乎。○章句曰。但欲レ得ニ外物之好ー。則身不レ檢而心逐ニ於物ー矣。故身與レ心已先不レ好也。○葉氏曰。所謂以レ小害レ大。以レ賤害レ貴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章　伊川文集。○語類四十一卷。朱子曰。視聽言動。但有下些箇不レ循ニ道理ー處上。便是非レ禮。又曰。非禮勿レ視勿レ聽。姦聲亂色不レ留ニ聰明ー。淫樂慝禮不レ接ニ心術ー。非下是耳無レ所レ聞目無ニ所レ視。又曰。由ニ乎中ー而應ニ乎外ー。這是勢之自然。制ニ於外ー所ニ以養ニ其中ー。這是自家做ニ工夫ー處。問。須四是識ニ別得ニ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ー。朱子曰。固是用ニ分別得ー。然緊要在ニ勿字上ー。不レ可ニ放過ー。又曰。制ニ於外ー所ニ以養ニ其中ー。這一句好看。○四書蒙引。請ニ問其目ー。何者爲レ己而在レ所レ當レ克。何者爲レ禮而在レ所レ當レ復。○講述曰。非三克レ己外更有ニ復レ禮工夫ー。亦非ニ禮外更有下仁ー。○直解曰。視聽言動。皆有ニ个自然的天則ー。是則所レ謂禮也。又曰。非禮皆己也。於レ此而禁レ之。皆克レ己也。○朱子曰。視聽言

動。但有下些箇不レ循二道理一處上。便是非禮。○存疑曰。人之一身。只是視聽言動四件。非禮皆勿克レ己之條目盡矣。○或問。明知二其不下當レ視。而自接二乎目一。明知二其不下當レ聽。而自接二乎耳一。則將二如何一。朱子曰。視與レ見レ同。聽與レ聞不レ同。如二非禮之色一。若遇レ目。便過了不レ可レ有二要レ視レ之之心一。非禮之聲若入レ耳也。過了不レ可レ有二要レ聽レ之之心一。註【己謂身之私欲】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レ己而有。故謂二之私一。【天理之節文云云】蒙引曰。猶レ言二天理之當然一。【非禮者己之私】存疑曰。視聽言動上。若一毫不レ當レ爲處。便是非禮。便是己私。

四者身之用也節　朱子曰。上二句言二其理一。下二句是工夫。○問。克己工夫從二內面一做去。反說レ制二於外一如何。朱子曰。制却在レ內。○蔡氏模曰。四者身之用。心則其體。○蒙引曰。程子由二乎中一應二乎外一一句。帶二四者身之用也一作二一截一。制二於外一云云。自作二一截一。○朱子曰。制二於外一云云者。謂下就二視聽言動上一克治上也。　服膺而勿失。　中庸曰。得二一善一則拳拳服レ膺。而弗レ失レ之。○朱註曰。著二之心胸之間一。言能守也。　箴。小補韻會。箴。誡也。醫者以二箴石一刺レ病。故有レ所下諷刺而救二其失上者。謂二之箴一。

視箴　講述曰。四者之用視爲レ急。故爲二首句一。次聽次言次動。○衷旨曰。一身之用。視爲二最先一。物誘レ之蔽レ心。皆從レ目先入。○集成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レ物無レ迹者用也。體無レ窒則用無レ所レ滯。此其本然也。○論語小註。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鑑。五行精華之所レ聚。於レ心尤切。目動則心必動。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レ加二檢防一。先以レ視爲二準則一。○近思錄集解曰。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二迹可下執。操存之要莫レ先レ謹レ視。則猶レ節也。○蒙引。此則字卽上文要字意。非二操レ心之要在一レ視。視其則也。○集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レ時。莫レ知二其鄉一。何有二形跡可一レ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レ之之要。則以レ視爲レ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レ先。遇二不レ當レ視

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爲操心之則。　久而誠矣。　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　章句曰。誠者眞實無妄。不勉而能也。○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而中道。聖人也。○蒙引曰。是仁之極致也。　註【眞積力久】　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胡氏曰。克己復禮。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眞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之仁也。

聽箴　大雅烝民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眞西山曰。言執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卽秉彝之性也　○章句曰。言人有秉執之常性。受於天命無有不善。　知誘物化。　語類四十一。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知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陳淳云。知指形氣之感而言。化則與之相忘知一。而無彼我之間也。○蒙引曰。知誘知字從知覺上說。謂知誘於物而爲物所化也。○胡氏曰。知誘物化者。因有所聞而隨物以往也。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樂記曰。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又曰。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究人欲者也。　卓。　字彙曰。卓。特立也。高也。○論語。卓爾朱註曰。立貌。　知止有定。　蒙引曰。是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了。○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

止。而不二爲レ物遷一也。　閑邪存誠。　易乾卦文言文。○章句曰。邪卽物誘。○葉氏曰。閑二邪於外一。所三以存二誠於中一也。

言箴　語類四十一。朱子曰。上四句。是就二身上最緊要物處一。須下是不二躁妄一方始靜專上。纔不二精專一自家這心自做レ主不レ成。如何去レ接レ物。下云。矧是樞機云云。四句。都是說二謹レ言底道理一。下四句。却說二四項病一。　發禁躁妄。蒙引曰。躁。雜冗。妄。逆レ理。○陳氏曰。疾而動曰レ躁。慮而亂曰レ妄。外不レ躁則內靜。外不レ妄則內專　此二句。爲二一篇之關要處一。○章句曰。此言言之關レ身者甚切也。　矧是樞機云云。　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蒙引曰。矧是以下四句。就二利害上一說。○陳氏曰。人心之動有二善惡一。由レ言以宣レ之。而後見二於外一。是亦人之樞機也。○大禹謨曰。惟口出レ好興レ戎。○古文眞寶箋解曰。言出而興二兵戎一。或言出而兩國結レ好。○朱子曰。言發二於口一則有二二者之分一。可レ畏如レ此。　傷易則誕。　四書大全。

易者輕快之謂。○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吳氏曰。煩。多言也。支。支離也。○輔氏曰。易則心不二管攝一。故必至二妄誕一。煩則心不二精一一。必至二支離一。○古文眞寶箋解曰。言語太多。則支離不レ可レ曉。　出悖來違。　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非法不道。孝經之文。○蒙引曰。非レ法一句。只替二非禮勿レ言之一句一。用二仄韻一爲レ協耳。　訓辭。　蒙引曰。指二非禮勿言。　註【所謂言者心之聲】楊子法言問神篇之文。

動箴　語類四十一。問。哲人知レ幾云云四句。莫レ有二優劣一否。朱子曰。思是動之微云云。這箇是該二動之精粗一。蓋思二於內一不レ可レ不レ誠。爲二於外一不レ可レ不レ守。○講述曰。論二四者之司一。動爲レ大。擧二一身之容一皆是動。包二視聽言一在レ中。○徽菴程氏曰。動兼二思貌一而言。洪範之五事備二於此一矣云云。　哲人知幾。繫辭曰。知レ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衷旨曰。一念初動之介謂二之幾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然知之爲甚難易又以知幾歸其神故君子必誠其意。○陳氏曰。吾人心通理明。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使己知覺而實之。○邵子曰。無身之過則易。無心之過則難。○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又曰。吾人志士非是兩般人。都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做工夫去。須著隨處照管。○陳北溪曰。吾人於一念微動使己知覺而實之。志士於事爲已著方知覺守之。○章句曰。思者心之動。乃理欲初分路頭爲者。身之動乃見於事爲之時。順理則裕云云。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東陽曰。天理極廣大。正有無限快活之處。○朱子曰。裕也義中有利也。從欲惟危利害相因也。又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緊要道是生死路頭。造次克念云云。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蒙引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而言。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而言。○尚書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詩小旻云。戰戰兢兢。正義曰。恐懼。兢兢戒謹。

○蒙引。四箴道是制外安內意。視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意。習與性成云云。尚書太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章句曰。如是習之久。則不待勉強如天性。然而與聖賢無異矣。故曰同歸。○近思錄註曰。習則修於己。性則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章句曰。此一章言爲仁不越乎視聽言動之間。皆所以求放心去外誘也。 註【與氣質之性云云】蒙引曰。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新安之說非是。以性爲氣質了。

○伊川先生言人章　章句曰。有高才能文章必惰於爲學而疎於修行。二者皆非遠器故謂之不幸。○朱子曰。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又被人以才生長者。自我更不去下問。○東陽曰。此只是押人學之心。少年

登高科、廁務爲美官。恨其以貴勢驕人。有高才能文章。恨其以才能驕人。

○横渠先生曰學者章　正蒙。　王文正公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衷旨曰、深慨其志趣之卑陋。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章　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按、君子以望賢責己、以衆人望人、小人反之。　註【純仁】范純仁宋哲宗朝人。見于言行錄後集二。【修潤】修飾潤色也、見論語。

○呂滎公嘗言章　童蒙訓下同。呂滎公者、呂公著之子、從二程張載游、封滎陽郡公。○以下四章廣威儀之則、須理會氣象。　衷旨曰、此亦程子制外養內之意。　貴賤夭壽、集成曰、貴賤壽夭雖理之宜然、非君子所急。○章句曰。此一章廣威儀。

註【符】字彙。驗也。證也。

○攻其惡章　點檢。　逐一審察也。慊、字彙、苦簟切。恨也、不滿也、又入聲乞協切、足也、快也。○合璧曰、中心自以爲不足。　豈有工夫云云。按、子貢方人、夫子戒之之意。　註【攻其惡云云孔子之言也】語顏淵篇。　集註曰、專於治己而不責人。

○大要章　呂氏集下同。　集成曰、學者當務乎周詳戒乎疎略。

○恩讎章　章句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世未嘗無好人也。　註　孔子之語、見于論語憲問篇。

○張思叔座右銘曰章　以下三章。　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思叔、伊川門人也、伊洛淵源錄載之。○後漢崔子玉作座右銘、見于文選、唐白樂天作續座右銘。蓋前輩既爲之。○合璧曰、思叔欲謹言行、故刻銘於座席之右、以爲規戒。　字畫必楷正　衷旨云、字畫亦行之一端、故要楷正。○明道書字甚敬。

作事必謀始。○合璧云、謀於始後行、則無後悔。○書大甲、愼終于始。　出言必顧行。　中庸曰、有餘不敢盡。言顧行云云。　然諾云云　章句曰、思

識其言不輕發也。○袁旨曰、然諾句、即論語之信近於義、非止應聲之重也。

凡此十四者節、此四句亦銘中之語也、此銘用庚耕清之韻。朝夕視云云、袁旨曰、即觸目警心之意。

○章句曰、此一章廣心術威儀衣服飲食。

○朱文定公日章、胡氏傳家錄、一切、韻會切。七計切、一切大凡也。孟子冊云云、盡心下。激昂。吳氏曰、激者激勵、昂者昂舉。

常愛諸葛孔明節、孔明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合璧曰、不求聞達、不求聞名顯達於當世。劉先主。劉備字玄德、蜀先主也。手握重兵、吳氏曰、謂節兵伐魏也。成都、蜀都也。薄田、合璧曰、瘠薄之田。又曰、桑八百株足以贍田十五頃足以耕。調度、度字章句及集成共去聲。合璧曰、無調度無營計也。長尺寸、合璧曰、增長尺寸之家資。負陛下、合璧曰、負陛下知遇之恩。

○范益謙座右戒曰章、東萊耕志錄、邊報差除、合璧曰、邊境之急報與夫差遣除官之事。此皆國君事務。非在下者所當言也。二不言云云、袁旨曰。不可居下訕上。吳氏曰。君子居此邦。不非其大夫。三不言云云、合璧曰、隱惡揚善、君子之立心也。○孟子曰、言人不善、當如後患何。四不言云云、合璧曰、趨奉時豪、依附勢要、形之於言、是有慕貴之心。五不言云云、袁旨曰、以計利而忘義。七不言云云、袁旨曰、以涉於貪饕無恥。註【益謙宋人】高宗時人【報也】小補韻會云、報答也、告也。白也。復也。酬也【授官曰除】字彙、拜官曰除、謂除去故官就新官也。

【媟狎也】媟。音屑。又慢也。汚也。

又曰節、開拆、字彙、拆、恥格切、開也。合璧曰、開緘拆封。

三凡節、人文字、合璧曰、人家文字或有記事冊子。或有饋贈文歡、故不可看矣。○袁旨云、看之前

令ニ人厭一。於レ我無レ益。
四凡節　集成曰。凡借ニ一物一。上至ニ書冊一下至ニ器用一。苟得レ已者則不レ須レ借。若不レ獲レ已。則須ニ愛護過ニ於己物一。看用已畢卽時歸還。〇袁旨云。損壞不レ還。多致ニ人之憎惡一。
五凡節　集成曰。非下生硬臭惡與中犯ニ己宿疾一之物上。豈有ニ不レ可レ食之理一。
六與人節　便利。合璧曰。便ニ於己一利ニ於己一。〇袁旨曰。自擇ニ便利一。全是損レ人利レ己的念頭。
七見人富貴節　袁旨曰。不レ忮不レ求之意。〇邶風雄雉詩曰。不レ忮不レ求。何用不レ臧。〇合璧曰。古人箴誡。所ニ以觸レ目警一レ心。卽成湯銘レ盤。子張書レ紳之意。〇章句曰。此一章言ニ存レ心修レ身之害一。
〇胡子曰。今之儒者章　知言。〇已下十三章。通論爲レ學之道一。心始荒云云。程子曰。科擧奪レ志。註【胡子名宏】稱ニ五峰先生一。文定公第二子。幼事ニ楊時侯仲良一。而卒傳ニ其父之學一。所レ著有ニ知言並皇王大記八十卷一。
〇顏氏家訓曰章　利於行。章句曰。行之順曰レ利。〇袁旨曰。是知行兼至之功。
未知養親者節　腆。玉篇古軟字。註【所謂養志】孟子離婁篇。
未知事君者節　無侵。章句曰。不レ侵レ越也。〇按。養レ親事レ君。人倫之大端。而學問之急務也。故先言レ之。次欲下知ニ氣質之病一而改上レ之。故以下言レ之。
素驕奢者節　卑以牧之。合璧曰。謙卑自守ニ其身一。敬者身基。章句曰。聖人敎レ人以レ禮爲レ本。敬爲ニ一身之主宰一。故爲ニ立レ身之基一。
素暴悍者節　小心。詩小レ心翼翼。〇吳訥曰。小レ心謂レ不ニ放肆一。齒敝舌存。集成曰。說苑。韓平子問ニ叔向一曰。剛與レ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尙存。〇吳訥曰。含レ垢謂ニ包ニ含人之垢穢一。藏レ疾謂ヨ藏ニ匿人之惡疾一。章句同 沮。字彙。止也。抑也。若不勝衣。·淮南子汎論曰。周公之事ニ文王一也。身若レ不レ勝レ

衣。○眞氏曰、若不慎衣者、特身之謹。若怯懦也。註【强死而弱生】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柔怯懦者節　求禍不回、詩旱麓篇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註【耎】字彙、乳袞切、音軟、又乃過切、音懦、懦弱也

歷遊門往節　眞氏曰、前之所陳、特其大略、凡百行事旣因讀書學問、得知古人所爲、若是則當因其所知、儆儆以行、雖或不能純一、亦須去其泰甚。以漸而復於中正、則凡學之所知者、何有一之不可達於行焉　去泰去甚、老子之文

施無不達　合璧曰、施於行事、無不通達、能言之云云　上蔡云、能言如鸚鵡、嗤、小補韻會、充之切、笑也、字彙、抽知切、註【行之利也】通書第六章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　朱註曰、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又有讀云云節　合璧云、爲有學問、自高自大、無遜讓之禮、輕慢同列、程明道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合璧曰、學問欲求益、今反自損其德、不如不學也

○伊川先生曰大學章　集成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多令初學者讀之○袁氏曰、學者知所先後、而後可以近道、次節二字可思　獨賴此篇云云　圖解曰、見學者當先讀大學

○凡看語孟章　袁氏曰。將聖人之言語切己、謂實體之於身。而見於行事也、切己二字有味。○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讀論語者章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

家不㆘去㆑用㆑心。○程子遺書曰。今人看㆓論孟之書㆒。亦如㆑見㆓孔孟㆒何異。甚生氣質。合璧曰。甚能變㆓化舊習㆒。生㆓一種好氣質㆒。註【認】小補韻會。識也辨識。

○橫渠先生曰。中庸章　語錄。○章句曰。輩猶㆑言㆑等。互相發明。合璧曰。使㆓其前後互相發明㆒。方見㆓大旨㆒。

○六經須循環章　橫渠語錄。又張子理窟。及二程全書載㆑之者。乃伊川之語也。○張子曰。六經循環年欲㆓一觀㆒一格。合璧曰。格猶㆑級也。

○呂舍人曰大抵章　童蒙訓。

一行一往節。課。字彙。課計也。程也。不可一日云云。吳氏曰。愛㆓惜分陰㆒。不㆑得㆓放過㆒。纔說㆓姑待㆓明日㆒。便不可也。子書。章句曰。荀楊與㆓文中子㆒之類。○合璧云。周程張邵之書也。讀取二三百遍云云。吳氏曰。昔人云。讀㆑書千遍。理義自現。○董遇曰。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字字句句須要分明。朱子曰。讀㆑書要㆓字字響亮心到眼到口到㆒。○合璧曰。一字有㆓一字之義㆒。一句有㆓一句之義㆒。連前三五授。合璧曰。連㆓前三五日前所㆑授之書㆒。不可一字放過也。合璧曰。不㆑可㆑使㆑有㆓一字遺漏㆒。史書。每日云云。吳氏曰。史書浩瀚。非㆓多看㆒不㆑能㆑得㆑見㆓事之本末㆒。蓋經以載㆑道。史以記㆑事。事易㆑見。而道難㆑精也。

夫指引者節　集成京兆李氏曰。此章於㆓學者爲㆑學之道㆒最爲㆓明備㆒。始㆑之以㆑理㆓會爲㆑學者何事㆒者。明㆓爲㆑學之本㆒。次㆑之以㆔學業嚴立㆓課程㆒者。進㆓爲㆑學之業㆒。次㆑之求㆓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者。立㆓爲㆑學之志㆒。師之功。友之任。學之資㆓於人㆒者也。而終㆑之以㆘決㆑意而往須㆘用㆓己之力㆒者。學之成由㆑己也。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高彥先】排韻。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也。志節高亮。少游㆓大學㆒。宋靖康中。與㆓陳東㆒上㆑書。陳㆓六賊之害㆒。議切㆓秦檜㆒。長流㆓容州㆒。遂立㆓祠於容州學宮㆒。有㆓修學門庭㆒。傳㆓

於世。

○呂氏童蒙訓曰章　貫穿。　呉氏云。如縄穿錢。自一至千萬不失也。○章句曰。記事之多。互相通透發明。　浹洽。　呉氏曰。　如水浸物自外而入至透。○章句曰。講理之久。與心浹洽爲一也。

今日行一難事節　呉訥曰。日日行之不以爲難。則所行自然堅固矣。○合璧曰。所行方爲我有。○章句曰。不覺其難也。

渙然氷釋節　二句。在傳杜預序文也。○合璧曰。渙散也。○章句曰。渙然氷釋。謂貫穿浹洽也。怡然理順。謂堅固也。又曰。理順不乖違也。○愚謂。渙然氷釋。以窮理而言。怡然理順。以力行言。　非偶然。　李氏曰。偶然者徼幸苟且之辭。○謂非如禪學頓悟也。　註【林氏曰】在傳林堯叟註文。

○前輩嘗說章　上同。才性過人者云云。　集成曰。氣質有限。爲才亦有窮。○又曰。讀書尋思推究。則可以明善而生誠。誠可以作聖。故可貴也。○袁旨曰。此見思學不可偏廢。後生不學則徒恃聰明。有何可貴。○此言。學者不可徒恃才性。　讀書只怕云云。　薛文清稱此一句。○程子曰。學原於思。　鹵莽。莊子則陽曰。長梧封人問子牢。君爲政焉勿鹵莽。註。粗略不用心也。○韻會曰。鹵莽荒蕪之地。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章　典。字彙。經也。常也。五帝之書也。　先有缺壞云云。　按。笠澤叢書。陸龜蒙借人編簡。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

濟陽江祿節　江祿萬姓統譜不載。　卷束云云。　章句曰。此時書籍若今之手卷。故必待卷束。

或有狼藉節　部秩。　文心雕龍七。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爲篇。積篇爲秩。積秩爲部。○帙秩同。書衣也。　讀聖人書云云。　小[illegible]學。每聞經文。束帶危坐曰。對先聖言。可不復憚。勞。　五經講義。合璧曰。講語意義。○袁旨曰。重典籍。重聖賢也。○章句曰。此一章言借書之謹讀。

書之敬。

○明道先生曰君子章　論語子張篇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終。其惟聖人乎。○朱子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敎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章　明道先生行狀。○衷旨曰。何以謂之異端。吾人本來只有此一理。千古聖賢只有此一路。同此者謂之同德。異此者謂之異端。　因其高明。　程子粹言。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切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子曰。語其質云爾。彼謀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遍。何過之有。○愚謂。佛氏之說。有似精微高大。而易動人處。故高明者却爲所迷。　註【爲我兼愛】孟子盡心上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劈】匹亦切。剖也。裂也。破也。

自謂之窮神云云節　易下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章句曰。佛氏空寂之敎。本非窮神知化。程子特借以言其自謂高妙耳。　開物成務。　上繫辭十一章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陳祚曰。開物者。聖人窮陰陽之神。知陰陽之化。以明萬物之理。屬知。成務者。聖人卽神化之理。以成所當爲之事。屬行。○朱子曰。古之時民淳俗朴。凡氣未開。于天下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　外於倫理。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註【大亂眞者也】

朱子中庸章句序曰。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
亂眞。○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云云【造書契】字彙
曰。契。去計切。刻也。約也。券也。○易下繫辭曰。上
古結縄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易大全。進
齋徐氏曰。書。文字也。契。合約也。○通鑑前篇。伏羲
始造書契。外紀曰。帝命朱襄造書契。黃帝始制文字。
又曰。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
【教稼穡】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
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通鑑前篇曰。伏
羲始造書契。神農始教稼穡。黃帝始教蠶。始制
衣裳、始作宮室。【刑名】史記註云。言人主當執
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言深刻。故號曰
術。○按。申不害韓非子商鞅愼到皆爲此學者。
自道之不明也節　裏旨曰。邪說妖妄者。蓋佛氏於修
性養心之外、又有天堂地獄因果禍福之說。以欺世
也。　雖高才云云。　裏旨曰。不特愚不肖者迷溺而
不悟。　不自覺也　章句曰。不覺其非也。

是皆正路　裏旨曰。異端之道不熄、聖賢之道不著。
故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右齋敬身。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五　終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六

善行第六

○呂滎公名希哲章　呂氏家傳。　正獻公宋哲宗朝人。言行錄後集八。萬姓統譜。　呂公著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後進司空。卒賜申國公。諡正獻。○默。章句。少言也。【經心】章句曰。經猶營也。○衷旨曰。以其所以經心者端有在也。【申國夫人】呂正獻公之夫人也。參政魯宗道之女。　妻從夫諡。故稱申國夫人。【循踏規矩】衷旨曰。　正其深於愛處。

甫十歲節　註【徧】見內則。今人謂之行縢。　横繞脛者。

行步出入節　【肆】市舍也。【市井】字彙云。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古於汲水處爲市。故稱市井。莊子徐無鬼篇　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林註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鄭衞之音】朱子曰。鄭衞之樂皆爲淫聲。○張子曰。衞國人心怠惰。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鄭詩效之。○衷旨曰。皆是循踏規矩處。

正獻公通判云云節　○書言故事註。通判判一府之事也。事物紀原知判條曰。知曰知其官。判云判其官。又曰。國家初置諸州通判。楊文公談苑曰。太宗始置。卽古監郡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命賈玭等充荆南諸州通判。○通鑑。宋太祖乾德元年。初置諸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鎭所領支郡。皆直隷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歐陽公】傳見宋史及言行錄。英宗朝官至參知政事。【焦千之】萬姓統譜。丹徒人歐陽修。勉之棄科擧學而專意經術。招延之云云。　衷旨曰。延師敎子。得易子而敎之。【諸生】章句曰。自正獻公言爲諸子。自焦先生言爲諸生。【終日竟夕】章句曰。或終一日。或終一

夕也。【恐懼畏伏】合璧曰。悔悟知改。【降辭色】合璧曰。舒緩言辭顏色而待之

時公節【德器】章句。德行才器也

○呂榮公張夫人章　童蒙訓【鍾愛】章句。猶言甚愛也。又曰。此一章言教在幼。

○唐陽城章　唐書列傳。○事物紀原曰。隋煬帝大業三年。始於國子監置司業官。取禮記樂正司業之義。○杜祐通典曰。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爲名云云。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不省親】合璧曰。溫凊定省禮之大者。諸生今在大學之內。有久不回家省視其父母者乎。註【李氏王天下之號】唐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襲父唐公爵。因爲有天下之號。隋末起兵受恭帝禪。見綱鑑。陽城唐德宗時任司業。

○安定先生云云章　歐陽文集。仕進尙文辭云云。胡敬齋曰。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煬帝做。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條約】章句。教法之條件禁約也。【要義】章句曰。言治己治人之緊要道理者。【日月刮劘】合璧曰。刮去其昏垢。劘潤其光澤。【爲大學】章句曰。安定後爲國子直講。故曰。爲大學。註【約束】字彙曰。言語戒令檢束。約又音要。束又商遇切。○小補韻會。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曰約束。按韻會亦有兩音。字義同。【明體適用】言行錄載。公在蘇湖二州教學者必以明體適用爲本。【刮垢磨光】四字出韓文進學解。○字彙。劘音磨。削也。切也。剴也。剴摩也。

其在湖學云云節　疏通有器局。吳氏曰。疏通謂氣質開明。有器局謂局量寬廣也。【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合璧曰。每人各隨其材之所長而教之。專治一事。其或材有兼才者。則又兼治一事。又曰。各以其材而任之也。【在大學亦然】合璧曰。設教之法。亦依此條約而行。

其弟子散節　不問可知。合璧曰。天下學者皆宗之。

敎出於一門。相講稱其師。不問便可見其師乃安定先生也。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章　此章明道文集二載之甚詳。朱子略取其要。近思錄所載亦與此同。○衷旨曰。爲本見治天下不止于此。而亦不外于此。

註【二者】謂正風俗得賢才。

宜先禮命節　吳氏曰。近侍賢儒。謂近侍儒官。百執事。謂朝之百職。○衷旨曰。此專以得賢才爲主。見賢才得而風俗可正。【延聘敦遣】小補韻會。聘。問也。訪也。字彙同。○章句。延聘。以禮招。延聘召也。敦遣。厚其禮儀以送之至也。【京師】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　正學。陳祚曰。古昔聖人仁義中正之學也。

其道必本節　葉采曰。大而人倫。小而物理。皆道之體也。○衷旨曰。孝悌卽人倫也。忠信是孝弟之眞心。周旋禮樂。卽明物理也。○章句曰。周旋。動作之儀也。

【誘掖激勵漸摩云云】吳氏曰。以言敎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謂勉勵。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摩】字彙。與磨同。硏也。○葉氏曰。誘掖。引而進之。激勵。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擇善者。致知格物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周足。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鄕人。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鄕人也。是則可憂。憂之如何。如舜而已。朱註法者人倫已。鄕人鄕里之常人也。

其學行節　集成曰。使受學於成德人也。

擇士入學節　賓興。見首卷。○合璧曰。州學之有賢能者。有司以鄕飮酒之禮。尊之以爲賓。擧而薦之於大學。○葉氏曰。此倣周禮鄕大夫賓興史馬論士之制。○王制曰。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選士之法節　葉氏曰。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

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

○伊川先生看詳章　按、二程全書、此時伊川充說書。又兼看詳國子監條制。　註【充崇政殿說書】事物紀原曰、宋朝會要、仁宗景祐元年詔。以賈昌朝等爲崇政殿說書。明道元年仁宗年號。翰林侍講孫奭年老乞外郡。上問。誰可代充講官、奭擧賈昌朝等。至是始特置此職。【孫覺】排韻曰、字華老、與喬執中秦少游齊名。號三賢。○古今原始曰、晉改大學爲國子監。

制尊賢堂節　延天下道德之士、章句曰、延、猶言尊禮也。尊禮道德之士。使學者有所矜式也。【解額】自鄕所貢之學士之數也。【觀光】易觀卦六四觀國之光。程傳曰、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觀光法見二程全書六十一卷學制部。○章句曰、觀光、謂四方士人願觀光者、堂儀引入觀禮儀聽絃誦也。　註【國學】學記註。陳氏曰、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元豐】神宗年號、【來者奔湊】近思錄曰、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云云　又曰、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鄕土云云。【名檢】言以名節檢身務其實也。【立觀光法蓋云云】合璧曰、觀見上國之盛德光輝、天下學士聞風興起、不患敎化不歸于厚也。

○藍田呂氏鄕約曰章　德業相勸　合璧曰、各相勸勉以成其德。○伊洛淵源錄八　楊廉曰、呂氏兄弟六人、宋史有大防大忠大鈞大臨四人傳。淵源錄所收、止大忠大鈞大臨三人、此三人者皆從橫渠學。而卒二程者也、大防傳謂、所著有鄕約。今觀朱子語錄。則又以鄕約爲大鈞著矣。宋史龐雜語錄要得其實。　朱子增損呂氏鄕約　見于朱子大全七十四卷及性理大全五十一卷。　註【本註】呂氏本註也。【集事】集、成也、就也。

過失相規　註解詳二于性理大全五十一卷及小學集成一。

註【酗博鬪訟】朱子曰。酗謂二縱レ酒喧競一。博謂三賭二博財物一。鬪謂二鬪毆罵詈一。訟謂レ告二人罪惡一。意在レ害レ人。得レ已不レ已者。【造言】以レ無爲レ有。以レ小爲レ大。【踰違】踰レ禮違レ法。【營私太甚】朱子曰。無レ故而好二干求假貸一。受二人寄託一而有レ所レ欺。【游戲】游謂下無レ故出入及謁二見人一。止務二閑適一者上。戲謂下戲笑無レ度。及意在二侵侮一者上。【怠惰】謂下不レ修二事業一。及家事不レ治者上。【動作無儀】謂下進退太踈野。太華飾。及全不二完整一。不二衣冠一而入中街市上也。【臨事不恪】主レ事廢忘。期會後レ時。臨レ事怠慢也。【用度不節】不レ計二有無一。過爲二多費一者。

禮俗相交　合璧曰。婚姻喪葬書問慶弔之禮。鄕俗相交接。

患難相恤　註【誣枉】爲レ人誣二枉過惡一。不レ能二自伸一者。朱子

有善則書云云節　合璧曰。示二以爲勸。違約者書之。

合璧曰。示二以爲戒。三犯。合璧曰。三次亂レ約。

行罰　合璧曰。行レ之以二書罰一。

○明道先生教人章　行狀。○章句曰。先レ知後レ行。先二小學一後二大學一。而知行小大之中。又各有二次第一也。

○又曰。此一章。言下教有二本末先後一。而學者必以レ漸乃能至上也。

病世之學者節　註。【行遠自近云云】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二行レ遠必自下近。辟如二登レ高必自一卑。○尚書大甲下。若レ升レ高必自レ下。若レ陟レ遐必自レ邇。

右實二立教一

○江革少失父章　後漢書列傳。○以下實二父子之親一。

○後漢書。建武末與レ母歸二鄕里一云云。鄕里稱レ之曰二江巨孝一。大守嘗備レ禮召レ革。以二母老一不レ應。又曰。建初（章帝年號）初擧二賢良方正一云云　肅宗甚崇二禮之一。云レ拜二諫議大夫一。以レ病歸。以二穀千斛一賜二巨孝一云云。由レ是巨孝之稱行二於天下一。及レ卒。詔復賜二穀千斛一。

劫。強取也。奪去也。又勢脅也。註【脅】迫脅。以二

威力ニ恐レ人也。

○薛包好學章　後漢書列傳。分出之。呉氏曰。分異而逐之。　愚謂。袍曰。父母惡レ之勞而不レ怨。薛包之行也。

既而弟子云云節　章句曰。弟子謂ニ弟及諸姪一也。古人姪亦謂ニ之子一。奴婢引老者云云。章句曰。三者皆舍レ美而取レ惡。蓋以ニ父母之所一レ愛爲レ心。非レ爲レ矯也。○袁旨曰。設レ祠以掩ニ其心一。不レ欲レ令ニ弟知一レ之也。

○王祥性孝章　晉書列傳。○晉書。漢末王祥遭レ亂。扶レ母携避ニ地廬山一。隱居三十年。不レ應ニ州郡之命一。年衰耳順。乃應レ召擧ニ秀才一。累遷ニ大尉一。武帝時拜ニ太保一。　抱樹云云　章句曰。恐下傷ニ柰實一啼中親意上也。○或問ニ程子一曰。王祥孝感事是通ニ神明一否。曰。此亦是通ニ神明一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下王祥孝ニ於此一而物來中於彼上也。

○王裒字偉元章　晉書孝友傳。○司馬。事物紀原曰。曲禮。天子之五官有ニ司馬一。周禮。以爲ニ政官之率一。漢爲ニ三公之任一。本任レ武之官。古者軍行則有レ之。左傳。晉悼公以ニ魏絳一爲ニ中軍司馬一是也。魏晉以後刺史帶ニ將軍開府一者則置レ之。自レ此始爲ニ州郡官一。書周官。司馬掌ニ邦政一。統ニ六師一平ニ邦國一。蔡註。夏官之卿主ニ戎馬之事一。掌ニ國征伐一。統ニ御六軍一平ニ治邦國一。○呉氏曰。司馬參ニ謀軍事一之官。東關之敗。魏嘉平四年。呉諸葛恪。敗ニ魏師于東興一是也。　責在元帥云云。袁旨曰。此錄ニ儀所ニ由死一以伏下裒之不レ臣ニ于晉一之上。愚謂。元帥猶レ言ニ大將一也。

裒痛父非命節　袁旨曰。儀之死。昭實裒之讎也。讎不ニ共戴一。尙肯出而同仕ニ其國一乎。　哀哀父母云云。詩小雅蓼莪篇曰。蓼蓼者莪。匪レ莪伊蒿。哀哀父母生レ我劬勞。朱傳曰。言ニ父母生レ我之劬勞一而重自哀傷也。

家貧躬耕節　計口而田云云。呉氏曰。計レ口。算ニ家口所一レ食。不ニ多種一也。度レ身。量ニ家人所一レ衣。不ニ多蠶一也。　及司馬氏云云　司馬昭子炎滅レ魏。自立號ニ武

帝一。○衷旨曰。人曰。何不レ思レ所三以報二晉乎。曰。于レ時昭亦死。子炎自立爲レ晉。哀不レ臣レ晉則是亦所ニ以報一之矣。

○晉西河人王延章　晉書孝友傳。　色養。　論語。子夏問レ孝。子曰。色難。又禮記曰。孝子有ニ親愛一者必有ニ和氣一。有ニ和氣一者必有ニ愉色一。

○柳玭曰崔山南章　柳氏家訓。　升堂云云。衷旨曰。櫛縱笄拜。禮也。升レ堂乳レ姑。養也。先禮後養。而愛敬備矣。　不粒食。　吳氏曰。無レ齒不レ能レ食レ飯也。

一日疾病節　合璧曰。昆弟子孫之盛。咸謂ニ唐夫人孝敬之報一也。

○南齊庾黔婁章　南史孝友傳。　註【齊蕭氏僭國之號】齊太祖名道成。姓蕭氏。漢蕭何三十四世孫。初仕レ宋以レ功封ニ齊公一。進ニ爵齊王一。竟代レ宋。在位四年壽五十四。

時易疾節　稽顙。　合璧曰。叩レ頭拜ニ于北辰之星一。○或問。黔婁父病。稽ニ顙北辰一求ニ以レ身代一。數日而愈。果有ニ此應之理一否。朱子曰。禱是正理。自合レ有レ應。不レ可レ謂下知ニ其無ニ此理一而姑爲上レ之。○衷旨曰。拜レ辰求レ代。于レ理亦有レ是乎。孝子之心。不レ論ニ其理之有無一。亦其情至則然耳。

○海虞令何子平章　南史孝義傳。○何子平。萬姓統譜曰。少有ニ至行一。事レ母至孝。宋文帝時。爲ニ吳郡海虞令一。得レ祿惟以供レ母。不レ及ニ妻孥一。人疑ニ其儉薄一。子平曰。希レ祿本在レ養レ親。不レ在レ爲レ己。問者慚而退。

哀毀踰禮。　合璧曰。哀戚毀レ形而過ニ於禮節一。　大明。　南朝劉宋孝武帝年號也。　荒。字彙。饑也。穀不レ升曰レ荒。　冬不衣絮云云。衷旨曰。衣食居處不レ求ニ安飽一。以ニ所レ求在下營レ葬。

○朱壽昌生章　朱壽昌遺事。○大全曰。昌之生母劉氏。巽之寵人也。嫡妻嫉レ之。故巽出レ之嫁ニ民間一。母子不相知云云。衷旨曰。何以五十年不ニ相知一。父諱レ之。昌亦誤以ニ嫡母一爲レ母也。○大全曰。嫡母已喪。壽昌始知ニ其事一。與人言云云。大全曰。與ニ他人一言。及ニ母

事卽悲泣。

熙寧初節　大全曰。昌官至閬州及廣德二郡守。行次同州云云。　裏言曰。有志者事必竟成。　錢明逸。萬姓統譜。錢明逸字子飛。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後至端明殿學士。　註【優詔】字彙曰。優。饒也。小補韻會曰。寬裕也。

壽昌再爲節　同母弟妹。　吳氏曰。弟妹卽母嫁民間所生者。　宗族　壽昌本宗之親屬也。　○愚嘗著睦婣辨曰。古人於本宗尤加厚。而於母族妻族稍有等殺者。非薄於外戚而不眷也。蓋本族者吾祖先之後。而與我同氣者。所宜加隆也。是古人所以崇祖重本。而厚於同類也。故無子者。議五服之中。立爲己之後。且爲祭祀者。亦不及于外戚。一本故也。母族妻族者。異類而外家也。以親九族之餘及之而可也。禮。爲本宗祖父母及伯叔父母服期喪。而爲外祖父母及母之兄弟服小功。內外兄弟之喪緦麻。而與本宗之三從兄弟無異。爲兄弟之子服期。而爲姉妹之子服小功。爲適孫服期。爲庶孫服大功。而爲外孫服緦麻。晏嬰爲齊相。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於是可見古人處親戚。其等級隆殺甚有差異也。大明律曰。其乞養異姓義子（改從己姓爲嗣。）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又曰。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其子亦歸宗。改立應繼之人。本朝古典稱。凡功臣封傳子者。無子不傳。但以兄弟子爲養子者。聽傳其養子。然則古人重本宗者。本邦亦然。古來朝廷厚於外戚。薄於本宗者。無不覆敗。先儒之遺誡。昭昭乎華典。今世或有以本宗外戚爲一般看者。或有薄於本宗。而厚於外家者。無繼嗣者。多養他姓之子。爲己之後。或有捨本宗之庶裔。而擇外族之子弟。爲己之後者。其迷甚矣。可謂外本內末而忘孝亂

族者。因學賢之學不明于世也。

○伊川先生家章、遺書。一二人。合璧曰。十中亦有一二家化之。○愚謂。合璧之說鑿。○愚嘗著焚屍辨曰。焚屍者浮屠之法。而西胡之俗也。浸染乎中華。流傳乎倭國。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不怪之。豈不哀哉。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爲之棺槨衣衾。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事死如事生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之孝。然父母沒後。至令焚傷其形體。則其不仁不亦甚乎。孝子不忍爲死其親之心何在焉。宗廟宮室有災。猶且匍匐而救之。然況執火而焚其屍乎。縱不仁之子。雖棄其屍于中野。使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不猶愈於親焚其親者乎。蓋葬者藏也。所以藏其形骸也。既以火焚其屍。所藏者何在乎。古者衛人掘諸師定子之墓。焚之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則惡焚屍者自古昔而然。王莽作焚如之刑。焚陳良等。則以焚屍爲大刑者。自漢時而然也。於他人亦人情之所不忍。而況施其親乎。列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宋時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程明道令晉城時。教諭禁止。案。續日本紀。我邦火葬之初。起于文武帝之時釋道照也。道照死時。弟子等奉遺火葬於粟原。天下火葬從此而始也。道照乃創造於山背國宇治橋之僧也。嗚呼妖僧何惠於造橋。而慘於焚屍乎。夫終者人之所當愼也。爲人子者。豈可忽之耶。學者必不徇乎流俗而可也。

○或云。年忌之云。華夏之典所不有。而我國之籍所不載也。獨十三年忌出於國俗矣。蓋是歲十二支終而復始。故迎先支致追慕也。桑門因襲之。行十七念五三十三五十百三百五百七八百年之忌。甚無謂矣。正攫民財之圖耳。

○霍光出入章　前漢書列傳。○以下實君臣之義。進止有常處。吳詢曰、言其步履有常而不易。○郎、杜佑通典。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一人主吏民戸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視之。合璧曰、視其出入進止之處。　註【僕主也古者重射云云】杜祐通典、僕射、秦官。漢因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註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政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也。一曰、僕、主也。又曰。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註凡此諸官皆有僕射。言所領之事以爲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永巷僕射。

○汲黯景帝時章　前漢列傳。案、前漢百官表。太子洗馬、乃太子小傅太傅之屬官也。　主爵都尉。百官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更名都尉。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大全、田蚡武帝母。王氏同母弟。漢以俸祿爲階級。有中二千石二千石。至百石之不同。中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石。歲俸臨二千石。故曰中。前漢書宣帝紀注、師古曰、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曰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擧成數言之。故曰二千石。中者滿也。

上方招節　裏旨曰、多慾一語。人不敢道而黯道之。蓋切見帝之隱而不憚忤其心以言之。○胡氏曰、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崇尚佛釋以爲淸。或希慕神仙以爲高。雖汚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脩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眞氏曰、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征伐。好聲色。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

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唐虞施仁義得乎。　戇。　章句。愚強也。　註【好征伐】帝擊匈奴。伐大宛等之國。【好神仙】帝信李少翁五利文成等之言。【帝不罪黯而容之云云】愚謂。此説可疑。黯是忠直之士。雖有廷折於君之過。然多欲之一言。切中帝之病。豈有可罪之理乎。且忠言逆耳。變色而罷朝。甚而至退而後言。君人之度何在乎。

羣臣或數黯節　輔弼。章句。槩指近臣言。　從諛云云。　衷旨曰。從諛承意。皆起于愛身。　註【弼違】益稷曰。予違汝弼。

黯多病節　吳氏曰。告休假也　賜其休假。以治病也。〇字彙。告。居號切。體假吉曰告。又古祿切。　義同。〇小補韻會曰。賜告者。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　嚴助。　本莊助也。避明帝諱。史改莊爲嚴。　傳見前漢書六十四卷。　孟賁。　通考曰。孟賁齊之力士。　能拔生牛角。秦武王好多力人。賁往歸之。　夏育。　漢書音義曰。或曰。衞人力擧千鈞。

大將軍節　厠。　如淳曰。溷也。孟康曰。牀邊側也。　師古曰。如説是也。五雜俎三曰。武帝如厠見衞青。解者必曲爲之説。此殊可笑。史之記之。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黯耳。若非溷厠。史何必書。衞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卽尊貴。帝狎之久矣。註【制】顏師古曰。天子之言曰制書。謂爲制度之命。

〇初魏遼東公章　北史列傳。〇合璧曰。姓翟。名黑子。封遼東公。大武。魏之世祖大武帝也。　受布千疋。合璧曰。貪賄賂。〇字彙曰。布帛四丈曰疋。　高允。南北朝人。萬姓統譜云。字伯華。渤海蓨人。　少有奇度。崔宏異之。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仕魏累官中書令。爵咸陽公。允雖寵貴家貧自如。武帝嘗幸其第。惟草屋數間　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曰。古人清貧豈有此耶。加光祿大夫。卒年九十八。　有罪首實。　有咎自陳曰首實。

○裏旨曰。允教以勿欺。不止免罪。其令之知有君。庶或見原。合璧曰。庶幾可以見憐免罪。註【元魏】通鑑曰。魏孝文帝改姓元氏。故號元魏。

帝使允授節　太子。大武長子晃也。　崔浩。　字伯深。位司徒也。與允等修元魏先代國書。　晃。　章句曰。晃下文有晄允之字。則晄字當屬上句也。

太子見帝言節　○小心愼密。合璧曰。小心畏謹愼周密。○裏旨曰。且微一句。正太子欲依吾語也。○天威嚴重。合璧曰。天子威儀嚴重可畏。○丐其生。合璧曰。欲丐全生命也。○無此言。合璧曰。無此言以告太子。○不敢迷亂。合璧曰。不敢迷亂以貳其心。

帝顧謂太子節　裏旨曰。人之情有事發覺。重爲欺罔。允一一不欺。此實難矣　貞　合璧曰。忠貞也。

他日太子節　違心云云。合璧曰。違背忠直之心。苟且脫免於死。○裏旨曰。忠臣之心不欺。一或有欺。是違其心矣。

允退謂人曰節　恐負崔黒子。言所告崔黒子有罪首實不可爲欺罔也。註【靜脩劉氏】萬姓統譜。元劉因天資穎悟。留心性理之學。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隱居講授。卒贈翰林學士。號靜脩先生。○章句曰。靜脩言。輕爲增損深中史氏之病。但若以義理之當然無所爲而爲。乃仁者之事。高允悟愼廉介臨死不貳。可謂賢矣。恐未可以仁當之。而遽斷其不然矣。

○李君行先生章　童蒙訓。○泗。　郡名。○京師　宋都汴也。今開封府。○貫開封云云。合璧曰。欲係開封郡戶籍以便應擧。○欲求事云云。合璧曰。欲求應擧入仕以事君。○裏旨曰。冒籍而取應。其成名事小。其欺君大。

○崔玄暐母章　○屯田郎中。韻會曰。勒兵而守曰屯。○杜佑通典曰。漢成帝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戶口墾田。蓋尚書屯田郎之始也。○消息。字彙

音信也。○合璧標註曰。要知以清廉居官者吉。以貪酷肥家者凶。此萬古不易定論。

比見親表節　章句曰。親表。言凡親戚之家也。必是俸祿云云。合璧曰。若是祿俸餘剩之物。得於君上之賜。

○劉器之待制章　呂氏雜錄及晁氏家語。○言行錄後集十二曰。劉安世號元城先生。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從學于溫公。○二同年。合璧曰。登科友人。起身。合璧曰。致敬。○中間一後生。合璧曰。三人中內有一少年者。

○何嘗敎云云。合璧曰。緩者遇事。當從容詳審以裁處之。何嘗敎汝怠緩而不及政事。

○伊川先生曰安定云云章　游定夫錄。○稽古愛民。衷旨曰。稽古。則于天下之事理無所疑。愛民。則于天下之利害無不晰。○集成云。安定敎人。本末詳見本卷。註【經義齋治事齋】見于前。

○呂榮公自少章　童蒙訓。○其他。合璧曰。職分外之事。又曰。守職如此。雖不求知。而人必知之。此乃所以求知之道也。○論語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章句。此一章。言居官在安於命而勿躁遇。

○漢陳孝婦章　列女傳。○以下實夫婦之別。○屬孝婦。合璧曰。付託於孝婦。

居喪三年節　合璧曰。居守夫喪三年。又曰。去時。言夫昔從戍去時。以老母付託於妾。又曰。養人老母而不能卒。是不義也。又曰。許人以諾。不能信。不能踐言。是無信也。以天年終。合璧曰。以天命之受年而終。

淮陽太守節　○復。字彙。除也。衷旨曰。復之非徒旌其節。蓋以敎天下之孝也。○無所與。章句曰。徭役皆無所干預也。○號曰孝婦　合璧曰　當時朝廷賜號曰陳孝婦。

○漢鮑宣妻章　後漢書列女傳。○裝送資賄。合璧曰。衣裝送贈之儀。嫁資財賄。○不敢當禮。合璧曰。不

敢當此盛禮。○鹿車。章句曰、小車可引者。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愚謂、註曰、可容一鹿本乎此。東坡詩。白首歸來一鹿車。○甕。章句曰、取水器。○又曰、此一章言桓氏安於夫家之貧賤也○案、少君能順夫志。而捨去於平日所習之美飾侍御。自執艱苦。眞賢女也。

○曹爽從弟章　皐甫謐列女傳。

時文寧節　註。相一作州　合璧曰、仕爲梁州之官。○風之。合璧曰　欲其改節。○許之是也。　合璧曰。許之以適人者是也。蓋許言以緩其防也。○衷旨曰　斷鼻者。寧毀吾形不欲裂吾節。○酸鼻。○文選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李善註。酸鼻。鼻辛酸淚欲出。李周翰曰、將泣貌。○前漢書鮑宣傳、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後漢書廣陵思王傳曰、觀者鼻酸。

或謂之曰節　○如輕塵棲弱草。棲止也。合璧曰、易於分散。○辛苦　衷旨曰、指上截耳斷髮割鼻。○論語巧言亂德章。蒙引、巧言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德也。如曹氏令女云云、或謂之云云、此所謂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能不爲此等言語所奪乎。○前盛之時云云　合璧曰　言夫家前日榮盛之時。尚欲保守節義以終其身。○何忍棄之。合璧曰。何忍棄背之不守節義乎。○禽獸之行云云　章句曰。不仁不義。但知牝牡之欲。是禽獸也。○吳氏曰、

後司馬懿聞而嘉之　聽令女乞養子。爲曹氏後。註【泊】止息也【颺】音揚。風飛物也。

○唐鄭義宗妻章　唐書列女傳。○章句曰。此一章移於前婦事舅姑條內。○鼓譟。　章句曰。大聲呼譟也。○有姑自在室。　合璧曰、姑老不能出去。○至姑側。　合璧曰。恐姑被害不顧身命。○以有仁義。合璧曰。爲有仁義之美德。○集成曰、本傳載云云。　姑曰。歲寒知松栢。今乃見婦心。○衷旨曰、盧冒白刃。豈不畏死哉。顧姑則不顧死耳。雖其

出ニ于天性ニ。亦有レ得ニ于書史ニ。

○唐奉天竇氏章　唐列女傳。○集成云。奉天唐京兆府屬縣名。有志操。衷旨曰。志操二字。是不レ受レ辱根子。○永泰。唐代宗年號。註【拖】與レ拕同。引也。

京兆尹節　尹。字彙。治也。正也。又官名。今俗呼ニ縣令ヲ曰ニ令尹ト。說文。尹。治也。韻會。握レ事者。又爾雅曰。正也。註云。謂ニ官正ヲ也。○萬姓統譜曰。第五琦字禹圭。肅宗時拜レ相。後爲ニ京兆尹ト。○貞烈。貞女曰レ烈。○章句曰。以上實ニ夫婦之別ヲ。○讀書錄第六曰。所レ惡有下甚ニ于死ヨリ者上。人皆有ニ是心一也。觀ニ小學所レ載。夏侯令女盧氏竇氏二女之事ヲ。皆婦人女子非下素閑ニ于禮教ニ者上。一旦臨ニ利害之際ニ。寧就ニ殘毀危迫糜レ軀之禍ニ。而不ニ肯易ニ其節ヲ。非下所レ惡有中甚ニ于死ヨリ者上能然乎。

○繆肜少孤章　後漢書獨行傳。○以下實ニ長幼之序ヲ。撾。責也。○衷旨曰。諸婦求レ分。數鬬難ニ以レ情告。以レ理諭。以レ勢禁ニ。惟有ニ自責一法ニ。萬一冀ニ其悔悟ニ。○章句曰。肜之德。固有ニ以感ニ動諸弟ヲ。而諸弟亦可レ謂ニ善改ムト過也。

○蘇瓊章　北史循吏傳。

○王祥弟章　晉書列傳。○楚撻。　章句曰。撻レ之痛楚也。○晉書曰。祥喪レ父後漸有ニ時譽ニ。朱深疾レ之。密使レ酖レ祥。覽知レ之。徑起取レ酒。祥疑ニ其有ルヲ毒。爭而不レ與。朱遽奪反レ之。自後朱賜ニ祥饌ニ。覽輒先嘗。覽孝友恭恪。名亞ニ於祥ニ。

○晉右僕射章　晉書本傳。　永嘉晉懷帝年號。○大全曰。石勒字世龍。匈奴人。僭據自立爲ニ後趙ト。泗水在ニ淮北ニ。○一息。　字彙曰。陽生爲レ息。子吾所レ生者。故曰レ息。

時人義而節　章句曰。義ニ其愛レ弟全ルヲ姪。哀ニ其棄レ子而終無キヲ嗣。

○晉咸寧中大疫章　晉書孝友傳。　咸寧。武帝年號。無恙。字彙。恙噬蟲能食ニ人心ヲ。古者草居露宿多被ニ此毒ニ。故相ニ問勞ニ。曰ニ無レ恙乎ト。

父老咸曰章　歲寒云云　論語子罕篇○存疑曰當春夏之時松栢與衆木同及夫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衆木而凋彼氏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　荀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朱子大全七十一曰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絶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諱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雖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洞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隣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飮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徧走視親爲診脉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迄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揚播家世章　北史列傳○案萬姓統譜楊播前有楊津津是播之先人歟

椿津年過六旬　台鼎　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晉書故事注魁下六星比斗魁星之下有六星比竝也三台者有上台中台下台每台兩星形如雙月登爲三級故曰三台　白氏六帖三台星三公之象

椿每近出餉　爲肆州　合璧曰爲官於肆州去害云云　表旨曰不忘敬兄之義

○隋吏部尚書章　隋書。○叔、爾雅曰、夫之弟曰叔。大是異事、　衷旨曰、欲發其怒也、　顏色自若云云、合璧曰、自若而不變、又曰、讀書不止、此可見其德量寬洪不爲婦言所惑。○章句曰。此一章、言弟雖不才、而亦當親愛也。

○唐英公李勣章　唐書本傳。○勣本姓徐、爲唐相、賜姓李。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名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以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者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强欲同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生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衷旨曰、無人數語。有喜其得然怨其不常然之意。

○司馬溫公與其兄云云章　范太史文集。

○近世故家章　童蒙訓、○外姓尊長云云、章句曰、尊父行者、稱之爲叔、長年長於我者。稱之曰兄、諸姑父之姊妹、尊姑祖之姊妹也、○未嘗敢呼字。案。不呼字則不稱名、不言而可知、○幾丈。合璧曰、丈長老之稱、○章句曰、此一章泛言幼之敬長、又曰、以上實長幼之序。註【稱行稱位】愚謂、稱行者指第幾字。稱位者指叔兄及丈字。非爵位之位也。

○包孝肅公章　童蒙訓、○包公見言行錄前集。

呂滎公云云可謂自賊　章句曰、世人喜言無好人者則是。不知己性本善。甘於暴棄、而不悔、豈不自害其身乎、○又曰、此一章言朋友之讓。

○萬石君石奮章　史記列傳四十三、萬石君名奮。姓石氏、又見前漢書四十六。○歸老　章句曰、年老致仕也、○路馬、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又曰、軾謂撫軾、蓋爲敬也、　便坐　師古曰、謂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堂也、○史記索隱曰、不處正室、別

坐他所。故曰便坐。非正坐處。○章句曰。非正堂常坐之處也。○衷旨曰。子孫有過而不讓不食。須求諸己之道

子孫勝冠者節　章句曰。勝冠謂已冠者。○衷旨曰。冠則不涉于慢。讙則不涉於流。待幼如此。則事長可知。御下如此。則與人可知。訢字。師古讀作誾字。唯讙　章句曰。唯謹子孫僮僕訢和悅。而不放肆也。

俯伏而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萬石君家節　章句曰。齊魯多儒者。質直實也。行孝謹也。○吳氏曰。齊魯之儒。素以質行著稱。質行。質朴行實也。○師古曰。質重也。

長子建節　○郎中令　前漢書百官表曰。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掖門戶。武帝更名光祿勳。○內史。　百官表曰。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武帝更名京兆尹。○衷旨曰。非徒序其爵也。萬石君正身致子。卒能成名。不愧乎親。

建老白首節　○子舍。師古曰。諸子之舍。若今諸房。章句曰。寢傍小房也。○中帬廁牏。師古曰。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服虔曰。中帬親身之衣也。○自浣滌復與侍者　衷旨曰。豈浣滌之無人哉。蓋必親爲之。恐滌未盡潔。○以爲常。衷旨曰。見事親無倦。

內史慶節　○內史責人云云　衷旨曰。反辭以責其子。不欲以富貴矜人。○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罷慶。師古曰。告令去。章句曰。許其改過遣之去也。註【闔】音合。總合也。漢武故事。闔郡不薦一人。前漢書武帝紀。闔郡　註　闔閤也。總一郡之中。故曰闔郡。

○疏廣爲太子大傅章　前漢書列傳七十一。○上疏。文選李善註曰。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以前天子亦得上疏。文體明辨曰。奏事亦稱上疏。又曰。疏布也。韻會曰。疏陳也。○前漢書本傳曰。宣帝立太子。疏廣爲傅。兄子受爲少傅。

太子年十二。通二孝經論語一。廣謂レ受曰。知レ足不レ辱。知レ止不レ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豈如三相隨出レ關歸二老故鄉一。受叩頭曰。從二大人之議一。遂上疏乞二骸骨一。許レ之。公卿故人祖二道東都門外一。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四十斤。漢書。作二二十斤一。○幾斤。　漢書。作二幾所一。○師古曰。猶レ言二幾許一。

居數歲節　○言此計。吳氏曰。謂レ勸レ買二田宅一。　今日飮食費且盡。　合璧曰。今日飮酒食肉。將三君上所レ賜之財費用且盡一。

廣曰節　老悖。　師古曰。悖。惑也。

賢而多財節　衷旨曰。賢且不可。而況于レ愚乎。○益其過。以二放肆怠惰一也。○所以惠養。故不レ留二君惠一。○不二亦可一乎之下。漢書。有二於レ是族人悅服之數字一。

○龐公未嘗入章　後漢書逸民傳。○劉表。　排韻。字景升。○案。劉表本傳見二後漢書列傳六十四下一。　釋耕云云。　謂二耕罷而暫息一。

○陶淵明爲彭澤令章　晉書列傳。○費。合璧曰。勞費。○自給。　合璧曰。自己供給。

○崔孝芬兄弟章　北史。○吉凶有須。　合璧曰。有レ所レ須レ費。　○諸婦亦云云。　吳氏曰。諸婦亦相親愛者。有レ所二觀感一也。○有無共之。　合璧曰。於二衣服飮食之類一。有則共有。無則共無。　不二敢偏私一也。　叔。字彙。季父也。　叔母李氏。　按。指二叔振之妻一歟。

○王凝常居章　文中子開朗篇。

註【事事】說命中曰。惟事レ事乃其有レ備。有レ備無レ患。

聖人之書節　○什物。　章句曰。器物也。　按。人家常用之器非レ一。故曰二什物一。

○張公藝九世同居章　唐書孝友傳。　忍。　章句曰。含忍隱忍也。○集成吳氏曰。今之人有二父子異居。兄弟別レ籍。皆因二小嫌浸成二大憾一。往往相視如レ讐。皆不レ知二忍之道一也。○呂東萊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レ官處レ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二一忍一。何事不レ辦。書曰。必有レ忍其乃有レ濟。此處レ事之本也。

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杜甫號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註【高齊】北齊高氏。與梁陳隋同時。

○韓文公作董生行章　出于昌黎文集二。○同集二十卷。有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大全曰。文公名愈。字退之。仕唐官至吏部侍郎。卒謚文。宋神宗朝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庭。○章句曰。行。詩體名。○出桐柏山云云。　大全曰。桐柏山在唐州。淮水所出。淝水在盧州合淝縣。東馳千里不休。言淮水自桐柏山。流千里之外至海也。淝水之流不能千百里。以比董生居下不能及遠。○韓文註。不能千里。下句絕。以與董生居下。其可以施於時者不遐也。○集成曰。此言淝水不能千里。以與董生居下不能施遠。○按。韓文註及集成千里之下句絕。大全。百里之下句絕。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貞元。　德宗年號。○門外惟有吏日來云云。董生業耕。故吏來取收租錢。　衷旨曰。徵租吏索錢。可以想其貧。可以想其安貧。○甘旨。　衷旨云。甘旨亦從耕漁得來。

嗟哉董生孝且慈　衷旨曰。孝慈字。從父母妻子來。○家有狗云云。　衷旨曰。異物之祥瑞。亦可見其慈之致祥處。○彷徨。　章句曰。徘徊也。○儔。　合璧曰。儔類。○食君之祿云云。　衷旨曰。世之爵祿。適以買過而愁及父母。何如隱居淮淝。貧賤自得而令父母甘旨無缺也。○無與儔。　合璧曰。董生之孝慈。無人可與之爲儔。

○唐河東節度使章　溫公家範。○唐書地理志曰。太宗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云云。

中門東云云節　衷旨曰。讀史論文。期于明道。識議居官治家。正欲識齊治大旨。聽琴則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人定鐘。　亥時也。

姑姉妹姪節　○粧奩。合璧曰。粧飾之奩。○吳氏曰。刻

木粧奩質素而易レ成也。緻絹奩裝省約而易レ辨也。
纈。　字書。繫也。謂三繫繒染爲二文也。增韻。文繒也。
愚謂、染爲レ文者。謂三不レ繡而省二功也。
及公綽卒云云節　合璧曰。公郢爲二京兆尹一。兼二鹽鐵使一。時其職可レ爲レ顯矣。
公綽妻節　吳氏曰。公綽之夫人韓皐之女。○粉苦參云云。　醫學入門二卷熊掌條下曰。古人敎レ子夜讀。粉二苦參熊膽一。爲レ丸與レ之。呑以資二勤苦一者。蓋夜讀久則血不レ歸レ肝。而火衝二頭目一。朝旦面黃。用レ此降レ火和レ肝。則血脉流通。津液暢潤。以資二勤苦一。○合璧曰。此又見二其慈而能敎一也。　註【屣音洗】　玉篇。所倚。所解二切。韻會同。又先禮切。履也。　【竹轎】音橋。肩行之車也。又名二籃輿一。
○江州陳氏章　五代史。　牢。字彙。閑也。闌也。所三以繫二牲牷一也。○合璧曰。蓋其孝友之至。感二化異類一而然也。
○溫公曰國朝章　家範。　田園邸舍云云。合璧曰。田園所レ收之租利。邸舍所レ收之賃錢。及有二官位一者之俸祿餘資。　給餉。　合璧曰。給二與糧餉一。○章句曰。每日給以レ糧也。
右實明倫　或問此篇云云。　案。小學章句。以二包孝肅公尹レ京章一。爲レ實二朋友之交一。其以下別加二三章一。以補レ之。
○或問第五倫曰章　後漢書列傳三十一。○後漢書曰。倫少介然有二義行一。居レ位以二貞白一稱。○吾兄子云云。　檀弓曰。兄弟之子猶レ子也。○程子曰。不レ待下安寢與上レ不二安寢一。只不レ起與二十起一。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二些心一做。便是私也。○葉采曰。父子之愛天性。今子之疾不レ視而十二起於兄子一。豈人情哉。著レ意安排。卽是私矣。或問。視二己子一。與二兄子一有レ間否。程子曰。聖人立レ法曰。兄弟之子猶レ子也。是欲二視レ之猶一レ子也。又曰。己之子與二兄之子一所レ爭幾何。是同出レ父者也。只爲二兄弟異一レ形。故親二己之子一。異二於兄弟之子一。甚不是也。

○劉寬雖居倉卒章　後漢書列傳。○集成曰。劉寬嘗爲南陽太守。不忍施刑。以蒲鞭示辱。○又曰。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劉寬者。雖由性度之美如此。亦可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矣。○羹爛汝手乎。　衷旨曰。問人不問馬之心。

○張湛矜嚴章　後漢書列傳。○動止有則。　合璧云。一動一靜。皆有法則。

建武　漢光武年號。○寺門。　章句曰。平陵官府之門也。○明府。　合璧曰。古者稱太守縣官曰明府。

註【寺官府之稱】　漢西域白馬馱經來。止于鴻臚寺。因謂浮屠之所居爲寺。鴻臚者官名。後世稱僧宅爲寺者。因乎此也。

○楊震所擧章　後漢書列傳。○茂才。　避光武諱改秀才曰茂才。○吳氏曰。楊震自荊州刺史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密餽金欲謝擧主也。○又曰。其震明經博學。年五十始仕。忠情亮直一時莫及。其薦賢在於報國。密乃以利爲謝。密之負實多。

○故人知君云云。　合璧曰。我知君之賢而薦之。君不知我之心。薦賢爲國。豈爲財乎。○天知神知云云。　章句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朱子曰。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神知。只是一箇知。○楊龜山曰。道無顯微之間。愼其獨所以對越在天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茅容與等輩章　後漢書列傳。○以草蔬與客同飯。合璧曰。飯食也。以蔬菜與林宗同食。○拜之。合璧曰。因其事起身致敬而拜之。

○陶侃爲廣州刺史章　晉書列傳。○致力中原。　吳氏曰、時東晉立二國江左一。中原之地、爲二劉石一所レ據、侃欲二致レ力興復一。劉。劉聰、漢王也。石、石勒也。屬二漢王一、○不レ堪レ事之下。通鑑。有二故習レ勞耳之四字一。

後爲荊州云云節　○恭而近禮、合璧曰。接レ人以二恭而近一レ乎禮一。○愛好人倫、　章句曰、尙二倫理一也、○終日斂膝云云。　衷旨曰。終日至レ末正見二其勤一。○閫外。合璧曰、古者人君命レ將之辭曰、閫以內寡人制レ之。閫以外將軍制レ之、時陶侃都二督荊州一。故曰二閫外一。多事謂二藩閫之事多一也、　註【名敎】　陳選曰、謂二人倫之敎一。有レ實有レ名也、

常語人曰節　惜寸陰、　衷旨曰。陰、日影也。又曰。大禹處二洪水一之時、三過不レ入。惜レ陰也。朝暮運レ甓。亦惜レ陰也。惜二分陰一。非レ勉二衆人一。是自勉。○淮南子曰。聖人不レ貴二尺璧一。而重二尺寸之陰一。以二時難レ得而易下失也、

諸參佐云云節　○吏將。　章句曰。屬將也。○鞭朴。　舜典曰。鞭作二官刑一。朴作二敎刑一。集註鞭作二官刑一者、本末垂レ革、官府之刑。朴作二敎刑一者。夏楚二物學校刑也、　學記曰、夏楚二物收二其威一。陳註夏、榎也、楚。荊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二物一爲レ朴。警二其怠忽者一。使三之收二斂威儀一也、朴音粕、杖也、○老莊浮華、晉世宗二老莊一而事二淸談一。○楊升菴曰。晉之淸談、成レ俗在レ上、有二陶侃中流之砥柱一也、○集成、胡氏曰　絕二滅禮法一。以二放曠一爲レ達者、老莊之學也、西晉玄虛之風。蓋由二祖尙所下致爾、老莊之學。見下周末文勝人。皆從二事於儀物度數一。而不中復有二誠信一爲上二之主一。故欲下掃二除弊跡一。以趍中乎本眞上。而矯枉太過、立レ言有レ失、玄虛幽眇、不レ切二事情一。遂使下末流遺二略禮法一忽中棄實德上。浮游波蕩。其爲二世害一、更甚二於文之滅下質。又曰、自下何晏王弼以二老子莊周之書一。訓中釋大易上。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二淸談一。糟二粕五經一。蔑二棄敎實一。風流波蕩、晉隨以亡、○京兆李氏曰、愚謂、士風之壞二於晉一。而人理或幾二乎息一矣、景二仰老莊浮華之

言以助其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而陶侃卓然自立。以矯正之如此。註。蓬頭。字彙曰。蓬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詩衛風。首如飛蓬。

○王勃楊炯章　新唐書裴行儉傳。○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仲子之孫也。楊炯華州人。照鄰字升之范陽人。賓王婺州人。○傑。字彙曰。才過萬人爲傑。○致遠。　合璧曰。致遠大之期望。○令長　章句曰。縣之尹也。○溺南海　集成曰。父福時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溺海水。○賓王被誅　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討武氏而死。○章句曰。此一章複實威儀。　註【令尹】韻會曰。今俗呼縣令曰令尹。

○孔戣於義章　韓昌黎文集二十六。孔戣墓誌銘。

○柳公綽章　柳氏家訓。○其子每入境。合璧曰。其子仲郢。每於省謁時至其藩境之境內。○又曰。所屬郡邑之人。未嘗知之。恐其有迎送餽遺之禮也。○幕賓。　書言故事曰。出行於外謂之幕。幕職親信之人在幕中也。　合璧曰。幕賓幕下之賓。謂參謀之官。○許納拜　合璧曰。皆許幕賓納受其拜。行子弟之禮。○衷旨曰。呼丈納拜。是公綽不矜己傲物。○程子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丈。長者之稱。敬之也。　洽　和也。合也。

○柳仲郢以禮章　柳氏家訓。○仲郢字諭蒙。公綽子。○大鎭　非官名。指外藩也。○退必讀書　論語曰。仕而優則學。

家法節　○不度僧道　合璧曰。不專度僧道。恐異端惑衆而害正道也。○贓吏之法　贓。玆郎切。吏受賄也。凡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贓。　合璧曰。不寬贓吏之刑。恐貽害於民也。○精潔　合璧曰。精潔豐贍。○犒軍。犒。口到切。勞也。合璧曰。犒餉軍士。○交代之際　合璧曰。新官到任代換之時。○帑。他朗切。音儻。金帛藏也。○衣纓家　合璧曰。世官之家。　註【衣纓】　或書註曰。俗以太夫之世爲衣

纓族。【有籍】籍。簿書也。漢書序傳。輕重之差。世
有定籍。

〇柳玭曰王相國涯章　柳氏家訓。　奇巧。　合璧曰。
奇異華巧也。〇不復敢言。　合璧曰。竇氏之女。再不
敢言及其叙。【註度支】事物紀原曰。漢張蒼善算。
以列侯主計。領郡國上計者。殆今度支之任也。
〇通典。度支主算計。【鹽鐵榷茶等使】　通典曰。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註。韋昭曰。以木渡水
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
獨取利。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禁
閉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〇源
流至論曰。茶之有稅。始於趙贊。註。唐德宗時人。至王涯
則有榷法。註。唐志。穆宗時。王涯置榷茶使。使徒
民植茶於官場。〇集成曰。王涯性嗇儉。年七十餘。
貪權固位。
數月節　合璧曰。不知守分。可久安富貴乎。
馮爲節　門人。　出入于門下之客也。非弟子。〇威

福。　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　合璧曰。恃主
之勢。頗張威張福。〇昜。　章句曰。戒也。〇皆遭
禍。　事在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
隱王節　合璧曰。柳玭既述其事。而傷嘆曰。〇知言。
章句。知事理之得失也。〇廡。　章句曰。廊也。合璧
曰。堂下兩傍之屋也。〇註。知言本謂云云。　見于孟
子公孫丑篇。〇章句曰。此一章實衣服。

〇王文正公章　東軒筆錄。〇王文正公宋史及言行錄
前集載之〇集成曰。公本州解試第一人。省試復中
第一。眞宗咸平三年廷試　有物混成賦題狀元及第。
〇小補韻會曰。解聞上也。唐進士由鄉而貢曰解。
〇書言故事科第類曰。赴南省謂赴南宮。唐開元
中謂尙書省爲南省。〇按。省。官舍也。〇書言故事
註云。　廷試。御試也。〇章句曰。發解爲鄉試。南省
爲省試。及廷試曰三場。石氏曰。　士之積道德。
富仁義於厥躬。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
下。豈可屑屑然謀於衣食也。〇章句。此一章復

實飲食衣服。

○范文正公章　歐陽文集。大節。合璧曰。宏大節操。有志於天下　合璧曰。有安天下之志。○愚謂。范公之志。亦似伊尹之志也。○嘗自誦曰云云。范公岳陽樓記。亦有此言。○合璧曰。言當以天下之人未及憂而吾已當處其憂。天下之人皆樂。而吾方可以享其樂。

其事上節　不擇利害爲趨捨　愚按。其當于不可爲。雖利而不趨。當于所可爲。雖害而不捨也。○自我者云云。假令如諫行盡心爲之。是自我者也。若上納諫與否。乃不在我者也。註【行法俟命】孟子盡心篇文。

○司馬温公嘗言章　晁無咎錄。○未嘗有云云。呉氏曰。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爲也。○愚謂。不可對人言者。乃非禮非義可恥之事也。公行己有恥。故其效至此也。○右復實心術。

○管寧嘗坐一木榻章　魏志高士傳。○合璧曰。管寧謹身之嚴。歷五十年如一日。註【高士】高潔之士。不累利欲者。【危坐】不安坐也。已詳于立教篇。

○呂正獻公自少章　呂申公家傳。○俚近。合璧曰。鄙俚褻近。○聲伎。章句曰。聲。絲竹之聲也。伎。巧戲也。○奇玩。章句曰。凡奇異可玩之物也。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章　程子外書。○如泥塑人。○合璧曰。所謂望之儼然。字彙。塑。埏土象物。一團和氣。合璧曰。所謂即之也温。○朱公掞見明道先生于汝南。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明道先生作字時章　遺書。○朱子曰。寫字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讀書錄卷二曰。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劉忠定公見温公章　元城語錄。○何先。合璧曰。

先務也。註【溫公所謂誠云云】此誠字。與二中庸所
謂一。誠者天之道也之誠字二不レ同。

劉公初甚易之節　檃栝。章句曰。謂二自點檢省察一也。
荀子曰。檃括之側多二曲木一。○掣肘。家語屈節解曰。
孔子弟子宓子賤。仕二於魯一爲二單父宰一。使三己不レ得レ
行二其政一。於レ是請二君之近吏二人一。與レ之俱至レ官。
令二二吏書一。方書輒掣二其肘一。書不レ善則從而怒レ之。
二吏患レ之。辭歸レ魯。報二於君一曰云云。公寤曰。此寡
人之不肖。發レ使告二宓子一曰。自レ今已往單父非二吾
有一也。從二子之制一。有レ便二於民一者。子決爲レ之。宓子
奉レ詔。遂得レ行二其政一。於レ是單父治焉。呂氏春秋亦載レ之。○矛
盾。　韓非子曰。人有下鬻二矛與一楯者上。譽二其盾之堅一。
物無二能陷一也。俄而有レ譽二其矛一。曰。吾矛之利。物無レ
不レ陷也。人應レ之曰。以二子之矛一陷二子之楯一何如。
其人弗レ能レ應也。○相應。　言行不二背馳一也。○章
句。此一章復實二心術一。　註【牌】步皆切。廣勻。牌。
牓也。俗呼レ盾爲レ牌。

○劉公見賓客章　元城語錄。○章句。劉公。劉忠定公
也。○竦直。　字彙曰。竦。敬也。合璧曰。竦起正直。○
合璧曰。公平生存レ心正直。見二於貌一者如レ此。

○徐積仲車章　童蒙訓。萬姓統譜。宋徐積字仲車。父
沒事レ母至孝。以二父名石一。終レ身不レ用二石器一。母亡
盧レ墓三年。雪夜伏二墓側一云云。○章句。此一章亦
實二威儀一。

○文仲子之服章　文中子事君篇。○以下實二衣服飮
食一。○衷旨曰。此文中子衣服之制。一是戒二華靡一。一
是正二服色一。

○柳玭曰高侍郎章　柳氏家訓。　淸列。　合璧曰。其
爵位尊貴。皆居二淸要之列一。　註【翰林學士】事物
紀原。唐太宗時。名儒時時召以二草制一待レ詔。常於二
北門一候二進止一。號二北門學士一。明皇改爲二翰林學士一
云云。其後選用益重。號爲二內相一。○晋書故事曰。翰
林學士謂二之內制一。所レ撰制二誥文字一。故謂二之內制一。
【給事中】通典曰。加官也。秦置漢因レ之。以レ有レ事二

黌中。故曰給事中。【禮部侍郎】群書拾唾曰。禮部掌禮儀制度。部。分也。謂其并列而分掌其事也。○通典曰。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太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今禮部之任也。侍郎則隋煬帝置。大唐因之。【蔔】蒲北反。音匐。方言。蕪菁。俗呼蘿蔔。【匏】音庖。瓠也。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蓋匏苦而瓠甘。詩邶風。匏有苦葉。

○李文靖公治居第章　溫公訓儉文。○李沆履歷。見宋史及言行錄前集二。○章句曰。此一章言居第不可華盛。○爲宰輔云云。　合璧曰。吾爲宰相之職。廳事誠隘。○爲大祝奉禮。　合璧曰。太祝。大臣子孫。世襲之官。言子孫典祭祀。爲太祝奉禮。所居之廳。則太寬廣。○文獻通考五十五卷太祝條下註。引李文靖事曰。太祝奉禮。皆宰相子弟。初蔭之官也。事物紀原。商官六太其一曰太祝。在周官爲禮官。宗伯之屬。掌六祝之詞。　通典曰。秦漢有太祝令丞。後漢亦曰太祝令丞。晉宋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大唐掌讀祝文出納神主。　杜佑曰。奉禮本名治禮。　太祝奉禮。事文類聚百九十六亦載。註【名沆云云】　言行錄曰。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言行錄。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泄蔭】事物紀原曰。大禹謨。皐陶稱舜之德曰。賞延於世。則世廕之始。

○張文節公章　家範。又訓儉文。○掌書記。事物紀原。漢書百官志曰。王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掌章表書記。○玉食。　見于洪範。　合璧曰。玉食言美食如玉之貴。○一旦異今日。　合璧曰。身亡祿絶而與今日不同。○家人。　合璧曰。家中長幼。○如一日。　合璧曰。始終儉約如一日。

○溫公曰先公章　溫公訓儉文。○合璧曰。溫公之父

宋仁宗朝。爲郡牧判官。○酒沽於市。合璧曰。酒不自造。惟買於市。使不浪費也。　論語。沽酒市脯不食。　前漢書曰。孔子當周衰亂。沽酒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　愚謂。溫公時。沽酒不濫惡。故沽於市而可也。○止梨栗云云。　不用遠方珍異也。　合璧曰。以其常有者。○止於脯醢。　合璧曰。殽饌止於脯醢。以菜爲羹。以其常食者。○器用甆漆。　合璧曰。器皿則用甆器漆器。以其常用者。○皆然。　合璧曰。習俗淸儉如此。

近日士大夫節　○內法。章句曰。謂朝廷造酒之法。

○溫公曰吾家章　訓儉文。○華靡。　合璧曰。華麗奢後。○二十忝科名云云。　大全曰。仁宗寶元元年溫公中甲科。開喜。宋進士賜宴名也。○宋朝會要曰。開寶八年賜新及第進士王嗣宗等錢百千。令宴樂。○唐制禮部放牓後。勅下之日。醵錢於曲江。爲開喜宴。近代多於名苑佛廟。至是官爲供帳。爲盛集焉。景德二年始賜宴於瓊林苑。○不戴華。　合璧曰。衆人皆戴華。公獨不戴。○服垢弊云云。按。與文中子之服儉而潔同。○章句曰。此一章亦實飲食衣服。

○汪信民嘗言章　呂氏師友雜志。○萬姓統譜曰。汪革性孝友。家貧好學。生平深厚不伐。嘗曰。咬得云云。所著有青谿類藁論語直解。○黄山谷題書菜曰。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鶴林玉露一曰。眞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章句曰。咬猶食也。又曰。此一章復實飲食。然甘澹泊實立身之本。百行之基。故以終焉。其意深矣。　註【志士不忘云云】孔子贊虞人之語也。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朱註。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

右實敬身

小學句讀備考卷之六終

書小學備考之後

予朱子蒐輯虞夏至于唐宋之嘉言善行、而爲小學全書。於是古之小學敎人之法。粲然復明於世。故其言曰、修身之大法備此書矣。然則學者所當尊信而講習者。豈有先於此者乎。程朱之書既海傳于我。蓋三百餘年于此矣。然而小學近思錄之行于世也未。踰于二紀。良爲可恨焉。我曹幸生于今時而得見此書、而講習之。尚徒事空文而不能體心行身則不幾於侮聖賢者乎。此亦朱子之罪人也。可不思哉。予嘗遊于京師、與諸生講此書、因訓詁之暇、傍搜傳記而摭有資於講説者、爲編。以備他日之參考。適日又得友人恕軒八尾氏之訂正、以遂成其功矣。嗚呼是編也。雖難逃杜撰之罪、然昔人既以爲世間十分好書難得。則又況予海曲之固陋。而今豈恨世人之譏笑乎。若有博洽之君子再正之、則是予之幸也。

寛文己酉六月二日　筑前後學　貝原篤信謹書

近思錄備考卷之一

筑陽後學　貝原篤信輯

○近思錄集解序　論語子張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存疑曰。近思是志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爲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程子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

【錄】小補韻會云。記也。廣韻。采錄也。○朱子跋曰。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又曰。以爲窮鄉晩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云云。○葉采序曰。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東萊全書卷三十七年譜曰。淳熙乙未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潘叔昌從。留月餘。同觀關洛書。輯近思錄。今年呂子三十八歲。○文獻通考一百十日。近思錄十四卷。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之簡而要者。集爲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趨向。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塗路。則千里雖遠。行無不至矣。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不暇擇者。學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行。傳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甚非朱呂所以爲書之意也。○語類百五卷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

之。○又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曰。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又曰。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或問近思錄。朱子曰。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又曰。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卻看不辨。○性理大全李果齋曰。學庸語孟小學近思錄此六者。學者飮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胡敬齋曰。學者當以小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群書。○朱子大全與呂伯恭書

曰。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卻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以顏子論爲首章。卻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一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卻數段。草卷附呈。不知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閭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與得老兄數字。繫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經濟文衡卷十云。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傳。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尙不能曉得。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續文獻通考百七十八經籍考曰。近思錄發揮何基著。近思錄補註戴亨著。近思錄廣輯浦陽柳貫著。續近思錄蔡模著。模字元覺。元定之孫。輯文公之書。爲之。學者

號覺軒先生。【集解】魏何晏作論語集解。是集解之權輿乎。【序】左傳正義曰。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皇宋】韻會曰。皇。大也。宋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受後周恭帝之讓。爲天子。【受命】中庸曰。大德必受命。章句曰。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列聖】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等也。【三代統紀】指夏殷周先王之道統。統。韻會。紀也。緒也。紀。說文。絲別也。又理也。【天禧】宋眞宗年號。【明道】仁宗年號。【澤】字彙。潤也。又恩澤也。【天相斯文】論語子罕篇。天之將喪斯文也。注道之顯者。謂之文。【生濂溪】程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濂溪先生。生于天禧元年。卒于熙寧六年。五十七歲。【抽】廣韻。拔也。增韻。拔也。【發矇】禮記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矇。陳註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洛二程子關中張子】一統志曰。河南府洛陽縣。本成周地。在洛水之

北。故曰洛陽。程顥其世居中山。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洛人。○三輔黃圖曰。漢都長安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羽翼】史記張良傳。羽翼已成。【湮】小補韻會曰。塞也。沉也。【猗與盛哉中興再造】詩周頌。猗與。漆沮。注猗與。歎詞。○宋之中興者。指高宗以降自哲宗以來。國勢委靡。至高宗恭儉仁厚。德有餘才不足。也況兵弱財匱。不能撥亂。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唐郭子儀贊。國家再造。【適】以律切。自也。遵也。【祖武】詩大雅下武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朱傳。武迹也。【鉅需】大儒也。指朱子呂東萊張南軒等。【輩】廣韻。類也。比也。詩箋云。輩作者千耦。正義曰。輩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沿】字彙曰。音延。從流而下也。又循也。【緒論】四子之垂世之緒論也。【呂成公】萬姓統譜。呂祖謙字伯恭。早擢高第。歷官著作郎直秘閣。倡道於婺。爲一代宗師。號

東萊一書立言並行于世卒盡成【四先生之書】指周子之圖說通書二程文集經說易傳遺書外書張子正蒙經說語錄文集理窟等書。【作分】總六百二十條。【類別】道體類爲學類等。凡十四【規模】葉慶潜曰規所以爲圓者。是一箇大圈子。模範金之模。空廓也。皆以大綱言。又曰【節目】節竹之節。目綱之目。皆以散而小者言。○規模之大。綱領之要。指首卷道體而言。進修有序。節目詳明。指二卷爲學三卷致知四卷存養而言。體本指五卷克己六卷家道七卷出處而言。用末指八卷治體。九卷治法。十卷政事十一卷教學十二卷警戒而言。闢邪說辨異端也。明正宗觀聖賢也。【精敷】小補韻會曰。下平切。字彙云考之使實也說文。實也。【我宋】朱子曰。我親之之辭。【四子】四書也。【蓋有遠近言有詳約】言六經比之四子則遠而約也。四子近而詳也。四子比之近思錄則遠而約也。近思錄近而詳也。【而】韻會曰。究

也。磨也。【朱子簡註】謂太極圖說解西銘解通書解及語類九十四卷說於周子之書。又九十五六卷說於程子之書。九十七八卷說於張子之書。其說於程子張子之語。凡入近思錄者皆依次第類爲卷。【升堂記聞】未詳。文獻通考經籍考明經籍志事言要玄。不載此書。疑葉氏指平日所聞于師之語歟。蓋非其名。【纂積】字彙纂多也積重也【聽之】聽也。聽說指我說。【旁】字彙旁側也【殺】小補韻會曰。音殺。初也。【以類而推】得子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淳祐】宋理宗之年號。戊申淳祐八年也。當于本朝人皇八十八代後深草院寶治二年。【長至日】月令。仲夏月。日長至。○鄭註。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註。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瑯琊代醉編卷之二云。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

冬至。爲ニ長至一。云云。【建安】一統志。建安。本漢會稽郡治縣地。東漢改ニ治縣一。孫吳始レ縣。置ニ建安縣一。以ニ年號一爲レ名。屬ニ建安郡一。自レ晉至レ元。俱仍レ舊。【葉采】性理羣書後集諸儒姓氏。平巖先生葉氏。名采。字仲圭。文公門婿也。登ニ進士第一。官終ニ于常卿一。知ニ邵武郡一。○萬姓統譜。葉采字仲圭。邵武人。初從ニ蔡淵一。（蔡沈之兄）受ニ易學一。已而往見ニ陳淳一。淳以下其好蹈ニ高妙一而少中循レ序就レ實工夫上。屢折而痛砭レ之。采自レ是屛ニ斂鋒鋩一。俛レ意信向。駸駸著レ實。淳深喜レ之。葉采傳。詳ニ于閩書百九十卷一。○排韻。葉。音攝。

進近思錄表

文選三十七。李善注曰。表者。明也。標也。如ニ物之標表一。言標ニ著事序一。使ニ之明白一。以曉ニ主上一。得レ盡ニ其忠一曰レ表。三王以前。謂ニ之敷奏一。故尙書云。敷奏以レ言。是也。至ニ秦幷ニ天下一。改爲レ表。總有ニ四品一云云。六國及秦漢。兼謂ニ之上書一。至ニ漢魏已來一。都曰レ表。進ニ之天子一稱レ表。進ニ諸侯一稱ニ上䟽一。魏以前。天子亦得ニ上䟽一。○釋名曰。下言ニ於上一曰レ表。○文體明辨曰。表漢晉多用ニ散文一。唐宋多用ニ四六一。【臣】小補韻會云。男子賤稱。又云。事レ人之稱。【先儒】指ニ朱文公呂成公一。【鳴道】左傳曰。先ニ二子一鳴。○韓文送ニ孟東野一序。臧孫辰孟軻荀卿。以レ道鳴者也。【聖代之一經】指ニ宋之一經一。近思錄也。【元后】書泰誓曰。亶聰明作ニ元后一。元后作ニ民父母一。○案。元后謂ニ天子一也。【微臣】葉氏自稱。【揭】字彙。丘列切。擧而竪レ之也。說文。高擧也。【民彝】詩大雅烝民

篇。民之秉彝云云。【頓首】朱子大全六十八跪坐
拜說曰、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
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案、周禮太祝
有九拜。頓首當其二。【竊惟】文選註云、竊、私也。
惟、思也。【鄒軻既歿而理學不明】孟子鄒人。故曰
鄒軻。○伊川曰、孟軻死而聖人之學不傳。【秦斯
所焚】秦李斯焚書事。見史記。【幾息】幾、殆也。
近于滅息也。雖秦火滅典籍、亦有存者。故曰
幾息。【漢專門章句訓詁】前漢書夏侯勝傳云、建
章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註、顓、專也。○後漢書
儒林傳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遂分流別、專門
亦興。註、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莫知
是非、專門者、若藝文志所謂、易經十二篇、孟施梁
丘三家、詩經二十八篇、魯齊韓三家也。皆以一經
專其門、或分章句、或作訓詁是也。章句者、若
杜撫定韓詩章句、伏恭改齊詩章句、夏侯分尙書
章句是也。訓詁者、若賈逵爲左氏訓詁是也。○

詩正義云、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何稱。句
必聯字、而言何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
者也。章者、明也。統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字
彙云、訓、教戒也、又釋也。如某字釋作其義。又曰、
詁訓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爾雅疏曰、詁
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
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則詁訓者、釋古今之異
辭、辨物之形貌。【造士】王制云、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註、造、成也。○
胡敬齋曰、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擧
士。是尙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擧士、是兼才
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言後世純用
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
則天武后做起。【藻繪】字彙曰、文詞曰藻。○詞華
藻繪、以巧文麗辭爲工也。【星聚文奎】聚星者、
金木水火土之五星也。奎者、西方七宿之一也。○通
鑑續編、宋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于奎。註、奎宿

在二降婁之次一。聚レ奎如二連珠一。在二降婁一主二文章一。蓋天下文明之象。○通鑑又曰。竇儼善推二步星曆一。嘗曰。丁卯歲五星聚レ奎。自レ此天下始太平。○孝經援神契。奎畫主二文章一。註西方之宿十六星。宋均曰。奎星屈曲相鉤。似二文章之畫一。○呂氏中曰。國家將レ興。必有二禎祥一。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二斯文一之兆也。當二是時一。師魯明復之經未レ出。安定湖學之說。未レ行二於西北一。伊洛關中之學。未レ盛二於天下一。而文治精華。已露二於立國之初一矣。○天原發微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二于東井一。爲二高帝受レ命之符一。○又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二連珠一。分在二降婁一。爲二天下文明之象一。程子所謂。天地眞元之氣。非三游氣所二能雜一。故能湊合。以生二聖人一。又如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亦是如レ此。【淳熙】孝宗年號。【圖書傳集】太極圖說通書。及程子之書。張子之正蒙易傳。二程張子之文集。【粹】字彙曰。不レ雜也。【濂洛關陝】濂。周子之居。洛。二程之居。關陝。張子之居。陝。音閃。【摭其訓辭】訓辭。四先生之書也。摭。拾也。四箴。欽哉訓辭。註教訓之辭。【彙】小補韻會。類也。凡求端止戶庭。朱子跋云。凡學者所三以求二端首卷用一レ力二卷。三卷。四卷。處レ己五卷。六卷。七卷。治レ人。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與乙夫所下以辨二異端一十三卷觀中聖賢上十四卷之大略甲皆粗見二其梗槩一。【扃】小補韻會曰。迥熒切。曲禮註。關也。說文。外閉之關也。【鐍】莊子胠篋篇。固二扃鐍一。林註扃。管鑰也。鐍。鎖也。【戶庭】易節卦曰。不レ出二戶庭一。傳曰。戶庭戶外之庭。【涵】沉。浸也。又涵泳。【會六藝之奧】前漢儒林傳序云。古之儒者。博二六藝文一。註六藝謂二易禮樂詩書春秋一。又藝文志師古注云。六經而謂二之六藝一。藝猶レ種也。學者用二功於六經一。猶三農者用二功於種藝一。○朱子曰。古人室在二東南隅一開レ門。東南隅爲レ突。西北隅爲二屋漏一。西南隅爲レ奧。○字彙。突。音要。深也。【四子】謂二孔曾思孟之四書一。【人文】易賁卦彖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程傳人文。人之道也。又曰人文。人理之倫序也。

臣昔在志學。自レ此謂下編二述集解一

之意也。【師友】指蔡節齋、陳北溪、李果齋等。
也。【稍】韻會、小也。又漸也。【旁通】易乾卦文言
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本義曰、旁通猶言曲盡。
【二紀】十二年曰紀。【補綴】內則曰、衣裳綻裂、
紉箴請補綴。註綴、連綴也。【乙夜】瑯琊代醉曰、
古人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案、唐文宗甲夜
視事、乙夜觀書。見唐語林。○顏氏家訓曰、或問
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
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
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
【陛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
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
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
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
亦如之。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
皆此類也。○案、漢高祖五年、諸侯上疏、初稱陛下。
【天錫聖智】尚書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日

就緝熙】詩周頌敬之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
光明。註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
于光明。○詩文王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
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聞詔不違於寶書】通鑑
續編、理宗端平元年十月、詔以眞德秀進讀大學衍
義。○嘉熙元年二月、詔經筵進讀朱熹通鑑綱目。
淳祐元年正月、命[illegible]讀[illegible]禮記大學篇。同十
年二月、詔秦文恭王府講讀通鑑綱目、并文府講朱
熹論語集解。【列五臣於從祀】通鑑續編、理宗淳祐
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從祀孔子廟廷、黜王安石從祀。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熹徽國公。○景定二年、追張栻爲華陽伯、呂祖
謙爲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廷。寶慶三年、詔以功臣像
于昭勳崇德閣。咸淳二年。以太師司馬光從祀。【闡】
齒善切、開也、顯也、明也。【就緒】詩經蕩之什常武
篇曰、三事就緒。註曰、緒、業也。【經營】小補韻會
曰、[illegible]文[illegible]之經營。【省闈】字彙曰、闈。宮

也。【燕閒】韻會曰、燕。安也。居息也。閒。隙也。又暇也。孟子。國家閒暇。通作レ閑。【範模】韻瑞曰。範。法也。式也。本作レ笵。以レ木曰レ模。以レ竹曰レ範。【多士】詩文王篇云。思皇多士。生二此王國一。朱注。衆多之賢士。【軌轍】字彙曰、軌。車轍。又法也。則也。轍、車輪所レ輾跡。【粤】小補韻會曰、凡言レ粤者、皆在二事端句首一。未二便言一之。駐二其言一。以審レ思之。周書曰、粤三日丁亥、是也。心中暗數二其日數一。然後言レ之。【中古】前漢書藝文志孟康註曰、易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二中古一乎。然則伏羲爲二上古一。文王爲二中古一。孔子爲二下古一。〇孟子公孫丑篇曰。中古棺七寸。注中古。周公制レ禮之時。【懿】爾雅。美也。【裒】增韻、方寸所レ蘊也。又誠也。【螢爝】唐書岑文本傳云。螢爝之末光。非二日月之照一。〇莊子、爝火。註炬火也。【五千文十萬説】文選四十五楊雄解嘲曰、顧默而作二太玄五千文一。枝葉扶疏、獨説二數十餘萬言一。註向曰、太玄經、謂下廣二大於老子玄言一。而文詞如二枝葉四布一。

至中於數十餘萬言上。【法言】孝經曰、非二先王之法言一。不二敢道一。【四三王七六經】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四二三皇一。而六二五帝一。云云。困學紀聞曰。燕丹子荊軻曰。高欲レ令レ四二三王一。下欲レ令レ六二五霸一。【部】積レ卷成レ帙。積レ帙成レ部。韻會、蒲口切。統也。【冊】蔡邕獨斷曰、策簡也。測革切。【扆嚴】賈逵曰、扆。室之奧者。後人指二帝居一曰レ扆。〇韻會曰、嚴、戒也。莊也。又云、尊也。【屏營】惶恐不安之貌。後漢書。夙夜屏營。【十二年】壬子歲也。當二于戊申後五年一。【正月日】增韻、歲之首月曰二正月一。〇陳新安曰、不レ曰二一月一。而曰二正月一。取二王者居レ正之義一也。【朝奉郎】事物紀原曰、宋改二唐朝議郎一。爲二朝奉郎一。又曰。朝議、隋置散官。取下諸大夫以上得上レ奉二朝議一。以爲レ名。【登聞鼓院】事物紀原曰。昔堯置二敢諫之鼓一。卽其始也。用レ下達レ上。而施二於朝一。故曰二登聞一。〇事文類聚百八十八日、登聞鼓院。宋曰二鼓司一。以二內臣一掌レ之。鼓在二宣德門南街北廊一。至道三年。命二太子中

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景德四年、詔改爲登聞鼓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

○引用書目

【厚陵藩邸名】宋鑑、英宗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仁宗嘉祐七年、立爲皇太子。賜名曙。○事文類聚、英宗陵、曰厚陵。○案、英宗未爲皇太子時、諸侯王之子也、故稱藩邸。

道體類

○無極而太極　太極圖說○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英宗名宗實 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又曰、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張南軒曰、及寓於他郡。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萬姓統譜曰、周子爲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二程子受學。所著有通書太極圖說。○朱子曰、先生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周子全書五卷年譜曰、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吾輩、造物乃其徒。○先生履歷、詳見于宋史及伊洛淵源錄周子全書等。○無極太極　易繫詞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陳北溪曰、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漢律歷志。太極函三爲一。○柳宗元曰、無極之極。○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性理大全。洋鄉胡氏曰、邵子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之。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之。○宋謝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

云云、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畢備。此伏犧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云云、黃帝氏舜云云、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又曰、去聖浸遠、世儒汨於訓詁詞章之末。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敎。其劉喪天理滋甚、更千五百年。至我國朝。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祕。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者。蓋本於易。○問、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朱子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朱子曰。張敬夫曰。二先生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熹竊謂。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又曰。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謝方叔曰、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性理大全。黃瑞節曰、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於是書蓋終身。○或問太極西銘。朱子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古今全書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太極、○又曰。此一句卽易有太極。此指道之本體言也、○朱子曰。此一句一圖之綱領、又曰、只是說無形而有理。○薛敬軒曰、無極而太極、惟無形而有理。一言括盡。○朱子曰、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又曰。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又曰、無極無形、太

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曰無極。○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又曰、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則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朱子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兩儀有象。太極無象。又曰、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又曰、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又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

極。○陳北溪曰、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太之為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理、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真西山曰、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又曰、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倪便齋曰、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又曰、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又曰、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胡敬齋曰、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周子全書一諸九言書太極圖解後曰、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皆以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無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羲易與言合者、或謂妄加無極、或

以訓乾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註【上天之載云云】陳北溪曰、是解無極二字。【造化之樞紐】是解太極二字。○鄭得指南曰、載字當道字。○聲臭有氣而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字彙曰、樞、扉臼也。紐。女九切。結會也。柢、音邸。木之根也。【蔡節齋】宋鑑、蔡淵字伯靜、元定長子。隱居不仕。所著有周易訓解。○萬姓統譜曰、既受學家庭、而又友黃榦張洽諸賢、清修苦節有父風、與沈躬耕不仕。著周易訓解。發先儒所未發。【先有此理】讀書錄曰、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氣。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未成。而所以為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間斷止息。又曰。理氣二者、蓋無須臾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又曰、理氣本不可分先後。但語其微顯。則若理在氣先。其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也。

太極動而生陽云云　易古今全書曰、此一條即太極生兩儀。○朱子曰。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又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又曰、太極之動便是陽。太極之靜便是陰。又曰、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則不可。○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朱子曰、是理動靜。○問、理如何動靜。曰、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又曰、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又曰、動靜是氣也。有此理為氣之主。便能如此。○問、理在先氣在後。朱子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相似。又曰、二者有則俱有。又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

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眞有二物相對也。又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黃勉齋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朱子曰。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薛文清曰。太極動而生陽。但就動之端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是靜也。○徐岩泉曰。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生字太硬。觀者不必牽泥。【一動一靜至兩儀立焉】朱子曰。一動一靜以時言。○又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又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又曰。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朗。而兩儀始立。○朱子曰。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又曰。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　註【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上繫辭之文。○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小註。朱子曰。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又曰。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程子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朱子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正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又曰。語道體之至極。則曰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誠者聖人之本】通書首章之文。朱註。誠者。至實而無妄之

謂。天所レ賦物所レ受之正理也。人皆有レ之。而聖人之所三以聖二者無レ他焉。以三其獨能全二此而已。誠卽太極也。小註。誠是實理自然。不レ假二脩爲一者也。【物之終始】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レ爲。故必得二是理一。然後有二是物一。○朱子曰。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二一息之妄一。故自レ古至レ今。無二一物之不實一。而一物之中。自レ始至レ終。皆實理之所レ爲也。【命之道也】胡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誠之通也】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註。通者。方出而賦二於物一。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二於己一。性之成也。小註。朱子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レ有二成立一之初。誠之復。是萬物已得二此理一。而皆有レ所二歸藏一之時。○吳臨川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レ此而見二太極之用一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レ此而見二太極之體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也。成レ之者性也。○本義

曰。道具二於陰一。而行二乎陽一。繼言二其發一也。善謂二化育之功一。陽之事也。成言二其具一也。性謂二物之所レ受。言物生則有レ性。而各具二是道一也。陰之事也。○朱子曰。繼者。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三繼レ之以二動。造化便從レ此合二殺了一。又曰。繼レ之者善。如二水之流行一。成レ之者性。如二水之止而爲一レ潭。又曰。流行處是善。凝成處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之意。言既有二此道理一。其接二續此道理一。以生二萬物一。物之成レ形。卽各具二此理一而爲レ性。繼レ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レ之者性。則各自成二箇物事一。【資以始】易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本義曰。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レ之以爲レ始。小註。資始是得二其氣一。【各正性命】易彖曰。乾道變化。各正二性命一。○本義曰。物所レ受爲レ性。天所レ賦爲レ命。通書註。朱子曰。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レ受二其所レ賦之正一。○朱子曰。繼善成性。分二屬陰陽一。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二讀之一自可レ見。蓋天地變化。不レ爲レ無レ陰。然物之未レ形。則

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動靜所乘之機】朱子曰、識者曰、此說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又曰、氣行則理亦行、二者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知云云。如人之跨馬相似、又曰、機氣機也、○黃勉齋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曰、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乘動機便動、乘靜機便靜、非太極却不自會動靜、○[illegible]川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機、猶弩弦之乘機也、又曰。太極貫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太極形而上之道也云云】[illegible]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朱子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器亦理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陳北溪曰、君臣是器、有義是道、父子是器、有親是道、○眞西山曰、人之形體是器、性情是道、道器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非吾儒之實學也、○黃勉齋曰、卦是陰陽、便是太極。【沖漠】道體也。【未朕】字彙曰、朕直忍切、幾微萌兆謂之朕、○[illegible]王、迹無朕、註曰、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性理字義補註曰、朕者、目未開而有其朕也。【不見其始之合云云】黃勉齋曰、若有縫、道太極也須漏出了。○老子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註曰、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動靜無端云云】朱子曰、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又曰。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曰云云】邵子觀物

詩曰。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註曰此用字妙用之用。如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又曰。體質雖見天地之後。用則起於天地之先。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性理大全注曰。陽之變動。陰之凝合。○朱子曰。五行陰陽七者衮合。便是生物底材料。又曰。水本是陽之濕氣。火本是陰之燥氣。○語類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槩。土是地之形質。○朱子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又曰。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之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彊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云云。循環相生。○蘇東坡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終不得而生也。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朱子曰。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古今全書曰。始言陽變陰合。卽陰變陽合可知。蓋互舉言之。陰陽氣也。聚成形。于是乎有水火木金土。是爲五行。又曰。此一條卽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愚案。陽變動而交陰。陰凝合而交於陽。陰陽交和。而生五行之質。又案。無極而太極者。易所謂易有太極也。動生陽。靜生陰者。是生兩儀也。生水火木金土者。兩儀生四象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又曰。四時之行。卽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卽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性理大全注曰。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

主冬。土則寄旺於四時。四時以行也。○朱子曰。土則寄旺四季。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　註【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朱子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朱子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案。註陰陽生五行之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之序也。五行相生之序。木生火。火生土云云也。

五行一陰陽也　性理大全註曰。其名則有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殊。其本則不外乎陰陽二氣之實。○朱子曰。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黃勉齋曰。五行一陰陽也。至本無極也。此三言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其終。今之言遡流而窮其源。○愚謂。五行一陰陽也。至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解爲一段。尤正當。蓋此一節總括上文合而言之。【陰陽一太極也】所以一陰一陽者。乃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朱子曰。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愚謂。言太極本是無形之理也。○古今全書曰。天地既立。太極行于其間。五行四時造化備矣。于是推其本而言。出于一而已。又曰。自太極動而生陽至此。卽所謂未有天地先。以此生天地者也。　註【發育】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蒙註曰。萬物發生長育於陰陽五行之氣。【五殊二實】通書理性命第二十二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朱子註曰。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也。【精粗本末】性理大全小註曰。太極爲精爲本。陰陽爲粗爲末。同是一理。無彼此之間。【易有太極云云】易繫辭上。○朱子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則奇偶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

四。

五行之生也　案。朱子所レ註之本。此二句連二上文一爲二一節一。○性理大全註曰。其性各一。如二火燥水濕金剛木柔土實之類一。○古今全書曰。洪範。水曰二潤下一。火曰二炎上一。是也。所レ謂氣質之性也。下文人之五性。蓋出二于此一。○朱子曰。氣殊質異各一二其太極一。○性理小註。言各具二一太極一。○朱子曰。此性主レ理而言。又曰。纔生二五行一。便被二氣質拘定一。各爲二一物一。亦各有二一性一。而太極無レ不レ在也。○問。人具二五行一。物只得二一行一。曰。物亦具二有五行一。只是得二五行之偏者一耳。又曰。雖レ曰二五行各一二其性一。然一物又各具二五行之理一。不レ可レ不レ知。○案。註。爲二仁義禮智之理一者。如二木之性仁也之類一是也。

無極之眞　古今全書曰。自二五行之生一至レ此一段。卽所レ謂既有二天地一後。天地以レ此生二萬物一者也。○朱子曰。無極之眞云云。此數句甚妙。是氣與レ理合而成レ性也。又曰。氣之所レ聚理亦聚。○黃勉齋曰。氣虛而形實。虛者聚而後實者成。如二人氣噓呵而後成一レ水也。○問。周子言二無極之眞一。却又不レ言二太極如何一。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二得太極一在二其中一。眞字便是太極。又曰。眞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レ氣合。故能成レ形。又曰。凝者只是此氣凝聚自然生レ物。又曰。天以二陰陽五行一化二生萬物一。氣以成レ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二兩個一。蓋是氣化而生。如二蝨子一。自然爆出來。既有二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二種子一。漸漸生去。便是以レ形化。【乾道成男云云】此二句繫辭之文。○朱子曰。通二人物一言レ之。在二植物一亦有二男女一。如二牝麻及竹有二雌雄一。皆離二陰陽剛柔一不レ得。【二氣交感云云】朱子曰。乾男坤女。以二氣化者一言也。萬物化生。以二形化者一言也。○陳潛室曰。氣化謂下未レ有二種類一之初。以二陰陽之氣一合而生上。形化謂下既有二種類一之後。以二牝牡之形一合而生上。皆兼二人物一言レ之。○程子遺書六。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レ形相禪有二形化一。形化長

則氣化盡消。○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萬物生生云云】性理大全黄氏瑞節曰、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生。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註【性爲之主】朱子曰、無極之理便是性。【錯綜】繫辭曰。錯綜其數。○本義曰、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繫辭天地絪緼】本義曰、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吳臨川曰、絪緼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古今全書曰、此卽人卦定吉凶者也。○性理註、人稟二氣五行之秀、而其心最靈。○朱子曰、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小註人心卽太極。○朱子曰、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其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云云】神發知者、精神運用也。五性卽是五常之性、五行之德也。○性理註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火神則禮、土神則信。○朱子曰、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朱子曰、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又曰、陰陽之正皆善也。其邪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也。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

是萬事。○朱子曰。以二氣質有蔽之心一。接二乎事物無窮之變一。則其目之欲レ色。耳之欲レ聲。口之欲レ味。鼻之欲レ臭。四肢之欲二安佚一。所三以害二乎其德一者。又豈可二勝言一哉云云。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レ知者。不レ過二情欲利害之私一而已。是則雖レ曰レ有二人之形一。而實何以遠二於禽獸一。○問。感レ物而動。或發二於理義之公一。或發二於血氣之私一。這裏便分二善惡一。陳北溪曰。非下發二於血氣上之私一便爲中惡。乃發後流而爲レ惡耳。　註【失之於動】通書曰。吉凶悔吝生二乎動一。噫吉一而已。動可レ不レ愼乎。【所謂天地之心】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形生於陰云云】性理大全小註曰。人之形質。凝合一定者。陰之所レ爲。人之精神運用不レ息者。陽之發達也。○朱子曰。陰主レ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レ之也。陽主レ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爲レ之也。　其在人者。又如此也之下。朱子元註曰。自非下聖人全體二太極一有中以定上レ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レ立。而違二禽獸一不レ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饒雙峰曰。四者。性之四德。○問。聖人定之止主レ靜。朱子曰。此是聖人修レ道之謂レ敎處。○乾卦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本義曰。中者。其行無二過不及一。正者。其立不レ偏。○朱子曰。正則當然之定理。○又曰。不レ說二仁義禮智一。却說二仁義中正一。中正卽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レ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且謂二之禮一。尙有二不レ中レ節處一。若謂二之中一。則無二過不及一。謂二之智一。則尙有二正不正一。若謂二之正一。則是非端的分明。又曰。眞見二得是非一。便是正不正便不下喚二做智一了上。○問。是聖人自定。是定二天下之人一。朱子曰。此承下上文惟人也。得二其秀一而最靈上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レ之云云。以立二人極一。○眞西山曰。陰陽分而五行具。男女交而萬物生。而太極之理。無三乎不レ在。及二乎形神感而五性動一。善惡分而萬事出。非三聖人定レ之以二中正仁義一。則太極有レ所レ不レ立矣。○語類曰。中正仁義。

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土也。仁義中正而已。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

而主靜　古今註曰、主靜即主此太極也。所以立人之極。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朱子曰、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又曰、人靜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之欲也。○朱子曰、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又曰。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又曰。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張南軒曰。今人終日擾擾、心不定疊。也須著片時去、非要靜坐收這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間無復氣發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眞西山曰。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藏彙、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朱子曰。未發言之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靜吉時因其本則主於靜。又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若以虛靜、則恐入釋。○眞西山曰。周子言靜。聖人定之云云。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惟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朱子發明二先生之意如此。至其爲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始能收斂。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黃勉齋曰。正三綱、明五教、贊化育、參天地者聖人也。故繼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又引易之辭以明之曰。故聖

人與天地云云。以此見聖人與太極爲一也。
【本註】周子自註也。○朱子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

立人極焉云云　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云云。程傳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胡氏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所以爲德爲明爲序爲吉凶者。同一道也。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已。○薛文清曰。仁健義順。與天地合其德也。○性理群書註曰。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卽太極之渾融。中庸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易本義曰。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牿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日月合其明】。吳臨川曰。日月四時鬼神。皆天地之氣所爲。氣之有象而照臨者。爲日月。氣之循序而運行者。爲四時。氣之往來屈伸。而生成萬物者。爲鬼神。命名雖殊其實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日月鬼神以氣言。故曰明。曰序。曰吉凶。○群書註曰。是其智現昭融。卽陰陽之昭著也。中庸所謂。如日月之代明是也。○薛文清曰。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也。【四時合其序】群書註。是其貫通誠復。卽五行之順布。中庸所謂。如四時之錯行是也。○薛文清曰。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與四時合其序也。【鬼神合其吉凶】群書註曰。是其存神過化。卽四時變化。五行。鬼神。中庸所謂。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仁義中正之極。則闘此以之。夫人豈非斯民所賴以宗主於我耶。○薛文清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與鬼神合其吉凶也。註【向之所謂】朱子元註所謂也。葉氏此註。略取朱子之註。故謂向之所謂者。向既無之。

君子修之吉　性理大全小註曰。吉以得福吉。凶以

得禍吉。○朱子曰、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遵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張南軒曰、順理之謂吉、逆理之謂凶。順理則雖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雖艱險、而有獲、非凶乎。○程子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黃勉齋曰、又懼夫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繼之曰、君子修之云云。庶乎其不自暴自棄、而改過遷善、而趨吉避凶。○案、修之之字、指中正仁義而言。○古今全書曰。自惟人也至此、偏萬物既生、人以此太極生萬事者也。

註【寡欲以至於無】通書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云云。【靜虛動直云云】通書二十章、或問。聖可學乎。曰可。又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葉采曰、人欲消盡、故虛、天理流行、故直。

說曰立天之道云云、曰仁與義、爲說卦之文也。陰陽以氣言。柔剛以質言。仁義以德言。○朱子曰。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太極也。又曰、輯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則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個發出來底、而硬而强。義是收斂向裏底、便是柔。有柔者曰義、卑仁而以仁對陽。又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朱子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又曰、禮則仁之著、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兩耳。又曰、陽主進而息、陰主退而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又曰、仁存諸心、性之體也。義制乎事、性之用也。○黃勉齋曰、又引繫辭以明三才之本、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云云。於以見此理之

所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名。而其立處無以
異也。又曰。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
實一而已。○張南軒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
義。皆太極之蘊也。人而居仁義。則人道立。而天道
流行。○黄勉齋曰。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
爲三。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
雖天地不能自立。不仁不義。則不可謂之
人。由仁義則與天地竝立而無間。【又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繫辭上文○朱子曰。原字反字。
皆就人說。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易本義
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問。原始
反終。朱子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
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朱子曰。如造化周流未成形質。屬陽。才麗於形
質爲人物屬陰。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
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漸衰減。至於衰
盡則死矣。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程子

曰。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
一箇來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
以知其始。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
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其與此類。○張
南軒曰。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
已。○黄勉齋曰。原始要終云云。使人知生死本
非二事。而老氏所謂長生久視。佛氏所謂輪迴
不息。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性理群書曰。
原始則知生之說。反終則知死之說。可以觀
變化不窮之妙。○丘氏曰。夫有死必有生。有生必
有死。晝夜之常耳。人能推原其始于未生之前。
而反觀其終于已死之後。則始何爲而生。終何爲而
死。死生之理。可得而見矣。○易說統曰。始以未
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易[illegible]曰。推原
人物何爲而始。反觀人物何爲而終。則知始之生者。
氣化之凝。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之盡陽。變
陰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

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朱子曰、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愚謂、原始反終。始終當做兩半看。不可專主知死一邊說。故下曰、知死生之說。與論語子路問死章、其旨不同。朱子註、天地間綱紀、造化流行、及葉采註、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云云、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云云。尤可玩味。註【天地之間綱紀】指本文三才之道。【造化流行】指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太極綱領意思而已。又曰、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源、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朱子曰、太極圖、若無通書、那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註【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繫辭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篤信看葉氏近思錄太極圖說註解、不觀於朱文公註解之全文、只任意截略。去取之耳。故謂于後者不應于前、且分節段、亦與朱子之所定異、不能使學者莫迷。識者憾之。夫朱子之註解、固既爲明備、不知葉氏何故解如此。愚謂、太極圖說者、近思錄開卷第一義也。全書之中、尤當歸重於此。最爲緊要。朱子註解、固于此。欲使觀太極圖說者知有朱子之明解可據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太極之有動靜。是
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
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
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
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
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
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
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
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
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
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
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
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
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
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
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
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

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
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
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
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
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
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
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無極之眞。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夫天下無性外之
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
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
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
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
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
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
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
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
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

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

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至、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至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

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論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 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

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疏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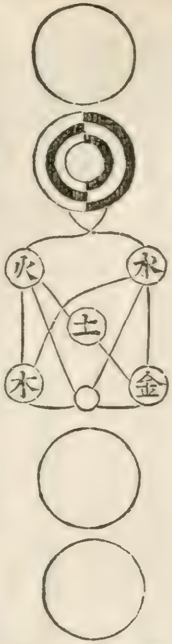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

若ニ西銘一。則推レ人以之レ天。卽レ近以明レ遠。於ニ學者日用一。最爲ニ親切一。非レ若下此書詳ニ於性命之原一。而略ニ於進爲之目一。有中不レ可ニ以驟而語一者上也。孔子雅言ニ詩書執禮一。而於レ易則鮮レ及焉。其意亦猶レ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レ民也大。禹之慮レ民也深。熹於ニ周子程子一亦云。既以復ニ於敬夫一。因記ニ其說於此一。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言。

太極圖

陰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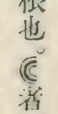
陽動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此所レ謂無極而太極也。所ニ以動而陽。靜而陰一之本體也。然非レ有ニ以離ニ乎陰陽一也。卽ニ陰陽一而指ニ其本體一。不レ雜ニ乎陰陽一而爲レ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ニ以行一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ニ以立一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ニ水火木金土一也。乀者陽之變也。乁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レ右。火陽盛。故居レ左。木陽穉。故次レ火。金陰穉。故次レ水。土沖氣。故居レ中。而水火之乂交ニ系乎上一。陰根レ陽。陽根レ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ニ環無一レ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ニ餘欠一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ニ彼此一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ニ聲臭一也。五行之生。各一ニ其性一。氣殊質異。各一ニ其○一。無ニ假借一也。此無極。二五所ニ以妙合而無一レ間也。○乾男坤女以ニ氣化者一言也。各一ニ其性一。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ニ形化者一言也。各一ニ其性一。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レ說解ニ剝圖體一。此以下據レ圖推ニ盡說意一。）惟人也得ニ其秀而最靈。則所レ謂人○者於レ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

五性(水)(火)(土)(金)(木)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水)(火)(土)(金)(木)。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誠無爲　通書誠幾德第三○朱子曰。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又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又曰。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黃勉齋曰。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惡。

幾善惡　黃勉齋曰。誠是體。幾是用。○易曰。幾者動之微。○朱子曰。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又曰。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又曰。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又曰。周子說個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爲親切第一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爲克功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　朱子曰。仁義禮智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

德之用。理謂レ有二條理一。通謂二通達一。守謂二確實一。又曰。大凡人性不レ能レ不レ動。但要二頓放得是一。於二其所レ動處一。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レ仁。宜曰レ義。頓放得不レ是時。便一切反レ是。人性豈有レ不レ動。但須乙於下中二分得三天理人欲一時上。方是甲。○愛曰レ仁。宜曰レ義。因レ用明レ體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黃勉齋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二體用二箇字一來讀レ他。便見二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一。○案。仁義禮智信誠也。愛宜理通守。幾之善者也。○勉齋曰。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因レ情以明レ性。性也復也發微也。主レ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レ情而言。又曰。周子言二愛曰レ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書解所レ謂。因レ用以名二其體一也。

性焉安　孟子曰。堯舜性レ之。湯武反レ之。○朱子曰。安字對二了執字一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又曰。性二此理一而安レ焉者聖也。復二此理一而執レ焉者賢也。　註【硏幾】繫辭云。極レ深而硏レ幾。

發微不可見　朱子曰。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レ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二以微而不一レ可レ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レ行而至。蓋隨二其所一レ寓。而理無レ不レ到。所三以周而不二可レ窮也。性焉安焉之謂レ聖。是就二聖人性分上一說。發微不レ可レ見。充周不レ可レ窮。之謂レ神。是他人見二其不一レ可レ測耳。　註【通書次章云云】周子曰。寂然不レ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レ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伊川先生曰。章【寂然不動】繫辭上曰。易無レ思無レ爲也。寂然不レ動。感而遂通二天下之故一。○本義曰。無レ思無レ爲。言二其無心一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レ此。○呂與叔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語類卷九十五曰。寂然不動。衆人皆有二是心一。至二感而遂通一。惟聖人能レ之。衆人却不レ然。蓋衆人雖レ具二此心一。未レ

發時已自汨亂了。

○心一也章　伊川答呂與叔書之文也。○朱子語類云、心一也云云、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本註】文集伊川自註

○乾天也章　乾卦傳【天者乾之形體】案、一大曰之天。天者高大無窮。【乾者天之性情】朱子曰、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又曰、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健而無息】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夫天節【天且弗違】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云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語類曰、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朱子曰、自有主宰。蓋天是個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朱子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謂之鬼神】四書鄒魯指南曰、陰陽氣機之能。屈伸往來者鬼神也。註【造化】蒙引曰、造化指天地作為處言。○陳北溪云、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良能】蒙引曰、良能者、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處。

○四德之元章　朱子曰、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成也、冬則生之藏也。【偏言則一事】朱子曰、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又曰、偏言是指一端、專言則包舉而言之。

○天所賦章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之性。

○鬼神者章　蒙引曰、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陳北溪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之間者言之。○許謙曰、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

見其成敗之迹耳。

○剝之爲卦章　剝䷖艮上坤下。剝上九、碩果不食云云。正義曰、碩果不食者。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爲人食也。○本義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吳臨川曰。下五陽皆已剝。獨存一陽在上。如木之果實皆已落。獨一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而猶在木末。○娜嬛曰。碩果不爲人食。可種而復生之象。○說統云。天運絕而復續之際。其所以回生意於如綫者云云。○胡雲峰曰。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此一陽也。○朱子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中。一陽始成也。【無間可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間不容息。高誘注云。不容氣息。促之甚也。

十月謂之陽月　出于爾雅。

○一陽復於下章。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先儒皆以靜云云】復卦正義。天地養萬物以靜。寂然不動。此天地之心也。○朱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云云。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又曰。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又曰。天地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而可見。

○仁者天下之公　易小註。李氏曰。天下之公。是無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

○有感章　易程傳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伸明感應之理。屈而有伸。伸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不屈則無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程

子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問感通之理。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底之意。○朱子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又曰。凡在天地之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箇暘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問。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朱子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爲感。似以有情者言。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天下之理 章　朱子曰。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又曰。論其體終是常。又曰。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楊誠齋曰。由變而恆。恆而變也。○性理字義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蘂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

○人性本善 章　程傳云。革者。變其故也。○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下愚之不移】論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自暴自棄　孟子離婁篇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暴猶害也。非猶毀也　【往往】文選李善注。往往言非一也。註【史記稱】出乎殷本紀。辛。言足以飾非。

皆史記之文。○正義曰。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
【賚】給也。
革面　程傳云。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
革其面。以從上之敎令也。又曰。不敢肆其惡。
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敎令。是革面也。
○在物爲理章　朱子曰。理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
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語類曰。如這卓
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
是義。○愚謂。如扇固有可鼓扇之理。是在物之
理也。操之動之。則處物之義也。　註【義外】孟
子告子篇曰。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
○動靜章　註【異時論剝復云云】既見乎前。
○仁者章　【無序而不和】饒氏曰。程子序字。和字。是
就理上說。○程子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
註【子曰人云云】論語八佾篇文。○饒氏曰。不仁之
人。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
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不足聽。○語類

云。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
之天理。○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
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云云。於此見禮先而樂
後。無序則必不和。【舛】韻會曰。尺兗切。錯亂也。
○忠信所以進德章　乾文言曰。九三曰。君子終日乾
乾云云。忠信所以進德也。○程子曰。爲基本。所
以進德也。○朱子曰。進德是日日新不已。○本義
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云云。所以
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正義曰。終
日乾乾。言竟此日健健自强不息。○周頌淸廟詩
曰。對越在天。朱傳曰。對越其在天之神。○程子
曰。毋不敬。可以對於上帝。○朱子曰。忠信所
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只是解一
个終日乾乾。
蓋上天云云　【其體】朱子曰。體是形體也。○語類曰。
非禮用之謂。○朱子曰。體是體質。猶言骨子也。
○語類卷九十五。程子解適者如斯不舍晝夜

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語類又曰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横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朱子曰雖是無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語類曰。造化功用不可測則謂之神。○朱子曰此皆就天上說【修道則謂之教】朱子曰是就人身上說

孟子去其中　孟子說浩然之氣見乎公孫丑篇【發揮】出易乾卦文言○韻會曰揮散也

故說神如在其上　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章句曰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語類曰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大事小事都離這个物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个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夫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形而上爲道　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又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又曰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蔡節齋曰形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自此而下有體故以器名之。○陳氏曰。道只是人事之理器只是器之理。○朱子曰。形而上者指理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陳北溪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眞西山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

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之、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境、非吾儒之實學也。

○醫書章　素問風論曰、衛氣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陳新安曰、仁者之心觀人物卽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爲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氣已不貫云云】陳新安曰、雖是己身、然其氣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

○語類曰、雖其爲天地爲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一條脈絡相貫。故體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不到。而自然無不愛矣。才少有私欲蔽之、則便間斷、發出來愛便有不到處。故世之忍心無恩者、只是私欲蔽錮、不曾認得我與天地萬物、心相貫通之理上。　註【痾】字彙曰、病也。

故博施濟衆　論語雍也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云云。夫仁者己欲立云云、能近取譬云云。○講述曰。子貢求仁於遠。以事功言。夫子示。以求仁於近。以心體言。○圖解曰。立達之欲。自己而萠、故曰近、能取吾之欲。譬之人而得其同然之欲。【可以得仁之體】講述曰。人已無間、所謂仁之體也。

○生之謂性　朱子大全曰。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

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謂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語類問。此言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為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不著。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語類曰。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又曰。理只作合字看。○朱子大全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

有自幼而善云云　註。后稷之克岐云云。詩大雅生民篇。蓋實匍匐克岐克嶷。註。岐嶷峻茂之狀。○詩經講義曰。蓋實匍匐之時。已有岐嶷之狀。而觀此狀貌之不類。亦足知稟性之非凡矣。○生民之篇。言后稷初生之事。【子越椒云云】左傳宣公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註。子文子良之兄。○林堯叟曰。異日當以貪狠而滅其宗也。子文子良皆若敖之子孫。左傳又曰。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堯叟曰。子越椒攻莊王。越椒戰敗而死。莊王滅其族。

是氣稟有然也　語類曰。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朱子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不言是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氣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作水。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是氣質之性。又曰。氣之惡者。其性亦有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註【程子又曰云云】語類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又曰。此

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云云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少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

蓋生之謂性　語類曰。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曰。性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又曰。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又曰。才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又曰。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註【不全是性之本體】朱子又曰。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

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朱子曰。【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又曰。繼字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又曰。易中所言。蓋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卻將來就人發處說。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其源也。易中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又曰。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又曰。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猶水流而就下】朱子曰。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因流以知其源。【有流而至海云云】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清濁

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全其天者也。【有流而未遠云云】朱子曰。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其遠方有所濁】朱子曰。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有濁之多者云云】朱子曰。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朱子曰。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云云 朱子曰。是說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又曰。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云云】朱子曰。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又曰。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

此理天命也 朱子曰。該始終本末而言。【此章有大下云云】論語泰伯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不與。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萬物之生意章 朱子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本義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又曰。元是善端初發之處也。○愚謂程子曰。切脉最可觀仁。又曰。觀鷄雛可以觀仁。亦此章之意。

○滿腔子章 朱子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皆惻隱之心。○惻隱者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處則大應。小處則小應。○小學章句曰。腔子裏。胸中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章 問。對是物也。理安有對。朱子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

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皆理合當恁地。又曰。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又曰。一便對二。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不知手之舞云云】孟子離婁上。註【兀】字彙曰。五忽切。高貌。

○中者天下之大本章　朱子曰。亭亭當當。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故曰出便不是。問亭亭當當之說。朱子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公則章　朱子曰。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註【公則云云】愚謂。此註與本文及朱子之說似有異。宜詳之。

○凡物有本末章　程子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四書存疑曰。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卽理也。所以貫通只一理。○黃勉齋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

○楊子拔一毛章　孟子盡心篇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狐白解曰。拔一毛是喩其費之甚少。○張南軒曰。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程子曰。中無定體。推達權。然後能執之。

○問時中章　【廳】治事之處。【三過其門不入】孟子離婁下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狐白曰。禹急於平水土。稷急於教稼穡。○孟子又曰。顏子當亂世。居陋巷。又曰。禹稷顏回同道。

○無妄之謂誠　朱子曰。眞實無妄謂之誠。○語類。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　註【徐仲車】萬姓統譜。宋徐積。字仲車。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云云。

○沖漠無眹　性理字訓補註曰。沖。深。漠。曠遠也。一說。沖漠澹靜貌。眹者。目未開。而有其縫也。【森】韻會曰。木衆貌。

如百尺木云云　語類曰。塗轍者。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事時旋去尋討道理。又曰。未有此事。先有此道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朱子曰。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又曰。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云云。又曰。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又曰。既是塗轍。却又只是一箇塗轍。恐是已者欠了字。亦曉不得。

○近取諸身云云　朱子曰。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爲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語類。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曰。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又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既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又曰。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

如復卦言七日來復　蔡節齋曰。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朱子曰。七日來復者。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愚謂。此言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非物死復生之謂。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章　語類曰。事事物物。皆有二感應一。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二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一。又曰。感應二字。有二二義一。以レ感對レ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二於感一而言。則感又兼二應意一。如二感レ恩感レ德之類一。

○問仁章　【惻隱之心云云】　公孫丑篇。【博愛之謂仁】韓文。原道之文。○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註【樊遲問仁】論語顏淵篇。

○問仁與心章　【陽氣發處】謂二苗之初生一也。

○性卽理也章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自二堯舜一至二於塗人一一也。【而不善】之下孟子集註。引二程子言一。有下發不レ中レ節。然後爲二不善一之九字上。【無往而不善】蒙引曰。情之正也。註【攧】語類曰。伊川。性卽理也。橫渠。心統二性情一。二句。顚撲不レ破。○愚案。語類。攧字作レ顚。或云。伊川之言。萬世不レ可レ易之論。後人顚破不レ得也。

○問心有善惡章　語類曰。胡五峰云、人有二不仁一。心無二不仁一。朱子曰。下句有レ病。若云下心有二不仁一。心之本體無中不仁上。則意方足耳。又曰。既發則可レ謂二之情一。不レ可レ謂二之心一。此句亦未レ穩。○愚謂。張子曰。心統二性情一。故朱子云レ爾。發二於思慮一。則有二善惡一。蓋氣已用レ事故也。○李退溪自省錄曰。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以爲三微有二未レ穩者一。蓋既謂二之心一。已是兼二理氣一。氣便不レ能レ無三夾雜在二這裏一。則人固有下不レ待レ發二於思慮動作一。而不善之根株已在二方寸中一者上。安得レ謂二之善一。故謂二之未レ穩。然本二於初一而言。則心之未レ發。氣未レ用レ事。本體虛明之時。則固無レ不レ善。故他日論レ此。又謂レ指二心之本體一。以發二明程子之意一。則非二終以爲下未レ穩可レ知矣。

○性出於天章　程子曰。才稟二於氣一。氣有二淸濁一。稟二其淸一者爲レ賢。稟二其濁一者爲レ愚。註【孟子曰】告子篇。○孟子小注。眞西山曰。能爲レ善者才也。○大全。問下孟子程子論二才字一同異上。朱子曰。才只一般能爲レ之謂レ才。才之初亦無二不善一。緣二他氣質有二善惡一。故

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于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

○性善自然云云章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

○心生道也章　朱子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又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又曰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卽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章　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又曰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張子曰易所謂絪縕莊子所謂野馬○性理大全注坱霧昧貌氣之充滿也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朱子曰言機言始此不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又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又曰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坱】字彙曰烏朗切塵埃【燬】火偉切烈火【無非教也】朱子曰。教便是說理雖至粗底無非是道理發見又曰無非上天因氣之發見而示教以理也又曰萬品山川。許多糟粕之物雖皆氣之所成而理實又因是以見焉無非教也又曰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性理小註曰。天道之流行皆示人以至理○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又曰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正義曰。流布其形○陳注形著達也

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呂氏曰、皆可取法。無非教也。註【絪縕】小補韻會曰、元氣盛也。易、作絪縕。絪縕。合氣也。

○游氣紛擾章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又曰、游氣是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又曰。指陰陽交會言之。【其陰陽兩端】朱子曰、指分開底說。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中間陰陽之氣、合而成質。

○天體物章　朱子曰。凡言體便是做他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曰、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又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又曰。天與仁非有二也。

禮儀三百云云　中庸二十七章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朱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仁則不可得。【一物】朱子詩傳。作一事。○論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昊天日明　豐城朱氏曰。昊天日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日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朱子曰、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又曰。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豐城朱氏曰、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愼獨之爲貴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蒙引曰、二氣之良能者、往來屈伸、自然如此處。○饒雙峰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朱子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

○物之初生章　【滋息】朱子曰。此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

○性者萬物之一源章　性理大全集釋曰、萬物兼人物而言。一源者。皆出於此也、盡其道盡其性也。

○補註曰、性者、萬物之所同得。故非有我之得

私也。○集解曰。立者。能情立而不留於物欲也。
明。善也。使人盡知不冥知也。成全其性也。

○一故神章　朱子曰。一是一箇道理。○性理大全註云。一是萬物一體。神是通徹無間。○愚謂。一故神。人心無私欲之間。則萬物一體。而無物而非我。故無物而不愛也。【故觸之而無不覺】愚謂。有物觸手足。而即心覺。一氣貫通故也。【不待心使至此云云】愚謂。此感應自然之妙。心與四體本一貫故也。惟非心往而後覺。又非四體來入心。譬如懸鏡。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皆上繫辭之文。註【爲物不貳】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註。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蒙引曰。物指天地。

○心統性情者也章　朱子曰。性者。善也。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情惻隱羞惡情是也。又曰。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又曰。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云云。李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總名。

○凡物章　物字兼人物。【人物之別】物字指禽獸而言。○呂與叔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

近思錄備考卷之一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二

爲學類　○語類百五卷云。近思錄二爲學大要。

○聖希天　通書志學第十章○性理大全集考曰　此篇人之爲學當要立志。士當志於爲賢、賢當志於爲聖。聖當志於希天。○小學合璧曰　聖人以天爲法、賢人以聖爲法。士人以賢爲法。○小學衷旨曰、非謂士止希賢、賢止希聖已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　說見書之說命論語之雍也篇。○朱子曰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　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云云　許魯齋曰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小學衷旨曰　須說君子立志爲學、斷不可安于凡庸、而必以聖賢自待。○小學合璧曰　伊尹之志、恥君不爲堯舜之君、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學者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顏淵之學、不遷不貳心法、學者能學顏子之學、則所學必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黃勉齋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註

【發策決科】楊子法言學行篇曰　須以發策決科。註、射以決科、經以策試。○愚謂　此謂科擧之學也。策字義見漢書音義。今不贅此。字書曰　策、篇簡也。科、條也、品也。

○聖人之道章　通書三十四章○小學合璧曰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之道。又曰。蘊、蓄于中、以之爲德行、乃道之體也。施之於外、以之爲事功、乃道之用也。又曰。陋矣言其志趣卑陋矣。○韓詩外傳云　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

○或問聖人之門章　伊川文集四。顏子所好何學論註、先生始冠遊大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卽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語

類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做得這文好。○程子年譜、亦以此文爲二十歲作。○四書通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朱子又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案、本集載者比是爲詳、朱子略取之耳。○朱子曰、此所以爲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案、本集聖人之門以下、伊川之文也。　註

【哀公問】論語雍也篇。

伊川先生曰學以云云　愚謂、學以至聖人之道也。此一句一章之骨子。道字以方法言。以下自問自答也。○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

學之道如何　朱子曰、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又曰、儲、儲蓄精、精氣。○性理補注曰、儲者積而凝之也。

其本云云　朱子曰、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是未發。又曰、未發時便是靜、五性便是眞、只是定疊說。○性理補註、靜者安而恭也。○朱子大全七十五曰、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

形既生矣　形者指耳目口體。○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性理補注、欲者嗜之也。○案、七情出于禮運、五性者心之體也、七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

情既熾　性理補注曰、熾如火之初燃、蕩如水之飄流。鑿者攻而破之。○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饒氏曰、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朱子曰、養謂順之而不害。○楊升菴曰、性猶水也、情波也。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

【梏】手械也。○愚案、縱其情云云者、不正其心也。梏其性云云者、不養其性也。邪僻甚於縱其情、亡之者由梏之也。註【性】是滅也。【拘攣】字彙曰、繫也。【殄】音田、絕也、滅也、盡也。

然學之道　朱子曰。這一段要緊處。只在明於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又曰。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又曰。覺者約其情云云。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云云。便是詳此意。【所謂自明而誠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注。自。由也云云。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注【養一作往】伊川文集之註也。朱子曰。往字爲是。與行字相應。【窮理之事】語類曰。窮理非是專要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卽窮理之事也。

誠之之道。中庸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註。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於是】是字指仁義忠信。【動容云云】孟永與程子之言。初不相妨。○愚謂。納約自牖。亦自明處入之謂。用之於人己。其理一也。

○問人有志於學章　注【自有不容已者】　愚謂。知盡明則不勉強而行。自不可遏。是力量進也

○問觀物　愚謂。觀物者。觀物理也。察己者。明我心之理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注。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朱子曰。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也。

又問致知　朱子曰。如一艸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夏長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云云　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殀。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艸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又曰。天下之理。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

之明不至於說言矣。○羅整菴困知記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此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是時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終不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要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故曰此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記問之學。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

○横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　明道文集三載之。○朱子曰。明道定性書是二十二時作。○案文集此書首尾僅有數十字。朱子略之。今考張子全書。無横渠問明道之書。此是明道答張子之書也。非面話。○朱子曰。定性之性字。是个心字意。○勉齋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朱子曰。定性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又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

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精選】莊子知北遊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林希逸曰。即無心於物者也。又莊子應帝王篇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眞西山曰。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迎小補韻會。疑京切。○愚案。定者德性之立也。動靜者所乘之時也。德性既立。則動靜常定。何動之有。無將迎者不爲外物所累也。無內外者。靜而存于中。動而應乎外。動靜一理。無內外之間也。蓋靜時定者。寂然不動。性之本體也。動時定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性之妙用也。內外一貫。動靜無二理。時有動靜。性無內外。○胡敬齋曰。動靜體用。兩事當同處致功。

苟以外物　諸解曰。此一章明道意。言不累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

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案。且以性爲隨物於外。當是子厚來書如此。○眞西山曰。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旣以內外爲二本云云】愚案。靜存動應者。內外一本。動而應者。乃所靜而存者也。而今當動應時。以性爲隨物於外。則應接時。性在外而內無有。內無存主。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　愚案。天地之常者。陰陽晝夜之代序。日月星辰之運轉。四時寒暑之往來。生長收藏之推移。亙萬世而不易者。皆天地之常也。○黄勉齋曰。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二段。○朱子曰。定性一書。首尾只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又曰。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又曰。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又曰。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又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黄勉齋曰。廓然大公。是不絶事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袁氏曰。戒懼愼獨。而後則此心體廓然而大公。便是未發之中物來而順應。便是中節之和。

易曰貞吉　咸卦本義曰。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云云。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黄勉齋曰。自易曰貞吉云云。至不可得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絶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也。○朱子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語類。問。憧憧往來。如覇者以私心

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已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如此是否。曰。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朱子曰。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胡雲峰曰。貞者正而固也。如是則吉而悔亡。若憧憧於往來。則失其正而固者矣。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所思者朋類之從爾。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哉。○楊龜山曰。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愚案。貞吉云云。篇內感象曰章程說可參考。【規】小補韻會曰。求計也。

人之情云云。黃勉齋曰。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朱子曰。大率患有自私而用智云云。爲自然。此一書只此兩項。又曰。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又曰。自私只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愚謂。惡外物而自私。是本心蔽昧。猶反鑑也。求照無物之地。而用智。是穿鑿安意而索照也。故註云。雖若二病。而實相因也。蓋惡事物而自私。故用智而反累於事物。

易曰艮其背。艮卦彖辭也。○本義曰。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曰。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

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黃勉齋曰、自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朱子曰、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朱子曰、止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孟氏亦曰云云】離婁下○朱子註曰。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

與其非外云云　愚謂、動靜俱定、內外一貫。謂之內外兩忘。無動靜內外也、【澄】字彙、直貞切、水靜而淸也。○朱子曰、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

聖人之喜　黃勉齋曰、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愚謂、喜怒應物、乃心事之大端、故以此明之、○朱子大全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

夫人之情云云　七段、○朱子曰、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又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又曰。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語。觀理之是非。纔見己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則曰。此亦妄人而已。又曰、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　【朱長文】萬姓統譜云、吳縣人、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名動京師、元祐宋哲宗年號。中召爲大學博士、有文集二百卷。六經皆爲辨說、○案、答朱長文書、見于二程全書六十三卷、此文之始云、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

句多作詩文云云。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云云【聖賢之言】文章詞命皆是【天下之理有闕】致不備也。○全書此文之中亦曰苟是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愚謂平生所爲以作爲文章言【贅】字彙云。附贅。肬瘤也。

來書所謂至書此文之始云見答之辭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衞靈公篇【沒沒】字彙不休息貌。

○內積忠信　易乾卦九三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朱子本義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朱子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胡雲峰曰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朱子曰大抵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個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又曰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又曰忠信便是意誠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修辭便是立誠○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

知至至之云云　朱子曰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又曰可與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又曰進德只管要進去。便是要

至之。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又曰。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爲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所謂始條理云云】孟子萬章下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子註曰。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知終云云　朱子曰。知終是終其到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胡雲峰曰。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朱子曰。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又曰。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蓋上句則以知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又曰。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修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

○君子主敬云云　坤六二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又曰。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朱子曰。敬則本體之守也。又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又曰。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程子曰。敬義如何別。敬只是持己之道。義則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居業錄曰。敬。體也。義。用也。內直則外方。體立則用行也。

敬義既立節　朱子本義曰。不孤言大也。○胡氏曰。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兼全。其德所以不孤也。○朱子曰。敬而無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

○動以天　此章無妄卦傳也。○程子曰、無妄者至誠也。無妄者天之道也。人能合無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許山李氏曰、人受天理之中以生、本自無妄、有生之後、人偽將之妄念乃生。○或說云、聖人不言誠而言無妄、要人在念慮上識取天命之本然耳。　註【震動也乾天也】易說卦文。

雖無邪心　朱子曰、有人自其心全無邪、而卻不合於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盧翁延平曰、當理而無私心、乃仁也。乃無妄也。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猶庸醫之殺人。可見其妄。

○人之蘊畜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易學啓蒙引曰、所畜之大必自聞見而來。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　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云云。○程傳曰、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云云。○胡氏曰、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所以論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朱子曰、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張氏曰、心之中虛者、則於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郭氏曰、君子法之以虛虛、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丘氏曰、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爲主、而感應之機窒。○胡氏曰、咸取無心之義。

其九四曰　【貞吉悔亡云云】說見定性書。【四當心位】本義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云云。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及遠矣。【害於感通】爲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註【拇】程傳、足大指。【腓】足肚。【脢】背肉。【牝馬之貞】坤卦辭。○程傳云、坤以柔順爲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

其象曰、牝馬之貞。【然此】此字指九四爻辭。

【山澤通氣】程傳云、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

○君子之遇艱阻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求諸己、而益自修。　註【阻】字彙、遏也、抑也、隔也。○案韓本亦作沮、非訛。

○習重習也　習字訓重。○蒙引、習字以知言。○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張氏曰、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覆之意。繹抽絲也。思者如此。　注【紬繹】字彙云、紬繹繙閱經書、尋究之也。紬引其端緒也。說文、抽絲曰繹。

以善及人云云　蒙引、與人同歸善者君子之本心也。故信從者衆則有慊其素願。何不樂。　注【與人爲善】孟子公孫丑上注、與猶許也、助也云云　是我助其爲善也。雖樂於及人。　【不見是而無悶】易文言文。○蒙引曰。不慍者惟知學爲分內事。不以在外者爲欣戚。

○古之學者云云　四書講述曰。古今人之學都一般。但其心則有誠僞。又曰、可以得名得利、故曰爲人。○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云云　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胡敬齋曰、學不爲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爲己則皆我事也　○朱子曰、爲學是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　章　朱子曰。學者之不進。由無入處。而不知其味之可嗜。【買櫝還珠】韓非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云云。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糟粕】見

于莊子天道篇、希逸注云、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餘豈知酒味乎。

覬足下蹈【卓爾】語子罕篇、如有所立卓爾。注、卓爾、立貌。【手之舞足之蹈】、孟子離婁上、注【帖】字彙、倚帖。○二程全書六十七卷、有與方元寀手帖。注云、見近思錄。

○明道先生曰修辭云云　乾卦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曰、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又曰、修辭便是立誠、又曰、誠即是忠信。○易蒙引、王應麟云、修辭立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

道之浩浩云云　朱子曰、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二一般、又曰、忠信便是意誠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注【至誠】中庸曰。至誠無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程子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之處也。　註【惻】字彙云、痛也。

○孟子才高　語類曰、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用力處。孟子終是麁。【入聖人爲近】學顏子者。當循序漸進聖人。故曰近。

又曰學者　朱子曰、孟子說得麁、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　語類曰、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外事、又曰、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强省不得、又曰、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

○學者識得仁體　語類曰、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　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要義理栽培】愚謂、要義理栽培者。便是講習討論之學。日熟經義。則良心油然而生。

○昔受學於周茂叔　顏子樂、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云云。仲尼樂、述而篇。飯疏食飲水云云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林希元曰、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不樂。私欲爲累耳　私欲已去、天理流行、萬累俱無。心胷自適。無非天理。豈不可樂。○朱子曰。不要去孔顏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如今說孔顏之樂。亦是說夢耳。○居業錄曰。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

○朋友講習　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朱子曰。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　而各得其助也。○吳臨川曰。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

○須是大其心　孫思邈云、膽欲大。心欲小。○朱子曰、君子心大則天。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鶴林玉露云、邵子曰、心要能放。能放者開濶。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云云　孟子告子下。○朱子曰。言只是要事事經歷過。又曰。若要熟云云。人須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又曰、似一條路須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旦行去。墮坑落塹也。○蒙引。此數人者雖皆上知之資。然得於世故之閱歷。世味之備嘗者至多。○孟子又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云云。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愚謂、自舜發於畎畝之中。是擧孟子語之本末。而略其中之詞而無異議。熟者言義理浹洽心術純熟也　這裏者言處困

苦而歴世變多也。如此數人之所履歴是也。

○參也竟云云　論語先進篇。參也魯。注。魯鈍也。○存疑曰。魯。遲鈍不敏也。○李南黎曰。至聞一貫則魯化。○朱子曰。魯鈍之人。守其心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又曰。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云云　旅獒曰。玩物喪志。注。玩物。卽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志者心之所之。注【胡安國】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諱安國。字康侯。作春秋傳。謚文定。【接引】字彙。接。受也。承也。交也。○案。書旅獒曰。言以道接。朱子曰。接者酬應之謂。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　樂記注。馬氏曰。以禮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云云。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又曰。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於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云云。又曰。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又曰。禮得其和而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故曰禮之報。○輔氏曰。減所以裁抑於外也。盈則充盛於內也。○朱子語類云。進者力行之謂。反者退斂之謂。又曰。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註【撙節】曲禮陳注云。裁抑也。【越】字彙。發揚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莊子人間世曰。天下有大戒二。（註。大戒者大法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注。義人世之當爲者也。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語類云。天分卽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故雖行一不義。

殺二一不辜一而得中天下上。有レ所レ不レ爲。〇孟子公孫丑上篇曰、行二一不義一。殺二一不辜一。而得二天下一。皆不レ爲也、　注、心之正也。

〇論性云云　【二之則不是】王氏曰。性是心之生理。離二了氣質一。卽無二性可一レ名。　註【程子橫渠之言】程子之言者此章也、橫渠之言曰。形而後有二氣質之性一。善反レ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〇論學云云　朱子曰。大事不二嘗做得一。却以二小事一爲レ當レ急、便害二了那大體一。

〇曾點漆雕開云云　【大意】朱子曰。他見二得這箇大綱意思一。於二細密處一未二必便理會得一。又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三曾見二得大意一。如何下レ手做二工夫一。

註【曾點言志】論語先進篇、朱註曰。曾點之學、蓋有四以見三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レ處充滿無二少欠闕一云云、而其言レ志。則又不レ過下卽二其所一レ居之位一。樂中其日用之常上。〇蒙引曰　點之所レ言、皆就二今日之樂一而言、又曰、就二眼前觸レ景一事一而言、非二專以レ此爲下樂也、若以レ此爲レ樂、則不レ足レ爲レ樂、〇朱子注、浴。盥濯也、〇蒙引、盥洗レ手、濯洗レ身、依二語類一只是手足。〇講述云、暮春數句、俱是樂二日用之常一。暮春時之可レ樂者、是常得之時、童冠人之同樂者、是常接之人。浴風歸詠、隨二時與下人以爲レ樂者。是常爲之事、這所レ志卽在二目前一云云　暮春其時猶寒、但地有二溫泉一。故可レ浴。〇圖解云、暮春是時候、亦非レ有レ擇二於暮春一。六七五六隨レ意見在。無二揀擇一也。浴謂三湔レ水沐レ髮盥レ手取二淸潔一。非二裸浴一也、【吾斯之未能信】論語公冶長篇朱注云、斯指二此理一。〇講述云、信是於二義理一見得十分透徹、絕無二毫髮之疑一。〇朱子曰、未レ能レ如レ此、未レ可二以治一レ人、故夫子說二其篤志一。

〇根本須是云云　朱子曰、涵養持敬便是栽培、又曰、先只是從二實上一培二壅一箇根脚一。却學レ文做二工夫一去。　注【朱子曰收其放心云云】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下人將二己放之心一。約レ之使中反復入レ身來上。自能尋向レ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敬義夾持　易坤六二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个天德。又曰。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又曰。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朱子曰。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欲。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　注【霎】韻會。小雨也。一曰雨聲。

○懈意一生　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自棄也。又曰。纔姑待來日。斯自棄也。○愚謂。懈意一生。因于不曉義理。故與言非禮義者一般。所以爲自暴也。

○不學便老云云　程子曰。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　注【閱】字彙。觀也。歷也。

○人之學云云　朱子曰。學者悠悠是大病。○呂東萊曰。萬惡之原生于弱。

○董仲舒謂　前漢列傳及史記列傳有此言。○語類。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程子曰。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又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張南軒曰。學者潛心於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謂莫先於明義利之辨。○朱子曰。南軒曰。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廣前聖之所未發。

○孫思邈曰　唐書方技傳。孫思邈通百家。善通陰陽醫藥。○語類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小心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薛文清曰。膽大見義勇爲。智圓應物無滯。○陳選云。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楊升菴云。此語出于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大心小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案。淮南子

作志欲大。

○大抵學不言　愚謂。言不能形容。而獨欣然默識心通者。乃眞自得也。若雖如有得。而中心不悅豫。而著意強爲者非自得也。【安排】二字出莊子。

○視聽思慮云云　朱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眞　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愚謂。皆天也。言皆是天理之發動。猶鳶飛魚躍亦皆天機也。眞者純乎天理。而無挾雜於人欲者也。

○明道先生曰學只　金仁山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向一邊也。○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洛中語。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己也。○存疑曰。以鞭辟人也。凡爲學。多務外不著己。故要鞭辟近裏著己也。【切問近思】見語子張篇。○存疑云。切問。切於己者問也。近思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爲近也。○朱子曰。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言忠信　衞靈公篇。○講述云。忠。言必由中出。信言必可復。○狐白解。篤是待人。接物不刻薄。敬是戒謹恐懼不放肆。又曰。必言蠻貊者。見無處不可行。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節解云。忠信言誠也。篤敬行誠也。誠能動物。雖蠻貊之邦之遠行矣。況其近乎。【立則見其參云云】圖解曰。參對於吾前。倚倚著于車之衡。又曰。輿是車。○朱注曰。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存疑曰。立曰在輿。亦即兩事以示例耳。【只此是學】存疑云。指博學篤志至參前倚衡。皆鞭辟近裏著己也。故曰。是學言。此正當學問也。

質美者明得盡　存疑曰。言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忠信

篤敬等工夫。一時盡到也　明盡是行了。不但知而已也　○胡氏曰　明得盡查滓便渾化　却天資高知之。卽能行之　而私意無所容也　○大全胡氏曰　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渾】小補韻會　阮韻　渾　流也　○論語大全渾　上聲　案　上聲　阮韻也

○忠信所以云云　乾卦文言文也　【敬以直內云云】坤文言文也　俱見前。

○有人治園圃　語類曰　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　外不足以治人　是濟甚事。○吳臨川曰　振者作興役之善　新民之事也　育者培養己之善。明德之事也　【園】說文　所以樹果也　【圃】字彙　種菜之處

○博學而云云　語子張篇○存疑云　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　又曰　切問切於己者問也近思思其切近事也　【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於是四者也　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　○胡氏曰　此章未及力行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　仁在其中。是徹上　○愚謂　博學云云　近思是至近之事　故曰徹下　仁之全體在其中　是何等至高至大　故曰徹上也　卽至近處至理存焉　自初學至于聖人　亦只一貫事　故曰徹上徹下。○陳氏曰　程子欲思而得之　乃引而不發　朱子曰　從事於此　則心不外馳　而所存自熟　盡發以示人

○弘而不毅　泰伯篇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講述　弘是量　謂心能寬容　不以一善自足　毅是守　謂堅執不以半途自廢　【居之】大全云　此是寬以居之之居　○乾文言　寬以居之。○易大全　當且放頓寬大田地。

○伊川先生曰　【優柔厭飫】左傳杜預序曰　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　饜而飫之　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　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　然後爲得也【飫】林氏注　于願反　字彙　音於　○林堯叟云　如汗海以水深之故　而所浸者遠　又云　如膏澤以

雨多之故所潤者博。又云、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

○修養云云　【祚】小補韻會、存故切、福也。廣韻、祚、福也。○書召誥曰。祈天永命。書經大全呂氏曰、祚祈天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爲可耳。○程子外書曰、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長生久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皆一。○愚謂、如此者。以人力挽回天命者、可謂大功。非眞積力久不易得。

○仁之道　語類曰、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沙土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水便流。又云、私譬如沙石。能壅却泉。公乃所以決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也。能去其私。則天理便流行。又云。公是克己工夫到處。公所以能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貞者事之幹之類。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又云、此公在人身上。以爲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私欲則仁。又曰、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

只爲公　語類曰、恕與愛本皆出於仁。仁之發處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

○今之爲學　遺書十八註、苟能遇難而益堅。何遠弗至也。【迤邐】小補韻會、連接也。又因循也。注【肋】字彙、筋或作肋。○張子理窟。以此語爲張子之語。濶步之下有大走之二字。

○人謂要力行　朱子語類曰、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程子曰、勉强行者

甚能持ㇾ久。又曰。知ㇾ之不ㇾ至。而但欲ㇾ以ㇾ力爲ㇾ之。是以苦ニ其難一而不ㇾ知ニ其樂一耳。知ㇾ之至則循ㇾ理爲ㇾ樂。不ㇾ循ㇾ理爲ㇾ不ㇾ樂。又曰。學者須ニ是眞知一。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知之　【終身事】荀子曰。學至ニ於死一然後已。

○古之學者　訓詁之字解。見下于進ニ近思錄一表上。注【釋訓釋詁】爾雅之篇之名也。釋訓第三釋詁第一。

(一)愚謂。三者所ㇾ讀倶是六經也。而文章之學。學ニ六經一以做ニ文章一出也。訓詁之學。但知ニ六經之訓詁一。而不ㇾ知ニ其理一也。要ニ二者一皆無ㇾ益ニ于其身一。只儒者之學。因ニ訓詁一以求ニ義理一。欲ニ實得ニ之己一。其作ニ文章一者。亦攄ニ發胸中之蘊一。以示ㇾ人耳。古之學者。一者唯儒者之學。而無ニ他之學一。後世文章之學。如ニ漢相如唐柳宗元宋蘇軾等一是也。訓詁之學。如ニ漢馬融鄭玄宋之邢昺一是也。儒者之學。如ニ漢董子隋文中子宋周子張子邵子諸君子一是也。

○問作文　遺書十九卷。

呂與叔有詩云　送ニ劉戸曹一詩也。○詩格注云。晉杜預作ニ春秋左氏傳集解一。嘗對ニ武帝一曰。臣有ニ左傳癖一。癖。嗜好之病。○莊子人間世云。顏囘曰。敢問ニ心齋一。仲尼曰云云。道集ㇾ虛。虛者心齋也。詩格注云。學者爲ㇾ文爲ㇾ學所ㇾ累。却不ㇾ如ニ顏子心齋無事一。又曰。學不ㇾ可ㇾ如ニ元凱之癖一。文不ㇾ可ㇾ如ニ相如之俳一。而獨得ニ顏子之心齋一可也。輸。委輸也。又送也。韻會。以ㇾ車委輸也。又輸送。又云。凡以ㇾ物送ㇾ之曰ㇾ輸。音平聲。又盡也。寫也。

曰古者　【攄】韻會。抽居切。舒也。

注【舊說】考ニ檀弓樂記之古注疏及漢藝文志一。無ニ此說一。未ㇾ知ニ出處一。

且如觀乎天文　賁卦彖。觀ニ乎天文一云云。程傳。天文謂ニ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一。觀ニ其運行一。以察ニ四時之遷改一也。又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又曰。人文人理之倫序。觀ニ人文一以教ニ化天下一。

○莫説道云云　愚謂。學者當下以二天下第一等一爲上志。而不レ墮二于自棄一。【自棄】孟子離婁篇云。吾身不レ能二居レ仁由一レ義。謂二之自棄一也。註。自棄二其身一者。猶知二仁義之爲一レ美。但溺二於怠惰一。自謂二必不一レ能レ行。

○問必有事　公孫丑篇。註。言養レ氣者。必以二集義一爲レ事云云。又孟子曰。是集義所レ生者　註。集義猶レ言二積善一。蓋欲二事事皆合一於義一也。○語類。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レ足三以盡二涵養一否。曰。五色養二其目一。聲音養二其耳一。義理養二其心一。皆是養也。○程子曰。內直則外必方。○胡五峰曰。居レ敬所二以精一レ義也。○朱子曰。敬以直レ內。便能義以方レ外。非三是別有二箇義一。敬譬如レ鏡。義便是能照底。又曰。不レ敬時便是不レ義。

○問敬義　注【塊然】漢書顏師古注。塊然獨處之意。如二土塊一也。

且如欲爲孝　陳氏曰。如レ事レ親當レ孝。非三是空守二一箇孝字一。必須レ窮下格所三以爲二孝之理一當中如何上。凡古人事レ親條目。皆無二一不一レ講。然後可三以實能盡二孝一。【溫凊】禮記。凡爲二人子一者。冬溫而夏凊。

○回也　語雍也篇。註。三月言二其久一。心不レ違レ仁者。無二私欲一而有二其德一也。

○仁者先難　語雍也篇。註。先二其事之所一レ難。而後二其效之所一レ得。○朱子曰。董子所レ謂仁人者。正二其誼一不レ謀二其利一。明二其道一不レ計二其功一。正謂レ此也。○四書節解。難。是方行難也。後者不レ預二期之意。獲是做二得成功一。○程子曰。先レ難克レ己也。注【區區】字彙。小貌。

○有求爲聖人之志　語子罕篇。子曰。可二與共學一。未レ可二與適一レ道云云。朱注。程子曰。可二與共學一。知レ所二以求一レ之也。可二與適一レ道。知レ所レ往也。可二與立一者。篤志固執而不レ變也。○楊氏曰。知レ爲レ己則可二與共學一矣。學足三以明二善。然後可二與適一レ道。信レ道篤。然後可二與立一。知二時措之宜一。然後可二與權一。○朱子曰。

可與適レ道。已看見路脈一。○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二以稱レ物而知二輕重一者也。可二與權一。謂レ能權二輕重一使レ合レ義也。○李氏曰。此分明指示。以二學一爲二階級一也。○說統。此章以二學字一爲レ脈。權只是學之究竟。又云。此言學者既進二一步一。當二更進二一步一。○宜照解曰。可レ與言。其人之力量造詣可二與如一レ此。又曰。立有レ方。而權無レ方。○圖解。立。是有レ得二于道一而守得堅定。注【學原於思】程子之言也。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

○古之學者爲己　論語憲問篇。

○君子之學　朱子曰。爲レ學須レ覺二今是而昨非一。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　案。此性之字。氣質之性也。○周子曰。聖人定レ之以二中正仁義一而主レ靜。○諸葛武侯曰。學須レ靜也。非レ靜無二以成一レ學。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　論語云。君子不レ重則不レ威。學則不レ固。

○博學之　中庸文。○翼註。五之字。俱指レ理言。○講述。審。反覆詳細也。○翼注曰。辨與レ思不レ同。思是搜二索義理一。辨是又就二其所一レ思者剖二決是非一。○講述。篤。厚而力也。厚。有二專レ心致一レ志之義。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　語類云。雖二道是要一レ學二聖人一。亦且從二下頭一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レ得。又曰。學者固當下以二聖人一爲上レ師。然亦何須レ得二先立二標準一。才立二標準一。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レ到二聖人一處二聖人田地。又如何使レ有二倚先レ獲底心一。○朱子大全曰。學者固當下以二聖人一爲中標準上。然豈可二日日比並而較一レ量之乎。○朱子曰。循循有二次序一貌。注【喟】字彙。邱志切。嘆也。歎也。【顏子喟然之歎】語子罕篇。

○尹彥明見伊川　伊洛淵源錄十一。有二尹彥明之傳一。○朱子曰。昔尹和靖見二伊川一。半年方得二大學西銘一看。今人半年要レ讀二多少書一。注【焞】字彙。他昆切。音吞。

○謝顯道見伊川　下繫辭云、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　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郷嬛、慮是思之深。○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言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吳臨川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

伊川直是　朱子語類曰。程子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

○謝顯道云　【醉漢】醉人也。事物紀原云、演義曰、今俗罵人曰漢。蓋晉末胡亂中原。故胡人罵中國曰漢。起南人罵北人爲胡爲虜。又曰、漢武帝征討專事匈奴。由此有胡漢之斥。

○橫渠先生曰　下繫辭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朱子曰、精研義理。無絲毫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又曰、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又云、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無一非義。又云。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又云、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又云。求字似有病。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我外。何待於求。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又云。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又云　內外相應之理。

窮神知化　下繫辭云、精義入神云云。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朱子曰、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又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說統云、神化只是一理。特以存主處言。神運用處言化。又曰。微妙之神。變化之理。又曰、德至於崇。則精義之功成。○蔡虛齋曰、神化皆主天地言。窮神知化只是說與造化脗合無間。○郷嬛云、德極其盛。是

以本吾心自然之神化。妙合於天地之神化。此由下學而上達。妙不容言。

形而後云云　朱子曰。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體隨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黃勉齋曰。形而後云云。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又曰。其以天地爲言。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眞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也。○性理大全補註云。人雖天地氣之全。而不能無淸濁美惡之殊云云。君子之學。變其氣之濁者而爲淸。質之惡者而爲美。則可以復其性善之本體。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也。【善反之】孟子盡心下。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云。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

○德不勝氣　陳潛室曰。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正蒙集釋云。性命於氣。隨向于氣。氣爲主也。性命於德。隨向于德。德爲主也。○朱子曰。二者相爲勝負。又云。性命二者皆是德也。又云。氣稟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

窮理盡性　朱子曰。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又曰。橫渠云。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莫非天　禮記仲尼燕居篇。言游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陳注。領謂總攝收拾之也。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然而無虧矣。○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所以克去私己之累。而全天理之善也。○朱子曰。莫非天也。是兼統善惡而言。又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淸明。才爲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大其心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問體之義。朱子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不以見聞梏其心】集釋云。梏者械繫之謂。所以小而不大也。又云。德性所知。盡于浩天之大。見聞所知。拘於一事之小。蓋見聞有限。體物無窮。乃天性之聰明也。孟子謂　盡心上。注。心所具之理。天又理之所出。能極心之全體者。必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朱子曰。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

○仲尼絶四　子罕篇。子絶四毋意云云。【竭兩端之教也】集釋云。上下精粗本末大小無不盡也。又曰。待。期也。方。局定也。○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朱子曰。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朱子曰。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我是始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與天地爲不相似矣】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

○上達反天理　憲問篇。注。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存疑。譬如登山。日進高明。是一步高似一步。如入谷。日究汙下。是一步低似一步。○講述。達字有積漸至極之義。○存疑。俱有日日新不已之意。○集釋云。反者失而復之也。徇者偏而依之也。

○知崇天也　繫辭上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

地而其處。○朱子曰。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于上。所行實于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之事。又云。學只是知與禮。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知禮成性至易行】程子曰。盡天理便是易也。○朱子曰。陰陽升降便是易。又曰。道義便是易也。○本義。成性本成之性也。案。與張子及華注異。○朱子曰。出謂道義流出道。體也。義用也。○蔡節齋曰。道義之在造化謂之易。易之在人謂之道義

注【習與性成】太甲篇。注。習惡而性成者也。小注陳氏曰。習爲不義。若與性俱成。○賈誼曰。少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蔡虛齋曰。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爲氣質之性者非也。

○困之進人　語類云。辯若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孟子說】盡心篇○存疑曰。在心之理謂之德。志聽也。其德之聽有灼事幾于未然處。事之方謂之術。智巧也。其術之巧有以善事理之當然

【常存乎】講述。常在疢疾中來也

○言有教云云　語類曰。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横渠先生作訂頑【訂】小補韻會云。說文。平議也。

○性理大全集考曰。此篇首言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己之兄弟一輩。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也。

○楊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又曰。西銘只是要求仁而已。○朱子曰。横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又曰。西銘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又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又曰。父母是一家之父母。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饒氏曰。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

爲二大父母一云云。○西山眞氏曰。西銘推二事レ親之心一
以事レ天。蓋父母生レ我者也。而所二以生一レ之者天地
也。父母固我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吳臨川
曰。天地者吾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人事二天
地一。當レ如レ事二父母一。○朱子答二姜叔權一書曰。所レ論
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二假借一。然其理則
未三嘗有二少異一也。若本無二此理一。則又如レ之何而可二
彊假一耶。○朱子曰。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又
曰。西銘之言。指三吾體性之所二自來一。以明二父レ乾母レ
坤之實一。極二樂レ天踐レ形窮レ神知レ化之妙一。以至下於
無二一行之不上レ慊而沒中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
盡時。便是聖人。【乾稱父坤稱母】易彖。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說卦云。乾爲レ父。
坤爲レ母。【藐】字彙。音眇。小也。注【至健】乾
象曰。天行健。正義。健者强壯之名。【至順】坤彖
曰。順二承天一。正義。坤。是陰。柔以和順。【賦】字彙。
稟受也。【資始】朱子曰。資於事下父。以事レ君之資。

皆訓二取字一。又曰。資始。是得二其氣一。資生是成二其形一。
【禮記】禮哀公問篇。
故天地之塞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二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一。塞是說レ氣。孟子所レ謂以レ
直養而無レ害。則塞二乎天地之間一。卽用二這箇塞字一。又
曰。塞只是氣。吾之體卽天地之氣。帥是主宰　乃天地
之常理也。吾之性卽天地之理。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二
主宰一之意。此西銘。借下用孟子論二浩然之氣一處上。又
曰。指三吾體性之所二自來一。以明二父レ乾母レ坤之實一。○
續讀書錄云。天地之塞至其性。此可レ見下人與天地萬
物一爲中一體上。○陳北溪云。塞字就下孟子浩然之氣塞二
乎天地一句上。摄二一字一來說レ氣。帥字只是就二孟子志
氣之帥句一。摄二一字一來說レ理。
民吾同胞　前漢書東方朔傳。同胞之徒無レ所レ容レ居。○
說文。胞。兒生裹。廣韻。胞胎也。○朱子曰。萬物雖二
皆天地所一レ生。而人獨得二天地之正氣一。故人爲二最靈一。
孟子所レ謂親レ親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　其等差自然如レ

是。又曰、與是黨與之與。○眞西山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偏。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注【形氣之正】陳北溪字義曰。人形體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云云。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出于禮運。【强於外】外字指分外。

大君者　朱子曰、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蓋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又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子韶曰。大君謂人主。○宗子猶長子也。家相猶宰相也。○孟子梁惠王篇云、老吾老云云。注曰。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母。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凡天下至無告者也】朱子曰、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疲】字彙、勞力也、乏也。【癃】字彙、罷病。○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疲癃之疾。【殘】增韻、凋傷也、零落也。【惸獨】詩作煢獨、獨也。離騷、夫何煢獨。註、煢、孤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窮民無告者也。【顚連】古文眞寶何解云、綿延之疾也。○易曰、來連。注、不前貌。【無告】孟子正義曰、單隻上下無所告之人也。注【綱紀】詩之紀之綱。

于時保之　朱子曰、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又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黄氏曰、自乾稱以下至顚連無告、如棊局子。言人者天地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如人下棊。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饒氏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

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詩周頌我將篇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時】朱子曰。是也。○吳臨川曰。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純孝】左傳隱公元年。杜注。孝之篤厚也。○吳臨川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又曰。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

違曰悖德　朱子曰。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吳臨川曰。不愛其親云云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害之。是戕其親也。【濟惡者不才】朱子曰。若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云云吾其性說。○眞西山曰。

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可踐形。○朱子曰。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注【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孝經之文。【世濟其凶增其惡名】左傳文公十八年曰。世濟其凶。增其惡名。○林注。世世成其凶德。又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知化云云　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陳氏曰。知化非見聞之知。乃默契之謂耳。○中庸曰。其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

遵ニ述之一。〇朱子曰。志便是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云云。述ニ得天之事一。繼ニ得天之志一。方是事レ天。〇吳臨川曰。知ニ天地化育之事一。則吾亦能爲ニ天地之事一。窮ニ得天地神妙之心一。則吾亦能心ニ天地之心一。又曰。此造レ聖之事。所レ謂樂且不レ憂。純ニ乎孝一者也。

不愧屋漏云云　詩抑篇　不愧屋漏　〇屋漏。室西南隅也。一說。西北之隅。〇備考曰。不レ愧ニ屋漏一。猶レ曰レ不レ欺ニ闇室一。〇小宛詩。夙興夜寐。無レ忝ニ爾所一レ生。朱傳曰。求レ無レ辱ニ於父母一而已。〇孟子盡心篇曰。存ニ其心一養ニ其性一。所ニ以事一レ天也。集註。存謂ニ操而不一レ舍。養謂ニ順而不一レ害。事則奉承而不レ違也。〇朱子曰。心性卽是天。又曰。心具レ性。敬以存レ之。則性得ニ其養一。而無レ所レ害矣。〇吳臨川曰。存レ心操而不レ舍ニ其主ニ於身一之心上。養レ性順而不レ害ニ其具ニ於心一之理上。存レ心養レ性。所ニ以事一レ天。夫其不レ怠ニ於存ニ養此天理一。則是不レ懈ニ怠於事ニ父母一也。〇烝民篇曰。夙夜匪レ懈。〇吳臨川曰。此作レ聖之始事。所レ謂于レ時保レ之。子之翼也。

惡旨酒　孟子離婁下。禹惡ニ旨酒一而好ニ善言一。〇戰國策曰。儀狄作レ酒。禹曰。後世必有下以レ酒亡ニ其國一者上。遂疏ニ儀狄一而絕ニ旨酒一。【崇伯】禹爲ニ伯鯀之子一。初鯀爲ニ崇伯一。故指爲ニ崇伯子一。【育英材】孟子盡心篇。得ニ天下之英材一而敎ニ育之一。【穎封人云云】左傳一。隱公元年。鄭武公娶ニ于申一。曰ニ武姜一。生ニ莊公及共叔段一。武姜惡ニ莊公一。愛ニ共叔段一。欲レ立レ之。武公弗レ許云云。遂寘ニ姜氏于城潁一。而誓レ之曰。不レ及ニ黃泉一。無ニ相見一也。林註。地中之泉曰ニ黃泉一。言生無ニ復與一レ母相見。既而悔レ之。潁考叔爲ニ潁谷封人一。林註。時潁考叔爲ニ潁谷典ニ封疆一之人上。封人小吏也。聞レ之有レ獻ニ於公一。公賜ニ之食一。食舍レ肉。林註。舍。置。公問レ之。對曰。小人有レ母。皆嘗ニ小人之食一矣。未レ嘗ニ君之羹一。請以遺レ之。公曰。爾有レ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ニ之故一。註。以ニ誓レ姜之故一。且告ニ之悔一。對曰。君何患焉。若闕レ地及レ泉。隧而相見。林註。隧。地中道也。其誰曰レ不レ然也。

公從之云云。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林註。施猶廣也。言能廣施孝道感悟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林註。孝子之心無有窮匱。永錫爾類。註。長以己之孝誠錫及其疇類。皆爲孝也。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篇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匱。竭。類。善也。朱傳同。○鄭箋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正義曰。近從朝廷而至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云云。又曰。潁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錫】韻會。與也。賜也。　注【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孟子文也。

不弛勞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云云。驪姬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云云。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姬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由太子。太子懼奔新城云云。或謂。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朱子曰。如申生待烹之事。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注【舜盡事親之道云云】孟子離婁上篇文。

體其受　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云云。○祭義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伯奇】古文眞寶注曰。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後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不敢辭。詳見說苑。○語類。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朱子曰。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眞西山曰。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富貴福澤【玉汝】詩。大雅民勞篇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朱子注云。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鄒嫒云、以汝爲玉。而寶愛之。委以國家。寄以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朱子曰、天之生我。令我富貴。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令我貧賤。便如父母欲以成就我。當勞而不怨。○眞西山曰。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古文眞寶注。已上六者、皆可爲事天者之鑑。○愚謂。貧賤憂戚云云、與孟子告子下、舜發於畎畝章可合考。注【愛之則喜而弗忘云云】祭義及太戴禮曰。曾子曰。父母愛之云云。父母惡之云云。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陳北溪曰。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陳氏曰。存心養性。卽所以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者歟。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程子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云云。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又曰。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訂頑一篇至仁之體也　陳北溪曰。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體也。

學者其體此意　陳北溪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何用窮高極遠。

又曰訂頑立心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又曰游酢　眞西山曰。中庸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亦只欲人不失乾坤之所賦予者。爲天

地克肖之子而已。 注【一視同仁】韓文原人文。
○楊中立問曰 案。以書問也。○體者仁也。用者義也。○朱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說。【理一而分殊】楊龜山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
分殊之蔽云云 朱子曰。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鄕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張南軒曰。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分殊。則理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所以相須也。
且彼 【謂不及】楊氏來書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
○又作砭愚曰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也尤甚。遂作東銘。○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語類曰。戲言出於思。此卽如今法書所謂故也。過言非心也。此卽如今法書所謂失也。 注【夫子所謂云云】語子張篇文。子夏之言也。葉氏以爲夫子之言。偶然之誤乎。
或者節 【長傲且遂非】愚謂。長傲不戒戲謔也。遂非不咎過失也。 注【故爲】太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蔡傳。過者不識而誤犯也。雖大必宥。故者知而故犯也。雖小必刑。【矯輕警惰】小補韻會。正曲曰矯。○此四字。張子之言也。葉采注。二者爲學之大患。
橫渠學堂 【起爭端】觸犯人心。故曰起爭端。 注【訂頑主仁云云】愚謂。理一而分殊是也。 【砭愚主智云云】戒其不明不智。且正其戲謔與長傲遂非是也。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 范育萬姓統譜。爲淳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語類曰。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 【脫】字

彙。解也。

○未知立心　語類曰。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云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又曰。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

講治之思云云　語類曰。急於可欲。則無善惡之雜。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注。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

遜此志　書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蔡傳。遜。謙抑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云云。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朱子曰。遜順其志。抑下這志。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又曰。既遜其志。又須時敏。又曰。爲學之方。只此二端而已。○李氏曰。爲學之道。常以卑遜自下爲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呂氏曰。爲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與爲學工夫相背。○陳氏曰。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述而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注。敏。速也。謂汲汲也。

【逮】字彙。音第。作音大者非也。【非所聞也】說命。匪說攸聞。　注。甚言無此理也。

○明善爲本　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注。擇善可以得善。固執可以誠身。

○今且只　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注。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多識前言往行　易大畜象文。

【俄頃】字彙。須臾也。

○爲天地立心　注【參贊】中庸曰。能盡物之性。則

可ニ以贊ニ天地之化育一。可ニ以贊ニ天地之化育一。則可下以與ニ天地一參上矣。注。與ニ天地一參。謂下與ニ天地一並立爲上レ三。【有王者起云云】孟子滕文公篇文。

○載所以云云　【副】音富。貳也。又音福。義同。【洒】滌也。

○須放心寬快　邵子曰。心要ニ能放一。○羅大經曰。能放者。開濶也。

○多聞云云　學記曰。記問之學。不レ足ニ以爲ニ人師一。○朱子曰。記問之學。則無レ得ニ於心一。而所レ知有レ限。

○爲學大益　程子曰。學至レ變ニ氣質一。方是有レ功。○吳臨川曰。學不レ足ニ以變ニ化氣質一。何以學爲哉。　注【陶鎔】小補韻會。陶。徒刀切。瓦器也。又化也。字彙。鎔。消也。【寬而栗云云】書舜典曰。寬而栗。剛而無レ虐。簡而無レ傲。又皐陶謨。行有ニ九德一。寬而栗。柔而立云云。蔡傳云。凡人寬者。必不レ足ニ於栗一。故欲ニ其栗一。剛者必至ニ於虐一。故欲ニ其毋一レ虐。簡者必至ニ於傲一。故欲ニ其毋一レ傲。又曰。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嫏嬛立者特立。不レ至ニ于懦一也。

○文要密察　中庸文理密察。注。文。文章。理。條理。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　語類曰。通。只是透ニ得那道理一去。病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小。曰。此言下狹隘則事有ニ窒礙一不上レ行。如下仁則流ニ於姑息一。義則入中於殘暴上。皆見レ此不レ見レ彼。

○既學　【創】字彙。始造也。

○竊嘗病　【囂】韻會。虛驕切。喧也。【苟作】愚謂。乃上章以ニ功業一爲レ志也。【多見其不知量也】語子張篇。多見ニ其不一レ知レ量。注。多與レ祇同。適也。不レ知レ量。謂レ不三自知ニ其分量一。【創艾】懲也。

○凡事　盖。蓋字之俗字。居大切。覆也。【於吾言云云】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非ニ助レ我者一也。於ニ吾言一無レ所レ不レ悅。注【如愚】爲政篇。吾與レ回言。終レ日不レ違。如レ愚。

○耳目役於外　程子曰。內重則可ニ以勝ニ外之輕一。

【攬】字彙。手取也。○胡五峰曰。以ニ反ニ求於己一爲ニ要法一。以レ言ニ人不善一爲ニ至戒一。注【急於自治云云】此注。呂東萊說。

○學者大不宜志小云云　論語。子路終レ身誦レ之。子曰。是道也。何足ニ以臧一。○子曰。由誨ニ女知レ之乎。知レ之爲レ知レ之。不レ知爲レ不レ知。是知也。

近思錄備考卷之二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三

致知類

○語類百五曰。近思錄三。格物窮理。註【仍語錄之序】指ニ橫渠之語錄一也。仍ニ語錄之序一。而不レ仍ニ爲レ學之次序一。【周官之義】愚謂。周官。周禮也。程子之言。載ニ于此篇一者。無ニ周官之說一。橫渠之言。易說之下。記ニ於天官大宰之職一。是周官之義具也。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章【知言】見ニ于公孫丑篇一。【億則屢中】見ニ于先進篇一。註【揣】量也。

○伊川先生答門人。【弗識者】聖賢言行。衆人不レ識之者。【諸君】指ニ門人一。【於頤言云云】語類曰。乃知。當時有ニ不レ信者一。【不可放下】言於ニ人言可レ疑處一不ニ敢放置一。而思ニ索之一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出入】謂ニ言之不レ中レ理。與ニ小德出入可之出入一意同。註【約見】大約見レ之也。

更願　完二養思慮一者。非下注所レ謂苦思强索。而至二於鑿一之事上。【條暢】上所レ謂寬裕溫厚之氣生。而明睿開發也。

○欲知得與不得　【沛然】孟子集註。盛大流行貌。【心虛】心氣虛耗也【心疾】心氣之疾病也。○學本是養レ心。如今爲レ學而反致二心疾一者。果不レ知二何學一。

○今日雜信云云　愚謂。雜信者固先有二信レ道之心一。加レ之以下於信二怪異一之心上也。天下之事無レ窮。而理只是一箇。故學而理明。則事皆貫通。【理會】陳選小學註謂。深求而玩二味之一也。又曰。猶レ言二識得一也。

○學原於思　語類曰。思所三以起二發其聰明一。○周子曰。不レ思則不レ能レ通レ微云云。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書曰。思曰レ睿。

○所謂日月至　語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レ違レ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注。三月言二其久一云云。日月至者。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能造二其域一。而不レ能レ久也。○案。存疑講述翼注等之說。異二于集註一。可二參考一。

【則止】言無二言說之可一レ著。不レ要レ消二工夫一也。

【氣象】愚謂。猶レ言二意氣形象一。非下止言中氣象之見二于容貌一者上。

○問忠信進德　易文言。說見二首卷一。

【覿】字彙。七慮切。伺視也。【聰明睿智】大學蒙引曰。於二天下之理一無レ所レ不レ聞曰レ聰。無レ所レ不レ見曰レ明。無レ所レ不レ通曰レ睿。無レ所レ不レ灼曰レ智。【怎生】字彙。怎。音津。俗語辭。猶レ何也。【動容周旋】孟子盡心篇。解見二好學論一。註【規規】韻會。求計也。

○朱子大學或問。引二程子此言一。與レ此少異。○程子曰。誠敬固不レ可三以不二勉。然天下之理。不二先知一之。亦未レ有下能務以行レ之者上也。故大學之序。先致レ知而後誠レ意。【篤信云云】是著レ力强爲也。

除非燭理　非字、程子遺書作是字。大學或問引程子此語、除非二字、作惟其二字。案二程全書、多除非字。其意與只字一般。○或問、所引少異、曰、惟其燭理明、乃能不待勉强、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云云、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　【安排布置】前編注云。著意强爲也。

知有多少云云　愚謂。知有多者有少者。是般數之差等不同。其少者淺者非眞知也。

○凡一物上　上【究】字彙、居又切。窮也、推尋也。俗作究非。

【怎得便會貫通】言只格一物者。不得貫通于萬理也。○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註【意句俱到】言程子之說格物。其語意與言句俱到也。【物之極】物理之極處也。

○思曰睿　洪範五事、思曰睿。蔡傳、睿者通乎微也。○朱子曰、思而便通之曰睿。

若於一事上云云　李退溪自省錄曰。窮理多端。不可拘一法。如窮一事不得、便生厭倦。遂不復以窮理爲事者。謂之遷延逃避可也。不然所窮之事、或値盤錯肯綮。非力索可通。或吾性偶闇於此。難强以燭破。且當置此一事。別就他事上窮得。如是窮來窮去積累深熟。自然心地漸明。義理之實漸著目前。時復拈起向之窮不得底。細意紬繹、與已窮得底道理參驗照勘、不知不覺地、幷前未窮底。一時相發悟解、是乃窮理之活法。非謂窮不得而遂置之也。若延平說、待一事融釋脫落。而後循序少進者。（恐くは淵子之上脫落あらん。）卽是窮理恆規當如是、其意味尤爲淵子盡心篇曰。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蒙引曰。動容謂二一動容貌之間一。周旋謂二動止員活之際一。此皆其小處。皆能中レ禮則其大者可レ知。又曰。動容以二顏貌一言。周旋以二動履一言。

故顏子所事　論語顏淵篇○愚謂。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者。乃約二其情一使レ合二于中一。正レ心養レ性之工夫也。

仲尼稱之　愚謂。此節引下孔子稱二顏子一之言上。以証下顏子之學至二聖人一之道上也。【又曰不遷怒云云】語雍也篇。【有不善云云】下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二不善一云云。易曰。不レ遠而復。無レ抵レ悔元吉。○程子曰。如二顏子地位一。豈有二不善一。只是微有二差失一。纔差失便能知レ之。纔知レ之便不レ萠。又曰。顏子無二形顯之過一。○朱子曰。顏子天資好。如二至清之水一。纖芥必見。○李氏曰。聖人無二不善一。賢人則有二不善一。○伊川曰。知レ之未二嘗復行一。不レ貳レ過也。○朱子曰。顏子克レ己。如二紅爐上一點雪一。

然聖人云云　中庸曰。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假之以年】論語述而篇　子曰。加二我數年一云云。註。加作レ假。史記曰。假二我數年一。○不日而化矣之下。伊川文集。有下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二其不一レ得レ至二於聖人一也。所レ謂化レ之者。入二於神一而自然不レ思而得。不レ勉而中之謂也云云。之數十字上。

後人不達　伊川文集。程子曰。或曰。聖人生而知レ之者也。今謂レ可二學而至一。其有レ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レ之也。湯武反レ之也。性レ之者生而知レ之者也。反レ之者學而知レ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レ達云云。註【記問】學記。此交盡。

又曰自一身之中　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二視聽言動一。皆所レ當二理會一。至二夫萬物之榮悴。與二夫動植小大一。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云云。皆當二理會一。注【顏子卓然】語子罕篇。【曾子一唯】里仁篇。

○思曰睿睿作聖　書洪範、○蔡注云、聖者無レ不レ通也。

○問如何是近思云云　朱子曰。以レ類推者、只是傍ニ易レ曉底一挨將去。如レ親レ親。便推レ類去レ仁レ民。仁レ民便推レ類去レ愛レ物。如ニ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一。又因ニ這一件事一推去レ理ニ會那一件事一。　注【劈】音僻。剖也。劈初頭是最初也。

○學者先云云　朱子曰。無レ疑者須レ要レ有レ疑。有レ疑者却要レ無レ疑。　註【番】韻會、元韻、數也。次也。重也。

○横渠先生答范巽之曰章　愚謂。物怪神姦有無之理非レ難レ語。若見レ理未レ明、雖レ聞ニ當レ有當レ無之說一亦不レ能レ信ニ其言一。

孟子所論　盡心篇○愚謂。物字。暗指ニ物怪神姦一。【源源】孟子萬章篇曰、源源而來。　注。源源若ニ水之相繼一也。

諸公所論　言諸名公所ニ辨論一之排ニ妖妄異端一之說。

守レ之不レ失也、○語類曰、先生提ニ出守レ之不レ失一句一曰、且要レ守ニ那定底一云云、如ド孔子說ヰ非ニ其鬼一而祭レ之諂也、敬ニ鬼神一而遠レ之等語上、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ニ曉得一。且當レ守ニ此定底一。【吾道勝】愚謂、吾心信ニ正道一。而不レ眩ニ于邪妄一。是吾道勝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　語公冶長篇、集註。性者人所レ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云云、至ニ於性與ニ天道一。則夫子罕言レ之、而學者有レ不レ得レ聞者、蓋聖門敎不レ躐レ等云云、○愚謂、張子曰。夫子居常語レ之。集註曰、夫子罕言レ之、二說不レ同、須ド以ニ集註一爲中至當上。○王氏曰、此理在レ天。故曰ニ天道一。此理具ニ於人心一。故曰レ性。

○學不能推究事理　語類曰、顏子比ニ之衆人一純粹。比ニ之孔子一便麤。如下有ニ不善一未ニ嘗不一レ知、知レ之未中嘗復行上。是他細膩如レ此、然猶有ニ這不善一。便是麤、又曰、顏子尚有ニ此語一。人有ニ一毫不是一。便是心麤、

○博學於文者　易曰、習坎有レ孚、惟心亨行有レ尚、○

程傳。習謂二重習一也。他卦雖レ重。不レ加二其名一。獨坎加レ習者。見二其重險一。險中復有レ險云云。坎。陷也。坎。水也。○本義。坎。險陷也。又曰。中實爲レ有レ孚心亨之象一。○胡氏曰。陽明在レ內。心亨之象。○象曰。習坎。重險也。

心中有所開　讀書錄云。張子曰。心中有レ所レ開云云。余讀レ書至二心有レ所レ開處一。隨即錄レ之。　蓋以備二不レ思而還塞一也。【劄】錄也。　注【山徑云云】孟子盡心篇。孟子謂二高子一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レ之而成レ路。爲間不レ用則茅塞レ之矣。今茅塞二子之心一矣。注。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　用。由也。云云。　言理義之心。不レ可三少有二間斷一也。

更須云云　【差】較也。　注【尹問一段】乃焞到問云云之一段也。今此本乃舊本。故二段所レ在。如二注所レ言舊本一。【卷末】論二讀書之法一處也。【廿】字彙。人汁切。○韓本。亦有二廿之字一。【幷錄之】泉州本二段幷錄二之於一處一。【姑從舊本】記三二段於二十一與二三十二一。而從二舊本一也。【而添入云云】此又從二泉本一而添入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　伊川易傳序曰。得二於辭一不レ達二其意一者有矣。未レ有下不レ得二於辭一而能通中其意上者上也。

○學者要自得六經　【浩渺】韻會。浩汗。大水貌。浩然。廣大貌。渺。渼水貌。【乍】字彙。助駕切。忽也。○語類。問。如何是門庭。朱子曰。是讀レ書之法。如レ讀二此一書一。須レ知三此書當二如何讀一。伊川教レ人看レ易。以二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一看。此便是讀レ書之門庭。緣二當時諸經都未レ有二成說一。學者乍難二捉摸一。故教レ人如レ此。或問。如レ詩是吟二詠情性一。讀レ詩者便當下以レ此求上之否。曰。然。

○凡解文字章　愚謂。平二易其心一不レ可レ求二之過深一也。【周道如砥云云】朱子詩傳曰。砥。礪石。言レ平也。矢。言レ直也。○輔氏曰　周道與二下章周行一一意。下章。朱傳曰。周行。大路也。　注【崎嶇】字彙。崎

嶇。山險也、又曰、山路不平也、
或曰節　注【食毋求飽云云】語學而篇、【一貫】里仁篇　【性天之言】公冶長篇、
楊子曰　法言之文也　注【其遠者云云】公冶長篇。
子貢曰　夫子文章云云。【雖鄙夫】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云云、【不可妄生穿鑿】言只以平易之心看之　不可過求高遠　【又謂】程子之言見前。【前說】圈內之注也

○學者不泥云云　【子濯孺子】孟子離婁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衞、衞使庾公之斯追之云云　庾公之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集註。庾斯雖全私恩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特以取友而言耳。【人須云云】愚謂。此人字。指泥文義者。○孟子萬章篇、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

從而揜之、象曰云云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完】補葺也。【浚】鑿之使深也

○凡觀書　【充實之謂美】孟子盡心下。　注、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　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詩之美】盧令篇　其人美且仁之類歟　○愚謂、文字之相類者　義有同者有不同者。不可以相似泥之。而看做一了。

○問瑩中　瑩。音榮、名臣言行錄後集十三卷載之、官至監察御史。【終日乾乾】易乾九三、【文王云云】中庸二十六章云、詩云。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　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純亦不已。

先生曰　答前問也。

○子在川上曰　語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存疑云。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本無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

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子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流去。

○今人云云　語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云云奚以爲。○蒙引。不達。不通於政理也。【不能專對】翼註云。不是一詞莫措。只對得不善。○存疑曰。以訓用。爲字只是語助詞。○蒙引。凡窮經而不能致用者。皆是雖多亦奚以爲。獨擧詩者。蓋偶爲讀詩者言耳。○說統。此示人窮經之法。緊要在心得二字上。○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人而不爲周南云云　語陽貨篇。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云云。○翼注云。爲字不止口耳誦習。便會於心體於身。○存疑曰。正墻面而立。正面對墻而立也。曰正墻面倒用耳。○節解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則不知所以修身齊家者。是近且有遺。況遠乎。信乎。一無所知。一無可行。其猶正墻云云。

○凡看文字　注。引論語者三。俱見于子路篇。○講述曰。善人是志於仁無惡者。○蒙引曰。卽戎。使戰也。○集註。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敎化浹也。又曰。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化民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蒙引。勝者盡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　愚謂。朱子解經。雖與程子不同者多。然其緊要處如合符節。亦此章之意也。

○初學入德之門　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多令初學者多讀之。○蔡虛齋曰。其次論孟。亦可見古人爲學次第。

○學者先須云云　【如丈尺云云】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讀論語者　自然有得之下。二程全書。有雖孔孟復

生ニ。不レ過ニ以レ此教レ人之數字上。【耳聞】小學合璧曰。吾耳親聞ニ聖人之言一。【將來】帝範下。愼ニ過於將來一。○小學句讀云。將來涵養成。謂ニ後來涵養成就一也。○小學章句云。成ニ甚生氣質一。謂下愚者明。柔者强。成中好氣質上也。甚生。稱ニ怎生一。洛中語也。

○凡看語孟【不可只作一場說話】小學合璧云。不レ可下入ニ於耳一卽出ニ於口一。只作中一場虛華話說上。○小學章句云。孔孟之言皆實理也。熟ニ讀其辭一。玩ニ味其理一。而切實體ニ之於己一。則終レ身用レ之。不レ能レ盡矣。○小學衷旨云。切レ己。謂下實體ニ之於身一。而見中於行事上也。切レ己二字有レ味。

○論語有讀了云云　愚謂。程子之言。謂下讀ニ論語一者有中此四等上。【不知手之舞云云】孟子離婁篇文。○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眞樂。形ニ見於動容之間一。而不ニ自知一也。○四書瓠白解曰。手舞足蹈。不ニ必眞個舞蹈一。凡人樂意外現。則有ニ舞蹈一。○語雍也篇。好レ之者不レ如ニ樂レ之者一。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　輔氏曰。六經之言。固可ニ以レ類推而無レ不レ明也。○陳氏曰。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レ是而治ニ六經一。根本正而易レ爲レ力矣。非レ謂下眞可中不ニ必治一而自明上。○胡敬齋曰。若論ニ文字一。則論孟與ニ六經文字一。體面自殊。若論ニ工夫道理一。則六經道理不レ出ニ論孟之外一。六經工夫作用。亦不レ出ニ論孟之外一。

讀書者云云　輔氏曰。聖人作レ經之意。不レ過レ欲下發ニ明此理一以曉上レ人。其所ニ以用レ心而至レ爲ニ聖人一者。二書固無レ不レ具也。至下於吾之所ニ以未レ至ニ聖人之地一未レ得ニ聖人之心一者上。亦惟用レ心。與ニ二書一背戾而不レ合耳。○陳氏曰。當レ味ニ五箇所以字一。

句句而求之　朱子曰。平ニ其心一。只是放教ニ虛平一。易ニ其氣一。只是放教ニ寬慢一。

○讀論語云云【所謂】論語子路篇。○程子遺書曰。今人看ニ論孟之書一。亦如ニ孔孟一何異。○程子又曰。雖ニ孔孟復起一。不レ過ニ以レ此教レ人。

○論語孟子只云云　【剩】字彙。餘也。冗長也。○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以語言云云】輔氏曰。若以論言解著。則意便泥言下。自然局促而有不足意。○論語大全。著。陟略反。語助辭。下同。　一書文字。愚謂。論孟之解也。　【先儒】指何晏趙岐等。
【整理】改正之意。

○問且云云　【不浹洽】字彙。浹。卽涉切。浹洽潤澤周徧也。　注【呂晉伯】伊洛淵錄。萬姓統譜。不載之。　【坐】韻會。被罪也。

○興於詩者　語泰伯篇。子曰。興於詩。　注。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圖解曰。詩是詩經。其中言善言惡。能感觸人心。　【歆】韻會。虛音初。詩歆羨。伊川曰。欲之動也。周語。民歆而德之。猶歆歆喜服也。
【吾與點】先進篇。○愚謂。涵暢。涵養條暢于道德之中。歆動之者。歆動於善意也。吾與點之氣象者。從容優游。而自然進德之謂也。

又云　【汪洋】字彙。浩瀚貌。浩瀚廣大貌。○愚謂。汪洋浩大。興起於汪洋浩大之善心也。

○謝顯道云　程子外書載之。見上蔡語錄。　【哦】韻會。吟也。　【上下】愚謂。上下於其吟聲。　【瞻彼日月云云】詩邶風雄雉篇。　【終曰】終章也。○通解曰。君子泛指行役之人。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之渾厚處也。○朱傳曰。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下章傳曰。忮。害。求。貪。藏。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云云。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小注。胡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又云　【轉却一兩字云云】案。大雅蒸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是轉却一兩字。點掇他也。　【親炙】出于孟子。注
【點掇猶沾綴云云】【沾】韻會。他兼切。益也。俗作

添、綴、株衛切、又株劣切　韻會、連補也、括、韻會、撮也、取也、掇、都奪切　韻會、掇、取也、採也、拾也。○愚謂、沾綴括掇乃是添補取拾之意。合前之數解。而可看其義。

○陳選外生曰【長一格價】小學合璧、格猶級也。又小學句讀云。長一格。謂學有進也。

○不以文害辭　孟子萬章篇、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朱注。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有周不顯】朱傳云。不顯。猶言豈不顯也云云、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云云、故又曰。　有周不顯乎。

○中庸之書　【雖是雜記云云】　愚謂、雜記於精粗。則猶宜精自精。粗自粗。而體用大小不貫通了。然如中庸所說　體用相涵。本末並擧。費隱並該。說本而不遺其末。說末而不遺其本。則可謂不分精粗一衮說了。　注【達德達道】中庸云。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言治天下國家則云云】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注、一、誠也。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　文心雕龍曰。述經曰傳。○朱子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　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　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范氏念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而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吳臨川曰。凡陰陽變易道理。便在其中。元不相離。　直以道字解易字則不可。而易之所以爲易者道也。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爲問、程子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乾初則潛云云】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　○愚謂。　當其可謂之時。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是變易從

道之謂歟。孔子可以仕云云。孔子聖之時者也。

其爲書也　下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有人道。○說統張雨若曰。廣大是統論其槩。悉備是就廣大中細論其詳。【將以順云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說統云。性命只是一理。性者一定而不移。命者流行而不已。【開物成務】上繫辭之文也。小注。吳臨川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

去古雖遠　前漢書註曰。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予生千載之後】自孔子卒年至元符二年千五百六十三年。謂之千載者舉大數也。【斯文】論語曰。天之將喪斯文。集註曰　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云云　至尙其占。繫辭上十章之文。○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朱子曰。然。○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尙其辭者。謂以言述理者。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尙其變者。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朱子曰。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又曰。卜用龜。不用易占。只是文勢如此。○易嫏嬛曰。聖人以憂世覺民之道洩于易。故心精所演。而聖道之闡于易者有四焉。四者何。辭占象變是已。故人之處事。而用易而言者。尙其議論曲中之辭。人之應事。而用易以動者。尙其化裁不拘之變。動之有成績者爲制器。則于老少不易之象尙之。臨事審決爲卜筮。則于吉凶不二之辭尙之。易作于聖人。用周于天下如此。○說統彥陵曰。制器字。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也。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故曰制器。○眞西山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晝夜昏明。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

天之道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

君子居云云　繫辭下曰是故君子居則云云玩其占。本義　占謂其所値吉凶之決也　○易小註　柴氏曰居者靜而未涉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朱子曰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又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韜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又曰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値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

至微者理也　朱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中便有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已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又曰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與禮處又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沈無用問尹和靖云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尹淳問。至微者云云無間莫太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

【觀會通以行典禮】上繫辭文。○朱子曰辭上所載皆是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又曰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又曰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又曰至微者理也云云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說統曰會通。會中之通也典。常也禮。人心本然之天則也○鄭環曰觀其衆理之所統會者何在又于會中求其一理可行之通

故善學者　朱子曰求言者云云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爲人處○此序終曰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

中。河南程頤正叔序。○有宋。書所謂有夏有周之類也。元符。哲宗年號。二年當本朝人王七十三世堀川院康和元年。此年伊川六十七歲。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章　【毫忽】字彙。十絲曰毫。又曰。蠶吐絲爲忽。

○大畜初二　大畜初九曰。有厲利止。○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本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云云。初九爲六四所止。○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輹。本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程傳。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四五陰柔】艮卦。陰爻也。

○諸卦二五章　注【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泰九二非正云云】泰九二曰。得尙于中行。○程傳曰。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蠱之三四云云】蠱之九三曰。少有悔。○傳曰。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傳曰。以陰處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爲云云。故往則見吝。【旣濟之三四云云】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傳云。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慊】字彙。音歉。恨也。不足也。

○問胡先生章　注【瑗】字彙。虞怨切。音願。

○看易云云　【厚德載物】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本義。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

○易中只言　注【反復如復姤之類】愚謂。反。往去也。復。來復也。復卦曰。反復其道。【往來如賁云云】賁卦彖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傳曰。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離下艮上賁 ䷘震下乾上无妄○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傳曰。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上下如咸恆】咸卦。本義曰。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傳曰。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恆】巽下

震上。○彖曰、剛上而柔下。○傳曰、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

○作易云云【昆】字彙、與蜫同。蟲之總名。

○今時人看易【几子】兩脚之踞床也。未考出處。

○游定夫云云【陰陽不測云云】易上繫辭文

○伊川以易傳　愚謂、說得七分者、聖人之道廣博深奧、難說盡。且欲學者之思而自得之。亦引而不盡之意歟。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　二程全書四十九卷載伊川春秋傳序及春秋伊川傳。○愚謂、天之生民云云、與大學章句序、有一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云云、天必命之以爲億兆君師云云一意。【人道立云云】致中和、天地位云云也。○胡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又曰、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云云。又曰、春秋以程傳爲主。　注【彙】字彙、定也。

暨乎三王云云【三重】直解曰、以其至重之事。故曰三重。○朱子章句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子丑寅之建正】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卽其始處建以爲正。○槐亭注跡、天統地統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論語行夏之時。注、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蒙引。建者立也。柄之所堅也。【忠質文】朱子曰、忠只朴實頭。白直做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於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尙忠尙質尙文也。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聖王既不復作【秦至以建亥爲正】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能滅火者水也。稱從其所不勝於秦。故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丘瓊山曰、夏

正建寅爲人統云云。是則三代所建之正法。三才之道也。秦不師古。而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果何統乎。抑何所法乎。　注【漢家自有制度】前漢書元帝紀。元帝爲太子。嘗謂宣帝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夫子當周之末云云　中庸二十九章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云云。注。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云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小注。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直解曰。君子之道。出之既有其本。而驗之又無不合。　注【經世】經。理也。

先儒之傳曰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蒙引。春秋之中。褒貶與奪。悉斷自聖心也。○案。辭不待贊也五字。史記無之。蓋伊川說上句之言也。

【行夏之時云云】衛靈公篇。○存疑曰。此是就四代中。各擧一件極好者。其餘可以例推。　注【顏子克己云云故四代禮樂獨云云】愚謂。此是有天德者。可語王道。　【斗柄初昏】蒙引。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爲的。　【人時之正】存疑曰。歲首而當春孟。故曰時正。　○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云云。　【左傳曰大輅云云】桓公二年。○杜預注。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爲席也。越。音活。○正義曰。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　【周禮有五冕】周禮。弁師及春官司服。○講述。冕。祭服之冠。祭服本當致美。冠尤加衆體上。雖極華麗。亦不爲過。

後世以史　注【作好作惡】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成宋亂】春秋

桓公二年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預注。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

【宋災故】襄公三十年　晉人齊人宋人云云、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爲宋災。故諸侯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林堯叟注、爲宋火災之故、晉合諸侯之大夫。爲會謀以財歸宋賑其災患。

【胡氏謂書晉侯云云】春秋文公四年　晉侯伐秦。○胡氏傳云、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春秋文公三年　秦人伐晉、胡氏傳云。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詩書載道之文　【所謂云云】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索隱云。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程子外書曰。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云云。

有重疊云云　或謂、征伐盟會之類。數數出之。雖非一時之事。非各有異議。又非言以征伐二字。分之爲重疊也。【征】字彙、伐也、孟子、征者上伐下也。又正也、伐下所以正其罪也。【盟】小補韻會云　周禮。國有疑則盟、禮記、蒞牲曰盟。○疏云、割牲左耳。用血爲盟書。書成乃歃血讀書、又誓約也、

○五經之有春秋　【律】字彙、法令曰之律。○愚謂　法律謂其大法。如不孝當誅、竊盜當刑之類。斷例、謂斷罪之條例。如不孝如此者。刑之如此、竊盜如此者、刑之如此之類。

○學春秋云云　遺書十六○案。遺書學春秋句上無文字。言學春秋乃窮理之要。故學之亦爲善、

【較】小補韻會。音角、明也

春秋以何　【胼胝】小補韻會曰、胼。蒲眠切、胼胝、皮堅也、史記、禹手足胼胝、又曰。胝、皮厚也。○五車韻瑞云、史夏紀。禹手足胼胝、○今案。史記夏紀無此事。恐誤。【胝】韻會、張尼切、音與支同。○字彙、章移切。○通鑑集覽曰、列子曰、禹惟荒土功。身體偏

枯。手足胼胝。又云。胼胝。皮堅厚也。【閉戸不出】孟子離婁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云云。孔子賢之。又云。鄉鄰有鬭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

權之爲言 【錘】直追切。○論語。可與權。注。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性理字義曰。秤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有權度。推度事物以取其中。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便是權。

○春秋傳爲按 字彙。按。考也。驗也。註【嫯】音敖。

○凡讀史 【漢家四百年】案。前漢十二帝二百十四年。後漢十二帝百九十六年。通計四百十年。注【三傑】張良蕭何韓信也。見史記高祖本紀。【入關除秦苛法】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初入關中。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云云。秦人大喜。【僞遊雲夢】史記高祖六年。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韓信也。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韓信傳不載之。【繫蕭相國】史記蕭何傳云。相國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註。留稾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案。數日王衞尉諫於高祖。是日赦出相國。

○讀史 注【治忽】益稷云。在治忽。注。忽。治之反也。

○元祐中 【元祐】宋哲宗年號。【印行】事物紀原云。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道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爲板本。卽唐始爲板印。注【范祖禹】言行錄後集曰。嘗爲太史。著唐鑑。官至內翰。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

曰弥生遂以爲名。

○横渠先生曰　朱子答孫敬甫書曰。近思錄中横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爲精密。試一考之當得其趣。

○天官之屬　注【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冢大官冢宰周禮第一載之

釋氏云云　【銖】說文六銖也。字彙二十四銖爲兩。

【然不曾爲大則云云】愚謂。釋氏不能修天下國家之大事業。則凡日用之際。應事接物。皆中理不得。譬如雖卑之一錢微物。而令處其事。亦必不能行其事之宜。而其所做錯亂了。非得二一鐉而悅之。其心乃亂了之謂也。○言。釋氏之廣大。與冢宰之洪大異也。

又曰太宰之職　【太宰之職】周禮第一。【羅】網罟也。【混】小補韻會。雜流也。又混濁也。字彙。水雜貌。又大也。【捕龍蛇云云】韓退之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愚謂。

須用大力量也。【止一職也】愚謂。一官止司一職。不如大宰包括衆職也。

○古人能知詩者　孟子萬章篇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注曰。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尙書難看　注【度】小補韻會。又躔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里。晉書載曆度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讀書少云云　愚謂。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可謂格言。

○六經須循環　小學句讀曰。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循環】謂周而復始。【理會】謂深求玩味也。【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小學合璧曰。格猶級也。○張子曰。六經循環。年欲一觀。

○如中庸文字輩　小學章句曰。輩猶言等也。朱子曰。張子之言。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于中庸。

也。

○春秋之書【惟孟子能知之】程子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注【揣摩】小補韻會。揣。楚委切。凡稱量忖度皆曰揣。史記蘇秦傳曰。期年以出揣摩。注。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又云。鬼谷子有揣摩篇。

近思錄備考卷之三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四

存養類。○蔡虛齋曰。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存養二字本該動靜。朱子解中庸。所謂存養省察之要者。借此存養二字用也。但以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偏爲靜時工夫。朱子當時徧采諸經。無他字可用靜時工夫者。故借用此。註【二者之間】致知。知也。克己。行也。言知行二者之間也。○愚謂。存養之功無分動靜。而靜時爲要。若分屬則存養爲靜時之工夫。克己爲動時之工夫。

○或問聖可學乎　通書第二十章○案。通書無或問之二字。○性理大全集考曰。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楊龜山曰。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乎聖人而後止。○朱子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

有無欲之時、豈不一、〇胡敬齋曰、一者誠也、主一者敬也、由敬入誠、〇朱子曰、無欲與敬字一般、又曰、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又曰、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尋常人如何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推去、庶幾執提得定。有箇下手處、又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又曰、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塡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又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〇黃勉齋曰、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又曰、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又曰、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〇朱子曰、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　註【湛】小補韻會、丈減切、安也、澄也。【朱子曰此章云云】此通書之註也、【無極之眞云云】朱子曰、一即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即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

〇伊川先生曰陽始生　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〇程傳曰、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又曰、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〇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〇饒雙峯曰、閉關休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潜固密而無所泄、云云、〇易蒙引曰、於冬至一陽生之日禁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天子諸侯亦不巡省方岳、上下安靜、皆以保養微陽、使其生意完固爲來春發生之根本耳、〇薛文清云、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也、　註【財成輔相】易泰卦象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〇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〇字彙。財與裁同。

〇動息節宣云云　程子易傳曰、頤養也、又曰、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

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愚謂。節者起居適節也。宣者發暢也。推己及物者恕也。

○愼言語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本義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飮食。

○震驚百里云云　震卦程傳曰。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無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云云。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本義。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項氏曰。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鳴所及之遠也。○趙氏曰。匕長三尺。刊柄與末。○愚謂。伊川涪陵之行。可謂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云云　艮卦。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本義曰。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云云。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郭氏曰。人之耳目鼻口。皆有欲。至於背則無欲。○朱子曰。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又曰。欲出於身。若無所欲。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行其庭　【除】字彙。階也。又門屏之間曰除。註【奸聲亂色云云】樂記文。○陳氏曰。姦聲亂色。聲色之不正者也。淫樂慝禮。禮樂之不正者也。不留聰明。謂不停於耳目。不接心術。謂不入於念慮。【慝】字彙。音忒。惡也。

○聖賢千言萬語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朱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又曰。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語類五十九曰。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云云。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又曰。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云云。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陳氏曰。約猶收也。○程子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陳氏曰。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也。

○李籲問　伊洛淵源錄第八。李校書名籲。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之語一篇。號爲語錄。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海篇。籲音裕。和

也。【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盤】字彙。盛物之器。【盂】字彙。音于。飯器。說文。飲器也。○文中子中說禮樂篇。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大戴禮武王踐阼篇。王聞書之言（冊書也）。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一作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云云。註【趍】字彙。走也。趨也。

【逸】失也。放也。

○呂與叔嘗言　【驅】字彙。策馬謂之驅。又逐也。○患用　與叔之心。專欲除去思慮。程子之意。要中有主則不除思慮而自然無思慮紛擾。程子曰。

欲レ除ニ思慮一則不レ除。亦此意也。

○邢和叔言　萬姓統譜。河東人。從ニ伊川一學。呂公著薦ニ爲崇政殿說書一。○案。二程類語。邢字上有ニ與字一。然則是亦程子之言也。○孟子曰。其爲レ氣也配ニ義與一レ道。無レ是餒也。○愚謂。存養之工夫。乃所ニ以愛ニ養精力一。愛養之方無レ他。節ニ飮食一。愼ニ起居一。寡ニ嗜慾一。定ニ心氣一。如レ此而已。

○明道先生曰　【分限】愚謂。力量之分限也。語類。換用。○語類曰。學者全ニ體此心一。不下爲ニ私欲一汨沒上。

○居處恭云云　語子路篇。孔子答ニ于樊遲問一レ仁之語也。○存疑曰。居處不レ可ニ專指一レ靜。是就ニ一身上一說。○集註。恭主レ容。○蒙引曰。非レ謂ニ只是貌恭一。亦於自然而見ニ於外一也。○講述。恭敬忠俱以レ心言。恭是心不レ慢。敬是心不レ忽。忠是心不レ欺。如ニ心存ニ于居處一。仁便在ニ居處一。心存ニ于執一レ事。仁便在レ執レ事。心存ニ于與一レ人。仁便在レ與レ人。○狐白解云。恭是持レ身之整齊嚴肅處。敬是主一無適。事

在レ此。心亦在此也。忠是以ニ實心一待レ人。不ニ是外合中離一。○陳氏曰。徹上徹下。謂ニ凡聖皆此理一。○吳氏曰。言通ニ乎上下一。自ニ始學一至ニ成德一。無ニ二致一。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云云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レ之。曰思無レ邪。○胡氏曰。程子曰。思無レ邪者誠也。蓋謂。所レ思自然無レ邪誠也。聖人事也。讀レ詩而可レ使ニ之思無一レ邪。誠レ之也。學者事也。○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下以ニ一言一蔽上之。曰毋不敬。

○今學者　語類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レ熟也。亦是太　【做事得重】愚謂。執持太過也。【恭而無禮則勞也】論語泰伯篇。孔子之語也。○愚謂。恭者私爲レ恭之恭也者。恭而無レ禮之恭者。私爲レ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者。恭而無レ禮之禮者。非體之禮也。○語類。私爲レ恭之恭。只是人爲。禮者非體之禮。只是禮無レ可ニ捉摸一。【私爲恭】【非體之禮】俱出處未レ詳。○家語。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恭而安】語述而

篇。

今容貌　愚謂。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恭也。獨善其身。言如鄕原所爲也。與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異。

○今志云云　【助之長】【操之則存云云】【必有事云云】俱孟子公孫丑篇。【亦須且恁去】言欲無助長欲速之患也。

如此者　【德孤】易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本義曰。不孤言大也。【德不孤必有隣】語里仁篇。○愚謂。程子引此語者。乃斷章取義也。與古註疏及程子經說朱子集註之義。語意不同。言德大則自無窒礙而有輔也。【左右逢其原】孟子離婁下。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朱子注。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許白雲曰。取之已深。則日用之間。無往而非道矣。

○敬而無失　語顏淵篇。注。持己以敬而不間斷。○語類。敬而無失。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

○司馬子微　萬姓統譜。司馬承貞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唐有兩司馬子微。見萬姓統譜。○莊子太宗師篇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人間世。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林希逸口義曰。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天隱子養生書　司馬承禎所著。其目有八。曰神仙。曰易簡。曰漸門。曰齋戒。曰安處。曰存想。曰坐忘。曰解神。○其坐忘論曰。坐忘者因存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知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曰。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道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乎。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伯淳昔　【以意數之】不指點也。【再數之】乃

著心把捉也。越不定。故不合。【廊】字彙。殿下外屋。

○人心作主不定　【若不做一个主云云】言心無主。則不能應事接物也。【恁】音津。俗語詞猶何。【張天祺】伊洛淵源六卷載之。萬姓統譜。張戩載弟。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關中稱爲二張云云。○語類曰。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在一箇形象】言寄寓此心。置在一个物事形象之中。○程子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云云。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个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一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爲主。○朱子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

有人胸中　【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公孫丑篇。○朱子中庸章句序。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　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又曰。寫字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讀書錄二曰。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　【澶】遈延切。○語類曰。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李退溪自省錄曰。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三省之類。有事於心。卽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之有。此豈所當無耶。如欲幷此而無之。則自堯舜禹湯精一執中。顏冉請事斯語。皆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寂滅。而後爲學之至也。奚可哉。然此一事字亦難看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卽此事字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　朱子曰。若且收斂身心。專持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又曰。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

○人只有一箇天理　陳白沙曰。人具七尺之軀。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耳。凡百所為、一信血氣云云。則命之曰禽獸可矣。○程子釋言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人多思慮云云　【誅四凶】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傳[illegible]則指四凶者之云云。又曰。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有物必有則】孔子說烝民詩之言、見孟子。朱子注。物事也。則法也。

○靜後見萬物章　注【明道詩】二程全書五十四。明道文集秋日偶成。○性理大全七十。熊氏曰。萬物靜觀者。觀其理也。自得即萬物皆備於我之意。與、意通也。與人同、即萬物各得其所之意。○案。程子遺書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程子曰。觀雞雛可以識仁。又曰。切脈可以識仁。皆萬物有春意之意。

○孔子言仁云云　陳新安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己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峰饒氏曰。心廣體胖、則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卻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

用功之要。
○聖人修己以敬　語憲問篇。○講述言以敬來修己也。蒙引。修己以敬。兼內外動靜而言。只在一句。便都了只緣子路問不置。故以其效而言之。○蒙引曰。百姓舉天下而言。【篤恭而天下平】中庸之文。朱注。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蒙引曰。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之。【上下一於恭敬】存疑曰。上指君。下指臣民。上能修己以敬。則下而臣民皆感之而恭敬。【天地自位云云】蒙引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又鍾為四靈。○朱子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四靈】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體信以達順】朱子曰。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又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陳澔曰。體信以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註【風化】韻會。上行下效謂之風。身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郊棷】音藪。陳澔曰。棷與藪同。○字彙。藪音叟。大澤也。方嚴陵曰。郊棷則在郊之棷也。宮沼則在宮之沼也。○蒙引。體信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卽所謂致中和也。○朱子曰。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又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聰明睿智由是出】蔡清曰。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聞曰聰。無所不見曰明。無所不通曰睿。無所不灼曰智。通者入乎得之謂。○許白雲曰。聰明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聰之精審。見之明了。皆是心上事。○講述云。此字是字。俱指敬言。○朱子曰。聰明睿智由是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又曰。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愚謂。事天者存心養性。順天理而不輕易之。乃西銘之意也。○許東陽曰。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

敬之功用無窮。

○不愧屋漏　詩大雅抑之篇。○備考。猶曰不愧於暗室。○程子曰。學自不欺於暗室始。

○心要在腔子裏　小學陳選注。腔子猶言身子。○小補韻會。腔。枯江切。骨體曰腔。○朱子曰。心之爲物。實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一刻之不存者也。又曰。敬便在腔子裏。○小學衷旨曰。若放而不收。則無以存夫義理之良心也。○語類。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如何。朱子曰。身在此。則心合在此。又曰。孟子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只外面云云　愚謂。外面有隙。言耳目口鼻之欲。有向物于外。則心便走了。而不在腔子裏。故曰制乎外所以養其內也。

○人心常要活　朱子曰。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愚謂。活者活潑之謂。又是常惺惺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　上繋辭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朱子曰。天地云云。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語類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又曰。敬然後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又曰。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又曰。便是天地底敬。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周頌清廟詩曰。對越在天。○朱傳曰。對越其在天之神。○大雅大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愚謂。毋不敬則天理存。以此可事天饗帝。故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愚謂。敬是存ニ天理ー之工夫。敬而天理存則百邪自除。猶ニ元氣復則百病自癒ー。

○敬以直內云云　語類。如何以レ此便謂ニ之仁ー。曰。亦是仁也。若能到ニ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ー。皆可レ謂ニ之仁ー。如ニ克己復禮ー亦是仁。出レ門如レ見ニ大賓ー。使レ民如レ承ニ大祭ー亦是仁。居處恭執レ事敬。與レ人忠亦是仁。但從ニ一路ー入做ニ到極處ー。皆是仁。

若敬云云　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若欲ニ以レ敬要ヒ去レ直レ內則非。又曰。敬則本體之守也。

○子在川上　子罕篇。○吳氏曰。逝者不レ指レ水。斯字方指レ水。○存疑曰。聖人卽ニ川流ー語レ道。欲下人因レ此以悟ニ道之在レ我者本無上レ息。時時體察以遏ニ人欲ー。使丙道之不レ息者。常存乙於我甲。○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ニ私欲以間下レ之。不レ得ニ流去ー。○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レ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レ息。物生而不レ窮。皆與レ道爲レ體。運ニ乎晝夜ー未ニ嘗已ー也。是以君子法レ之。自强不レ息。及ニ其至ー也。純亦不レ已焉。○朱子曰。純。純一不レ雜也。○蒙引。大學誠意正心。修身天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也。○程子曰。至誠無レ息與レ天爲レ一。是曰ニ天德ー。

○不有躬云云　不レ立レ己以下程子語。非ニ易傳ー。【撓】字彙。亂也。又音擾。與レ擾同。○語類曰。以レ立レ己爲レ先。應レ事爲レ後。又曰。隨ニ那事物ー去。便是爲レ物所レ化。【當得天下萬物】愚謂。言應レ事接レ物之際。物不レ能レ撓レ我。而皆從ニ我所下レ爲也。

○伊川先生曰　【公病】猶ニ通患ー也。

○閑邪則誠自存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レ邪存ニ其誠ー。【今人外面云云】是不レ能レ閑レ邪。先欲レ存レ誠也。【役役】韻會。役。使也。字彙。同。韓文。踏ニ常途ー役役。

故孟子言性善皆自內出　愚謂。乃上文所レ謂。不下是外面捉ニ一个誠ー將來存著上也。注。【外鑠】孟子告子篇。仁義禮智非ニ由レ外鑠下我也。我固有レ之也。注。鑠以レ火銷レ金之名。自レ外以至レ內也。

敬只是主一也　語類、主一只是專一、又曰、主一兼動靜而言。　注。【尹彥明曰】案、是祁寬問主一之答也。

○閑邪則固一矣　語類、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有只一云云　盧玉溪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小學裏旨曰、此心既一、則天理爲一、人欲不得相攙、自無非僻之干矣。此內外合一之說。○小學章句曰、一、專一也。○合璧曰、未有外貌放肆而中心能一者。又曰。衣冠整齊、容貌嚴肅。○愚案、葉注與盧玉溪異、將整齊嚴肅做內外說了、恐非。

○有言未感時云云　語類曰。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

○學者先務　【絕聖棄智】老子第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莊子胠篋篇、絕聖棄智、大盜乃止。

若欲免此　【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朱子曰、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語類、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朱子大全、答廖子晦書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語類曰、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又曰、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曰。云云。注【林用中】萬姓統譜、林用中字擇之。始從林光朝學、後聞朱文公授徒建安、復往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云云、謂爲畏友。

所謂敬者云云　語類、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又曰、只思一件事、如思此

一事。又別思一事。便不可。又曰。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時理會一事了。蕢卿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又曰。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云云。道夫曰。主一則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又曰。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北溪字義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又曰。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是主一。又曰。無適者心常在這裏不走。又曰。主一只是無適。○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此一件。【尚不愧于屋漏】大雅抑詩。注。【拈】韻會。奴兼切。捻也。指取物也。

○嚴威云云　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陳選云。嚴肅威重。儼正。謹恪。

○孶孶　孟子盡心上。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嘿】字彙。與默同。

○問人之燕居　【箕踞】字彙。人傲坐形如箕也。○語類一百卷。邵康節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緱氏】字彙。縣名。注。【盤曲曰箕云云】字彙。盤。盤曲也。又曰。蹲踞也。韻會。蹲踞而聚足。

○思慮雖多　注。【等威】出于左傳文公十五年。杜注。等威。威儀之等差。

○蘇季明問　蘇季明。伊洛淵源錄九卷載之。○萬姓統譜　蘇昞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

又問呂學士言　語類曰、須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程子粹言曰、或問、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也。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子曰、存養而已矣。○延平答問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王氏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曰旣有知覺云云　語類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又曰、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之。只是明靜中不是瞑然不省故爾。○愚謂以復之一陽已動爲見天地之心、人心亦天地之心。人心常活而面却是動也。怎生言靜。蓋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靜。亦可也。

或曰先生　【靜中須有物始得】語類曰、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問、靜中

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注【睟】海篇　音碎。眼臨也。

或曰敬何以　【如麻】杜子美詩。雨脚如麻未斷絕。○愚謂。如麻言繁也。【須是習】大甲曰　習與性成。　注【學奕者云云】孟子告子篇。

○人於夢寐間　朱子曰。夜之夢猶晝之思也○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　與且晝所爲等爾。善學者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　注。【朱子曰魂與魄交云云】愚謂。寤時魂發于外。及寐時。魂專于內。是魂與魄交也。

人心須要定　語類。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使他思時方思。愚謂。可思而思之謂。

○持其志云云　孟子告子篇。

○問出辭氣　語泰伯篇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集註　辭　言語　氣　聲氣也　鄙　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

○先生謂繹曰　【繹】張繹也。【校】字彙　通用較　較音教　相角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　何以得此　曰　學之力也

○伊川先生曰致知云云　朱子曰。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又曰。二者自是兩頭說話。本如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爲養。　注【外無物欲】屬寡欲。【內有涵養】屬有所養。

○心定者　語類曰　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　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　孫思邈千金方。有四百四病之說。【皆不由自家】伊川曰。疾病之來。聖賢有所不免也。　【心須教由自家】愚謂。以心使心之謂。

○謝顯道云云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

亦當如此。○朱子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不同。○語類曰。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又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又曰。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朱子曰。舊見李先生嘗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朱子大全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愚謂。靜坐之說自二程始。朱子曰。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蓋初學之人。思慮煩擾。心志由何而定。故二程姑教人靜坐而已。

○横渠先生曰始學之要　語雍也。饒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蒙引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爲主。私欲在外而爲客也。日月至者。私欲在內而爲主。仁在外而爲客。又曰。內外賓主之言。生於本文至之一字。

【過此幾非在我者】問。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朱子曰。不然。蓋謂工夫至此。則非我所能用力而自然不能已。○蒙引。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此關難過。○存疑曰。勉勉循循。猶是在我用力時也。過此則在我無所用力矣。故曰。幾非在我。○朱子曰。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　注。【前說】指圏內注。【後說】指圏外注。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兩說。陳氏以後說爲優。○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又曰。三月不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

至焉者。是私欲爲レ主。仁却爲レ客。然邪客亦是主人。只是以ニ其多在一レ外。故謂ニ之客一。敬則常不レ要レ出レ外。久レ之亦是主人。【循循】字彙。次序貌。注【仁人之安宅】孟子公孫丑篇。【大而化之】盡心篇。

○心淸時少　注。【天君】荀子曰。心居レ中。虛以治ニ五官一。夫是之謂ニ天君一。

○人又要得剛　程子曰。人有レ慾則無レ剛。剛則不レ屈ニ於慾一。○謝氏曰。剛與レ慾正相反。能勝レ物之謂レ剛。

○呂東萊曰。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ニ以不一レ能レ爲レ善者。多是不レ能レ立レ志。故洪範。以レ弱立ニ於六極之後一。大抵爲レ善生ニ於剛一。萬惡之原生ニ於弱一。　注【委靡】韻會。委。隨也。靡。順也。

○戲謔云云　愚謂。戲則氣惰。氣惰則志流。

○定然後　朱子曰。艮之象何以爲ニ光明一。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ニ昏昧一。中有ニ定止一。則自然光明。莊子所レ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大學曰。知レ止而後有レ定云云。安而後能慮。

○動靜不失其時　易艮卦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レ失ニ其時一。其道光明。○本義曰。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擾】字彙。音饒。煩也。亂也。○愚謂。擾擾乃不レ止也。不レ當レ動而動也。【悠悠】小補韻會。閑暇貌。○朱子曰。悠悠。於ニ學者一最有レ病。　注。【因循】字彙。無レ所ニ作爲一也。

○敦篤虛靜　語類曰。敦篤虛靜。是爲レ仁之本。【閡】字彙。與レ陔同。又與レ礙同。隔閡。

近思錄備考卷之四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五

克己類

語類曰、近思錄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顏淵篇、克己復禮爲仁、注。己謂身之私欲。

○濂溪先生曰章　通書第三十一章。○朱子注云、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易正義曰。終日乾乾、言竟此日、健健自強不息。○損卦象、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本義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朱子曰。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窒者塞絶之使不行耳。○丘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損卦艮上兌下。○益卦巽上。震下。○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程傳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朱子曰、遷善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於十分是者、改過則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語類九十四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注【激於忿云云】朱子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涌如山。○愚謂。去惡者懲忿窒慾也。進善者遷善改過也　【莫】字韻末各切、無也、勿也。○至乾之用莫善是

吉凶悔吝云云節　下繫辭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朱子曰、悔者將趨于吉、而未至于吉。吝者將趨于凶、而未至于凶。又曰、吝者口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語類九十四卷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愚謂、易中多言吉凶悔吝。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章　通書後錄曰。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記云。孟子曰云云。○周子全書四卷。有養心亭說。卽是也。周子曰。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性理大全熊氏曰。此篇言養心。在於寡欲。孟子寡而又寡。以至於無。則至於聖人地位矣。○孟子盡心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云云。○小注。張南軒曰。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是者。○永嘉陳埴近思錄雜問曰。此謂私慾耳。克去私欲。當自寡而至於無。

○伊川先生曰顏淵章　語顏淵篇。○蒙引請問其目。何者爲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朱子曰。己謂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目者條件也。○又曰。非禮者己之私也。○直解曰。視聽言動。皆有个自然的天則。是則所謂禮也。又曰。非禮皆己也。於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存疑。人之一身只是視聽言動四件。非禮皆勿克己之條目盡矣。又曰。非禮卽己私視聽言動上。若有一毫不當爲處。便是非禮。便是己私。○鄒魯指南曰。如非禮勿視。非既視而後禁之。亦非目不視之而已。勿有欲視之心方是。餘倣之。○圖解云。勿卽上克字。勿視非禮則視皆是禮。卽是復禮。○四書節解云。吾身之視聽言動皆心也。一有涉於非禮。卽己也。故必禁止於心。非禮者勿視。○輔氏曰。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愚謂。耳目口體皆有欲。故一任之。則放僻邪侈。無不爲。若以禮制心。則欲去而理存。故

曰仁。○程敬菴曰、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爲心。○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蒙引由乎中而應乎外一句、帶四者身之用也。作一截制於外所以云云、自作一截。○蔡謨曰、四者身之用、心則其體。○或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朱子曰、制却在內。○語類四十一卷、朱子曰、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之處、便是非禮。又曰、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又曰、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朱子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

顏淵事云云節　論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陳選曰、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膺】中庸文。注、著之心胸間、言能守也。【箴】小補韻會、箴也。譬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

視箴　講述四者之用、視爲急、故爲首、次聽、次言、次動。○陳選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論語小注葉氏曰、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撿防、先以視爲準則。○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蒙引、此則字即上文要字。○小學衷旨曰、物欲之蔽心、皆從目先入。○小學集說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中指心之體。○陳選曰、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至於眞積力久、則誠矣。誠者從容不勉者也。○蒙引、久而誠矣、是仁之極致也。○小學章句曰、誠者眞實无妄

不勉而能也。

聽箴　蒸民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眞西山曰。言秉執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陳選曰。性卽理也。人之秉彝。乃得於天之正理也。○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卽秉彝之性也。○樂記曰。知誘於外。又曰。物至而人化物。○語類四十一。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蒙引曰。知誘知字。從知覺上說。謂知誘於物。而爲物所化也。○胡氏曰。知誘物化者。因有所聞。而隨物以往也。○陳氏曰。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小學章句曰。人有秉執之常性。受於天命。無有不善。惟情欲既動云云。【卓】字彙。特立也。○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止。而不爲物遷也。【閑邪存誠】乾卦文言文。○小學章句曰。知所當止。不爲物誘。邪卽物誘也。○陳選曰。惟彼先覺之人。卓然自立。知其當止。而志有定向。故能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勿聽也。○愚謂。此以先覺。爲耳不妄聽之法。

言箴　陳選曰。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發發言也。樞機喩言。謂言能興戎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蔓。己放肆則悖於人云云。四者言之病也。訓辭。訓戒之辭。卽非法不道也。○蒙引。躁雜亢妄逆理。○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陳選曰。人之禍福榮辱繫於言。故比於樞機。○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古文眞寶注。言出而興兵戎。或言出而兩國結好。○蒙引。言語是人之樞

機。而下文說出曰云云。胡是以下四句。說利害上
說。【惟其所召】朱子曰。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
分。可畏如此。○支與枝同。猶木之多枝。○古文
眞寶注。言語太多。則支離不可曉。○語類四十一。
朱子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物處。須是不
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則自家道心自做主不
成。如何去接物。下云。胡是樞機云云四句。都是
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事。【出悖來違】
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云云。【己肆物忤云云】蒙引。便
是樞機之意。【非法不道】孝經文。○小學合璧曰。
非先王法服之言。則不敢道。○蒙引曰。非法二
句只替非禮勿言之一句。用乃反諸爲協耳。注
【樞謂牙也】舊名云。其樞曰牙。似人牙也。鈎絃
者曰牙云云。合名之曰機。
動箴。愚謂。四者之司動爲大。擧一身之容。皆是
動。包視聽言在中。○蒙引曰。知幾其神乎。又
曰。幾者動之微。○愚謂。周子曰。幾善惡。蓋善惡

已動而未形之間。一念細微處。○陳北溪曰。哲人
於一念微動。便已知覺而實之。志士於事爲已著
方知謹守之。○蒙引曰。誠之於思。守之於爲。
言者思者心之動也。爲者迹之動也云云。本文動字包
兼此。○朱子曰。哲人志士非是兩般人。却是覺得
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做工夫。須著
隨處照管。○語類四十一卷。問。哲人知幾云云四
句。莫有優劣否。朱子曰。思是動之微云云。這箇
是說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
不可不守。○愚謂。邵子曰。無身之過則易。無
心之過則難。故以哲人志士爲二項而言乎。○
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雖是兩般。大抵順理
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是緊要。這是生死路頭。○小學合璧曰。哲人志士雖
異。大抵順乎天理而動。則從容安裕。從於人欲
而動。則姦窮而危殆。○案。小學句讀說亦與合璧
同意。與葉注異。【順理云云】陳氏曰。結上文二

善之動。【造次】論語注。急遽苟且之時。○書多方。
惟狂克念作聖。○詩小旻云。戰戰競競。傳云。戰戰恐
懼。競競戒謹。○陳選曰。動於心。造次而克念。動
於身。戰競而自持。內外交致其力也。【習與性成】
書大甲云。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蒙引。習
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新安說非是。以性
爲氣質了。○小學合璧曰。與天命之性俱成。而
有以全其本然之善矣。○古文眞寶注。習慣自然
合於天理。○小學章句曰。其思也造次能念而不
妄。其爲也戰競自持而不肆云云。如是習之久。則
不待勉強。如天性然。而與聖賢無異矣。又曰。
思者心之動。乃理欲初分路頭云云。爲者身之動。乃
見於事爲之時。察覺軒說與陳選及章句同。○蒙
引曰。四箴通是制外安內意。視曰制之外云
云。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云云。動曰造次云
云。都是此意。○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
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復之初九曰章　程傳曰。无祇悔。不至於悔也。
○易說統云。陽本天地生生之心。自剝之反。爲復
也。如寒而暑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
復。○胡雲峰曰。復善貴早。善失之遠而復。必至
有悔。○雙峰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緜緜。本自相
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慊然不自安
之意。已萌於中。是卽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
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省察克治之功
不加。雖有爲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是以縱
欲妄行。而其悔至于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
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于悔焉。則人欲
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顏子無形顯之過節　韓文十四卷。顏子不貳過論曰。
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
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夫子謂其庶
幾】繫辭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

復、無祗悔、元吉、本義云、庶幾近意、言近道也、
○晉之上九晉其角章　朱子本義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大全徐氏曰、進而至於角窮而无所往、獨用其剛而伐邑以治其內、○程傳云、不失中正爲貞、
雖自治而程傳云、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云云、
○損者損過章　本義曰、損減省也、○程傳曰、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峻宇雕牆】五子之歌曰、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蔡傳、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字彙、屋四垂爲宇、【酒池肉林】引事出于史記、【窮武】後漢書劉虞傳之文、注、窮黷、慢數也、
○夬九五曰章　【夬】字彙、古怪切、卦名、○易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澤天夬○程傳曰、五雖剛陽、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夬、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
○方說而止章　程傳曰、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本義、節有限而止也、○朱子曰、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節之九二章　九二之傳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章　論語憲問篇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集註、克好勝、伐自矜、○章引曰、四者雖有之、能是人欲、旣曰不行、則是人欲猶在、而但力制之耳、○講述、不行與克己異者、克己是克之使不留於中、如去草而絕其根、所以爲仁、不

行是制之。使不發於外。如以石壓草。所以未仁也。【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愚謂。知不知自孔子言之。注【怨忿恨】存疑云。忿急。恨緩。即忿之留也。

○治怒爲難章　程子遺書曰。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王氏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

○堯夫解云云章　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謝疊山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謗君子之無德。所以儆君子。而進于德歟。君子之無才。所以儆君子而勉全才也。○居業錄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惰慢則德亡。【動心忍性】孟子告子下篇朱注曰。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講述云。動心是仁義固有之良心。但蔽于逸欲。則其機泯。故必困苦而後能動。

○目畏尖物章　語類。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程子外書曰。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語類。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朱子曰。是如此。

○舍己從人章　孟子公孫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九德最好章　臯陶謨篇。○書經講義云。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云云。禹因問九德之目何如。臯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于縱弛。惟寛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寛得其中。而不過于

寛。這是一德云云、謹厚者或過于鄙朴。惟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一德。有治才者或少敬畏云云、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馴而又能果毅有爲、則馴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是一德。勁直者或過于峭厲、惟直而又且温和可親、則直得其中云云。簡易者過于坦率、惟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蔡傳曰。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云云、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强而義者、强勇而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德之自然。注、【勁】字彙。音敬、健也、堅也。【游氣紛擾】朱子曰、游氣是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

○飢食渴飲章　語類。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愚謂。飢食渴飲、冬裘夏葛、皆是人事之當然、日用不可缺者。而天賦之分也。故得順理而無貪心、則四者亦天職也。

○獵自謂章　愚謂、凡人之情欲、潜隱未發者多矣。未可謂已無是欲、一日觸之則情意忽開、而不可止。○明吳與弼號康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心慨慕焉、及覩明道亦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出于明言行錄

○罪己云云章　王氏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因藥發病。注【沮】字彙。止也。抑也。隔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章　孟子公孫丑上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注【兼人之勇】論語先進篇曰、由也兼人。【朱注】兼人謂勝人。○存疑曰、兼人蓋一人兼兩人之勇、猶云加倍於人也。

○人語言章　吳臨川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

爲レ學哉。

○問不遷怒云云章　語雍也篇。顏子之事也。○講述曰。本怒ニ他這箇事ー。到ニ那个事來ー。這怒心猶在便是遷レ怒。又曰。不レ遷レ怒無ニ一毫之留滯ー。爲ニ克レ己之至ー。○邵子曰。無ニ身過ー易。無ニ心過ー難。顏子不レ貳レ過。是心過。○存疑。怒與レ過。皆己私也。不レ遷不レ二。皆由レ克レ己。○蒙引。甲乙是兩人。

如舜之誅四凶　事見ニ舜典ー。

世之人固云云節　左傳昭公十九年云。所レ謂室於怒市於色。○明道定性書曰。聖人之喜。以ニ物之當レ喜。聖人之怒。以ニ物之當レ怒。是聖人之喜怒。不レ繫ニ於心ー而繫レ物也。

○人之視章　【仰不愧云云】孟子盡心上。仰不レ愧ニ於天。俯不レ怍ニ於人ー。二樂也。　【怍】音昨。　注【欲】字彙。不足貌。孟子自視欲然。

○聖人責己感章　愚謂。感者吾誠意使ニ人感ー也。應者他人應レ吾感レ之也。感者工夫也。應者效驗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章　王氏曰。程門上蔡去ニ得一矜字ー云云。傲。生ニ客氣ー。傲。矜之別名也。傲。凶德。繞傲意氣便驕。聲色厲。自處便高。視レ人便下云云。傲之反爲レ謙。謙之六爻無ニ凶德ー。

○思叔章　【詬】字彙。古候切。詈也。

○見賢章　語里仁篇。

○橫渠先生曰湛一章　語類曰。湛一。是未レ感レ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ニ目之欲レ色。耳之欲レ聲。便是氣之欲。攻ニ取那物ー。【屬厭】左傳曰。願以小ニ人之腹ー。爲ニ君子之心ー。屬厭而已。林氏注。屬。音燭。足也。厭。平聲。國語韋昭注。屬。適也。厭。飽也。

○惡不仁章　孟子盡心上曰。行レ之而不レ著。習而不レ察。　注。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

是故徒善節　性理大全集釋曰。好レ仁。仁也。惡ニ不仁ー。義也。語不レ及レ義。張子推言レ之。○里仁篇。子曰。我未レ見下好レ仁者惡ニ不仁ー者上。

○責己者章　集釋曰。責レ己反レ躬者。當レ知ニ天下之大ー

圖解之說。蓋人人皆非之理、爲、學乎、于但務盡己、未嘗非人、此學問之極功也。

○遺經章　字彙、註、諸曰、遺、小補揩曾。正、曲曰、遺。○胡敬齋曰、學者之所、患、最甚稍與、輕、稍間自治處、解則物欲恣、只敬一字可以治之。

○君子不必避章　曲禮下曰。天子視不上於袷。曲禮也、不下於帶、國君綏視。注。綏。頹下之貌。視國君者、目不得平看於面、【堂堂乎云云】論語子張篇之文。曾子之語也。注、堂堂、容貌之盛也。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注【難乎】說會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注、遜、謙抑也。

人之有朋友節　論語以友輔仁。【善柔】論語注。善柔、工也、善于明工、於媚說、而不諒。注【相觀】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

仲尼嘗曰節　語意問構。○論語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存疑云、居位是居、其正位、不偶坐也。○孤白解曰。位是主者之位。○圖解曰、先生是長者、非師也。○存疑云、欲速成者、不止童子之位、欲進於成人之列也。

詩曰溫溫恭人節　輔慶源曰、人溫柔則淳、唐丁那客氣、其德方可進。○六帖云、溫溫字重、乃形容恭人之貌。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眞西山曰、溫者和易之意、恭者以其爲固修身者以敬爲本、故此溫溫恭之人、有立德之基也。

○世恩不讓章　陸選曰。壞、壞也、其實性、親愛用也。有物我、如言分彼此也、病根即私情也。【弟子弟云云】此言病根同所居而長也。

近思錄備考卷之五　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六

○伊川先生曰章　語學而篇。弟子入則孝云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孟子曰章　離婁上篇。

○幹母之蠱章　程傳曰、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又曰、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蠱、皿之有蟲、蠱壞之義云云、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東坡云、器久不用則蟲生、之謂蠱云云。○本義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從容將順節　孝經曰。將順其美、【矯】字彙。強亢貌。

【拂】戾也　○事治而已之下　程傳曰　故曰　不可貞　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則中道也。

○正倫理章　程子易傳曰　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云云。○家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注【以正倫理爲先】通書曰、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愚謂。是亦以正倫理爲先之意。

○人之處家章　案。私愛者情與恩也。正理者禮與義也。【以剛爲善】傳又曰　初三上是也。

○家人上九章　程傳曰。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　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　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

○歸妹九二章　九二象傳也。○楊誠齋曰　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測　皆陽剛中正之德也。○潘氏曰、守其幽靜之正。以奉承乎五。可謂賢矣　幽。女德也。未變女德之常也。【媟】音屑。

【狎】音治。

○人無父母章　陳選云、念父母鞠育之劬勞。故倍增悲痛。可者可置酒張樂也。○小學衷旨曰　父母俱

存一樂也。何可不置酒張樂以爲樂　通鑑唐太宗紀二十年　太宗曰　今日吾生日　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

○問行狀云章　明道行狀。見二程全書及伊洛淵源錄。○易說卦傳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曰。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天命猶天道也。○案。張子朱子之說與程子異。語類七十七及易大全可考。○本義　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朱子曰。充其性之所有。方爲之盡。○語類。朱子曰。窮理是知。盡性是行。如爲子知所以爲孝。爲臣知所以爲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鶴齋云。性命一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注【王季之友】詩大雅皇矣篇云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朱傳。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也。

然今時節　【由之而不知】孟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習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四書示解曰。自少至老。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斯道爲何物者。比比皆然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云云。子思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問第五倫章　第五姓。倫名。爲司空。司空。東漢三公之一也。○後漢書本傳。倫少介然有義行。居以貞白稱。

視己子節　【兄弟之子猶子也】檀弓之文。

又問天性節　【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經之文。○呂臨川曰。父慈子孝。天性之本然。【以兄弟爲手足】愚謂。言欲爲一體而親愛之。故古人以兄弟爲手足。禮記曰。骨肉之恩。手足之愛。又李華云。雖無兄弟。如手如足。【兄之子不甚美】謂才之不美也。【必擇其可稱者云云】愚謂。非言擇庸

惡者配我女。唯欲其才知之相稱而已。○避嫌爲名則不可。爲免禍而爲之者可也。文選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溫公曰。嫌疑之間。不可不愼。○愚謂。孔子妻于南容與公冶長。或其女與婿之年不相若。或妻之有先後。非一時之事。皆不可知也。

○問孀婦章

又問節　【餓死事極小】司馬選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小學章句曰。人皆有死。守節而至餓死。則餓死。比之失節爲小矣。失節則無人道。而不可以立於天地之間。故曰事極大。此一章。言孀婦不可再嫁人。而人亦不可娶也。

○病臥於床章　小學章句曰。醫者死生所係。子有病。委之庸醫。雖非不慈。比之不慈。親有病。委之庸醫。雖非不孝。比之不孝。子能知醫。則親病不爲庸醫所誤矣。○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是何如。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語類云。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程子葬父章　程子父名珦。【周恭叔】程子之門人也。伊洛淵源錄十四有傳。云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云云。○雜記下云。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也。

○買孔傳章　【虞】字彙、備也、慮也。
○先公太中章　伊川文集、先公太中家傳之文也。先公程子父也。父卒稱先公或先君。太中官名。案、伊川文集、程珦任太中大夫。○珦、字彙、音鄉、又音餉義同。【任子】書言故事云、父爲官而舉其子、謂之任子。受父官蔭曰父任。前漢張安世以父任爲郎。大臣得舉其子弟爲郎、父所保任、故得爲郎。○說文、任、保也。○伊洛淵源錄、太中公屢得任子恩。【親戚】孔穎達禮記疏、親指族內、戚言族外。【從女兄】劉氏之女、乃珦之從女兄也。其子從女兄之子也。【姪】與姪同。女兄珦之姊也。甥女女兄之女也。○語類、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五雜俎八曰、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豈以人情故、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公慈恕節　侯夫人事舅姑以下、上谷郡君家傳之文也見于伊川文集。侯夫人者二程之母也。【自牧】易謙卦、初六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稟】字彙受命也。【從叔幼姑】珦之少妹、程子之叔母也。爾雅、夫之弟曰叔。【笞】字彙、抽知切、擊也。【朴】匹各切、音粕、杖也。【呵】與訶同、責也。【夫人男子六人】案、伊川文集、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次頤、次韓奴、次蠻奴、二人皆夭。【羹】曲禮曰、毋絮羹。注、絮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夜出秉明燭】內則曰。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列女傳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閤】字彙。內中小門。
○横渠先生嘗曰章　王雲鳳云、生事死祭、皆當親爲之。○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統云、君子之祭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注【行狀】張子行狀呂與叔撰之。伊洛淵源錄載之。

○舜之事親章　蔡註。心不㆑則㆓德義之經㆒爲㆑頑。口不㆑道㆓忠信之言㆒爲㆑嚚。○小學章句曰。舜盡㆓事㆑親之道㆒。宜㆑得㆓親之悅㆒。而猶不㆑悅者爲㆓其頑嚚㆒云云。若㆓中人之性㆒。未㆔必若㆓舜父母㆒云云。

親之故舊所喜　陳選曰。故舊中所㆑喜者。○王雲鳳曰。或故舊。或凡所㆑喜。案。二說不同。○陳選曰。賓客之俸謂㆓酒殺之類㆒。【辨】字彙。辨同。具也。音齋。

○斯于詩言章　陳選云。斯于小雅篇名。式語辭。好和朱子曰。不㆑要㆓相學㆒。言不㆑要㆔相㆓學其不好處㆒。

【斷】鶴林玉露五。相字。音斷。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敎㆑不㆓相離㆒。相字下自注云　思移切。乃知。今俗作㆓斷字㆒者非也。○小學斷字作㆑相。○小學章句曰。此一章言㆓兄弟各盡㆓其道㆒。

○人不爲周南章　孔子之言。見㆓于語陽貨篇㆒。集註云。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面㆑牆而立。言。卽㆓至近之地㆒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婢僕始至章　【掇】字彙。都奪切。拾也。採也。提掇者在㆑上者。提㆓掇之㆒也。更謂亦在㆑上者。謹㆑之也。本心者。婢僕始至之心也。

近思錄備考卷之六　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七

出處類　語類曰。近思錄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

○伊川先生曰賢者章　蒙卦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呂東萊云。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其尊德云云】孟子公孫丑篇文。蒙引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尊注云。自古名世之士。大抵皆以此卜其君以決其去就。

○比吉　比卦彖文。○程傳曰。比親輔也。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又云。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安。又曰。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本義曰。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云云。○案。原字。程傳爲推原。本義爲再之義。○司馬溫公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文言曰。元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姤頻曰。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且必無間斷。而永無姑息而貞。

○履之初九曰章　呂東萊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吳臨川曰。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歟。○程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若欲貴飾【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傳曰。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云云。若欲貴云云。

○大人章　本義。否。閉塞也。

○人之所隨章　隨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傳曰。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

○君子所貴章　賁初九程傳曰。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其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云云。守節義君子之賁也。○

本義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郭氏曰。君子以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而不失義也。○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易蒙引。舍車而徒。申賁其趾之意也。○說統。在下故稱趾。又曰。軒車。人之所以爲賁也。初以徒爲義。不以乘爲義。則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矣。

○蠱之上九章　程傳曰。上九居蠱之終。處事之外。無所事之地也、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

【象曰云云】程傳云。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　○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

【介】字彙。節介。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註【伊尹耕於莘野】孟子萬章篇。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太公云云】見六韜及說苑。【張良】前漢書列傳十。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王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疏廣】前漢書七十一卷。疏廣謂受兄子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皆老子之言。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恐有後悔云云。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徐孺子】後漢書列傳四十三。徐穉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申屠蟠】後漢書列傳四十三。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黃瓊辟不就。後數辟舉不就。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嚴陵】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周黨】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字伯況。守節不仕王莽。建武光武中徵並不到。

所患豈有節　患關懷抱道德云云者　得而大者也。獨潔其身者失而小也　知止足與時能度分者亦比之懷抱道德云云者為小也

○遯者章　象曰遯亨小利貞　傳云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　又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傳又曰　苟可以致其力　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　未必於遯藏而不為　故曰與時行也。

聖賢之於天下節　【區區】小補　曾小貌　【王允】後漢書在十六卷　時靈帝崩　昔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　允矯情屈意　每相承順　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謝安】晉書　謝安字安石　後拜吏部尚書　時孝武立政不自己　桓溫威振內外　安盡忠匡翼　終能輯穆。

○明夷初九章　明夷初九曰　君子于行　三日不食　程傳云　初九居明夷之初　見傷之始也　君子明照見事之微　雖始有見傷之端　未顯也　君子則能見之　故行去避之　君子于行　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　三日不食　言困窮之極也　世俗孰不疑怪　世俗之人未能見　故異而非之　註【楚王茂】案　程傳亦引之　○前漢書列傳六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　以穆生等為中大夫　敬禮申公等　穆生不嗜酒　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及元王薨　後至孫戊即位常設　後忘設　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　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　不去楚將鉗我於市　師古曰以鐵束頸也　遂謝病去　申公白公獨留　王稍淫暴　二人諫不聽云云　○師古云　醴甘酒也　晉灼。刑名　胥相也　靡隨也　謂繫使相隨而服役之　猶今之役囚。

○晉初六章　【遯容】亦從容之意歟　從容舉動詳審閑雅貌　【汲汲】字彙。不休息貌　【悻悻】字彙。下頂切　怒也　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　○程傳曰　初六晉之下進之始也　晉如升進也　摧如抑退也　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　唯得正則吉也　罔孚者在下而始進云云　乃此未之【晉如摧如云云】

本義曰、有欲進見摧之象云云。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

然聖人節　晉初六象曰、裕无咎、未受命也。【若有官守】孟子公孫丑上、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朱注、官守。以官爲守者。○胡雲峰曰、孟子又曰、我無官守云云。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卽此意也。

然事非一槩節　一槩一樣之意。字彙。槩。平斗斛者。【久速唯時】孟子曰、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章

苟不知命節　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程子曰、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直解曰、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能安分循理、而爲君子也。【隕穫】字彙。隕穫困迫失志貌。○禮儒行。不隕穫于貧賤。【戹】字彙。音厄。通用阨。○孟子曰、孔子當阨。註【顚隮】字彙。隮。墜也。○書微子篇、我乃顚隮。

○寒士之妻章　愚謂、雖夫貧國弱、而爲之臣、爲之妻者、安其正道、不相離也。擇勢而從者、見安富則從之。見貧危則去之。不可以立于天地之間。

○井之九三章　易曰、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渫】字彙。治井也。淸也。【用之則行云云】語述而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云云。

○革之六二章　【已日乃革之】程傳曰、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前漢賈誼。文帝召爲博士云云。帝悅之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爲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文帝謙讓未皇也。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周勃灌嬰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疏之。不用其儀。以爲長沙王太傅。愚謂、如賈生、可謂不知已日革之之

戒也。

如二之才德節　程傳曰、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濟天下之蹇、斷天下之治。當蹇而蹇懷於才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處而不行、是无救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愚謂、此所以韜光之不是也。

○鼎之有實章　九二鼎有實。傳曰、鼎中有實云云。○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注【有疾】音痴。後漢書六十卷有傳。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艮卦象曰、兼山艮。以君子思不出其位。○程傳曰、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建安丘氏曰、大學言、君仁臣敬子孝父慈、與中庸言素富貴行富貴云云、皆其義也。

○人之止章　艮卦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傳曰、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中孚之初九曰章　傳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

審其所信。度其可信而後從也。

○賢者惟知義章　朱子曰、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程子曰、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如言求之有道節　孟子盡心上曰、求之有道云云。求在外者也。　注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求無益於得】朱子曰、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利害甚明。

若賢者節　言上所言命、乃爲中人以下者設爾。

○人之於患難章　【有人云云】明道曰、心不可有一事。【處置了放下】愚謂、處置者、制處之以義也。放下者、既處了而安命也。非一齊事。

○門人有居太學章　程子遺書五種書云、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伊洛淵源錄曰、謝顯道上蔡人。【尠】音先。【禮記】

禮記也。宋韓元吉大戴禮序曰。自漢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案。戴聖前漢人。見于儒林傳孟卿傳中。今禮記有四十九篇。【決科】解見于爲學類濂溪語注。

夫子貢節　語先進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注。命謂天命云云。程子曰。此亦子貢少時事。○范氏曰。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

○人苟有朝聞道章　論語里仁篇。○集註。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講述。朝聞非一朝偶聞也。乃平日學力積累。遂一旦豁然了悟。○朱子曰。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人。○陳潛室曰。此聞非耳聞。謂心悟也。【曾子易簀】見于檀弓上。

凡實理節　【雖殺之使爲穿窬云云】愚謂。知明則行果。知穿窬之非義者。乃知之明也。爲他事之非義者。乃知之蔽也。【如王公大人云云】愚謂。是不自王公大人而言。宜做在下人之言見之。軒冕言王公大人之祿位也。【見不善如探湯】見于論語季氏篇。注云。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程子曰。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朱子曰。今人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不至。人知烏喙之殺人。斷然終於不食。是眞知之也。又曰。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三尺童子】韓詩外傳曰。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

也。其升降者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慴】字彙、質涉切、入聲怖也。喪氣也。
【殺身成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義。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辨舜蹠之分章　盡心上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張南軒云。學者莫先於明義利之辨。【有義當爲不當爲】　朱子曰。南軒云。義也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言可謂廣前聖之未發。○愚謂、無所爲而爲之者。只知從當然之理。而不爲利害而爲之也。雖公天下事。以私意爲之者非善也　注【霄壤】天地也。
○趙景平問子罕章　語子罕篇　子罕言利　○朱子曰。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穩便】字彙。穩、安也。韻會。便、利也。安也。○語類。問。程子曰、義安處爲利。只是當然然而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云云。義則和而無不利。○趙景平　伊洛淵源錄。萬姓統譜等不見。
○問邢七章　謝上蔡之問也。見于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錄十四卷。邢尙書名恕。字和叔、後來亦榮謂學。其爲人明辨有才。【狼狽】五車韻瑞。狽、狼屬。狽無前足。附狼而行。失狼則不能動。故猝遽謂之狼狽。前漢書、狼狽失據。○愚謂。學者當使義理勝利欲之心。義理勝利欲之心。是學問之功也。不然說話而已。
○謝湜自蜀章　萬姓統譜云。謝湜官至國子博士。伊川高弟。湜。字彙。承職切。○案、伊洛淵源錄不載於謝湜。
○先生在講筵　【牒】字彙、簡也。又官府移文曰牒。【攴】字彙、分也。注【元祐】宋哲宗年號。【大臣薦】案、伊洛淵源錄、司馬公。呂公著等薦伊川上。

其行義於朝一。【除】字彙云。拜レ官曰レ除。謂下去二故官一就中新官上也。除。去也。長魚切。【本注】程子遺書之本注也。此章見二于遺書二十卷一。【料】韻會。祿料也。

遂令戶部節　淵源錄曰。又不三爲レ妻求二邑封一。二【恩例】書言故事註一。恩例非二定例一。朝廷特有レ時賜レ之而已。注【常調】平常之格律也。【從科擧法云云】胡敬齋曰。後世純用二文辭一取レ士。空言無レ實。

○漢策賢良章　漢四科。賢良孝廉孝弟茂才。【策】漢書音義曰。錄二政化得失一。顯而問レ之。謂二之對策一。又曰。射策作二簡策難問一。例二置案上一。在レ試者意投射取而答レ之。謂二之射策一。○前漢書五十八公孫弘傳曰。公孫弘菑川人也。年六十。以二賢良一徵爲二博士一云云。不レ合レ意。師古曰。奏レ事不レ合二天子之意一。上怒以爲二不能一。弘乃移レ病免歸。師古曰。移レ病。謂二移レ書言一病也。注【元光】武帝年號。即レ位而後十一年也。【固推弘】弘至二太常一上策曰。云云。弘對曰。云云。

○伊川先生曰章　【某】伊川自稱二其名一。其後記者諱二頤字一。而稱レ某也。○王氏曰。士君子有レ志二聖賢之學一。而專求二之擧業一。何啻千里。然中世以レ是取レ士。士雖レ有下聖賢之學。堯二舜其君一之志上。不三以レ是進。終不二大行二於天下一。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レ贄。故擧業者。士君子求レ見二於君一之羔雉耳。羔雉之弗レ備。是謂二無禮一。無禮無レ所レ庸二于交際一矣。

○問家貧章　家語。子路曰。家貧親老。則不レ擇レ祿而仕。【若不得其如命何】愚謂。雖二爲レ親求一レ仕。然不レ得二祿仕一。則亦難レ奈レ命何一也。

○或謂科擧章　朝鮮李珥擊蒙要訣曰。人言科業爲レ累。不レ能二學問一。此亦推托之言。非レ出二於誠心一也。古人養レ親有二躬耕者一。有二行レ傭者一。有二負レ米者一。夫躬耕行レ傭負レ米之時。勤苦甚矣。何暇讀レ書乎。惟其爲レ親任レ勞。既修二子職一。而餘力學レ文。亦可レ進レ德。今日之爲レ士者。不レ見下爲レ親任レ勞如二古人一者上。只是科業一事。是親情之所レ欲。今既不レ免レ做レ功。則

科舉事與理學不同。亦是坐而讀書作文。其使於窮措行備貧米。不啻百倍。況有餘力可讀性理之書哉。只是做科業者。例爲得失所動。心常躁競。反不若勞力之不害心術。故先賢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若能爲其事而不喪其守。則科業理學可以並行不悖矣。○愚謂。爲舉業者。爲得失所動。心常躁競。故曰。患奪志。注【[illegible]】韻會。北末切。絕也。

○橫渠先生曰章　【[illegible]】字彙。記也【似】嗣也。　注【四聲】平上去入　【八病】詩人玉屑十一。詩病有八。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各有注。

【牒】備也。

○不貪其力而利其有章　孟子盡心上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張子曰。若貪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朱注曰。士不枉道而求利。○愚謂。貪力。謂貪於他人富貴之勢位。利其有。謂貪於人之所有也。

○天下事大患章　注【齷齪】小補韻會。齷齪迫也。又云。急促局陿貌。

近思錄備考卷之七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八

治體類　語類云、近思錄八、治國平天下之道。

○濂溪先生曰章　通書第三十二章、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朱子曰、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案、此章註、乃朱子通書之註也。國者葉采之意也。

家難節　楊誠齋曰、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云云。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則天下定矣。

家人離節　易曰、家人利女貞。程傳云、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本義曰、家人者一家之人。○睽卦、傳云、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張中溪曰、火澤無相得之性。二女有難和之情。所以為睽。　註【猜】韻會。倉才切。从犬、青聲。疑也。又叶千西切。

堯所以釐降節　堯典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云云。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居爲反）汭（如銳反）嬪于虞。　蔡傳曰、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云云。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故觀人者於此尤為切云云。爾雅、水之北曰汭。　【釐降】蔡傳曰、釐治、降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案、書經講義之說、亦同于蔡傳。

不善之動妄也。　易大全、王雙溪曰、復者賢人之事也。无妄者聖人之事也。无妄者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无妄者也。

故无妄節　程傳曰、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无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愚謂、對時育萬物者、乃王者法天而平治於天下之道也。故於治天下之道言之。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　明道文集、論王霸劄子。○神宗宋第六主。【霸者】齊桓晉文等。後世如唐太

宗是也。○案。此語于尚有數百字。朱子載之時勢時之正。【熙寧】神宗年號。【大臣薦】案。年譜。呂公著薦也。時程明道年三十八。【太子中允】官名也。詳于文獻通考六十卷。【權】字彙。攝官曰權。【監察御史裏行】詳于文獻通考五十三卷。事物紀原五卷。

王道如砥　詩云。周道如砥。如砥言直。【本人情】愚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覇者用私智不本乎公理。故崎嶇反側云云。

故誠心而王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覇假之。又曰。以力假仁者覇。以德行仁者王。註云。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易所謂差云云】此非周易經文。乃易緯文。○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覇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伯】字彙。音覇。伯取伯長之義。後人恐與侯伯之伯相混。故借覇字以別之。

注【宣帝雜王伯云云】前漢書元帝紀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云云。元帝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伊川先生曰當世章【狃】字彙。女九切。狎也。習也。○愚謂不狃常於近規則以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也。不遷惑於衆口則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也。

○比之九五曰章　程傳曰。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喩云云。書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之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易大全徐進齋曰。王者田獵合三面之網而開其一面。要逐禽獸

若乃飾　【違道干譽】大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

王者節　【煦煦】小惠貌　【皥皥】孟子盡心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王者之民皥皥如也。又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註。不知誰之所爲也。小註。輔氏曰。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註。【天子不合圍】禮王制之文也。陳澔注。合圍。四面圍之也。

〇古之時章　【商賈】孟子集註曰。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皆有定志】皆字兼士民。【庶士】下士也。〇朝有幸位。則仕者日志尊榮。民無定制。則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欲其不亂難矣】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〇泰之九二曰章　論語集註曰。馮河徒涉。〇胡氏曰。若有包容。而無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〇易說統云。太寧之世。人情安肆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荒用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〇愚謂。聖人非尚馮河。以誡子路之言可見之。此謂用馮河者。借只言剛果而已。

自古泰治之世節　程傳曰。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因循】字彙。無所作爲也。【英烈】字彙。才勝萬人爲英。荀子注云。倍千人曰英。烈。火猛也。威也。又忠烈。【挺特】字彙。挺超拔也。又云。挺立曰特。注【陵夷】漢書注。顏師古曰。言山陵之漸平夷。謂頽替也。

〇觀盥章　觀卦彖文曰。觀盥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本義曰。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若尊敬之貌。【顒】韻會。魚容切。仰也。【若】字彙。如也。又語辭。〇論語疏曰。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必曰如。〇程傳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云云。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矣。故爲天下之觀。

又曰、頤、御覽也。註【頤頷】韻會曰、說文、頷、頤
頷也、又數也、頷也。字彙、而六切。

○凡天下章

程傳、噬、齧也、嗑、合也。本義同。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蒙引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程傳、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云云。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

○大畜之六五曰章　徐進齋曰、牡豕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程傳曰、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說統曰、畜天下之從。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故衣食足而民不偸、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偸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偸且亂者、順其情而塞其源也。

豕剛躁之物節　【不能止】程傳曰、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小補韻會曰、外腎爲勢。　【不知教而追於饑寒】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云云。○愚謂、修政則民有農桑之業、修教則民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下程傳曰、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註【所謂止惡之法】亦見諸通鑑。　【要害】吾身之爲要、人之爲害也。

○巽有西南章　巽卦象文。○程傳乃其宜也之下曰、

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無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無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當解之事也。其發語辭。○本義曰。解。難之散也。○程傳曰。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註【文王八卦方位】見說卦及易大全圖。【維】字彙云。方偶也。天之四維。東南西北。

有攸往夙吉節 注。張柬之云云。通鑑唐紀。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張昌宗伏誅。○案。通鑑。柬之與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關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武三思】則天武后姪也。又曰。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比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夫何能爲。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又曰。三思遂與后通。(中宗后韋后。)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又大書曰。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武三思所殺。書法曰。不書三思殺。書爲所殺何。咎暉等也。

○夫有物章 艮卦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兌說章 程子曰。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又曰。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

若夫違道云云 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天下之事章 既濟彖傳文也。○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初吉終亂。程傳曰。終亂。濟極則反也。○張中溪曰。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丘建安曰。只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亂極生治。治極生亂。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光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易說統曰。既

濟之初心尙警懼。及旣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
釁孽萌矣。亂所必至。○胡雲峰曰。創業之主。以
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　註【易大
傳曰】下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
使民不倦。○易說統曰。黃帝堯舜當一元文明之
會。太古朴陋之風當變矣。聖人因時通變。使民
日用其道而不倦。○易嫏嬛云。三聖見時之當
變。通以文明之治。民悅其化之更新。趨之不倦。
○爲民立君章　【民力足則生養遂】　勤農桑而民食
足也　【生養遂則敎化行】富而後敎之也　所謂
禮義生于富足是也　【興作不時】朱子曰。農時
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　註【夏城中丘】林堯叟注。魯邑。○
左傳曰。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林注。夏非城築之
時。妨農事也。○胡傳。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
心也。　【冬城向】左傳曰。書時也。林注。向。魯邑。
○胡氏無傳。【丹桓宮楹】林注。桓公魯君廟楹柱也。

【築王姬館于外】林注。王將嫁女于齊。旣命魯
爲主。又曰。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之諸侯主
之。○左傳云。爲外禮也。穀梁傳云。築之外變之
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
接弁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案。桓
公爲齊所殺。方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喪。
然有用民力節　【僖公修泮宮】詩小序曰。泮水頌僖
公能修泮宮也。○新安胡氏曰。泮宮。僖公因舊而
修。是以不見於春秋。○鄭氏曰。辟廱者外圓如
璧。泮之言半也。○案。泮水閟宮皆見魯頌之詩。
【毛氏曰】詩之古注也。孟仲子之言。亦毛傳之文。○
毛氏曰。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孔氏正義云。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
之先妣。○史記周本紀曰。后稷其母曰姜嫄。姜嫄
爲帝嚳之元妃。註疏。嫄音元。【禖宮】月令曰。祀
高禖於南郊。○字彙曰。禖天子求子祭。名變媒神
之也。【孟仲子】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孟氏書

云。仲子名睾孟子之子也。○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愚案。孔氏正義。姜嫄廟魯亦有之。不唯在周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章　註【控】字彙。音空。操制也。

○爲政章　【紀綱】樂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陳澔注曰。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語類云。文章便是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注【章程】漢高紀。張蒼定章程。○字彙。章者歷數之章術。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又品也。式也。限也。量也。【先有司】語子路篇。孔子告仲弓之言。朱注曰。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畢擧矣。○小注。陳氏曰。當以分任有司爲先。【黨族閭比】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又曰。【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又曰。【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又曰。【比長】各掌其比之治。【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其政令之法。正月之吉云云。○注。所書乃周禮之文也。○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鄉。○疏云。【正月】子之月。又曰。德行道藝者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賈師各云云】地官之文。鄭玄司市注曰。次。謂吏所治舍。又曰。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賈讀爲定。疏云。定物價。恐有豫爲誑欺。【貨賄】字彙。賄。財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辨其物云云】愚案。辨察其物之好否。好否同則均平其價。整其價之平直。不使之貴。又不使之賤。各適其宜而定其價也。【權五】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量五】千二百黍曰龠。兩龠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

人各親其親　四書大全。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禮運。程子引以爲喩。若曰人各擧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擧其所知

之賢才。
仲弓曰節　論語子路篇。○饒氏曰。仲弓以自己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擧爾所知云云。○蒙引云。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爲公私。
○治道章　前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唐有天下章　唐有天下之下。一書有如貞觀開元之五字。【不實】謂不來朝也。案。安祿山史思明等爲節度使而反也。○藩外屏也。【跋扈】通鑑。後漢質帝曰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集覽曰。猶言強梁也。又云。因横自恣。陵人之貌。【陵夷】解見前。○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注【閨門之間又有慚德】如太宗納弟妃之類是也。【使肅宗至靈武云云】通鑑。玄宗天寶十五載七月。太子卽位於靈武。【永王璘】玄宗子也。○通鑑。天寶十四年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又天寶十五年紀。永王璘反。上皇使高適等討之。【璘】字彙。居月切。賊勢猖獗。○韻會及玉篇。無獗字。【猖】韻會。狂也。字彙。猖獗。【獗】字彙。蹶音。未見其字之解。【擅】字彙。善音。自專也。○案。圖解指宦者高力士等也。宦者之多自玄宗始也

漢之治節　注【世業】通鑑。唐高祖武德七年。大書曰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分注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府兵】困學紀聞云。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四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云云。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租庸調】通鑑。隋恭帝皇泰二年。唐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横斂。○集覽

曰。有田則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綱鑑注云。此唐賦役之法也。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省府】通鑑。唐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分注曰。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教人者章　愚謂。喩之醫療。攝養其元氣。則衆疾自除。

○明道先生曰章　關雎麟趾。周南之篇名。【周官】周禮也。注【衽】臥席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君仁莫不仁章。此二句出孟子離婁上。○存疑曰。莫不仁莫不義。指用人行政說。○愚謂。離是之是字。此是非之是也。指仁心。

昔者孟子節　荀子大略篇有此事。孟子無之。【夫政事之失云云】孟子離婁上篇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云云。一正君云云。○小注。朱子曰。此大人皆以德言爲聖人之稱。

○橫渠先生曰章　論語學而篇。集注。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講達。此章自君心言之。○說統。時使是愛養民力之心。【制數】制度數目也。

○法立章　論語衞靈公篇。放鄭聲遠佞人。○張好古曰。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註【四代之禮樂】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

○橫渠先生答章　愚謂。道學所以行政術。政術是道學之所行也。無道學之政術伯道是也。無政術之道學異端是也

實之節 孟子離婁上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朱注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帝王之道】五帝三王、治天下之道也。

近思錄備考卷之八 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九

治法類 語類曰、近思錄九、制度。

○濂溪先生曰章 通書樂上第十七 【九疇】書傳曰、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也、其類有九。【萬物咸若】伊訓曰、鳥獸魚鼈咸若。○書經蔡傳曰、順適其性之適。而萬生焉。註【理而後和】通書十三章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八風】見樂記及史記律書通書小注等。○通書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云云 註【朱子曰八音云云見國語】案、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三年。

故樂聲淡 論八佾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 註【理之類和之爲】乃通書理而後和之理和字之意。○朱子曰、古樂只和、和而主。國子反

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和乃淫哇。非古之和。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後世節【案】字彙。音間。亂也。○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章　案。此章明道文集二卷所載甚詳。文公略取之耳。小學善行篇所載亦與此同。○陳選曰。上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有能者。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吳氏曰。百執事謂朝之百職。○小學章句曰。百官也。○陳選曰。【推訪】推求詢訪也。【延聘】小學章句曰。以禮招延聘召也。【敎導】章句曰。厚其禮儀以送之也。【京師】陳選云。京大師衆天子之都曰京師。【正學】陳祚云。古昔聖人仁義中正之學也。○愚謂。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聖人之道也。反是者爲異敎。○小學衷旨曰。此專以得賢才爲主。見賢才得而風俗可正。

其敎節【周旋】章句曰。動作之儀也。○吳氏曰。漸如水之浸物也。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才器也。○小學句讀曰。洒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敎也。漸摩云云。成其始也。

其要節　句讀曰。擇善脩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敎也。自鄉人而至云云。成其終也。【化成天下】易文。　註【孟子曰】離婁篇。

其學行云云　句讀曰。以成德爲師。取材識明達者受其敎。

擇其學明云云　句讀曰。及學之成。上者使敎國學。其次以分敎州縣之學也。

擇士節　小學句讀曰。縣謂縣學。州謂州學。【論其賢者能者】王制云。論定而後官之。　註【周禮云云】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三年則大比。巧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太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司馬論士】王制曰。司馬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凡選士之法　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爲有味。○胡敬齋曰。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用賢。知以掌。又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能有所濟。

○明道先生論十事　見二程全書五十五卷。論十事劄子【師傅】註【古者云云】文集本文也。十事請。皆是明道論學校論之一也。○程子又曰。教養爲文武之事。亦皆有所從學。

二曰六官　注【天地四時之官】見于周禮。

四曰經界　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又曰。四閭爲族。百家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五百家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一萬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賓。○遂人曰。四里爲酇。里二十五家　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遂一萬二千五百家也。

五曰貢士　註【道德不一】伊川文集曰。古者一道德而同俗。苟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

六曰兵役　【府史】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孟子集註云。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也。○愚謂。注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今府史之類自民而給之不同。兵農未分判也。言兵出于農而不煩民傜也。

七曰民食　註【古者民必云云】王制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九曰山澤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五官】司五行之官也。　【六府】大禹謨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蔡傳云。六者財用之所由出也。故曰府。又曰。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周禮掌川林之衡。

其言曰節　【灼】字彙、音酌。昭也。

○伊川先生上疏章　師傅保之官。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云云。○賈誼保傅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有剪桐之戲　史記晉世家。○案。此時哲宗沖幼。故云爾。

○伊川先生看詳章　伊川嘗充崇政殿說書。看詳國子監條制。○二程全書六十一曰、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試內舍。蓋無虛月。○案。宋三舍生徒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小學句讀、相先猶相尙。月使之爭。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也。

制尊賢堂節　【延】小學章句。延猶言尊禮也。【行檢】陳選曰。謂行誼名檢。

又云節　【元豐】宋神宗年號。【國學】天子所都之學。○陳選曰。靡猶貴也。頻猶數也。　註【偷苟得也】字彙、偷、他侯切。苟且也。

今欲云云節　【三舍升補之法】見上。

○明道先生行狀云章　【孤煢殘廢】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詩經。哀此煢獨。朱子曰。煢。困悴貌。【殘】增韻。凋傷也。零落也。【廢】字彙。不舉也。

諸鄉節　【聚而教之】之下、行狀云、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有耻】之下曰。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鬭死者。【社會】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旌別】字彙。旌表也。周禮。旌別淑慝。

○萃王章　程傳曰。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群生至衆云云。○案。本義。假字爲至。至乎宗廟之中。與程傳異。【人心莫知其鄉】孟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朱注云、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

祭祀之報節　遺書八曰。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程子曰。非也。祭先本天性。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月令。季秋豺乃祭獸。又曰。孟

春獺祭魚。

○古者戍役章　【戍】字彙。商遇切。守邊也。說文。从人荷戈。以戍。○詩通解云。雖曰代者已至。然而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禦】封疆圖。字彙。與禦同。扞也。○詩通陽曰。防秋宋道成之名。【番】小雅出雅。更戍也。註【采薇】詩小雅。○續通詩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此為候而出軍。○案。采薇詩所謂玁狁。今之所謂韃靼也。蓋戍役者。邊塞為防玁狁耳。

○聖人無一事云云章　復卦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程傳云。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白虎通曰。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

○韓信多多章　前漢書列傳四。韓信傳。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云云。史記漢書並無註。○困學紀聞曰。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部曲韓信多多益辦。　註【管轄】見下註。

○伊川先生曰章

管轄節　【軍中夜驚】事見前漢書及通鑑。【亞夫】周勃之弟也。○前漢書周勃傳。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云云。　註【七國反】通鑑。景帝三年。吳王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反。

○管攝天下人心章　宗子法見禮記喪服小記及文公家禮。　註。繼高祖之適長子。乃名曾祖之兄也。三從兄弟者。曾祖伯叔父之曾孫也。再從兄弟者。曾祖父之曾孫。祖伯叔父之子也。同室兄弟者。伯叔父之子也。親兄弟者。吾兄弟也。

又曰一年云云　愚案。程子遺書七上文之本註也。蓋言治法有漸。須循序積累。

○凡人家法　【花樹】唐詩訓解二卷。韋員外家花樹歌。岑參作。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恆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事文類聚宗族部。謝昌國之語。亦與此大同小異。見勸善錄。○困學紀聞十八。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元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云云。韋元員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萼之盛。○蘇氏家語曰。宋劉宰。字子平。號漫堂先生。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不相通而間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三招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冠昏喪祭云云章　陳選曰。理會。講而行之也。此字指報本言。奉養曰奉養其親。○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乃祭獸。【六禮】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陳選曰。此言祭禮之大略。

廟必有主　註【祧】小補韻會。遷廟也。遠廟爲祧。超上去意也。主式見伊川文集二程全書六十四卷也。又見于文公家禮。

冬至祭始祖　語類。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又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已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又曰。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愚謂。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不能遍擧盡祭。故只擧其始終設二位而祭之。以統其餘乎。然則所謂自始祖而下之第二世者。乃始祖之子也。己身已上第六世之祖者。乃高祖之父也歟。○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

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又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丘瓊山家禮儀節曰。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程子說也。朱子作家禮。多取溫公。而此二祭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于小學書。亦旣載程子斯言。借曰。家禮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而不删去之。必有其說。　註【冬至陽之始立春生物之始季秋成物之時】小學集成曰。象其類而祭之。

忌日節　【祭于正寢】集成曰。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章句曰。存。常行而不廢也。

○卜其宅兆章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吳臨川註云。卜灼龜以視吉凶也。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厝。猶置也。將置柩於其處。必視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為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棄而委之于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為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案。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註【塋】字彙。音營。墓也。

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　伊川曰。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地之惡者反是。又曰。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　註【窰】字彙。音姚。燒瓦竈也。

○正叔云某家章　【浮圖】與浮屠同。魏志曰。今略曰佛。【一二人家】小學合璧云。十中亦有一二家化之。○愚謂。此說是。勿用。　註【彌天】字彙。彌。徧也。【波吒】梵語也。中華曰[illegible]。見于佛說思益經。【斫】字彙。音酌。刀斬也。

○今無宗子章
【今父兄從子弟】本注曰。子弟爲强。【如相如使蜀云云】司馬相如諭巴蜀檄。相如本傳載之。前漢書五十七卷。【移書】文選四十三。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張銑注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然而又節【諸侯奪宗】見乎白虎通【祚】字彙。靖故切。建置社稷曰祚。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章　事見于伊洛淵源錄。【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文。註【識其大者】論語子張篇。註。識。記也【寨】字彙。與砦同。音柴。木柵。又壘也。○壘。字彙。軍壁也。

○介甫言章　語類曰。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又曰。八分書言八分方是。又曰。律是八分書。是缺些教化處。註【刑統】通鑑。後周世宗顯德四年五月。周作刑統。分。注曰。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爲刑統。

○橫渠先生曰兵謀章　註【好謀而成】見論語。【師出以律】見易。

○肉辟章【散之之久】論語子張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註。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註【五刑】見呂刑。【至漢文帝始罷云云】通鑑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官名）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章　此行狀伊洛淵源錄載之。【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篇文也。集註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饒氏曰。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木爲界。集註又曰。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幷。故幷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

世之病難行者　語類曰。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云云。若平世則誠爲難行云云。莫道要奪他田。他豈肯。荀悅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

【買田一方畫云云】田一方謂或方二里或方三里。

【廣儲蓄】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類也。【蓄】謂水旱蝗疫之類。【患】謂盜賊之類。【本】謂爲農。【末】謂爲工商。

○橫渠先生曰古者章　儀禮喪服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又異宮節　愚謂上私字專厚父之私也。下私字指妾息而言。○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是儀禮喪服之文。疏曰。不成爲人子之法也。

父子異宮節　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居。儀禮喪服疏曰。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同宮亦有隔別。亦爲四方之宮也。

故異宮節　【逐位】愚謂逐位者逐一爲序。作各局也。非分財而離居。

○治天下章　【周道】小雅大東篇周道如砥。周道大道也。

○井田卒云云章。　封建者封諸侯建國也。○語類九十七。朱子曰。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胡敬齋曰。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鈇鉞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虐民者必更立賢主。以養其民。秦以天下爲己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案秦壞井田廢封建。自是而又不舉。至今尚然。封建可考朱子語類百八卷。又柳子厚有封建論。

近思錄備考卷之九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

語類曰。近思錄十。君子處レ事之方。

○伊川先生上疏章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上ニ太皇太后ニ書之文也。二程全書六十卷載レ之。○家語六本篇。孔子曰。鐘之音怒而擊レ之則武。憂而擊レ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レ之。故志誠感レ之通ニ於金石ニ。而況人乎。

臣前後節　玉藻曰。將レ適ニ公所ニ宿齋戒。居ニ外寢ニ沐浴。○易古注韓康伯曰。洗レ心曰レ齋。防レ患曰レ戒。

○伊川答人示奏稾書章　二程全書六十三卷載レ之。其所レ示之人未レ詳。○字彙。文草曰レ稾。从レ禾高聲。別作レ藁非。

公方求財節　愚謂。祈レ之懼レ之。兩之字。及下節有ニ不レ忍之心。皆指ニ天子ニ言。○祈。求也。註【恪】字彙。音吝。惜也。

古之時得丘民則節　孟子盡心下篇曰。得ニ乎丘民ニ而爲ニ天子ニ。集註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ニ其心ニ。則天下歸レ之。○王觀濤四書翼註云。得ニ乎丘民ニ。非ニ只是得ニ一丘民之心ニ。卽天下之民歸レ心也。只論下個得ニ民心ニ可ニ以有ニ天下ニ的道理上。○愚謂。王說可レ據。葉氏注。得ニ乎一丘之民ニ。則可ニ以得ニ天下ニ之說。恐未レ是。

○明道爲邑章　註【區】字彙。分也。

盡誠節　註【悻悻】孟子註。怒意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章　明道行狀。○周禮太宗伯以ニ九儀之命ニ正ニ邦國之位ニ。一命受レ職。　註。始見レ命爲ニ正吏ニ受ニ職事ニ。○陳選小學注云。一命如ニ今之第九品ニ。苟。誠也。物。卽人也。一命猶然。況居ニ大位ニ者乎。○薛文清曰。凡事苟可レ用レ力者。無レ不レ盡ニ心其間ニ。則民之受レ惠者多矣。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章　程傳曰。天陽上行。水性就レ下。其行相違。所ニ以成レ訟也。○訟卦象曰。天與レ水違行訟。君子以作レ事謀レ始。本義。天上。水下。其

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楊龜山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無及矣。【契券】字彙。契。約也。券也。去計切。又曰。券。區願切。契也。以木牘為要約之書。以刀剖之。屈曲犬牙。下从刀不从力。與券不同。券。下从力。

○師之九二章　師卦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程傳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註【衛青云云】前漢書五十五卷衛青傳載之案。衛青為大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周霸曰。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所謂將云云】通鑑漢後主紀。諸葛亮謂姜維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世儒有論章　禮記明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大有之九三曰章　程傳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云云。

○人心所從章　隨卦初九傳也。○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程傳又云。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孥】字彙。子也。帑謂妻子也。　註【暱】與昵同。尼乙切。

○隨九五章　九五曰。孚于嘉吉。○傳云。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

善也。隨道之吉、唯在レ隨レ善而已。下應二二之正中一。爲二隨レ善之義一。

○坎之六四曰章　程傳曰、夫欲二上之篤信一。唯當レ盡二其質實一而已。多儀而尙レ飾。莫レ如二燕享之禮一。故以二燕享一喩レ之。言當レ不レ尙二浮飾一。唯質實、所レ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二瓦缶一爲レ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レ此。又須二納レ約自一レ牖。納レ約謂下進二結於君一之道上。牖有二開通之義一。室之闇也故設レ牖、所二以通一レ明。自レ牖、言自二通明之處一。以況二君心所レ明處一云云。

【簋】字彙、盛二黍稷一器。內圓外方、受二斗二升一。【缶】字彙。俯九切、瓦器。所二以盛一酒漿一。

人心有所蔽飾　【艱險之時】易曰、習坎、重險也。

且如飾　【其蔽也故爾】故。故素也。【訐】字彙。古屑切。面斥二人隱惡一。攻二發人陰私一。

非唯飾　孟子所謂云云。盡心上。朱注曰。成レ德如二孔子之於二冉閔一。達レ才如三孔子之於二由賜一。

○恆之初六章　程傳曰。浚、深レ之也。浚レ恆謂レ求二恆之深一也。守レ常而不レ度レ勢。求二望於上一之深。堅固守レ此。凶之道也。【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程傳曰。居二恆之始一。而求二望於上一之深。是知レ常而不レ知レ度レ勢之甚也。○徐進齋曰。交際之道。自有二淺深一。若交淺而遽以レ深望レ之、豈常理哉。○易學蒙引載二東坡言二賈生事一。最於二此章一相當。宜レ考レ之。今不レ贅二于此一。

○遯之九三章　程傳云。陽志說レ陰。三與レ二切比、繫二乎二一者也。遯貴二速而遠一。有レ所二繫累一。則害二於遯一矣。故爲レ有レ疾。遯而不レ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繫戀之私。懷二恩小人女子一之道也。○問。小人女子。近レ之則不遜。若專以二私恩一懷レ之。未二必不一レ有二悔吝一。而此爻以爲レ吉何耶。朱子曰。御レ下而有二以懷一レ之。未レ爲レ失レ正。但恐所二以懷一レ之者。失二其正一耳。○徐進齋曰。繫、戀也。比二乎二陰一。宜レ遯而係、故曰レ繫レ遯。○蔡淸蒙引曰。係レ遯是危邦已不レ可レ入。亂邦已不レ可レ居、乃顧二戀家族妻子及權利之類一。而

不能洗去。○遯象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然君子節　問、傳言、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朱子曰、君子小人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御手頭、若死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易學蒙引云、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姦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況可為之係戀而不能舍去哉。

○睽象曰章　程傳曰、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睽之初九章　初九曰、悔亡云云。見惡人无咎。○程傳、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張中溪曰、見者過而勿絕之謂、非必欲見之也。

○睽之九二章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程傳曰、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之非枉道章　程傳曰、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蒙引、道正道也。

○損之九二曰章　註【怜】利口也。音連。

○益之初九曰章　程傳曰、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必元吉然後得无咎。註【卦當損上益下】蒙云、卦自損上益下。程傳為卦、理上實下虛、二卦皆由下變、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損上益下、所以為益也。

○漸之九三章　漸䷴上下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程傳曰、非理而至者寇也。

○旅之初六章　本義。旅、羇旅也。○兒氏曰、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初六程傳又云、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瑣瑣、猥細之狀。○爾雅曰、瑣瑣小也。小補韻會云、繁碎猥屑貌。【猥】字彙、烏賄切。鄙也。

○在巽章　傳曰、處巽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

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

○兌之上六曰章　程傳曰。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易郷嬛曰。上六爻此指破小人巧媚情狀。上六陰居說極。是性極邪媚。而專務說人者。故欲二陽之歡心。從而引之聲色貨利之間。或巧爲逢迎。以導其欲。或曲爲承順。以適其私。小人之用情如此。上六象此鄙小人之心術。以爲君子防。

○中孚之象章　本義。孚信也。

○事有時章　小過卦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程傳曰。當過而過。乃其宜也。註【足恭】語公治長篇注。足過也。【毀瘠】曲禮上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恡】字彙。音吝。鄙也。慳也。

○周公至公章　【在危疑之地】事見書金縢篇。蓋遇管蔡流言之變也。

詩曰節　【赤舄】鄭氏曰。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復下曰舄。禪下曰屨。○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章　萬姓統譜。吳師禮錢塘人。徽宗時爲開封府推官。治蔡王獄。不使譴及王。人服其功。【介甫】王安石字介甫。

○天祺在司竹章　文獻通考五十六。有司竹監。【貸】小補韻會。施也。借也。

○因論口將言章　遺書四（韓文十九送李愿歸盤谷序曰。口將言而囁嚅。【要他頭】言乞求他人之頭也。要。求也。【本註云】遺書自注也。【荊軻於樊於期】荊軻傳見史記列傳二十六及通鑑卷二秦王政二十五年紀。○荊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遂自刎。【聽其言也厲】語子張篇。

○須是就事上學章　蠱卦程傳曰。蠱。事也云云。見

前。○蠱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程傳曰、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何必讀書云云】語先進篇、子路之言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章　張觀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安定之門人章　見于遺書。○胡安定、名瑗、字翼之。言行錄前集十卷載。○陳選曰、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何有言不難也。

○門人有言章　【誠意之交通云云】語子張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職事章　註、【規避】字彙曰、規避違法、以方爲圓也。

○居是邦章　陳選曰、此古語而程子稱之。○案、家語、曲禮子夏問篇、及荀子子道篇、並有此語。

○克勤小物最難章　克勤小物書經之文。○薛文清曰、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

○凡爲人章　【搯】展也。

○居今之時章　語類云、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註、【中庸曰非天子云云】蒙引曰、天子則德位時之兼備者。○章句曰、度、品制。文、書名。○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章　程子曰、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感慨殺身者易章　語類朱子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怵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爲難。○程子粹言曰、感慨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而從容就義、君子之所難。○宋謝疊山却聘書曰、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註、【曾子子思之道容或不異】見于孟子離婁下篇。

○人或誚先生章　論語里仁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蔡虛齋曰、集註云、孔子於事君之禮、

非レ有レ所レ加也。蓋盡者在二禮之內一。加者在二禮之外一。加則爲レ諂矣。加者固非而不レ盡者亦非也。○節解云。盡二其當然之禮一。非レ有レ加二於本分一也。註【孟子云云】見二于離婁下一。

○或問簿佐令章　陳選曰。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動感動也。又曰。孟子曰。至誠而不レ動者未二之有一也。○吳氏曰。爭二私意一者。謂下因二私意一而致上レ競也。

○程子曰。不レ能レ動レ人者。只誠不レ足也。

○門人章　【人量隨識長】胡氏傳家錄曰。或問二伊川一。量可レ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有江河之量節　字彙云。川之大者曰レ江。

天資有量節　【鄧艾位三公】案。通鑑魏景元四年。鄧艾至二成都一。帝出降漢亡。魏以二鄧艾一爲二大尉一。鄧艾在二成都一頗自矜伐云云。○案。鍾會忌二其威名一。搆二成其事一。遂見レ害。【謝安聞謝玄破符堅云云】通鑑晉武帝太元八年秋八月。秦王堅大擧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レ軍。將軍謝玄等師帥拒レ之。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二秦兵于淝水一。殺二其大將符融一。秦王堅走還二長安一。又曰。謝安得二驛書一知二秦兵已敗一。方與レ客圍レ棊。攝レ書置二牀上一。了無二喜色一。圍レ棊如レ故。客問レ之。徐答レ之曰。小兒輩遂已破レ賊。既罷還レ內。過二戶限一不レ覺二屐齒之折一。○案。謝石者謝安之弟。謝玄者謝安之姪。符堅者秦王也。強者強持也。註。魏晉史謂二魏志晉書一。

○人纔章　【磨勘】續通鑑綱目。宋太祖淳化四年。置二審官院一。分注曰。初帝慮二中外官吏清濁混淆一。命レ官考レ課。號二磨勘院一。至レ是改爲二審官院一。掌レ審二京朝官一。其幕職州縣官。別置二考課院一主レ之。○又仁宗慶曆三年。更二定磨勘法一。

人多言節　本註【少師】案。二程全書。程伊川之父程珦。其曾王父贈二太子少師一。諱羽。○事文類聚。薦擧部。太子少師部。及集事淵海。選擧擧薦部。並無二少師典擧之事一。【明道薦才】明道行狀曰。神宗嘗使レ推二擇人材一。先生所レ薦者數十人。而以二父表弟張載

暨弟頤一爲レ首。

○君實嘗問章　語類、厚之問二伊川一。不レ答二溫公給事中一如何。曰、自是不レ容レ預。如下兩人有二公事一在上官。爲二守令一者來問、自不レ當レ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二是避一レ嫌否。曰、不レ然。本原已不レ是。與レ避レ嫌異。【給事中】事物紀原曰、秦置。通典曰、加官也云云。以レ有二事於殿中一故曰二給事中一。○給事中詳二乎文獻通考五十卷一。今不レ贅二于此一。

○先生云章　韓維、名臣言行錄曰、字持國。忠獻公之子。蔭補事二仁宗英宗神宗一。官至二門下侍郞一。【大資】資猶レ品也。大資大官也。指二持國一也。【范夷叟】萬姓統譜曰、仲淹之子。夷叟云節【太執】言其執滯而泥レ古。○愚謂、求レ薦之事、習而成レ俗。如二韓愈一亦然。況他人乎。

○先生因言章　【今日供職云云】愚謂、言今日在レ官者、以下供二官職一之事上、自負爲二第一件事一、便專レ力務爲レ之、勿レ敢下他貪計二較利害一等事上也。蓋乎供二爲レ臣之職一。○轉運司掌二司水陸漕運之事一。詳見二于事文類聚二百十四卷、文獻通考六十一卷、事物紀原六卷一。【押】韻會乙甲切。署也。又畫字注曰、位之表也。謂二表識一也。○歐陽公歸田錄曰、俗以レ草書レ名爲二押字一。○事文類聚姓名部曰、唐人初未レ有二押字一。但草二書其名一以爲二私記一。故爲二花書一。王荊公押二石字一。○事物紀原花押條曰、古者書レ名、破レ眞從レ草、取二其便於書畫一。難二於模倣一。【簽】字彙、音僉。簽書文字也。【國子監】古今原始曰、晉武立二大學一爲二國子監一。【臺省】言下在二京師一之官府上、如二御史臺尚書省一是也。國子監亦其一也。【外司】指二轉運司一。不レ在二于朝廷一之官也。言、外司有レ事、則合レ行二申狀於在二朝廷一之官一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孔子語也。

○伊川先生章　注【貢助之法】見二孟子滕文公篇一。

○明道先生作縣章　二程全書六十七。書二縣廳壁一。○孟子離婁下曰、文王視レ民如レ傷。○左傳哀公元年、陳

大夫逢滑曰。國之興也。視レ民如レ傷。林堯叟注云。愛レ民如レ子。恐其有ニ傷動一。

○劉安禮云章　劉安禮伊洛淵源錄載レ之。【悼】字彙。與レ悼同。　注【附錄】謂ニ程子遺書之附錄一也。

○劉安禮問臨民章　陳選小學句讀曰。輸猶レ盡也。平易近レ民。使ニ下情各得一レ上達一。則所ニ以處一レ之者。自無レ不レ當矣。御。馭也。格。正也。○范氏曰。未レ有ニ己不レ正而能正レ人者一也。○薛文清曰。爲レ政通ニ下情一爲レ急。○王雲鳳小學章句曰。正レ己格レ物。言。己之身無レ不レ正。則德足レ感レ人。而後可ニ以正ニ人之不正一。非レ謂ニ全無ニ防檢禁禦之道一。而吏自皆如中己之正上也。

○坎維心亨章　易曰。習坎有レ孚。維心亨。行有レ尙。【註】程傳曰。陽實在レ中。爲ニ中有ニ孚信一。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ニ以通ニ金石一蹈中水火上。何險難之不レ可レ亨也。行有レ尙。謂下以ニ誠一一而行。則能出レ險有中可ニ嘉尙一。謂レ有レ功也。不レ行則常在ニ險中一矣。

○人所以不能行己章

【齷】字彙。音握。【齪】測角切。齷齪急促。局陜貌。

○姤初六章　姤初六曰。羸豕孚ニ蹢躅一。○【註】程傳曰。姤。陰。始生而將レ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レ之當ニ於其微而未レ盛之時一。又曰。陰雖ニ甚微一不レ可レ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レ況。羸弱之豕雖レ未レ能ニ强猛一。然其中心在ニ乎蹢躅一。小人雖ニ微弱之時一。未下嘗忘中害ニ君子一之心上。防ニ於微一則无ニ能爲一矣。

如李德裕節　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紀曰。三月帝崩。太叔卽レ位。初憲宗生ニ光王怡一云云。及ニ上疾篤旬日不レ能レ言。諸宦官密於ニ禁中一定レ策。下レ詔以ニ皇子沖幼一。立レ怡爲ニ皇太叔一。夏四月。李德裕罷爲ニ荊南節度使一。【閹】字彙曰。閹。衣炎切。宦人男子去ニ其勢一者。【怗】字彙。他協切。音怗安也。服也。靜也。【失其幾】言失ニ機會一也。

○人敎小童章　【不出入】檢束不レ踰レ閾也。或謂レ不ニ妄出遊一歟。【數數】字彙。音朔。頻也。屢也。語類

云、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遂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教小童一段。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一

語類曰、近思錄十一、教學之道。注【得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盡心篇。

○濂溪先生曰章　通書師第七之文。○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云云【幹固】易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朱子曰、幹如版築之有楨幹。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中爲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字彙幹字註、徐鉉曰、今別作榦非是。【梁】小補韻會云。梁者金剛之氣、彊梁、【順】又云。理也、不逆也、和也、從也。【巽】又云。柔也、卑也、翰詞、蘇貫切、順也。

惟中也者和也節　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

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又曰。子思所謂中。以未發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陳北溪曰。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節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又曰。如子路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黃氏巖孫曰。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空同子曰。人剛柔之偏。變之為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為柔。柔為剛。能之乎。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章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兪。○王雲鳳云。唯速而強。兪緩而柔。　注【唯諾】諾亦應之緩也。

大學之法節　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陳澔曰。豫者先事之謂。【聒】字彙。音括。說文。讙語也。　注【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家語孔子之言也。

若為之節　注【靡】字彙曰。滅也。

○觀之上九曰章　程傳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朱子曰。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注。矜式之二字出于孟子。朱注云。矜。敬也。式。法也。

不可以不在於位節　程傳曰。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本義曰。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聖人之道章　【邈】字彙。末各切。遠也。

事上無憂節　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馬融云。困亂也。○張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溺者。不敢踰其則。非聖人亦無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軒馮氏曰。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情多欲。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小事。聖人之心無一毫不存。亦唯可以勉人耳。○讀逆喪事不敢不勉。內盡其哀。外盡其禮。不爲酒困。是謂喪內不喪禮。外不喪儀也。○譯註云。此章雖皆庸行。而實皆至理所寓。故夫子皆以爲歉。非謙辭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章　二程全書卷之四十釋言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資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小學集註曰。子弟輕俊的。多自作聰明令作文字。未必不恃小智以亂德業。

子弟凡節　王羲之言人處類聊見唐人。

○胡安定在湖州章　【劉彝】萬姓統譜曰。字執中。福安人。幼介特。從胡瑗學。善治水。第進士爲朐山令。鄉孤寡平賦役抑苛捐。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官至都水丞。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各二十卷。注【節伍】節。分也。屬也。五人爲伍。又行伍。【堰】字彙伊甸切。壅水也。【九章】九數也。

○教人未見意趣章　伊川之言也。○葉采曰。趣指趣也。樂喜好也。圖雅等詩。爲教於閨門之內。乃王業之始。故當時通用之。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灑掃等事編爲詩詞。令朝夕歌之。庶見意趣而好學矣。

○子厚以禮章　與爲學須從禮入來所以使學者先學禮

章。宜參看。

○語學者章　與論語雍也篇中人以上章。可參考。

○舞射章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度。皆誠也。○中庸二十五章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自洒掃節　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至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存疑曰。洒掃應對只是敬。敬者聖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章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正義云。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陳澔注云。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愚謂。二說不同。學者宜詳之。

○先傳後倦章　語子張篇註及大全可參考。今不贅于此。

○伊川先生曰說書章　【漢時下帷講誦】前漢書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古者章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班固之白虎通。前漢書藝文志之說也。

在學之養節　注【撥】詩大雅曰。本實先撥。注。絕也。

○天下有多少才章　論語泰伯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眞西山曰。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眞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尙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

不知所以成材之道無莫氏之說後世讀莫以成材爲難矣呂詩曰情性中流出非存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大抵間自然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存心外物也　注【感發其善心云云】論語注朱子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蒙引云逸志放心也

古人有歌舞節　注【羽旄干戚】朱子曰武用干戚文用羽旄○劉氏曰皆舞者所執之物【屈伸俯仰云云】樂記曰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注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

○孔子教人章　進而語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輔氏曰憤者營求之意悱者相仰之貌○讀統曰此言教不可躐正欲學者勉爲受教之地也憤悱是進修者非聖人有所秘欲學者之自得也○翼註云憤者意至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欲聞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沛然】孟子由水之就下沛然○孟子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朱子曰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橫渠先生曰恭敬章　正蒙至當篇也○性理大全正蒙集解曰恭敬者不慢也撙節者不肆也退讓不亢也能盡是三者以明辨其體則節脩約束德性堅定而私欲不萌矣故爲仁之至如是則天德既全慈祥之心自不容替故又爲愛道之極

○學記曰章　案學記之文止不盡其材○陳澔曰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

教人至精節【庖丁解牛】莊子養生主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手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人之才節　注。朱子曰之末、與村下、本有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之二十九字。

○古之小兒章　曲禮上曰、長者與之提攜云云。○陳氏曰、提攜謂牽行。捧手所以承長者之意。掩口謂以手障口、不使氣觸長者。

蒙稚節　張子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小學衷旨曰、安詳是和順、從容、不追之意。恭敬。只是不敢放肆的意思。蓋後生小子。血氣未定、做人多是荒錯傲慢、故教小兒、必須要安詳恭敬。

○孟子曰章　離婁上篇。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一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二

語類云。近思錄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章　孟子公孫丑上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規。規諫、悟、悔悟、噫、傷痛聲。○噫、後漢書梁鴻傳、五噫之文勢也。

○人之於豫樂章　豫六二傳也、豫書、○程傳又曰。六二、一交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介】字彙曰、節介。

處豫節　【見幾而作】　下繫辭第五章。豫卦之說之文也。

○人君致危亡章　本義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

劉質夫曰頻復節　劉質夫伊洛淵源錄八卷有傳。【述

復】復卦上六迷復凶。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

○暌極則章　本義曰。暌。乖異也。【睢】字彙。符勿切。違也。戾也。

如人節【猜】字彙。倉采切。疑也。

○解之六三曰章　程傳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

○益之上九曰章　程傳曰。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先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

○艮之九三曰章　程傳曰。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絶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夤。引眞切。

人之固節【蹇】字彙。屯難也。【爚】弋灼切。本作爚。爚。熱也。

○大率以說章　注【歸妹云云】本義曰。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爲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

○雖羿之聖章　【巧言令色】見于皐陶謨。

○治水章　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蔡傳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圮。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悖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

○君子敬以章　微生高事。見語公冶長篇。朱注云。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

識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

○人有慾章　語公冶長篇、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莫彼也。

○人之過也章　語里仁篇。○類字作黨、注、黨、類也。○四書說統、此章夫子為以過棄人者發。【忍】字彙曰、安於不仁。曰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章　史記、魏文侯子子擊、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呂東萊曰、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驕人得。蓋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若子方豈可以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人以料事章　語憲問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集註曰、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愚謂、詐字、葉氏之註與朱註異、觀者詳之。【駸駸】馬前進貌、注、揚子雲之語、見于法言。周子之言見于通書。

○人於外物章　小學陳選註曰、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身不好。謂身不撿也、心不好。謂心不收也。○鄭氏曰、覽鏡而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窻壁有塵、則拂之。不如此、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章句曰、但欲得外物之好。則身不撿而心逐於物矣、故身與心已先

不ㇾ好也。　注【以小害大云云】孟子告子篇。
○人慾天理章　莊子言見ニ于大宗師篇ニ。林希逸曰、嗜
慾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ニ深淺ト者、即前輩所ㇾ
謂天理人慾同ニ分數ニ消長也。
○伊川先生曰章　注【莊子曰】見ニ于天地篇ニ。林注、
機械器也。用ㇾ之則爲ニ機事ニ。所ニ以用ㇾ之者心也。
○疑病者未有事至章　注【兜】小補韻會、當侯切、或
也。【攬】撮持也。
○較事大小章　【枉尺直尋】見ニ于孟子滕文公篇ニ。
○做官章　朱子大全趙致道問書曰、程子曰、仕官奪ニ
人志ニ。蓋言ㇾ爲ニ富貴ニ所ㇾ移也。愚意以爲、不ニ特言ニ
此ニ。但才仕官、則於ニ寶緩處ニ、有ニ顧ㇾ宜區處之意ニ。浸浸
逐入ニ於隨ㇾ時徇ㇾ俗之域ニ。與ニ初間立ㇾ心各別。此所ㇾ
謂奪ㇾ志也。不ㇾ知程子之意、果出ニ於此ニ否。又不ㇾ知
人未ㇾ免ㇾ仕官而有ニ此病ニ、又何以救ㇾ之。敢乞指論。
朱子答書曰、所ㇾ論奪ㇾ志之說是也。若欲ㇾ救ㇾ此、但
當ニ隨ㇾ事省察而審ニ其輕重ニ、以ニ酌義理之間ニ。大抵ㇾ

者ニ精粹ノ也。
○驕是章　語泰伯篇、子曰、如有ニ周公之才之美ニ、使
驕且吝、其餘不ㇾ足ㇾ觀也已。○案、存疑講述及語錄、
但與ニ程說ニ不ㇾ同。故不ニ引用ニ。【歉】字彙、苦簟切、食
不ㇾ飽也。
○邢七云章　【邢七】案、伊洛淵源錄、邢恕也、七者恕
之排行之數也。
○橫渠先生曰章　【下民】陳選曰、下民、下等之人也。
一致猶ㇾ言ㇾ同ㇾ歸。踰。過也。
○孟子言反經章　見ニ盡心下篇ニ。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二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三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章　【申不害韓非】見史記列傳。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註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　註【自漢以來云云】後漢明帝時。遣使之天竺求其道。事見子通鑑。【老者周柱下史】史記老子列傳。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云。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

楊氏爲我節　近思錄。以爲楊氏疑於仁。墨氏疑於義。今案。二程全書及孟子滕文公下註。皆作楊氏疑於義。墨氏疑於仁。○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孟子註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楊朱之事。見莊子列子。列子有楊朱篇。墨翟之事。見呂氏春秋及鄒陽書說苑等。又有墨子十六卷。○孟子闢楊墨事見孟子滕文公下篇。○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註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朱子曰。[illegible]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

詠、這便是主人邀人。若說道賊也可、恩這便喚做賊之黨。又曰、不討亂逆而謂人勿討者、因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亂賊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伊川先生曰儒者章 【師也過商也不及】語先進篇。【無父無君】孟子之語、滕文公下篇。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章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葉長卿曰、道即親義別序信之當然者也。物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人倫即親義別序信之倫理也。 註【幻妄】廣韻、幻、幻化。

故君子之 論語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云云。註適、專主也。莫、不肯也。○蒙引曰、君子於天下之一切之事、無必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從之耳。 註【無可無不可】見微子篇。 註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所謂無可莫不可也。○說統云、諸人各守一節、夫子不拘一節、故曰無可無不可也。可不可以迹言、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爲可、則無可不可也。○蒙引云、佛老之心雖似乎莫適莫、而實謾漫無根著、所以爲異也。

彼釋氏節 語類云、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章 葉長卿曰、佛氏專坐禪心、豈曰是敬。蓋其覺之理、亦似是而非也。他只要坐定心、亦是死法。若敬則該動靜、兼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是敬之事、亦覺之理也。但吾儒之覺、覺於實理。佛氏之覺、覺於虛妄。苟覺於虛妄、何有於觸事之宜哉。

○釋氏本怖章 程子曰、學佛以生死爲本分事。

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惟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唐長卿曰。死生有命。非人所能移易者。聖賢格物窮理但知修身以俟命。未嘗他有所事以免死求生。彼老氏流弊。雖曰煉形養氣。其說未甚惑人。若佛氏。以先生禍福為說。以懼愚生。使愚民事佛以免死禍而求生福。雖深山窮谷之人婦人女子。亦皆為之所惑。有淪肌浹髓牢不可解者。其為害甚矣。雖然其害有兩般。此一般固是說死生禍福以欺固愚民。又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賊惑士夫。然死生禍福之說。只是化得不讀書明理之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玄妙。雖高明之士。皆為所動。是佛氏之說。為害無涯之甚也。今人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有定見。方不為所動焉。

孟子曰節　【盡其心者云云】此一句見于盡心篇。

註【恍惚】字彙曰。失意也。○居業錄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卽事物上去窮究。

彼固曰節　程子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飮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或曰釋氏地獄節　異端辨正曰。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嘗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為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如南宋主子業囚其諸王為地牢。亦此類耳。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也。閻羅則後世之刑官也。金剛則後世之衞士也。皆其舊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者。則世相傳流。本非佛氏真教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西方之士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

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可攷也。此雖其初學佛者不察。亦未非中國之所有者。而流傳之久。後之異教者。亦以爲眞。愚民亦不覺其爲僞。而水陸道場。寫經造像。修塔廟者。皆憚此苦惡之禍。以求快樂之福。何異教中之僞。以陷愚民之不知如此耶。嗚呼哀哉。

○學者於釋氏之說章　程子曰。佛氏如淫聲美色易以迷人。○程子遺書曰。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佛書。非禮勿視。○讀書錄云。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已明。雖觀其書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

【顏淵問爲國】語衛靈公篇。【至於禹之言曰云云】見乎皐陶謨。

○所以謂萬物章　【生生之謂易】上繫辭第五章之文。本義云。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程正夫曰。生生之謂易。頓初盡而復已生。生生不息

人只節　【大小】幾許也。

釋氏以不知此節　艮[illegible]卿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非若釋氏盡去塵根。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若欲如枯木死灰。必欲去之。豈理也哉。

釋氏其實節　【負販之蟲】柳文十七蝜蝂傳曰。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人有語導氣者章　【蓄】畜布也。字彙曰。蓄可作布。【節嗜慾定心氣】月令仲夏。註【長生久視】見于老子第五十九章。林希逸註。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屬老子之言。

○佛氏不識章　【形而上】上繫辭十二章。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釋氏之說章　【王通言云云】王通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問神僊之說章　歐陽公有無仙說可考見。【鑪】與爐同。○朱子感興詩曰。飄颻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楊子言云云】法言君子篇。

○橫渠先生曰章　【範圍】繫辭上。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本義曰、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朱子曰、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裏。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无過差。此特其一耳。○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爲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爲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因緣】法華經。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其過於大節　【窮理盡性】見乎說卦傳。註【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出于金剛經。

○大易不言有無章　語類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浮圖明鬼章　【浮圖】魏志曰。正號同佛陀。或云部多。楚夏並稱爲淨覺。今略稱佛。袁宏漢記云、浮屠。佛也。漢言覺。以覺悟群生也。○浮圖與浮屠

同　註【前】字彙、音斷、齊也。【神道不散云云】南齊范縝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孔孟所謂節【遊魂爲變】上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本義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朱子曰、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又曰、變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　註【則謂】字彙、甚也、眼也。　註【本註云云】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曰、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

自其說壞亂【淪胥】字彙云、淪、沒也。淪胥、相牽引也。【臧獲】字彙曰、奴婢也。方言、荊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間氣】間出之才氣也。【恬習】字彙、恬、徒廉切、安也。【人倫不察云云】孟子離婁下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朱註云、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治所以忽】益稷曰、在治忽。書傳。忽、治之反也。

異言滿耳節【放淫邪遁】見于孟子公孫丑篇。【翕然】字彙、翕音吸、起也。　註【詭服】字彙、詭音垝、異也。

近思錄釋考卷之十三終

近思錄備考卷之十四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章　孟子盡心下。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云。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注【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皇矣篇。○朱傳云。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華谷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天理自然謂之則。謂理之不可踰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大禹謨。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仲尼元氣也章　語類曰。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註【涯涘】字彙。涯。音崖。水際。涘。音詞。水涯。【坱圠】字彙。坱。於黨切。圠。乙黠切。坱圠。無垠際貌。楚辭。坱兮圠。王逸註云。霧氣昧也。賈誼賦。坱圠無垠。【衆善之長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仲尼無所不包節　語類。問時然而已。直卿曰。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語類。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顏子不違如愚】語爲政篇　註【默而成之云云】上繫辭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仲尼天地也節　【慶雲】西京雜記曰。瑞雲曰慶雲。曰景雲。初學記曰。雲五色曰慶　【巖巖】朱子詩傳曰。巖巖積石貌。字彙。巖險也　註【協氣】字彙。胡頰切。合也。同衆之和也

仲尼無迹節　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朱子曰。如顧

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注【渾然天成】朱子文集程伯子贊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爲仁之間】語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嘐然之嘆】子罕篇。

孔子偶是節【豈弟】詩蓼蕭篇。孔燕豈弟。朱傳。豈。樂。弟。易也。注【淸明在躬】禮記孔子閒居篇。淸明在躬。氣志如神。【顏子有若無云云】語泰伯篇。曾子之言也。【息邪說距詖行云云】孟子滕文公下篇。

○曾子傳章【吾得正而斃】檀弓篇。

○傳經爲難章　愚謂子夏傳之田子方。田子方傳之莊子。是亦人之後百年已著。於如此之類而可見。【宣王】案史記。幽王名宮涅。周宣王之子。武王十二世孫也。厲王名胡。夷王之子。武王十世之孫。○朱子曰。幽。昏。厲。虐。皆惡謚也。○謚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注【輯】字彙。在皆切。緝也。

○荀卿子高章　荀卿傳見史記。楊雄傳見于前漢書。

○荀子極僞斂章【僞】雜也【性惡】荀子性惡篇曰。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揚子不知性。揚子法言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董仲舒曰章　仲舒本傳見于史記前漢書。【正其義云云】是董子答于江都易王之語見于本傳注解見爲學類。○眞西山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著七篇而後。未有及者。【度越】字彙。獨故切。徒去聲。過也。○李退溪自省錄曰。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衆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利之說以明之。又曰。利字初非不好底。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又曰。此處若非先生如此剖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看義字。眼看以此利字爲貪欲之利。謀字爲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相去遠矣。

○漢儒如毛萇章　註【毛萇治詩云云】前漢書儒林傳。毛公傳之文也。河間獻王者。景帝之子也。膠西王者。武帝之兄也。【楊雄以清淨寂寞爲道】見于法言。【性者生之質云云】董子本傳對策之文。【關雎所謂云云】關雎毛傳之文也。正義曰。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爲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

○林希謂楊雄章　萬姓統譜。林希宋人。字子中。事徽宗。【祿隱】見于楊子法言。

○孔明有王佐之心章　朱子曰。孔明學不甚正。○問。取劉璋一事如何。朱子曰。此却不是。【行一不義云云】孟子公孫丑篇文。【取劉璋】後漢書列傳。劉焉魯恭王後也。○案。焉之子爲璋。先主取劉璋事。見于後漢書列傳六十五劉焉傳。

若劉表子琮節　後漢書列傳六十四。劉表傳曰。劉表字景升。魯恭王之後也。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云云。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

○諸葛武侯章　註【諮諏】詩小雅皇皇者華篇朱傳。諮諏。訪問也。

○孔明庶幾章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註【文中子曰云云】中說王道篇文也。亮之治國以下。葉氏之言也。

○文中子本是章　文中子字仲淹。門人私諡爲文中子。○中說有十篇。【爽】小補韻會曰。說文。明也。增韻曰。清快也。

○韓愈亦章　語類。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朱子曰。有闢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他又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程子遺書一曰。韓愈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語類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有大體。又曰。他資才甚

高。焉耳更無人與眼他使做大了爾世無孔
子不當在弟子列【孟氏醇乎醇】韓文十一
讀荀子說○字彙醇音純厚也。【又曰荀與揚
云云】原道篇文
○尊來見章【有德然後有言】語憲問篇曰。有德者
必有言。朱注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如日輒之死節　語類朱子曰如他謂輒之死不得其
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鑿
空】前漢書張騫傳云西北國始通於漢然騫鑿空
註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
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
○畏茂叔章【光風】初學記爾雅曰春晴日出而風
曰光風言學記云絶辭註天霽日明微風動搖草
木皆令有光　註【濂道之孔經文】伊洛淵源錄
萬好者謂不觀之【玉色金聲】朱子贊明道文
○伊川先生語章　明道行狀見于伊洛淵源錄○呂氏
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註【瓊節】

曲禮正義猶者過也節法度也【崖】字彙崖岸
切瞻貌
【浩乎】字彙浩浩廣大貌【渝濆】字彙渝也
【居廣居云云】孟子滕文公下曰居天下之廣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集註廣居仁也正
位。禮也大道義也
先生爲尊節【慎德】大息也【泛濫】字彙濫音監
汎濫也又水延漫也孟子氾濫註橫流貌注
【先生爲安南軍云云】伊洛淵源錄之文也程公珦
見于前
明於庶物云云出于孟子既見于前
知盡性至命云云　見于前○語類曰問盡性至
命是理人事然必須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固是
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今時
非無孝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
知也曰即孝弟便可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
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堯孝弟

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爲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爲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又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

【窮神知化】易下係詞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註【樂記曰云云】陳澔注。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

辨異端節【因其高明】程子粹言。或問。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明道先生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其質開透。亦必加人數等。所謂知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詹良卿曰。明道以質言。高明之惑爲智者之過。此語切中高明惑異端之膏肓。何也質之高明。必厭世事之凡。而樂於虛靜。又好奇妙。而忽於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慾。屛絕思慮。是其存心工夫。不得其眞。先做空了。不覺入於禪。蓋緣不曾著實體驗。而窮理工夫不到如此。若因其高明之資。加以窮理之功。反而求夫聖人之道。又何高明之累哉。○王雲鳳曰。佛氏空寂之教。本非窮神知化。程子特借以言其自謂高妙耳。○上繫辭十二章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此而已者也。○朱子曰。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陳選曰。

【言爲】夏氏曰。所言所爲也。佛氏空寂之教。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語大包法界。語小入微塵。或陳說道德。指陳心性。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之知欲爲者成全之。如三皇

五帝遺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是也。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卽倫理也。○李春塘曰。邪誕妖妄者。蓋佛氏於修性養心之外。又有天堂地獄因果禍福之說。以欺世也。○又曰。異端之道不熄。聖人之道不著。故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道節【早世】案行狀。明道元豐八年以疾終。享行五十有四。【學者之所傳耳】言未及明之書。

先生之門節【自致知至於知止】陳選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灑掃應對小學之敎也。窮理卽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卽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大學之敎也。循循有次序。貌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而大學之敎。又自有其序矣。○吳氏曰。行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之序言之。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也。以大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先生接物節【狡僞】字彙。狡古巧切。狂也。猾也。注【醇酎】字彙。醇音純。醲也。厚也。不澆酒也。酎音宙。醇也。注【當時用事者】案。伊洛淵源錄三曰。王荊公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懿】字彙。美也。

先生爲政節【綽然】字彙曰。綽。尺約切。寬也。緩也。【沛然】小補韻會。流貌。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章。語類。問。周子窻前草云云。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邪。朱子曰。此不要解。到那田地自理會得。須有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又曰。問。周子窻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

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云云。問。觀雞雛可以觀仁。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麁了。

○張子厚聞生皇子章　語類云。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注【蹶】字彙。居月切。速也。又音貴。行急遽也。

○伯淳嘗與子厚章　伊洛淵源錄七。呂原明唱曰。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嘗有人來此地說此話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相國寺相字。淵源錄之中。或作興字。

○謝顯道云章　【泥塑】字彙。塑。埏土象物。註【所謂望之云云】語子張篇。

○侯師聖云章　【師聖光庭】並見于伊洛淵源錄。【游楊】游酢楊時並程子之高弟也。【瞑】字彙。閉目也。【及出門云云】言侍立之久也。【掞】字彙。以冉切。又音閃。

○劉安禮云章　【盎於面背】孟子曰。見於面盎於背。朱子注云。盎。豐厚盈溢之意。【樂易】安樂和易。

○呂與叔撰章　强識之識音志。【渙】呼玩切。流散。解釋也。

其致於一節　【聖人復起云云】孟子滕文公下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註【百世以俟云云】中庸之文也。朱注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章　行狀見于伊洛淵源錄。【康定用兵】案。通鑑續篇。宋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稱帝于夏州。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自此以後。國家多事。○康定亦仁宗之年號也。【嘉祐】宋仁

宗年既也。案、嘉祐元年。程伯子二十五歲。叔子二十四歲。張子三十餘歲。○朱子贊張子像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性理大全註熊氏曰。先生初喜孫臏吳起用兵之法。後來盡棄佛氏老子虛寂之教。皐比虎皮中夜、妙契於此心。秉燭速記其所得。【盡棄異學云云】朱子曰、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爲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程子遺書曰。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朱子曰、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晚自崇文節　性理大全集覽曰。張載嘗爲崇文殿校書。故云。○毘陵陳濟曰、移疾、今案、移文稱病爲是。○前漢書劉向傳註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出不居官府。○朱子曰、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精義入神】亦見第二卷。【知禮成性】詳于第二卷橫渠謂知崇天也章。

○橫渠先生曰章　註　【遊山諸詩】二程全書五十四卷。明道文集遊鄠縣山詩十二首。幷序載之。案。此年嘉祐五年。明道二十九歲。

近思錄備考卷十四終

近思錄跋備考

此跋載于朱子大全八十一卷。【淳熙】孝宗之年號。二年乙未。朱子四十五歲。呂伯恭三十八歲。○朱子年譜曰。淳熙二年乙未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東萊留止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之要切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楷梯。近思錄四子之楷梯。以言爲學當自此而進也。又曰。其後守臨漳日。又添入數條。【寒泉精舍】大明一統志曰。文公之書院三。精舍三。考亭書院。同文書院。武夷書院。滄州精舍（朱熹晩年築室於此。扁曰竹林精舍。後更名滄州。）寒泉精舍（淳熙中呂祖謙來訪於此。共編次近思錄。）武夷精舍。○事物紀原曰。今人以佛寺爲精舍。不知乃儒者教授之所。晦菴有武夷精舍。○書言故事曰。稱書齋爲精舍。【閎】字彙。音橫。【梗槩】彙字。梗古杏切。槩居太切。爾雅註云。梗槩大略也。【沉潛反覆】韓文上李巽書曰。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優柔厭飫】杜預左傳序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林堯叟注。飫于廟反。○葉采曰。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語子張篇。

近思錄既成云云　東萊全集卷之七載之。○語類云。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敎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又曰。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茫然】廣大貌。【底止】爾雅釋詁。底止相待也。疏音止。【自卑升高云云】中庸十五章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書近思錄備考之後

近思錄之爲書、於周程張子之道。既足見其梗槩。學者熟讀而有得。則於道亦思過半矣。予嘗伏讀其書、於此、搜索有資于訓詁者、妄輯而爲一書。竊惟。子朱子以爲。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是豈可以訓詁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記。以備他日之考索云爾、

寬文戊申六月十日

筑前後學貝原篤信謹識

和漢名數序

王應麟所ㇾ著。小學紺珠十卷。數目具備。且張美和群書拾唾。既印二行乎本邦一。於二名數一又何贅言乎。學者記誦之可也。然而顧二其爲ㇾ書。竝若干卷。恐ㇾ難二悉熟記一。故予忘二其僭一。竊採下其最切要而宜二熟讀一者上。約而輯ㇾ之。且有ㇾ所ㇾ不ㇾ載二乎二書一者上。亦略拾二其遺一。補二其闕一而已。若二夫本邦典故人物事跡之名數一。亦學者所ㇾ不ㇾ可ㇾ不ㇾ識者也。故併錄ㇾ之。類聚爲二一編一。目ㇾ之曰二和漢名數一。以欲ㇾ便二兒童背誦一云爾。

元祿二年春分日

筑前州後學貝原篤信書

和漢名數目錄

和漢名數

貝原篤信編輯

第一　天文

一理　太極（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兩儀（又曰二氣）　陰陽（宋儒謂。陰陽無一物而不在。一氣之流行爲陽、收斂爲陰。長進爲陽、消退爲陰。溫熱爲陽、涼寒爲陰、品物之生長爲陽、收藏爲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木火爲陽、金水爲陰。晝爲陽、夜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明爲陽、暗爲陰。生爲陽、死爲陰。剛爲陽、柔爲陰。仁爲陽、義爲陰。）

四象　少陽（春）陽中之陰。　太陽（夏）陽中之陽。　少陰（秋）陰中之陽。　太陰（冬）陰中之陰。

二儀（又曰兩儀。）　天　地（初學記）

乾坤　天之德爲乾。地之德爲坤。

六合（又曰六極）　天地四方（初學記）

宇宙　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或謂天地爲宇宙。

兩曜　日　月

三辰（又曰三光）　日　月　星

四德（天道流行之序也。）　元（春）（仁）　亨（夏）（禮）　利（秋）（義）　貞（冬）（智）

四氣　生（春）（溫）　長（夏）（熱）　收（秋）（涼）　藏（冬）（寒）

三才（才者爲功用之謂。）　天　地　人（又曰三極）

四方　東（左）（卯）（震）　西（右）（酉）（兌）　南（前）（午）（離）　北（後）（子）（坎）

是爲四正位、條暢方隅也。出月令廣義

四維（維角也、四角也。是所謂方隅也。）　艮（東北）　巽（東南）　乾（西北）　坤（西南）

五行　木（春）　火（夏）　土（四季）　金（秋）　水（冬）

五行相生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五行相剋　木剋土　土剋水　水剋火　火剋金　金剋木

十幹（幹或爲干。）　甲乙（木）　丙丁（火）　戊己（土）　庚辛（金）　壬癸（水）

十幹異名　閼逢（甲）　旃蒙（乙）　柔兆（丙）　强圉（丁）　著雍（戊）　屠維（己）　上章（庚）　重光（辛）　玄黓（壬）　昭陽（癸）（此據爾雅、與史記異。）

十二枝（枝一作支。）　子（水）　丑（土）　寅（木）　卯（木）　辰（土）

巳(火)　午(火)　未(土)　申(金)　酉(金)　戌(土)　亥(水)

十二枝異名　困敦(子)　赤奮若(丑)　攝提格(寅)　單閼(卯)　執除(辰)　大荒落(巳)　敦牂(午)　協洽(未)　涒灘(申)　作噩(酉)　閹茂(戌)　大淵獻(亥)〇出二爾雅一。

二十八宿 音秀。或如レ字。　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　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　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　井鬼柳星形翼軫(南方)

五星 亦曰二五緯一。　歳星(木)　熒惑(火)　太白(金)　辰星(水)　鎭星(土)〇日月五星曰二之七曜一。又曰二七政一。

五色　青(木)(東)　赤(火)(南)　黄(土)(中)　白(金)(西)　黒(水)(北)是五方之正色也

五方間色　緑モエギ(青黄)(木克土)　紅クレナヰ(赤白)(火克金)　碧ルリイロ(白青)(金克水)　騮クリイロ(黄黒)(土克水)　紫(黒赤)(水克火)

五運　甲己土　乙庚金　丙辛水　丁壬木　戊癸火

六氣　太陽寒水　太陰濕土　少陽相火　少陰君火　陽明燥金　厥陰風木

四天　蒼天(春)　昊天(夏)　旻天(秋)　上天(冬)爾雅

王相 出二白虎通一　王相死囚休 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レ勝者死。餘皆倣レ之。俗說休字作レ老。

天五氣 內經　寒　暑　燥　濕　風

第二　節序

四時　春(木)　夏(火)　秋(金)　冬(水)

八節　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 月令廣義〇史記八正注云。八節。

二十四氣 五日爲二一候一。三候爲二一氣一。六氣爲二一時一。二十四爲二一年一。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十二月名　陬(正月)　如(二月)　寎(三月)　余(四月)　臯(五月)　且(六月)　相(七月)　壯(八月)　玄(九月)　陽(十月)　辜(十一月)　涂(十二月)見二爾雅一。

又　孟春(正)　仲春(二)　季春(三)　暮春(同)　孟夏

(同)　首夏(同)　麥秋(同)　仲夏(五)　季夏(六)　孟秋(七)　新秋(同)　仲秋(八)　季秋(九)　晩秋(同)　菊月(同)　孟冬(十)　初冬(同)　小春(同)　仲冬(十一)　季冬(十二)　臘月(同)

十二月和名　睦月(正)　衣更着(二)　彌生(三)　卯月(四)　皐月(五)　水無月(六)　文月(七)　葉月(八)　長月(九)　神無月(十)　霜月(十一)　四極(十二)〇俗說作師走

晝夜十二時日出爲晝、日入爲夜。卯辰巳午未申爲晝六時。酉戌亥子丑寅爲夜六時。月令廣義

十二時名　半夜子　鷄鳴丑　平旦寅　日出卯　食時辰　隅中巳　日中午　日昳未　晡時申　日入酉　黄昏戌　人定亥

三正　夏寅　商丑　周子

三時　春耕　夏耘　秋收

三元　上元(正月十五日)　中元(七月十五日)　下元(十月十五日)

五更　一更(甲夜戌時)　二更(乙夜亥時)　三更(丙夜子時)　四更(丁夜丑時)　五更(戊夜寅時)　〇毎一更計五點、五更凡二十五點。

八専　壬子爲始、癸亥爲終。凡十二日。但丑辰午戌非專日。故除之。和俗謂之間日。其餘只得八日。故名八專。凡八専者、干與支五行之運同。而其氣專也。

十二月卦　䷗復(十一月一陽)　䷒臨(十二月二陽)　䷊泰(正月三陽)　䷡大壯(二月四陽)　䷪夬(三月五陽)　䷀乾(四月六陽)　䷫姤(五月一陰)　䷠遯(六月二陰)　䷋否(七月三陰)　䷓觀(八月四陰)　䷖剝(九月五陰)　䷁坤(十月六陰)

三伏　初伏(夏至後第三庚)　中伏(四庚)　末伏(立秋後初庚)

五祀　春戸　夏竈　秋門　冬行　季夏中霤　出月令　白虎通無行而有井

和俗五節供　人日(正月七日)　上巳(三月三日)　端午(五月五日)　星夕(七月七日)　重陽(九月九日)

本朝正月三節會　元日　七日(號白馬、又青馬)　十六日(號踏歌)

夜月名　三日月　上弦(七八日)　望月(十五夜)　十六夜月　立待月(十七夜)　居待月(十八夜)　寢待月(十九夜)　二十日月　下弦(二十二三日之月也)　有明(下旬之月也。一說自十四五日以後、月未入夜旣明曰有明)　〇出

袖中抄。

三旬 十日曰旬。○又曰三旬三浣。　上旬 又曰上浣上澣。　中旬 又曰中浣中澣。　下旬 又曰下浣下澣。

第三　地理

日本國名　六十六州分屬五畿七道

【五畿內五箇國】　山城 異名山州。又曰雍州。郡數八。　大和 和州。十五。　河內 河州。十五。　和泉 泉州。三。　攝津 攝州。十三。

【東海道十五箇國】　伊賀 伊州。四。　伊勢 勢州。十五。　志摩 志州。二。　尾張 尾州。八。　參河 參州。八。　遠江 遠州。十四。　駿河 駿州。七。　甲斐 甲。四。　伊豆 豆。三。　相模 相。八。　武藏 武。廿一。　安房 房。四。　上總 總。十一。　下總 總。十二。　常陸 常。十一。

【東山道八箇國】　近江 江。十三。　美濃 濃。十八。　飛驒 飛。四。　信濃 信。十。　上野 上。十四。　下野 野。九。　陸奧 奧。五十四。　出羽 羽。十二。

【北陸道七箇國】　若狹 若。三。　越前 越。十二。　加賀 加。四。　能登 能。四。　越中 越。四。　越後 越。七。　佐渡 佐。三。

【山陰道八箇國】　丹波 丹。六。　丹後 丹。五。　但馬 但。八。　因幡 因。七。　伯耆 伯。六。　出雲 雲。十。　石見 石。六。　隱岐 隱。四。

【山陽道八箇國】　播磨 播。十四。　美作 作。七。　備前 備。十一。　備中 備。九。　備後 備。十四。　安藝 藝。八。　周防 防。六。　長門 長。六。

【南海道六箇國】　紀伊 紀。七。　淡路 淡。二。　阿波 阿。九。　讃岐 讃。十一。　伊豫 豫。十四。　土佐 土。七。

【西海道九箇國】　筑前 筑。十五。　筑後 筑。十。　豐前 豐。八。　豐後 豐。八。　肥前 肥。十一。　肥後 肥。十四。　日向 日。五。　大隅 隅。八。　薩摩 薩。十四。　【二島】六十六州之外也。　壹岐 壹。二。　對馬 對。二。

坂東八州　相模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常陸　上野　下野 又稱關八州。在箱根笛吹關之東。

四國　阿波　讃岐　伊豫　土佐

日本二都　南都（大和平城）　北都（山城平安城）

日本三關　相坂（近江）　鈴鹿（伊勢）　不破（美濃）

日本三津　坊津（薩摩）　博多津（筑前）　阿濃津（伊勢）

日本三景　松島（陸奧）　天橋立（丹後）　嚴島（安藝）

南都八景　南圓堂藤　佐保川螢　猿澤池月　春日野

鹿　三笠山雪　雲井坂雨　東大寺鐘　轟橋行人

近江八景　比良暮雪　矢橋歸帆　石山秋月　勢多夕照　三井晩鐘　堅田落雁　粟津晴嵐　辛崎夜雨　近衞政家

日本高山　富士(駿河)　金峰(又稱二山上大峰釋迦嶽一)(大和)　白山(加賀)　葛城(大和、○又號二金剛山一)　大山(伯耆)　日光(下野)　淺間(信濃)　御嶽(同)　駒嶽(同)　湯殿(出羽)　立山(越中)　妙香山(越後)　白峰(甲斐)　雲邊(讃岐)　膽吹(近江)　背振(筑前)　彥山(豐前)　霧島(日向)

日本大河　淀河(近江丹波伊賀山城河内攝津、凡六國之水所二歸會一也、故爲二天下第一之大河一)　紀伊川(吉野川下流也)。　尾越川(美濃。木曾川下流也)　洲股川(美濃)　呂久川(美濃)　天龍川(遠江、諏訪湖下流也)　大井川(駿河)　富士川(駿河)　狩野川(伊豆)　相模川　刀禰川(上野、爲二坂東第一一)　千歳川(爲二九州第一一)。　諸州大河尙處處有レ之、難二枚擧一。

日本大都會三所　京都　江戶　大坂

日本廣邑三十　奈良(大和)　伏見(山城)　境(在二泉攝河三州之境一、故稱。)　大津(近江)　名護屋(尾張)　岐阜(美濃)　山田(伊勢)　安濃津(伊勢)　敦賀(越前)　福井(同)　金澤(加賀)　高田(越後)　甲府　駿府　仙臺(陸奥)　會津(同)　廣崎(出羽)　水戶(常陸)　和歌山(紀伊)　德島(阿波)　姬路(播摩)　岡山(備前)　廣島(安藝)　萩(長門)　福岡(筑前)　博多(同)　佐賀(肥前)　長崎(同)　隈本(肥後)　鹿兒島(薩摩)

山城國大橋五　三條橋　五條橋　淀大橋　伏見豐後橋　宇治橋

東路大橋　勢多(江州)　矢矧(參州)　吉田(同上)

大坂大橋三　天滿橋　天神橋　難波橋

日本無レ海十三國　山城　大和　河内　伊賀　丹波　美作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甲斐　上野　下野　(一說、筑後亦爲レ無レ海者、非也。)

日本湖　琵琶湖(在二近江一、南北十九里、東西八九里、本邦諸湖之中最大者也、自二堅田一至二勢田一四里。最小處僅不レ滿二于一里一、自二堅田一而北其面廣。)　餘湖(周二上、方不レ滿二乎半里一、在二伊香郡山中一、與二琵琶湖一不二相接續一)　三方湖三(若狹三方郡)　諏訪湖(信濃、方一里半)　箱根湖(伊豆)　日光山湖三(下野)　布施湖(越中)　越湖(佐渡)　松江湖(出雲)　磐梯湖(陸奥會津)　此外小湖尙處處有レ之。

山城國四大河　宇治川自江州琵琶湖出。　木津川其源自笠置之奥伊賀國而來。
大井川自丹波出。　賀茂川自小原鞍馬貴船來。　右四河到淀津合而爲一。自此而下。號曰淀川。出于勅撰名所和歌抄。○今案。宇治木津大井。此三河固可謂大河。如賀茂川。恐不可稱大河。

堯九州　冀(中)　兗　青　徐　楊　荊　豫　梁　雍

春秋十二國周平王以後爲春秋之世。其大國有十二。　魯　衞　晉　鄭　曹　蔡　燕　齊　陳　宋　楚　秦

戰國七雄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滅周國分治。　秦　楚　燕　齊　趙　魏　韓

三國　呉　魏　蜀後漢後分爲三。

五嶽　東泰(岱)　南衡　西華　北恆　中嵩

四夷　東夷(夷九)　南蠻(蠻八)　西戎(戎六)　北狄(狄五)

異國名　中國又稱中華。或號中夏。歷世殊國號。今稱大清。　朝鮮　蝦夷　韃靼(ダッタン)　今稱韃子。　兀良哈(チラカイ)　琉球(大小)　東寧(タカサゴ)　廣東(カントン)　交趾(カウチ)　呂宋(ロソン)　東京(トンキン)　大泥(ダニ)　柬埔塞(カンボヂヤ)　占城(チヤンハ)　暹羅(シヤムロ)　咬𠺕吧(シヤガタラ)　天竺　榜葛剌(ベンガラ)　紅夷(チランダ)又曰紅毛。俗曰阿蘭陀。　蘇門答剌(サマダラ)　阿媽港(アマカハ)西域之港名。

三韓又號朝鮮。　馬韓號百濟。　辰韓號新羅。又稱斯盧。或號鷄林。　弁韓又作卞韓。號高句麗。又稱高麗。
○東國通鑑

海中三神山又曰三壺。　蓬萊　方丈　瀛洲　史記

瀟湘八景　江天暮雪　瀟湘夜雨　山市晴嵐　遠浦歸帆　煙寺晩鐘　平沙落雁　漁村夕照　洞庭秋月

第四　人紀

三綱六紀　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五常又曰五性。　仁木之德。　義金之德。　禮火之德。　智水之德。　信土之德。
○韓退之曰。人之所性者五。仁義禮智信。

五倫又曰五品。　父子　君臣　夫婦　長幼　朋友

五敎又曰五典。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七教（王制） 父子 兄弟 夫婦 君臣 長幼 朋友 賓客

三德 知 仁 勇

十義（禮運十者謂之人義） 父慈 子孝 兄良 弟弟 夫義 婦聽 長惠 幼順 君仁 臣忠

三事 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

二親 父 母

三親（出顏氏家訓） 夫婦 父子 兄弟（[illegible]）

三族 父母 兄弟 子孫 一說 父族 母族 妻族

又周禮註。父子孫

九族 高曾祖父己子孫曾玄 一說 父族四（[illegible]） 母族三（[illegible]） 妻族二（[illegible]）也

四民 士 農 工 商

五儀 聖人 賢人 君子 士人 庸人

四窮民 鰥 寡 孤 獨

三達尊（孟子） 爵 齒 德

婦五等（曲禮）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無二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禮記）

兄弟之次序 伯 仲 叔 季（[illegible]）

世[illegible]

齒行五等（[illegible]） 尊者 長者 敵者 少者 幼者

死五等（曲禮）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和俗因襲之稱 天子曰崩御，皇后同。（[illegible]）

薨御。又曰他界（[illegible]） 親王內親王及女御曰薨去。（[illegible]） 大臣曰薨逝（[illegible]）

（[illegible]）大納言以下殿上人國主大宗四品諸大夫通稱逝去。又諸大夫曰卒去。凡士曰逝行。

篤信謂。死稱遷行出呂氏春秋或稱棄世辭世違世下世則可也 庶民曰死去。 高僧曰遷化。僧死稱圓寂眞寂入寂

三殤 未成人。而死曰殤。 長殤 十六歲至十九歲祭終兄弟之子之身 中殤 十二歲至十五歲祭終兄弟之身 下殤 八歲至十一歲祭終父母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 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日本四姓 源 平 藤 橘

本朝四道之學 紀傳 史學及文章。 明經 明十三經 明法 學律令 算道 習算術。

人十等 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下效之。 王 公 大夫 士 皁 輿 隸 僚 僕 臺

人歲四品 千金方。 小 六歲以上。 少 十六以上。 壯 三十以上。 老 五十以上。

五服 斬衰 三年用至麤麻布不縫下邊 齊衰 周年。又曰。三年。杖期不杖期。用稍麤麻布爲縫下邊 大功 九月用麤熟布縫下邊 小功 五月用稍細熟布 緦麻 三月用稍細熟布。 ○文公家禮。及月令廣義服制令云。父(斬衰三年)母(齊衰三年)祖父祖母伯父叔父伯母叔母姑兄姊(齊衰周年)同室兄弟(大功九月)再從伯叔父母姑兄姊(小功五月)三從伯叔父母姑兄姊(緦麻三月)

人生年名 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頤。

第五 人事 附嘉言

四行 孝 事親以孝。 弟 居鄉以弟。 忠 事君以念。 信 交友以信。

四勿 論語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四端 惻隱 仁之端。 羞惡 義之端。 辭讓 禮之端。 是非 智之端。

七情 禮記 喜怒哀懼愛惡欲 醫書以喜怒憂思悲恐驚爲七情

五事 洪範 貌 言 視 聽 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上五事之德。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以上五事之用。

六德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 智 明於事。 仁 愛人以及物。 聖 通而先識。 義 能斷時宜。 忠 盡己之心。 和 心無乖戾。

六行 同上 孝 善事父母。 友 善於兄弟。 睦 親於九族。 婣 親於外戚。 任 信於朋友。 恤 振恤貧窮。

六藝周禮 禮（五禮）樂（六樂）射（五射）御（五御）書（六書）數（九數）以上三物。

五禮 吉 凶 軍 賓 嘉

六樂 雲門（黄帝）咸池（堯）大韶（舜）大夏（禹）大濩（湯）大武（武王）

五射 白矢 參連 剡注 襄尺 井儀

五御 鳴和鸞 逐水曲 舞交衢 逐禽左 過君表

六書 象形 會意 轉注 處事 假借 諧聲

九數 方田 粟布 衰分 少廣 商功 均輸 盈朒

　方程 句股

六禮（王制）冠 婚 喪 祭 鄕飮酒 相見

婚禮六禮（禮記）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親迎

人之四維 管子曰、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

君子道者三（論語孔子之語）。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

爲學之序五。（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之字指[illegible]。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五福（洪範）壽 富 康寧 攸好德 考終命

六極（洪範）凶短折 疾 憂 貧 惡 弱

九容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口容止 聲容靜 頭

容直 氣容肅 立容德 色容莊

四禮 冠 昏 喪 祭

五過 書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過。官 反 內 貨 來 [illegible]

三宥之 不識 過失 遺忘

三赦之 幼弱 老旄 惷愚

五刑 墨 劓 剕 宮 大辟

　也。大辟曰殺。○後世五刑 笞 杖

徒 流 死

漢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史記

十惡 謀反 謀大逆 謀叛 惡

逆 不道 大不敬

禮。不孝〔歐曾祖父母父母之類〕。不睦〔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等〕。不義〔殺本屬官長受業師長〕。內亂〔奸小功以上親父祖妾〕。

婦人三從〔大戴禮下同。〕　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

女五不取　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

婦七去　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曲禮全經尙柯遷曰。夫不順淫妬多言竊盜五者。自爲之。可出無疑。無子惡疾命也。義在所去。禮宜有處。故禮四十無子出而異居。不與之專居。以廣嗣續也。惡疾亦出而獨居。更娶以承宗廟。故皆云去也。〕

婦三不去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事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以上大戴禮。〕

婦四德〔周禮及禮記〕　言(辭令)德(貞順)功(絲麻)容(婉娩)

學者四時〔國語〕　朝受業。晝講讀。夕習復。夜計過無憾。而後卽安。

四計　一日之計在晨。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勤。一家之計在身。又曰。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一家之計在和。一身之計在勤。〔月令廣義〕

三利〔見管子備數。利字皆作計字。〕　一年之利種穀。十年之利種樹。百年之利種德。

御家四教〔王凝〕　勤以治生。儉以足用。恭以持己。恕以待人。

本期行幸類名稱　天子稱行幸。〔遷幸〕上皇稱御幸。春宮皇后稱行啓。親王稱渡御。〔或稱御出〕帝王弁仙洞稱還幸。親王及執柄稱還御。

杖制　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居鄉四約〔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患難相恤七事〔呂氏鄉約本註。〕　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五過〔呂氏鄉約。不修之過五。〕　交非其人。遊戲怠惰。動作無儀。臨事不恪。用度不節。

周禮六軍　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十五人)四兩爲卒(百人)五卒爲旅(五百人)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軍數　王六軍　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周禮）

將五德（孫子）　智　信　仁　勇　嚴

兵五事（孫子）　道　天　地　將　法

七計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五兵　救亂誅暴曰義兵。不得已而起曰應兵。爭恨小故曰忿兵。利人土地曰貪兵。見威於敵曰驕兵。（前漢書魏相）

八陣（孔明）　天　地　風　雲　龍　鳥　虎　蛇

日本古昔所傳八陣（大江匡房卿自唐朝所傳也）　一曰魚鱗　二曰鶴翼　三曰雁行　四曰偃月　五曰鋒矢　六曰衡軛　七曰長蛇　八曰方圓

二柄　文武　魏元忠云。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
又引韓子。以賞罰爲二柄。賞勸功。罰懲過。

五音　宮　商　角　徵　羽

又　脣（羽水）　舌（徵火）　牙（角木）　齒（商金）　喉（宮土）

四聲　平　上　去　入

三不孝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孟子註疏）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榮啓期三樂（列子）　得爲人。得爲男子。行年九十。

楊震四知　天知　地知　子知　我知（後漢書）

唐太宗三鑑　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唐書魏徵傳）

寇萊公六悔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時不將息病時悔。

三過（晏子）　口過　身過　心過

嚴君平六有（正字通）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東坡養生三養　一安分以養福。二寬胃以養氣。
三省費以養財。

養生四訣　去二暴怒一以養二其性一。少二思慮一以養二其神一。省二言語一以養二其氣一。絶二思欲一以養二其心一。

攝生四要之語（張南軒）　少レ思以養レ神。少レ慾以養レ精。少レ勞以養レ力。少レ言以養レ氣。

生身五樂（瑯耶漫筆）　一樂レ生二中國一。二樂レ爲二男子一。三樂レ爲二士人一。四樂レ見二太平一。五樂レ聞二道義一。

四事不レ可レ久　春寒　秋熱　老健　君寵

四不鬪　智者不三與レ命鬪一。不三與レ法鬪一。不三與レ勢鬪一。不三與レ理鬪一。

一息　一呼一吸。爲二一息一。

日本弓之三物　流鏑（ヤブサメ）　笠懸（カサガケ）　犬追物（イヌオフモノ）

把レ筆四要（萬寶全書）　虛（掌內〇手指不レ可レ近二掌心一）　圓（圓レ外〇謂二手背要一レ圓）　正（執レ筆不レ正〇謂二筆管正直一）　緊（執レ筆要レ緊〇謂二人拔不一レ去）

守レ官四字（張觀之言）　勤　謹　和　緩

讀レ書三到　眼到　口到　心到（三到之內心到爲レ切。）

本朝三席　詩歌　管絃之座席也。（出二海人藻芥一）

四藝　琴　棊　書　畫

處レ窮四味（出二戰國策一）　無レ事以當レ貴。早寢以當レ富。安步以當レ車。晩食以當レ肉。

第六　神祇

天神七代　國常立尊（クニトコタチ）（又號二天御中主一。陽神。有二五行德一）

國狹槌尊（クニサヅチ）（陽神。水德）

豐斟淳尊（トヨクムヌ）（陽神。火德。以上各一神。無二陰神一）

泥土煑尊（ウヒヂニ）（陽神。木德）　沙土煑尊（スヒヂニ）（陰神）

大戸道尊（オホトノヂ）（陽神。金德）　大苫邊尊（オホトマベ）（陰神）

面足尊（オモダル）（陽神。土德）　惶根尊（カシコネ）（陰神）

伊弉諾尊（イザナギ）（陽神）　伊弉冊尊（イザナミ）（陰神）

地神五代　天照大神（又號二大日孁尊一。伊弉諾尊御子）

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マサヤアカツカツノハヤヒアメノオシホミミ）（天照大神之御子）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アマツヒコヒコホノニニギ）（天忍穗耳尊御子）

彥火火出見尊（ヒコホホデミ）（瓊瓊杵尊第二御子）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ヒコナギサタケウガヤフキアハセズ）（彥火火出見尊御子）

二所宗廟　伊勢　石清水

二十二社　伊勢　石清水（山城。下同）　賀茂（上下）　松尾　平野

稻荷　春日（大和）　大原野（山城）　大神（大和、下同）　石上　太和　廣瀬　龍田　住吉（攝津）　日吉（近江）　梅宮（山城）　吉田（同）　廣田（攝津）　祇園（山城）　北野（同）　丹生（大和）　貴布禰（山城）

春日四所明神　武甕槌命　齋主命　天兒屋根命　姫御神

三種神器　神璽　寶劍　內侍所

日本六十六州大小神祇總數　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大四百九十二座、小二千六百四十座）　社數二千八百六十一處（延喜式神名帳）

熊野三山（又稱三所）　本宮　新宮　那智

軍神【日本】武甕槌　經津主【中國】黃帝　蚩尤

和歌三神　住吉　玉津島（在紀伊）　人丸（出播磨）

日本三部神道　唯一宗源（吉田所傳、純一而不雜者也）　兩部習合（弘法傳教習合、以佛法附會于神道、以胎金兩部二而一者也）　本迹緣起（是社家者事、迹守其各社古來所傳之緣起、言行、事迹者也）【出名法要集】。

中華祭祀數　天子（天地）（四方）（山川）（五祀）　諸侯（方祀）（山川）（五祀）【國必有方。即其所在之方也】　大夫（五祀）（以上禮記）　士祭其先

第七　歷世

本朝帝王　神武　綏靖　安寧　懿德　孝昭　孝安　孝靈　孝元　開化　崇神　垂仁　景行　成務　仲哀　【神功】（自此以下冠者女帝也。）　應神　仁德　履中　反正　允恭　安康　雄略　清寧　顯宗　仁賢　武烈　繼體　安閑　宣化　欽明　敏達　用明　崇峻　【推古】　舒明　【皇極】　孝德　【齊明】（皇極重祚）　天智　天武　【持統】　文武　【元明】　【元正】　聖武　【孝謙】　廢帝　【稱德】（孝謙重祚）　光仁　桓武　平城　嵯峨　淳和　仁明　文德　清和　陽成　光孝　宇多　醍醐　朱雀　村上　冷泉　圓融　花山　一條　三條　後一條　後朱雀　後冷泉　後三條　白川　堀川　鳥羽　崇德　近衞　後白河　二條　六條　高倉　安德　後鳥羽　土御門　順德　後堀川　四條　後嵯峨　後深草　龜山　後宇多　伏見　後伏見　後二條　花園

九五後醍醐　九六光嚴　九七光明　九八崇光　九九後光嚴　百後圓融
百一後小松　百二稱光　百三後花園　百四御土御門　百五後柏原
百六後奈良　百七正親町　百八後陽成　百九後水尾　百十明正【本院】以上女帝凡七人。除二重祚一也。
百十一後光明院　百十二後西院　百十三太上天皇
百十四今上皇帝

日本帝王世系

第一神武治世七十六年御壽百二十七
二綏靖治三十三年壽八十四歲
三安寧治三十八壽五十七
四懿德治三十四壽七十七
五孝昭治八十三壽百十四
六孝安治百二年壽百三十七
七孝靈治七十六年壽百二十八
八孝元治五十七壽百十七
九開化治六十年壽百十五
一〇崇神治六十八壽百二十
一一垂仁治九十九壽百四十
一二景行治六十年百六歲
豐鍬入姫宮之始　伊豫齋　倭姫命
日本武尊
一三成務治六十壽百七歲
一四仲哀治九年壽五十二號二氣比大明神一。
一六應神治四十一年。壽百十歲。號二八幡大神一。
一五神功皇后女治六十九年。壽百歲。號二香椎大明神一。開化天皇之御子彥坐命之玄孫也。父息長宿禰。
一七仁德治八十七。百十　平野大明神
一八履中治六年七十歲　市邊皇子
菟道稚郎子
一九反正治六年六十
二〇安康治三年五十六
隼總別皇子
二〇允恭治四十二七十八
二一雄略治二十三六十二
二二清寧治五年三十九　白髮天皇
大大迹主　私斐王
彥主人王
二七繼體治二十五八十二
飯豐天皇
二八安閑治二年七十
二九宣化治四年七十三
三〇欽明治三十二八十
三一敏達治十四。正統紀云。六十一歲。一說四十八
三二用明治二年四十一
三三崇峻治五年七十二
三四推古治三十六七十五

仁賢之御姉也。在位不レ滿二一年一而崩。故不レ列二于歷代之數一。

廐戸皇子

押坂大兄皇子

二五 仁賢 治十一 五十

二四 顯宗 治三年 四十八

二六 武烈 治八年 十八

三五 舒明 治十三 四十九

茅渟王

三九 天智 治十年、四十六 一說五十八

四〇 天武 治十五。正統紀七十 三一說六十五

四一 女主 持統 治十一 五十八

三六 女主 皇極 治三年

三七 女主 齊明 皇極重祚、是重祚之初。治七年 前後十年 六十八

三七 孝德 治十年、正統紀云五十九歲

有馬皇子

大友皇子

施基皇子 又號白壁皇子 田原天皇是也

四三 女主 元明 草壁太子之妃 治七年。六十一

草壁太子 御母持統

四二 文武 御母元明 治十一 廿五歲

大津皇子

四四 女主 元正 御母元明 治九年。六十九

舍人親王

新田部親王

高市皇子

四五 聖武 治廿五、五十六

天帝

四六 女主 孝謙 治十年

四八 稱德 孝謙重祚、前後合十五年 號高野天皇。五十三

四七 廢帝 治六年 三十三

井上內親王 光仁ノ后

不破內親王

四九 光仁 治十二 七十三

五〇 桓武 治廿四 七十歲 號柏原天皇

早良親王

五一 平城 治四年 五十一 號奈良帝

五二 嵯峨 治十四年 五十七

五三 淳和 治十年 五十 十二正統紀云五十七 西院帝

五四 仁明 治十七年 四十一。一說四十 深草天皇

有智子內親王 賀茂齋院始也、學文能詩

源融 河原左大臣

五五 文德 治八年。三十二、正統紀三十三歲 號田村帝

五八 光孝 治三年 五十八 號小松天皇。

伊豫內親王

葛原親王

萬多親王 撰姓氏錄

高津内親王

伊登内親王

五 九 宇多 治十年。六十五。正統紀七十六。號亭子院。又稱寛平法皇。

六 ○ 醍醐 治卅三年。四十六。正統紀四十四歳。俗號延喜帝。

惟喬親王

兼覽王 哥人

六 一 朱雀 治十六年 三十

五 六 清和 治八十年。三十一。號水尾帝。

五 七 陽成 治八年 八十一

元良親王

貞純親王——經基 六孫王

六 二 村上 治二十一 四十二

兼明親王 二品中務卿 前中書王

高明親王 西宮左大臣

六 三 冷泉 治二年 六十二

六 四 圓融 治十五 三十二

具平親王 二品中務卿 號後中書王

六 五 花山 治二年 四十

六 七 三條 治五年 四十二

六 六 一條 治二十五 三十二

六 八 後一條 治廿年。廿九 御母上東門院

七 ○ 後冷泉 治二十三 四十三

六 九 後朱雀 治九年。三十七 御母同前

七 一 後三條 治四年 四十一

祐子内親王

七 二 白河 治十四 七十七

七 三 堀河 治二十一 二十九

七 四 鳥羽 治十六 五十四

七 九 六條 治三年 十二

七 五 崇德 治十八年。四十六 鳥羽第一ノ皇子 御母待賢門院

重仁親王

以仁親王 高倉宮

七 八 二條 治七年 二十三

七 七 後白河 治三年。六十六 鳥羽第四皇子

八 ○ 高倉 治十二 二十一

七 六 近衞 治十四。壽十七。鳥羽第八ノ皇子。御母美福門院

殷富門院 齋宮

式子内親王 齋院

八 一 安德 治三年 八歳

八 五 後堀河 治十一年二十三 正統紀二十一 茂仁

後高倉 守貞親王持明院宮後稱太上天皇

八 六 四條 治十年 十二歳

八 二 後鳥羽 治十五年六十 稱隱岐院

八 三 土御門 治十二 三十七

八 四 順德 治十一 四十六

八 七 後嵯峨 治四年 五十三

廢帝懷成。雖受禪未及即位之禮立三月而廢。稱九條廢帝故不列王代之數十七歲

八八 後深草 治十三。六十二。正統紀五十八歲
富小路院。又號常盤井院

九一 伏見 治十一 五十歲
號持明院

久明親王 鎌倉將軍 — 守邦親王 鎌倉將軍 賜源姓

八九 龜山 治十五年 五十七
歲號禪林寺院

九一 ○後宇多 治十三。五十八
號大覺寺。

宗尊親王 鎌倉將軍 — 惟康親王 鎌倉將軍

九三 後二條 治六年 二十四

九五 後醍醐 治十三。五十二
後爲南帝

九二 後伏見 治三年 四十九

九四 花園 治十一 五十二。
號萩原院

後村上 南帝 — 長慶院 寛成 南朝

尊圓法親王 天台座主 青蓮院

熙成王 號後龜山院長慶院之弟。四十二歲。南朝

南朝四世凡五十六年

九六 光嚴 治二年 五十二

九七 光明 治十二 六十

尊道 天台座主 青蓮院

九八 崇光 治三年 六十五

大通院 榮仁親王 號有栖川

後崇光院 貞成親王 伏見殿祖

一〇三 後花園 治三十六 五十二

貞常親王 伏見殿 此後世世爲親王

九九 後光嚴 治二十 三十七

一〇〇 後圓融 治十一 三十六

一〇一 後小松 治三十 五十七

一〇二 稱光 治十六 二十八

一〇四 後土御門 治三十六 五十九

一〇五 後柏原 治二十六 六十三

一〇六 後奈良 治三十一 六十二

一〇七 正親町 治二十九 七十一 — 陽光院

一〇八 後陽成 治二十五 四十七

一〇九 後水尾 治十八 八十五

一一〇 女帝 本院 御母東福門院 治十四年 聖壽萬歲

一一一 後光明院 治十一 二十二

一一二 後西院 治八年 四十九

一一三 太上天皇 治二十四年 聖壽萬歲

一一四 今上皇帝 聖壽萬萬歲

自神武天皇元年至元祿三年。凡二千三百五十年。

本朝年號 【孝德】大化五年 白雉五年○白雉之後。齋明。天智朝並無年號。凡十七年。【天武】白鳳十四 朱鳥一年。朱鳥之後。持統天皇亦無年號十年。【文武】大寶三年。文武帝自元年至四年亦無年號。五年始立年號。爲大寶。自是以後。年號相續不絕。○俗間傳云。前此有善記僧聽等之年號。然其事謬妄。不可信。 慶雲四【元明】和銅七【元正】靈龜二 養老七【聖武】神龜五 天平二十【孝謙】天平勝寶八【廢帝】天平寶字八年。始二年係孝謙【稱德】天平神護二 神護景雲三【光仁】寶龜十一 天應二【桓武】延曆二十四【平城】大同四【嵯峨】弘仁十四【淳和】天長十【仁明】承和十四 嘉祥三【文德】仁壽三 齊衡三 天安二【清和】貞觀十八【陽成】元慶八【光孝】仁和四年。末一年係宇多【宇多】寛平九【醍醐】昌泰三 延喜二十二 延長八【朱雀】承平七 天慶九【村上】天曆十 天德四 應和三 康保四【冷泉】安和二【圓融】天祿三 天延三 貞元二 天元五 永觀二【花山】寛和二【一條】永延二 永祚一 正曆五 長德四 長保五 寛弘八【三條】長和五【後一條】寛仁四 治安三 萬壽四 長元九【後朱雀】長曆三 長久四 寛德二【後冷泉】永承七 天喜五 康平七 治曆四【後三條】延久五年。末一年係白河【白河】承保三 承曆四 永保三 應德三【堀河】寛治七 嘉保二 永長一 承德二 康和五 長治二 嘉承二【鳥羽】天仁二 天永三 永久五 元永二 保安四【崇德】天治二 大治五 天承一 長承三 保延六 永治一【近衛】康治二 天養一 久安六 仁平三 久壽二【後白河】保元三【二條】平治一 永曆一 應保二 長寛二 永萬一【六條】仁安三【高倉】嘉應二 承安四 安元二 治承四【安德】養和一 壽永二【後鳥羽】元曆一 文治五 建久九【土御門】正治二 建仁三 元久二 建永一 承元四【順德】建曆二 建保六 承久三【後堀河】貞應二 元仁一 嘉祿二 安貞二 寛喜三 貞永一【四條】天福一 文曆一 嘉禎三 曆仁一 延應一 仁治三【後嵯峨】寛元四【後深草】寶治二 建長七 康元一 正嘉二 正元一【龜山】文應一 弘長三 文永十一【後宇多】建治三 弘安十【伏見】正應五 永仁六【後伏見】正安三【後二條】乾元一 嘉元三 德治二【花園】延慶三 應長一

正和五文保二【後醍醐】元應二元亨三正中二嘉暦三元徳
二元弘一【光嚴】正慶二建武二延元二【光明】暦應四康永三貞
和五年末一【崇光】觀應二【後光嚴】文和四延文五康安一貞治六
應安七年末三年【後圓融】永和四康暦二永徳三年末一年後小松
【後小松】至徳三嘉慶二康應一明徳四應永三十四年。末十【稱光】
正長一【後花園】永享十二嘉吉三文安五寶徳三享徳三康正二
長祿三寛正六年末一年【後土御門】文正一應仁二文明十八長享二
延徳三明應九【後柏原】文龜三永正十七大永七年末一年【後奈
良】享祿四天文二十三弘治三【正親町】永祿十二元龜三天正十九
五年後陽成【後陽成】文祿四慶長十九年末三年【後水尾】元和九【女帝】寛
永二十年前六年後十四年【後光明】正保四慶安四承應三【後西院】
明暦三萬治三寛文十二年後十年【靈元】延寳八天和三貞享四
【今上皇帝】元祿　○南朝年號　建武二興國七正平二十四
建徳二文中三天授六弘和二元中九年。凡五十六年
藤氏四祖　武智麻呂稱南家　房前稱北家　宇合式部卿稱式家　左京
大夫麻呂稱京家○四人淡海公不比等之子總稱之藤氏四家
鎌倉十將軍　頼朝　頼家頼朝長子也。實朝頼朝次子也。[illegible]
一代將軍三　平政子北條時政女頼朝之室　頼經道家左大臣之子也　頼嗣頼經之男也
宗尊親王後嵯峨院第四王子　惟康親王宗尊親王之王子　久明親王
後深草院之王子　守邦親王久明親王之子
足利十三世　尊氏　義詮尊氏之子　義滿義詮之子
上　義持義滿之子　義量義持之子　義教義滿之子
義勝義教之子　義政義教之子。慈照院　義尚義政之子
義稙　義澄　義晴
院　義輝　義昭義晴之第二子　○右
足利十三世自建武二年至永祿八年。凡二百三十一年。
草創五君　頼朝　尊氏　信長　秀吉　家康公
北條九代　時政　義時時政之子　泰時義時之子　時氏泰時之子
經時　時頼　時宗　貞時
高時貞時之子
日本古人壽數　【武家主將】源頼朝五十三　頼家
二十三　實朝二十八　足利尊氏五十四　義詮三十八　義滿五十一　義教四十八
院四十八　義政五十六　織田信長四十九　豐臣秀吉六十三
東大君家康公七十五　秀忠公五十四　家光公四十八　【皇子及人

【臣】倭姫命垂仁帝皇女。壽五百餘歲。或曰。七百餘歲。日本武尊三十 武内宿禰景行帝三
年生。仁德帝五十五年薨。三百十七歲。或曰。三百三十。一書曰。三百二十五歲。五聲傳曰。三百七歲。 廐戸皇子四十九
鎌足公五十。或曰。五十六 大友皇子二十五 大津皇子二十四 淡海公六十二
舍人親王六十七 柿本人丸四十二 橘諸兄公始號葛城王。七十四 光明皇
后六十 吉備公八十二 安倍仲麻呂在唐二年七十。或説。七十三。又曰。七十九 和氣清
丸六十七 坂上田村丸五十四 嵯峨后嘉智子六十三 小野篁五十一。
一説五十七 忠仁公良房六十九 都良香三十六。百錬抄云。年四十六 業平五十六 遍
昭七十六 在原行平七十。一説七十五 源融七十三 菅相國五十九 時平大臣
三十九 紀貫之六十三 道風七十一 藤在衡七十九 謙德公伊尹四十九 菅
文時八十三 滿仲八十八。一説四十四 佐理五十五 具平親王四十六 藤道長
六十二 行成五十六 公任七十六 上東門院八十七 安倍貞任三十四 源賴
義八十八 義家八幡太郎六十八 大江匡房七十一 新羅三郎義光七十二 藤
敦光八十二 平忠盛五十八 左府賴長三十六 源義朝二十八 鎌田政
清三十八 爲朝三十三 重盛四十三 源賴政七十五。盛衰記曰。七十七 三浦義明
七十九 平清盛六十四 齋藤實盛七十三。出于盛衰記。 木曾義仲三十一。盛衰記曰。三十七
兼平三十三 義仲妾巴九十一 薩摩守忠度四十一。出于盛衰記。 宗盛三十九
義經三十一 伊達泰衡三十五 曾我祐成二十二 時宗二十 俊成九十一。或云。九

十三畠山重忠四十二 後京極良經三十八 北條時政七十八 公曉十九 義
時六十二 平政子六十九 大江廣元八十三 宗隆八十 定宗八十一 建禮門
院六十八 藤道家號光明峯寺。六十一。 北條泰時六十 北條時賴三十七 北條
高時三十一 楠正成四十二。一説。三十五 北畠顯家二十一 新田義貞三十七 楠
正行二十六 尊圓親王五十九。一説五十三 吉田兼好六十八 源直義四十六 二
條良基六十九 細川賴之六十四 細川勝元龍安寺。四十四 一條兼良公
八十 宗祇八十二 肖柏號牡丹花。八十五 卜部兼俱七十七 太田道灌四十二
北條宗雲八十八 大內義隆四十七 北條氏康五十六 毛利元就七十
五 武田信玄五十三 上杉謙信四十九 武田勝賴三十七 織田信忠
二十八 明智光秀六十三 蒲生氏鄉四十 關白秀次二十八 長宗我部
元親六十一 小早川隆景六十三 石田三成三十八 井伊直政四十二
黑田如水五十九 細川藤孝七十七 加藤清正五十 淺野長政六十五
淺野幸長三十八 池田輝政五十 前田利長五十三 秀賴二十三 惺窩
五十九 黑田長政五十六 長尾景勝六十九 伊達政宗七十三。一説。七十 加藤
嘉明六十九 福島正則六十四 毛利秀元七十二 林道春七十五 石川
丈山九十【僧】行基八十。一説八十二 役小角六十八 最澄傳教五十六 空海弘法
六十三 覺鑁四十九 聖寶七十八 空也七十 慈圓謚慈鎭七十一 良源謚慈惠七十四 圓

日曹洞十七十八圓仁七十二性空八十源空八十明惠六十榮西七十五千光國師
觀覺九十道元五十一國八十六一山明衡十一國師七十妙超五十六大燈國師 日
蓮六十一山一七十虎關六十夢窻七十義堂六十絶海七十一休
八十八正徹書記七十九體元八十二

古今和歌集序所載歌人八人　人丸　赤人以上二人世俗稱之和歌二聖
僧正遍昭　在原業平　文屋康秀　喜撰法師
小野小町　大伴黑主以上六人世俗稱之六歌仙

古今和歌集撰者四人承香殿　紀友則　紀貫之　凡河内
躬恆　壬生忠岑

梨壺五人後撰集之撰者　大中臣能宣　清原元輔　源順　紀時
文　坂上望城

本朝能書三筆　嵯峨天皇　橘逸勢　僧空海弘法【三跡】
道風小野宮内大臣　佐理少納言　行成一條院時人

梨壺五歌仙一條院時人　赤染衞門　和泉式部　紫式部　馬
内侍　伊勢大輔

三十六人選仙四條大納言公任撰之、世謂之歌仙【左】一柿本人
丸三凡河内躬恆五中納言家持七在原業平九素性

法師一十猿丸大夫三十中納言兼輔五十中納言敦忠七十源
公忠九十齋宮女御一廿藤原敏行三廿源宗于五廿源信明
七廿藤原興風九廿坂上是則一卅小大君三卅大中臣能宣五卅
平兼盛【右】二紀貫之四伊勢六山邊赤人八遍昭
僧正十紀友則二十小野小町四十中納言朝忠六十藤原高
光八十壬生忠岑二十祭主頼基二廿源信明四廿源順六廿源重
之八廿清原元輔十三藤原元眞二卅藤原仲文四卅壬生忠見
六卅中務

西三條三世　實隆逍遥院　公條稱名院　實枝三光院
北條五代　早雲伊勢新九郎　氏綱　氏康　氏政
氏直

志津嶽先登七人　福島正則市松、後號左衞門大夫　加藤清正虎之助、後主計頭　加藤嘉明孫六、後左馬助　平野長泰　脇坂安治甚内、後中務　糟屋何某助右衞門、後内膳正　片桐直盛助作、後市正　以上七人、是秀吉公討柴田勝家時、挑戰之勇士也、石川何某兵助雖同功、已戰死、故除之

年號始【本朝】孝德帝大化【中華】漢武帝建元

中夏歷代國號　唐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季梁唐晉漢周　宋　元
明　清

中華歷代帝王　【三皇】　伏犧。神農。黃帝、又曰。天皇。地皇。人皇。
【五帝】　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又曰。伏犧。神農。黃帝。堯舜。
【夏】　大禹、帝啓。大康。仲康、帝相。少康、帝杼。
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廑。帝孔甲、帝皐。
帝發、桀、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商】　成湯、大甲、沃丁、大庚。
小甲、雍己、大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
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
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大丁、帝乙。紂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
稱レ王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幽、平。
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元、貞
定、哀、思、考、威烈、安烈、顯、愼靚。赧、東周君。三十七主。
除二文王東周君一也凡八百七十三年。　【秦】　始皇、二世。孺子嬰三主四十年
【漢】劉氏。稱レ帝。　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武、昭、宣。
元、成、哀、平、孺子嬰、十二帝、二百十四年、除二孺子嬰一也。王莽簒レ位十六年。【後漢】

同上光武、明、章、和、殤、安、順、沖、質、桓、靈、獻。十二帝。百九十
六年。【蜀】稱レ帝　昭烈、後帝　二主。四十三年。【魏】曹氏　文帝、明帝、
齊王、高貴鄕公、陳留王、五主。四十六年。【晉】司馬氏。稱レ帝。【西】　武
帝、惠、懷、愍【東】元。明、成、康、穆、哀、帝奕、簡文。孝
武、安、恭　十五帝。百五十六年。【宋】劉氏。稱レ帝。○武、少、文、孝、武、
廢、明、蒼梧王、順帝、八主。六十年。【齊】蕭氏　高帝、武帝、明
帝。東昏侯。和帝五主。二十四年。【梁】蕭氏。稱レ帝　○武。簡文、元。
敬。四主。五十四年。【陳】陳氏　武帝、文帝、臨海王、宣帝、後主五主。
三十二年。【隋】楊氏。稱レ帝　文、煬、恭。三主。三十八年。【唐】李氏　高祖、太
宗、高宗。中宗、則天。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
宗、昭宗、昭宣帝二十一主。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　【後梁】　太祖、
均王。二主。十七年。　【後唐】　莊宗、明宗、閔帝、潞王　四主。十三年。
【後晉】　高祖、齊王。二主。十二年。【後漢】　高祖、隱帝二主。四年。
【後周】　太祖、世宗、恭帝。三主。十年。○五代。十三主。五十四年。【宋】趙氏太
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南宋
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帝昺。

十六主三百二十年。【元】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明宗 文宗 順帝 九主八十九年。【明】朱氏 太祖 建文 成祖 仁宗 宣宗 英宗 景宗 英宗復辟 憲宗 孝宗 武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崇禎皇帝 十六主自洪武元年至崇禎十六年二百七十六年。

舜五臣 禹 稷 契 皐陶 伯益

舜時四凶 共工 驩兜 三苗 鯀

三代 夏 商 周

三王 夏禹 殷湯 周文武

三古 上古 中古 下古

四聖人 伏羲 文王 周公 孔子

五伯 齊桓公 晉文公 秦穆公 宋襄公 楚莊王

春秋十二公 隱 桓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道統相傳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王 周公─孔子─顏子 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

孔門十哲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宰我 子貢 冉有 季路 子游 子夏

漢三傑 蕭何 張良 韓信

商山四皓 東園公 綺里季 夏黃公 角里先生

晉竹林七賢 阮籍 嵇康 山濤 向秀 劉伶 王戎 阮咸

濂洛六君子 周濂溪 名敦頤 字茂叔 邵康節 名雍 字堯夫 司馬溫公 名光 字君實 程明道 名顥 字伯淳 程伊川 名頤 字正叔 張橫渠 名載 字子厚

程朱淵源 程伊川─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朱子

乾淳三先生 朱子 名熹 字元晦 張南軒 名栻 字敬夫 呂東萊 名祖謙 字伯恭

朱子以後道學諸君子【宋】眞西山 名德秀 何文定 名基 黃勉齋之弟子 王文憲 名柏 何文定之門人【元】許魯齋 名衡 吳臨川 名澄 劉靜修 名因 金仁山 名履祥 王文憲之門人 許白雲 名謙 金仁山之門人【明】吳康齋 薛文淸 名瑄 胡敬齋 名居仁

二十四孝 大舜 文帝 曾參 閔損 仲由 董永 剡子 江革 陸績 唐夫人 吳猛 王祥 郭巨

楊香　朱壽昌　庾黔婁　老萊子　蔡順　黄香　姜詩　王裒　丁蘭　孟宗　黄庭堅（一本。有張孝。田眞。無江革。仲由。）

明朝年號　洪武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暦　泰昌　天啓　崇禎

中華古人壽數　黄帝百十　少昊百　顓頊（百五。一書曰。九十八）　帝嚳（百五。一書曰。百歳）　堯百十八　舜百十　夏禹百　殷湯王百　伊尹百十　王季百二　周文王九十七　武王九十三　周公旦八十九　成王五十　召公奭百　太公望百十　彭祖八百　孔子七十三　顔子（三十二。或云。三十一）　孔鯉五十　子思六十二　孟子八十四　秦始皇五十　漢高祖五十三　項羽三十一　漢文帝四十七　賈誼（三十一。或云。三十三）　武帝七十一　孔安國六十　劉向七十二　竇公百八十　後漢光武六十二　嚴子陵八十　郭林宗四十三　蜀昭烈皇帝六十三　諸葛孔明五十四　魏曹操六十六　呉孫權七十一　魏羅結百二十　陶淵明六十三　晉趙逸二百　梁僧惠照二百九十　隋煬帝五十　唐太宗五十三　楊貴妃三十八　玄宗七十八　杜甫五十九　郭子儀八十五　李太白（曾鞏曰。六十四）　柳宗元四十七　韓退之五十七　白居易七十五　李賀二十七　陸宣公五十二　宋胡安定六十七　周子五十七　歐陽修六十六　文潞公九十二　邵子六十七　程明道五十四　伊川七十五　司馬温公六十八　張子五十八　胡文定六十五　東坡六十六　山谷六十一　楊龜山（八十四。或云。八十三）　呂與叔四十七　尹彦明七十二　游酢七十一　朱公掞五十八　岳飛三十九　羅仲素六十四　李延平七十一　張南軒四十八　呂東萊四十五　朱子七十一　陸象山五十四　蔡九峰六十四　文天祥四十七　元許魯齋七十二　呉澄八十五　何文定八十一　明太祖七十一　宋景濂七十三　劉基六十五　陳白沙七十三　薛文清七十六　胡敬齋五十一　王陽明七十一　丘瓊山七十五　陳選五十八　○釋迦七十九。（出文獻通考）

第八　形體

四體（又曰四肢）　兩手　兩足　又曰。頭　身　手　足

五體　筋　脈　肉　骨　皮　毛　佛書曰。頭及四肢

五官（出荀子）　耳　目　鼻　口　形（五者。各有所司。心者。爲天君。居中以治五官）

五藏（爲陰）　肝木　心火　脾土　肺金　腎水

六府（爲陽）　膽（肝之府）　胃（脾之府）　大腸（肺之府）　小腸（心之府）　膀胱（腎之府）　三焦（外府）

九竅　目二　耳二　鼻二　口一　下部二

五指　將指（大指。又曰大拇指）　食指（第二指）　中指　無名指（第四指）　小指（又曰季指）

第九　動植

五蟲　鱗蟲（龍為長）　羽蟲（鳳為長）　毛蟲（麟為長）　介蟲（龜為長）　裸蟲（人為長）

四靈　麟（金）鳳（火）龜（水）龍（木）○出禮記○尚書（白虎為五靈）

六畜　馬　牛　羊　豕　犬　雞

五畜　鷄　羊　牛　馬　豕（素問五畜為益）

四獸　朱鳥　玄武　青龍　白虎（見曲禮註云四方宿名也）

日本雞鳴三時名　初鳥（一番鳴丑八點）　中鳥（二番此時）　下鳥（三番寅）（出禁中抄）

六摯（周禮）諸侯執皮帛　卿執羔　大夫執雁　士執雉

庶人執鶩　工商執雞

五臭（月令）羶　腥　香　焦　朽

五穀　稻　稷　麥　豆　麻（一說麻黍）　稷　菽　麥　稻（孟子註）黍　稷

麻　麥　豆（月令）禾　麻　粟　麥　豆（素問云五穀為養）

八穀　稻　黍　大麥　小麥　大豆　小豆　粟　麻（小麥）

（相珠）

五菓　李（東）杏（南）棗（中）桃（西）栗（北）（素問云五菓為助）

五菜　韭　薤　葵　葱　藿（素問云五菜為充）

五味　酸（木）苦（火）甘（土）辛（金）鹹（水）

四木　桑　楮　漆　茶

三草　麻　藍　紅花

五木　桑　槐　桃　楮　柳

八草　菖蒲　艾葉　地黃　荷葉　葈耳　忍冬　馬鞭

艸　繁蔞

正月七日七種菜　芹　薺（ナヅナ）　御形（ゴギヤウ）（本草作鼠麴草一名黃蒿和名母子艸）出文德實錄

繁蔞（ハコベラ）　佛座（一名仏の座）　又菘（在水田）　蘿蔔（大根）

在圃者二品菘於蘿蔔　根曰京菜　或曰宇多帝時正月上子日初供七種若菜

歲寒三友　松　竹　梅

四木變　櫻（春）　柳（夏）　楓（秋）　松（冬）

第十　器服

五金　金（黃）　銀（白）　銅（赤）　鐵（黑）　錫（青）

金五色　漢書食貨志註　師古曰　黃金　白銀　赤銅　青

鉛　黑鐵（一說文金五色金也）　五金鎔為之最

八音（五聲通器）　金（鐘）　石（磬）　絲（琴瑟）　竹（管簫）　匏（笙）　土（塤）　革（鼓）　木（[illegible]）

革(鼓)(坎)　木(柷敔)(巽)

十二律 在二正三五七九十一陽月一者爲レ律。在二二四六八十十二陰月一者爲レ呂。六律六呂。謂二之十二律一　大簇正月　夾鐘二月　姑洗三月　仲呂四月　蕤賓五月　林鐘六月　夷則七月　南呂八月　無射九月　應鐘十月　黄鐘十一月　大呂十二月

十二調子　一壹越　二斷金　三平調　四勝絶　五下無　六雙調　七鳧鐘　八黄鐘　九鸞鏡　十盤涉　十一神仙　十二上無

五調子　壹越(宮)(土)(土用)　平調(商)(金)(秋)　雙調(角)(木)(春)　黄鐘(徵)(火)(夏)　盤涉(羽)(水)(冬)

本朝樂器　【三絃】琵琶　箏　和琴　【三管】笙　笛(横笛 高麗笛)　篳篥　【三鼓】太鼓　羯鼓　鉦鼓

十二章　日　月　星辰　山　龍　華蟲(雉也。六者繪二之於衣一。其序自レ上而下。)　宗彝(虎蜼)　藻　火　粉米　黼(斧形)　黻(兩巳相背。六者繡二之於裳一。其序自レ下而上。)

四器　規爲レ圓(ブンマハシ)　矩爲レ方(カネ)　準爲レ平(ミヅモリ)　繩爲レ直(スミナハ)

文房四友　筆　墨　紙　硯

鎧六具　甲　冑　頰當　鉧　佩楯　脚當　一説　冑　甲　鉧　半首　臑當　佩楯

身堅六具　鉢卷　忍緒　上帶　繰絞緒　扣緒　腰當緒

大將六具　鎧　太刀　采幣　鞭　團扇　扇

備六具　幕　旗　牀几　楯　貝　太鼓

五兵　矛　戟　弓　劔　戈

七寶　金　銀　琉璃　車渠　碼碯　玻瓈　眞珠(出二佛書一)

馬尺　凡馬四尺爲レ常。未レ滿二四尺一。稱レ之爲レ駒。四尺一寸爲二一寸(ヒトキ)一。二寸爲二二寸(キ)一。以下傚レ之。超二八寸(キ)一。謂レ剩レ長。(出二埃嚢抄一。)

第十一　經籍類

五經　易　書　詩　春秋　禮記(今加二周禮一稱二六經一)

六經　初學記曰。古者以二易書詩禮樂春秋一爲二六經一。至レ秦焚レ書樂經亡。今以二易詩書禮春秋一爲二五經一。

九經　初學記云。禮有二周禮儀禮禮記一。曰二三禮一。春秋有二左氏公羊穀梁一。曰二三傳一。與二易書詩一通數。亦謂二之九經一。一説。五經加二孝經論語孟子周禮一。謂二之九

經。又合二公羊穀梁二傳一稱二十一經一。合二儀禮爾雅一
爲二十三經一。經之中十三經也。〇唐選舉志、以禮記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
四書　大學　論語　孟子　中庸自朱子而有四書之稱
三易商經大卜　連山夏易首艮　歸藏商易首坤　周易周易首乾
八卦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周易六十四卦　【上經】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無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六十四卦象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
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
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
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
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恆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
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
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
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
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
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易十翼　上彖傳　下彖傳　上象傳　下象傳　上繫辭
下繫辭　文言　說卦　序卦　雜卦是孔子所作
二典　堯典　舜典
三謨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朱子之云
尚書五十八篇　【虞書】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
稷　【夏書】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湯誓　仲
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上　大甲中　大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

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
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
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四詩　國風　小雅　大雅　頌

詩六義　風歌レ事　賦布レ義　比取レ類　興感レ物　雅政事　頌成レ功

詩經十五國風　周南　召南　邶　鄘　衞　王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詩三頌詩經　商頌　魯頌　周頌

春秋五傳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鄒氏傳　夾氏
傳一說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語胡氏傳　國又有二程子傳一

儀禮十七篇　士冠禮　士昏禮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鄉射禮　燕禮　大射禮　聘禮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喪服禮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徹禮

禮記四十九篇　曲禮上　曲禮下　檀弓上　檀弓下
王制　月令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郊
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少
儀　學記　樂記　雜記上　雜記下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
居　坊記　中庸　表記　緇衣　奔喪　問喪　服問
間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大學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論語二十篇　學而　爲政　八佾　里仁　公冶長　雍
也　述而　泰伯　子罕　鄉黨右爲二上論一　先進　顏淵
子路　憲問　衞靈公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右爲二下論一

孟子七篇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右爲二上孟一　離婁　萬
章　告子　盡心右爲二下孟一

小學六篇　立教　明倫　敬身　稽古以上內篇。　嘉言　善
行以上外篇。

本朝三部本書　舊事紀推古天皇二十八年，聖德太子蘇我馬子奉レ敕撰，凡十卷，自二開闢一迄二當代一

古事記元明天皇和銅五年。安萬侶奉レ敕撰。自二神代一迄二推古帝一凡三卷。　日本紀舍人親王太朝臣安麻呂奉レ敕撰。自二神代一至二持統一。

本朝六國史　日本紀三十卷。天武皇子舍人親王從四位下太朝臣安麻呂奉レ敕撰。自二神武天皇一至二持統天皇十一年八月一。凡九百六十三年。　續日本紀四十卷。自二一卷一至二二十卷一。從四位下行民部大輔菅野眞道等奉レ敕撰。二十一卷至レ末右大臣藤原繼縄奉レ敕撰。起二文武帝元年丁酉八月一至二桓武帝延暦十年一凡九十五年。　日本後紀四十卷。序云。承和時藤原緒嗣等奉レ敕撰。仁明承和七年成。起二桓武帝延暦十一年一止二于淳和帝天長十年一凡四十二年。而全書今亡。其抄略二十卷并纂一卷。今猶存。　續日本後紀二十卷。太政大臣良房後春澄善縄等奉レ敕撰。清和帝貞觀十一年成。仁明帝實錄也。起二天長十年一止二乎嘉祥三年一凡十八年。　文德實錄十卷。右大臣基經等上。實都良香撰。起二自嘉祥三年一訖二于天安二年一凡九年。陽成天皇元慶三年成。　三代實錄五十卷。左大臣時平奉レ敕撰。實大藏善行撰。清和陽成光孝之實錄也。起二於天安二年八月一訖二于仁和三年八月一凡三十年。醍醐帝延喜元年成。

本朝律令格式書　律十卷。文武帝時不比等奉レ敕撰。而今亡矣。然其存者。尚有二數卷一。　令十卷。敕撰同レ上。其註有二義解一有二集解一。有二雜良公抄一並行二于世一。　弘仁格十卷。嵯峨帝弘仁十一年。大納言冬嗣奉レ敕撰。今亡。弘仁式四十卷。敕撰同レ上。　貞觀格十二卷亡。貞觀式　延喜格十二卷。今亡。　延喜式五十卷。藤原忠平撰。今行二于世一。

二十一代和歌集　古今　後撰　拾遺以上稱二三代集一　後拾遺　金葉　詞華　千載　新古今以上稱二八代集一　新勅撰　續後撰　續古今　續拾遺　新後撰　玉葉　續千載　續後拾遺　風雅集　新千載　新拾遺　新後拾遺　新續古今自二新勅撰一以下。稱二十三代集一。

敕宣名目　詔書　勅書　宣命　綸旨　院宣　位記　宣旨　口宣案以上數者。其體製。法式各異。

將軍家賜二臣下一三書　御教書君與二權臣一相議而所二公授一。尤所二貴重一也。　御內書不下與二權臣一相議上。君所二直與一。　奉書權臣奉二公命一。書各姓名押字。

倭音五十字　本邦一切言語音聲反切。無下不レ出レ此者上。竪橫並相通用。苟欲レ通二我國音語一。須レ習二曉之一。小兒初學二和字一者。宜二先習一レ之。不レ要レ學二伊呂波一。

ア	イヤ ウワ	イ	イヰ ウイ	ウ	イユ ウヽ	ヱ	イエ ウヱ	ヲ	イヨ ウオ	喉音　清
カ	キヤ クワ	キ	キヰ クイ	ク	キユ クウ	ケ	キエ クヱ	コ	キヨ クオ	牙音　濁
サ	シヤ スワ	シ	シヰ スイ	ス	シユ スウ	セ	シエ スヱ	ソ	シヨ スオ	齒音　濁
タ	チヤ ツワ	チ	チヰ ツイ	ツ	チユ ツウ	テ	チエ ツヱ	ト	チヨ ツオ	舌音　濁
ナ	ニヤ ヌワ	ニ	ニヰ ヌイ	ヌ	ニユ ヌウ	ネ	ニエ ヌヱ	ノ	ニヨ ヌオ	舌音　清
ハ	ヒヤ フワ	ヒ	ヒヰ フイ	フ	ヒユ フウ	ヘ	ヒエ フヱ	ホ	ヒヨ フオ	脣音輕　濁
マ	ミヤ ムワ	ミ	ミヰ ムイ	ム	ミユ ムウ	モ	ミエ ムヱ	メ	ミヨ ムオ	脣音重　清

右此五番。爲二字母一。其餘四十五字。永レ之則生二此五字一。

ヤ イヤ ユワ ヰ イヰ ユイ ユ イユ ユウ ヱ イヱ ユヱ ヨ イヨ ユオ　喉音　清
ラ リヤ ルワ リ リイ ルイ ル リユ ルウ レ リヱ ルヱ ロ リヨ ルオ　舌音　濁
ワ イヤ ウワ イ イ丶 ウイ ウ イユ ウ丶 ヱ イヱ ウヱ オ イヨ オウ　喉音　濁

右竪相通。第二位生二第四位一。第三位生二第五位一。故二三爲二能生一。四五爲二所生一。

アカサタナハマヤラワ　牙脣齒共開。

永二此十字一。則皆生二阿音一。

右一行爲二五音之首一。稱二之男聲一。爲二開音一。陽聲也。左四行皆稱二女聲一。爲二合音一。陰聲也。

イキシチニヒミヰリイ　齒合レ齒開レ脣。

此十字皆生二伊音一。

ウクスツヌフムユルウ　脣合レ齒開レ脣。或曰。窄レ脣。

此十字皆生二字音一。

エケセテネヘメヱレヱ　舌小開レ口出レ舌。

此十字皆生二惠音一。

ヲコソトノホモヨロオ　喉合レ脣出レ舌開レ齒。

此十字皆生二於音一。

右横相通。

伊呂波眞字稱二之眞字假字一　い以　ろ呂　は波　に仁　ほ保　へ邊或曰反字又

曰閉字　と止　ち知　り利　ぬ奴　る留　を遠　わ和　か加　よ與

た太　れ禮　そ曾　つ闘。或曰門。或曰。津　ね爾　な奈　ら良　む武　う宇

ゐ爲　の乃　お於　く久　や也　ま末　け計　ふ不　こ已　え江衣

て天　あ安　さ左　き幾　ゆ由　め女妙　み美　し之　ゑ惠　ひ比

も毛母　せ世　す寸　【拾遺】　も者　よ于　に耳　に丹　ほ本

ほ保　へ遍　る累　わ王　ね年　な那　な南　ん无　の能　ま万

み満　け希　け遣　こ古　と或曰天　て亭　ひ悲　ふ布　え盈

は盤　く氣化　な奈　え衣或曰兄　か可　ろケ　た堂　さ佐

片假字伊呂八本字　伊イ　呂ロ　八ハ　二ニ　保ホ　邊ヘ

止ト　千チ　利リ　奴ヌ　流ル　乎ヲ　曰ワ　加カ　與ヨ　多タ

禮レ　曾ソ　闘ツ　子ネ　南ナ　良ラ　牟ム　宇ウ　井ヰ　乃ノ

於オ　久ク　也ヤ　末マ　介ケ　不フ　工コ　江エ　亭テ　阿ア

草サ　幾キ　勇ユ　女メ　三ミ　之シ　惠ヱ　比ヒ　毛モ　世セ

須ス

和歌六體 清輔奥儀抄　長歌三十一字　短歌多少任レ意。○一説。三十一字爲二短歌一。以長者爲二長歌一。是合二萬葉集之意一。　旋頭歌五句外又加二一句一。胸腰終五字七字並任レ意。　混本歌常歌欠二一句一是也。

六七字、六字二字任意。 折句以五字二、分冠于句十句之上也。 沓冠折句歌以十字、分置于句之上下。

本朝書簡朱引法則 右所 中書人乃名 左官 中二書

書乃名、左二書年號。

源氏物語目錄 桐壺 帚木 空蟬 夕顔 若紫 末
摘花 紅葉賀 花宴 葵 榊 花散里 須磨 明
石 澪標 蓬生 關屋 繪合 松風 薄雲 槿
乙女 玉鬘 初音 胡蝶 螢 常夏 篝火 野分
御幸 藤袴 眞木柱 梅枝 藤裏葉 若菜 柏木
橫笛 鈴蟲 夕霧 御法 幻 雲隱有名無詞。 匂宮
紅梅 竹川 【自是以下爲宇治十帖】 橋姫
椎本 總角 早蕨 宿木 東屋 浮舟 蜻蛉 手
習 夢浮橋

二十一史 史記百三十卷漢司馬遷 前漢書百卷後漢班固 後漢書百二十卷宋范曄
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 晉書百三十卷唐太宗御撰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 宋書百卷梁沈約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 北史百卷唐李延壽
魏書百十四卷北齊魏收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 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修 已上十七史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脫脫 遼史百十六卷元脫脫 金史百三十五卷元脫脫 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王褘

三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五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七書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尉繚子 三略 六韜
太宗問對宋元豐中所有七書之號。

書十體七比古今字體之總 古文黃帝史蒼頡作 大篆周宣王太史籀作、與古小篆秦李斯作 八分秦上谷人王次仲作 隸書秦下邽人程邈作 章草漢史游作 行書後漢劉德升作 飛白後漢蔡邕作 草書漢張芝作 【十體畢】

書三體 眞 行 草 東坡志林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不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

唐四庫書 經 史 子 集

三大書 太平御覽 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宋太宗所撰

平聲 【上平】東 冬 江 支脂 微 魚 虞模 齊
佳皆 灰咍 眞諄 文欣 元魂痕 寒 刪山
【下平】先仙 蕭宵 肴 豪 歌 麻 陽唐 庚耕淸
靑 蒸登 尤侯幽 侵 覃談 鹽添 咸銜 嚴凡

上聲 董 腫 講 紙 尾 語 麌姥 薺 蟹駭
賄海 軫準 吻隱 阮混狠 旱緩 潸産 銑獮
篠小 巧 晧 哿果 馬 養蕩 梗耿靜 廻 拯
等 有厚黝 寑 感敢 琰忝儼 豏檻范
去聲 送 宋用 絳 寘至志 未 御 遇暮 霽祭
泰 卦怪夬 隊代 廢 震稕 問焮 願慁恨
翰換 諫襉 霰線 嘯笑 效 號 箇過 禡 漾
宕 敬諍勁 徑 證嶝 宥候幼 沁 勘闞 豔㮇
釅 陷鑑梵
入聲 屋 沃 覺 質 勿 迄 月 曷 黠 屑
藥 陌 錫 職 緝 合 葉 治 業

律詩四聯 首聯一二 頷聯三四 頸聯五六 末聯七八又稱二破句一二 胸句三四 腰句五六 落句七八

詩四法 起 承 轉 合

第十二 官職類

日本百官 出職原抄 ○神祇官 神祇伯 大副、少副、祐。 神祇史 唐名大常。 ○太政官 太政大臣 唐名太師、相國、大尉。 左大臣 唐名左丞相、太尉、左僕射、又稱左府 右大臣 唐名右丞相、太保、右僕射、又稱右府 攝政 阿衡 關白 博陸 內大臣 令外之官也。有大臣之時任內大臣、類似無其職、唐名稱內府、又內相。 儀同三司 准大臣 大納言 有權官、唐名亞相。 中納言 令外之官也。有權、唐名黃門。 參議 又稱宰相、唐名諫議大夫。 少納言 唐名給事中 外記 唐名外史 左大辨 唐名尚書、下同 右大辨 左中辨 右中辨 左少辨 右少辨

【八省】 ○中務 卿、大輔、少輔、大少丞、大少錄。唐名中書。 侍從 唐名拾遺、補闕 內記 大少 唐名內史 監物 大少 唐名城門郎 太皇太后宮職 大夫、亮、進。屬。下同。 皇太后宮職 皇后宮職 中宮職 大舍人 頭、助、允、屬。下同、唐名宮闈 圖書 唐名祕書 內藏 唐名倉部 縫殿 唐名尚衣 陰陽 唐名司天、或云大史 ○陰陽博士 宗 陰陽師 曆博士 天文博士 漏剋博士 內匠 唐名少府。以上官屬、並與大舍人同。 以上中務被官也。 ○式部 官屬與中務同。唐名吏部。 大學頭 唐名國子祭酒、助、允、屬。唐名國子司業。 文章博士 唐名翰林學士 明經博士 唐名大學博士 明法博士 唐名律學博士 算博士 唐名算學博士 ○治部 官屬與中務同、唐名禮部。 雅樂頭 助、允、屬。下同、唐名大樂。 玄蕃 唐名鴻臚 諸陵 ○民部 官屬與治部同。唐名戶部。 主計頭 助、允、屬。唐名度支。 主稅 同上、唐名度田。 ○兵部 官屬與民部同、唐名兵部。 隼人 正、佑、令史。唐名市護。 ○刑部 與兵部同。唐名刑部。 大判事 唐名司直 小判事 大理丞 囚獄 正、佑、令史。唐名斷獄。 ○大藏 官屬與刑部同、唐名大府。 織部 正、佑、令史。唐名織染。 ○宮內 官屬與大藏同。唐名工部。 大膳 大夫、亮、進。屬、唐名光祿。 木工 頭、助、允、屬。唐名將作。 大炊 同上、唐名大

倉、主殿同上、唐名尚舍。典藥同上、唐名尚藥、醫博士　女醫博士　針博士　侍醫　醫師　掃部頭、助、允、屬。唐名酒掃。正親正、佑。令史。唐名宗正。內膳正、奉膳、典膳。令史。唐名尚食。造酒正、佑。令史。唐名良醞。采女同上。唐名采女。主水同上。唐名上林。【以上八省】○彈正尹、大弼、少弼、忠、疏。唐名御史。霜臺。憲臺。左京大夫、亮、進、屬。唐名左京兆。右京大夫、亮、進、屬。唐名右京兆。又左馮翊。又右馮翊。東市司正、佑。令史。唐名市署市正。唐名市令。西市司同上。唐名同上。○【東宮官】東宮傅唐名太子太傅　東宮學士唐名太子賓客　春宮大夫、亮、大進、少進、屬。唐名太子詹事。主膳正、佑、令史。唐名典膳郎。主殿首、佑、令史、唐名典設郎　主馬同上。唐名典牧。帶刀東宮之侍也。如禁裏之瀧口。院【以上東宮之官也】○【伊勢】齋宮頭、助、允、屬、無唐名【賀茂】齋院長官、次官、判官、主典、無唐名　修理大夫、亮、進、屬。唐名將作　勘解由長官、次官、判官、主典、唐名句勘　鑄錢司同上　修理宮城使使、判官、主典。　造寺使　防鴨河使使、判官、主典、無唐名　施藥院使、判官、主典。唐名司儀令、　○【宣下官】檢非違使唐名使廳、別當唐名大理卿、佐唐名廷尉、稱之　藤氏長者為攝政關白　源氏長者八為奬學院別當、即為長者　奬學院別當源氏公卿為當　淳和院別當同上　學館院別當橘氏之中補之。藏人別當　頭　五位藏人。六位藏人　非藏人　出納　小舍人　雜色　所衆　瀧口　唐名侍中。○【諸國】守、唐名使君。大守、刺史、牧。大國守、介、掾、目。上國同上、中國同上。下國守、掾。　按察使監察於陸奥出羽兩國之事　鎮守府將軍、副將軍、軍監、軍曹。是其兩國所置也。鎮守府與國司相並行國事　秋田城介出羽介兼之、無唐名。【大宰】太宰帥唐名都督　大權帥　大貳唐名都督大卿　少貳唐名都督少卿

○【諸衛】左近衛唐名左羽林　右近衛唐名右羽林　左大將唐名幕下　右大將唐名同上　中將唐名羽林中郎將　少將唐名羽林次將。將監左右近衛之將監也。左衛門督、佐、尉、志。府生唐名金吾　右衛門同上。左兵衛督、佐、尉、志。府生唐名武衛　右兵衛同上。觀音右兵衛之尉云、左馬頭、助、允、屬。唐名典廐。右馬同上。兵庫頭、助、允、屬。唐名武庫。征夷大將軍唐名大樹。又云元帥。○位階之次第　正一位後代無、生前昇此位人、贈位多有之

從一位　正二位　從二位　正三位　從三位　正四位上下　從四位上下　正五位上下　從五位上下　正六位上下　從六位上下　正七位上下　從七位上下　正八位上下　從八位上下　大初位上下　少初位上下　已上三十階

本朝三公　太政大臣　左大臣　右大臣　近世任太政大臣一人少。故加內大臣而稱三公。

本朝八省　中務　式部　治部　民部　兵部　刑部　大藏　宮內中華有九寺。本朝有八省。即八省之類也。

本朝四職　左京職　右京職　大膳職　修理職

本朝六府　左右近衛府　左右衛門府　左右兵衛府

本朝五攝家　近衛　九條　二條　一條　鷹司攝家、清華

非ニ官名一依レ爲ニ官家一書ニ于此一。

本朝七清華　花山院　西園寺　大炊御門　久我　轉法輪　德大寺　菊亭

本朝諸官屬四分配當　○八省　卿　輔大少　丞　錄　○諸職　大夫　亮　進大少　屬　○諸寮　頭　助　允　屬　○諸司　正　佑　令史諸司無レ助。坊官之主殿主馬變レ正爲レ首。　○彈正　尹　弼大小　忠大小　疏大小　○諸使　長官　次官　判官　主典　○檢非違使　別當　佐　尉　志　○諸國司　守　介　掾　目大上中國並同。下國無レ介。　○衞府　督　佐　尉　志　○太宰府　帥　大貳　小貳　監　典　○　鎭守府　將軍　副將軍　軍監　軍曹

本朝三大守　常陸守　上野守　上總守此三國大守。親王任レ之。他人不レ任レ之。常陸介上野介上總介俗稱ニ之三介一。自餘之人亦任レ之。

本朝春秋二度除目　縣召アガタメシ正月十一日行レ之。專任ニ外官一。外官者諸國司也。　京官ツカサメシ秋行レ之。專任ニ在レ京諸司一。

周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周三孤亦曰ニ三少一。所ニ以佐ニ三公一也。　少師　少傅　少保

六卿出ニ周禮一。亦曰ニ六官一。三公無レ職。常以ニ六卿一兼レ之。後世亦有ニ三公六卿一。其職掌與レ古不レ同。　家宰天官。掌レ治。　○司徒地官。掌レ教。　宗伯春官。掌レ禮。　司馬夏官。掌レ兵。　司寇秋官。掌レ刑。　司空冬官。掌レ工。　○

三孤六卿爲ニ周九卿一。

周五爵孟子○通ニ於天下一。　天子　公　侯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　○王制。公侯伯子男謂ニ之五等一。

周六等同レ上。施ニ於諸侯國中一。　君　卿　大夫　上士　中士　下士王制曰。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漢三公　丞相　大尉　御史大夫漢又改爲ニ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一。

唐三公　大尉　司徒　司空

六部部。分也。分ニ掌其事一也。亦曰ニ六曹一。曹局也。　吏部掌ニ文武銓選一。　戶部掌ニ戶口貢賦一。　禮部掌ニ禮儀制度一。　兵部掌ニ兵戎征伐一。　刑部掌ニ律令刑法一。　工部掌ニ械地工作器械金寶一。

第十三　數量類

五數　一　十　百　千　萬漢書律歷志

大數　一　十　百　千　萬　億十萬曰レ億。一說云。萬萬曰レ億。下倣レ之。　兆　京　秭　垓　壤　溝　澗　正　載　風俗通云。載地所レ不レ能レ載也。篤信案。算書所レ載。載上又有レ極。且有ニ恒河沙阿僧祇等數一。是佛

家之說、故不取于此、且以長爲在稗先、具風俗通不同

小數　一十分爲一分十分之一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

九九數　一一　一二二　二二四　○一三三　二三六　三三九　○一四四　二四八　三四十二　四四十六　○一五五　二五十　三五十五　四五二十　五五二十五　○一六六　二六十二　三六十八　四六二十四　五六三十　六六三十六　○一七七　二七十四　三七二十一　四七二十八　五七三十五　六七四十二　七七四十九　○一八八　二八十六　三八二十四　四八三十二　五八四十　六八四十八　七八五十六　八八六十四　○一九九　二九十八　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　五九四十五　六九五十四　七九六十三　八九七十二　九九八十一

算法除數（算學啓蒙）　一歸如一進　見一進成十　○二一添作五　逢二進成十　四進二十　六進三十　八進四十　○三一三十一　三二六十二　逢三進成十　六進二十　九進三十　○四一二十二　四二添作五　四三七十二　逢四進成十　八進二十　○五歸添一倍　逢五進成十　○六一下加四　六二三十二　六三添作五　六四六十四　六五八十二　逢六進成十　○七一下加三　七二下加六　七三四十二　七四五十五　七五七十一　七六八十四　逢七進成十　○八一下加二　八二下加四　八三下加六　八四添作五　八五六十二　八六七十四　八七八十六　逢八進成十　○九歸隨身下　逢九進成十

田數　中華方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爲頃、乃一夫之所受也　○日本田數方六尺五寸爲一步、三十步爲一畝、十畝爲一段、（三百六十步也）十段爲一町、（三千六百步也）　○古制（日本紀孝德天皇紀曰、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

里數　唐六尺爲一步、三百步爲一里　○日本六尺五寸爲一間、六間爲一段、六十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里、古以五十町爲一里、（今日所）十八町　關東以六町爲一里

五則（周語） 權 衡 度 量 準

權衡名 一分以下小數見乎上。十分爲一匁。（匁與錢同。錢一文之重也。故倭俗稱一文目。） 百匁（倭俗稱之百目。） 千匁（倭俗稱之一貫目。乃錢一貫之重也。） 一字（二分五字之義也。） 一銖（四分一釐六毫也。是二十四分兩之一也。六銖爲一分。一說四銖爲一分。○日本四銖爲一分。） 一分（四分一兩之一也。故唐以二匁五分爲一分。○倭以一匁一分八釐二毫五絲爲一分。如釐以一匁三分五釐爲一分。） 一兩（唐十匁爲兩。○日本銀以四匁三分爲一兩。金以四匁七分三釐爲一兩。藥以五匁爲一兩。） 一斤（百六十匁爲一斤。○日本以二百五十匁爲大一斤。以百六十匁爲小一斤。且日本斤法隨物異數。如茶以二百匁爲一斤。） 金一枚（和俗金十兩爲一枚。即四十七匁三分也。） 銀一枚（倭俗以四十三匁爲一枚。即銀十兩也。） 倭錢九十六文爲百文。九百六十文爲一貫文。

量名 圭（六粟之量。十圭爲撮。撮下倣之。） 抄 勺 合 升 斗 斛（今唐一斛大率當于日本五斗。）

五量 龠 合 升 斗 斛（漢律暦志）

五度 分 寸 尺 丈 引（十丈爲引。○漢律暦志）

度名 忽（蠶吐之絲。） 絲（十忽爲絲。下倣之。） 毫 釐 分 寸 尺 丈 引（十丈引也。） 八寸曰咫。四尺爲尋。八尺爲仞。布帛一端（倭法曲尺三丈四尺。唐鯨尺二丈七尺二寸也。二端爲一匹。）

日本三種尺 曲尺（是匠家所用。乃李唐尺也。以量寶之。故曰金尺也。） 呉服尺（當于曲尺一尺二寸。） 海鯨尺（當于曲尺一尺二寸五分。以海鯨鬚作之。故名。）

第十四 醫家

醫八事 志欲大（欲救人。） 心欲小（以人命爲重。不教安投一劑。） 學欲博（上察氣運於天。下察草木于地。中察情性于人。） 業欲專（無他外也。） 識欲高（當明理正心。見察知著。） 氣欲下（當謙下處己。不可遽。知因察運。） 量欲宏（凡有能則告之。人有善則學之。） 守欲潔（本恒濟之物。富者貴者。貧者我。分守物。皆者不可受。）

三部 寸 關 尺

九候 毎部中各有浮中沈三候也。三候三而三之爲九候也。

六脈 心脈寸口 肝脈關上 腎脈尺中已上左手 肺脈寸口 脾脈關上 命門尺中已上右手 又曰浮沈遲數滑濇爲六脈。

五臟所主 腎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内經宣明五氣論）

五臟所惡 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溼。腎惡燥（同上）

五臟所レ通　心通レ舌。肝通レ目。肺通レ鼻。脾通レ口。腎通レ耳。

十二經　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手厥陰心胞絡。手少陽三焦。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足少陽膽。足厥陰肝。足陽明胃。足太陰脾。

三焦　上焦　中焦　下焦

五勞　久視傷レ血勞レ心也。久臥傷レ氣勞レ肺。久坐傷レ肉勞レ脾。久立傷レ骨勞レ腎。久行傷レ筋勞レ肝。（宣明五氣論）

病六不治（見史記扁鵲傳）　驕恣不レ論レ理。輕レ身重レ財。衣食不レ適。陰陽并藏氣不レ定。形羸不レ能レ服レ藥。信レ巫不レ信レ醫。

七方　大　小　緩　急　奇　偶　複

十劑　宣　通　補　瀉　輕　重　滑　濇　燥　濕

六陳　狼毒　呉茱萸　半夏　橘皮　枳實　麻黃

八新　紫蘇　薄荷　菊花　槐花　赤小豆　桃花　澤蘭　欵冬花

藥四性（本草衍義）　寒　熱　溫　涼（[illegible]）

三白　韭　蒜　薤（[illegible]）

醫書五經　素問　靈樞　難經　金匱要略　甲乙經

東垣十書　脈訣　湯液本草　脾胃論　內外傷辨惑論　蘭室秘藏　溯洄集　格致餘論　局方發揮　此事難知　外科精義

薛己十六種　婦人良方　保嬰撮要　明醫雜著　外科樞要　外科發揮　小兒直訣　原機啓微　內科摘要　女科撮要　癘瘍機要　正體類要　小兒痘疹方　保嬰粹要　口齒類要　保嬰金鏡錄　傷寒金鏡錄

五傷（素問宣明五氣）　酸傷レ筋。苦傷レ氣。甘傷レ肉。辛傷レ皮毛。鹹傷レ血。

五入（同上）　酸入レ肝。苦入レ心。甘入レ脾。辛入レ肺。鹹入レ腎。

七情　喜　怒　憂　思　悲　恐　驚

六慾　耳　目　口　鼻　身　意

第十五　佛家類

四大　地　水　火　風

五戒　殺生　偸盜　邪婬　妄語　飮酒

六根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六塵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三世　過去　見在　未來

四生　胎生（人畜之類）　卵生（禽鳥之類）　濕生（魚蛙之類）　化生（蟲蛾之類）

十三佛　不動　釋迦　文殊　普賢　地藏　彌勒　藥師　觀音　勢至　阿彌陀　阿閦　大日　虛空藏

四部衆　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八宗（見拾芥抄）　律　倶舍　成實　法相　三論　眞言　天台　華嚴

四天　多聞　持國　增長　廣目

京都五山（足利義滿定五山之序）　一天龍寺（靈龜山）　二相國寺（萬年山）　三建仁寺（東山）　四東福寺（惠日山）　五萬壽寺（昔在京師之内故無山號）　南禪寺（瑞龍山。因レ準中華天童之例被レ居五山之上）

四威儀　行　住　坐　臥

本朝賜大師號僧四人　最澄（傳教大師）　圓仁（慈覺大師）　空海（弘法大師）　圓珍（智證大師）

三教　儒（宗孔子）　釋（宗釋迦）　道（宗老子）

和漢名數終

續名數序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乃幼而不教。長而難成。故有小子之學。郷黨州序。其設周廣。及周之衰。教道稍微。如內則少儀諸篇。僅存耳。我　本朝亦教學隆於古時。衰於後世。有志者不可不思之。吾友損軒貝原翁。以儒業鳴于筑紫。教人之道。酌古酌今。無不盡心矣。往歲觀小學紺珠羣書拾唾等書。以卷帙之多爲不便於家訓。採其切要者。加之以　本朝之名數。分類爲二卷。名曰和漢名數。而刊行之以隨童蒙之求。間嘗拾其所遺。作續名數一編。剞劂氏復請梓之。於是辞余題卷端。余有感翁之言。思教誨。因爲之序。斯書之行也。施於國家。延及天下必然乎。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也。翁之用心。無所苟而已矣。

元祿五祀壬申春正月

竹洞野節序

續和漢名數目錄

目錄終

續和漢名數卷之上

筑前後學　貝原篤信撰

第一　天文

五行始生之序　水　火　木　金　土　洪範

五行生成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書集傳

天六氣　陰　陽　風　雨　晦　明　左傳昭公元年

三陽　太陽　陽明　少陽　〇三陰　太陰　少陰　厥陰　出素問〇蟲庵鈴曰。六氣布於地支。箇行於天而立義。又謂兩陽居於太少之間。故曰陽明。乃二陽相交爲明。厥陰居於太少之後。故曰厥陰。兩陰交盡之謂也

天運左旋　坐北面南。則東爲左。西爲右。天運降於西。升於東。故爲左旋。書經蔡傳

十二屬　又曰十二肖屬　子鼠　丑牛　寅虎　卯兔　辰龍　巳蛇　午馬　未羊　申猿　酉雞　戌犬　亥豬　王充論衡物勢篇〇蟲庵鈴曰。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

周天里數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〇月令正義云。考靈曜曰。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奇。周天百七萬一千里。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洛書甄曜度曰。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如此說則周天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三里。陳石堂曰。天體周圍一十六萬里。一度四百餘里。四方上下之徑。各五萬餘里。通信曰。此說本于性理。胡安定曰。人一呼一吸爲一息。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通信曰。周天里數。此外諸說不同。未知孰是。朱子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一日十二時。四分之得三時也。方與天相値而成一年。月行又遲。一日一夜於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月遲於日十二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强。恰與天相値。在恰好處。

一元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通信曰。是邵子皇極經世書之說。天地一轉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

子至亥。配十二支。一會各計一萬八百歲。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天開於子會。地闢於丑會。人生於寅會。爲開物。蓋人物方生之時也。戌會爲閉物。人物俱無矣。當亥之會。地皆混沌。與天混合爲一。故曰渾沌。是天地之一終也。然後又肇一初。爲子會之始。蓋一元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知此矣。堯時當一元之半。故天地之氣爲最盛。今當午會。○性理紀聞曰。一世三十歲。一月三十日。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以三十而乘十二。則得三百六十數也。以是相乘。則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也。○楊升菴曰。漢律曆志。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犧至今。三十餘萬歲。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與三家參差。邵堯夫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云云。

言天三家 蔡邕天文志及尚書孔氏疏　周髀其說曰。天似蓋笠。地法覆槃。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情。　宣夜其說曰。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　渾天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正義云。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在地下。

四輔　大微東藩四星曰四輔。即上相。次相。上將。次將。

日月食月數　王充論衡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

日月徑千里 白虎通

一舍　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

月行九道　青道二 出黃道東。赤道二 出黃道南。○赤道者。平分天體。爲南北。白道二 出黃道西。黑道二 出黃道北。黃道二 日所行。○合月正義及考靈曜

八卦方位　乾（西北）（屬金）坎（北）（水）艮（東北）（土）震（東）（木）巽（東南）（木）離（南）（火）坤（西南）（土）兌（西）（金）此以後天方位言之。

十二月建 以斗柄初昏所指言之。初昏者。戌時也。以正月爲寅。二月爲卯月。餘效之。斗柄者。世俗所謂破軍星是也。每月運轉不息。隨十二時易處。　正月寅　二月卯　三月辰　四月巳

五月午　六月未　七月申　八月酉　九月戌　十月亥　十一月子　十二月丑 倭信曰。倭俗知破軍星所向方之法有二。一曰。正五九一。其法以九月爲初一。蓋如九月酉時小星向酉。戌時向戌。是以當時之支爲小星之向方。故以一計之。十月爲二。蓋如十月戌時小星向亥。亥時向子。故自當時數之。至第三位爲小星之向方。十一月三。十二月四。正月五。遞轉計之如此。餘傚之。至八月而十二支既盡矣。故自九月復始爲一。○又一法。稱三四五加二月數。蓋如正月戌時。自戌數而至四。則爲丑。又加之以正月之數一。則爲寅。是戌時小星之向方也。餘傚之。

第二　地理

日本帝王歷世都地　橿原宮 大和 下同 神武　葛城高丘宮 綏靖 安寧　片鹽浮孔宮 安寧 懿德　輕地曲峽宮 懿德　掖上池心宮 孝昭　室地秋津島宮 孝安　黑田廬戶宮 自孝安至孝元　輕地境原宮 孝元　春日之地率川

宮（大和）磯城瑞籬宮（崇神）纏向珠城宮（垂仁）志賀高穴穗宮（近江、成務）穴門豐浦宮（長門、仲哀）磐余若櫻宮（大和十市、神功皇后）輕島豐明宮（應神）難波高津宮（攝津、仁德）磐余若櫻宮（大和、履中）丹比柴籬宮（河內、反正）遠飛鳥宮（大和下同、允恭）石上穴穗宮（安康）泊瀨朝倉宮（雄略）磐余甕栗宮（清寧）近飛鳥八釣宮（顯宗）石上廣高宮（仁賢）泊瀨列城宮（武烈）筒城（山城下同）弟國（繼體）磐余玉穗（同）勾金橋宮（安閑）檜隈廬入野宮（大和下同、宣化）磯城島金刺宮（欽明）譯語田幸玉宮（敏達）磐余池邊雙槻宮（用明）倉梯宮（崇峻）小墾田豐浦宮（推古）飛鳥岡本宮（舒明）難波長柄豐碕宮（攝津、孝德）飛鳥板蓋宮（大和下同、皇極）飛鳥京（天智）近江大津宮（天智）飛鳥淨御原宮（天武）藤原宮（持統）平城（自元明至[illegible]）相樂恭仁宮（山城、聖武）難波京（攝津）紫香樂宮（[illegible]）保良京（近江）奈良京（大和）長岡京（山城下同、桓武）平安城（桓武）福原京（攝津、高倉帝治承四年六月遷都於此）平安城（高倉帝治承四年十一月、還都）[illegible]六十五代、皆都此[illegible]

○行宮　長柄豐碕京（[illegible]）高屋宮（[illegible]）廣瀨宮（[illegible]）

香椎宮（筑前、仲哀、神功皇后）朝倉木丸殿（筑前、齊明）吉野宮（大和、[illegible]）

（有離宮[illegible]凡自[illegible]五十七年）

山城平安城東西兩京　西京擬長安。爲右京。東京擬洛陽。爲左京。（[illegible]）

大內裏十七殿（[illegible]）紫宸殿　仁壽殿　承香殿　常寧殿　貞觀殿　春興殿　宜陽殿　綾綺殿　溫明殿　麗景殿　宣耀殿　安福殿　校書殿　清涼殿　後涼殿　弘徽殿　登花殿

大內裏五舍（[illegible]）昭陽舍（梨壺）淑景舍（桐壺）飛香舍（藤壺）凝花舍（梅壺）襲芳舍（雷鳴壺）

大內裏十二門（[illegible]）陽明門　待賢門　郁芳門（右東）美福門　朱雀門　皇嘉門（右南）談天門　藻壁門　殷富門（右西）安嘉門　偉鑒門　達智門（右北）

京師東西小路名（[illegible]）【一條】　正親町　土御門　鷹司　近衞　勘解由　中御門　春日　大炊御門　冷泉　【二條】　押小路　三條坊門　姉小路　【三條】　六角　四條坊門　錦小路　【四條】　綾小路　五條坊門　高辻　【五條】　樋口　六條坊門　楊梅　【六條】　左女牛　七條坊門　市門　【七條】

鹽小路　八條坊門　梅小路【八條】針小路　九條坊門　唐橋【九條】又一條北。有二武者小路今小路一。

京師南北通路名 起レ自レ西而至レ東。○拾芥抄。 朱雀　坊城　壬生　匣

大宮　猪隈　堀川　油小路　西洞院　町　室町

烏丸　東洞院　高倉　萬里小路　富小路　京極 今稱二寺町一。此東京極也。寺町小川者今之中川。

本邦在二海中一不レ連二中州一。數國　四國　九州　淡路　隱岐　佐渡　七道之中六道皆與二畿内一境界相接。唯西海道與二畿内一不二連續一而已。

日本郡鄉數 拾芥抄。 郡六百四　鄉一萬二千餘。神皇正統記云。郡數五百九十四。

大和三山　畝傍山　天香山　耳梨山 風土記又萬葉一。

十陵 三代實錄四十六卷。 近江宮御宇天皇山階山陵。在二山城國宇治郡一。平城宮御宇天皇後田原山陵。在二大和國添上郡一。桓武天皇柏原山陵。在二山城國紀伊郡一。贈太皇大后藤原氏長岡山陵。在二山城國乙訓郡一。崇道天皇八島山陵。在二大和國添上郡一。平城太上天皇楊梅山陵。在二大和國添上郡一。仁明天皇深艸山陵。在二山城國紀伊郡一。文德天皇田邑山陵。在二山城國葛野郡一。太皇大后藤原氏後山階山陵。在二山城國宇治郡一。贈皇太后藤原氏鳥戸山陵。在二山城國愛宕郡一。

五墓 同上。 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多武岑墓。在二大和國十市郡一。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墓。在二山城國宇治郡一。贈正一位藤原氏墓。在二山城國紀伊郡一。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墓。在二山城國愛宕郡一。贈正一位藤原氏墓。在二同郡一。

本邦古昔割國　吉備國 爲二備前備中備後一。　筑紫國 爲二筑前筑後一。　豐國 爲二豐前豐後一。　火國 爲二肥前肥後一。　越國 爲二越前越中越後一。

又　出羽 續日本紀曰。元明帝和銅五年。割二陸奥國一置レ之。　丹波 又曰。和銅六年。割二丹波五郡一始置レ之。　美作 又曰。同年。割二備前國六郡一始置レ之。　大隅 又曰。同年。割二日向國四郡一始置レ之。　能登 又曰。元正帝養老二年。割二越前國四郡一始置レ之。　安房 又曰。同年。割二上總國四郡一置レ之。　加賀 嵯峨帝弘仁十三年。始割二越前國一置レ之。日本後紀。　和泉 天平寶字元年。割二河内國一置二和泉國一。

近江國三關　逢坂　龍華　大石 在二田原與二田上一之間。文德實錄。

日本七高山（俳諧）　比叡（近江）　比良（同）　伊吹（近江美濃）　金峰（大和）　愛宕（山城丹波）　神峯（攝津）　葛城（大和）

山城七野　北野　平野（在北野之西）　内野（在北野之南）　上野（在今宮之北）　紫野（又曰御栗栖野、在上野之西）　蓮臺野（在船岡山之西南）　紫野　【一説】紫野　采野　栗栖野　上野　蓮野　萩野　蓮花野　【又曰】内野　北野　紫野　萩野　澁米野　柏野（在…）　御栗栖野

京都坊數戸口數　寬文五年、千八百五十二町。延寶九年、公事ニ之戸數。四萬七千家。口。男女五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八人。如禁裏院中諸官家不計之。

大坂町數（…）　五百三十六町。戸數一萬七千百八十一家。寺四百二十六。酒家二千二百十八。橋百七。

關東坂東　自逢坂以東、稱關東。自箱根以東、稱坂東。

自暹羅來肥前長崎港商舶　【中國】○南京　紗綾　寧波　○浙江　溫州　台州　補陀山　○北京　天津衞　○福州　泉州　漳州　厦門　○廣東　潮州　【外國】東埔寨　咬𠺕吧　太泥　交趾　暹羅　六崑　東寧　紅毛

異國海上路程（自肥前國長崎…日本之里數…）【中國】南京三百四十里○浙江三百五十里○舟山三百三十里○福州五百十里○沙埕四百三十里○泉州五百七十里○漳州六百三十里【外國】【西北】朝鮮釜山浦百四十四里【一曰】東京…六百三十里…○廣東九百里…○交趾千四百里○東京千六百里…○占城千七百里○東埔寨千八百里○咬𠺕吧三千三百里○琉球三百四十里○呂宋千八十里【西南】暹羅二千三百里【西】太泥二千二百里○榜葛剌三千三百里○印度四千百四十里○波浪志阿五千百里○諸多加貮加五千二百五十里○常毘耶宗…一萬千七百三十里○紅夷阿蘭陀…一萬二千九百里○伊牟義里阿一萬二千六百七十里。

五土　山林　川澤　丘陵　墳衍（近水曰墳。下平曰衍。）　原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
（周禮大司空。）

四神相應地　左青龍（東）右白虎（西）前朱雀（南）後玄武（北）。○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居家必用曰、宅舍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汙池。謂之朱雀。後有丘陵。謂之玄武。爲最貴地。

塋地五患　程子曰、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城郭・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四時山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譜）

荒制五服（禹貢）　甸服（蔡氏曰、畿内之地也。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侯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綏服（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要服（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蔡氏曰、毎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

千乘之國　前漢書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馬融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包咸曰、一成九百夫之地。公田一夫。八百家出兵車一乘。）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凡一百人。馬氏之說。八百家出車一乘。（詩傳及小學紺珠。）

六鄉（周禮。此在郊内。大司徒所掌。在畿内。）　比（五家爲比。）　閭（五比。）　族（四閭。）　黨（五族。）　州（五黨。）　鄉（五州。）

六遂（同上。此在王國百里外。遂人所掌者也。在畿外。）　鄰（五家爲鄰。）　里（五鄰。）　鄙（四里。）　酇（五鄙。）　縣（五酇。）　遂（五縣。）

四瀆　江　河　淮　濟

中華天下輿地之廣　漢地志曰、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唐書曰、隋時、其地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太宗時、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十八里。續通鑑綱目云、宋神宗時、天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餘冬序錄曰、明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月令廣義曰、廣輿圖、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縈

至清作中。　尤信曰。大而是大清。天下輿地。大率爲方一萬里也。

中華南京至北京。　三千四百四十五里。[illegible]

三大河 黄河 長江 鴨綠江 [illegible]

北狄歷代名稱凡九變　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元曰蒙古。明曰韃靼。今稱韃子

朝鮮八道　京畿道　江原道　咸鏡道　平安道　黄海道　忠清道　慶尚道　全羅道

對馬國地方　在日本之西北。自對馬府中浦至朝鮮釜山浦。海上路程四十八里。[illegible]十六町計之

琉球國地界　東西七八日程。南北十二三日程。水田一年再收。正月播種。五月刈獲。六月播種。十月刈獲

[illegible]

日本始分國郡　日本紀。成務天皇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爲表。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云云。是以百姓安居。○舊事紀第十一卷曰。總任國造百四十四國。[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　歲時

三建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一時上下　[illegible]　上四刻　[illegible]　下四刻　[illegible]

一日四時　日　晝　昏　夜　○素問岐伯曰。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

一月四時　晦　朔　[illegible]

一歳佳節　元日(元旦)(歳旦)(三朔)人日(正月七日)上元(正月十五日)元宵(正月十五夜)中和節(二月朔日)花朝(二月十五日)上巳(三月初三)寒食(清明前一日)端午(五月五日)七夕(星夕)中元(七月十五日)中秋(八月十五日)重陽(九月九日)下元(十月十五日)臘八(十二月初八日)除日(十二月晦日)

七十二候(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六候爲一月。七十二候爲一年)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右立春。獺祭魚。鴻雁北。艸木萌動。右雨水。已上爲正月六候。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右驚蟄。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右春分。已上二月六候。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右清明。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右穀雨。已上三月六候。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右立夏。苦菜秀。靡艸死。麥秋至。右小滿。已上四月六候。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右芒種。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右夏至。已上五月六候。溫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右小暑。腐艸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右大暑。已上六月六候。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右立秋。鷹乃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右處暑。已上七月六候。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右白露。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水始涸。右秋分。已上八月六候。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右寒露。豺乃祭獸。艸木黃落。蟄蟲咸俯。右霜降。已上九月六候。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右立冬。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右小雪。已上十月六候。鶡旦不鳴。虎始交。荔挺出。右大雪。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右冬至。已上十一月六候。雁北鄉。鵲始巢。雉始雊。右小寒。雞始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右大寒。已上十二月六候。○出月令及淮南子。

五日一候　素問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

四氣(爾雅)　青陽(春)朱明(夏)白藏(秋)玄英(冬)

四季土王　春在三月。夏在六月。秋在九月。冬在十二月。每四時之季。土王各十八日。凡七十二日。然以在六月爲正。蓋生秋金之母也。

一日之初　琅琊代醉云。以天運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日出寅卯是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三元歸正書曰。子初初刻至初四刻。上四刻屬本日管。○朱子曰。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篤

信哉斯言。寅初刻爲一日之初者。取一年以寅
月初爲歲首。正月之首。是本于人生於寅之說。以
起人事之初也。以子之前半四刻爲前日之終。
子之後半四刻爲後日之初者。猶一年之氣始于
冬至。故以子月中爲初。是本于天開於子之說。
以順天氣之初也。三元歸正。以子半爲初之說。
引數書以爲據。且朱子之言如右。可從此說。

一年之時數　四千三百八十三時（是計朞之日數也。）

晝夜百刻二十四氣加減刻數（一日一夜百刻）　立春立冬。晝四十三刻五十分。夜五十六刻一十分。雨水霜降。晝四十五刻五十分。夜五十四刻一十分。驚蟄寒露。晝四十七刻五十分。夜五十二刻一十分。春分秋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清明白露。晝五十二刻一十分。夜四十七刻五十分。穀雨處暑。晝五十四刻一十分。夜四十五刻五十分。立夏立秋。晝五十六刻一十分。夜四十三刻五十分。小滿。晝五十八刻二十分。夜四十一刻四十分。小雪與小滿反對。芒種。晝六十刻二十分。夜三十九刻四十分。大雪與芒種反對。夏至。晝六十一刻二十分。夜三十八刻二十分。冬至晝三十七刻三十分。夜六十二刻三十分。小暑與芒種同。小寒與小暑反對。大暑與小滿同。大寒與大暑反對之。（月令注疏云。晝夜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九十六刻。餘四刻。每刻六十分。共二百四十分。分在十二時。故每時各八刻二十分。）

年四名（四時之名。見爾雅）　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周曰年。（取禾一熟）名。

四時大順　司馬遷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

二至　夏至（五月中）日長至。一陰始生。月令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冬至（十一月中）日短至。一陽始復。月令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程子易傳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

日。先王以至日閉關。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一年之日數　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蔡傳曰。期猶周也。則一年也。）

四分日之一者。謂三時也。一期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是曰期之日數。雖過置閏年。亦同。自今年立春之初日。至來年立春之前一日。必有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也。若夫自元日。至除日。一年之日數。只有三百五十四日。除閏日數。而閏十一日弱。歲積三歲。而後置閏月。所以補年日之不足。而及閏日之有餘也。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七閏。氣朔分齊。是為一章。

氣盈朔虛　胡玉齋曰。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二百三十五分是為三時）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分。（三百四十分為四時四刻）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五百九十二分是為七時四刻）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蔡傳謂。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合氣盈朔虛。則多常數十日十時四刻有奇。）

（積一月而置閏。三年一閏。五歲再閏。）

閏月數　書經大全金氏曰。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箇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有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亦閏三十二箇月者亦有之。

五剛日　甲　丙　戊　庚　壬（為陽）

五柔日　乙　丁　己　辛　癸（為陰。曲禮上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蔡氏曰。此剛柔順其陰陽也。）

二至二分日景長短之制（周禮註）立八尺表。夏至日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小學紺珠曰。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小學紺珠曰。一丈三尺。）春分秋分七尺三寸六分。

建除十二辰　建　除　滿　平　定　執　破　危　成　收　開　閉（小學紺珠○淮南子。史記。漢書。律曆志。建除）

四時獵（名）　春蒐　夏苗　秋獮　冬狩

三農（農事之三時也）　國語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三時（春耕。夏耘。秋收也）一時（講武）冬也。（無事時宜講武。）

使民日數　禮記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

年時　三十年為一世。說文○小補韻會曰。一代為一世。十二年為一紀。一周年為一朞。生子一歲曰晬。

十二日曰浹旬。曰浹日。又曰浹辰。又曰周辰。一周時曰一伏時。匏瓠百日曰卒哭。期年曰小祥。再期曰大祥。

凶年五害（管子）　水　旱　風霧雹霜　厲（疾病也）　蟲　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春秋二社日　月令廣義曰。立春後第五戊日爲春社。立秋後第五戊日爲秋社。

臘日　冬至後第三戊日爲臘日。祭百神也。（說文及月令廣義）

梅雨（梅亦作黴。非也）　埤雅曰。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爲出梅。神樞曰。芒種之後。逢丙日爲入梅。小暑之後。逢壬日爲出梅。碎金錄曰。芒種之後。當壬日爲入梅。夏至之後。當庚日爲出梅。本朝綱目李時珍云。芒種後逢壬爲入梅。小暑後逢壬爲出梅。月令廣義曰。臞仙肘後經。芒種逢丙日入霉。小暑逢未出梅。（三元鼎正曰。芒種後逢丙之辰。近暑。其時雨[illegible]玄之[illegible]○正信曰。霉雨之往來。固有定期。然而天地之流行變化無窮。故其時[illegible]之[illegible]。必有遲速。不可拘以日數。然則梅雨出入之期。[illegible]由[illegible]夏之書[illegible]。可謂信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亦此言也。以其芒種之後。雨初降之日。爲入梅。以霉雨收歇之日。爲出梅。[illegible]其[illegible]。十月[illegible]亦然也）

液雨　李時珍云。立冬後十日爲入液。至小雪爲出液。得雨謂之液雨。亦曰藥雨。百蟲飲此皆伏蟄。至來春雷鳴起蟄則出也。韻會小補曰。風土記。立冬後逢壬而入液。三旬而逢壬而出液。

歲後八日（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其物[illegible]其[illegible]。是日晴則宜[illegible]可信）　雞日　正月一日。狗二日。豕三日。羊四日。牛五日。馬六日。人七日。穀八日。

生氣方　正月子。二月丑。三月寅。順輪至十二月亥。坐臥向此方佳。（月令廣義）

二十四番花信風（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花竟則立夏矣。（[illegible]）

鼻息定時　輔談曰。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氣

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三極筌蹄曰。如子時左通。丑時右通。十時亦然。亥子中間。寅卯中間。巳午中間。申酉中間。陰陽俱通。（月令廣義○通信譜。）子寅辰午申戌爲陽時左通。丑卯巳未酉亥爲陰時右通。

猫兒眼知時歌　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物類相感志。）

董遇三餘（讀書以三餘。）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見魏略。遇云。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云。當以三餘。）

邵康節四不出　大寒　大暑　大風　大雨（是日爲非隱者之所宜出。）

邵康節讀書四時　朝經　暮史　晝子　夜集

天一天上　癸巳爲始。戊申爲終。凡十六日。

十方暗　甲申爲始。癸巳爲終。凡十日。（未知出處。如天一天上者。通書大全所謂。鶴神遊方。每日各有避忌。但癸巳日到戊申日。鶴神在天。無避忌者是也。）

本邦時鼓數　篤信案。日本紀。天智天皇十年。置漏刻於新臺。始打候時。動鐘鼓。始用漏刻。延喜式。陰陽寮。諸時擊鼓。子午各九下。丑未八下。寅申七下。卯酉六下。辰戌五下。巳亥四下。並平聲。鐘依刻數。右日本紀。延喜式所載。如此。然則本朝十二時。晝夜各自九至四之數。其由來也尚矣。此數中華曆書亦往往有之。說者以爲。七國時。鬼谷子以此數而作納音五行。其數出於先天之圖。而初非爲時鼓而作。但以納音之所由出。故用之。而爲時鼓之數歟。蒹海錄所載。十二支之數亦然。以爲先天之數。然則此數。自中華所傳也。篤信竊謂。時鼓之數。以九起端。逐序計之。過十則除之。而用其奇。晝夜各然。蓋用老陽之數者。取陽數之極至而且其變也。陽統陰矣。故晝夜並用之爲數。其以子午起端者何也。蓋子者陽之始也。午者陰之始也。

○用九說　子九（一九九。）丑八（二九十八。除十。）寅七（三九二十七。除二十。）卯六（四九三十六。除三十。）辰五（五九四十五。除四十。）巳四（六九五十四。除五十。）午九（一九九。）未八（二九十八。除十。）申七（三九二十七。除二十。）酉六（四九三十六。除三十。）戌五（五九四十五。除四十。）亥四（六九五十四。除五十。）

○一說。從申逆行。至于子。則其數得九。故以子

爲九其次從申至丑其數得八故以丑爲八。及至巳得四餘皆倣之。從寅逆行。至子午。則其數得九故以午爲九其次從寅至未。其數得八故以未爲八及至亥得四皆倣之。蓋從寅至未爲晝從申至丑爲夜寅申者日出沒之時也。

故晝從寅數之。夜從申數之用之爲始此說見田字擧皆數以備參考而已

寅申逆數圖



知生年本命之干幹圖訣　其年數滿十則除之只用其奇而數之二十歲三十歲至九十歲百歲亦爲自當年之干逆數而至其奇之盡處爲生年之幹假如今年丙寅十五歲人先除其十自丙逆數而至五則知其生年是壬歲知十歲或二十歲三十歲之類無奇數者認今年之次年爲生年之幹。假如今年丙寅三十歲之人以爲丁歲爲生年之幹倣之。



知生年之十二支圖訣　捨大拇指不用只用四指以食指之頭定爲十歲二以無名指之頭爲二十

歳。以小指之第三横紋爲三十歳。以小指第一横紋爲四十。皆隔一而數之。餘五十六十以上亦倣之。又以食指之本第一紋。定爲今年之支。假如今年寅年三十五歳之人。以食指第一紋爲寅。第二紋爲卯。第三紋爲辰。餘倣之。自食指頭數之。至小指之第三紋爲三十歳。還自小指之頭左轉而至食指第三紋爲五。則知其生年是辰歳。餘倣之。且如十歳以内。呼今年寅年七歳之人。自食指第一紋右旋數而至。則止于小指之頭。還以食指第一紋爲寅。左旋至小指之頭。則知是其生年申歳。餘倣之。是世俗之所傳。



知月之出沒海潮之進退時刻法　月之出沒。大率逐日以四分爲進。故計之之法。以四乘日數。每日以酉爲初。朔日至十四日。月之出皆在晝時。人不能見其出。故只可計其沒。十五日至晦日。月之沒皆在晝時。故人不能見其沒。只可計其出。【知月沒】三日戌二分沒。以四乘三。而自酉後得一時二分。則可知戌二分而月沒。四日戌六分沒。以四乘四而得一時六分。故知戌六分而沒。餘倣之。【知月出】十五日酉初刻出。以四乘十五而得六時。是自卯初計之。而到申終得六時也。即知申終酉初而月出。十六日酉四分出。以四乘十六。自酉後得四分。即知酉四分出。餘倣之。○海水潮汐之進退。必隨月之出沒。大率以月出之時爲半進。以月

沒之數爲主要。故知月之出沒。則潮汐之遲速亦可知矣。

定昏曉法　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地上已明。日已入地二刻半。而地上明盡。故晝常多。夜五刻。夜常少。晝五刻。晨見[illegible]天文志。蓋日未出地二刻半。而地上已明。即曉分時。日已入地二刻半。而地上明盡。即黃昏時。[illegible]

孔子生卒日　周靈王二十年己酉歲十月二十一日生。即今八月二十一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十八日卒。即今二月十八日也。[illegible]

孟子生卒日[illegible]　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二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十一月十五日。

諸侯四時見王[illegible]　朝[illegible]　宗[illegible]　覲[illegible]　遇[illegible]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十二支配十二月　正月寅二卯三辰四巳五午六未七申八酉九戌十亥十一子十二丑

太陽出沒定局[illegible]　冬至[illegible]　小寒[illegible]　大寒[illegible]　立春[illegible]　雨水[illegible]　驚蟄[illegible]　春分[illegible]　清明[illegible]　穀雨[illegible]　立夏[illegible]　小滿[illegible]　芒種[illegible]　夏至[illegible]　小暑[illegible]　大暑[illegible]　立秋[illegible]　處暑[illegible]　白露[illegible]　秋分[illegible]　寒露[illegible]　霜降[illegible]　立冬[illegible]　小雪[illegible]　大雪[illegible]

三革　甲子年爲革令。戊辰年爲革運。辛酉年爲革命。（易緯）

一年朝中夕　鄭玄云。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五月至八月爲歲之中。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

明朝三大禮　元旦　冬至　聖節[illegible]

十二時[illegible]

元年正月　不曰一年一月。而曰元年正月者何也。左傳正義曰。體[illegible]元首也。[illegible]故稱元

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

第四　神祇

伊勢齋宮忌詞　内七言。佛稱中子。經稱染紙。塔稱阿良良伎。寺稱瓦葺。僧稱髮長。尼稱女髮長。齋稱片膳。○外七言　死稱奈保留。病稱夜須美。哭稱鹽垂。血稱阿世。打稱撫。肉稱菌。墓稱壤。又別忌詞　堂稱香燃。優婆塞稱角筈。延喜式 ○垂仁天皇二十六年。以第二皇女倭姬命初立齋宮。其後帝王毎即位。世世以皇女立之。至土御門院承元二年四十一代。齋宮後鳥羽院皇女熙子内親王而絶矣。自垂仁帝二十六年至承元二年。凡千二百十二年。一説。至于崇神天皇御女豐鋤入姬。至於後宇多院皇女奬子内親王而後絶矣。凡七十五代。

筑紫九神 日本紀神代卷　八十枉津日神　神直日神　大直日神 以上三神。其社在于筑前國。　底津少童命　中津少童命　表津少童命 以上三神。海童神等所。其社在于筑前國志賀島。號志賀大神　底筒男命　中筒男命　表筒男命 以上三神。即住吉大神。其社在筑前國那珂郡住吉邑及長門國豐浦郡。

筑前宗像三女神　田心姬　湍津姬　市杵島姬 此三女神天照大神之御女也。自神代降坐于筑紫。日本紀曰。嚴島之神。亦後世所祭此神也。日本紀神代上卷曰。此三女神是甚御兒。便授之素盞嗚尊。此則筑紫胸肩君等所祭神是也。又曰。於是日神方知素盞嗚尊固無惡意。乃以日神所生三女神。令降於筑紫洲。因教之曰。汝三神宜降居道中。奉助天孫而爲天孫所祭也。

八幡五所別宮　筑前大分　肥前千栗　肥後藤崎　薩摩新田　大隅正八幡

本朝釋奠始終年數　始于文武帝大寶元年二月。至于後花園帝寛正年中。其禮尚未廢。迨乎後土御門帝應仁元年大亂逢洛中之兵燹。而其禮絶矣。自大寶元年至應仁元年。凡七百六十七年。

神道十六字口訣 神代直指抄　天　地　女　男　陽　陰　國　土　先　後 以上十字。天地國土先後之六字。分之則十二字。故曰十六字。

四時四神 月令　句芒春　祝融夏　蓐收秋　玄冥冬

四時祭 周禮及禮記　春祠　夏礿 亦作禴　秋嘗　冬烝 又作蒸 ○又禮記祭統。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家廟四時祭　朱子家禮云。時祭用仲月。

猶何卜日。五禮通考祭儀。用二二至二分一。司馬温公曰。用二分至一亦可。張子曰。祭用二分至一則。其陰陽往來。又取二其氣之中一。○拜墓。程子外書曰。拜二墳墓一則十月一日拜レ之。感二霜露一也。寒食則又從二常禮一祭レ之。張子曰。寒食與二十月朔日一展レ墓亦可。爲二草木初生初死一。○忌日祭。祭義云。君子有二終身之喪一。忌日之謂也。忌日不レ用。非レ不レ祥也。[illegible]一年唯一日而已。

孔子廟數　大明一統志曰。孔子廟在二曲阜縣西八里一。即闕里故宅也。有司春秋致レ祭。朝廷每二三年一一遣レ使致レ祭。天下廟祀凡一千四百八十處。[illegible]一千五百六十餘處。在二闕里少北一。

諸國釋奠二所　前唐文宣王。先師顏子。但太宰府者。先聖先師閔子騫三座。延喜式五十卷

續和漢名數卷之上終

續和漢名數卷之中

第五　人紀

五父居家必用　親父謂レ生レ我者　養父謂[illegible]　繼父謂[illegible]
義父[illegible]　師父[illegible]

十母上同　親母謂レ生二我身一者　出母[illegible]　嫁母[illegible]
庶母[illegible]非二正室一[illegible]　嫡母[illegible]　繼母[illegible]
慈母[illegible]　養母[illegible]　乳母[illegible]　諸母[illegible]伯叔母之類

六親　父子兄弟夫婦[illegible]又父母兄弟妻子[illegible]

内孫七等居家必用　一曰孫。二曰曾孫。孫之子[illegible]　三曰玄孫。[illegible]　四曰來孫。[illegible]　五曰昆孫。[illegible]　六曰仍孫。[illegible]　七曰雲孫。[illegible]　或曰。雲孫之子爲二耳孫一。去二高曾一遠。但耳聞也。

外孫三等同上　一曰外孫。謂女之子也。　二曰離孫。[illegible]　三曰歸孫。[illegible]

六職　王公　士大夫　百工　商旅　農夫　婦功考工記

五孝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玄宗孝經序曰。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

三本　大戴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此書所宜令參事也。又出于史記禮書。

無二類　喪服四制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

本朝三后宮　職原抄。本三后宮職掌。　大皇太后宮　帝王祖母也。　皇太后宮　帝王母也。　皇后宮　帝王妻也。光仁帝以來。故置中宮。稱號同宮。但中宮亦皇后也。

日本八姓　天武天皇十三年冬十月詔曰。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一曰眞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日本紀。

本邦姓尸二十四　朝臣　眞人　宿禰　連　王　公　首　臣　造　直　忌寸　縣主　村主　神主　使主　人　伊美吉　史　勝　部　氏　伊吉　阿祇奈君　倉人　拾芥抄。

姓氏之別　史記註。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左傳註。姓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今按。如本邦源平藤橘是姓也。如新田足利北條菊地是氏也。

域中五大　天　地　君　親　師　明單九思孔[illegible]

大小二儒　荀子曰。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

三儒　韓詩外傳　俗儒　雅儒　大儒　又曰。俗人是不學之稱。

三老五更　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註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盧植曰。三公老者爲三老。非有三人。卿大夫老者爲五更。非有五人。

人九等　上上聖人　上中仁人　上下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愚人。下下爲愚人。漢書古今人表。

人之七等（小學紺珠）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白虎通）○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傑。（鶡冠子）

人六等　善　信　美　大　聖　神（孟子）。

三魁　狀元（殿試中第一名）榜眼（殿試中第二名）探花（殿試中第三名）

四姦（左傳）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士有三品。志道德者。志於功名者。志於富貴者。（[illegible]）

九流（出于漢藝文志及[illegible]）　道家（老氏）陰陽家（[illegible]之事）法家（專任刑[illegible]）名家（專任名位[illegible]）墨家（墨氏）雜家（[illegible]）縱橫家（蘇秦[illegible]）農家（[illegible]）小說家（[illegible]）

短命之稱　未齔曰凶。（齔毀齒也。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未二十曰短。未三十曰折。（[illegible]）未五十曰夭（五十者[illegible]夭）

十子言性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告子曰。性生之謂也。揚子曰。人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韓子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又曰。性有三品。上焉善。中焉可上下。下焉惡。程子曰。性即理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東坡曰。性無善惡。胡文定曰。性不可以善言。（[illegible]）善惡非本然之性矣。（[illegible]）性不可以善言。[illegible]○傳燈錄[illegible]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按。[illegible]子思之說。約其天之命人之處言。是性之正解。孟子言其本然。故曰善。告子言性之字義。如其他諸子不知性之本然。故不能無差。唯韓子說五性。言其本然。說三品。言其氣質。可謂庶幾矣。如告子以作用是性之說。專指氣之運動者為性。皆[illegible]此。故程子說性即理也。是所以明性之本然。其亦

不得已之論也。人無二性。其實性未習外氣質。所以張子說氣質之性。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就氣質言之。最穩當。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三國卜部　延喜式第三曰。卜部取三國卜術優長者。（伊豆五人。壹岐五人。對馬十人。）

人有三不幸。（程伊川之語。）　少年登高科（學未優）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人不種）有高才能文章。（無德以將之。）

三姑（輟耕錄。）　尼姑佛道姑道冠卦姑占

六婆（同上）　牙婆（女僧也。又稱賣婆）　媒婆（媒妁）　師婆（覡女）也。虔婆　藥婆（醫家）　穩婆（產婆子時收生也。）

三艇（音貝。）　南海記。艇舊以舟爲室。艇有三。一爲魚艇。善舉網垂綸。二爲蠔艇。善没海取螺。三爲木艇。善伐材木。

三農　山　澤　平地（三禮考註）

和俗左右之稱。左稱弓手。右稱馬手。（東鑑。）左右稱聖手（萬葉集）。船之右稱父柁。左稱母柁。

三壽　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莊子）故人至五十則不爲夭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餘冬序錄）

天子數稱　儀制令曰。天子祭祀所稱。天皇詔書所稱。皇帝華夷所稱。（王者以天下爲家。故稱皇帝。）陛下上表所稱。乘輿服御所稱。車駕行幸所稱。○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史記註。服虔之言。）

第六　人事

洪範九疇（尚書。疇類也。）　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尚書。）

以保息六養萬民。（周禮大司徒。）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窮孤獨）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三風十愆（尚書伊訓）　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

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伊訓言制官刑儆于有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五聽（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而審其曲直）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

三懼（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君子有三戒（論語孔子之語）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有三畏（同）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五美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四惡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同上）

三無（禮記）孔子曰、無聲之樂（和也）。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

孔子四教 文 行 忠 信（論語） 詩 書 禮 樂（王制）

六辭（易繫辭）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王者四事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白虎通）

五達道之所屬 父子之親、仁也。君臣之義、義也。夫婦之別、智也。長幼之序、禮也。朋友之信、信也。（[illegible]是朱子之說也。[illegible]）

三知三行三近 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三孝（禮記）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事親三道（禮記祭統） 生則養。歿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養親五道 養體 養目 養耳 養口 養志（呂氏春秋。曾子曰。養有五道）

四察（大戴禮。曾子言）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

諸侯三寶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君子三樂（孟子盡心） 父母倶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曲禮四戒 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王制）註云。每歲所入。均折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illegible]是所謂。[illegible]冗費[illegible]禁。此者[illegible]常須。猶存[illegible]以備不虞也。古人制財用之法如此。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世之良法。後世臣民。[illegible]守此法。[illegible]以其有餘。補其不足。[illegible]而不得其所者乎。）

六夢（周禮占夢） 正夢 註曰。无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 驚愕而夢。思夢 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 覺時道之而夢。喜夢 喜悅而夢。懼夢 恐懼而夢。

三問 曲禮曰。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本朝四節六事（有職家重之。） 節會 官奏 敍位 除目

本邦中世五葬 土葬 火葬 水葬 野葬 林葬（右五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外。四者皆異域之俗。[illegible]不孝不仁之至也。[illegible]葬。[illegible]三者無之。唯有火葬。[illegible]天竺有四葬。[illegible]水葬火葬土葬林葬是也。○程子曰。古人之法。必[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爲禮。[illegible]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今[illegible]夫爲人子。[illegible]以其先人付[illegible]一[illegible]。則以爲[illegible]。[illegible]而納之火中。[illegible]不以爲[illegible]。可不哀哉。）

四誅 折言破律。（[illegible]。破律。謂法。）亂名改作。執左道（[illegible]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illegible]文過）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王制）

凶年五務（左傳臧文仲之語。） 修城郭（修治城郭。則[illegible]）貶食。（君去[illegible]）

省用。減省用務、稽。以實事爲先務、知勤分。[illegible]民。

君子四時。[illegible]一日之中。朝以聽政。[illegible]晝以訪問。[illegible]夕以修令。[illegible]夜以安身。

九拜。[illegible] 一曰稽首。[illegible] 二曰頓首。[illegible] 三曰空首。[illegible] 四曰振動。[illegible] 五曰吉拜。[illegible] 六曰凶拜。[illegible] 七曰奇拜。[illegible]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一拜。[illegible] 八曰褒拜。[illegible] 九曰肅拜。[illegible]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或[illegible]

[illegible]

本朝兩段再拜　江家次第曰、本朝之風。四度拜神明之兩段再拜。

三立 左傳　太上立德。[illegible]其次立功。[illegible]其次立言。

[illegible]

三射 [illegible]天子三射[illegible]　大射[illegible]賓射[illegible]燕射[illegible]

國三不祥　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
晏子之言。出于說苑。

人有三不祥　盈　矜　爭　盈則傾。矜則陵。爭則[illegible]
惰慢故矜　惰矜故爭[illegible]

四戒　酒　味　色　高臺陂池[illegible]。

三不欺 [illegible]　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illegible]子產治鄭、民不能欺。[illegible]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illegible]○三子之才能、子賤爲上、子產次之、西門豹爲下。

三辭 [illegible]志。　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

三殺　祭　養　賓（集注曰。聖人之殺生也。不得已。有故而殺。其三事而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好生惡殺。人之本心。徒以口腹之故而勇爲之。亦積習不自覺耳。）

諫君五義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諭。）二曰。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諷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聞道三等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言聞而必信。）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且信且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方見吾道之高。）

田獵三義（儀禮經傳通解。）　傳曰。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

飯數　王者四飯。（平旦。晝。晡。暮。）諸侯三飯。大夫再飯（白虎通。）

李昉問客三事（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事文類聚。）

當官三事（呂氏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清（廉潔不汙。）愼（謹守禮法。）勤（勤於職業。）

學問三要　眞西山曰。學問之道有三。曰存養也（動靜常存心養性。是全功。）省察也。（方動時省察於天理人欲。）克治也。（己省察而克治人欲。）是三者不容有缺也。

畫三品　神品　妙品　能品。

三惜（士範）　明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十可惜（出事林廣紀。張憲武著。）　古人貧不能自給。有帶經而鉏者。有負薪拾蔾而誦書者。今之人飽食煖衣。自暇自逸。一可惜也。古人不遠千里。負笈求師。今人有賢父兄。教之而不從。或閭里間有賢師友。不知親近。二可惜也。古人手自抄寫。夜以繼日。常苦无書。今人有見成印本。藏之萬卷。堆案盈几。不知誦讀。三可惜也。古人三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自少唯以讀書爲能。今當少此。有書不讀。日月逝矣。四可惜也。古人聚螢映雪讀書。今人當簡編可舒卷之時。有燈火之可親。而遊談无恨。博奕是娛。五可惜也。人之

生而不見日月者、不聞雷霆者。今後生耳目明。又各稟智慧之資。不知讀書、則趨向之不知。義禮之不識。殆將與盲聾者等爾。六可惜也。人有身則有丁。有丁則有役。今後生或有父母代其勞、或丞閭閻之舊。无丁役之籍。然有書不讀。與閭閻畎畝之人等爾。七可惜也。人患家世之業不聞詩書之言。故或爲農圃、或爲工商。今人生於儒家、少襲箕裘之緒、而有書不讀、使父祖之業至此而墜。八可惜也。人患藏修无所。今有上庠有郷校、可以從師。然幾冠博帶、務悅紛華、名曰士人、其實一經不通。一辭不請、有玷於先聖先師。九可惜也。人有君臣父子之大倫、忠孝仁義之大節。今後生不學、習非勝是。則大倫大節俱掃地矣。楊雄曰、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十可惜也。

四美（文選謝靈運） 良辰　美景　賞心　樂事。

二難　賢主　嘉賓（同）

居洛五喜（[illegible]）　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體。○竊謂、居本邦京都、亦有十美。

一　禁闕在。二水土美。三風氣和。四山川佳。五風俗好。六多美觀。七多美物。八多文雅。九多良工。十多學者。是京師之所以勝他邦而可貴尙也。所謂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三戒（柳文）　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

三戒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不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人生五計（朱新仲）　生計（十歳爲[illegible]）　身計（二十[illegible]）　家計（三十[illegible]）　老計（五十[illegible]）　死計（六十以上[illegible]）

人壽命有二品（[illegible]）　一曰所當稟値之命（[illegible]）也。二曰強弱壽夭之命（[illegible]）

教子五法（[illegible]）　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其一不可。

乘馬者過貴官門下之命（[illegible]）　婦人　老人　童子

病人　但令止馬旁立。官道始行。

二至　家頤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敎子。

三字符　不遠復（易復卦初九。劉屛山以此詔朱文公）

三願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可。（事言要玄）

三上　歐陽永叔云。思索文字在三上。謂馬上廁上枕上也。

五視（史記）　魏文侯問置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擧。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君子四擇（劉敞弟子記）。擇術然後學之。擇師然後傳之。擇交然後親之。擇君然後事之。

三思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思學。老思敎。有思施。（荀子）

三好　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晏子）

一謙四益　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漢藝文志曰。易一謙而四益。）

婦六德　爲人妻者。其德有六。曰柔順。清潔。不妬。儉約。恭謹。勤勞。（溫公家範）

四無殺　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呂倩叔座右銘）

定役三功（唐百官志）　長功（四月至七月）。中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短功（十月至正月）

五情屬五行（皇極內篇）　喜木　樂火　慾土　怒金　哀水

治獄四要　公　慈　明　剛（薛文清曰。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爲盗五流（居官必要）　饑饉之民。無識之民（牽於習誘）。游惰之民。強悍之民（敢於爲惡）。賭博之民（迫於空乏）。

弭盗四法（同上）　化盗（禮義素明。廉約是已）。恤盗（生理有資足）。防盗。捕盗。

待人六字訣　呂氏曰。下氣。怡色。柔聲。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己待人。皆當體此六字。

四事　飮食　衣服　居處　言語（呂成公曰。爲學日四事一起。）

三者不可闕一　皇極經世書云。才力也。知識也。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二事　持酒以禮。持才以遜。（小學紺珠）

三德　得百姓之利者富。得百姓之力者强。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德具而天下歸之。（荀子）

學者三弊　溺於文章。牽於訓詁。惑於異端。（程子之言）

殺人三件　刑　兵　政（或□□公曰。天地間殺人者有三件）

治天下三要　讀書錄曰。養百姓。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也。

三休　司馬玉成云。就枕得三休。困倦則臥。臥則瞑力心念支體三者俱得休息也。

十事　朱子遣長子塾往東萊受業。仍誡以十事。一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二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輕率以害德性。三內寡情慾。如防寇盜。四斷絕好樂。恐將荒嬉。五無故不須出入。六凡事切宜謹戒。七少說閑話。恐費光陰。八勿觀雜書。恐分精力。九早晚頻自點撿所習之業。不可少缺。十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

五知　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宋李繹之語。出小學紺珠）

五憐　夔憐蚿。（夔止一足。蚿足多。）蚿憐蛇。（蛇雖無足。行於蚿上。）蛇憐風。（蛇雖無足。猶有身。風□□□。）風憐目。（風雖□□□□所到。不若目之□。）目憐心。（目雖□□□。不若心之所念之更疾也。朱子曰。人心之□。□千萬里之遠。百世之上。一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出于莊子。此言本于莊子。）

野叟三樂　湛軒紀曰。古者野叟獨歌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吾有三樂。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

三等諺　許魯齋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制。若其聰明達我。則我反爲所使矣。（魯齋遺書）

以㆓天下㆒三事　以㆓天下之目㆒視。則無㆑不㆑見也。以㆓天下之耳㆒聽。則無㆑不㆑聞也。以㆓天下之心㆒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六韜

天下大過四　夫不㆑通㆓禮義之旨㆒。至㆓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太過也。史記自敍傳

畜產四制　凡畜產觸㆑人者。截㆓兩角㆒。蹈㆑人者。絆㆑之。齧㆑人者。截㆓兩耳㆒。其有㆓狂犬㆒。所㆑在聽㆑殺㆑之。本朝令第十卷

死者之稱　凡百官身亡者。親王及三位以上稱㆑薨。五位以上及皇親稱㆑卒。六位以下達㆓於庶人㆒稱㆑死。本朝令

碑字之法　凡墓皆立㆑碑。記㆓具官姓名之墓㆒。同上

行程　馬日七十里。步五十里。車三十里。同上

平出闕字書法　本朝公式令云。皇祖　皇祖妣　皇考　皇妣　先帝　天子　天皇　皇帝　陛下　至尊　太上天皇　天皇謚　太皇太后　太皇太妣　皇太后　皇太妃　皇后　右皆平出。註曰。謂㆓平頭抄出㆒。○又曰。太社陵號　乘輿　車駕　詔書　勅旨　明詔　聖化　天恩　慈旨　中宮　御　謂何　至尊　闕庭　朝庭　東宮　皇太子　殿下　右如㆑此之類。並闕字。篤信按。平出者。謂㆘書㆑之在㆓行頭㆒也。闕字者。謂㆘闕㆓一字㆒而書㆖之。凡況說㆓古事㆒。言及㆓平闕之名㆒。非㆓指說者㆒。皆不㆓平闕㆒。義解云。凡人君者。父㆑天母㆑地。故曰㆓天子㆒。此非㆔指言㆓其君㆒。緣㆔博說㆓人君之體㆒。自然及㆓平闕之名㆒。即如㆓此之類㆒。皆不㆑可㆓平闕㆒。又曰。其闕字之號。若當㆓行上㆒者。不㆑可㆑闕㆑之。猶須㆓平出㆒。

行路三避　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本朝儀制令

人君心術之三要　仁　明　武　司馬溫公集。下同。

治㆑國之三要　官㆑人。擇㆓才德㆒而授㆑官。書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是也。信㆑賞。有㆑功者必賞。必㆑罰。有㆑罪者必懲。

君子三不欲　君子不㆑欲㆓才過㆒㆑德。不㆑欲㆓名過㆒㆑實。不㆑欲㆓文過㆒㆑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㆓之與長㆒。程子之言。

第七　歷世

日本女帝九代　推古三十四代　皇極三十六代　齊明三十八代。是皇極之重祚。　持統四十

一代元明四十三代元正四十四代孝謙四十六代稱德四十八代孝謙重祚。本院百十代　右除重祚凡七人。此外無。神功皇后保天下年久矣。然無帝王之號。且雖女帝在位不滿一年。故不列帝王歴世之數。[illegible]傳于顯宗。而顯宗列歴代。則中國之例與此異。

四道將軍日本紀　大彦命北陸道　武渟河別東海道　吉備津彦西道　丹波道主命丹波○崇神天皇十年、命四人遣四方[illegible]之。若有不受教者乃舉兵伐之。是本朝將軍之始也。

生前昇正一位大臣三人　橘諸兄井手左大臣。聖武朝授之　惠美押勝[illegible]授之。藤原永手[illegible]之○此皆授正一位者。[illegible]位者。

本朝爲太政大臣十八人[illegible]　不比等文忠公　良房忠仁公　基經昭宣公　忠平貞信公　實賴清愼公　伊尹謙德公　兼通忠義公　賴忠廉義公[illegible]爲光恒德公　公季[illegible]此後[illegible]

本朝稱官唐名十二人　前中書王[illegible]　後中書王具平親王村上帝子[illegible]　野相公篁　菅相公[illegible]　紀納言[illegible]　江相公[illegible]大江朝綱。後江相公[illegible]　在納言行平　東山左府[illegible]

從一位。法名[illegible]。

本朝儒家爲大臣者三人　吉備公任右大臣　菅丞相[illegible]任右大臣。藤原在衡[illegible]任左大臣。

本朝父子相繼能文數代　師輔在中　菅家淳茂　菅文時輔昭　村上天皇六條宮具平親王也。此外無之。江談抄

本朝紫宸殿賢聖障子所圖三十二人　○東一間[illegible]　二間[illegible]　三間[illegible]　四間[illegible]○西一間李勣。虞世南。二間[illegible]三間[illegible]四間[illegible]

日本倭年號　善記[illegible]天皇十六年[illegible]　正和[illegible]　僧聽[illegible]　明要[illegible]　法清[illegible]　兄弟[illegible]　貴樂[illegible]　倍和[illegible]　師安[illegible]　知僧[illegible]　金光[illegible]　賢接[illegible]　鏡常[illegible]　勝照[illegible]　端政[illegible]　吉貴[illegible]　願轉[illegible]　光元[illegible]

定居同十九年辛未[illegible]定居元。倭京同二十六年戊寅[illegible]倭京元。此號諸國記有之[illegible]記不載之。仁王同三

十一年癸未爲二仁王元一 聖聽 舒明元年己丑爲二聖聽元一 僧要 同七年乙未爲二僧要元一 命長 同十二年庚子爲二命長元一 常色 孝德三年丁未爲二常色元一 白雉 同六年庚戌爲二白雉元一 朱雀 天武元年壬申爲二朱雀元一 大和 持統九年乙未爲二大和元一。此號續紀無レ之。海東諸國記載レ之。 大長 文武二年戊戌爲二大長元一。同レ上。 此僞年號浮屠所二妄作一。而出二于麗氣記私抄及海東諸國記一。且伊豫溫泉銘、亦有レ取二用於此號一。則古代間亦有三稱レ之者二可レ知而已矣。非三唯施二之本邦一。施及二外國一。海東諸國記悉擧二此年號一。以爲三實有二此號一。可レ嘆哉。

多子人　大己貴命其子凡有二一百八十一神一。景行帝御子八十人。出二于日本紀一。桓武帝御子三十六人。嵯峨帝御子五十人。增鏡曰。八十餘人。文德帝御子三十二人。光孝帝男十九人女三十人。扶桑略記 醍醐帝御子三十三人。源爲義子四十二人。山名陸奧守氏淸子四十餘人。【中夏】文王百斯男。詩經。朱子曰。百男擧二成數一而言二其多一也 漢景帝子中山王勝有二子百二十餘人一。唐書曰、玄宗有二三十男二十九女一。凡五十九人。大明慶成王萬曆年間、生二一百子一。俱成長。每レ會至レ不二相識一。史記曰。田常子七十餘人。陳成子百餘人。五雜俎曰。蕭梁鄱陽忠烈王恢有二男女百人一。晉姚弋仲有二子四十二人一。吐谷渾有二子六十人一。宋張耆亦四十二人。

人麻呂四人　上道人麻呂　五手人麻呂　田口人麻呂　柿本人麻呂 萬葉集

高雄山鐘銘三絕 物之奇妙過レ人者爲レ絕。 菅是善銘　橘廣相序　藤原敏行書

關東八家　千葉　小山　長沼　結城　佐竹　小田　宇都宮　那須

日本武家八介　秋田城介 出羽　三浦介 相模　千葉介 下總　上總介 上總　狩野介 伊豆　井伊介 遠江　富樫介 加賀　大內介 周防

武藏七黨　丹　兒玉　猪股　橫山　私　平山　淸 此說恐レ有二差謬一。姑記レ所レ聞而已。

足利忠綱三事越レ人 又號二太郎一　一其力對二百人一。二其聲響二十里一。三其齒長一寸。東鑑

伊豫守源賴義三子　八幡太郎義家　賀茂次郎義綱　新羅三郎義光 皆各於二神前一加二元服一。故以二神名一冒レ上。

本朝稱二四天王一　源頼光臣四天王。綱。公時。定光。季武。〇出二十訓抄及今昔物語第九一。
木曾義仲臣四天王。今井。樋口。楯。根井。〇出二平家物語一。源義經臣四天
王。鎌田盛政兄弟。伊勢三郎義盛。佐藤兄弟。此二人、或謂清。〇出二義經記一。新田義貞臣四天
王。四姓。畑。等。〇出二太平記一。和歌四天王　頓阿。慶運。兼好。淨辨。〇出二十訓抄一。
法華文句云。四大天王者、持國。増長。廣目。多聞。是謂二之四天王一。
係管三家　伊勢　今川　小笠原
足利家三管領　斯波　細川　畠山
足利家四職　山名　赤松　一色　京極
本朝三美　光明皇后聖武之后。衣通姫允恭之妃。乃皇后之妹。右大將道
綱母藤原倫寧之女、東三條入道關白兼家公之室。
日本尙齒會　清和天皇貞觀年中。南亞相於二山莊一爲レ
之。凡五六人。菅參議是善作二詩序一。本朝文粹第九卷。其後藤在
衡亦於二山莊一爲二尙齒會一。菅文時作レ序。是做二白樂天之九老會一也。
和歌尙齒會　古今著聞集。高倉院承安二年三月。前大宮大進淸輔
朝臣於二寶莊嚴院一行レ之。凡七叟。各有レ名。立二詩於六十歲一。
藤原輔昭。源賴政。淸輔。顯昭等。和歌七叟。清輔作二假字序一。
又曰。安德帝養和二年春。賀茂神主重保爲二尙齒會一。

凡七叟。各有レ名。立二詩於六十歲一。
本朝和歌四大家　伊勢　貫之　清少納言　紫式部
皆以二古書一稱。如レ此。
以二名歌之詞一爲二作者之號一者數人　何曾僧正　待宵小侍從
奥石蔵人　待賢門院女房　八重葎
加波藏人　大寺實定　臥柴加賀　待賢門院女房　異浦丹後　殷富門院
也。宜秋門院之侍女。下萌少將　淸平內侍
兩六波羅之始　承久三年六月。平時房泰時上洛。時房
居二六波羅南方一。泰時居二北方一。是爲二兩六波羅之始一。
筑紫長門探題之始　伏見院永仁元年三月。關東以二平
兼時一爲二筑紫探題一。又別置二長門探題一。是探題之始
也。
四時四帝　大皞春炎帝夏少皡秋顓頊冬
周室三母　大姜　大任　大姒
孔廟四配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孔門七十二弟子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卜商　顓孫師　曾參

曾參（子輿） 澹臺滅明（子羽） 高柴（子羔） 宓不齊（子賤） 樊須（子遲） 有若（子有） 公西赤（子華） 原憲（子思） 公治長（子長） 南宮括（子容。史記作南宮括） 公晳哀（字季次。家語作公析哀） 顏由（家語作顏回父。字季路。史記顏無繇字路。顏回父） 商瞿（子木） 漆雕開（子若） 公良儒（子正） 秦商（子丕。家語字丕茲） 顏刻（子驕） 司馬耕（子牛。家語作司馬黎耕） 巫馬期（子期） 梁鱣（叔魚） 琴牢（子開。字張） 冉儒（子魚） 顏幸（子柳） 伯虔（子楷。史記字子析） 公孫龍（子石。龍字家語作寵） 曹卹（子循） 陳亢（子亢） 叔仲會（子期） 秦祖（子南） 奚容蒧（子晳。家語奚容箴字子偕） 公祖茲之（子） 廉絜（史記字庸。家語字子曹） 蘧瑗（伯玉） 罕父黑（子黑） 公西蒧（子上） 穰駟赤（子徒） 冉季（子產） 石處之（里） 左郢（子行） 狄黑（晳） 商澤（子秀） 任不齊（子選） 榮旂（子祺） 顏噲（子聲） 秦冉（開） 秦非（子之） 漆雕從（子文） 燕級（子思） 林放（子丘） 申黨（周） 步叔乘（子車） 石子蜀（子明） 施之常（子恒） 鄭國（子徒） 樂欣（子聲） 顏之僕（子叔） 孔忠（子蔑） 漆雕哆（子斂） 容蒧 顏相（子）〇此依文翁石室圖 金山仁氏曰、按家語史記所載、間有不同。

凡七十七人。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

孟子十七弟子（見書拾遺） 公孫丑 孟仲子 公都子 陳臻 高子 徐辟 樂正子 咸丘蒙 孟季子 陳代 彭更 萬章 屋廬子 告子 桃應 充虞 周霄

六朝（皆都建康） 吳（孫氏） 東晉（司馬氏） 宋（劉氏） 齊（蕭氏） 梁（蕭氏） 陳（陳氏）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凡十有四君。五十六年更八姓）

二良史 司馬遷文直而事覈 班固文贍而事詳（後漢書論二子有良史之才之謂也）

歷代國號之說 紫清四書蒙引曰。自古得天下者。其代名率用故號。如唐堯本唐侯也。虞則舜之氏也。禹封伯禹於有夏。湯之先世居商丘。是皆其故號也。後世如秦。拜天下亦只稱秦。漢則項羽王之漢中曰漢王。又如曹魏司馬晉至宋齊梁陳。歷代皆以本封為一代之號。李唐則起自唐公。趙宋則因所領歸德軍為宋地。唯元別取易經乾元之義。不踵前代故事。至我朝用大明。實用元人之意也。看來元人之意亦是。蓋不以偏方之名名天下也。不可以為與古制異而非之。明何椒丘曰。夏則禹之所都。殷則盤庚所遷。〇篤信云。周則大王遷於岐周。傳至王季文王。以周為國號。武王有天下。徙都於豐。用其故國之名以為有天下之號。

中華歷代戶數 前漢書地理志。平帝時民戶二百二十

三萬三千六十二。皇朝類苑。歷代天下戶數。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唐九百六萬九千百五十四。宋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隋時八百九十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唐書〉〈之議書同〉唐太宗時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唐書〉天寶十三年九百六十一萬有畸。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九百五萬有畸。五雜俎曰。宋慶曆間。戶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國朝嘉靖隆慶之時。戶共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續文獻通考曰。洪武十四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五萬有畸。大明一統賦。天下戶數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

中華歷代口數　前漢書地理志。平帝時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也。隋時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書〉唐太宗時四千八百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天寶十三年。五千二百八十餘萬。代宗廣德二年。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皇朝類苑下同〉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三千一百九十七萬有畸。續文獻通考曰。洪武十四年。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有奇。五雜俎曰。國朝嘉靖隆慶之時。五千五百七十八萬三千。大明一統賦。口數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四。〈成化年〉古今鑑正。明孝宗弘治十五年五千三百八萬有畸。

唐太宗朝十八學士　杜如晦　房玄齡　于志寧　蘇世長　薛收　褚亮　姚思廉　陸德明　孔穎達　李玄道　李守素　虞世南　蔡允恭　顏相時　許敬宗　薛元敬　蓋文達　蘇勗〈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唐書〉

香山九老會　唐白樂天爲香山居士。嘗與高年不仕者同爲燕集。凡九人。其內狄兼謨盧貞此二人年未七十。餘皆過七十。白居易七十四。九人凡五百七十歲。〈白氏文集。唐書。及李文饒集。各載其姓名。後人繪爲九老圖〉

至道九老會　宋李文正公昉罷相居京師。至道元年七十一歲。與諸交游耆舊。倣唐白樂天九老會。相與宴集。凡九人。皆逾七十。〈宋史李昉傳〉

宋杜衍五老會　謂之睢陽五老。有詩並序。錢明逸

爲レ之。年皆八十以上。事文類聚

洛中耆英會　宋文潞公彥博慕ニ唐九老會一。乃集ニ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一。爲ニ耆英會一。凡十二人。其中司馬溫公年未ニ七十一。潞公重ニ其人一。特請入レ會。其餘皆踰ニ七十一。邵氏聞見錄

眞率會　潞公耆英會後。司馬溫公與ニ交游七人一。又爲ニ此會一。凡五百十五歲。有ニ詩二首一。溫公傳家集○右五會。其姓名及詩具載ニ于諸書一。今不レ贅ニ于此一。

文人八大家　【唐】韓昌黎名愈。字退之。柳柳州名宗元。字子厚。【宋】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曾南豐鞏。字子固。王荊公安石。字介甫。蘇老泉東坡之父。名洵。字明允。東坡軾。字子瞻。蘇潁濱轍。字子由。東坡之弟。○四大家　韓柳歐蘇

詩人四大家　【唐】李太白名白　杜子美名甫　【宋】蘇東坡　黃山谷名庭堅。字魯直。

四人傑　韓魏公琦　范文正公仲淹　富弼　歐陽永叔○東坡范文正公集序

宋朝能書四大家　東坡　山谷　米元章名芾。號ニ南宮一　蔡襄字君謨。

宋朝五先生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菴淳祐元年。列ニ于孔廟ニ從祀。○小學紺珠

程門四先生　楊龜山名時。字中立。謝上蔡名良佐。字顯道。游定夫名酢　呂與叔名大臨。○小學紺珠

三蘇　老蘇老泉　大蘇東坡　小蘇潁濱子由

蘇門四學士東坡之門人也。　秦少游名觀　張文潛名耒　晁無咎名補之　黃魯直小學紺珠

詩書畫三至　東坡云。詩至ニ杜工部一。書至ニ顏魯公一。畫至ニ吳道子一。天下之能事畢矣。○朱子曰。文章到ニ歐蘇一。道理到ニ二程一。

二不能二短　蘇明允不レ能レ詩。歐陽永叔不レ能レ賦。曾子固短ニ於韻語一。黃魯直短ニ於散語一。後山叢話

六一　歐陽公曰。吾集古錄一千卷。古書一萬卷。有ニ琴一張碁一局一。置レ酒一壺。吾老ニ其間一。爲ニ六一居士一。

唐代詩人分爲レ三　自ニ武德一至ニ天寶末一爲ニ盛唐一。自ニ天寶一至ニ元和間一爲ニ中唐一。自ニ元和一至ニ唐末一爲ニ晚唐一。唐詩正音

歴代國號歌　伏羲神農與黄帝。是謂三皇掌天地。少昊顓頊及高辛。唐虞號五帝。夏商周分曰三代。周衰七雄號十二。秦惟二世有楚王。西漢後爲新莽篡位。東漢繼後漢中興。三國魏蜀呉鼎立。西晉承魏統。終爲東晉起於司馬氏極。南朝宋齊及梁陳。北魏後魏東西魏。北齊後周到一隅。隋帝興分及楊氏。李唐之後有五代。梁唐晉漢周相繼。繼以周者宋大下平。迫宋南遷見胡金。元滅胡金據宋。宋滅南北混一九十載。自是迄元幾春秋。三千七百二十四。帝王神器已有歸。大明後皇萬萬歲

中夏歴代年號【漢】建元(武帝)六　元光六　元朔六　元狩六　元鼎六　元封六　太初四　天漢四　太始四　征和四　後元二　始元(昭帝)六　元鳳六　元平一　本始(宣帝)四　地節四　元康四　神爵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黄龍一　初元(元帝)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一　建始(成帝)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建平(哀帝)四　元壽二　元始(平帝)五　居攝(孺子)三　初始一【後漢】建武(光武)三十一　中元二　永平(明帝)十八　建初(章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永元(和帝)十六　元興一　延平(殤帝)一　永初(安帝)七　元初七　永寧一　建光一　延光四　永建(順帝)六　陽嘉四　永和六　漢安二　建康一　永嘉(沖帝)一　本初(質帝)一　建和(桓帝)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熹九　永康一　建寧(靈帝)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初平(獻帝)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魏】黄初(文帝)七　太和(明帝)六　青龍四　景初三　正始(齊王)九　嘉平五　正元(高貴郷公)二　甘露五　景元(陳留王)五　咸熙二【蜀】章武(昭烈)二　建興(後主)十五　延熙二十　景耀五　炎興一【呉】黄武(大帝)七　黄龍三　嘉禾六　赤烏十三　太元二　神鳳一　五鳳三　太平三　永安(景帝)六　元興(烏程侯)一　甘露一　寶鼎三　建衡三　鳳凰三　天册一　天璽一　天紀五【西晉】泰始(武帝)十　咸寧五　太康十　永熙一　永平(惠帝)一　元康九　永康一　永寧一　太安二　永興二　光熙一　永嘉(懐帝)六　建興(愍帝)四【東晉】建武(元帝)一　大興四　永昌一　太寧(明帝)三　咸和(成帝)九　咸康八　建元(康帝)二　永和(穆帝)十二　升平五　隆和(哀帝)一　興寧三　太和(廢帝)五　咸安(簡文帝)二　寧康(孝武帝)三　太元二十一　隆安(安帝)五　元興三　義熙十四　元熙(恭帝)一【南朝宋】永初(武帝)三　景平(少帝)二　元嘉(文帝)三十　孝建(孝武帝)三　大明八　泰始(明帝)七　泰豫一　元徽(廢帝)五　昇明(順帝)三【齊】建元(高帝)四　永明(武帝)十一　隆昌(鬱林王)一　延興(海陵王)一　建武(明帝)四　永泰一　永元(東昏侯)二　中興(和帝)一【梁】天監(武帝)十八　普通七　大通二　中大

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太清三大寶二簡文承聖三元帝紹太一敬帝
太平二【陳】永定三武帝天嘉六文帝天康一光大二廢帝大建宣帝
十四至德四後主禎明三【北朝後魏】登國十道武皇始二天興六
天賜六永興五明元神瑞二泰常八始光四太武神䴥四延和三太
延五太平真君十一正平二興安二文成興光五和平六天安一獻文
皇興五延興五孝文承明一太和二十三景明四宣武正始四永平四
延昌四熙平二孝明神龜二正光五孝昌三武泰一永安三孝莊普
泰一節閔中興二後廢帝永熙三孝武【西魏】大統文帝廢帝恭帝故用之二十三
【東魏】天平孝靜帝四元象一興和一武定八【後魏】大定宣帝
八天保明帝二十三廣運太子二【北齊】天保十文宣帝乾明一廢帝皇建
二孝昭太寧一武成河清三天統五後主武平六隆化一承光一【後
周】武成二明帝保定五武帝天和六建德六宣政一大成二宣帝大
定一靜帝【隋】開皇二十文帝仁壽四大業十二煬帝義寧二恭帝【唐】
武德九高祖貞觀二十三太宗永徽六高宗顯慶五龍朔三麟德二乾封
二總章二咸亨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耀一永淳
一弘道二嗣聖十一則天二神龍二中宗景龍三景雲二睿宗太極一開
元玄宗二十九天寶十五至德二肅宗乾元二上元二寶應一廣德二代宗
永泰一大曆十四建中四德宗興元一貞元二十一永貞一順宗元和憲宗
十五長慶四穆宗寶曆二敬宗太和九文宗開成五會昌六武宗大中十三宣宗咸
通十四懿宗乾符六僖宗廣明一中和四光啓三文德一龍紀一昭宗大
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四景宗天壽一哀宗【五
代梁】開平四太祖乾化二鳳曆一友珪貞明六均王龍德三【唐】
同光二莊宗天成四明宗長興四應順一閔帝清泰三潞王【晉】天福
七高祖開運三齊王會同王一【漢】乾祐高祖隱帝故用之四【周】廣順
三太祖顯德世宗恭帝故用之七【宋】建隆三太祖乾德五開寶八太平興
國八太宗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咸平六真宗景德四大中
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天聖九仁宗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
一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治平四英宗熙寧十神宗元豐八
元祐八哲宗紹聖四元符三建中靖國一徽宗崇寧五大觀四政和
七重和二宣和五靖康二欽宗【南宋】建炎四高宗紹興三十二隆
興二孝宗乾道九淳熙十六紹熙五光宗慶元六寧宗嘉泰四開禧三嘉
定十七寶慶三理宗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一
景定五咸淳十度宗德祐二恭宗景炎三端宗祥興二帝昺【元】中統
五世祖至元三十一元貞二成宗大德十一至大四武宗皇慶二仁宗延祐七至

泰定[illegible]致和一天曆[illegible]至順[illegible]元統[illegible]

二[illegible]至元六至正二十八【明】洪武[illegible]永樂[illegible]洪熙[illegible]

一宣德十[illegible]正統十四[illegible]景泰七[illegible]天順八[illegible]成化[illegible]弘治[illegible]

十正德十六[illegible]嘉靖四十五[illegible]隆慶六[illegible]萬曆四十七[illegible]泰昌一[illegible]天啓

七[illegible]崇禎十六【清】順治十八[illegible]康熙[illegible]

二王　王羲之[illegible]王獻之[illegible]小學紺珠

五之　王羲之[illegible]凝之[illegible]徽之[illegible]操之[illegible]獻之[illegible]書道[illegible]未見。東[illegible]

廬山三笑　陶淵明　陸修靜　惠遠法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已三十[illegible]二十餘年。後世傳說往往如此。

第八　文籍

【和】本朝六曆　政事要略卷第廿五云。以下小治田朝十二年歲次甲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前後通計[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五紀曆[illegible]

[illegible]宣明曆[illegible]

[illegible]貞享曆元[illegible]我。故按時曆不可用。[illegible]大統[illegible]

萬葉集歌數　四千三百十五首[illegible]

八代集歌數　古今集千百首　或云千九十九首[illegible]

[illegible]後撰集千四百二十六首　或云。千三百五十六首。[illegible]拾遺集千百五十一首。[illegible]後拾遺集千二百十八首[illegible]金葉集六百四十九首又有連歌[illegible]或六百五十四首[illegible]詞華集四百九十首。[illegible]千載集千二百八十四首又有短歌[illegible]新古今集千九百七十八首。[illegible]凡九千四百八十九首。

和歌四家式（[illegible]）　歌經標式（[illegible]）　喜撰作式（[illegible]）　孫姫式（[illegible]）　石見女式（[illegible]）

和歌五家髓腦（同）　新撰髓腦（公任）　能因歌枕　俊頼無名抄

綺語抄（仲實）　清輔奥義抄

四家髓腦（同上）　俊頼無名抄（又謂二俊頼口傳一）　綺語抄　奥義抄　童蒙抄

和音假字問合　江斉蕢陶庚青合治。以上皆爲二鼻音一。（[illegible]）東冬清蒸尤緝葉業。以上皆爲二合脣一。

釋二和語一要訣　自語（天地之類）　自轉語（[illegible]）　[illegible]　借（[illegible]）　略語（[illegible]）　之類。　語借上爲レ神爲レ髪。借レ族合語諸越爲レ唐。氣生爲レ勢。明反語（[illegible]）知　[illegible]年[illegible]花之類。　母子相（[illegible]）　生有母字者有[illegible]子字[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火之[illegible]之類。　凡釋語之訣。大概如レ此。推レ類而旁通。則其餘顛可レ知而已矣。

日本誤用字（此字中[illegible]）　[illegible]　淀　[illegible]　[illegible]椿　山茶[illegible]

本名[illegible]之屬。是梶栓字作。梶　匂（香字）　森　藪　甲（ヨロヒ也。カブトニ非）　冑（カブト也。ヨロヒニ非）　御　鍛冶（タンヤ也。カヂニ非）　[illegible]　椊　[illegible]　[illegible]　完（[illegible]）　鮭　鮎　鰤　雫　掟　倩　掎　薮　樫　杯　[illegible]　鱈　閊　鯖　槇　椥（サカキ）　鴫（[illegible]）　倭俗誤訓者。此外倚多。不レ可二枚擧一。

倭俗制字　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作二神木一。[illegible]和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椙　[illegible]　（可レ用二適天一）　俤　[illegible]　粉　籾　糀　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和名抄。又江談抄云。[illegible]本朝山田福吉所レ作也）　[illegible]　（可レ用二延喜式一）　辿　鯰　[illegible]　右倭字不レ出二于中華字書一者。此外尚不レ可二枚記一。皆是倭俗之所レ制也。不レ可レ爲二正字一。

本朝古代詩集　懐風藻　經國集　凌雲集　文華秀麗集　本朝麗藻（上卷）　無題詩集　本朝文粋　續本朝文粋

[illegible]枕詞　久堅（天）（光）（雨）（月）（雲）（都）　千磐破（神）　荒金（地）　八雲立（出雲）　足曳（山）　虚見（大和）　神風（伊勢）（御裳川）　荒玉（年）　玉鉾（道）　天離（鄙）　光（日）　朝霜（御）　奥鳥（鴨）　青丹吉（奈良）　隠口（初瀬）　梓弓（引）

飛鳥(明日)押照(難波)不知火(筑紫)若草(妻)烏玉(夜、黑)石上(布留)春日(春日)霞立(春日)倭(敷島)草枕(旅)敷細(衣)白妙(衣)神風(伊勢)朝方(閉)鶏鳴(東)百不足(八十、五十)拷卷(乗)百敷(大宮人)八隅知之(我大君)玉劍(卷、内)樂浪(志賀)飛鳥(明日香)茜刺(日)荷緩經(石)奈綏余美(甲斐)打縁流(駿)枕豆久(妻、星)菅根(長)瑞垣(久)○凡枕詞不レ止ニ于此一。其出ニ于古歌一者不レ追ニ枚擧一。此其大略爾。

古今集三秘訣　園玉木　妻戸前花枝　河菜草　出ニ十一巻一。集十巻物名一

古今集三鳥　呼子鳥　百千鳥　稲負鳥

源氏物語三祕訣　揚名介　三乎一乎　宿直物袋

和哥三夕　定家卿歌　見渡世波花毛紅葉毛奈加利計李。浦乃苫屋乃秋能夕暮。　寂蓮法師歌　左比之佐波其色登之茂奈加利計李　眞木立山乃秋能夕暮。　西行法師歌　心那幾身仁茂哀者知連計李。鴫立澤乃秋乃夕暮。右三首出ニ于新古今集秋部上一。近代以ニ此歌意一作ニ畫圖一號ニ三夕一。或評ニ此書一之。以爲ニ一册一評曰　後鳥羽院歌　湖嶋眞野乃入江之濱風爾尾花波宜秋能夕暮　寂蓮歌　葛卷乃露毛未乾奴眞木乃葉爾霧立昇留秋之夕暮　西行歌　心無身爾茂哀者知連計里鴫起澤乃秋能夕暮。

【漢】十三經古註疏　周易　十四尚書孔安國傳　毛詩　春秋左氏傳　孝經　論語　孟子　公羊傳　穀梁傳　周禮　儀禮　禮記　爾雅

五經新註　【易經】程子傳朱子本義　【書經】蔡沈集傳　【詩經】朱子集傳　【春秋】胡氏傳　【禮記】宋陳澔集說

四書新註　大學　論語　孟子　中庸

三墳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言大道也。○左傳及尚書序

五典　小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同上。

四書篇章　大學經一章。傳十章。中庸三十三章。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

史記　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

史記八書　禮書　樂書　律書　曆書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前漢書　十二帝紀　八年表　十志　七十列傳

後漢書　十紀　十志　八十列傳

前漢書十志　律曆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郊祀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溝洫志　藝文志

字書字數　玉篇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韻會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小補韻會亦同。字彙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　字彙補補字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一字。丁氏集韻五萬一千五百七字。篇海五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字。海篇五萬五千四百二十五字。除重出也。○蓮信曰。海篇是字數之最多者也。

經史字數　居家必用。歐陽文忠公讀書法云。立身以力學爲先。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孝經論孟六經。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有一千七百五字。小學紺珠作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一百小學紺珠作三百。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三十小學紺珠作二十。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一十小學紺珠作二十。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小學紺珠。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事林廣記云。春秋一萬八千字。止以中才爲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稍鈍減中人人字小學紺珠作才。之半。紺珠有日誦一百五十字之七字。亦九年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縷秩浩繁。第能加日積之功。何所不至。諺曰。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言雖小可以喩大。爾輩勉之。右讀書法。小學紺珠。以爲鄭端簡讀學。未知孰是。○蓮信云。右除周禮左傳存春秋經凡八經。合二十五萬九千三百九十字。以倭邦之訓點日記誦一百四十字。以中才偕讀之功計之。六五年可畢。是讀書之良法。可爲學者之則。○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出史記太史公

自序凡史記載三千年事一言節一字也。前漢書八十餘萬言。敍三百年事。〇日本紀神代卷字數一萬五千三百五十四字。

法令四門　律治已然。令禁未然。格設於此以待彼之至。式設於此使彼效之。唐書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

書五體（唐六典）　古文（廢而不用）　大篆（石經載之）　小篆（印璽旛碣所用）　八分（石經碑碣所用）　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唐書云。書有五之正書）

書五變（志）　古文（蒼頡。〇上古字）　大篆（周宣王時史籀變之。籀文爲之）　小篆（秦李斯變大篆爲之）　隸書（秦程邈變小篆爲之）　草書（漢初有之。不知作者）　〇郭忠恕法書范云。自小篆變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隸書狂而草書聖。

書六體　大篆　小篆　八分　隸書　行書　草書（書六體）

書八體　大篆　小篆　刻符　蟲書　摹印　署書　殳書　隸書（說文。秦書有八體）

又　古文　大篆　小篆　隸　飛白　八分　行　草（書品）

史二體　編年（左傳）　紀傳（史記）　呂氏云。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切韻三十六字母　幫滂並明（四字屬脣音重）　非敷奉微（四字屬脣音輕）〇端透定泥（四字屬舌頭音）　知徹澄孃（四字屬舌上音）〇見溪羣疑（四字屬牙音）〇精清從心邪（五字屬齒頭音）　照穿牀審禪（五字屬正齒音）〇影曉匣喻（四字屬喉音）〇來日（二字屬半舌半齒）

四聲七音　平上去入。四聲也。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爲緯。（韻書）

三都賦（文選左思作）　蜀都賦　呉都賦　魏都賦

文選註者六人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文選）

已上謂之五臣註。初有李善之註。後加五臣註。謂之六臣註。

朱子八書（訓蒙西山集。指朱子所註而言也）　論　孟　大學　中庸　太極圖說　西銘　易　詩

詩三偷（詩苑）　偷語　偷意　偷勢

上大人（中華八〇字。小兒先書上大人凡二十五字。日本小兒從前伊呂波）　上大人丘乙己　化三

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右句講人之所誦也。○觀元明猥談。載上大人曰。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者。必首此。天下同然。上大人。句。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句。小生八九子佳。句。作仁。句。可知禮也。句。

二字相似　无无　傳傳　美羙小羊也。本夲　須湏　養養

月上有闕。中二畫連左不連右。月中二畫並連兩傍。段叚　樣様　采釆　仝同

仝同　攴支　吉吉　壼壺宮中道也。旦且　卿　公鄉　里

三字辨似　己已巳　字彙有駕代醉以讀巳之巳與終已之己並異。唯字體辨得以爲不異。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已者終巳也。　毋母毋　卯印卯

四字相似　戊戍戌戍從人負戈邊

六字相似　久夂俗久字。夂從後至也。夊行遲貌。凡夋夏之類皆从夊。攴文文同上。

近思錄十四篇　道體　爲學　致知　存養　克己　家道　出處　治體　治法　政事　教學　警戒　辨異端　觀聖賢

七緯　易緯　書緯　詩緯　禮緯　樂緯　孝經緯　春秋緯　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必有緯也。

五雅　爾雅周公作其名未詳。小爾雅漢孔鮒　廣雅魏張揖　博雅曹憲　埤雅宋陸佃（○一説有通雅無博雅）

易八象　天乾　地坤　水坎　火離　山艮　澤兌　風巽　雷震

宋朝四編文字　太極圖說周子　西銘張子　易傳序伊川　春秋傳序同上。○朱子曰。宋有四編文字云云。

續和漢名數卷之中終

續倭漢名數卷之下

第九　武備

武七德 左傳楚莊王之言。 禁暴。禁止暴亂。戢兵。戢藏兵戈。保大。保天下。定功。定功業。安民。和衆。豐財。豐殖民財。

將士之三忘 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史記司馬穰苴傳。○尉繚子之書與此大同小異。○呂東萊曰。古人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

將五愼 吳子曰。將之所愼者五。 一曰理。治衆如治寡。 二曰備。出門如見敵。 三曰果。臨敵不懷生。 四曰戒。雖克如始戰。 五曰約。法令省而不煩。

兵三道 群書拾唾。下同。 正兵　奇兵　伏兵

兵三官 司馬法。兵之坐作進退。此三者皆用之。 鼓 所以作。所以起。所以進。 金 所以坐。所以退。所以絶。 旗 所以立兵。所以利兵。所以寢兵。

兵三威 吳子曰。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 旗鼓金鐸所以威耳。耳不可不清。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目不可不明。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心不可不嚴。

用兵四令 坐　作　進　退

兵五習 武備心書 目習 目見旌旗之變。明習指揮之變。熟習號令之意。 耳習 耳聞金鼓之聲。而知進退。

靜之宜。合於心習。心會教戰之事。自知則手習。手習五兵之器。四行止之節。習之熟。技習功賞之利。而知其用之精。習之足習。足習行引之利。而知一步作之節。與進退之路。

武藝十八事 群書拾唾 弓　弩　鎗　刀　劍　矛　盾　斧　鉞　戟　鞭　鐗　檛　殳　叉　杷頭　綿繩套索　白打

日本武藝十四事 射　騎　棒　刀　拔刀　擊劍　眉尖刀　鎌　鎗　鳥銃　發貝　火箭　捕縛　拳

神功皇后征新羅時軍令五條 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爲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勿屈。姦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日本紀。○正徧謂神后之軍令。其言簡而其意深矣。雖孫吳用兵之法。亦不可過之。

兵之四等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第十　養生

四氣眠 素問 春夜臥晚起。廣步於庭。夏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早臥早

起。與雞俱起。冬早臥晩起必待日光。

養生十二少 千金方　孫思邈曰。善攝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慾。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此十二少者。養生之都契也。十二多不除。則榮衛失度。血氣妄行。喪生之本也。

五關 劉調新論　耳　目　鼻　口　身　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慾之府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所以傷生。

攝生七養 壽親養老新書　太乙眞人云。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精液養藏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淡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

修養五宜 孫眞人之詩。　髮宜多櫛。手宜在面。齒宜數扣。津宜常嚥。氣宜常練。

孫昉四休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云。此安樂法。　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則休。不貪不妒老則休。出于山谷詩集。

山谷養生四印 山谷送張叔和詩。四印蓋忍默平直也。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養小兒二法　保嬰論曰。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攝生之要也。終身守之可也。

爲樂五事 壽親養老新書　靜坐。觀書。看山水花木。與良朋講論。敎子弟。

十樂 同上。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碁。蔭信曰。好奕碁者。廢時曠功。非力學進修之人之所宜。以是爲樂。非通論也。

養生三寡 養生書　寡思以養神。寡慾以養精。寡言以養氣。

養生二事　焦氏類林曰。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每夜臨臥之時。梳髮浴脚是也。

殺身四忌　酒　色　財　氣 月令廣義。○氣者。言多言忿恚爭鬪之類妄用氣力也。

治目疾六要（千金要方）。損讀書。減思慮。專內視。簡外視。旦晚起。夜早眠。

喪明十六件　千金方目病門曰。生食五辛。接熱飲食。熱餐麪食。飲酒不已。房室無節。極目遠視。數看日月。夜視星火。夜讀細書。月下看書。抄寫多年。雕鏤細作。博奕不休。久處烟火。泣淚過多。刺頭出血。右十六件並是喪明之本。

四損　遠唾損氣。多睡損神。多汗損血。疾行損筋。（宮廷實錄）

三全　薄筋骨則形全。薄情欲則神全。精言語則福全。（曲禮）

沐浴日數　凡除夏日之外。五日一沐。十日一浴。若頻浴則外變潤精。而內實散氣泄矣。（吳子）

第十一　制度（附財貨）

三種神器本號　八坂瓊曲玉（神璽）八咫鏡（內侍所）草薙劍（寶劍）○日本紀神代卷下

日本三種升法　○古升　徑方五寸。深二寸五分。這裏容方寸者。凡六十二半。容水四百八十三匁零五釐。隨水輕重略有不同。下倣之。○今升。徑四寸九分。深二寸七分。這裏容方寸者。六十四八分二釐七毫。容水五百匁。○近江武者升。徑四寸六分五釐。深二寸三分九釐八毫二絲。容方寸者。五十一八分六釐一毫六絲。容水四百匁。（或曰武者升徑四寸七分。深二寸四分。）○今中華一升。當于日本四合八勺六抄九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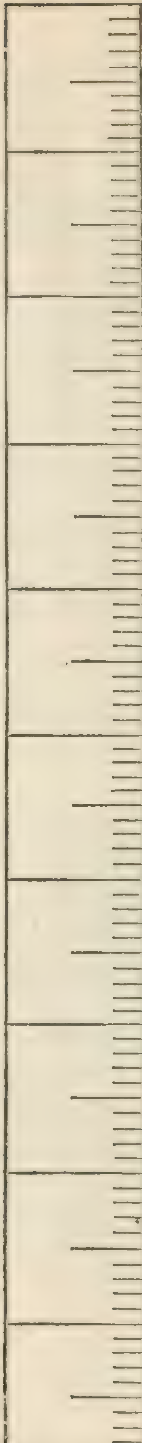
稻一束　日本紀孝德帝紀。及本朝田令曰。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令義解曰。段地穫稻五十束。束稻舂得米五升也。即於町者。須得五百束也）段租稻二束二把（田租稻也。○令集解曰。古者以三百六十步爲一段。）（稻束一斗一升。）

十二調子合十二律屬十二月（其名義出于管絃音義）　一越（黃鐘）（十一月）（子）斷金（大呂）（十二月）（丑）平調（大簇）（正月）（寅）勝絕（夾鐘）（二月）（卯）下無（姑洗）（三月）（辰）雙調（仲呂）（四月）（巳）鳧鐘（蕤賓）（五月）（午）黃鐘（林鐘）（六月）（未）鸞鏡（夷則）（七月）（申）盤涉（南呂）（八月）（酉）神仙（無射）（九月）（戌）上無（應鐘）（十月）（亥）

十二調子相和　壹黃（順八）黃平（逆六）平盤（順八）盤下（逆六）下上（順八）上鳧（逆六）鳧斷（逆六）斷鸞（順八）鸞勝（逆六）勝神（順八）神雙（逆六）雙壹（逆六）

一屯　拾芥抄曰。十二兩爲一屯。（本朝古書稱幾屯字彙曰。純音屯。包束也。）

周尺圖（農政全書第四卷）　以本邦曲尺計之得六寸四分弱。



五量　六十黍爲圭。四圭爲撮。（三指而撮之。）十撮爲合。（五撮爲龠。）二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五斗曰斛。二斛曰石。說苑。）千二百黍爲一龠。一說。六粟爲圭。十圭爲鈔。十鈔爲撮。既見于前編。

量數（本草綱目）　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去聲。）二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又曰。八兩曰錙。二錙曰斤。二十四兩曰鎰。一斤半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一百二十斤也。

大半少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半。有一分爲少半。（章學筱叢云。四分之三爲強半。四分之一爲弱半。）

一金　留青日札曰。說文一兩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史記平準書）

量衡　沈存中筆談曰。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又曰。秦漢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

中華一斛法（曲禮全經）　每直一尺。橫一尺。高二尺五寸爲一石。（篤信謂。是當本邦之四斗。）

四載（史記及尚書註）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史記作橇。其狀如箕。擿行泥上。）山乘樏。（力追反。史記作橋。以鐵爲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

齊食節視四時　內則曰。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五味順四時　內則曰。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調以滑甘。（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也。）

五倣　水　管　酒　爐　醍玉譜

鳥目百疋　和俗錢一貫謂之百疋。近古射者。以鳥獸為賭。以錢十文充鳥獸一匹。故百錢為十疋。千錢為百疋。倣之。且和俗稱鳥獸一箇為一疋。

米俵量數　延喜式第五十卷曰。凡公私運米。五斗為俵。仍用三俵為駄。自餘雜物亦准此。其遠路國者。斟量減之（今案俵有米俵稱俵。我國俵員之所容不同。有五斗四斗三斗三升等異）

本邦一斤　既見于前編。拾芥抄云。十六兩為小一斤。三斤為大一斤。四十八兩也。○萬信司。本邦一斤。因物而異其量。大華中華所來物。以百六十匁為一斤。然而沈香以二百十匁為一斤。肉桂以二百二十匁為一斤。東京肉桂以百六十匁為一斤。本邦所出物。大華以二百三十匁為一斤。又和藥以二百五十匁為一斤。或以二百三十匁為一斤。然而地黃當歸杏仁細辛黃連以百八十匁為一斤。五倍子以百三十匁為一斤。山椒以六十匁為一斤。紅花以百匁為一斤。鉛錫類及礬油松香等以二百五十匁為一斤。如砂糖。京都大坂以二百三十匁為一斤。西州以百六十匁為一斤。木綿肉以二百二十匁為一斤。繭平野目。他邦或以百六十匁為一斤。煙草以百六十匁為一斤。唯備後表以二百三十匁為一斤。青茶以二百匁為一斤。然宇治目。綠茶以三百匁為一斤。凡山目。或以百五十匁為一斤。蠶與里目。

一兩　金銀之量。既見于前編。如藥物。京江戶奈良堺大坂以四匁為一兩。他邦以五匁為一兩。

本邦稱郷米地永樂錢貫數　以內近畿稱百貫者。充千石之地。關東遠國百貫有當八百石者。有當七百石。或當六百石者。蓋米地近京都及國邑。則運送容易。而穀價貴。故錢數漸多矣。米地在僻遠。則運送艱難。而穀價賤。故錢數漸少矣。如奧州古者以十貫充百石。今世以五貫充百石。五十貫

充千石。是近世河渠漸開。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之故也。

一億　韋昭楚辭註云。十萬爲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爲億。

第十二　官位

冠位十二階　日本紀曰。推古天皇十一年。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是本朝定位階之始也。後世不用之。

攝政關白　幼主時代君行政爲攝政。人主既加冠後改稱關白。三箋抄。其語在職原。

本朝兩局（局于太政官）　官務（六史也。太政官局務外記上首也。）文書悉知之（職原抄）

本朝勳級十二轉（出于六典）　一等正三位。唐名上柱國。二等從三位。○柱國。三等正四位上。○上護軍。四等從四位。○護軍。五等正五位。○上輕車都尉。六等從五位。○輕車都位。七等正六位。○上騎都尉。八等從六位。○騎都尉。九等正七位。○驍騎尉。十等從七位。○飛騎尉。十一等正八位。○雲騎尉。十二等從八位。○武騎尉。○當信曰。從二位以上及初位無勳品。古者本朝以勳賜于諸國神祇。且賜功臣。○案。玉海。唐勳轉十二轉。亦與右所記唐名同。○事物紀原曰。勳品自齊梁有之。今柱國而下是也。周禮。王功曰勳。蓋取諸此。舊唐書百官志曰。勳官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也。○居家必用曰。周禮曰。王功曰勳。謂成輔王業者。自上柱國以下。武騎尉以上。凡一十二等。謂之勳。

位署官位行守（拾芥抄）　官位相當者。以官書上。（中納言從三位之類。）中納言者從三位之官也。不相當者。以位書上。如正二位行大納言是也。位貴官賤。書行字。如正二位行大納言是也。大納言者正三位官也。官貴位賤。書守字。如書從三位守大納言是也。有行守共用者。如書從三位守大納言行春宮大夫是也。（春宮大夫者。從四位上官也。仍有行字。）○當信案。文獻通考職官考註亦同。○通考又曰。官階同者。並無行守之字。若有數兼官者。以相當官書上。餘官皆雖高官爲兼官。若共不相當者。書官次第。同位官先文官。（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中宮大夫右衛門督。是左文右武。故以大夫置上也。）外國不依相當。在諸官下。（如書從五位下行中宮大進兼近江守是也。大進者六位官也。大國守從五位上官也。不頓相當以外國置下。）

本朝六位藏人四人　極臈上首差改稱二姓藏人（五位藏人之稱）

官職人第四

周禮六官　天官（治典）地官（敎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六官各其屬六十　凡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

百二十官　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王制○天子之上士。謂之元士。白虎通曰。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非爵。賢之故謂之元士也。○後女官亦準此。故周禮。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云。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唐官九品以色四等（冊府元龜○正從異色同品　本朝異色不從之）　一品二品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靑。小學紺珠。衣紫者魚袋飾以金。衣緋者飾以銀。萬信抄。本朝衣服令曰。皇太子黄丹衣。親王深紫衣。諸王諸臣。一位深紫衣。二位已下淺紫。四位深緋。五位淺緋。六位深綠。七位淺綠。八位深縹。初位淺縹。

本朝功田世數　大功世世不絶。上功傳三世。中功傳二世。下功傳子。（田令）

本朝位品之稱　公卿又稱上達部。以位則三位以上。以官則宰相以上也。○殿上人　逍遙院說云。凡四五六位。被許昇殿人之稱也。○公達　攝家及淸花之子也。

魚袋　唐自一品至六品皆服之。以明貴賤。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書言字考　事物紀原）

授位三等（職原抄）　勅授　奏授　判授。

任官三等（同上）　勅任　奏任　判任。

第十三　動植

八穀　稻　黍　大麥　小麥　大豆　小豆　粟　麻（小學紺珠）

生子月數（埤雅）　人（十月而生）　馬（十二月）　狗（三月）　豕（四月）　猿（五月）　鹿（六月）　虎（七月）　蟲（八日）

三牲（又曰三犧）　牛　羊　豕（左傳疏）

犬三種（禮記註）　守犬　田犬　食犬

雞五德（韓詩外傳）　首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

薛文清五友（有註）竹 梅 蘭 菊 蓮

雪中四友（月令廣義）玉梅 臘梅 水仙 山茶

茶五名（陸羽茶經）一曰茶（早取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晚取曰茗）。五曰荈。

煎茶四要（出于茶譜）一擇水、二洗茶（先以熱湯洗茶葉、去其塵垢）。三候湯（生熟之節）。四擇品（品具也）。

點茶三要（同上）一滌器、二熁盞（令盞熱切。火迫也。又許欠切。火乾也）。三擇果。

五辛 本草綱目蘇頌曰。昔人正月節食五辛以辟厲氣。謂韭薤葱蒜薑也。○一說蒜薤葱韭胡荽。○梵網經云。不得食五辛。篤信曰。是佛家之說也。其所謂五辛者。大蒜（葷菜也）茖（茖葱也）慈葱（冬葱也）蘭葱（小蒜也）。興渠（天竺言也。李時珍云即阿魏也）。李時珍曰。練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薹胡荽為五葷。道家以韭薤蒜芸薹胡荽為五葷。佛家以大蒜云云為五辛。五葷即五辛。謂其辛臭昏神伐性也。雖名不同。然皆辛熏之物。生食增恚。熟食發婬。有損性。故絕之也。

秋野七種花（萬葉集第八卷山上憶良有歌）芽花（ハギノハナ） 茅花（チバナ） 葛花 瞿麥（ナデシコ） 姫部志（ヲミナヘシ） 蘭花（フヂバカマ） 朝貌（[illegible]乃木槿花也。非牽牛花）

三十六禽 瑯琊代醉云。用術云。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世少知之。○子則鼠也、蝠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兒牛。寅則虎豹貍。卯則兎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蟮。午則馬鹿獐。未則羊[illegible]。申則猿猴狖。酉則雞雉鳥。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illegible]也、豬也。陶隱居本草注略引之。李淳風引詩緯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只禽。而以蟊蝝屬鄘國。可謂附會不經。然其自戰國以來有之。雖謬悠孟浪。然亦古矣。特著其說以廣異聞。

三等樹（釋氏要覽）一果樹 二華樹 三葉樹

為衣五物 絲 麻 葛 褐（毛布也） 棉

大學衍義補曰。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至我國朝。其種乃徧布于天下。○篤信謂。本邦古昔。土

庶不能衣帛者。皆以枲麻為服。無絮。寒月重袷衣。隆寒之時。苦難防禦。近古棉布雖自外國來。未有其種。服之者鮮矣。文祿年中始傳其種入本邦。徧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士庶皆賴之。為布為著。並用之。其利廣矣。今案本艸綱目及農政全書。木棉之種。始出乎南番云。（篤信曰。頃閱宋史百九十九卷所載。[illegible]時[illegible]入所[illegible]來之舊種與今所在異同未詳。）

第十四　家醫

【藥品】本艸綱目所載各門物品數　水類四十三種。火類十一。土類六十一。金類二十八。玉類十四。石類百十八。艸類六百二十。穀類四十四。造釀類二十九。菜類百一。果類百二十八。木類百九十。服帛類二十五。器物類五十四。蟲類八十八。鱗龍類九。蛇類十七。魚類六十八。龜鼈類十七。蚌蛤類二十九。禽類六十七。獸類八十六。人類三十五。通計一千八百九十二種。

藥四氣（本艸衍義）（[illegible]）

藥有君臣佐使。岐伯曰。主病之謂君。（最多）佐君之謂臣。（數少）應臣之謂使。（而又少）馬氏注云。本節止言君臣使。而後世乃言君臣佐使。佐君之謂臣。則臣即所謂佐也。非臣使之外別有佐。入門曰。主治病邪者為君。輔君分治者為臣。向導者為佐使。

五味功用（內經）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一說[illegible]）

藥有四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素問五常政大論）

藥七情（本艸序例）單行者（不用相助也）相須者（同類不可離也）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惡者（奪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反者（兩不相合也）相殺者（制彼之毒也）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

宗奭曰。相反爲害。深于相惡者。相惡謂彼雖惡我我無怒心。猶如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此有制伏故也。相反者。則彼我交讎。必不和合。時珍曰。古方多有用相惡相反者。有經有權。在用者識悟爾。入門曰。若大反大畏。間有同劑者。必追蟲去積。仍有監制。乃不殺人。非初學可及也。

十八反歌（謂之相反。）　相反藥只十八味。逐一從頭說與君。人參芍藥與沙參。細辛玄參及紫參。苦參丹參幷前藥。一見藜蘆便殺人。白芨白蘞並半夏。瓜蔞貝母五般眞。莫見烏頭與烏喙。逢之一反疾如神。大戟芫花並海藻。甘遂已上反甘艸。若還吐蟲與翻腸。尋常用之都不好。蜜蠟莫與蔥相覩。石決明休見雲母。藜蘆莫使酒來侵。人若犯之都是苦。（醫學入門）

十九畏歌（謂之相畏。）　硫黃原是火之精。朴硝一見便相爭。水銀莫與砒相見。狼毒最怕蜜陀僧。巴豆性烈最爲上。偏與牽牛不順情。丁香莫與鬱金見。牙硝難合京三稜。川烏草烏不順群。人參又忌五靈脂。官桂善能調冷氣。若逢石脂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順逆。炮爁炙煿莫相同。（同上。）

忌鐵器藥凡二十七種　人參（人參本不言忌鐵。李子都始言之。不必在忌列。）　菖蒲　龍膽　茜根　五味子　括樓　麻黃　芍藥　知母　牡丹　藜蘆　香附子　商陸　槐花　皂莢　雷丸　猪苓　蒺藜　桑白皮　萆薢　楝子　石榴皮　桑寄生　桑茸　辰砂　雄黃　何首烏○篤信嘗竊著忌鐵器藥辨云。醫學正傳或問曰。黃栢地黃之類。俱腎經之藥。所以忌鐵器者。防其伐木瀉肝。恐子能令母虛也。竟無他說。予推天民此說意謂腎水藏。而爲肝木之母。若藥犯鐵。則其氣能瀉肝。因金克木也。肝木爲金所克。則爲衰之。腎亦從是而虛焉。是所謂子能令母虛也。篤信謂。此說恐牽強。妄爲傅會。可謂暗物性也。凡艸木土石以迄禽獸蟲魚。各有相宜相畏相反相惡者。自

然之理不可誣。夫陽燧之來火、方諸之致水。[illegible][illegible]紐劍、獺膽分杯、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消石之散漆、蟹心之絹乳香、薄荷之去魚腥、酒能敗醋、茶蕈能毀諸器、肉桂之枯樹、白梅之爛瓜。橘柑畏霜寒、龜鼈好陰井。鼠食巴豆則肥大、禽食番木鼈則死。狗之醉於虎、薄荷之醉於猫。蟹之散漆、蟾背之軟玉、諸蟲及海鰺魚之畏樟腦、油之殺諸蟲、蜈蚣之死于烟艸、橘柑之好死鼠與鹵泥、鳳尾蕉之好鐵與火。蕎麥之能制銅。此類不可枚擧。是皆物性之自然。至其所以然者、則不可測知。如諸藥忌鐵者亦然。非啻腎經之藥忌鐵。如香附子、龍膽、麻黃、茜根、括蔞、石榴皮、桑白皮、蓮子、菖蒲、辰砂、雄黃等、雖非腎經之藥、忌鐵者亦多矣。是復物性之自然。非伐木宜肝子能令母虛之謂也。古人能通物性、故順物性立禁忌之說、以垂教。後人雖能知其所以然。處天民固有孝學之士。然尚未免有誤。況今淺見薄識之人不可妄爲臆說、而背古人垂教之深意。

忌銅鐵藥四種　地黃　玄參　益母艸　肉豆蔻

忌火藥三十六種　木賊　犀角　茵陳　羚羊角　茜根　柴胡　木香　雲母　辰砂（本艸云入藥 [illegible]）　芒消　鍾乳　禹餘糧　龍腦　朴硝　滑石　雄黃　菊花　川芎　藿葉　乳香　甘松　桂心　丁子　白檀　藿香　香白芷　檳榔　麝香　牛黃　薄荷　紫檀　沈香　薰陸香　胡椒　荊芥　紫蘇

服藥食忌　入門曰、用朮勿食桃李及雀肉胡荽大蒜青魚鮓等物。有藜蘆勿食狸肉。有巴豆勿食蘆筍羹及野猪肉。有黃連桔梗勿食猪肉。有地黃勿食蕪荑。有半夏菖蒲勿食飴糖及羊肉。有細辛勿食生菜。有甘艸勿食菘菜及海藻。有牡丹勿食生胡荽。有商陸勿食犬肉。有常山勿食生葱生菜。有空青朱砂勿食生血物。有茯苓勿食醋物。有鱉甲勿食莧菜。有天門冬勿食鯉魚。○凡服藥不可多食生

胡荽生葱及蒜雜生菜。又不可食諸果諸滑滯之物。不可多食肥猪犬肉油膩肥羹魚膾腥臊陳臭生冷酸物。服藥不可見死尸及產婦淹穢事。（本艸及月令廣義）

○本艸曰。蜜反生葱。柿反蟹。甘艸忌猪肉菘菜海菜。桔梗烏梅忌猪肉。呉茱萸忌猪。地黄何首烏忌一切血葱蒜蘿蔔。補骨脂忌猪血芸薹。細辛忌狸肉生菜。荊芥反河豚一切無鱗魚蟹。紫蘇天門冬朱砂龍骨忌鯉魚。常山忌生菜葱。薄荷忌鼈肉。麥門冬忌鯽魚。附子烏頭天雄忌豉汁稷米。牡丹忌蒜胡荽。厚朴蓖麻忌炒豆。威靈仙土茯苓忌麪湯茶。當歸忌濕麪。丹參茯苓茯神忌醋及一切酸。

妊娠食忌　食兎肉令子無聲缺脣。食山羊肉令子多病。食雞子乾魚令子多瘡。食桑椹鴨子令子倒生。食雀肉飲酒令子心淫情亂不顧羞恥。食雞肉糯米令子生寸白蟲。食雀肉豆醬令子面生䵟䵳。食鼈肉令子項短。食驢肉令子延月。食水漿絶產。食騾肉令子難產（以上達生錄）食鯉魚鱠及雞子令兒成疳多瘡。食犬肉令子無聲音。食螃蟹令子橫生。食豆醬合藿香食之墮胎。食生薑令子多指生瘡。食鱓魚令兒瘖瘂。（以上證治準繩）

妊娠藥忌　蚖斑水蛭地膽蟲。烏頭附子配天雄。躑躅野葛螻蛄類。烏喙側子及虻蟲。牛黄水銀幷巴豆。大戟蛇蛻及蜈蚣。牛膝藜蘆幷薏苡。金石錫粉及雌雄。牙硝芒硝牡丹桂。蜥蜴飛生及䗪蟲。代赭蚱蟬胡粉麝。芫花薇銜草三稜。槐子牽牛皂角同。桃仁蠐螬和茅根。𧄍根硇砂與乾漆。亭長波流菵草中。瞿麥䕡茹蟹爪甲。蝟皮赤箭赤頭紅。馬刀石蠶衣魚等。半夏南星通草同。乾薑蒜雞及雞子。驢肉兎肉不須供。切須婦人產前忌。此歌宜記在心胸。（證治準繩）

藥有湯散丸三樣　東垣云。湯者蕩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舒緩而治之。○沈存中筆談曰。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

如湯散。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略也。

藥有五用　湯（[illegible]）丸（作成圓粒也）[illegible]　清酒[illegible]

藥火製四　煅　炮　炙　炒　水製三　漬　泡（久漬也）

流　水火共製二　蒸（[illegible]）

用火製藥五法　炮　炙　煅　熔　炒

用藥五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童便（入心）

藥劑加用四味（入門）　凡用甘草者。解諸藥毒。取甘以緩其厲劑。發生滋者。行諸藥力。取辛以開胃。補元氣加大棗煎。發散風加葱白煎。

採藥根二時（本草）　二月春宜。八月秋宜。居家必用曰。春正月秋九月爲佳。楊弘景云。花實莖葉各隨其成熟。

乾。根苗二法（本草）　馬志曰。草木根苗九月以前採者悉宜日乾。十月以後採者陰乾乃好。（[illegible]宜陰乾此反）

治病三法（入門）　新病去邪。大劑猛治。稍久去邪。養正寬猛並治。久病與補。必平治寬治緩治。

五欲（本草）　肝欲酸。心欲苦。脾欲甘。肺欲辛。腎欲鹹。此五味合五臟之氣也。

五勝（同上）　辛勝酸。鹹勝苦。酸勝甘。苦勝辛。甘勝鹹。

五走五味（所走）　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脈】（[illegible]）脈行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本義曰。呼吸二百七十息。脈行一十六

丈一尺。漏下二刻爲一周身。每刻一百三十息。晝夜百刻總之爲五十度周身。脈行得八百一十丈也。難經

一息脈數　素問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瀕湖脈學曰、醫者調自氣。呼吸定息。四至五至平和之則。三至爲遲。六至爲數。遲則爲冷。數則爲熱。轉遲轉冷。轉數轉熱。

四時平脈素問平人氣象論　春弦端直而長故曰弦。夏鉤下曲如鉤來盛去遲。秋毛輕虛以浮。冬石沈而滑。四季並帶和緩。

八脈　浮　沈　遲　數　滑　濇　大　緩

二十四脈　七表者。浮芤滑實弦緊洪是也。八裏者。微沈緩濇遲伏濡弱是也。○九道者。長短虛促結代牢動細是也。素問○以上謂之二十四脈。

十五絡　時珍曰、凡人一身有經脈絡脈。直行曰經。旁支曰絡。絡凡十五。乃十二經各有一別絡。而脾又有一大絡。幷任督二絡爲十五也。

五脈　五脈應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之脈。素問

奇經八脈　陰維　陽維　陰蹻　陽蹻　衝　任　督　帶

七死脈　雀啄。連來三五啄也。屋漏。半日一落也。彈石。硬來尋即散也。解索。搭指即散亂也。魚翔。似有亦似無也。蝦遊。靜中一躍也。釜沸。涌如羹也。

○素問曰、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氣曰死。餘三時倣之。

小兒脈法三變　汪石山醫讀曰、小兒脈三歲已上五歲已前、一指之下約爲三四。六七爲平。八九爲數。數爲驚風。浮洪有熱。沈緊腹痛。遲弱虛中。五歲之外密下三指。十三歲後從大人一寸。醫學正傳曰。按古法曰、凡小兒者候雖以手太陰尺寸脈、命一歲至六歲曰嬰孩。惟以男左女右手次指三關之

脈。以爲輕重死生之訣。第一節名風關。無脈則無病、有脈則病輕。第二節名氣關。脈見則病重、尚可以藥治而已。第三節名命關。脈見則病劇。乃九死一生之惡候也、多不可治。七歳八歳曰齔。九歳十歳曰髫、始可以一指探掌後尺寸三部之脈。而以一息七八至爲無病之常脈。十一歳至十肆歳曰童丱。而以一息五六至爲常脈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浮則爲虛爲風、沈則爲實爲積爲痛、浮而數者。爲乳癇驚悸。虛而軟者。爲慢驚瘈瘲。緊而實者、爲風癇。牢而革者、爲便祕。沈而弦者。爲食積爲腹痛。緊而弦者、爲氣急爲風寒。洪數者、爲熱。伏結者。爲傷食。軟細者。爲蟲痛。若氣促脈代散亂無倫次者。死在須臾。而不治也。業幼科者、其可不盡心於此乎。

聖惠方曰、凡診小兒。大指按三部。一息六七至平和、八九至發熱。五至爲寒、弦脈風癇、沈緩傷食。

醫四時出醫經。又曰四知。（神望而知之、聖聞而知之、工問而知之、巧切脈而知之。○以上脈）

【藏府】七傷　大飽傷脾。大怒傷肝。強力舉重久坐濕地傷腎。形寒寒飲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恐懼不節傷志。

五傷　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素問）怒喜思憂恐謂之五志。

五藏苦欲（素問藏氣法時論）　肝苦急（食甘以緩之）欲散（食辛以散之）。心苦緩（食酸以收之）。欲軟（食鹹以軟之）。脾苦濕（食苦以燥之）。欲緩（食甘以緩之）。肺苦氣上逆（食苦以泄之）。欲收（食酸以收之）。腎苦燥（食辛以潤之）。欲堅。（食苦以堅之）。

五液　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內經宣明五氣篇）

五藏所藏　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素問）

【病】八要（諸病先須明八要。出于內經）　表（脈浮）。裏（脈沈）。虛（脈）。實（脈）。寒（脈遲）。熱（脈數）。邪（脈急）。正（脈緩）。

三因（三因方）　外因（六淫之邪也）。內因（七情之氣也）。不內外因（飲食勞倦也）

八邪　風寒暑濕（外邪也）飢飽勞逸（內邪也）

治レ病八要　虛實冷熱邪正內外（寇宗奭）

五邪（難經）　中レ風　傷レ暑　飲食勞倦　傷レ寒　中レ濕

六極（病源候論）　氣極　血極　筋極　骨極　肌極　精極

五虛（玉機眞藏論）　脈細　皮寒　氣弱　泄利　少食（凡言レ虛者。皆正氣之虛也。）

五實（同レ上。）　脈盛　皮熱　腹脹　前後不レ通　悶瞀（凡言レ實者。皆邪氣之實也。）

氣病者九　素問擧痛論曰。百病生二於氣一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

五積（難經）　肝之積曰二肥氣一。心之積曰二伏梁一。脾之積曰二痞氣一。肺之積曰二息賁一。腎之積曰二賁豚一。

【雜類】十全　程子曰。周官醫以二十全一爲レ上。非レ爲二十人皆愈一爲上レ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二可レ治不一レ可レ治者。十人皆中レ節卽爲レ上。

醫十三科（輟耕錄）　大方脈　小方脈　風科　婦人科　產科　口齒科　咽喉科　金鏃科　傷折科　瘡科　眼科　鍼灸科　禁咒科（又云祝由科。）

本邦醫八科　大人　小兒　婦人　眼目　口齒　外科　鍼科　按摩科

灸數一壯　醫用二艾一灼一。謂二之一壯一。以二壯人一爲レ法也。其言二若干壯一。人當下依二此數一老幼羸弱量レ力減上レ之。（陸佃說。又出二于皇朝類苑一。）

血忌日　丑（正月）　未二　寅三　申四　卯五　酉六　辰七　戌八　巳九　亥十　午十一　子十二

醫統正脈（明吳勉學集二素問以下四十三書一。總號二醫統正脈一。）　素問二十四卷　靈樞二十　脈經十　甲乙經十二　難經　中藏經八　傷寒論十　金匱要略三　證治活人書　傷寒明理論四　宣明論方十五　原病式一　保命集　病機三　傷寒直格三　傷寒標本二　傷寒醫鑑一　傷寒必要一　傷寒心鏡一　儒門事親十五　醫學發明一　脾胃論三　內外傷辨惑論三　活法機要三　蘭室祕藏三　醫壘元戎一　此事難知二　湯液本艸三　癍論萃英一　脈訣指掌一　溯洄集一　外科精要二　丹溪心法五　格致餘論一　局方發揮一　證治要訣十二　證治要訣類方四　傷寒瑣言一　傷寒家祕的本二　殺車槌法三　傷寒一

提金四傷寒賁江淵五明理振論六
八木　灸者勿ㇾ用ニ此火一。松柏竹橘桑棗枳楡。[illegible]
字本時綱目注作ㇾ柘。
方寸匕　作ㇾ匕正方一寸。抄ㇾ散取ㇾ不ㇾ落爲ㇾ度。
刀圭　十ニ分方寸匕ニ之一。準如ニ梧桐子大一也。
梧桐子大　[illegible]以ニ胡椒大一爲ㇾ準[illegible]本草綱目李時珍云。
梧桐子大如ニ胡椒一[illegible]
小兒病證有ニ二[illegible]
日本誤用藥品　柴胡用ニ[illegible]升麻自ニ中華一來者爲升麻也。[illegible]

[illegible]

白芷[illegible]
白花[illegible]乾漆用[illegible]牡丹皮[illegible]
[illegible]山梔子[illegible]羌活[illegible]
用本草曰[illegible]青皮陳皮[illegible]
[illegible]有ニ製法一。不ㇾ[illegible]朱砂卽辰砂也。[illegible]
[illegible]藿香[illegible]
[illegible]石和俗所ニ誤用一藥品
大概如ㇾ此。此條非ニ其眞一者、[illegible]須ニ小心精擇一。
愼勿ㇾ妄用ニ非ㇾ眞者一。而妄用ニ非ㇾ眞者一、大則殺ㇾ人。
小則損ニ耗藥力一助ニ益病勢一。可ㇾ不ㇾ愼耶。

第十五　佛家

三門　教[illegible]律[illegible]不ㇾ立ニ文字一[illegible]
安居　以ニ四月十六日一入ニ安居一[illegible]七月十五日解ニ
安居。謂ニ之九九十日。[illegible]四月十五日。
法華經字數　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九字[illegible]
天台三大部　玄義十卷　文句十卷　止觀十卷[illegible]加ニ釋[illegible]

鈔十卷（解ニ釋玄義一） 疏記十卷（解ニ釋文句一） 弘決十卷。（釋ニ止觀一。又有ニ輔行記一）○右三部並是大師[illegible]所ㇾ著。是爲ニ本書一。總謂ニ之天台六十卷一。

念珠數　古今原始曰。漢章帝時胡僧作ニ念珠一。（註。胡僧）西域人。時作ニ念珠一以象ニ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義一。共一百單八。鍾聲復一百八。（百八之義與ニ念珠一同。出ニ于居家必備一。又釋氏要覽稱異。）

三綱　上座　寺主　都維那（見ニ于僧史略及令義解一）

僧綱三　僧正　僧都　律師（同上。又謂ニ僧正僧都律師法印法眼法橋等ニ之僧綱一）

五大尊　不動　降三世　軍荼利　大威德　金剛夜叉

佛法八宗（自ㇾ一至ㇾ八。是傳來之序。）　㈠三論（東大寺道慈始傳。慧灌弘ㇾ之。今南都諸大寺多兼ニ學之一）　㈡法相（興福寺○元興寺○道昭始傳）。　㈢俱舍（玄昉始傳ㇾ之。諸宗學ㇾ之。元亨釋書云。我日域俱舍成實者借ニ于學一而已。不ㇾ立ㇾ家。）　㈣成實（元興寺○[illegible]宗兼ニ用之一）　㈤律（唐鑑眞來傳。○招提寺西大寺）　㈥華嚴（大安寺○東大寺三論華嚴律爲ㇾ宗。始傳ニ[illegible]後改ニ東大寺一。華嚴書。審祥傳ㇾ之。至ニ良辨一大振）　㈦天台（延曆寺○傳教始傳）。　㈧眞言（東寺○弘法始傳）。【以上八宗】　禪（筑前聖福寺。後鳥羽院建久勅額書曰ニ扶桑最初禪窟一○榮西初傳）【以上九宗】　淨土（法然始ㇾ之。自ㇾ此以下本邦所ㇾ建之諸門也）　眞宗（世稱ニ一向宗一。親鸞始ㇾ之。○本願寺）　日蓮宗（世稱ニ法華宗一。日蓮始ㇾ之。○本國寺在ニ于京都一）　○時宗（河州道寺○一遍始ㇾ之）　大念佛宗（大原良忍始ㇾ之。○近江法國寺與ㇾ之異ニ一向宗一。相似而異。[illegible]）　眞盛派（坂本西教寺。眞盛始ㇾ之。）

大和國七大寺　東大寺　興福寺　元興寺　大安寺　藥師寺　西大寺（以上六寺在ニ南都一）　法隆寺。

本邦建ニ戒壇一三處（義堂筆錄）　東大寺（傳ニ於中州人一）　觀音寺（筑前○傳ニ於西州人一）　藥師寺（下野○傳ニ於東州人一）嵯峨帝弘仁四年。建ニ延曆寺戒壇一。自ㇾ此藥師寺廢。

奈良東大寺大佛　朝野群載曰。結跏坐高五丈三尺五寸。面長一丈六尺。廣九尺五寸。目長三尺九寸。口長五尺七寸。耳長八尺五寸。肩徑長二丈八尺七寸。掌長五尺六寸。中指長五尺。膝厚七尺。螺形九百六十六。熟銅七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斤。白鑞一萬二千六百十八斤。鍊金一萬四百三十六兩。炭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六斛。大佛殿東西二十九丈。廣十七丈。（南北也○堂高十五丈。[illegible]）　鐘一口高一丈三尺六寸。口徑九尺一寸三分。脣厚八寸。用ニ熟銅五萬二千六百八十斤。白鑞二千三百斤一。（按。洛陽記。魏文帝作ニ大像一。佛高四十三尺。用ニ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一。又唐武后再作ニ大像一。本邦平城大像所ㇾ用之銅七十三萬斤。則其大過ニ于中華一也。法苑珠林第三十六[illegible]）

京都方廣寺大佛　結跏趺坐高六丈。面廣一丈七尺。長三間。口廣七尺五寸。目長五尺七寸。鼻高五尺五寸。膝厚八尺。耳長一丈一尺五寸。兩膝廣五丈一寸。中指長六尺。大佛殿南北四十五間二尺五寸。東西二十七間五尺五寸。棟高二十五間。柱數九十二本。柱徑五尺五寸。洪鐘一口。高一丈四尺。徑九尺二寸。厚九寸。[illegible]七千貫。

京都蓮華王院[illegible]　堂長六十四間一尺八寸。[illegible]

[illegible]

四箇大寺　東大寺[illegible]　興福寺[illegible]　延暦寺[illegible]　園城寺[illegible]

山門三塔　東塔[illegible]　西塔[illegible]　横川[illegible]近江。

京都五山開山　南禪寺[illegible]　天龍寺[illegible]　相國寺[illegible]　建仁寺[illegible]　東福寺[illegible]　萬壽寺[illegible]

十刹五山之外又有十[illegible]　等持寺[illegible]　臨川寺[illegible]　安國寺[illegible]　寶幢寺[illegible]　眞如寺[illegible]

[illegible]

一等持寺。第二臨川寺。第三[illegible]寺。第四眞如寺。第五安國寺。第六萬壽寺。[illegible]　第七清見寺[illegible]　第八定林寺[illegible]　第九[illegible]寺

第十崇禪寺。出羽。號龍鳴山。開山普明禪師。

鎌倉五山[illegible]　一建長寺[illegible]開山大覺[illegible]宋人。　二圓覺寺[illegible]　三壽福寺[illegible]　四淨智寺[illegible]　五淨妙寺[illegible]山。開山行勇禪師[illegible]

御門跡之數　仁和寺[illegible]　大覺寺[illegible]　隨心院[illegible]小

野勧修寺 在山科。昔爲門跡。今爲宮門跡。　三寶院 攝家。○在醍醐。當山修驗道長者。　右五箇寺皆眞言宗。爲東寺門主。○圓融院 宮○在小原。號梶井宮。　青蓮院 宮○在粟田口。　妙法院 宮○在新日吉御門。今稱大佛。　右稱叡山三門跡。並稱天台座主。座主稱貫首。○輪王寺 宮○日光御門跡也。又稱東叡山寛永寺。或時爲山門座主。後兼東叡山。　曼殊院 宮○世稱竹內門跡。院本在宇治及北山。後移洛中。萬治二年移一乘寺。又稱天台座主。　毘沙門堂 宮在山科　右六箇寺爲天台宗。○聖護院 宮○在岡崎。本山修驗道長者。兼熊野三山檢校職。凡修驗道者。天台山臥長。三寶院爲眞言山臥長。　圓滿院 在三井寺。古爲公方。　實相院 在岩倉。門跡。今爲宮門跡。同上。　右三箇寺天台宗。爲三井寺三門跡。爲三井寺長吏。○一乘院 古公方。今宮。　大乘院 古公方。今爲攝家門跡。　右二箇寺爲興福寺門跡。號南都兩門跡。法相宗。○知恩院 宮 淨土。○蓮華光院 又號安井門跡。眞言。○西本願寺 長 東本願寺 眞 興正寺 次本願寺。稱興門。以上三寺爲眞宗。　凡二十一寺。

七堂　三門 禪氏所謂。凡寺院有三門。者只有一門。　佛殿　法堂　廚　僧堂　浴室　東司。

諸大寺之長　座主 天台山　長吏 三井寺及興福寺　長者 東寺　法務 興福寺。又稱寺　檢校 高野山

中華寺院僧尼數　續文獻通考云。元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東寺塔　五層。高二十九間。方五間。

寺門二大像 俗稱二王。　東名金剛。西名力士。二王在中門。謂增長多聞持國二天王也。

佛生日　玄樞經云。二月八日佛生。周以子月爲正月。莊王九年四月八日釋迦佛生。是今二月也。今人誤以夏正四月矣。

佛涅槃　破邪論云。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佛滅。周以十一月爲正。周之二月十五日是今十二月十五日也。今人以夏二月者誤也。

法華八講　問於法華經要文。一講問遂。一一答之。一日有八座之講。故名。昉于岩淵勤操。元亨釋書。

一局一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局。言周與軸通。佛書以一條爲一則。老學菴筆記。

五輪　二肘。二膝。頭頂。謂之五輪。輪者。圓轉之義也。亦云五體。長阿含。

五欲 謂色聲香味觸也 釋氏要覽

世界 過去未來現在名世 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名界 同上

七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七情見禮記以醫家之說異

佛法初入中華 後漢明帝永平八年也。自釋迦佛滅到此歷千十三年。

佛法初入日本 後中華四百八十六年。欽明天皇十三年。自百濟國佛法初入本邦。自釋迦滅後到此歷千五百一年。到元祿七年凡一千百四十三年。

一弓 釋氏要覽曰。西天法。凡四肘為一弓。一肘長尺八。共長七尺二寸也。

一磔手 釋氏要覽曰。佛一磔手。長二尺四寸。 篤信案。韻字彙。磔知格切。與磔同。裂也。張也。又曰。磔陟格切。佳俗古來作佛像以佛之一磔手半為法者多矣。蓋一磔手者。謂張一手之長也。一磔手半者。三尺六寸也。○翻譯名義集曰。從周尺 人一尺佛二尺。唐於周一尺上增二寸。

續和漢名數卷之下 終

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廿一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再版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益軒會編纂

益軒全集巻之二奥附

不許複製

發行者　東京府下豐多摩郡大久保村字西大久保三百五十三番地　内田晋次郎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宗十郎町十五番地　武貴和雄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宗十郎町十五番地　合資會社國文社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南鍋町一丁目二番地（隆文館内）　益軒全集刊行部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一七二〇
電話新橋一七八〇・一七八一・一七八二